

紅樓樓夢資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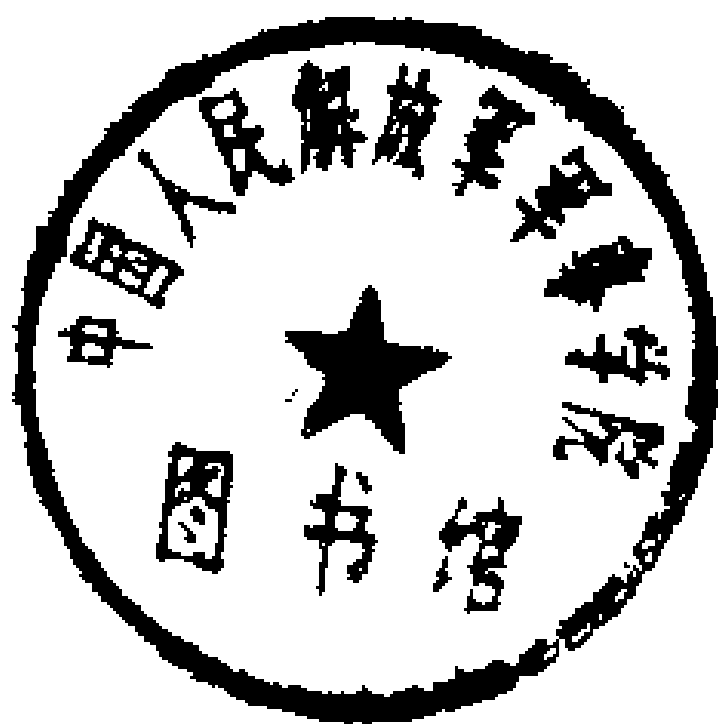
川  
版  
社



2 033 0057 9

# 红楼梦资料汇编

朱一玄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 红楼梦资料汇编

朱一玄 编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31 插页：3

字数：775千 印数：7,000

统一书号：10301·3 定价：5.90元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



是書題名極多



紅樓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  
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警石  
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會已點晴  
矣如寶玉作夢七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  
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又如賈瑞病跛  
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  
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又如道人親眼見  
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  
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處然此書又名曰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飲甘饗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師友規誥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有，有人萬不可



石頭記序

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指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揆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講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

紅樓夢批序  
荀子莊子經曰夫之名家不  
之氣仁義之為德也  
禮者經之之也夫也  
詩書歌詞藝術和友

王希廉《紅樓夢批序》首頁書影

## 说 明

(1) 为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把近年来积累的《红楼梦》资料，汇编出版。在此以前，我和刘毓忱同志已共同编写了《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等四种古典小说的资料汇编。本书的编写，意在和前四种资料汇编配套。

(2) 本书所收资料，依其内容的不同，分为四编：

一、作者编，辑录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资料。高鹗生平的资料，也附在这里。

二、版本编，辑录《红楼梦》版本方面的资料。

三、评论编，辑录《红楼梦》问世以来的各家评论。

四、影响编，辑录《红楼梦》对小说、戏曲的影响的资料。

此外，还在书末附有荣国府平面图和大观园平面图，以便读者参用。

(3) 本书所收资料的下限，一般截至“五四”运动。部分资料，由于特殊需要，超越了这个时限。

(4) 本书对于每条资料，均注明作者、卷数和所根据的版本（同一部书，引用两条以上者，只在首次引用的那一条下面，注明版本）。

(5) 本书对于资料中的错字或应删去的字，加尖括号(<>)表示；对于拟改上去的正确的字，加方括号(□)表示；



对于增补的或注释性的文字，加圆括号(( ))表示。

(6) 本书是在一粟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之后编成的。两书除体例不同外，取材也各有侧重。以本书新增者而言，则是：在作者编中收入清宫档案等资料；在评论编中收入甲戌、己卯、庚辰、戚序本等四种脂砚斋评本的评语及王希廉、姚燮、陈其泰、哈斯宝等四种评本的回评；又在版本编、影响编中收入今人研究成果，以便读者参阅。

(7) 由于有关《红楼梦》的资料，极为丰富，本书虽然名为“汇编”，也还是必须有所选择，所以在实际上是一个“选辑”。

(8)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各位专家的论著，除已分别在各条资料处注明外，特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9) 由于编者水平不高，见闻不广，在选材和编辑方面，难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

# 目 录

## 一、作者编

- (康熙)江宁府志(节录)(清·于化龙纂修)..... 1
- (康熙)上元县志(节录)(清·唐开陶等纂修)..... 2
- 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 3
- 江宁织造曹寅奏报自兖至宁一路闻见事宜折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 5
- 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病故折  
(原折系在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封折内)..... 7
- 江宁织造曹寅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二日)..... 7
- 苏州织造李煦奏请代管盐差一年以盐余偿曹寅亏欠折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8
- 内务府奏请补放连生为主事掌织造关防折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9
- 江宁织造曹頔奏谢继承父职折(康熙五十二年)..... 9
- 内务府奏请将曹頔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江宁织造折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10
- 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頔后事折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 12
- 曹頔奏谢继任江宁织造折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	12
江宁织造曹頌代母陈情折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	13
苏州织造李煦奏宣示曹頌承继宗祧袭职织造折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	14
江宁织造曹頌覆奏家务家产折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	15
朱批著曹頌奏闻地方大小事件	
(原批于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曹頌请安折尾) .....	16
江宁织造曹頌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 .....	16
江宁织造曹頌请安折(雍正二年) .....	17
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著交部严审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	18
上谕著李秉忠绥赫德接管孙文成曹頌织造事务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19
上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頌家产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19
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頌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	
(雍正朝) .....	20
刑部为知照曹頌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	21
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清·曹雪芹) .....	22
寄怀曹雪芹(沾)(清·敦诚) .....	23
赠曹芹圃(即雪芹)(清·敦诚) .....	24
佩刀质酒歌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漓，朝寒袭袂。 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 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清·敦诚) .....	24
挽曹雪芹(甲申)(清·敦诚) .....	25
挽曹雪芹(清·敦诚) .....	26
鹤鹤庵杂志(节录)(清·敦诚) .....	26
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 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	
(清·敦诚) .....	27
哭复斋文(节录)(清·敦诚) .....	27
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 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 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清·敦敏) .....	28
题芹圃画石(清·敦敏) .....	28
赠芹圃(清·敦敏) .....	28
访曹雪芹不值(清·敦敏) .....	29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清·敦敏) .....	29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清·敦敏) .....	29
瓶湖懋斋记盛(残文)(清·敦敏) .....	30
怀曹芹溪(清·张宜泉) .....	36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清·张宜泉) .....	36
题芹溪居士(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 其人工诗善画)(清·张宜泉) .....	36
伤芹溪居士(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	

旬而卒)(清·张宜泉) .....	37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清·永忠) .....	37
题红楼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 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 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 钞本焉)(清·富察明义) .....	38
御书萱瑞堂记(节录)(清·冯景) .....	40
祭织造曹荔轩文(清·张伯行) .....	40
随园诗话(节录)(清·袁枚) .....	41
永宪录续编(节录)(清·萧爽) .....	42
桦叶述闻(节录)(清·西清) .....	42
枣窗闲笔(节录)(清·裕瑞) .....	43
一亭考古杂记(节录)(清·毛庆臻) .....	44
金壶浪墨(节录)(清·潘德舆) .....	44
樗散轩丛谈(节录)(清·陈鏞) .....	45
绛蘅秋传奇序(节录)(清·许兆桂) .....	46
北东园笔录四编(节录)(清·梁恭辰) .....	46
梦痴说梦(节录)(清·梦痴学人) .....	47
寄蜗残赘(节录)(清·汪堃) .....	48
庸闲斋笔记(节录)(清·陈其元) .....	48
谈异(节录)(清·伊园主人) .....	49
曲园杂纂(节录)(清·俞樾) .....	49
长白艺文志(节录)(英浩) .....	50
八旗艺文编目(节录)(恩华) .....	51
八旗画录(节录)(李放) .....	51
骨董琐记(节录)(邓之诚) .....	52

(附) 高鹗

上谕档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三日)(节录) .....	53
起居注册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日)(节录) .....	53
起居注册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节录) .....	54
起居注册 (嘉庆元年十一月初五日)(节录) .....	54
京察二等官员册 (嘉庆六年)(节录) .....	55
起居注册 (嘉庆六年九月初三日)(节录) .....	55
起居注册 (嘉庆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节录) .....	55
京察二等官员册 (嘉庆九年)(节录) .....	56
京察二等官员册 (嘉庆十二年)(节录) .....	56
京察二等官员册 (嘉庆十五年)(节录) .....	56
上谕档 (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节录) .....	57
吏科题本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	57
吏科题本 (嘉庆十八年正月三十日)(节录) .....	59
吏科题本 (嘉庆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节录) .....	60
京察二等官员册 (嘉庆十八年)(节录) .....	60
红楼梦序 (清·程伟元) .....	61
红楼梦序 (清·高鹗) .....	61
红楼梦引言 (清·程伟元、高鹗) .....	62
满江红 (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 内人病，至是濒危。草木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 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 (清·高鹗) .....	63
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 (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 (清·张问陶) .....	64

## 赠高兰墅（鹑）同年

（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 （清·张问陶） .....64
-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节录） .....65
- 清秘述闻续（节录）（清·王家相） .....65
- 国朝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节录）（清·王家相） .....65
- 燕下乡脞录（节录）（清·陈康祺） .....66
- 兰墅文存题词（清·薛玉堂） .....66
- 国朝御史题名（节录）（清·苏芳阿） .....67
- 国朝闺秀正始集（节录）（清·恽珠） .....67
- 鸿雪因缘图记（节录）（清·麟庆） .....68
- 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节录）（清·铁珊） .....69
- 天咫偶闻（节录）（清·震钧） .....69
- 长白艺文志（节录）（英浩） .....70
- 八旗艺文编目（节录）（恩华） .....70
- 词余丛话（节录）（杨恩寿） .....71
- 八旗文经（节录）（杨钟羲） .....71
- 雪桥诗话（节录）（杨钟羲） .....72
- 雪桥诗话三集（节录）（杨钟羲） .....72
- 旧学龠笔记（节录）（李葆恂） .....73
- 清史稿（节录）（赵尔巽等） .....73

## 二、版本编

-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节录）（孙楷第） .....75
- 红楼梦书录（节录）（一粟） .....78

### 三、评 论 编

红楼梦评（清·脂砚斋等）	97
石头记序（清·戚蓼生）	515
红楼梦序（清·梦觉主人）	517
红楼梦序（清·舒元炜）	518
红楼梦记（清·周春）	520
红楼梦评例（清·周春）	521
红楼梦约评（清·周春）	522
红楼梦偶得（清·徐凤仪）	531
红楼梦批序（清·王希廉）	535
红楼梦总评（清·王希廉）	536
红楼梦回评（清·王希廉）	543
红楼梦总评（清·姚燮）	638
红楼梦回评（清·姚燮）	643
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清·张新之）	682
红楼梦读法（清·张新之）	683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清·五桂山人）	689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清·紫琅山人）	690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清·鸳湖月痴子）	691
妙复轩评石头记叙（清·孙桐生）	692
吊梦文（清·陈其泰）	694
红楼梦回目拟改（清·陈其泰）	696
红楼梦回评（清·陈其泰）	701
新译红楼梦序（清·哈斯宝）	768
新译红楼梦读法（清·哈斯宝）	771



新译红楼梦回批 (清·哈斯宝)	772
新译红楼梦总录 (清·哈斯宝)	832
国朝诗人征略二编 (节录)(清·张维屏)	834
梦华琐簿 (节录)(清·杨懋建)	834
关陇輿中偶忆编 (节录)(清·张祥河)	835
星烈日记 (节录)(清·方玉润)	836
章安杂记 (节录)(清·赵之谦)	837
东池草堂尺牍 (节录)(清·谢鸿申)	838
三借庐笔谈 (节录)(清·邹弢)	840
茶香室三钞 (节录)(清·俞樾)	841
俞楼杂纂 (节录)(清·俞樾)	842
春冰室野乘 (节录)(清·李岳瑞)	843
震外摭屑 (节录)(清·平步青)	844
续阅微草堂笔记 (节录)(清·甫塘逸士)	846
译印政治小说序 (节录)(梁启超)	846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节录)(梁启超)	847
告小说家 (节录)(梁启超)	848
小说原理 (节录)(夏曾佑)	849
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 (节录)(松岑)	850
红楼梦评论 (节录)(王国维)	851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节录)(王钟麒)	853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节录)(王钟麒)	854
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 (节录)(王钟麒)	855
小说林发刊词 (节录)(黄人)	857
小说小话 (节录)(黄人)	857
老残游记自序 (节录)(刘鹗)	860

女娲石叙 (节录)(臥虎浪士)	861
孝女耐儿传序 (节录)(林纾)	861
块肉余生述前编序 (节录)(林纾)	862
红泪影序 (节录)(披发生)	862
小说丛话 (节录)(平子)	862
小说丛话 (节录)(曼殊)	864
小说丛话 (节录)(侠人)	865
小说丛话 (节录)(定一)	870
小说丛话 (节录)(昭琴)	870
菽园赘谈 (节录)(邱炜萋)	873
觚庵漫笔 (节录)(觚庵)	876
小说杂评 (节录)(眷秋)	879
小说丛话 (节录)(侗生)	882
小说丛话 (节录)(成之)	882
小说话 (节录)(解我)	884
古今小说评林 (节录)(冥飞)	895
古今小说评林 (节录)(海鸣)	903
古今小说评林 (节录)(箸超)	909
古今小说评林 (节录)(太冷生)	913
红楼梦索隐自序 (节录)(王梦阮、沈瓶庵)	914
红楼梦索隐提要 (节录)(王梦阮、沈瓶庵)	915
红楼梦新评 (节录)(季新)	916
石头记索隐 (节录)(蔡元培)	919
红楼梦考证 (节录)(胡适)	920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节录)(鲁迅)	921

## 四、影 响 编

### (一) 小 说

-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节录)(孙楷第) .....925  
红楼梦书录 (节录)(一粟) .....927

### (二) 戏 曲

- 红楼梦书录 (节录)(一粟) .....933  
京剧剧目初探 (节录)(陶君起) .....972

### 附 录

- 荣国府院宇示意图 (周汝昌) .....979  
红楼梦大观园平面示意新图 (徐恭时) .....980

# 一、作者编

## (康熙) 江宁府志 (节录)

(清) 于化龙纂修

### 卷十七 宦 迹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宦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待卫，管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佞，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金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幻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金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稔，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剖。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江宁人士，思公不忘，公请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

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绩公绪。寅，敦敏渊博，工诗古文词。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人谓盛德昌后，自公益验云。

（据清康熙二十三年稿本）

## （康熙）上元县志（节录）

（清）唐开陶等纂修

### 卷十六 人物 傳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丁巳、戊午两年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剖。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甲子卒于署，祀名宦。子寅，字<于>〔子〕清，号荔轩。四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玺在歿，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特敕加通政使，特节兼巡视两淮盐政。期年，疏贷内府金百万，有不能偿者，请豁免。商立祠以祀。奉命纂辑《全唐诗》、《佩文韵府》，著《〈练〉〔棟〕亭诗文集》行世。孙頤，字孚若，嗣任三载，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因命仲孙頤复继织造使。頤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农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据清康熙六十年刊本）

编者注：清乾隆十六年兰应裘等纂修的《上元县志》卷十五所载《曹玺传》，又转录此文。

# 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

## 事咨户部文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

总管内务府咨行户部。

案据本府奏称：

三格左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顺，情愿捐纳监生，十三岁；

三格左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情愿捐纳监生，三岁；

三格左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情愿捐纳监生，二十九岁；

三格左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颢，情愿捐纳监生，二岁；

三格左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颉，情愿捐纳监生，五岁；

都虞司所属住玉田县镶黄旗鹰户刘勋之子刘成章，情愿捐纳监生，六岁，北京汉人；

都虞司所属住玉田县镶黄旗鹰户张文芳之子张县，情愿捐纳监生，十八岁，北京汉人；

翰锡管领下住蔡村收豆人季秀之子兆儿，情愿捐纳监生，十七岁，北京汉人；等因。

将此等人名各缮一绿头牌并拟将此送部等情具奏。奉旨：知道了。

钦此。

为此咨行。

內务府总管飞扬武、班第著笔帖式苟色送去，交付员外郎和隆。

（《光明日报》1983年11月24日）

编者注：据《光明日报》南京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记者亦布报道：“在今天这里举行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了一件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的档案史料。这件档案是满文，译成汉文的题目是《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具体时间为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这件档案引起了与会同志极大兴趣。大家认为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主要表现为：一、一份档案如此集中地涉及了曹寅的五个子侄，而且有名有姓有年龄，为以往所未见；二、出现了以往有关曹家档案中所未见过的几个人的名字，如曹頔等；三、为考证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谁，也提出了新的线索；四、档案注明曹荃为南巡监画，表明曹荃很可能是康熙南巡的近侍，并且对于绘画有相当的素养，这对考察曹家与康熙的特殊关系又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曹寅四次接驾，现又发现曹荃为南巡近侍，足见曹家地位的显赫；五、为研究曹寅、曹荃子侄确切人数提供了新的材料。”

# 江宁织造曹寅奏报自兖至宁

## 一路闻见事宜折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

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

臣蝼蚁下贱，过蒙圣恩，感激涕零，涓涯莫报。臣谨遵圣训，于二月十一日启行，由兖州府中路至江宁，初一日至衙门，谨设香案叩头谢恩讫。所有一路至江宁闻见事宜，谨具折奏闻，伏乞圣鉴。

一、平糶事。臣至江宁问领差六员官尚在淮安，候总漕桑格回日商议截漕未至。臣访得江宁上白米价一两二三钱以下不等，平常细米价一两以下不等，糙米价九钱以下不等。各米行闻有平糶之恩，凡有积贮，预先争卖，二月之价，比正月一石已跌价一钱有零。漕船一到，则米价必更贱。臣已向总督邵穆布将圣训如价贱商议增减平糶之旨传谕，总督邵穆布欣忻遵领，于初四日赴杭州审事，恐其回日尚远，已选贤能官员在江宁料理。臣衙门米现贮仓廩，即可平糶，俟皇上所遣官至日，臣会同商议，价定即出示平糶矣。所有漕米，俟总漕回日，截漕会商，随时斟酌增减平糶，再当详细奏闻。

一、百姓情形。臣一路自山东至江宁，俱安生乐业如常，不知何以闾阎下贱尽知皇上平糶之恩，凡臣过处，男女老幼，无不感颂皇仁。行至滁州，闻六合县陈家桥，有盐贩倚汉与百姓争斗，地方官随即遣人擒捕五名，其余尽行逃散。闻总督已严飭汛兵巡拿，此系细小之事，事关盐务，故敢据闻。臣到江



宁，访问有自浙江、苏州来者，俱云百姓安堵如常，米价亦不昂贵。无不知皇上为百姓忧水旱，为百姓诛盗寇，宸衷焦劳，恩泽叠沛，尽皆感激，沦肌浃髓。臣随云汝等受皇上如此之恩，知皇上如此为汝等焦劳，何以不踊跃争上钱粮，谨守法度。前年山东饥民，感激皇恩云，宁饿死不做贼。去年之旱，未甚于已前，汝等何以谣言纷攘，不遵法度，以致上干天听，内外不安。汝等如此报答，可谓极尽忠孝矣？所有苏浙之人，尽皆愧悔无语。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历来盗贼之巢穴，此辈皆在别省行劫，归藏山中，形迹幽秘，其来已久。以前未尝不犯，问官只问眼前现在之案，不株连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为百姓有买米下海之谣，又巡抚中军令兵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纷扰，故问官详据口供。今蒙皇上差各大臣严审，将来自可穷绝根窝，永无夜警。至于奸僧一念委给札付之事，即如响马贼歃血拜盟一类，皆由于地方官员柔懦懒惰，诚如圣谕不勤不慎所致。当此天下富强之时，大臣静安任事，小吏勤慎奉公，何务不办。琐细小事，动辄上闻，或借此掩饰，见其勤劳，或借此密奏，见其亲近，亦未可定。安能逃皇上洞彻万里之明，终于自误而已。所有百姓情形委细，未免字逾常格，臣谨具列奏闻。

一、臣二月十四日过河间府，夜间大雨，是日惊蛰即闻雷声。京畿麦甚好，山东、江南皆于是日同时雷雨。山东麦长五、六寸，江南麦已长一尺。臣伏思圣谕一字，断绝千古，归语众人，无不惊叹。臣来时蒙圣谕令臣存问原大学士熊赐履，已于二月二十日往湖广拜扫，俟其来时传旨。

臣拟于初四日赴扬州会同李煦商议盐务、织造，及分奏六员官折事宜。臣回日再当奏闻。

朱批：知道了。已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975年中华书局印本）

## 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病故折

（原折系在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封折内）

九月初二日，探得大学士臣熊赐履于八月二十八日未时病故。臣寅身在仪真掣盐，于二十九日闻信，即遣人探听访问何病，用何医药？据称：熊赐履先感寒成痢，卧床数日，遂不起。臣理应即报，恐传闻不真，速探实具奏。

朱批：知道了。再打听用何医药，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如何？尔还送些礼去，才是。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曹寅奏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二日）

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

本月初一日折子回南，伏蒙御批：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尔须设法补完，不可疏忽。钦此。臣跪读之下，不胜惊悚感泣，谨设香案叩头谢恩。窃念臣从幼蒙养，包衣下贱，屡沐天恩，臣虽粉身碎骨，难报万一。今年两淮，荷蒙皇上特将两淮新征于李煦任内缓征一百万两，以此余力，即可以补纳旧欠。臣于三月抵扬，即会院道传命诸商，令其上紧督催补清旧欠，以仰副天心。臣归江宁，卧病累月，近闻运司病故，李煦在彼，不知督催已纳多少。容臣到任，查验明白，务必尽心竭力，设法督催清楚，以仰全皇上浩荡之弘恩。江南太平无事。

谨将九月晴雨钞录呈览，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尔病比先何似？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苏州织造李煦奏请代管盐差一年 以盐余偿曹寅亏欠折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臣李煦跪奏：

江宁织造臣曹寅与臣煦俱蒙万岁特旨，十年轮视淮鹺。天恩高厚，亘古所无，臣等虽肝脑涂地，不能报答分毫。乃天心之仁爱有加，而臣子之福分浅薄。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疴，竟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当其伏枕哀鸣，惟以遽辞圣世，不克仰报天恩为恨。又向臣言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官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零，而无货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此皆曹寅临终之言。

臣思曹寅寡妻幼子，拆骨难偿，但钱粮重大，岂容茫无着落。今年十月十三日，臣满一年之差，轮该曹寅接任，臣今冒死叩求，伏望万岁特赐矜全，允臣煦代管盐差一年，以所得余银令伊子并其管事家人，使之逐项清楚，则钱粮既有归着，而曹寅复蒙恩全于身后，臣等子子孙孙永矢犬马之报效矣。伏乞慈鉴。臣煦可胜悚惶仰望之至！

朱批：曹寅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内务府奏请补放连生为 主事掌织造关防折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奏事治仪正俊子、员外郎双全传谕：曹寅前因勤劳，给予兼銜；今其子连生，虽补父缺，但可否即任父职，抑给主事之职？如何之处，尔内务府总管理应具奏请旨，著即议奏。钦此钦遵。

查曹寅系由广储司郎中补放织造郎中，后因勤劳，兼摄通政使司通政使銜。奉旨，曹寅前因勤劳兼銜，今连生虽补其父缺，可否即任父职？所谕甚是。因此，请放连生为主事，掌织造关防。为此，谨奏请旨。

内务府总管赫奕、署内务府总管佐领马齐、署内务府总管郎中海章，缮折交奏事治仪正俊子、员外郎双全转奏。

奉旨：依议。连生又名曹顒，此后著写曹顒。钦此。

内务府总管赫奕、署内务府总管马齐谕：交各该管施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曹顒奏谢继承父职折

（康熙五十二年）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顒谨奏：恭请万岁圣安。

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

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又蒙天恩加授主事职衔，复奉特旨改换奴才曹顒学名，隆恩异数，叠加无已，亘古未有。奴才自问何人，辄敢仰邀圣主洪恩，一至于此。今奴才于二月初二日已抵江宁莅任，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接印视事讫。

窃念奴才祖孙父子，世沐万岁浩荡之恩，身家性命，皆出圣主之所赐，虽捐糜顶踵，粉骨碎身，莫能仰报高厚于万一。惟有凛遵圣训，矢公矢慎，冰兢自持，竭诚报效，以仰副万岁矜全之至意。

谨缮折恭谢天恩，伏乞圣鉴。奴才不胜激切感戴之至！

朱批：朕安。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内务府奏请将曹頌给曹寅之妻 为嗣并补江宁织造折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奏事员外郎双全、物林达苏成额、奏事张文彬、检讨杨万成，交出曹顒具奏汉文折，传旨谕内务府总管：曹顒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劳。现在倘若迁移他的家产，将致破毁。李煦现在此地，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顒之母如同生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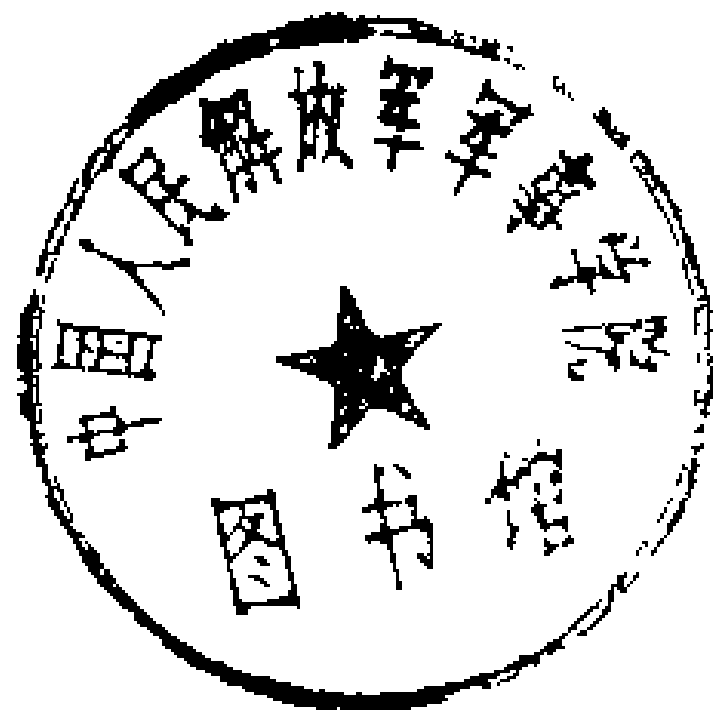
人才好。他们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对此，应详细考察选择。钦此。本日李煦来称：奉旨问我，曹荃之子谁好？我奏，曹荃第四子曹頌好，若给曹寅之妻为嗣，可以奉养。奉旨：好。钦此。等语。臣等钦遵。查曹頌之母不在此地，当经询问曹頌之家人老汉，在曹荃的诸子中，那一个应做你主人的子嗣？据禀称：我主人所养曹荃的诸子都好，其中曹頌为人忠厚老实，孝顺我的女主人，我女主人也疼爱他等语。

臣等敬维圣主不弃奴才等微劳，普施恩泽，推及妇孺子孙，亦必抚育成全，决不使其家业破毁，所施恩泽，不仅其一家感受鸿恩，得以成全养育者，数之不尽，即推及臣等之身及所有闻知之人，亦皆不胜赞誉奇恩，无不感激者也。因此遵奉仁旨，详细考查，曹荃诸子中，既皆曰曹頌可以承嗣，并补放曹頌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衔。为此，谨奏请旨。等因缮折。

内务府总管兼工部尚书赫奕、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佐领马齐、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海章，交与奏事员外郎双全、物林达苏成额、奏事张文彬、进士齐喆伦转奏。

奉旨：依议。钦此。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顒后事折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

奴才李煦跪奏：

曹顒病故，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念其孀母无依，家口繁重，特命将曹顒承继袭职，以养贍孤寡，保全身家。仁慈浩荡，亘古所无，不独曹寅父子妻孥死生銜结，普天之下莫不闻风感泣，仰颂天恩。奴才与曹寅父子谊属至亲而又同事多年，敢不仰体圣主安怀之心，使其老幼区画得所？

奴才谨拟曹顒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顒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盖顒母年近六旬，独自在南奉守夫灵，今又闻子夭亡，恐其过于哀伤。且舟车往返，费用难支。莫若命曹顒前去，朝夕劝慰，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瞑目，以仰副万岁佛天垂悯之至意。

再，江宁织造亏欠未完，又蒙破格天恩，命李陈常代补清完。奴才回南时，当亲至江宁，与曹顒将织造衙门帐目，彻底查明，补完亏空，此皆皇恩浩荡之所赐也。奴才愚昧，不敢擅便，谨具折奏请圣训遵行。

朱批：是。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曹顒奏谢继任江宁织造折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顒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奴才于二月初九日，奏辞南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抵江宁省署，省觐老母，传宣圣旨。全家老幼，无不感激涕零，叩头恭祝万寿无疆。奴才谨于本月初六日上任，接印视事，敬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窃念奴才包衣下贱，黄口无知，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特命奴才承袭父兄职衔，管理江宁织造。奴才自问何人，骤蒙圣主浩荡洪恩，一至于此。奴才惟有矢公矢慎，遵守成规，尽心办事，上以图报王恩，下以奉养老母，仰副万岁垂悯孤孀，矜全骨肉之至意。谨具折奏闻，伏乞圣鉴。奴才不胜感激惶悚之至！

朱批：知道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曹頌代母陈情折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頌谨奏：为皇仁浩荡，代母陈情，恭谢天恩事。

窃奴才母在江宁，优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将奴才承嗣袭职，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于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本月初二日，奴才母舅李煦前来传宣圣旨，奴才母跪聆之下，不胜感泣，搏颡流血，谨设香案，望北叩头谢恩。窃念奴才祖孙父子，世沐圣主豢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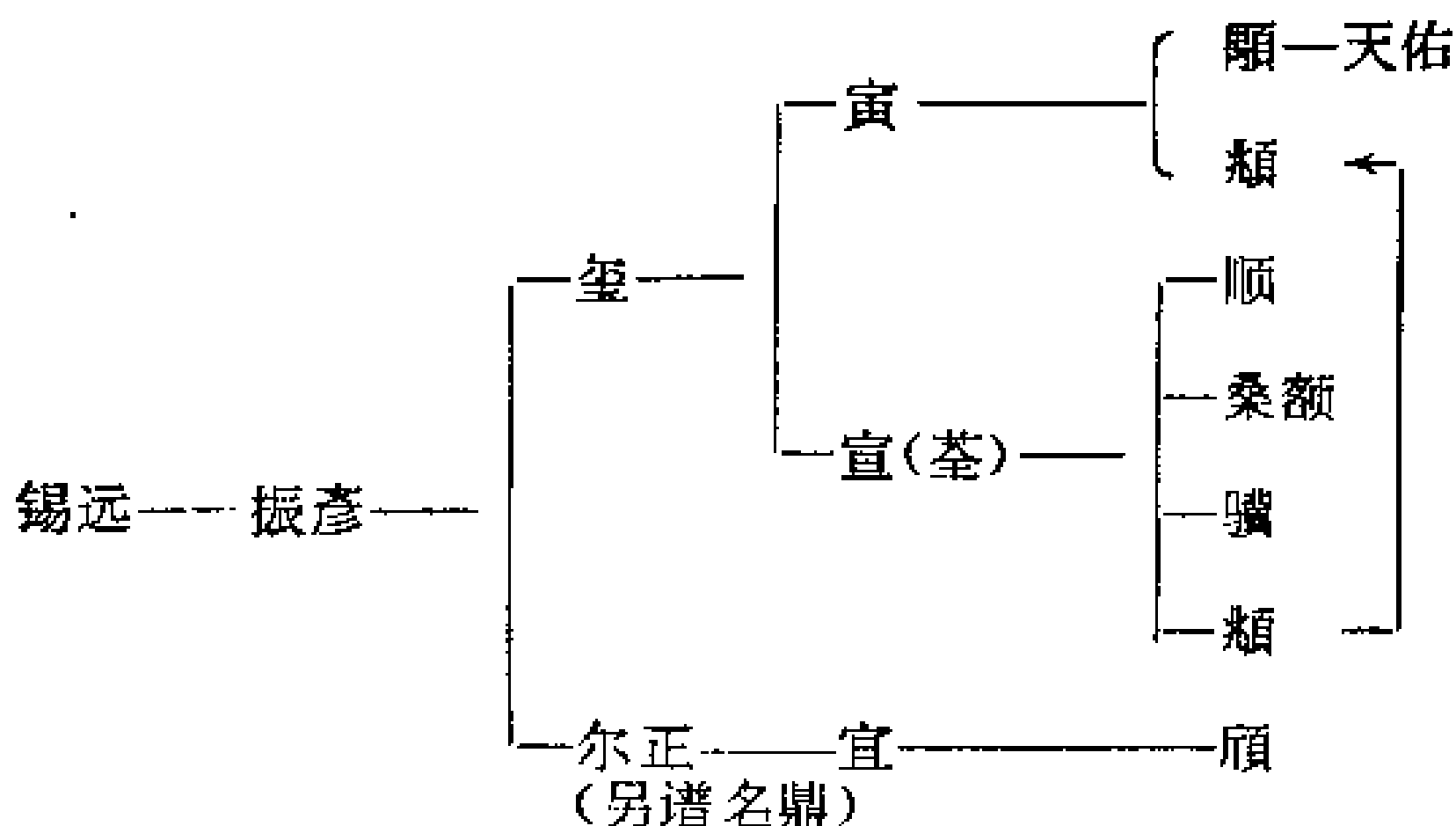
洪恩，涓埃未报。不幸父兄相继去世，又蒙万岁旷典奇恩，亘古未有。奴才母子虽粉身碎骨，莫能仰报高厚于万一也。

谨具折代母奏闻，恭谢天恩，伏乞圣鉴。奴才母子不胜激切感戴之至！

朱批：知道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编者注：曹雪芹父辈以上几代世系，据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排列如下：



## 苏州织造李煦奏宣示曹頫承继

### 宗桃袭职织造折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臣李煦跪奏：

窃臣与曹頫叩辞行在南回，路上闻臣妹曹寅之妻李氏，感激万岁命曹頫承继袭职隆恩，特起身进京叩谢。臣一闻此信，

随同曹頌各差家人飞骑止住，所以臣妹已至滁州仍回江宁矣。

臣煦于三月初二日到江宁织造署内，即向臣妹宣示恩旨：主子俯念孀居无依，恐你一家散了，特命曹頌承继宗祧，袭职织造，得以养贍孤寡，保全身家。目下不必进京，俟秋冬之际，率领曹頌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

臣煦敬将万岁佛心垂怜至意，天语叮咛谕旨，一一传宣。臣妹李氏跪听之下，感激涕泣，遂恭设香案，率领曹頌之妻马氏望阙叩头谢恩。一面嘱伊子曹頌具折奏谢矣。

曹頌于三月初六日上任受事，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曹頌覆奏家务家产折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頌跪奏：恭请万岁圣安。

七月十四日奴才家奴资捧折子回南，蒙御批：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欽此。奴才跪读之下，不胜惶悚恐惧，感激涕零。

窃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今复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职。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并无买卖积蓄。奴才问母亲及家下管事人等，皆云奴才父亲在日费用很

多，不能顾家。此田产数目，奴才哥哥曹頌曾在主子跟前奏过的，幸蒙万岁天恩，赏了曹頌三万银子，才将私债还完了等语。

奴才到任后，理宜即为奏闻，因事属猥屑，不敢轻率。今蒙天恩垂及，谨据实启奏。奴才若少有欺隐，难逃万岁圣鉴。倘一经察出，奴才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辜矣。奴才不胜惶恐感戴之至！

朱批：知道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朱批著曹頌奏闻地方大小事件

（原批于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曹頌请安折尾）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曹頌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

江宁织造奴才曹頌跪奏：为恭谢天恩事。

〈切〉〔窃〕奴才前以织造补库一事，具文咨部，求分三年带

完。今接部文，知已题请，伏蒙万岁浩荡洪恩，准允依议，钦遵到案。窃念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以无负万岁开恩矜全之至意。谨具折九叩，恭谢天恩。奴才曷胜感激顶戴之至！

朱批：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曹纛请安折

（雍正二年）

江宁织造奴才曹纛跪奏：恭请万岁圣安。

朱批：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下不了。特谕。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 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著交部严审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杭州等三处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合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请旨禁革一折。

奉谕旨：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塞楞额毫不瞻徇，据实参奏，深知朕心，实为可嘉！若大臣等皆能如此，则众人咸知儆惕，孰敢背公营私？塞楞额着议叙具奏。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方，自必照此应付。该督抚何以不据实奏闻？着该部一一察议具奏。织造差员现在京师，着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编者注：杭州等三处织造，指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

## 上谕著李秉忠绥赫德接管 孙文成曹颀织造事务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内閣奉上諭：（上略）杭州织造孙文成年已老迈，李秉忠着以按察司銜管理杭州织造事务。江宁织造曹颀审案未结，着绥赫德以内务府郎中銜管理江宁织造事务。（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编者注：绥赫德，一作隋赫德。

## 上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颀家产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奉旨：江宁织造曹颀，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颀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后办理。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著范时绎严拿，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

不得怠忽！钦此。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  
档案史料》）

## 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赖 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

（雍正朝）

江宁织造郎中奴才隋赫德跪奏：为感沐天恩，据实奏闻，  
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洪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赖家管事数人拿去，来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固。及奴才到后，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赖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奴才即将欠户询问明白，皆承应偿还。

再，曹赖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赖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  
档案史料》）

# 刑部为知照曹颀获罪抄没缘由业经 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刑部为移会事。

江南清吏司案呈：

先据署苏抚尹（继善）咨称：奉追原任江宁织造曹寅名下得过赵世显银八千两一案，随经飭令上元县遵照勒追去后。今据该县详称：具详织造，随批开，前任织造之子曹颀已经带罪在京，所有家人奉旨赏给本府，此外并未遗留可追之人等情。查曹寅应追银两，原奉部文在于伊子名下追缴。今一年限满，既据查明伊子曹颀现今在京，又无家属可以着追，上元县承追职名似应缴免等因咨部。

本部以曹寅名下应追银两，江省既无可追之人，何至限满始行详报，明属玩延，行文该旗作速查明曹颀是否在京，并江省有无可追之人，咨复过部，以凭着追。仍令该抚将承追不力职名补参，并知会办理赵世显事务之王、大人等在案。

今于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准总管内务府咨称：原任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颀，系包衣佐领下人，准正白旗满洲都统咨查到府。查曹颀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颀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除此，京城、江省再无着落催追之人。相应咨部等因前来。

据此，应将内务府所咨曹寅之子曹颀京城及江省家产人



口，俱经奉旨赏给隋赫德缘由，知会办理赵世显事务之王、大人等可也。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内务府来文)

(《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 南鶴北鸢考工志自序

(清)曹雪芹

玩物丧志，先(哲)斯语，非仅警世之意也。(夫)人为物欲所蔽，大则失其操守，小则丧其廉耻，岂有志进取之士，所屑为者哉！

风筝于玩物中微且贱矣：比之书画无其雅，方之器物无其用；业此者岁闲大半，人皆鄙之。今乃晓喋不休，钩画不厌，以述斯篇者，实深有所触使然也。

曩岁年关将届，蜡鼓频催，故人于景廉(原注：字叔度，江宁人，从征伤足，旅居京师，家口繁多，生计艰难，鬻画为业)迂道来访。立谈之间，泫然涕下。白云：“家中不举爨者三日矣。值此严冬，告贷无门。小儿女辈，牵衣绕膝，啼饥号寒，直令人求死不得者矣！”闻之怆恻于怀，相对哽咽者久之。

(适值)斯时，余之困惫久矣，虽倾囊以助，何异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势)不得不转谋(他)处，济其眉急。因挽(其)留居(稍待)，以期(谋一脱其困境之术)。夜间偶话京城近况，于称：“某(邸)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不靳其值。似此可活我家数月矣。”言(下)慨然。适予身边竹纸皆备，戏为(老子)

扎风筝数事，（据抄存者近告此处有“称贷两日，摒挡所有，仅得十金”十二字）遗其一并携去。

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背，喜极而告曰：“不想三五风筝，竟获重酬，所得当共享之；可以过一肥年矣。”

方（其）初来告急之际，正愁无力以助；其间奔走营谋，亦殊失望；愧（谋求）无功，不想风筝竟能解其急耶？（因）思古之世，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则）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其不转乎沟壑（也）几（希）。

风筝之为业，真足以养家乎？数年来老于业此已有微名矣（原注：识者皆昵呼之以‘于癘子’）岁时所得，亦足贍家（自给），因（之老于）时时促余为之谱定新样。此实触我（怆感），于是援笔述此《南鹞北鸢考工志》，意将旁搜远绍，以集前人之成；实欲举一反三，而启后学之思。乃详察起放之理，细究扎糊之法，胪列分类之旨，缕陈彩绘之要；汇集成篇，（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恃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时丁丑清明前三日芹圃曹（沾）识。

（录自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文物》1973年第2期）（（ ）内的字，系吴恩裕校补）

## 寄怀曹雪芹（沾）

（清）敦 诚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

之任)且著临邛犊鼻褌。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籀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蓊门落日松亭樽。(时余在喜峰口)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四松堂集》稿本卷上，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增订本)

## 赠曹芹圃(即雪芹)

(清)敦 诚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四松堂集》卷上，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 佩刀质酒歌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漓，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清)敦 诚

我闻贺鉴湖，不惜金龟掷酒垆。又闻阮遥集，直卸金貂作

鯨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珰。秋气酿寒风雨恶，  
满园榆柳飞苍黄。主人未出童子睡，甃千瓮涩何可当？相逢况  
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身外长物亦何有？鸾刀昨夜磨秋  
霜。且酤满眼作软饱，谁暇齐眉分低昂。元忠两褥何妨质，孙  
济緼袍须先偿。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遗王祥。欲耕不能  
买犍犍，杀贼何能临边疆？未若一斗复一斗，令此肝肺生角  
芒。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  
与刀颖交寒光。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君才抑塞  
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四松堂集》卷上，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  
七章转录）

## 挽曹雪芹（甲申）

（清）敦 诚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  
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  
垌。

（《四松堂集》卷上，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  
七章转录）

## 挽曹雪芹

(清) 敦 诚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  
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  
衡？

开篋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  
病无医竟负君。邨下方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  
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鹤鹑庵杂记》，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  
章转录)

编者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于此二诗下注云：  
“按此二诗不存于《四松堂集》，殆初为二篇，其后删  
并为一章。此抄本本题《杂记》，后人揣‘记’作‘诗’，为  
‘杂诗’之名，实不可为据。”

## 鹤鹑庵杂志 (节录)

(清) 敦 诚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一《拆》〔折〕，诸君题跋，不下诸十  
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  
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  
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

(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荐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

(清) 敦 诚

句。“诗追李昌谷。”注：“谓芹圃。”

又句：“狂于阮步兵。”注：“亦谓芹圃。”

(《四松堂集》卷下，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 哭复斋文 (节录)

(清) 敦 诚

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冥冥漠漠，益增惆怅惆怅耳！仆近辑故友之诗文，凡片纸只字，寄宜闲馆者，手为录之，名曰《闻笛集》。……时一披阅，俨然如相对挥麈。

(《四松堂集文集》卷下，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余矣。

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

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

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

话旧事，感成长句。

（清）敦 敏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懋斋诗钞》，据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 题芹圃画石

（清）敦 敏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懋斋诗钞》）

## 赠 芹 圃

（清）敦 敏

碧水青山曲径遥，薛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

知多少，一醉毡毳白眼斜。

（《懋斋诗钞》）

## 访曹雪芹不值

（清）敦 敏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懋斋诗钞》）

##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清）敦 敏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懋斋诗钞》）

##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清）敦 敏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懋斋诗钞》）



## 瓶湖懋斋记盛（残文）

（清）教 敏

《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书，为余友曹子芹圃所撰，窃幸邀先睹之快。初则惊其丹青之妙，而未解其构思之难也。既见实物，更讶其技艺之精。疑假为真，方拟按图索之，乃复顾此失彼。神迷机轴之巧，思昧格致之奥矣。于是废书而叹曰：“斯术也，非余所能学而知之者也。”及观其御风施放之奇，心手相应，变化万千；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壁上观者，心为物役，乍惊乍喜，纯然童子之心，忘情忧乐，不复知老之将至矣。

芹圃引言曰：“玩物丧志”，概（当作“盖”）恐溺之者移易性情，而发此深虑之语也。

戊寅腊月廿四日，董公孚存亦莅斯会，感而为序。谓余曰：“今日之集，固乃千载一遇，虽兰亭之会，未足奇也。”嘱余制文记其盛况，（嗟）余才疏学浅，鄙陋无文，每有句读之失，难免鲁鱼之讹也。余尝与过（公子）和曰：“若敬亭得与此会，而撰斯文，（庶）不致挂一漏万矣。”兹勉述之于后。

□□□□之□（似“秋”字），先是，□（似“母”字）舅钮公自闽反京（原注：七月会公初度，亲友多往贺者。世家子弟，（鲜）衣华服，与公酬酢，（谄）语佞色，公甚厌之；顾余曰：“富贵而骄奢，未有不败者；（反）不如布衣之足傲王侯也。”），独以所得藏画出示；而真伪莫辨，嘱余择所善者，即以为（贖）。

爰思鉴别字画，首推芹圃；又且久未（把）晤（原注：春间芹圃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值余赴通州迂过公，未能相

遇。)，苦念慕切，乃往访其新居。几经(询问)，始抵其家(原注：(其地)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乃达))，扣篱(至再至三)，俄顷一老媪出应曰：“(客人)其(访)雪芹耶？”余曰：“然”。媪曰：“(彼)为人邀去，多日未返家矣。”媪自称白姓，得雪芹顾恤，相处如一家人。(原注：殷殷(延余)入，问所从来，余以情告。)遂留名帖，请代致意，怅然而返。

又月余，芹圃(未)至。渴念不已，策马再访，遇白媪于门，而谓余曰：“何不巧之甚耶！前数日，雪芹回，见君名帖，欣然谓老身曰：“与君为知交，久拟谋面，因友人邀做臂助，未容抽身；事毕既将进城回(拜)也。想亦未料及君之再至。两日前又去其友人处矣。”(稍坐后)，假纸笔留书(订)邀(原注：时白媪煨芋以餍，并叙述徙此经过。初，媪有一子，襁褓失怙。夫家无恒产，依十指为人做嫁衣。儿已弱冠，竟染疫死。(彼遂)佣于大姓，不复有家矣。去冬哭损双目，(乃致)被辞，暂依其甥。既(无)医药，又乏生资，已濒绝境。适遇雪芹过其甥处，(助以)药石，今春渐能视物矣。因闻雪芹又(将远)徙，媪(乃挽)人(告之)；愿以其(荜)侧之(树)，供(雪芹)筑(室)，(其)工既竣，(雪芹)以一室安白媪。(媪)且泣且言，复云：“雪芹初移此间，每有人自京城来(求)画。以是，里中巨室，亦多求购者。雪芹固贫，饔飧有时不继；然非其人虽重酬不应也。囊有余资，常(济)孤寡。老身若不遇雪芹，岂望存活至今也！”闻白媪言，愈思与芹圃一面；以慰渴念；(而)动定参商，(缘)会不偶，久之亦无裁答。

入冬，雨雪频仍，郊行不便。适过公惠(賜)墨宝，(悬之)懋斋，以光(蓬壁)。(又)叙及藏画事，公曰：“既不得晤雪芹，何不求(董公存孚)鉴之？”余曰：“琐屑细事，未便渎神董公。”(过公)曰：“为汝家惠哥学事，岂少烦董公耶？”余曰：“(为)此事久拟备筵谢董公。今者即烦吾叔代为邀请，敬俟孚翁休假(日)以(莅)期(于)先时见告，容作筹(备也)。过公曰：“何必令汝破费！”余曰：“非仅为鉴别字画也。”遂允为转请。

腊月二十日，得过公示，已代约于二十四日□时，着余备帖往肃董公。翌日，晴暖如春，比年此月酷冷，而今岁独煖。(晨起)信步出城，拟购南酒，遴选数家，均未中意，复前行至菜市口，见纸店，遂购宣纸(数张)，方出肆门，忽闻喧笑声甚稔。寻声眺视，竟是芹圃，为人坚要小酌，力辞不得。两相争议，路人为跚足。乃趋前呼之，其围始解。芹圃(不)觉喜甚，谓余曰：“两承惠顾，失迎是歉。此番入城，已拟拜晤，不意邂逅于此，何遇之巧也！”邀饮者复与(芹)圃(约期)而别。

芹圃挽余行，且告曰：“往岁戏为于景廉扎风筝，后竟(以)为业。嗣复时时相要，创扎新样。年来又促我逐类定式，撰而为谱，欲我以艺活人也。前者同彼借家叔所寓寺宇，扎糊风筝，(是以)家居时少，以致枉顾失迓也。”余亦以前情告之。复将此来为选购南酒(以备)宴请董公事相(告)，芹圃曰：“访问无佳酿，友人(馈余)远年贮酒数坛，现存叔度处，同往取之可也！”

言已，挽我西行，至一旧裱糊(铺前)，芹圃方欲启门，而叔度已拄(杖)出迎矣。相见(喜甚)。芹圃以巧逢告之。叔度烹水淪茗，以余属芹圃而去。方拟挽之，去已远矣。

叔度寒士，贫而好客，芹圃出其所(著之)书示余，甫(阅)

其(图)，(便)觉绚丽夺目，人物栩栩，光(明)曝照，曾所未睹。正惊诧间，叔度已购来鲜鱼肴酒，欣然谓余曰：“君与芹圃交厚有年，亦知其擅南味否？今者不成敬意，实拟邀君之惠，烦芹圃做鱼下酒，借饱口福也。”余曰：“使君(破费)，(我)心何安？诚所谓却之不恭矣。”

叔度(复)将芹圃为其所扎风鸯取出，罗列一室，四隅皆满，致无隙地，五光十色，蔚为大观，(因)问何时设肆于此？叔度云：此铺系其友所遗。今者亡友物故，家人扶柩南返，嘱其代为照看也。更招余等至(复室)，移桌(就座)，置杯箸，具肴酒，(盥)手剖鱼，以供芹圃烹煎。(其)间为余缕述昔年芹圃济(彼)之事，言下犹且(咽哽)，(唏嘘)不能自抑。(复)谓余曰：“当日若非芹圃救我，则贱躯膏野犬之腹也久矣？”芹圃亟止之曰：“适逢其会，无足挂齿。何况朋友本有通财之义，今后万勿逢人便道此事也。”叔度曰：“受其惠者，能不怀其(德)乎？如我之贫，更兼废疾，难(于)谋生矣。数年(来)，赖(此为)为业，一家幸无冻馁。以是欲芹圃定式著谱，庶使有废疾类(余)者，借以存活，免遭伸手告人之难也。”芹圃曰：“叔度推己及人之见，(余深)然之，非过来人讵能若此深切也？”

(余忆)前时白媪之言，今者叔度之诉，则芹圃之□□□□(大致是“义行高矣”之意)。叔度趣而言曰：“我得异味，不忍独享，愿与知友共之，是亦推(己)及人之谓欤？”(相与大笑移时。

时叔度将汤海来，芹圃启(其)复碗，以南酒少许环浇之，顿时鲜味浓溢，惹□□□□，诚非言语所能(形容万一)也。鱼身莠痕，宛似蚌(壳)，左以脯笋，不复识其为鱼矣。叔度更以箸轻启鱼腹，曰：“请先进此奇味，则(一斛)明珠，璨然在

目，莹润光洁，大如桐子，疑是雀卵。比入口中，□□□□。复顾余曰：“芹圃做鱼，与人迥异，不知北地亦有此烹法否？”余曰：“曾所未见，亦所未闻，□□□□也。第不知芹圃何从设想？定有妙传，愿闻其名。”叔度曰：“（此）为‘老蚌怀珠’，非鳊鱼不能□其变□□□□若有鲈鱼，又当更胜一筹矣。”余曰：“江南佳味，想亦以此为最？”芹圃（曰）：“我谓江南好，恐难尽信。余岂善烹调者，亦只略窥他人些许门（径），君即赞不绝口，他日若有江南之行，遍尝名（饌），则今日之鱼，何啻（小）巫见大巫矣。”余方默思（其言），叔度曰：“莫使菜凉味变也。”相与大笑（欢甚）。爰将邀请董公鉴画（定）于二十四日□（时）事，告（知）叔度，并请过舍作陪。叔度固辞曰：“余今憔悴不如贩夫，（若）使我列（君家）盛宴，（毋乃）不伦。”余曰：“董公高义，素重后学，（奖）掖提（携），不以□□□□也。”叔度欲言，（芹）圃止之曰：“恭敬不如从命也。”

酒阑饭罢，已逾□（时），（遂）挽芹圃（过舍）盘桓，携其貯酒同返。临行再邀叔度，更请以风鸢相假，欲得董公观赏之，并使家人同开眼界也。芹圃曰：“微末小技，何誉之甚耶？若以佐兴，或可博人一笑耳。”叔度曰：“芹圃所扎人物风筝，绘法奇绝，其中宓妃与双童两者，则为绝品之最，特什袭藏之，未敢轻（出）示人。今已不及赶赴东城，（请）朝往取，再行送上，定邀董公赞许也。”余（遂）拜谢盛情，与芹圃赁舆载风鸢南酒而归。是以得快读（其）书。

（二十）四日晨曦甫（上），人声已（喧），（忙）于除旧迎新也。民谚曰：“二十三，赶小年；二十四，写大字”，视为吉辰。万户千家，春联争奇句，桃符竞新文。此风尚自宫掖间，每岁是日，诏善书者入值，为诸宫所书楹联，以迎新春，供奉事毕，

御(賜)有差，给假□□□，□(当是“若干日，归”四字)家理年事矣。夜来□闻禁中□□□□早预遣人奉迓董公，命輿去讫，欲将所(借)风鸢，陈于中庭，苦无挂处。思之再三，未得其法。乃就芹圃而问之；如其教，以长绳三列，布于檐下而悬之，恰可尽陈无遗。(原注：“余遇此细事，竟为所困，则芹圃(与我)，智愚之间，真不可以道里计矣。”)时芹圃正忙于烹鱼，家人亦从而学焉。(原注：“固知今日筵间之味，无一可与相比者。芹圃云：“将以助兴，盛情未可却也。”)

约当辰正，过公(至，问余曰：)“孚翁已先至否？”余曰：“尚未，已命(轿)车往候矣。”过公将(书)画付余曰：“真伪未敢妄断，宜待董公鉴之。”

言已，入中(庭)，遽然而问曰：“何为购得若许风鸢？”余曰：“此皆芹圃之作，借自于叔度处，为请董公赏(鉴)者。”语未毕，过公指(宓妃)而诧曰：“(前立)者谁耶？”余应曰：“吾公视其为(真)人也乎？实亦风筝。”过公就前，审视良久，谓余曰：“尝闻白灵偶俑之属，与人逼似者，不可迹于寢室，防不祥也。倘系夜间，每能吓人致疾。”余曰：“敬闻命。愿俟董公审(阅后)，当即收之。”

过公问：“何时得晤芹圃？今日能来否？”(余曰：)“前日巧遇，已邀同来舍；现于后室做鱼，将以助兴也。”遂肃过公入见。

芹圃方以莲心浸醉□，过公曰：“芹圃多才，素所闻矣；尚不知精于烹调也！”因以前日所食异味相告，过公欣然(曰)：“今日可云幸会矣！……”

(录自吳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  
《文物》1973年第2期)

(( )内的字，系吳恩裕校补)

## 怀曹芹溪

(清)张宜泉

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扫径张筵久，封书舛雁迟。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据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清)张宜泉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碑暗定知含雨色，墙隤可见补云阴。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

## 题芹溪居士

(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

(清)张宜泉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羨青莲宠，苑召难忘本立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

(《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

## 伤芹溪居士

(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清)张宜泉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北风图》冷魂难返，  
《白雪歌》残梦正长。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铄铄。多情  
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

##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

(清)永忠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  
回掩卷哭曹侯。

颦颥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笑语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  
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心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  
教天不赋穷愁！

(《延芬堂集》底稿残本，录自吴恩裕《有关曹雪  
芹十种》的插图，据1963年中华书局印本)



## 题红楼梦

（曹子曹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清）富察明义

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

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曛曛日影入帘多。

潇湘别院晚沉沉，闻道多情复病心。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曾否泪沾襟。

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雨把，扇纨遗却在苍苔。

侍儿枉自费疑猜，泪未全收笑又开。三尺玉罗为手帕，无端掷去复抛来。

晚归薄醉帽颜欹，错认猫儿唤玉狸。忽向内房闻语笑，强来灯下一回嬉。

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图。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赢得静工夫。

帘栊悄悄控金钩，不识多人何处游。留得小红独坐在，笑教开镜与梳头。

红罗绣縠束纤腰，一夜春眠魂梦娇。晓起自惊还自笑，被他偷换绿云绡。

入戶愁惊座上人，悄来阶下慢逡巡。分明窗纸两瑯影，笑语纷絮听不真。

可奈金残玉正愁，泪痕无尽笑何由。忽然妙想传奇语，博得多情一转眸。

小叶荷羹玉手将，诒他无味要他尝。碗边误落唇红印，便觉新添异样香。

拔取金钗当酒筹，大家今夜极绸缪。醉倚公子怀中睡，明日相看笑不休。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生小金闺性自娇，可堪磨折几多霄。芙蓉吹断秋风狠，新诮空成何处招。

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讖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痾续红丝？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

饌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绿烟琐窗集》七言绝句，据1955年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 御书萱瑞堂记（节录）

（清）冯 景

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

（《解春集文抄》卷四。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 祭织造曹荔轩文

（清）张 伯 行

呜呼！视履考祥，仁者必寿；胡彼苍之难谏，竟使善人之不延耶？惟公幼而岐嶷颖异，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惊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淳〕渊。比冠而书法精工，骑射娴习；擢仪尉，迁仪正，翼翼乎豹尾螭头之恪谨，而轩轩然貂冠羽箭之高骞。至于佐领本旗，既简阅训练之有术；晋秩郎署，且勾稽出纳之益虔。于是特简织使，节钺翩翩；初莅姑苏，则清积弊，节浮费，其轸匠而恤民者，盖颂声洋溢而仁闻之昭宣。继调江宁，则除帮贴之钱，使民不扰；减清俸之入，俾匠有资；其采办而区画者，尤公私两便，而施恩用爱之无偏。又其大者：两淮盐课，为财赋要区，公则悉心经理，尽力缉私，诸如请鬪逋，议疏通，绰然有赋充商裕之机权。况复荐达能吏，扶植善良，凡所陈奏，有直无隐，天子鉴其诚

息，时赐曲从，以故沉下僚者蒙迁擢，罹文网者获矜全；凡此皆公之嘉谟善政，允孚重望，是用眷念劳积，荣跻九列，而上答乎圣明宠任之专。呜呼！谁谓公竟止于是也耶？彼夫经史子集，藏书万卷，孰为之手披而心玩？而名公巨卿，贤人君子，日与赋诗赠答相怡悦者，又孰从而想像其风采之踟蹰？畴昔之日，余秉臬篆，实与公同舟而共济，公披肝膈而款款，我则忧悃之戔戔。嗣予驰驱乎闽峤，怅彼此之各天；值鸡鸣而风雨，亦每念之缠绵。何期镇抚吴会，重侍几筵。三载相依，挹汪洋之伟度；一心如结，信胶漆之能坚。吁嗟已矣！今几何时，而音容不再，遗范空悬！对瑟樽以凄恻，写衷慊而泣涟。陈词渍酒，公其鉴兹诚意之拳拳！

（《正谊堂文集》卷二十三，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第七章转录）

## 随园诗话（节录）

（清）袁枚

### 卷二

康熙间，曹<练>〔棟〕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骏，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

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据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

## 永宪录续编（节录）

（清）萧 爽

督理江宁、杭州织造曹頌、孙文成并罢

文成在任二十余年。頌之祖□□与伯寅相继为织造将四十年，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及卒，子頌嗣其职。頌又卒，令頌补其缺，以养两世孀妇。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资，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惻然。寅演《琵琶传奇》，用蔡文姬故事，以正伯喈之诬，内装潢魏武之休美，或谓其因同姓，然是举实阿瞒一生好义处。又演明末米脂令边大绶与陕抚汪乔年掘李自成先冢所记《虎口余生》，将一时人物备列，表忠义而儆叛逆，可敦风教，并附志之。

（据1959年中华书局印本）

## 桦叶述闻（节录）

（清）西 清

《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曹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沾，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棟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

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壈半生以死。宗室懋斋（名敦敏）、敬亭与雪芹善。懋斋诗：“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敬亭诗：“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两诗画出雪芹矣。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八引，据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骨董琐记全编》本）

## 枣窗闲笔（节录）

（清）裕 瑞

### 后红楼梦书后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族。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据稿本）

## 一亭考古杂记 (节录)

(清)毛庆臻

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致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由是《后梦》、《续梦》、《复梦》、《翻梦》，新书迭出，诗牌酒令，斗胜一时。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然若狂者今亦少衰矣。更得潘顺之、朴之昆仲，汪杏春、岭梅叔侄等，捐貲收毁，请示永禁，功德不小。然散播何能止息，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

(据清光绪十七年石印本)

## 金壶浪墨 (节录)

(清)潘德舆

或曰：传闻作是书者，少习华靡，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也。

(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编者注：是书指《红楼梦》。

## 樗散轩丛谈 (节录)

(清) 陈 鏞

### 卷二 紅 樓 夢

《牡丹亭》杜丽娘死于梦，《疗妒羹》小青死于妒，二者不外乎情，然皆切己之事也。晤江宁桂愚泉，力劝勿看《红楼梦》。余询其故。因述常州臧鏞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冥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寢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一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余曰：此可云隔靴搔痒，替人耽忧者也。然《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坊中人借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据清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



## 绛蘅秋传奇序（节录）

（清）许兆桂

乾隆庚戌秋，余至都门，詹事罗碧泉告余曰：“近有《红楼梦》，其知之乎？虽野史，殊可观也。”维时都人竟称之以为才。余视之，则所有景物，皆南人目中意中语，颇大类大都。既至金陵，乃知作者曹雪芹为故尚衣后，留住于南，心慕大都，曾与随园先生游，而生长于南，则言亦南。

（吴兰征《绛蘅秋传奇》，清嘉庆十一年抚秋楼刊本，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 北东园笔录四编（节录）

（清）梁恭辰

### 卷四

《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以开卷之秦氏为入情之始，以卷终之小青为点睛之笔。摹写柔情，婉变万状，启人淫妄，导人邪机。自是而有《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诸刻，曼衍支离，不可究诘。评者尚嫌其手笔远逊原书，而不知原书实为厉阶，诸刻特衍诲淫之谬种，其弊一也。满洲玉研农

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欷歔，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佚，将由恶终’者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远及，徒唤奈何！有一庠士颇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剞劂。经我访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詖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则与我有同心矣。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

(据清同治五年义文斋刊本)

## 梦痴说梦 (节录)

(清) 梦痴学人

《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系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江宁织造曹<练>〔棟〕亭公子。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闻，处处争购。……不通文墨，是吾乡本来面目。……著《红楼梦》者，吾乡人也。

(据清光绪十三年刊本)

## 寄蜗残赘（节录）

（清）汪 堃

### 卷九 红楼梦为讖纬书

《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聪明秀颖之士，无不荡情佚志，意动心移，宣淫纵欲，流毒无穷。至妇女中，因此丧行隳节者，亦复不少。虽屡经查禁，迄今终未绝迹。相传其书出于汉军曹雪芹之手。嘉庆年间，逆犯曹纶，即其孙也。灭族之祸，实基于此。曾闻一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讖纬之书。”相传有此说，言之凿凿，具有证引。是邪非邪？吾不得而知之矣。

（据清同治十一年不惧无网斋刊本）

## 庸闲斋笔记（节录）

（清）陈 其 元

### 卷 八

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棟〉亭之子雪芹所撰。〈练〉〈棟〉亭在官有贤声，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得，及陈被陷，乃密疏荐之，人尤以为贤。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

书之果报焉。

(据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 谈 异 (节录)

(清) 伊园主人

### 卷 二

作《红楼梦》之曹雪芹真有其人，其子孙陷入王伦逆案，伏法，无后。同乡殷秋樵所云，异日详之。

(据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 曲园杂纂 (节录)

(清) 俞 樾

### 卷三十八 小浮梅闲话

《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此书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表子才《诗话》云：“曹〈练〉〔棟〕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

楼梦》一书，备极风月繁华之盛。”则曹雪芹固有可考矣。又《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鹑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曹雪芹也。）

（据《春在堂全书》本）

## 长白艺文志（节录）

英 浩

### 小说部集类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四函口册。

曹雪芹名口口编。或云内务府旗人，堂主事。或解云：此小说特为刺大学士明珠贪货无厌而作，其荣国、宁国二府指明珠之祖为叶赫贝勒，一清家努，一杨家努，兄弟，后隶本朝者。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或又有论者云：此书暗中寓诲淫之意，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亦其报也，可不畏哉！又《天咫偶闻》云：内务府汉军高兰墅名鹑，乾隆乙卯传胪，亦放宕之士，《红楼梦》一书兰墅所为也。录存备考证。

（据稿本）

## 八旗艺文编目 (节录)

恩 华

### 子类释说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汉军曹霑著。高鹗补著。曹霑字雪芹，又字芹圃，曹寅孙。

(据民国三十年印本)

## 八旗画录 (节录)

李 放

### 后编卷中曹霑

曹霑，号雪芹，宜从孙。《绘境轩读画记》云：“工诗画。为荔轩通政文孙。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嘉庆时，汉军高进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为红楼外史。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惜文献无征，不能详其为人。惟宗室敦敏有赠雪芹诗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差可想见其高致云。”

(据《云在山房丛书》本)

## 骨董琐记 (节录)

邓之诚

### 卷二 曹雪芹

《庸闲斋笔记》，言曹雪芹因著《红楼梦》小说，后其孙纶入林清党致族诛者，謬言也。按：《靖逆记》：“纶汉军正黄旗人，曾祖金铎，官骁骑校，伯祖瑛，历官工部侍郎，祖城，云南顺宁府知府，父廷奎，贵州安顺府同知，有廉声，与其妻荆妾孙，皆死留难。纶与子福昌同磔，以廷奎故，得免族诛。”世或因寅、瑛声相近而混耳。雪芹名霁，以贡生终，无子。

### 卷八 桦叶述闻

《桦叶述闻》八卷，长白西清撰，记载宏博，足资考证，惜未刊印。有一则云：“《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霁，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棟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伍，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壈半生以死。宗室懋斋（名敦敏）、敬亭，与雪芹善。懋斋诗：‘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敬亭诗：‘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两诗画出雪芹矣。”

（《骨董琐记全编》，据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印本）

## （附）高鶚

### 上 谕 档（节录）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三日）

臣和珅等谨奏：

臣等将发下各卷拆阅弥封，按照等第，分别开列各单进呈。所有该举子籍贯及会试中式名次，并于单内注明。其二三等及不入等各卷，臣等检查会试原卷，与复试卷核对，字迹尚属相符。（下略）

二等：一名胡枚，二名高鶚，三名王瑤台，四名王以衡，五名郑士超，六名莫晋，七名杨业万，八名陈琪，九名赵宜本，十名沈成渭，十一名潘世璜，十二名黄因琏，十三名朱光岩，十四名刘重，十五名唐维锡，十六名多山，十七名陆开荣，十八名黄时沛，十九名储嘉珩。

三等（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据1978年中华书局印本）

### 起 居 注 册（节录）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日）

二十日庚子卯刻，上御太和殿，赐贡士王以衡、莫晋、潘世璜一甲进士及第，陈廷桂等十八人二甲进士出身，高鶚等九



十人三甲同世士出身。诸进士行礼毕，驾幸圆明园。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起居注册（节录）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翰林院带领新进士王以銜等一百十四名引见，奉谕旨：

（上略）多山、高鹗、田永年、王丹枫、薛玉堂、汤谦、赵良馨、曹德华、胡枚、李鹏、徐润第、杨汝任，著以内阁中书用。（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起居注册（节录）

（嘉庆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又奏补内閣满中书、汉军中书等缺，将候补中书觉罗清昌等引见，奉谕旨：

内閣满洲中书员缺著清昌补授，汉军中书员缺著高鹗补授。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京察二等官员册（节录）

（嘉庆六年）

内閣中书高鶯：操守謹，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

考语：勤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起居注册（节录）

（嘉庆六年九月初三日）

礼部题本年顺天乡试请钦点正副考官一疏，奉谕旨：顺天正考官著王杰去，副考官著初彭龄、那彥成去。

又题请钦点同考官一疏，奉谕旨：这同考官著韩鼎晋、涂以辀、秦维岳、高鶯、曹祝龄、沈华旭、杨廷琮、蔡维钰、游光绎、蔡之定、李鹏、张问陶、狄梦松、王以衡、赵慎畛、施履亨、陈兰畴、杨祖纯去。

（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起居注册（节录）

（嘉庆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兵部题辛酉科顺天武乡试请钦点正副考官一疏，奉谕旨：武场正考官著汪滋畹去，副考官著王以衡去。

又题请钦点同考官一疏，奉谕旨：武场同考官著高鹗、郭在逵、倪思淳、郑士超去。

(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京察二等官员册 (节录)

(嘉庆九年)

内阁典籍高鹗：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

考语：勤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京察二等官员册 (节录)

(嘉庆十二年)

内阁典籍高鹗：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

考语：勤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京察二等官员册 (节录)

(嘉庆十五年)

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高鹗：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

年力壮。

考语：勤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上 谕 档（节录）

（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高鹗奏请严禁新疆书吏役满久留一折。所奏甚是。向例各衙门书吏五年役满，即行饬令回籍，原以防积久弊生，立法至为严密。况新疆地处边远，尤非内地可比，若书吏等役满后，仍以借资熟手留而再留，保无狡谲之徒因缘为奸，有串通诈伪情事，不可不防其渐。嗣后新疆各处书吏五年役满，即照例速饬回籍，勿任逗留。如因新吏生疏，暂留帮办者，亦不得留过二年。其已留再留之例著永行停止。欽此。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二辑）

## 吏 科 题 本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吏科等科吏科掌印给事中稽查镶黄旗汉军旗务稽查内仓事务臣龄椿等谨题，为遵旨稽查各省难结事件事。

臣等查得，各省难结事件，例于年底由科道汇题。今嘉庆十七年分，据吏部等部将各省督抚咨报有无难结事件陆续移送

前来，臣等详加查核，据各部移称各省均无未完难结事件。为此谨具题闻。

吏科掌印给事中稽查镶黄旗汉军旗务稽查内仓事务臣龄椿、署掌印给事中掌湖广道监察御史臣杨恽曾、给事中稽查镶白旗汉军旗务臣西琅阿、给事中臣陆泌、户科掌印给事中稽查正红旗满洲旗务巡视东城臣清安、掌印给事中臣何学林、给事中兼云中佐领兼在上书房行走稽查正蓝旗汉军旗务臣宜清安、给事中稽查富新仓事务臣周钺、礼科掌印给事中稽查内务府事务稽查正白旗蒙古旗务臣色成额、署掌印给事中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臣韩鼎晋、给事中臣祥云、给事中巡视中城臣刘彬士、兵科掌印给事中稽查镶红旗蒙古旗务臣福年、掌印给事中臣陈中孚、给事中稽查镶红旗满洲旗务臣哈丰额、给事中稽查裕丰仓事务臣刘奕煜、刑科掌印给事中兼云中佐领稽查正红旗汉军旗务臣明伦、掌印给事中稽查太平仓事务臣叶绍椿、给事中稽查镶白旗蒙古旗务巡视西城臣庆福、给事中巡视西城臣乔远瑛、工科掌印给事中稽查宗人府银库事务巡视中城臣皂麟、掌印给事中臣李鸿宾、给事中稽查左翼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事务臣宗室斌松、署给事中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高鹗。

批红：知道了。该部知道。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二辑）

## 吏科题本（节录）

（嘉庆十八年正月三十日）

（上残）

刑科掌印给事中叶绍桢，浙江进士。

刑科给事中乔远瑛，湖北进士。

户科掌印给事中何学林，贵州进士。

兵科掌印给事中陈中孚，湖北进士。

工科掌印给事中李鸿宾，江西进士。

吏科掌印给事中周钺，河南进士。

兵科给事中刘奕煜，甘肃进士。

礼科给事中刘彬士，湖北进士。

吏科给事中陆泌，浙江进士。

掌四川道监察御史辛从益，江西进士。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任万，河南进士。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李培元，湖北进士。

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光悦，江苏进士。

京畿道监察御史潘恭辰，浙江进士。

掌浙江道监察御史吴椿，安徽进士。

掌山西道监察御史兼世袭三等子王开云，贵州荫生。

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赵未彤，山东进士。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吴云，江苏进士。

掌江南道监察御史高鹗，镶黄旗汉军进士。

掌贵州道监察御史李可蕃，广东进士。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杨恂曾，安徽进士。

陕西道监察御史张源长，山东进士。

山东道监察御史曹恩绶河南举人。

河南道监察御史王泽，安徽进士。

江南道监察御史李仲昭，广东进士。

都察院左都御史镶蓝旗汉军都统臣德文（下略列衔职名）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二辑）

## 吏科题本（节录）

（嘉庆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御前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镶  
红旗满洲都统臣松筠等谨题，为升选等官事。

（上略）今嘉庆十八年二月份月官会同馆大使一员、同知一  
员、通判一员、知县六员，遵旨将满洲、汉九卿并满洲、汉掌  
科掌道各职名开列进呈，奏请钦派验看。奉旨：著派邹炳泰、  
刘鏗之、德文、王集、成宁、初彭龄、宋镛、章煦，给事中周  
铎、福年、陈中孚、皂麟，御史吴光悦、高鹗、黄任万、世昌。  
钦此。（下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二辑）

## 京察二等官员册（节录）

（嘉庆十八年）

都察院掌江南道监察御史高鹗：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

年力壮。

考语：勤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 红楼梦序

（清）程伟元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册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繙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筭，然滂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元识。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卷首，据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活字本（程甲本））

## 红楼梦序

（清）高鹗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



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室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卷首，程甲本）

## 红楼梦引言

（清）程伟元、高鹗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一、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臣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

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其中用笔吞吐、虚实掩映之妙，识者当自得之。

一、向来奇书小说，题序署名，多出名家。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

一、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后因坊间再四乞兑，爰公议定值，以备工料之费，非谓奇货可居也。

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卷首，据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萃文书屋活字本（程乙本））

## 满江红

（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木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

（清）高 鹗

死别生离，怎生过今年今夜？怕说起芳筵酌桂，玉炉焚麝。莼蓼枝延荒冢草，杜鹃血印香罗帕。这天付两件乍凄凉，谁同话？  
堂上酒，红珠泻；房中晏，春酥炙。叹匆匆过了，几番传舍。纵有鸡声谁耐舞，放教蝶梦从他化。对苍苍独立复何言，西风下。

（《砚香词》，据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高兰墅集》本）

## 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

(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

(清)张问陶

似闻垂死尚吞声，二十年人了一生。拜墓无几天厄汝，辞家久客鬼怜兄。再来早慰庭帏望，一痛难抒骨肉情。寄语孤魂休夜哭，登车从我共西征。

窈窕云扶月上迟，(妹《江上对月》句)伤心重检旧乌丝。闺中玉暎张元妹，林下风清道韞诗。死恋家山难瞑目，生逢罗刹早低眉。他年东观藏书阁，身后谁修未竟词？

一曲桃夭泪数行，残衫破镜不成妆。穷愁嫁女难为礼，宛转从夫亦可伤。人到自怜天亦悔，生无多日死偏长。未知绵悷留何语，待婢扪心暗断肠。

我正东游汝北征，五年前事尚分明。那知已是千秋别，犹怅难为万里行。日下重逢惟断冢，人间谋面剩来生。绕坟不忍驱车去，无数昏鸦乱哭声。

(《船山诗草》卷五松筠集，据清嘉庆二十年吴县石氏刊本)

## 赠高兰墅(鶚)同年

(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清)张问陶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透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弹指十三

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

##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节录）

乾隆乙卯：……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九十名：高鹗，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

（据清道光间刊本）

## 清秘述闻续（节录）

（清）王家相

### 卷十三 同考官类一

嘉庆六年辛酉科顺天乡试：……内阁中书高鹗，字兰墅，汉军镶黄旗人，乙卯进士。

（据清光绪十三年刊本）

## 国朝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节录）

（清）王家相

嘉庆十八年：……高鹗，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乙卯进士，由掌江南道升刑科。

（据清光绪二年刊本）

## 燕下乡脞录 (节录)

(清)陈康祺

### 卷一

嘉庆辛丑，京师大水，科场改九月。诗题“百川赴巨海”，乃谢康乐《拟建安七子·陈思王》一首，取天下归仁意。闱中罕得解。前十本将进呈，韩城王文端公以通场无知出处为憾。房考高侍读鹗搜遗卷，得定远陈黻卷，亟呈荐，遂得南元。

(据清光绪七年刊本)

## 兰墅文存题词

(清)薛玉堂

相与十三载，论文惬素心。学随年共老，识比思逾深。秋水远浮樵，空山独鼓琴。霓裳当日咏，笙磬愧同音。

才士粲花舌，高僧明镜心。如何言外意，偏向此中深。不数《石头记》，能收焦尾琴。(谓汪小竹)携将皖江去，山水和清音。

嘉庆丁卯腊月，将之庐州司马任，次徐广轩同年韵二首，题奉兰墅年大兄大人笑正。愚弟薛玉堂。

行色匆匆，不能篇注数语，殊可恨也。樽酒细论，愿以异日，长毋相忘。玉堂又记。

(《兰墅文存》卷首，据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

印《高兰墅集》本)

## 国朝御史题名（节录）

（清）苏芳阿

嘉庆十四年：……高鹗，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

（据清同治八年刊本）

## 国朝闺秀正始集（节录）

（清）恽珠

### 卷二十

高仪凤，字秀芝，汉军人，给事中鹗女。按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乾隆乙卯进士，与大儿麟庆同官中书，为忘年交，赠句有云：“终贾暂教迟侍从，丝纶原不负文章。真灵位业依然在，愧我头颅鬓已霜。”嘉庆甲戌大儿为余刻《红香馆集》，兰墅曾制序焉。

（据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 鸿雪因缘图记 (节录)

(清)麟 庆

### 第一集 凤阁吟花

余之官中书也，吾母绘紫薇夜月便面以赐，题曰：“金帖传名，青钱入选，薇省深沉，凤池清浅。夙夜勿怠，匪躬蹇蹇，叨列清班，勉跻通显。”麟庆拜受。寻兼充文渊阁检阅、国史馆分校，因得读中秘之书。每入直，在典籍厅办事。厅前有芍药一池，年久枯萎，壬申四月忽发数枝。沈春皋前辈濡笔作图，邀高兰墅侍读(名鹗，汉军进士，后官给事中)、蒋云簪、李洵庭、桂一山三舍人及余赋诗。即席成二律，一曰：“禁苑频经雨露滋，翻阶红药逞妍姿。身随芳影依鸾树，春引恩波到凤池。金带旧征元老品，玉盘新颂舍人诗。云笺到处催题咏，官阁梅花忆昔时。”二曰：“绰约丰神引兴赊，殿春仍许斗春华。纶扉香暖辰联袂，琐闼风清午放衙。遗种休嫌分野圃，托根争羨傍天家。自惭小技雕虫手，采笔思纷五色花。”寻都城传为韵事。

### 第三集 仙桥敷土

道光癸未、癸巳麟庆奉安先考妣事毕，作宦江南，今十载矣，始得重来敷土，慨闻悛见，悲怆罔极。告退后，过酒仙桥。忆曾遇瑞丈培斋(名生，满洲举人，官四川道)于此，出对曰：“跨鹤酒仙应入座。”余适见一人策蹇来，因对曰：“骑驴诗客

或题桥。”近视之，高兰墅也，相与大笑。今均宿草离离矣，因书楹帖，悬以志感。

（据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 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节录）

（清）铁 珊

### 子 册

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世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证，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据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 天咫偶闻（节录）

（清）震 钧

### 卷 三

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墅（鹑），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按兰墅，乾隆乙卯玉殿传胪，亦有诗才。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余尝见其书诗册，有印曰“红楼外史”，则其人必放宕之士矣。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



饮恨而终也。

(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 长白艺文志 (节录)

英 浩

### 政 治 集 类

《吏治辑要》，一册。

铁岭高鹗编。字兰墅，内务府汉军口口旗人，由传胪授中书。

(据稿本)

## 八旗艺文编目 (节录)

恩 华

### 史 类 政 治

《三合吏治辑要》，不分卷(满蒙汉文)。

汉军高鹗著，通瑞译。鹗字兰墅，隶内务府镶黄旗，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閣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张船山妹夫。兰墅有小印曰“红楼外史”。通瑞，俟考。

(据民国三十年印本)

## 词余丛话（节录）

杨恩寿

### 卷三

《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向见张船山赠高兰墅有“艳情人自说红楼”之句，自注兰墅著有《红楼梦》传奇，余数访其书未得，所见者仅陈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

（据清光绪三年刊本）

## 八旗文经（节录）

杨钟羲

### 卷五十九 作者考丙

高鹗，字兰墅，隶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乾隆乙卯三甲一名进士。高珣乘亭、高瑛东冈、高芬芸圃，均有集。

（据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

## 雪桥诗话（节录）

杨 钟 羲

### 卷 九

兰墅名鹗，乾隆乙卯进士。世所传曹雪芹小说，兰墅实卒成之，与雪芹皆隶汉军籍。

（据《求恕斋丛书》本）

## 雪桥诗话三集（节录）

杨 钟 羲

### 卷 五

恽珍浦太夫人刻《红香馆集》，红楼外史高兰墅给谏曾为制序。兰墅女秀芝，名仪凤，亦工吟咏，顾塔哈遣怀云：“怕看春草当窗绿，别后珠帘尽日垂。”语极可诵。

（据《求恕斋丛书》本）

## 旧学斋笔记（节录）

李葆恂

### 紅樓外史

近人《桐阴清话》中引船山诗注云，《红楼梦》小说自八十回后皆高兰墅（鹗）所补。予按鹗汉军旗人，乾隆乙卯进士，官给事中，尝自号红楼外史，其即因曾补是书之故欤？

（据民国五年刊本）

## 清史稿（节录）

赵尔巽等

### 文苑傳二李鐸傳附

高鹗，字兰墅，亦汉军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有《兰墅诗钞》。

（据民国十六年清史馆印本）



## 二、版本编

###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节录)

孙楷第

#### 卷四 明清小说部乙

##### 红楼梦

清曹霁撰。霁字芹圃，号雪芹，正白旗汉军人。祖寅，字子清，号棟亭。寅子颀，早卒，颀即霁之父。寅、颀、頳先后为江宁织造。雍正六年，頳以事罢免，籍家。乾隆初，复起为内务府员外郎。后其家又遭巨变，曹氏遂衰。霁《红楼梦》起草当在乾隆初。至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卒，书竟未卒业。

《红楼梦》当曹雪芹生时，已播于世，为人部分传抄，今唯百二十回本通行。其八十回以后，系高鹗所补，昔人已能道之。近年旧本颇出，有正书局曾石印八十回本《红楼梦》；后复有乾隆甲戌本、庚辰本等脂砚斋评《红楼梦》出现；唯四十回、六十回本未见。今但取旧本隶于曹雪芹《红楼梦》。其余另于著录。

##### 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存。旧抄本。目二十八回，残存只十六回。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有眉评、夹评、总评。此为今日所见最旧之《红楼梦》抄本。评者与曹雪芹甚近，脂砚斋为其别署。

### 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未见。陶心如先生藏，书只残存半部。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 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

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旧抄本。题庚辰秋凡四阅评过。每半页十行，行三十字。原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二回。第二十一回末有缺文。第十七、十八二回不分。此亦为过录原稿本，其所据稿本之时代后于甲戌本，而在戚蓼生序本之前。

###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八十回

存。有正书局据旧钞本石印本。八卷，八十回。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首德清戚蓼生序。每回前有评论，后有总评。句下有评注。栏外有眉批。回目与百二十回本间有异同。此本亦自脂砚斋评本出。

按：《红楼梦补》犀脊山樵序云：“京师曾见《红楼梦》原本，止于八十回。世传一百二十回之本，不知何伦父续成。”邹弢《三借庐笔谈》十一引《樗散轩丛谈》云：“《红楼梦》初刊本只八十回，临桂倪云癯大令鸿言曾亲见之。”书林杜世勋为余言，十年前曾见八十回刊本。则八十回本《红楼梦》似曾刊行也。

### 四十回本红楼梦

未见。三六桥(多)先生言，曾见四十回刊本。

### 六十回本红楼梦

未见。见《越缦堂日记》庚集下，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十三日日记云：壬戌岁余姚朱肯夫编修于厂肆购得六十回抄本，尚名《石头记》。

### 曰时真本红楼梦

佚。俞平伯《考证》引《续阅微草堂笔记》，云吴润生中丞家

藏本，八十回后与今本大异；宝玉沦为击柝之流，史湘云为乞丐，后乃与宝玉成夫妇云云。俞氏云此增补本当在高鹗之前，今书不传，亦不知撰人。

按：《越缦堂日记》庚集下，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十三日日记云：泾县朱兰坡先生藏有《红楼梦》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门者，六十回以后与刊本迥异，不知与《续阅微草堂笔记》所记是一本否？

### 高鹗增补一百二十四本红楼梦

存。乾隆辛亥（五十六年）程伟元第一次活字印本。有程伟元序、高鹗序。图像二十四页，前图后赞。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坊刻百二十回本，多从此本出。乾隆壬子（五十七年）程伟元第二次活字印本。图像行款同上本。百二十回后题云“萃文书屋藏板”。引言：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云云。坊刻覆辛亥本。文美斋石印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高鹗字兰墅，号红楼外史，镶黄旗汉军人，官给事中。

以上二书八十回前存曹氏旧文，八十回以后增补。

### 王希廉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存。原刊本。图像六十四叶。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光绪丁丑翰苑楼本，图行款同。光绪丙子（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行款同。图覆王本。每卷题“东洞庭护花主人评”。首道光壬辰（十二年）王希廉序、《大观园图说》、《红楼梦论赞》（读花人戏编）、《红楼梦问答》、《题词》、《总评》、《音释》。每回后有评。希廉字雪香，江苏吴县人。总评分评有别行本。

### 姚燮加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存。排印本。清姚燮撰。署“大某山民”。燮字复庄，号梅



伯，一号大梅山民，浙江镇海人。道光甲午举人。此书比王评本多《读法》（附补遗订误）、《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大观园十二咏》。余同王本。

### 妙复轩评石头记一百二十回

存。清光绪辛巳刊本。清同十年撰。署“太平闲人”。首同治癸酉孙桐生序、光绪二年巴西杆梦居士跋、太平闲人《红楼梦读法》。

按：脂砚斋评本《红楼梦》二十八回后有刘铨福跋云：“近日又得妙复评手批十二巨册，语虽近凿，而于《红楼梦》味之亦深矣。此批本丁卯夏借与绵州孙小峰太守，刻于湖南。”孙小峰当即孙桐生。

右三评本，皆载高鹗百二十回原文。

（据1957年作家出版社印本）

编者注：《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书中注“未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已影印出版。

## 红楼梦书录（节录）

### 一 果

### 版本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脂砚斋评。残抄本，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共十六回；第四回末缺下半叶，第十三回首上半叶缺左下角。每回一卷，回首题：“第几回”，中缝则题：“石头记，

卷几，(页)几，脂砚斋”。原分装八册，第二十八回后刘铨跋：“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原文与刊本有不同处，尚留真面，惜止存八卷。海内收藏家更有副本，愿抄补全之，则妙矣。五月廿七日阅，又记。”今四回一册，共装四册。每册首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正文“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一句上多“至脂砚斋甲戌（1754）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字。简称“甲戌”本。首凡例。正文每面十二行，行十八字。有双行夹评、行间评、眉评及回前后总评。

此本刘铨旧藏，有同治二年（1863）、七年（1868）等跋，后归胡适。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脂砚斋评。残抄本，存第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回，共四十回；第一回首缺约三分之一回。内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系抄配，第六十七回后题云：“‘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第五回前笺条：“春困葳蕤拥绣衾，恍随仙子别红尘；问谁幻入华胥境，千古风流造业人”，同戚本。有“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简称“己卯”本。正文每面十行或十一行，行三十字或二十五字。有双行夹评、行间评、眉批及回前后总评。

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现归文化部。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脂砚斋评。残抄本，存第一至六十三、六十五至六十六、六十八至八十回，共七十八回。分装八册，除第七册外，每册十回。第十七、十八回未分开；第十九回无回目；第二十二回未完，回后总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1767）夏

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诗，回前总评：“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第八十回无回目。每册首页有各册目录，并题：“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册起加题：“庚辰（1760）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每回首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简称“庚辰”本。正文每面十行，行三十字，但所据底本，每行殆系三十五字。有双行夹评、行间评、眉批及回前后总评。

此本徐郟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陶洙等有摄影本，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 红楼梦

脂砚斋评。抄本，八十回，缺末页。首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菊月梦觉主人序，次目录。简称“甲辰”本。目录前、正文前及中缝均题：“红楼梦”。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一字。有双行夹评；第一回回目后“此开卷第一回也”、“此回中凡用梦幻等字”二段，第二回回目后“此回亦非正文本旨”、“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通灵宝玉于士隐梦中一出”三段，均低正文一格，作总评款式。又第十九回前总评：“此回写出宝玉闲阅书房，偷看袭人，笔意随机跳脱。复又袭人将欲赎身，描情讽谏，以及宝玉在黛玉房中寻香嘲笑，文字新奇。传奇之中殊所罕见。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以俟观者凝思入妙，愈显作者之灵机耳。”

此本山西文物局旧藏，现归北京图书馆。

### 红楼梦

吴晓铃藏残抄本，存第一至四十回。首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舒元煒序，次舒元炳题沁园春词，次目录。目录前及正文前均题：“红楼梦”。简称“己酉”本。正文每面八行，行二

十四字。第五回首一诗同戚本。

### **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

脂砚斋评。民国元年（1912）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八卷八十回。扉页题：“原本红楼梦”，封面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中缝则题：“石头记”。首戚蓼生“石头记序”，次目录。简称戚本或有正本。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有双行夹评及回前后总评；前四十回有近人眉批。

此本俞明震旧藏，后归狄葆贤，据以石印；原物系手抄正楷，面用黄绫，末用“劬堪眼福”印，存上海时报社，1921年毁于火。石印本前四十回眉批均出狄葆贤手笔，第六十八回等亦经其删改。

### **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

民国九年（1920）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小字本，八卷八十回。扉页题：“原本红楼梦”，封面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中缝则题：“原本石头记”。首戚蓼生“石头记序”，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五行，行三十字。有双行夹评及回前后总评；又有近人眉批。

系用大字本剪贴重新石印，第六十八回狄葆贤删改处已无笔迹，后四十回并补眉批。

又有一九二七年再版本。

### **石头记**

脂砚斋评。抄本，十二卷，一百二十回。每卷十回。正文朱丝栏粉纸，每面九行，行二十字，中缝题：“石头记，卷几，几回，（页）几”。内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八十一至一百二十回系白纸，据程甲本抄配，每面九行，行二十四字或二十字。首程伟元序，朱丝栏粉纸，草书。次目录，前题：“石头记”，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用纸亦异。有双行夹评、行间评及回前后总评。

此本疑出清王府旧藏；现归北京图书馆。第七十一回末背面有“柴爷王爷”、七十二回回前总评下有“为此一叹，向以此事，柴拾而不富”等草书字样。

### 红楼梦稿

抄本，十二册，一百二十回。每册十回。书皮题：“红楼梦稿，乙卯（咸丰五年，1855）秋月，董二重订”；书签题：“红楼梦稿本，佛眉尊兄藏，次游签”；卷首题：“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内阙四十一至五十五卷，据撰字本抄足，幼云记”；朱栏内题：“红楼梦稿，咸丰乙卯古花朝后十日，辛白于源”。次目录，缺三页，存第八十四至一百二十回。正文每面十四行，行四十二字不等，校改极多；并有补文笺条十七处，另一条已佚。第四十一至五十回系据程甲本抄配。第七十八回末有“兰墅阅过”朱笔四字；第七十二回末有满文影迹，跋云：“第七十二回末页点痕沁漫处，向明覆看，有满文影迹，用水擦洗，痕渍宛在。以是知抄本出自色目人手，非南人所能伪托。己丑（道光九年，1829）又云。旗下抄录纸张文字皆如此，尤非南人所能措言，亦惟旗下人知之。”第一、七回有双行夹评。第五、六回回首题诗，同戚本；第四回回首题诗：“捐躯报国恩，未报身犹在，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为各本所无。

此本继振旧藏，有“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猗欤又云”、“继振秘玩”、“又云收藏”、“又云斋”、“又云”、“杨印继振”等印；现归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二十回。封面题：“绣像红楼梦”，扉页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回首及中缝均题“红楼梦”。首程伟元序、高鹗序、次绣像

共石头、宝玉、贾氏宗祠、史太君、贾政王夫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贾兰附、王熙凤、巧姐、秦氏、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妙玉、薛宝琴、李纹李绮邢岫烟、尤三姐、香菱袭人、晴雯、女乐、僧道二十四页，前图后赞，次目录。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四字。

#### 新铸全部绣像红楼梦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二十回。首高鹗序，次程伟元、高鹗引言，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四字。

又一本略异，已残，如第六十九回页二上行三第二十字“行”字倒排，页十二上行二“贾母忽然来”下多一“唤”字。

#### 红楼梦

郑振铎藏残抄本，一册，共三十一页，题：“石头记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中缝则题：“红楼梦”。本刻乌丝栏抄，首有“哲庵”白文图记。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四或二十五字。

#### 红楼梦

吴晓铃藏残抄本，存第五十一至七十、八十一至一百共四十回；四册。有“铭九珍藏”、“烈士肝肠名士酒，美人颜色雅人诗”铃记。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

#### 红楼梦全传

抄本，二十四册，一百二十回，又图赞一册，二十四页。首程伟元序、高鹗序，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二行，行二十六字至三十二字。同程甲。

#### 红楼梦

吴晓铃藏抄本，二十四册，一百二十回。正文每面十二行，行二十字。此本容庚旧藏，同程乙。

### 红楼梦

吳晓铃藏戩谷抄本，三十册，一百二十回，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字。

### 红楼梦

文访兰抄本，二十二册，一百二十回。封面题：“文访兰手写红楼梦”。正文每面六行，行二十五字。

###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评。道光十二年（1832）双清仙馆刊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背面题：“道光壬辰岁之暮春上浣开雕”。首王希廉批序；次程伟元原序；次绣像共警幻、宝玉、黛玉、宝钗……六十四页，各配《四厢》及花名，前人后花；次目录；次读花人戏编《红楼梦论赞》，共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七十四首；次《红楼梦问答》二十三则；次《大观园图说》；次周绮《红楼梦题词》十首；次王希廉《红楼梦总评》；次《音释》。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每回首题：“洞庭王希廉雪香评”，末有评。

### 绣像红楼梦

王希廉评。光绪二年（1876）聚珍堂刊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光绪丙子年校印，绣像红楼梦，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书坊发兑”。首聚珍主人序；次王希廉批序；次程伟元原序；次读花人戏编《红楼梦论赞》；次王希廉《红楼梦总评》；次周绮《红楼梦题词》；次《红楼梦问答》；次目录；次《音释》；次《大观园图说》；次绣像六十四页，前人后花。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每回首题：“洞庭王希廉雪香评”，末有评。

###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评。光绪三年（1877）翰苑楼刊本，一百二十回。

扉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背面题：“光绪丁丑岁之暮春上浣开雕”，中缝题：“翰苑楼藏板”；一本中缝题：“龙藏街翰苑上浣开雕”，中缝题：“翰苑楼藏板”；一本中缝题：“龙藏街翰苑楼藏板”。首王希廉批序；次程伟元原序；次绣像六十四页，前人后花，次目录；次读花人戏编《红楼梦论赞》；次《红楼梦问答》；次《大观园图说》；次周绮《红楼梦题词》；次王希廉《红楼梦总评》；次《音释》。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每回首题：“洞庭王希廉雪香评”，末有评。

###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评。光绪三年（1877）广东芸居楼刊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背面题：“光绪丁丑岁之暮春上浣开雕”，中缝题：“芸居楼藏板”。首王希廉批序；次程伟元原序；次绣像六十四页，前人后花；次目录；次读花人戏编《红楼梦论赞》；次《红楼梦问答》；次《大观园图说》；次周绮《红楼梦题词》；次王希廉《红楼梦总评》；次《音释》。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每回首题：“洞庭王希廉雪香评”，末有评。

### 妙复轩评石头记

张新之评。抄本，一百二十回。首紫琅山人序；咸丰元年（1851）鸳湖月痴子序；道光三十年（1850）五桂山人序；道光三十年自记，附铭东屏书；次《红楼梦读法》；末有道光三十年自题诗三首。正文每面十四行，行约三十二字。

### 绣像石头记红楼梦

张新之评。光绪七年（1881）湖南卧云山馆刊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光绪辛巳新镌，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卧云山馆藏板”。首程伟元原序；次同治十二年（1873）孙桐生序；次光绪二年（1876）孙桐生跋；次绣像共石头、宝玉、太



君……二十页，前图后赞；次太平闲人《红楼梦读法》，次目录；末有道光三十年太平闲人自题诗及光绪七年孙桐生题诗。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五字。有双行夹评及回后总评。

### 增评补图石头记

王希廉、姚燮评。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增评补图石头记”。首程伟元原序；次护花主人批序；次太平闲人读法附补遗、订误；次护花主人总评，护花主人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或问，读花人论赞，周绮题词，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大观园图及图说，音释；次目录；次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通灵宝玉、辟邪金锁……十九页，前图后赞。每回前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每卷首题：“悼红轩原本，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总目末有“ケイケイキヨウサウ、ゲソクヨウシエンケイ同校字”一行。有圈点、重点、重圈、行间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增评绘图大观琐录

王希廉、姚燮评。光绪十二年(1886)铅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增评绘图大观琐录”，背面题：“光绪十有二年六月校印”。与广百宋斋本全同，但缺大观园图。每二回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十四行，行三十一字。

除绣像及回目画各页外，中缝“增评补图石头记”字样均已涂去。

### 石头记

王希廉、姚燮评。光绪十八年(1892)古越诵芬阁刊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古越诵芬阁藏板，护花主人<黄>〔王〕原批、大某山民姚加评石头记，泉唐毛承基署”，背面题：“光绪十

八年岁次壬辰重校刊印”。同前。正文每面十五行，行四十字。

此本行款既异，致使读法末附之补遗一条所谓“四十回七页二十一行第九字‘儿’下脱‘为什么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等都笑’二十五字补入，以备遗憾”，失其所指。

#### 增评补图石头记

王希廉、姚燮评。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增评补图石头记”，背面题：“光绪戊戌季夏上海石印”。同前，但绣像后有回目画一百二十页。正文每面十六行，行四十字。每回首题：“悼红轩原本，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海角居士校正”，总目前亦题：“悼红轩原本，海角居士校正”。有圈点、重点、重圈、双行夹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绣像全图增批石头记

王希廉、姚燮评。光绪二十六年(1900)石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绣像全图增批石头记，悼红轩原本，钟山居士题”，背面题：“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中缝则题：“增评补图石头记”。同前，但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辟邪金锁通灵宝玉、林黛玉……二十四面，除首二面外，均各配《西厢》及花名。每四回有回目画一页八幅。正文每面十六行，行四十字。每回首题：“悼红轩原本，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海角居士校正”，总目前亦题：“悼红轩原本，海角居士校正”。有圈点、重点、重圈、双行夹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绣像全图增批石头记

王希廉、姚燮评。1905年日本铅印本，一百二十卷。与光

绪二十六年印本全同，但版权页作“明治三十八年(1905)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编辑兼发行者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中野鏊太郎，印刷所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正文每面十八行，行四十字。

又有1905年日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编印本，同。

### 石头记

王希廉、姚燮评。1930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一百二十卷。同前，但太平闲人读法后附补遗、订误、有目无文；绣像十九页，前图后赞；每回前有回目画二面。正文每面十六行，行三十四字。

又有1933年《国学基本丛书》本。

### 精校全图铅印评注金玉缘

王希廉、姚燮评。铸记书局铅印本，一百二十回。封面题：“原本重刊大字全图石头记，铸记书局铅印”（一本题：“精校全图足本铅印金玉缘”），扉页题：“精校全图铅印评注金玉缘，螭道人题”，中缝则题：“红楼梦”。与广百宋斋本同，但太平闲人读法后无补遗。订误，多刘家铭杂记九条。每回前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十五行，行二十九字。书前题：“悼红轩原本，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有圈点、重点、重圈、双行夹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光绪十年甲申仲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首华阳仙齋序；次目录；次太平闲人读法，护花主人批序，护法主人摘误，护

花主人总评,明斋主人总评,大某山民总评,读花人论赞,或问,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周绮题词,音释,大观园图及图说;次绣像共绛珠仙草通灵宝石、跛道人疯僧、宝玉、黛玉……一百二十页,除第一页上“愿天下有情人都有了眷属”字、第一百二十页下警幻仙姑像外,均下图上赞。每回前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太平闲人双行夹评,回末又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戊子仲冬沪上石印”。同前。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

####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己丑仲夏沪上石印”。同前。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

一本封里题:“铁城广百宋斋藏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扉页背面题:“己丑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同前,但绣像仅四十二页。正文每面十八行,行三十九字。

####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壬辰仲夏上海石印”。同前。正文每面十七行,行三十九字。

一本题:“壬戌仲夏文选石印”,全同。

#### **绣像全图金玉缘**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绣像全图金玉缘”,背面题:

“光绪戊戌孟夏上海书局石印”。同前，但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辟邪金锁通灵宝玉、北静王……四十二面，图赞同面。每二回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二十二行，行五十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太平闲人双行夹评，回末又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背面题：“光绪戊申九月求不负斋印行”。同前，但华阳仙裔序末署：“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望日华阳仙裔识”，多评论六条；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一页(前图后赞)，通灵宝玉、辟邪金锁二面(图赞同面)，宝玉、黛玉二页(前赞后图)贾赦贾琏贾政……十八面(图赞同面，多错乱)。每回前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十八行，行四十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太平闲人双行夹评，回末又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背面题：“一名增补石头记，一名图注金玉缘，己丑仲夏上海同文书局藏板，民国十四年三月印行”。与光绪十五年石印本同，但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九页(前图后赞)，贾母贾赦贾琏……十二面(图赞同面，多错乱)。每单数回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十六行，行三十四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太平闲人双行夹评，回末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评注加批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一百二十

回。扉页题：“评注加批红楼梦全传，上海江东书局石印”。同前，但无华阳仙裔序；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辟邪金锁通灵宝玉、北静王……二十二面，除首二面外，皆无赞。每四回有回目画一页四幅。正文每面二十二字，行五十字。有圈点及太平闲人双行夹评，回末又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 红楼梦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一百二十回。同前，但无华阳仙裔序及绣像、回目画，多程伟元原序及评论六条。正文每面十四行，行三十三字。有新式标点及太平闲人双行夹评，回末又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

又有1928年再版、1930年三版等本。

### 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

王希廉、蝶梦仙史评。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桐荫轩石印本，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全图增评金玉缘，光绪丙午九秋石萝”（一本题“足本全图金玉缘”），背面题：“光绪丙午菊秋月上海桐荫轩石印”，但书前均题：“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蝶梦仙史评订”。与同文本同，但次序异，华阳仙裔序末署：“光绪三十二年九秋既望华阳仙裔识”；多评论六条；绣像共绛珠仙草通灵宝石、跛道人疯僧、宝玉、黛玉……六十页，除第一页上“愿天下有情人都有了眷属”字、第六十页下葵官像外，均下图上赞，多错乱。每二回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二十一行，行四十字。有圈点、重圈及双行夹评，回末有护花主人评。

### 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

王希廉、蝶萝仙史评。宣统元年(1909)上海阜记书局石印本，一百二十卷。封面题：“绘图石头记”，扉页题：“全图增评金玉缘”，背面题：“宣统元年季冬上海阜记书局石印”，但书前均题“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蝶萝仙史评订”。同前，但无大某山民总评，绣像共绛珠仙草通灵宝玉跛道人疯僧……六面。每四回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二十二行，行四十八字。有圈点、重圈及双行夹评，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

#### 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

王希廉、蝶萝仙史评。民国三年(1914)上海石印本，一百二十卷。封面及扉页题：“全图增评金玉缘”，中缝题：“增评绘图石头记”，但书前均题：“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蝶萝仙史评订”。同前，但华阳仙裔序未改署：“民国甲寅年夏月后学王浩书于海上”，多程伟元原序，无大某山民总评，绣像共青埂峰石绛珠仙草一页(前图后赞)，通灵宝玉、辟邪金锁……十八面(图赞同面)。每二回有回目画一页二幅。正文每面二十六行，行五十六字。有圈点、双行夹评及护花主人眉批。

又石印本，全同，但无华阳仙裔序，正文每面二十七行，行五十八字。

####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

陈其泰评。墨祿斋抄本，一百二十回。未见。

陈其泰，字琴斋，号桐花凤阁主人，海宁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官教谕，著有《宫闱百咏》(道光二十五年(1845)桐花凤阁刊)。《石头记集评》卷下：“海宁陈琴斋学博其泰，别号桐花凤阁主人，有评全书抄本，谓金锁为宝钗伪造，自诩独具只眼。第金玉姻缘之说，幻境曲中谱之，怡红梦中斥之，正见其以金克木也；其丸药而名冷香，取与热毒相对，独非伪造乎

哉!”

### 红楼梦

王澐评。一百二十回。张友鸾藏过录本。

王澐，字伯沆，号无想居士，生于同治十年(1871)。自跋：“甲寅(1914)夏六月在江南图书馆，与汪振之共谈此书，因出藏本用朱笔评点一过；丁巳(1917)秋初复用黄笔评点一过，至戊午(1918)六月始毕，时将有姑苏之行。二十二日灯下无想居士自记”；又：“自有小说，无此幽奇圆妙之作，真百读不厌之文也。作者已自云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而阅者必求所以附会之，岂非笨伯！丁卯(1925)夏六月阅竟又记。”自1914至1938年，共评阅二十次。有评注，有校订。前八十回参有正本校，后四十回校评极少。

### 红楼梦

汪原放句读，汪原放、胡鉴初校对。民国十年(1921)五月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一百二十回。首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附蔡子民《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次陈独秀《红楼梦新叙》，次程伟元原序，次汪原放校读后记及标点符号说明，次目录。正面每面十二行，行三十六字。有新式标点。

此系杂覆双清仙馆本。又有1922年5月再版、1922年12月三版等本。

### 红楼梦

汪原放句读。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一百二十回。首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次汪原放《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校读后记》，次高鹗序，兰墅、小泉引言，余同前。正文每面十二行，行三十六字。有新式标点。



此系杂覆程乙本。对1921年初版而言，系重排八版；至1948年10月，为十六版。

### **红楼梦**

许啸天句读，胡云翼校阅。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上海群学社铅印本，一百回，前有楔子。首许啸天《初红楼梦新序初稿》，次程伟元序，次戚蓼生序，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三行，行三十九字。有新式标点。

正文经许啸天删改。

又有1926年四版等本。

### **大字标点红楼梦**

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一百二十回。精装二册；平装十六册。

### **绣像绘图大字红楼梦**

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一百二十回。三十二册。

又有中华书局本。

### **红楼梦精华**

邹仁达选辑。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一册。

又有中华书局本。

### **足本精装红楼梦**

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一册。

### **洁本红楼梦**

茅盾改订。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铅印本，一册。首有导言。

### **红楼梦**

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一百二十回。正文每面十七行，行四十二字。有新式标点。

## 红楼梦

何铭标点校阅。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新文化书社铅印本，一百二十回。首张恂子《红楼梦新序》，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七行，行四十二字。有新式标点。

一本第一回前有楔子；至1936年，为二十九版。

## 红楼梦

李菊庐校阅。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一百二十回。首朱太忙《红楼梦考证》，次目录。正文每面十八行，行四十三字。有新式标点。

又有1937年再版等本。一本封面题：“古本红楼梦”，中缝题：“绘图红楼梦”，有高鹗序、程伟元序及绣像共草石玉锁、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元春、王熙凤、妙玉、史湘云八面；至1948年，为新七版。

(据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编者注：这是版本部分的选录。在选录时，凡已写明“未见”者，均未选。只有一种是例外，即《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因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已于1981年印行刘操南《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此书的评语，大家可以看到了。



### 三、评 论 编

## 红 楼 梦 评

(清) 脂砚斋等

#### 凡 例

(甲戌)《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书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白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晴〔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晴〔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晴〔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晴〔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极〕〔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又)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西南北”四字样也。

(又)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又)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又) 此书(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书”字)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庚辰正文、戚序正文“而”作“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庚辰正文、戚序正文“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作“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庚辰正文、戚序正文“何事”作“何事何人”)，又因何而撰是书哉(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又因何而撰是书哉”句)?自(庚辰正文、戚序正文“自”作“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推了”作“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庚辰正文、戚序正文“何”作“何我”)堂堂之(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之”字)须眉，诚不若彼(庚辰正文“彼”作“此”)一干裙钗(庚辰正文“裙钗”作“裙钗哉”。戚序正文“裙钗”作“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则(庚辰正文、戚序正文“则”作“又”)无益之(戚序正文“之”作“是”)大无可奈(庚辰正文、戚序正文“奈”作“如”)何之日也。当此时(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时”字)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上赖”二字)天恩，下承(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下承”二字)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庚辰正文、戚序正文“美”作“肥”)之日；背父母(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母”作“兄”)教育之恩，负师兄(庚辰正文、戚序正文“兄”作“友”)规训(庚辰正文“训”

作“谈”)之德,已(庚辰正文、戚序正文“已”作“以”)致今日一事(庚辰正文、戚序正文“事”作“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庚辰正文、戚序正文“记”作“集”)以告普(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普”字)天下人。虽(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虽”字)我之罪固不能(庚辰正文、戚序正文“不能”作“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我”作“我之”)不肖,则(庚辰正文“则”作“自护己短”。戚序正文“则”作“自己护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戚序正文无“也”字)。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庚辰正文、戚序正文“其风晨月夕”作“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庚辰正文、戚序正文“伤”作“防”)笔墨(戚序正文“笔墨”作“束笔阁墨”)者(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者”字)。何为不(庚辰正文、戚序正文“何为不”作“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戚序正文“假”作“俚”)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二句,庚辰正文作“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以悦世人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戚序正文作“亦可使闺阁照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乃是第一回题纲正文也(庚辰正文、戚序正文无此句)。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至“阅者切记之”几句,庚辰正文作“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戚序正文无)。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 贾雨村风尘怀閨秀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甲戌侧）自占地步。 自首荒唐，妙！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

（甲戌侧）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

于大荒山。

（甲戌侧）荒唐也。（戚序同）

无稽崖。

（甲戌侧）无稽也。（戚序同）

炼成高经十二丈。

（甲戌侧）总应十二钗。（戚序“总”作“照”）

方经二十四丈。

（甲戌侧）照应副十二钗。（戚序同）

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

（甲戌侧）合周天之数。（戚序同）

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

（甲戌侧）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

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甲戌眉）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戚序“落

堕”作“坠落”，无“之”字)

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

(甲戌侧) 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戚序无“能”字)

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

(戚序) 这是真像，非幻像也。

不得已，便口吐人言

(甲戌侧) 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

弟子蠢物。

(甲戌侧) 岂敢，岂敢？

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

(甲戌侧) 岂敢，岂敢？

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甲戌侧) 四句乃一部之总纲。

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

(甲戌侧) 煅炼过尚与人跼脚，不学者又当如何？

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索。

(甲戌侧) 妙！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偿〉〔债〕乎？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

大展幻术。

(甲戌侧) 明点幻字。好！

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

(甲戌侧) 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璧〉〔壁〕》



用幻处。

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

(甲戌侧) 自愧之语。

还只沒有实在的好处。

(甲戌侧) 妙极!(今) 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 见此大不欢喜。(戚序“妙极”作“好极”。“之”作“今之”)

须得再镌上数字, 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

(甲戌侧) 世上原宜假, 不宜真也。(戚序同)

(又) 谚云:“一日卖了三千(个)假, 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

昌明隆盛之邦。

(甲戌侧) 伏长安大都。(己卯夹条同)

(戚序) 伏长安。

诗礼簪缨之族。

(甲戌侧) 伏荣国府。(戚序同)

花柳繁华地。

(甲戌侧) 伏大观园。(戚序同)

温柔富贵乡。

(甲戌侧) 伏紫芸轩。(戚序“芸”作“芝”)

去安身乐业。

(甲戌侧) 何不再添一句云:“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

(甲戌眉) 昔子房后谒黄石公, 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而去也。聊供阅者一笑。

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

(甲戌侧) 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 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 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

无材补天，幻形入世。

（甲戌侧）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愧。（戚序同）

无材可去补苍天。

（甲戌侧）书之本旨。

枉入红尘若许年。

（甲戌侧）惭愧之言，呜咽如闻。

或可造趣解闷。

（甲戌侧）“或”字谦得好。

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

（甲戌侧）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

却反失落无考。

（甲戌侧）据余说，却大有考证。

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

（甲戌侧）先驳得妙。

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

（甲戌侧）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

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

（甲戌侧）所以答的好。

或讥谤君相，或贬人妻女。

（甲戌侧）先批其大端。

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源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甲戌眉）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

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传>〔傳〕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干>〔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

（又）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

（又）斯亦太过。

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

（甲戌侧）转得更好。

我师意为何如？

（甲戌侧）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将<石头记>。

（甲戌侧）本名。（戚序同）

再检阅一遍。

（甲戌侧）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

（甲戌侧）亦断不可少。

亦非伤时骂世之旨。

（甲戌侧）要紧句。

又非假拟妄称。

（甲戌侧）要紧句。

因毫不干涉时世。

（甲戌侧）要紧句。

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甲戌眉)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并题一绝云”一段。

(甲戌眉)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后〉〔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蔽〕了去，方是巨眼。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甲戌侧) 此是第一首标题诗。

(甲戌眉)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獭〕头和尚何？怅怅！

(又)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月〕泪笔。

按那石上书云。

(甲戌侧) 以石上所记之文。

(戚序) 以下系石上所记之文。

姑苏。

(甲戌侧) 是金陵。(戚序同)。

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甲戌侧) 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

(戚序) 妙极！是石头口气。

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

(甲戌侧) 开口〈失〉〔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

(戚序“失”作“先”)

街内有个仁清巷。

(甲戌侧) 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戚序同)

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

(甲戌侧) 世路宽平者甚少。(戚序“甚”作“最”)

(又) 亦凿。

人皆呼作葫芦庙。

(甲戌侧) 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戚序“具焉”作“兴也”)

庙旁住着一家乡宦。

(甲戌侧) 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宦)小家，从小到大，是此书章法。

姓甄。

(甲戌眉) 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

(戚序) 真假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

名贾。

(甲戌侧) 废。(戚序作正文)

字士隐。

(甲戌侧) 托言将真事隐去也。(戚序同)

嫡妻封氏。

(甲戌侧) 风。因风俗来。(戚序同)

情性贤淑，深明礼义。

(甲戌侧) 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戚序无“不凡”二字)

家中虽无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

(甲戌侧) 本地推为望族，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

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

(甲戌侧) 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

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

(甲戌侧) 所谓美中不足也。(戚序同)

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

(甲戌侧) 设云应<伶>〔怜〕也。(戚序作“设法应怜也”)

一日，炎夏永昼。

(甲戌侧) 热日无多。(戚序同)

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

(甲戌侧) 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戚序无“方”字，“峰”作“峰下”，无“也”字)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甲戌侧) 妙！所谓“三生石上旧精魂”也。

(甲戌眉)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今采来压<巷>〔卷〕，其后可知。

(戚序) 妙！所谓“三生石上旧精魂”也。全用幻。

有绛珠草一株。

(甲戌侧) 点“红”字。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戚序同)

时有赤瑕宫。

(甲戌侧) 点“红”字“玉”字二。

(甲戌眉) 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

(戚序) 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者。”以此命名恰极！点“红”字二。

神瑛侍者。

(甲戌侧) 单点“玉”字二。(戚序无“单”字。)

**绛珠神瑛一段。**

(甲戌眉) 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瀾，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耶？

**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甲戌侧) 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

**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

(甲戌侧) 妙极！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况世之人乎？  
**趣甚警甚！**

**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

(甲戌侧) 总悔轻举妄动之意。

**意欲下凡造历幻缘。**

(甲戌侧) 点“幻”字。(戚序同)

**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

(甲戌侧) 又出一警幻，皆大关键处。

**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甲戌侧) 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历来小说可曾有此句？千古未闻之奇文。

(甲戌眉) 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

**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

(甲戌侧) 余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

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

（甲戌侧）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

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

（甲戌侧）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隐屈之至！

那僧便说已到幻境。

（甲戌侧）又点“幻”字，云书已入幻境矣。（戚序同）  
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

（甲戌侧）四字可思。

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甲戌侧）叠用真假有无字，妙！

（戚序）无极太极之轮转，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随行，皆不过如此。

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

（甲戌侧）醒得无痕，不落旧套。（戚序同）  
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

（甲戌侧）妙极！若记得，便是俗笔了。  
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

（甲戌侧）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  
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

（甲戌侧）此门是幻像。（戚序无“门”字）  
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

（甲戌侧）奇怪，所谓情僧也。

“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一段。

（甲戌眉）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



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又）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又）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又）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

惯养娇生笑你痴。

（甲戌侧）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

菱花空对雪渐渐。

（甲戌侧）生不遇时。    遇又非偶。

好防佳节元宵后。

（甲戌侧）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

便是烟消火灭时。

（甲戌侧）伏后文。

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

（甲戌眉）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

（甲戌侧）“隔<壁>〔壁〕”二字极细极险，记清。

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

（甲戌侧）假话，妙！（戚序“妙”作“也”）

字表时飞。

（甲戌侧）实非，妙！（戚序“妙”作“也”）

别号雨村者。

(甲戌侧) 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

(戚序) 雨村者，村言粗言粗语也。言以粗村之言，演出一段假话。

原系胡州人氏。

(甲戌侧) 胡诌也。

因他生于末世。

(甲戌侧) 又写一末世男子。

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甲戌侧) 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非守钱虏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回。

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

(甲戌侧) 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戚序同)

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

(甲戌侧) 八字足矣。

(甲戌眉) 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这是雨村目中，又不与后之人相似。

雨村不觉看的呆了。

(甲戌侧) 今古穷酸色心最重。(戚序“今古”作“古今”)

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窶，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

(甲戌侧) 是莽、操遗容。

(甲戌眉) 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

这了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

这样褴褛……”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

（甲戌眉）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

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

（甲戌侧）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  
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

（甲戌侧）写士隐爱才好客。

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甲戌侧）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

按：吴恩裕谓“为”当系原抄“有”字行书之误。又谓此句应读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有关曹雪芹十种》）

复高吟一联曰：“玉在匱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甲戌侧）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    前用二玉合传，  
今用二宝合传，自是书中正眼。

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

（甲戌侧）写雨村豁达气象不俗。

时逢三五便团圆。

（甲戌侧）是将发之机。

满把晴光护玉栏。

（甲戌侧）奸雄心事，不觉露出。

对月寓怀一诗。

（甲戌眉）这首诗非本旨，不过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

（又）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乃亲斟一斗为贺。

(甲戌侧) 这个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此条被后人画去，朱笔旁注：“此语批得谬”)

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

(甲戌侧) 四字新而含蓄最广，若必指明，则又落套矣。

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

(甲戌眉) 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些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

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

(甲戌侧) 写雨村真是英雄。

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

(甲戌侧) 是宿酒。

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

(甲戌侧) 又周到如此。

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

(甲戌侧) 写雨村真令人爽快。

士隐命家人霍启。

(甲戌侧) 妙！祸起也。此因事而命名。(戚序无“而”字)

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

(甲戌眉) 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

(甲戌眉) 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

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

（甲戌侧）土俗人风。

他岳父名唤封肃。

（戚序）风俗。

本贯大如州人氏。

（甲戌眉）托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戚序“如此”作“如是”）

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

（甲戌侧）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风俗如是也。

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又一味好吃懒作等语。

（甲戌侧）此等人何多之极？

士隐乃说道。

（戚序）要写情要写幻境，偏先写出一篇奇人奇境来。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甲戌侧）宁、荣未有之先。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甲戌侧）宁、荣既败之后。

蛛丝儿结满雕梁。

（甲戌侧）潇湘馆、紫芸轩等处。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甲戌侧）雨村等一千新荣暴发之家。

陋室空堂……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甲戌眉）先说场面忽新忽败，忽丽忽朽，已见得反覆不了。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甲戌侧）宝钗、湘云一千人。

如何两鬓又成霜。

(甲戌侧) 黛玉、晴雯一千人。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甲戌侧) 熙凤一千人。

说什么脂正浓……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甲戌眉)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爱，倏痛倏悲，缠绵不了。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甲戌侧) 甄玉、贾玉一千人。

金满箱……那知自己归来丧。

(甲戌眉) 一段石火光阴，悲喜不了。风露草霜，富贵嗜欲，贪婪不了。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甲戌侧) 言父母死后之日。 柳湘莲一千人。

训有方……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甲戌眉) 一段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画计算，痴心不了。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甲戌侧) 贾赦、雨村一千人。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甲戌侧) 贾兰、贾菌一千人。

因嫌纱帽小……今嫌紫蟒长。

(甲戌眉) 一段功名升黜无时，强夺苦争喜惧不了。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甲戌侧) 总收。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甲戌侧) 太虚幻境、青埂峰一并结住。

乱烘烘……反认他乡是故乡。

(甲戌眉) 总收古今亿兆痴人，共历(此)幻场<此>幻事，扰扰纷纷，无日可了。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甲戌侧) 语虽旧句，用于此妥极，是极！苟能如此，便能了得。

陋室空堂……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甲戌眉) 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极。其说得痛切处，又非一味俗语可到。

(戚序) 谁不解得世事如此，有龙象力者方能放得下。

士隐便说一声“走罢！”

(甲戌侧) 如闻如见。

(甲戌眉) “走罢”二字真悬崖撒手，若个能行。

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

(甲戌侧) 雨村别来无恙否？可贺可贺。

(甲戌眉) 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是也。也就丢过不在心上。

(甲戌侧) 是无儿女之情，故有夫人之分。

(戚序回后) 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势跳跃，情里生情。借幻说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笔，而情里偏成痴幻。试问君家识得否，色空空色两无干。

##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兴演說榮國府

(甲戌回前)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即俗

（庚辰回前“俗”作“俗语所”。戚序回前无“俗”字）谓（戚序回前无“谓”字）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也。其演说荣（戚序回前“荣”作“荣国”）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从作者笔下一一叙出，尽（庚辰回前无“尽”字）一二回不能得明（己卯回前“得明”作“得明白”。庚辰回前“得明”作“得说明”），则（庚辰回前无“则”字）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庚辰回前“冷字”作“冷子兴”。戚序回前“冷字”作“冷子”）一人，略出其大半（己卯回前、戚序回前“大半”作“文半”。庚辰回前“大半”作“文好”），使阅者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然后用黛玉、宝钗等两三次皴染，则（庚辰回前“则”作“必”）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

（又）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又一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己卯回前、庚辰回前、戚序回前无“又一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三十八字），又一至朋友、至奴仆，其死板（庚辰回前“板”作“反”）拮据之笔，岂作十二钗人手中之物也（甲戌回前“也”侧添“耶”字）？今先写外戚者，正是写荣国一府也。故又怕闲文（戚序回前“闲文”作“问反”）赘累，开笔即写贾夫人已（戚序回前“已”作“一”）死，是特（戚序回前无“是特”二字）使黛玉入荣（己卯回前、庚辰回前、戚序回前“荣”作“荣府”）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隐梦中一出，今于（己卯回前、庚辰回前、戚序回前“于”作“又于”）子兴口中一出，阅者已洞（戚序回前“洞”作“豁”）然矣。然后于黛玉、宝钗二人目中极精极（戚序回前无“极”字）细



一描，则是文章锁合（己卯回前“锁合”作“关锁”。庚辰回前“锁合”作“关锁何”）处。盖不肯一笔直下，有若放闸之水、然信之爆（己卯回前“爆”作“爆竹”），使其精华一泄而无余也。究竟此玉原应出自钗、黛目中，方有照应。今预从子兴口中说出，实虽写而未写。观其后文可知，此一回则是虚敲傍（己卯回前、戚序回前“傍”作“旁”）击之文，笔（戚序回前无“笔”字）则是反逆隐回（己卯回前、庚辰回前、戚序回前“回”作“曲”）之笔。

（戚序回前）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之，诚是大观。世态人情尽盘旋于其间，而一丝不乱，非具龙象力者其孰能哉？

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甲戌侧）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余自谓评书非关评诗也。

（甲戌眉）故用冷子兴演说。

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

（甲戌侧）一丝不乱。

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

（甲戌侧）点<睛>〔睛〕妙笔。

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

（甲戌侧）出自封肃口内，便省却多少闲文。

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

（甲戌侧）侥幸也。托言当日丫头回顾，故有今日，亦不过偶然侥幸耳，非真实得尘中英杰也。非近日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之可比。

（甲戌眉）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后每一阅，亦必有一语半言，重加批评于侧，故又有于前后照应之说等批。

又问外孙女儿。

（甲戌侧）细。

我自使番役，务必来访回来。

（甲戌侧）为葫芦案伏线。

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伤感。

（甲戌侧）所谓“旧事凄凉不可闻”也。

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

（甲戌侧）雨村已是下流人物，看此，今之如雨村者亦未有矣。

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

（甲戌侧）谢礼却为此，险哉人之心也！

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

（甲戌侧）一语道尽。

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

（甲戌侧）找前伏后。士隐家一段小荣枯至此结住，所谓真不去假焉来也。

却说娇杏这了鬟，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

（甲戌侧）注明一笔，更妥当。

谁想他命运两济。

（甲戌眉）好极！与英莲“有命无运”四字，遥遥相映射。

莲主也，杏仆也。今莲反无运，而杏则两全。可知世人原在运数，不在眼下之高低也。此则大有深意存焉。

偶因一着错。

（甲戌侧）妙极！盖女儿原不应私顾外人之谓。

便为人上人。

（甲戌侧）更妙！可知守礼俟命者，终为饿莩。其调侃寓意不小。

（甲戌眉）从来只见集古集唐等句，未见集俗语者。此又更奇之至！

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

（甲戌侧）此亦奸雄必有之理。

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

（甲戌侧）此亦奸雄必有之事。

却面上全无一点怒色，仍是嘻笑自若。

（甲戌侧）此亦奸雄必有之态。

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

（甲戌侧）先云根基已尽，故今用此四字，细甚！

却又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甲戌侧）已伏下至金陵一节矣。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

（甲戌侧）盖云学海文林也。总是暗写黛玉。

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

（甲戌眉）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

本贯姑苏人氏。

（甲戌侧）十二钗正出之地，故用真。

因当今隆恩威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表了一代。

（甲戌眉）可笑近时小说中，无故极力称扬浪子淫女，临收结时，还必致感动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明遂其意，何无人心之至！不知〈被〉〔彼〕作者有何好处，有何谢报到朝廷廊庙之上，直将半生淫〈朽〉〔污〕，秽瀆睿聪，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证护身符，强媒硬保遂其淫欲哉？

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甲戌侧）要紧二字，盖钟鼎亦必有书香方至美。

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没甚亲枝嫡派的。

（甲戌侧）总为黛玉极力一写。

虽有几房姬妾。

（甲戌侧）带写贤妻。

且见他聪明清秀。

（甲戌侧）看他写黛玉，只用此四字，可笑近来小说中，满纸天下无二、古今无双等字。

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甲戌眉）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韞。

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

（甲戌侧）写雨村自得意后之交识也。 又为冷子兴作引。

本自怯弱多病的。

（甲戌侧）又一染。

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本自怯弱多病的，触犯旧症，遂连

日不曾上学。

（甲戌眉）上半回已终写仙逝，正为黛玉也。故一句带过，恐闲文有〈防〉〔妨〕正笔。

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

（甲戌眉）大都世人意料此，终不能此；不及彼者，而反及彼。故特书意在村野风光，却忽遇见子兴一篇荣国繁华气象。

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

（甲戌侧）谁为智者，又谁能通，一叹！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甲戌侧）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

因想道：“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

（甲戌侧）一部书之总批。

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

（甲戌侧）随笔带出禅机，又为后文多少语录不落空。

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

（甲戌侧）是雨村火气。

雨村见了，便不在意。

（甲戌侧）火气。

那老僧既聋且昏。

（甲戌侧）是翻过来的。

齿落舌钝。

（甲戌侧）是翻过来的。

雨村不耐烦，便仍出来。

（甲戌眉）毕竟雨村还是俗眼，只能识得阿凤、宝玉、黛玉等未觉之先，却不识得既证之后。

（又）未出宁、荣繁华盛处，却先写一荒凉小境；未写通

部入世迷人，却先写一出世醒人。回风舞雪，倒峡逆波，别小说中所无之法。

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

（甲戌侧）此人不过借为引绳，不必细写。

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

（戚序）不赞出则文不灵活，而冷子兴之谈吐似觉唐突矣。

叙些别后之事。

（甲戌侧）好！若多谈则累赘。

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

（甲戌侧）不突然，亦常问常答之言。

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

（甲戌侧）雨村已无族中矣，何及此耶？看他下文。

荣国府贾府中，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门楣么？

（甲戌侧）割小人之心肺，闻小人之口角。

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

（甲戌侧）此话纵真，亦必谓是雨村欺人语。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

（甲戌侧）叹得怪。

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

（甲戌侧）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

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

（甲戌侧）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

那日进了石头城。

(甲戌侧) 点<睛>〔睛〕神妙!

大门前虽冷落无人。

(甲戌侧) 好! 写出空宅。

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

(甲戌侧) “后”字何不直用“西”字? 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

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

(甲戌侧) 二语乃今古富贵世家之大病。

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

(甲戌侧) “甚”字好! 盖已半倒矣。

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

(甲戌侧) 两句写出荣府。

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甲戌眉) 文是极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话则极痛极悲之语。

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甲戌侧) 一转有力。

宁国公。

(甲戌侧) 演。

荣国公。

(甲戌侧) 源。

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

(甲戌侧) 贾蔷、贾菌之祖，不言可知矣。

贾代化袭了官。

(甲戌侧) 第二代。

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

(甲戌侧) 第三代。

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

(甲戌侧) 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

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

(甲戌侧) 第四代。

名叫贾蓉。

(甲戌侧) 至蓉五代。

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

(甲戌侧) 伏后文。

长子贾代善袭了官。

(甲戌侧) 第二代。

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

(甲戌侧) 因湘云，故及之。

长子贾赦，次子贾政。

(甲戌侧) 第三代。

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

(甲戌侧) 记真，湘云祖姑史氏太君也。

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衔。

(甲戌侧) 嫡真实事，非妄〈掇〉〈拟〉也。

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

(甲戌侧) 总是称功颂德。

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

(甲戌侧) 记清。

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要了妻生了子。



(甲戌侧) 此即贾兰也。至兰第五代。

一病死了。

(甲戌眉) 略可望者即死，叹叹！

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

(甲戌眉) 一部书中第一人却如此淡淡带出，故不见后来玉兄文字繁难。

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

(甲戌侧) 青埂顽石已得下落。

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甲戌侧) 真千古奇文奇情。

将来色鬼无疑了。

(甲戌侧) 没有这一句，雨村如何罕然厉色，并后奇奇怪怪之论。

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

(甲戌侧) 此亦略举大概几人而言。

正不容邪，邪复妒正。

(甲戌侧) 譬得好。

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

(甲戌侧) 恰极！是确论。

成则王侯败则贼了。

(甲戌侧) 《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

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

(甲戌侧) 先虚陪一个。

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

(甲戌侧) 此銜无考，亦因寓怀而设，置而勿论。

(甲戌眉) 又一个真正之家，〈持〉〔特〕与假家遙对，故写假则知真。

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

(甲戌侧) 说大话之走狗，毕真。

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

(甲戌侧) 如闻其声。

(甲戌眉) 只一句便是一篇家传，与子兴口中是两样。

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甲戌侧) 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遙照贾家之宝玉。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真宝玉传影。

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崇无对的呢。

(甲戌眉) 如何只以释、老二号为譬，略不敢及我先师儒圣等人，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

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

(甲戌侧) 与前八个字嫡对。

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

(甲戌眉) 以自古未闻之奇语，故写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盖作者实因鹤鸽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

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

(甲戌侧) 实点一笔。余谓作者必有。

元春。

(甲戌侧) 原也。

逃入宫中作女史去了。

(甲戌侧) 因汉以前例，妙！

迎春。

(甲戌侧) 应也。

探春。

(甲戌侧) 叹也。

惜春。

(甲戌侧) 息也。

其妻又生了一个。

(甲戌侧) 带出贾环。

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

(甲戌侧) 另出熙凤一人。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甲戌侧) 未见其人，先已有照。

(甲戌眉) 非警幻案下而来为谁。

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谬。”

(甲戌侧) 略一总住。

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

(甲戌侧) 盖云此一段话，亦为世人茶酒之笑谈耳。

雨村向窗外看道。

(甲戌侧) 画。

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帐。

（甲戌側）不得謂此處收得索然，蓋原非正文也。

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

（甲戌側）此等套头，亦不得不用。

雨村忙回头看时。

（己卯夾）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

（戚序回后）先自写幸遇之情于前，而叙借口谈幻境之情于后。世上不平事，道路口如碑，虽作者之苦心，亦人情之必有。

（又）雨村之遇姣杏，是此文之总冒，故在前。冷子兴之谈，是事迹之总冒，故叙写于后。冷暖世情，比比如画。

（又）有情原比无情苦，生死相关总在心。也是前缘天作合，何妨黛玉泪淋淋。

###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戚序回前）我為你持戒，我為你吃齋；我為你百行百計不舒懷，我為你泪眼愁眉難解。無人處，自疑猜，生怕那慧性靈心偷改。

（又）寶玉通靈可愛，天生有眼堪穿。萬年幸一遇仙緣，從此春光美滿。隨時喜怒哀樂，遠却離合悲歡。地久天長香影連，可意方舒心眼。

（又）寶玉銜來是補天之餘，落地已久，得地氣收藏，因人而現。其性質內陽外陰，其形体光潔溫潤，天生有眼可穿，

故名曰宝玉。将欲得者尽皆宝爱此玉之意也。

（又）天地循环秋复春，生生死死旧重新。君家著笔描风月，宝玉颦颦解爱人。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庚辰作“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此据甲戌）

（甲戌侧）二字触目凄凉之至！

乃是当日同僚一素参革的号张如圭者。

（甲戌侧）盖言如鬼如蜮也，亦非正人正言。（戚序“言”作“旨”）

忙忙的叙了两句。

（甲戌侧）画出心事。

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

（甲戌侧）毕肖赶热灶者。

回至馆中，忙寻邸报看真确了。

（甲戌侧）细。（戚序同）

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

（甲戌侧）奸险小人欺人语。

只怕晚生革率，不敢骤然入都干渎。

（甲戌侧）全是假，全是诈。

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

（甲戌侧）二名二字皆颂德而来，与子兴口中作证。（戚序“二名二字”作“二字二名”，“皆”作“俱”）

否则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

（甲戌侧）写如海实<不>〔系〕写政老。所谓此书有不写之写是也。

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

（甲戌侧）可怜！一句一滴〈血〉〔泪〕，一句一滴血之文。

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

（甲戌侧）实写黛玉。

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甲戌侧）老师依附门生，怪道今时以收纳门生为幸。

有日到了都中。

（甲戌侧）繁中减笔。

雨村先整了衣冠。

（甲戌侧）且按下黛玉以待细写。今故先将雨村安置过一边，方起荣府中之正文也。

带了小童。

（甲戌侧）至此渐渐好看起来也。

拿着宗侄的名帖。

（甲戌侧）此帖妙极，可知雨村的品行矣。（戚序同）

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语不俗，且这贾政最喜读书人。

（甲戌侧）君子可欺其方也，况雨村正在王莽谦恭下士之时，虽政老亦为所惑，在作者系指东说西也。

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

（甲戌侧）《春秋》字法。

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

（甲戌侧）《春秋》字法。

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不在话下。

（甲戌侧）因宝钗故及之。一语过至下回。（戚序同，

两评连写)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

(甲戌侧) 这方是正文起头处，此后笔墨，与前两回不同。

(戚序无“是”字)

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

(甲戌侧) 三字细。

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

(甲戌侧) 写黛玉自幼之心机。(戚序同)

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

(甲戌侧) 先从街市写来(戚序同)

正门之下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甲戌侧) 先写宁府，这是由东向西而来。(戚序“宁”作“宁国”)

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

(甲戌侧) 如见如闻，活现于纸上之笔，好看煞!

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

(甲戌侧) 真有是事，真有是事!

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

(甲戌眉) 此书得力处，全在此等地方，所谓颊上三毫也。

心肝儿肉。

(戚序) 写尽天下疼女儿的神理。

大哭起来。

(甲戌侧) 几千斤力量写此一笔。(戚序同)

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

(甲戌侧) 傍写一笔，更妙！

黛玉也哭个不住。

(甲戌侧) 自然顺写一笔。

此即冷子兴所云之史氏太君，贾赦、贾政之母也。

(甲戌侧) 书中人目太繁，故明注一笔，使观者省眼。

黛玉见贾母一段。

(甲戌眉) 书中正文之人却如此写出，却是天生地设章法，不见一丝勉强。

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

(甲戌侧) 声势如现纸上。

对迎春、探春、惜春形容一段。

(甲戌眉) 从黛玉眼中写三人。

第一个肌肤微丰。

(甲戌侧) 不犯宝钗。

观之可亲。

(甲戌侧) 为迎春写照。(戚序同)

第二个削肩细腰。

(甲戌侧) 《洛神赋》中云：“肩若削成”是也。

见之忘俗。

(甲戌侧) 为探春写照。(戚序同)

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

(甲戌眉) 浑写一笔更妙！必个个写去则板矣。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戚序“笔”作“个”，无“矣”字，“近之”作“近来”，“一副”作“只一副”)



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

（甲戌侧）是极！

（又）毕肖。（戚序同）

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

（甲戌侧）此笔亦不可少。

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

（甲戌侧）妙！

众人忙都宽慰解释，方略略止住。

（甲戌侧）为黛玉自此不能别住。（戚序“为”作“总为”）  
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

（甲戌侧）写美人是如此笔<伏>〔仗〕，看官怎得不叫绝称  
赏？

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

（甲戌侧）为黛玉写照。众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戚序  
同）

众人见黛玉一段。

（甲戌眉）从众人目中写黛玉。

（又）草胎卉质，岂能胜物耶？想其衣裙皆不得不<免>  
〔勉〕强支持者也。

那一年我三岁时，听得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

（甲戌侧）文字细如牛毛。

（甲戌眉）奇奇怪怪一至于此。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  
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  
能处使用观世音可比。

（戚序）奇奇怪怪一至于此。通部中假癞僧、跛道二人，  
点明情痴幻海。

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

(戚序) 爱哭的偏写出有人不教哭。

痴痴癡癡，说了这些不经之谈。

(甲戌侧) 是作书者自注。(戚序“作”作“做”)

黛玉说癡头和尚一段。

(甲戌眉) 甄英莲乃<付>〔副〕十二钗之首，却明写癡僧一点。今黛玉为正十二钗之<贯>〔冠〕，反用暗笔。盖正十二钗人或洞悉可知，副十二钗或恐观者<惑>〔忽〕略，故写极力一提，使观者万勿稍加玩忽之意耳。

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甲戌侧) 人生自当自养荣卫。(戚序“生自”作“参原”) 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

(甲戌侧) 为后菖菱伏脉。(戚序“菖”作“葛”)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

(甲戌侧) 懦笔庸笔何能及此！  
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甲戌侧) 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后文焉得不活<挑>〔跳〕纸上？此等（文字）非仙助即<非>神助，从何而得此机括耶？

(甲戌眉) 另磨新墨，搦锐笔，特独出熙凤一人。未写其形，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

(戚序) 另磨新墨，□锐笔，独出熙凤一人。未写其形，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

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

(甲戌侧) 原有此一想。(戚序同)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

(甲戌侧) 头。(戚序同)

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

(甲戌侧) 颈。(戚序同)

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

(甲戌侧) 腰。(戚序同)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甲戌侧) 为阿凤写照。(戚序“阿”作“熙”)

描写王熙凤一段。

(甲戌眉) 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像至此者？  
贾母笑道。

(甲戌侧) 阿凤一至，贾母方笑，与后文多少笑字作偶。  
(戚序“阿”作“熙”，“笑字”作“文字”，“偶”作“眼”)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甲戌侧) 阿凤笑声进来，老太君打诨，虽是空口传声，却是补出一向晨昏起居，阿凤于太君处承欢应<侯>〔侯〕一刻不可少之人，看官勿以闲文淡文也。

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

(甲戌侧) 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学名固奇，然此偏有学名的反<到>〔倒〕不识字，不曰学名者反若假。(戚序“假”作“彼”)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

(甲戌侧) 写阿凤全部<转>〔传〕神第一笔也。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甲戌侧) 这方是阿凤言语，若一味浮词套语，岂复为阿凤哉？

(甲戌眉) 真有这样标致人物，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

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

(甲戌侧) 仍归太君，方不失《石头记》文字，且是阿凤身心之至文。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甲戌侧) 却是极淡之语，偏能恰投贾母之意。(戚序同) 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

(甲戌侧) 这是阿凤见黛玉正文。

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甲戌侧) 若无这几句，便不是贾府媳妇。

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

(甲戌侧) 文字好看之极!

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题前话。

(甲戌侧) 反用贾母劝，看阿凤之术亦甚矣。(戚序“看”作“他”，“阿”作“熙”)

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

(甲戌侧) 当家的人〈车〉〔事〕如此，毕肖!

熙凤亲为捧茶捧果。

(甲戌侧) 总为黛玉眼中写出。(戚序“为”作“从”)

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过了不曾？”

(甲戌侧) 不见后文，不见此笔之妙。

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

(甲戌侧) 接闲文，是本意避繁也。

我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怨是太太记错了。

（甲戌侧）却是日用家常实事。

等晚上想着叫人再拿去罢，可别忘了。

（甲戌侧）仍归前文。妙妙！

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

（甲戌眉）余知此段，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

等太太回去过了日好送来。

（甲戌侧）试看他心机。（戚序同）

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甲戌侧）深取之意。（戚序同）

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

（甲戌侧）黛玉之心机眼力。（戚序同）

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

（甲戌侧）为大观园伏脉。（戚序同）

（又）试思荣府园今在西，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何不畏难之若此？（戚序“荣府园”作“荣府之园”，与上评连写）

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书房去请贾赦。

（甲戌侧）这一句都是写贾赦，妙在全是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之笔。若看其写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

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

（甲戌侧）追魂摄魄。（戚序同）

（甲戌眉）余久不作此语矣，见此语未免一醒。

暂且不忍相见。

（甲戌侧）若一见时，不独死板，且亦大失情理，亦不能有此等妙文矣。

姊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

（甲戌侧）赦老亦能作此语，叹叹！

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母，恐领了赐去不恭。

（甲戌侧）得体。

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

（甲戌侧）这一个穿堂是贾母正房之南者，凤姐处所通者则是贾母正房之北。（戚序同）

一边是金螭彝。

（甲戌侧）螭音壘，周器也。

一边是玻璃盃。

（甲戌侧）盃音海，盛酒之大器也。

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鍍银的字迹。

（甲戌侧）雅而丽，富而文。

堂前黼黻焕烟霞。

（甲戌侧）实贴。（戚序“贴”作“衬”）

同乡世教弟勋表东安郡王穆蔭拜手书。

（甲戌侧）先虚陪一笔。（戚序同）

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

（甲戌侧）黛玉由正室一段而来，是为拜见政老耳，故进东房。

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

（甲戌侧）若见王夫人。

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

（甲戌侧）直写引至东廊小正室内矣。

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

(甲戌侧) 此不过略叙荣府家常之礼数，特使黛玉一识阶级座次耳，余则繁。(戚序同)

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

(甲戌侧) 写黛玉心意。(戚序同)

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

(甲戌侧) 金乎？玉乎？

桌上磊着书籍茶具。

(甲戌侧) 伤心笔，堕泪笔。

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

(甲戌侧) 写黛玉心到眼到，佻夫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戚序无“佻夫”二字)

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

(甲戌侧) 三字有神。 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戚序“近之”作“近今”，“绣幕”作“绣帟”)

(甲戌眉) 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戚序“农”作“家”)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戚序“些个”作“些”)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捎〕着(戚序“稍着”作“稍”)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戚序“屎了”作“屎”)，连擦屁股都用的(戚序“都用的”作“都”)是鹅黄缎(戚序“缎”作“绫”)子，所以京中(戚序“中”作“中连”)掏茅(戚序“茅”作“毛”)厮(戚序“厮”作“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

思凡（戚序“凡”作“俗”）稗官写（戚序“写”作“用”）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戚序“庄农进京”作“庄农”）之一流也。盖此时（戚序“盖此时”作“盖”）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

（又）又如人嘲作诗者亦往往爱说富丽话，故有“胫骨变（戚序“变”作“便”）成金玳瑁，眼睛嵌（戚序“嵌”作“变”）作碧琉璃（戚序“琉璃”作“琉璃”）”之语。余自是评《石头记》，非鄙薄前人也。（戚序无“余自是评《石头记》，非鄙薄前人也”十三字）

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

（甲戌侧）点缀官途。（戚序“官”作“宦”）

再见罢。

（甲戌侧）故老不见，又写政老。政老又不能见，是重不见重，犯不见犯。作者惯用此等章法。

我有一个孽根祸胎。

（甲戌侧）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

（戚序）四字是作者痛哭。

是家里的“混世魔王”。

（甲戌侧）〈占〉（与）绛洞花〈王〉（主）为对看。

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

（甲戌侧）是富贵公子。

乃衔玉而诞，顽劣异常。

（甲戌侧）与甄家子恰对。（戚序同）

极恶读书。

（甲戌侧）是极恶每日〈诸之〉（诗云）子曰的读书。



(甲戌眉) 这是一段反衬章法。黛玉<心用>〔必与〕猜度蠢物等句对<着>〔看〕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虽极憨顽，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

(甲戌侧) 以黛玉道宝玉名方不失正文。“虽”字是有情字，宿根而发，勿得泛泛看过。

况我来了，自然只和姊妹同处，兄弟们自是别院另室的，岂得去沾惹之理？

(甲戌侧) 又登开一笔，妙妙！  
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

(甲戌侧) 此一笔收回，是明通部同处原委也。  
背地里拿着他两个小女儿出气，咕唧一会子就完了。

(甲戌侧) 这可是宝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迥异之批今始方知。盖小人口碑累累如是。是是非非任尔口角，大都皆然。

“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一段。

(甲戌眉) 不写黛玉眼中之宝玉，却先写黛玉心中已毕有一宝玉矣，幻妙之至！只冷子兴口中之后，余已极思欲一见，及今尚未得见，狡猾之至！（戚序“毕”作“早”，无“一”字，“只”作“自”，无“冷子兴”三字，“猾”作“滑”）

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

(甲戌侧) 后房门。(戚序同)  
由后廊往西。

(甲戌侧) 是正房后廊也。(戚序同)  
出了角门。

(甲戌侧) 这是正房后西界墙角门。(戚序同)

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

(甲戌侧) 二字是他处不写之写也。

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

(甲戌眉) 这正贾母正室后之穿堂也，与前穿堂是一带之屋。中一带乃贾母之下室也。记清。(戚序“这正”作“这是”)便是贾母的后院了。

(甲戌侧) 写得清，一丝不错。(戚序同)

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

(甲戌侧) 不是待王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理>〔礼〕耳。(戚序“待王夫人”作“待夫人”，“理”作“礼”)

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

(甲戌侧) 夹写如海一片书气，最妙！(戚序同)

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

(甲戌侧) 总写黛玉以后之事，故只以此一件小事略为一表也。(戚序同)

(甲戌眉) 今看至此，故想日后以阅王敦初尚公主，登厕时不知塞鼻用枣，敦辄取而啖之，早为宫人鄙诮多矣。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饮一口，不无荣婢所诮乎？观此则知黛玉之心思过人。(戚序“今看至此，故想日后以阅”作“余看至此，故想日前所闻”，“早为”作“必为”，“今黛玉若”作“若黛玉”，“不无”作“不为”)

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

(甲戌侧) 好极！稗官专用腹隐五车书者来看。(戚序“者来看”作“等语”)

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

(甲戌侧) 与阿凤之来相映而不相犯。

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

(甲戌侧) 余为一乐。(戚序同)

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

(甲戌侧) 文字不反不见正文之妙，似此应从《国策》得来。

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

(甲戌侧) 这蠢物不是那蠢物，却有个极蠢之物相待，妙极！(戚序“不是”作“却不是”，“妙极”作“妙哩”)

面若中秋之月。

(甲戌眉) 此非套满月，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用满月者不知此意。(戚序同)

色若春晓之花。

(甲戌眉) “少年色嫩不坚劳”，以及“非天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戚序“劳”作“牢”)

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

(甲戌侧) 真真写杀。(戚序同)

黛玉一见。

(戚序) 写宝玉只是宝玉，写黛玉只是黛玉。从中用黛玉一惊，宝玉之面善等字，文气自然笼统，要分开不得了。

便吃一大惊。

(甲戌侧) 怪甚！(戚序同)

何等眼熟到如此！

(甲戌侧) 正是想必有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见过。(戚序“有”作“在”)

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

（甲戌眉）二词更妙。最可厌野史貌如潘安，才如子建等语。

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甲戌眉）末二语最要紧。只是纨绔〔与〕膏〔粱〕〔粱〕，亦未必不见笑玉卿。可知能效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纨绔矣。

（戚序）“纨绔膏粱”，“此儿形状”，有意思。当设想其像，合宝玉之来历同看，方不被作者愚弄。

细看形容。

（甲戌眉）又从宝玉目中细写一黛玉，直画一美人图。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甲戌侧）奇眉妙眉，奇想妙想。（戚序同）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

（甲戌侧）奇目妙目，奇想妙想。（戚序同）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甲戌侧）至此八句是宝玉眼中。

心较比干多一窍。

（甲戌侧）此一句是宝玉心中。

（甲戌眉）更奇妙之至！多一窍固是好事，然未免偏僻了，所谓过犹不及也。（戚序无“事”字，“然”作“然则”，“也”作“是也”）

病如西子胜三分。

（甲戌侧）此十句定评，直抵一赋。

（戚序）此十句定评。

宝玉看黛玉一段。

（甲戌眉）不写衣裙妆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

曾看见。黛玉之居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戚序“之居”作“举”，“不能”作“不”）

宝玉看罢，因笑道。

（甲戌侧）看他第一句是何话。（戚序同）

（甲戌眉）黛玉见宝玉写一“惊”字，宝玉见黛玉写一“笑”字，一存于中，一发乎外，可见文于下笔必推敲的准稳，方才用字。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甲戌侧）疯话。与黛玉同心，却是两样笔墨。观此则知玉卿心中有则说出，一毫宿滞皆无。（戚序“则知”作“知”）

然我看着我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

（甲戌侧）一见便作如是语，宜乎王夫人谓之痴痴傻傻也。

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甲戌侧）妙语奇语，全作如是等语。怪人谓曰痴狂。（戚序“怪”作“焉怪”）

贾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甲戌侧）作小儿语，瞒过世人亦可。

（又）亦是真话。（戚序同）

又细细打量一番。

（甲戌侧）与黛玉两次打谅一对。（戚序同）

因问：“妹妹可曾读书？”

（甲戌侧）自己不读书，却问到人，妙！（戚序“到”作“别”）

探春便问何出。

(甲戌侧) 写探春。(戚序同)

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甲戌侧) 如此等语，焉得怪彼世人谓之怪，只瞒不过批书者。(戚序“如此”作“如是”，“批书者”作“批书人”)

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

(甲戌侧) 奇极怪极，痴极愚极，焉得怪人目为痴哉？

(戚序同)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

(甲戌眉) 奇之至，怪之至，又忽将黛玉亦写成一极痴女子。观此初会二人之心，则可知以后之事矣。(戚序“怪之至”作“极”，无“亦”字)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

(甲戌侧) 试问石兄：此一摔，比在青〈峰〉〔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

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

(甲戌侧) 如闻其声，恨极语却是疼极语。(戚序同)

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甲戌侧) 一字一千斤重。(戚序无“重”字)

宝玉满面泪痕泣道。

(甲戌侧) 千奇百怪，不写黛玉泣，却反先写宝玉泣。

(戚序“怪”作“奇”，无“却”、“先”二字，“宝玉泣”作“宝玉泪”)

宝玉摔玉一段。

(甲戌眉) “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一场也。

宝玉听如此说，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论了。

(甲戌侧) 所谓小儿易哄，余则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云。

(戚序同)

宝玉道：“好祖宗。”

(甲戌侧) 跳出一小儿。(戚序同)

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亦是自幼随身的，名唤作雪雁。

(甲戌侧) 杂雅不落套，是黛玉之文章也。(戚序“杂”作“新”)

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

(甲戌眉) 妙极！此等名号方是贾母之文章。最厌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满纸皆是红娘、小玉、嫣红、香翠等俗字。

(戚序无“中”字)

并大了袭名唤袭人者。

(甲戌侧) 奇名新名，必有所出。(戚序同)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

(甲戌侧) 亦是贾母之文章。前鹦哥已伏下一鸳鸯，今珍珠又伏下一琥珀矣。已下乃宝玉之文章。(戚序“已下”作“以下”)

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这袭人亦有些痴处。

(甲戌侧) 只如此写又好极。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戚序“如”作“知”，“好极”作“极好”，“近之”作“近今”，无“满纸”二字)

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满眼抹泪的。”

(甲戌侧) 可知前批不谬。

(又) 黛玉第一次哭却如此写来。(戚序无“写来”二字)

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

（甲戌侧）所谓宝玉知己，全用体贴工夫。

黛玉哭一段。

（甲戌眉）前文反明写宝玉之哭，今却反如此写黛玉，几被作者瞒过。这是第一次算，还不知下剩还该多少。

听得说，落草时是从他口里掏出来的。

（甲戌侧）癞僧幻术亦太奇矣。（戚序“太”作“大”）

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迟。

（甲戌侧）总是体贴，不肯多事。

（戚序回后）补不完的是离恨天，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而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戚序回前）阴阳交结变无伦，幻境生时即是真。秋月春花谁不见，朝晴暮雨自何因。心肝一点劳牵恋，可意偏长遇喜嗔。我爱世缘随分定，至诚相感作痴人。

（又）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

（甲戌侧）起笔写薛家事，他偏写官<哉>〔裁〕，是结黛玉，明李纨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

父名李守中。



也并非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

(甲戌侧) 妙极! 人命视为些些小事, 总是刻画阿呆耳。  
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

(甲戌侧) 问得又怪。

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 名唤英莲的。

(甲戌侧) 至此一醒。

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

(甲戌侧) 宝钗之热, 黛玉之怯, 悉从胎中带来。今英莲有痣, 其人可知矣。

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

(戚序) 作者要说容貌势力, 要说情, 要说幻, 又要说小人之居心, 豪强之〈脱〉〔托〕大, 了结前文旧案, 铺设后文根基, 点明英莲, 收叙宝钗等项诸事; 只借先之沙弥、今日门子之口层层叙来。真是大悲菩萨, 千手千眼一时转动, 毫无遗露。可见具大光明者, 故无难事, 诚然。

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 万不敢说。

(甲戌侧) 可怜!

自为从此得所。谁知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

(甲戌侧) 可怜真可怜! 一篇薄命赋, 特出英莲。

而且使钱如土。

(甲戌侧) 世路难行钱作马。

把个英莲拖去, 如今也不知死活。

(甲戌侧) 为英莲留后步。

写冯渊英莲一段。

(甲戌眉) 又一首薄命叹。英、冯二人一段小悲欢幻景, 从葫芦僧口中补出, 省却闲文之法也。所谓美中不足, 好事多

<魔>〔磨〕，先用冯渊作一开路之人。

雨村评冯渊英莲一段。

（甲戌眉）使雨村一评，方补足上半回之题目。所谓此书有繁处愈繁，省中愈<中>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则省中实也。

你说的何尝不是。

（甲戌侧）可发一长叹。这一句已见奸雄。全是假。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

（甲戌侧）奸雄。

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

（甲戌侧）奸雄。

岂可因私而废法？

（甲戌侧）奸雄。

是我实不能忍为者。

（甲戌侧）全是假。

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

（甲戌侧）近时错会书意者多多如此。

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

（甲戌侧）奸雄欺人。

薛蟠今已得了无名之病，被冯魂追索已死。

（甲戌侧）无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无，妙极！

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气。”

（甲戌侧）奸雄欺人。

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

（甲戌侧）因此三四语收住，极妙！此则重重写来，轻轻

抹去也。

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

（甲戌侧）实注一笔，更好，不过是如此等事，又何用细写。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盖作者立意写闺阁尚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

雨村判薛蟠案一段。

（甲戌眉）盖宝钗一家不得不细写者。若另起头绪，则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兄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是以故意戏用葫芦僧乱判等字样，撰成半回，略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

（又）又注冯家一笔更妥，可见冯家正不为人命，实赖此获利耳。故用“乱判”二字为题，虽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辞耳。但其意实欲出宝钗，不得不做此穿插。故云此等皆非《石头记》之正文。

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甲戌侧）随笔带出王家。

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

（甲戌侧）瞧他写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终不是大英雄。

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甲戌侧）至此了结葫芦庙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线。

起用“葫芦”字样，收用“葫芦”字样，盖云一部书皆系葫芦提之意也，此亦系寓意处。

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

（甲戌侧）本是立意写此，却不肯特起头绪，故意设出“乱

判”一段戏文，其中穿插，至此却淡淡写来。

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

（甲戌侧）这句加于老兄，却是实写。  
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

（戚序）初见。  
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

（甲戌侧）写宝钗只如此，更妙！  
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

（甲戌侧）又只如此写来，更妙！  
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

（甲戌侧）一段称功颂德，千古小说中所无。  
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

（甲戌侧）阿呆兄亦知不俗，英莲人品可知矣。  
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

（甲戌侧）是极！人谓薛蟠为呆，余则谓是大彻悟。  
在路不记其日。

（甲戌侧）更妙！必云程限则又有落套，岂暇又记路程单  
哉？

可知天从人愿。  
（甲戌侧）写尽五陵心意。

或是在你舅舅家。  
（甲戌侧）陪笔。

或是你姨爹家。  
（甲戌侧）正笔。

咱们且忙忙收拾房屋，岂不使人见怪？

（甲戌侧）闲语中补出许多前文，此画家之云罩峰尖法

也。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

（甲戌侧）知子莫如父。

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

（甲戌侧）寡母孤儿一段，写得毕肖毕真。

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

（甲戌侧）薛母亦善训子。

正愁又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

（甲戌侧）大家尚义，人情大都是也。

“贾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说”一段。

（甲戌眉）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体，且薛母亦免靠亲之嫌。

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

（甲戌侧）好香色。

贾母也就遣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等语。

（甲戌侧）老太君口气得情。    偏不写王夫人留，方不死板。

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

（甲戌侧）作者题请，犹恐看官误认今之靠亲投友者一例。

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

（甲戌眉）金玉<如>〔相〕见，却如此写，虚虚实实，总不相犯。

或看书下棋，或作针黹，倒也十分乐业。

（甲戌侧）这一句衬出后文黛玉之不能乐业，细甚妙甚！

只得暂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己的房屋，再移过去的。

（甲戌侧）交代结构，曲曲折折，笔墨尽矣。

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

（甲戌侧）虽说为纨绔设鉴，其意原只罪贾宅，故用此等句法写来。

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

（甲戌侧）八字特洗出政老来，又是作者隐意。

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

（戚序）其用笔墨何等灵活，能足前摇后，即境生文，真到不期然而然，所谓水到渠成，不劳著力者也。

（戚序回后）看他写一宝钗之来，先以英莲事逼其进京，及以舅氏官出，惟姨可恃，辗转相逼来。且加以世态人情，隐跃其间，如人饮醇酒，不期然而已醉矣。

##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戚序回前）万种豪华原是幻，何尝造孽，何是风流。曲终人散有谁留，为甚营求，只爱蝇头。一番遭遇几多愁，点水根由，泉涌难酬。

（又）题曰：春困葳蕤拥绣衾，恍随仙子别红尘。问谁幻入华胥境，千古风流造孽人。（己卯夹条录出，“题曰”作“五回题云”，“葳”作“成”）

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

则誓不能写矣。

（甲戌侧）此等处实又非别部小说之熟套起法。（戚序无“处”、“又”二字）

“如今且说林黛玉”一段。

（甲戌眉）不叙宝钗，反仍叙黛玉。盖前回只不过欲出宝钗，非实写之文耳。此回若仍绪写，则将二玉高搁矣，故急转笔仍归至黛玉，使荣府正文方不至于冷落也。（戚序“绪”作“续”）

（又）今写黛玉神妙之至，何也？因写黛玉实是写宝钗，非真有意去写黛玉，几乎又被作者瞒过。（戚序“实是写宝钗”缺“写”字）

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

（甲戌侧）妙极！所谓一击两鸣法，宝玉身分可知。（戚序同）

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

（甲戌侧）此句写贾母。（戚序“句”作“日”）

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自较别个不同。

（甲戌侧）此句妙，细思有多少文章。（戚序无“妙”字）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

（甲戌侧）总是奇峻之笔，写来健<跋>〔拔〕，似新出之一人耳。

（甲戌眉）此处如此写宝钗，前回中略不一写，可知前回迥非十二钗之正文也。

（又）欲出宝钗便不肯从宝钗身上写来，却先款款叙出二玉，陡然转出宝钗，三人方可鼎立，行文之法又一变体。

（戚序）总是奇峻之笔，写<手>〔来〕健<跋>〔拔〕，似新出之一人耳。此处如此写宝钗，前回中略不一写，可知前回中迥非十二钗之正文也。

**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

（甲戌侧）此句定评，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戚序同，惟“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句作正文）

（又）按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戚序作正文，“姣”作“娇”，无“者”字，“然”作“此乃”）

**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

（甲戌侧）将两个行止撮总一写，实是难写，亦实系干部小说中未敢说写者。（戚序“实系”作“是系”，“未敢说写者”作“所未敢写者”）

**便是那些小了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

（甲戌侧）此一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人皆如我黛玉之为人，方许他妒。此是黛玉缺处。（戚序“皆如”作“皆似”）

**宝钗却浑然不觉。**

（甲戌侧）这还是天性，后文中则是又加学力了。（戚序无“中”字）

**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

（甲戌侧）四字是极不好，却是极妙。只不要被作者瞒过。（戚序“只不要”作“勿”）

**并无亲疏远近之别。**



(甲戌侧) 如此反谓愚痴，正从世人意中写也。(戚序“愚痴”作“愚拙偏僻”)

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甲戌侧) 八字定评，有趣。不独黛玉、宝玉二人，亦可为古今天下亲密人当头一喝。

(甲戌眉) 八字为二玉一生文字之纲。

(戚序) 八字定评，有趣。不独写宝玉、黛玉二人，亦为古今人亲密者作当头棒喝。

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

(甲戌侧) “又”字妙极，补出近日无限垂泪之事矣。此仍淡淡写来，使后文来得不突然。(戚序同)

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

(甲戌侧) “又”字妙极！凡用二“又”字，如双峰对峙，总补二玉正文。(戚序同)

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

(甲戌侧) 元春消息动矣。(戚序同)

就在会芳园。

(甲戌侧) 随笔带出，妙，字义可思。(戚序同)

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

(甲戌侧) 这是第一家宴，偏如此草草写。此如晋人倒食甘蔗，渐入佳境一样。(戚序“偏如”作“偏为”，“此如”作“如”)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

(甲戌侧) 借贾母心中定评。(戚序同)

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的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

稳的。

（甲戌侧）又夹写出秦氏来。（戚序作“又夹写秦氏出来”）

燃藜图及对联一段。

（甲戌眉）如此画联，焉能入梦。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甲戌侧）看此联极俗，用于此则极妙。盖作正因古今王孙公子，劈头先下金针。（戚序“看”作“按”，“作”作“作者”，“因”作“为”，“先下”作“下一”）

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两个人若站在一处，只怕那个还高些呢。

（甲戌侧）又伏下一人，随笔便出，得隙便入，精细之极！（戚序“一人”作“文”，“出”作“来”）

（甲戌眉）伏下秦钟，妙！

宝玉道：“我怎么没见过？你带他来我瞧瞧。”

（甲戌侧）侯门少年纨裤活跳下来。（戚序同）

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

（甲戌侧）此香名引梦香。

宝玉觉得眼扬骨软，连说“好香！”

（甲戌侧）刻骨吸髓之情景，如何想得来，又如何写得来？（戚序“写得来”作“写得出”）

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

（甲戌侧）妙图。（戚序作“妙画”）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甲戌侧）艳极，淫极！已入梦境矣。（戚序同）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

(甲戌侧) 设譬调侃耳。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

(戚序“调侃”作“调谎”，末多“也”字)

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甲戌侧) 一路设譬之文，迥非《石头记》大笔所屑，别有其他属，余所不知。

只留袭人。

(甲戌侧) 一个再见。(戚序同)

媚人。

(甲戌侧) 二新出。(戚序同)

晴雯。

(甲戌侧) 三新出。名妙而文。(戚序同)

麝月。

(甲戌侧) 四新出。尤妙。(戚序同)

(又) 看此四婢之名，则知历来小说难与并肩。(戚序无“之”、“肩”二字)

宝玉在秦氏房中睡去一段。

(甲戌眉) 文至此不知从何处想来。

看着猫儿狗儿打架。

(甲戌侧) 细极！(戚序同)

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

(甲戌侧) 此梦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梦，又用秦氏出梦，竟不知立意何属。(戚序同)

(又) 惟批书人知之。

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

(甲戌侧) 一篇蓬莱赋。(戚序同)

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

（甲戌侧）一句忙里点出小儿心性。（戚序“一句忙里”作“百忙中”）

春梦随云散。

（甲戌侧）开口拿“春”字，最紧要。

飞花逐水流。

（甲戌侧）二句比也。

何必觅闲愁。

（甲戌侧）将通部人一喝。

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

（甲戌侧）写出终日与女儿厮混最熟。（戚序同）

方离柳坞……如斯之美也。

（甲戌眉）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

（戚序）按此书凡例本无〈谱〉〈赞〉赋，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

宝玉见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问道：“神仙姐姐。”

（甲戌侧）千古未闻之奇称，写来竟成千古未闻之奇语，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

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

（甲戌侧）与首回中甄士隐梦景一照。（戚序同）

因近来风流冤孽。

（甲戌侧）四字可畏。（戚序同）

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

（甲戌侧）点题。盖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戚

序同)

便忘了秦氏在何处。

(甲戌侧) 细极! (戚序同)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甲戌侧) 正恐观者忘却首回, 故特将甄士隐梦景重一渲染。

宝玉入孽海情天后一段。

(甲戌眉) 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 以点俗人, 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 观者恶其荒唐, 余则喜其新鲜。

(又) 有修庙造塔祈福者, 余今意欲起太虚幻境, <以> <似>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

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

(甲戌侧) 奇极妙文! (戚序作“奇趣妙文”)

“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

(甲戌侧) 虚陪六个。(戚序同)

乃是“薄命司”三字。

(甲戌侧) 正文。(戚序同)

宝玉看了, 便知感叹。

(甲戌侧) “便知”二字是字法, 最为紧要之至! (戚序无“之至”二字)

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 “金陵十二钗正册。”

(甲戌侧) 正文题。(戚序作“正文点题”)

常听人说, 金陵极大。

(甲戌侧) “常听”二字, 神理极妙! (戚序同)

如今单我家里, 上上下下, 就有几百女孩子呢。

(甲戌侧) 贵公子口声。(戚序作“贵公子的口气”)

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甲戌侧) 恰极之至！病补雀金裘回中与此合看。

谁知公子无缘。

(甲戌侧) 骂死宝玉，却是自悔。(戚序同)

根并荷花一茎香。

(甲戌侧) 却是咏菱妙句。(戚序无“句”字)

自从两地生孤木。

(甲戌侧) <折>〔拆〕字法。

宝玉看正册一联。

(甲戌眉) 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说，亦非常人供谈之物。此回悉借其法，为儿女子数运之机，无可以供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

可叹停机德。

(甲戌侧) 此句薛。

(戚序) 乐羊子妻事。

堪怜咏絮才。

(甲戌侧) 此句林。(戚序“林”作“薛”)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甲戌侧) 寓意深远，皆非生其地之意。(戚序“皆非生”作“皆是生非”)

三春争及初春景。

(甲戌侧) 显极。

生于末世运偏消。

(甲戌侧) 感叹句，自寓。

千里东风一梦遶。

(甲戌侧) 好句。

得志便猖狂。

(甲戌侧) 好句。

独卧青灯古佛旁。

(甲戌侧) 好句。

一从二令三人木。

(甲戌侧) <折>〔拆〕字法。(戚序“折”作“拆”)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

(甲戌侧) 非经历过者，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过来人那得不哭。

枉与他人作笑谈。

(甲戌侧) 真心实话。

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

(甲戌眉) 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写出此八字来，真是意外之意。此法亦别书中所无。(戚序无“忽”字，“之意”作“之想”，“别书”作“他书”)

且随我去游玩奇景。

(甲戌侧) 是哄小儿语，细甚。(戚序“语”作“语气”，无“细甚”二字)

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

(甲戌侧) 为前文葫芦庙一点。(戚序同)

宝玉恍恍惚惚，不觉弃了卷册。

(甲戌侧) 是梦中景况，细极！(戚序作“是梦中景，妙”)

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個所在。

（甲戌側）已為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戚序同）

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游玩。

（甲戌側）絳珠為誰氏，請觀者細思首回。（戚序“為誰氏”作“是誰”）

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

（甲戌眉）奇筆摠奇文。作書者視女兒珍貴之至，不知今時女兒可知？余為作者痴心一哭，又為近之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

（戚序）奇筆奇文。

寶玉听如此說，便吓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

（甲戌側）貴公子不怒而反退，却是寶玉天〈外〉〔分〕中一段情痴。

（戚序）貴公子豈容人如此厭弃，反不怒而反欲退，實實寫盡寶玉天分中一段情痴來。若是薛阿呆至此聞是語，則警幻之輩共成齷粉矣。一笑。

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

（甲戌側）妙！警幻自是個多情種子。（戚序作“妙！警幻是与情種子”）

故遺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

（甲戌側）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

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

（甲戌側）二公真无可奈何，开一觉世觉人之路也。

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也。

（甲戌側）一段叙出宁、荣二公，足見作者深意。（戚序



“二公”作“二公来”)

名“群芳髓”。

(甲戌侧)好香。

此茶名曰“千红一窟”。

(甲戌侧)隐“哭”字。(戚序同)

更喜窗下亦有唾绒，奁间时渍粉污。

(戚序)是宝玉心事。

幽微灵秀地。

(甲戌侧)女儿之心，女儿之境。(戚序作“女儿之心”，参阅下评)

无可奈何天。

(甲戌侧)两句尽矣。撰通部大书不难，最难是此等处，可知皆从无可奈何而有。

(戚序)女儿之境，两句尽矣。(参阅上评)

因名为“万艳同杯”。

(甲戌侧)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戚序同)

开辟鸿蒙。

(甲戌侧)故作顿挫摇摆。(戚序作“故作顿挫之笔”)

若非个中人。

(甲戌侧)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

(戚序)三字极妙！不知谁是个中人。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与观者亦个中人乎？

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歌，翻成嚼蜡矣。

（甲戌眉）警幻是个极会看戏人。近之大老观戏必翻阅角本，目睹其词，〈彼〉〔耳〕听彼歌，却从警幻处学来。

（戚序）警幻是个极会看戏人。今之翻剧本看戏者，殆从警幻学来。

宝玉接来，一而目视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甲戌眉）作者能处惯于自站地步，又惯于擅起波澜，又惯于故为曲折，最是行文秘诀。（戚序“处”作“处处”，“站”作“占”，“擅”作“陡”）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甲戌侧）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戚序无“又”字，“耳”作“也”）

试遣愚衷。

（甲戌侧）“愚”字自谦得妙！（戚序同）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甲戌侧）读此几句，翻厌近之传奇中必用开场付末等套，累赘太甚。（戚序“翻”作“反”，“开场付末等套”作“生旦副末开场”）

（甲戌眉）怀金悼玉，大有深意。（戚序“大”作“四字”）

“终身误”一段。

（甲戌眉）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戚序同，在下曲“枉凝眉”“春流到夏”句下）

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

（甲戌侧）自批驳，妙极！（戚序同）

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

（甲戌眉）妙！设言世人亦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

更不必追究其隐寓。（戚序无“究”、“寓”二字）

须要退步抽身早。

（甲戌侧）悲险之至！（戚序同）

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戚序）探卿声口如闻。

襁褓中，父母叹双亡。

（甲戌侧）意真辞切，过来人见之不免失声。

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戚序）堪与湘卿作照。

“乐中悲”一段。

（甲戌眉）悲壮之极，北曲中不能多得。

气质美如兰。

（甲戌侧）妙卿实当得起。

你道是咬肉食腥膻。

（甲戌侧）绝妙！曲文填词中不能多见。

却不知。

（甲戌侧）至语。

“喜冤家”。

（戚序）“冤家”上加一“喜”字，真新真奇！

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

（甲戌侧）题只十二钗，却无人不有，无事不备。（戚序同）

说什么，天上天桃盛。

（戚序）此休恰甚。

闲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甲戌侧）末句开句收句。

(戚序) 喝醒大众，是极。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甲戌侧) 警拔之句。(戚序同)

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甲戌侧) 见得到。(戚序作“见得到，是极”，与下评连写)

(甲戌眉) 过来人睹此，宁不放声一哭？(戚序“宁”作“能”，与上评连写)

镜里恩情。

(甲戌侧) 起得妙！

画梁春尽落香尘。

(甲戌侧) 六朝妙句。(戚序同)

箕裘颓堕皆从敬。

(甲戌侧) 深意他人不解。(戚序同)

宿孽总因情。

(甲戌侧) 是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戚序“具”作“见”，“字”作“句”，“语”作“字”，“少”作“改”)

“飞鸟各投林”。

(甲戌侧) 收尾愈觉悲惨可畏。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甲戌侧) 二句先总宁、荣。

(戚序) 二句总宁、荣，与“树倒猢猻散”作反照。

有恩的，死里逃生……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甲戌侧) 将通部女子一总。(戚序同)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甲戌侧) 又照看葫芦庙。(戚序“看”作“管”)

(又) 与“树倒猢猻散”反照。

歌毕，还要歌副曲。

(甲戌侧) 是极！香菱、晴雯辈岂可无，亦不必再。(戚序“必”作“可”)

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

(戚序) 自站地步。

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

(甲戌侧) 难得双兼，妙极！(戚序作“虽为双兼，极妙”)

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

(甲戌侧) 真极！(戚序同)

自古以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

(戚序) “色而不淫”四字已滥熟于各小说中，今却特贬其说，批驳出矫饰之非，可谓至切至当，亦可以唤醒众人，勿谓(为)前人之矫词所(惑)(惑)也。

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

(甲戌侧) “色而不淫”，今翻案，奇甚！(戚序作“色而不淫，今偏翻案”)

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甲戌侧) 多大胆量，敢作如此之文。(戚序作“不见下文，使人一惊。多大胆量，敢如此作文”)

宝玉答仙姑一段。

(甲戌眉) 绛芸轩中诸事情景由此而生。

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

(甲戌侧)说得恳切恰当之至!

吾辈推之为“意淫”。

(甲戌侧)二字新雅。(戚序同)

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

(甲戌侧)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

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

(甲戌侧)妙!盖指薛、林而言也。(戚序同)

留意于孔、孟之间，置身于经济之道。

(戚序)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

便秘授以云雨之事。

(戚序)这是情之未了一著，不得不说破。

未免有儿女之事。

(戚序)如此方免累赘。

但见荆榛遍地。

(戚序)略露心迹。

狼虎同群。

(戚序)凶极!试问观者此系何处。

并无桥梁可通。

(甲戌侧)若有桥梁可通，则世路人情犹不算艰难。(戚序同，接下“特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句以消其念，可谓善于读矣”句)

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

(甲戌侧)机锋。(戚序同)

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

(戚序)可思。

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

（戚序）看他忽转笔作此语，则知此后皆是自悔。

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戚序）接得无痕迹。历来小说中之梦未见此一醒。

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

（戚序）细，又是照应前文。

忽听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

（甲戌侧）云龙作雨，不知何为龙，何为云，何为雨。

（戚序）奇奇怪怪之文，令人摸头不着。云龙作雨，不知何为龙，何为云，又何为雨矣。

（戚序回后）将一部全盘点出几个，以陪衬宝玉，使宝玉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亦非突如其来。作者真妙心妙口，妙笔妙人！

##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甲戌回前）宝玉、袭人亦大家常事耳，写得是已全领警幻意淫之训。此回借刘姥，却是写阿凤正传，并非泛文，且伏二<递>〔进〕三<递>〔进〕及巧姐之归着。

（又）此（回）刘姥一进荣国府，用周瑞家的，又过下回无痕，是无一笔写一人文字之笔。

（己卯回前）题曰：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戚序回前同）

（戚序回前）风流真假一般看，借贷亲疏触眼酸。总是幻情无了处，银灯挑尽泪漫漫。

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

(甲戌侧) 数句文完一回题纲文字。

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

(甲戌夹) 写出袭人身分。

自此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个不同。

(甲戌夹) 伏下晴雯。

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

(甲戌夹) 一段小儿女之态，可谓追魂摄魄之笔。

暂且别无话说。

(甲戌夹) 一句接住上回《红楼梦》大篇文字，另起本回正文。

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

(甲戌侧) 略有些瓜葛，是数十回后之正脉也。真千里伏线。

待蠢物。(庚辰本无此句，此据甲戌本)

(甲戌夹) 妙谦，是石头口角。

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

(甲戌夹) 与贾雨村遥遥相对。(己卯侧同)

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

(甲戌夹) 两呼两起，不过欲观者自醒。

只有其子，小名狗儿。狗儿亦生一子，小名板儿，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唤青儿。

(甲戌夹) 《石头记》中公勋世官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无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

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

(甲戌夹) 音老，出《〈偕〉〔谐〕声字笺》。称呼毕肖。

狗儿未免心中烦虑，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闲寻气恼。



(甲戌夹) 病此病人不少，请来看狗儿。

(甲戌眉) 自《红楼梦》一回至此，则珍馐中之齏耳，好看煞。

那一个不是老老实实的，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

(甲戌侧) 能两亩薄田度日，方说的出来。

托着你那老家之福。

(甲戌夹) 妙称，何肖之至？

沒了钱就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

(甲戌夹) 为纨绔下针，却先从此等小处写来。(己卯侧同)

(甲戌侧) 此口气自何处得来？

我又沒有收税的亲戚，

(甲戌夹) 骂死。

作官的朋友。

(甲戌夹) 骂死。

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

(甲戌夹) 四字便抵一篇世家传。

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

(甲戌夹) 补前文之未到处。

谁知狗儿利名心最重。

(甲戌夹) 调侃语。

刘姥姥道：“哎哟哟！”

(甲戌侧) 口声如闻。

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

(甲戌夹) 欲赴豪门，必先交其仆。写来一叹。

听见带他进城进去。

(甲戌夹) 音光去声，游也，出《借》《谐》声字笺。

我至宁荣街。

(甲戌夹) 街名。本地风光，妙！

然后踏到角门前。

(甲戌侧) “踏”字神理。

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

(甲戌夹) 不知如何想来，又为《候》《侯》门三等豪奴写照。

内中有一老年人说道……“……从这边绕到后街上后门上去问就是了。”

(甲戌夹) 有年纪人诚厚，亦是自然之理。

闹吵吵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

(甲戌夹) 如何想来，合眼如见。

说着，跳跳蹀蹀的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

(甲戌侧) 因女眷，又是后门，故容易引入。

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

(甲戌侧) 如此口角，从何处出来。

又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

(甲戌侧) 问的有情理。

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

(甲戌夹) 刘婆亦善于权变应酬矣。

今见刘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

(甲戌夹) 在今世，周瑞妇算是个怀情不忘的正人。

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

(甲戌眉) “也要显弄”句为后文作地步也，陪房本心本意

实事。

姥姥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

(甲戌夹) 好口角。

(甲戌侧) 自是有宠人声口。

我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样儿。

(甲戌侧) 略将荣府中带一带。

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呢。

(甲戌夹) 我亦说不错。

便叫小丫头到倒厅上。

(甲戌夹) 一丝不乱。

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

(甲戌夹) 略点一句，伏下后文。

若这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说话。再歇了中觉，越发沒了时候了。

(甲戌夹) 写出阿凤勤劳冗杂，并骄矜珍贵等事来。

(甲戌眉) 写阿凤勤劳等事，然却是虚笔，故于后文不犯。

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了头。

(甲戌夹) 着眼。这也是书中一要紧人，《红楼梦》曲内虽未见有名，想亦在副册内者也。

名唤平儿的。

(甲戌夹) 名字真极，文雅则假。

周瑞家的先将刘姥姥起初来历说明。

(甲戌夹) 细，盖平儿原不知此一人耳。

叫他们进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

(甲戌夹) 暗透平儿身分。

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

(甲戌夹) 是冬日。

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

(甲戌夹) 是刘姥姥鼻中。

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

(甲戌夹) 是刘姥姥身子。

满屋里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昏目眩。

(甲戌夹) 是刘姥姥头目。

刘姥姥此时惟点头咂嘴念佛而已。

(甲戌夹) 六字尽矣，如何想来。

于是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

(甲戌夹) 记清。

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

(甲戌夹) 写豪门侍儿。

只得。

(甲戌夹) 字法。

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玉貌的。

(甲戌夹) 从刘姥姥心中目中略一写，非平儿正传。

便当是凤姐儿了。

(甲戌夹) 毕肖。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

(甲戌夹) 从刘姥姥心中意中幻拟出奇怪文字。

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

(甲戌夹) 从刘姥姥心中目中设譬拟想，真是镜花水月。  
正呆时。

(甲戌夹) 三字有劲。

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

(甲戌夹) 细，是巳时。

(甲戌侧) 写得出。

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妇人，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

(甲戌侧) 写得侍仆妇。

只见门外整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

(甲戌侧) 从门外写来。

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甲戌夹) 一段阿凤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传，奢侈珍贵好奇<货>〔货〕注脚。写来真是好看。

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

(甲戌夹) 这一句是天然地设，非别文杜撰妄拟者。

(甲戌侧) 至平。实至奇，稗官中未见此笔。

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

(甲戌侧) 神情宛肖。

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

(甲戌侧) 此等笔墨，真可谓追魂摄魄。

凤姐忙说：“……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

(甲戌侧) 凤姐云“不敢称呼”，周瑞家的云“那个姥姥”。

凡三四句一气读下，方是凤姐声口。

凤姐儿笑道。

（甲戌侧）二笑。

知道的呢，说你们弃灰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甲戌侧）阿凤真真可畏可恶。

刘姥姥忙念佛道。

（甲戌侧）如闻。

凤姐儿笑道。

（甲戌侧）三笑。

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没有。

（甲戌侧）一笔不肯落空，的是阿凤。

刚问些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管事的来回话。

（甲戌侧）不落空家务事，却不实写。妙极，妙极！

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

（甲戌侧）周妇系真心为老嫗，也可谓得方便。

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

（甲戌侧）何如，余批不谬。

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的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忍耻说道。

（甲戌眉）老嫗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之事，作者并非泛写，且为求亲靠友下一棒喝。

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

（甲戌侧）惯用此等横云断山法。

轻裘宝带，美服华冠。

(甲戌侧) <如>(为)纨裤写照。

说上回老舅太太给棒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咯摆一摆就送过来。

(甲戌侧) 夹写凤姐好奖誉。

凤姐笑道。

(甲戌侧) 又一笑，凡五。

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

(甲戌眉) 传神之笔，写阿凤跃然纸上。

这里刘姥姥心神方定，才又说道。

(甲戌侧) 妙！却是从刘姥姥身边目中写来。 度至下回。

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

(甲戌夹) 又一笑，凡六。自刘姥姥来凡笑五次，写得阿凤乖滑伶俐，合眼如立在前。 若会说话之人便听他说了，阿凤利害处正在此。 问看官常有将挪移借贷已说明白了，彼仍推聋妆哑，这人为阿凤若何。呵呵，一叹！

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简慢了他。

(甲戌侧) “穷亲戚来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头记》中见了，叹叹！

(甲戌眉) 王夫人数语，令余几(欲)哭出。

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

(甲戌侧) 点“不待上门就该有照应”数语，此亦于《石头记》再见话头。

怎好叫你空回去呢？

(甲戌侧) 也是《石头记》再见了，叹叹！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

(甲戌侧) 可怜可叹！

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

(甲戌侧) 可怜可叹！

再拿一吊钱来。

(甲戌侧) 这样常例亦再见。

那蓉大爷才是他的正经侄儿呢，他怎么又跑出这么一个侄儿来了。

(甲戌夹) 与前眼色真对，可见文章中无一个闲字。  
为财势一哭。

我的嫂子。

(甲戌侧) 赧颜如见。

(甲戌回后) 一进荣府一回，曲折顿挫，笔如游龙，且将豪华举止令观者已得大概，想作者应是心花欲开之候。

(又) 借刘嫗入阿凤正文，“送宫花”，写“金玉初聚”为引，作者真笔似游龙，变幻难测，非细究至再三再四不记数，那能领会也？叹叹！

(戚序回后) 梦里风流，醒后风流，试问何真何假。刘姆乞谋，蓉儿借求，多少颠倒相酬。英雄反正用机筹，不是死生看守。

## 第七回 送宫花贾璉戏熙凤

###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甲戌回前) 题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戚序回前“名何氏”作



“何名氏”)

(戚序回前) 苦尽甘来递转，正强忽弱谁明。惺惺自古惜惺惺，世运文章操劲。无缝机关难见，多才笔墨偏精。有情情处特无情，何是人人不醒。

便上来回王夫人话。

(甲戌侧) 不回凤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处，正交代得清趣。(戚序“趣”作“楚”)

问了鬟们时，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

(甲戌侧) 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离生动之妙。(戚序“流离”作“流丽”)

只见王夫人的了鬟名金钏儿者。

(甲戌侧) 金钏、宝钗互相映衬，妙！(戚序同)

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站在台阶坡上顽。

(甲戌侧) 莲卿别来无恙否？(戚序同)

便知有话回，因向内努嘴儿。

(甲戌侧) 画。(戚序同)

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

(甲戌夹) 总用双<歧>〔歧〕岔路之笔，令人估料不到之文。(戚序同)

只见薛宝钗。

(甲戌侧) 自入梨香至此方写。(戚序“梨香”作“梨香院”)

穿着家常衣服。

(甲戌夹) 好！写一人换一付笔墨，另出一花样。

(戚序“一花样”作“花样”，两评连写)

(甲戌眉) “家常爱着旧衣<常>〔裳〕”是也。

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

(甲戌侧) 一幅绣窗仕女图，亏想得周到。(戚序“幅”作“副”)

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

(甲戌侧) 一人不漏，一笔不板。(戚序同)

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

(甲戌侧) 得空便入。(戚序同)

(甲戌眉) “那种病”“那”字，与前二玉“不知因何”二“又”字，皆得天成地设之体，且省却多少闲文，所谓“惜墨如金”是也。

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

(甲戌侧) 奇奇怪怪，真如云龙作雨，忽隐忽见，使人逆料不到。(戚序“见”作“现”，“使人”作“别人”)

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甲戌侧) 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

(戚序) “热毒”二字画出富家夫妇，图一时，遗害于子女，而可不谨慎？(“时”下似有缺文)

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

(甲戌侧) 浑厚故也，假使颦、凤辈，不知又何如治之。

(戚序“假使”作“假是”)

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来的……吃他的药倒效验些。

(甲戌夹) 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戚序“广寒”作“广寒宫”)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

（甲戌侧）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戚序无“应”字，“钗”作“金钗”）

用十二分黄柏。

（戚序）历著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自能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为〕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

煎汤送下。

（甲戌夹）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戚序“皆同”作“间皆”）

现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

（甲戌侧）“梨香”二字有着落，并未白白虚设。（戚序“白白虚设”作“虚虚白设”）

宝钗道：“有。”

（甲戌侧）一字句。

叫作“冷香丸”。

（甲戌侧）新雅奇甚！（戚序同）

宝钗道：“也不觉甚怎么着，只不过喘咳些，吃一九下去也就好些了。”

（甲戌夹）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便当浮一大白。（戚序“新奇”作“新意”，“浮一大白”作“浮三白读之”）

见王夫人无语，方欲退出。

（甲戌夹）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许多省力处。不得此窍者，便在窗下百般扭捏。（戚序“在窗下”作“正窗下”，“百般”作“十分”）

薛姨妈忽又笑道。

（甲戌夹）“忽”字“又”字与“方欲”二字对射。（戚序“对

射”作“映射”)

说着便叫香菱。

(甲戌夹) 二字仍从“莲”上起来。盖“英莲”者“应怜”也，“香菱”者亦“相怜”之意。 此是改名之“英莲”也。

(戚序“起来”作“来”，“此是”作“此”，两评连写)

奶奶叫我作什么？

(甲戌夹) 这是英莲天生成的口气，妙甚！

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凤哥罢。

(甲戌侧) 妙文！今古小说中可有如此口吻者？(戚序同)

姨娘不知道，宝丫头古怪着呢。

(甲戌侧) “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分。(戚序同)

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

(甲戌夹) 可知周瑞一回，正为宝、菱二人所有，正《石头记》得力处也。(戚序无末句)

金钊道：“可不就是他。”

(甲戌侧) 出名英莲。(戚序“名”作“明”)

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象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呢。

(甲戌夹) 一击两击法，二人之美，并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极。假使说象荣府中所有之人，则死板之至，故远远以可卿之貌为譬，似极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戚序“何玄幻之极”作“灵妙之极”，“为譬”为“为譬”，“却是”作“都是”)

香菱听问，都摇头说：“不记得了。”

(甲戌夹) 伤痛之极，必亦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则又将作出香菱思乡一段文字矣。(戚序“必亦”作“亦必”，无“矣”)

字)

令李纨陪伴照管。

(甲戌侧) 不作一笔逸安之板矣。(戚序作“不作一笔安逸之笔”)

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待书。

(甲戌夹) 妙名。贾家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处。

(戚序) 妙名。贾家四钗之〈妙〉〔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

那屋里不是四姑娘?

(甲戌夹) 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方不死板。(戚序无“散”字)

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耍呢。

(甲戌夹) 总是得空便入。百忙又带出王夫人喜施舍等事，可知一支笔作千百支用。又伏后文。

(甲戌眉) 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

(戚序) 总是得空便入。百忙中又带出王夫人喜施舍事，一笔能令千百笔用。又伏后文。

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

(甲戌夹) 曰司棋，曰待书，曰入画；后文补抱琴。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雅。(戚序“抱琴”误作“宝琴”，“则觉新雅”作“便觉新雅许多”，两评连写)

我师父见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内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

(甲戌夹) 又虚贴一个于老爷，可知所尚僧尼者，悉愚人

也。（戚序“贴”作“陪”，无“所”字，“悉”作“皆”）

智能儿摇头儿说：“我不知道。”

（甲戌夹）妙！年轻未任事也。一应骗布施、哄斋供诸恶，皆是老秃贼设局。写一种人，一种人活像。（戚序“任”作“谮”，“皆是”作“俱是”，“活像”作“活现”）

是余信管着。

（甲戌侧）明点愚性二字。（戚序同）

他师父一来，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为这事了。

（甲戌夹）一人不落，一（事）不忽，伏下多少后文，岂真为送花哉？（戚序“一口不忽”作“一事不忽”）

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

（甲戌夹）细极！李纨虽无花，岂可失而不写者？故用此顺笔便墨，间三带四，使观者不忽。（戚序无“失而”二字，“间三带四”作“间带出”）

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

（甲戌侧）二字着紧。（戚序同）

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

（甲戌侧）总不重犯，写一次有一次的新样文法。（戚序“总”作“从”，无“的”字，“法”作“字”）

奶子摇头儿。

（甲戌侧）有神理。（戚序同）

正说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

（甲戌夹）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声价，亦且无妙文可

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淡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戚序“于风月”作“风月”，“若不写之”作“若不写”，“无一不妙”作“无不妙”）

（甲戌眉）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传，则觉画工太板。

半刻工夫，手里拿出两枝来。

（甲戌侧）攒花簇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乱。（戚序同）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去。”

（甲戌侧）忙中更忙，又曰密处不容针，此等处是也。（戚序无“又曰”二字）

说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

（甲戌夹）又生出一小段来，是荣、宁中常事，亦是阿凤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头记》笔墨矣。（戚序“荣宁”作“荣府”，“亦太死板”作“太板”，“不是石头记”作“不是此”）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

（甲戌侧）妙极！又一花样。此时二玉已隔房矣。（戚序同）

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

（甲戌侧）瞧他夹写宝玉。（戚序同）

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

（甲戌侧）此处方一细写花形。（戚序无“一”字）

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

(甲戌侧) 妙！看他写黛玉。(戚序同)

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甲戌夹) 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丘壑。(戚序同)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甲戌侧) 吾实不知黛卿胸中有何丘壑，再看一看上仿神。(戚序“黛卿”作“黛玉”，“胸”作“心”，无末句)

黛玉看宫花一段。

(甲戌眉) 余<问>〔阅〕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又<主>〔出〕阿凤、惜春一段，则又知是阿凤正传。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有之，一事启两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

只说我与林姑娘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

(甲戌侧) “和林姑娘”四字着眼。(戚序同)

宝玉与周瑞家的说话一段。

(甲戌眉) 余观“才从学里来”几句，忽追思昔日形景，可叹！想纨绔小儿，自开口云“学里”，亦如市俗人开口便云“有些小事”，然何<常>〔尝〕真有事哉？此掩饰推托之词耳。宝玉若不云“从学房里来凉着”，然则便云“因憨顽时凉着”者哉？写来一笑，继之一叹。

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

(甲戌侧) 着眼。(戚序同)

今儿甄家。

(甲戌侧) 又提甄家。(戚序“提”作“是”)

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

(甲戌侧) 不必细说，方妙。(戚序同)



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

（甲戌侧）阿凤一生尖处。（戚序“尖”作“奸”）

你瞧谁闲着，就叫他们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

（甲戌夹）虚描二事，真真千头万绪，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然亦有阿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观此回可知。（戚序“二事”作“一事”，“或有不能”作“或不能”，“亦有”作“已有”，末多一“矣”字）

今儿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见的我那兄弟，他今儿也在这里。

（甲戌眉）欲出鲸卿，却先小妯娌闲闲一聚，随笔带出，不见一丝作造。

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别委屈着他，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

（甲戌夹）“委屈”二字极不通，都是至情，写愚妇至矣！

（戚序“都”作“却”）

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

（甲戌夹）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谁家方珍怜珠惜？此极相矛盾却极入情，盖大家妇口吻如此。（戚序“极相矛盾”作“极自相矛盾”，“却极”作“却都极”，“大家妇人”作“大家妇”，“如此”作“俱如此耳”）

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

（甲戌侧）自负得起。

凤姐道：“凭他什么样儿的，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

（甲戌眉）此等处写阿凤之放纵，是为后回伏线。

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

（甲戌侧）不知从何处想来。（戚序同）

慢慢的问他：几岁了，读什么书。

（甲戌侧）分明写宝玉，却先偏写阿凤。（戚序同）

秦钟。

（甲戌夹）设云秦钟。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戚序“秦钟”作“情种”，无“二语”二字，“大比托”作“此话”）

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钗子，交付与来人送过去。……尤氏、凤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话下。

（甲戌夹）一人不落，又带出强将手下无弱兵。（戚序同）

宝玉、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庚辰无此句，此据甲戌）

（甲戌侧）淡淡写来。（戚序同）

我虽如此比他尊贵。

（甲戌夹）这一句不是宝玉本意中语，却是古今历来膏粱〔梁〕纨绔之意。（戚序“本意中语”作“本心之语”）

“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甲戌夹）一段痴情，翻“贤贤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后朋友中无复再敢假谈道义，虚论情常。（戚序“使此后”作“便伏此后”，“虚论情常”作“虚话伦常矣”）

形容出众，举止不凡。

（甲戌夹）“不浮（甲戌“不凡”作“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止在此。（戚序“不浮”作“不群”，“止在此”作“正在此”）

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

（甲戌夹）这二句是贬，不是奖。此八字遮饰过多少魑魅罔罔秦卿目中所鄙者。（戚序“绮”作“裤”）

可知“贫窶”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

（甲戌夹）“贫富（甲戌“贫窶”作“贫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戚序同）

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

（甲戌夹）作者又欲瞒过中人。（戚序“中人”作“众人”）忽然。

（甲戌夹）二字（甲戌“忽然”作“忽又”）写小儿得神。（戚序同）

宝玉问他读什么书。

（甲戌夹）宝玉问读书，亦想不到之大奇事。（戚序同）秦钟见问，因而答以实话。

（甲戌夹）四字普天下朋友来看。（戚序同）我们那里坐去，省得闹你们。

（甲戌夹）眼见得二人一身一体矣。（戚序同）他虽腴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此是有的。

（甲戌侧）实写秦钟，双映宝玉。（戚序同）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

（甲戌夹）宝玉问读书已奇，今又问家务，岂不更奇？（戚序同）

再读书一事，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

（甲戌侧）眼。

秦钟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师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

(甲戌眉) 真是可儿之弟。

宝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涤砚，何不速速的作成？

(甲戌眉) 真是可卿之弟。

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

(甲戌侧) 自然是二人输。

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

(甲戌夹) 可见骂非一次矣。(戚序“见”作“知”)

偏要惹他去。

(甲戌侧) 便奇。(戚序同)

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焦大。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

(甲戌眉) 这是为后协理宁国伏线。

先骂大总管赖二。

(甲戌夹) 记清，荣府中则是赖大，又故意综错的妙！

(戚序“综错”作“错综”)

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甲戌夹) 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笑。(戚序“口角闲闲”作“口中闲言”，“近故”作“故”，“世家一笑”作“世人一笑耳”)

(甲戌侧) 忽接此焦大一段，真可惊心骇目，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

焦大说贾珍一段。

(甲戌眉)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以二句批是〈假〉〔假〕，聊慰石兄。

正为风流始读书。

（甲戌侧）原来不读书即蠢物矣。

（戚序回后）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之死。周妇之谈，势利之害真凶。作者具菩提心，于世人说法。

##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甲戌回前）题曰：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毅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

（戚序回前）幻情浓处故多嗔，岂独颦儿爱妒人？莫把心思劳展转，百年事业总非真。

正好发奋。

（甲戌侧）未必。

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过日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语，说的贾母喜欢起来。

（甲戌侧）止此便十成了，不必繁文再表，故妙。偷度金针法。

贾母虽年老，却极有兴头。

（甲戌侧）为贾母写传。

至后日，又有尤氏来请，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过去看戏。至晌午，贾母便回来歇息了。

（甲戌夹）叙事有法，若只管写着戏，便是一无见世面之暴发贫婆矣。写随便二字，兴高则往，兴败则回，方是世代封君正传。且高兴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来。

王夫人本是好清净的。

（甲戌侧）偏与邢夫人相犯，然却是各有各传。

然后凤姐坐了首席，尽欢至晚无话。

（甲戌侧）细甚，交代毕。

又恐扰的秦氏等人不便。

（甲戌侧）全是体贴工夫。

再或可巧遇见他父亲。

（甲戌侧）本意正传，实是曩时苦恼，叹叹！  
更为不妥，宁可绕远路罢了。

（甲戌侧）细甚！

詹光。

（甲戌侧）妙！盖沾光之意。

单聘仁。

（甲戌侧）更妙！盖善于骗人之意。

我的菩萨哥儿。

（甲戌侧）没理没伦，口气毕肖。

老嬷嬷叫住，因问：“二位爷是从老爷跟前来的不是？”

（甲戌侧）为玉兄一人，却人人俱有心事，细致。

二人点头道：“老爷在梦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

（甲戌侧）使人起遐思。    妙！梦遇坡之处也。

不妨事的。

（甲戌侧）玉兄知己，一笑。

宝玉詹光单聘仁谈话一段。

（甲戌眉）一路用淡三色烘染，行云流水之法，写出贵公子家常不迹不离气致。经历过者则喜其写真，未经者恐不免嫌繁。

名唤吴新登。

（甲戌侧）妙！盖云无星戡也。

名戴良。

(甲戌侧) 妙！盖云大量也。

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

(甲戌夹) 亦钱开花之意，随事生情，因情得文。

众人都笑说：“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儿，字法越发好了，多早晚儿赏我们几张贴贴。”

(甲戌眉) 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潜>〔潜〕然泣下，余亦为之败兴。

众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

(甲戌夹) 未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许波澜曲折。瞧他无意中又写出宝玉写字来，固是愚弄公子之闲文，然亦是暗逗宝玉历来文课事。不然，后文岂不太突。

闲言少述。

(甲戌夹) 此处用此句最当。

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绉软帘。

(甲戌侧) 从门外看起，有层次。

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甲戌夹) 这方是宝卿正传。与前写黛玉之传一齐参看，各极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难其左右于毫末。

写宝钗一段。

(甲戌眉) 画神鬼易，画人物难。写宝卿正是写人之笔，若与黛玉并写更难。今作者写得一毫难处不见，且得二人真体实传，非神助而何？

宝钗抬头。

(甲戌侧) 与宝玉迈步针对。

只见宝玉进来。

（甲戌夹）此则神情尽在烟飞水逝之间，一展眼便失于千里矣。

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安，别的姐妹们都好。

（甲戌侧）这是口中如此。

一面看宝玉。

（甲戌侧）“一面”二。口中眼中，神情俱到。

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

（甲戌夹）自首回至此，回回说有通灵玉一物。余亦未曾细细赏鉴，今亦欲一见。

宝钗托于掌上。

（甲戌夹）试问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峰下猿啼虎啸之声何如？”

（甲戌眉）余代答曰：“遂心如意。”

只见大如雀卵。

（甲戌侧）体。

灿若明霞。

（甲戌侧）色。

莹润如酥。

（甲戌侧）质。

五色花纹缠护。

（甲戌侧）文。

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

（甲戌侧）注明。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甲戌侧) 二语可入道，故前引庄叟秘诀。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甲戌侧) 又夹入宝钗，不是虚图对的工。 二语虽粗，本是真情。然此等诗只宜如此，为天下儿女一哭。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甲戌侧) 批得好。末二句似与题不切，然正是极贴切语。

“今亦按图画于后。但其真体最小，……等语之谤”一段。

(甲戌眉) 又忽作此数语，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可谓狡猾之至。 作人要老诚，作文要狡猾。

宝钗看毕。

(甲戌夹) 余亦想见其物矣。前回中总用草蛇灰线写法，至此方细细写出，正是大关节处。

又从前翻过正面来细看。

(甲戌侧) 可谓真奇之至！

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甲戌侧) 是心中沉<音>〔吟〕神理。

宝钗看玉一段。

(甲戌眉) <石头记>立誓一笔不写一家文字。

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

(甲戌夹) 请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坐立之势，想宝钗面上口中，真妙！

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甲戌夹) 又引出一个金项圈来，莺儿口中说出，方妙。

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

(甲戌夹) 补出素日眼中虽见而实未留心。

(甲戌眉) 恨颦儿不早来听此数语，若使彼闻之，不知又有何等妙论趣语，以悦我等心臆。

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

(甲戌夹) 一句骂死天下浓妆艳饰富贵中之脂妖粉怪。

一面解了排扣。

(甲戌侧) 细。

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

(甲戌夹) 按璎珞者<头>〔颈〕饰也，想近俗即呼为项圈者是矣。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甲戌侧) 合前读之，岂非一对？

(己卯夹) “不离不弃”与“莫失莫忘”相对，所谓愈出愈奇。

(又) “芳龄永继”与“仙寿恒昌”一对。请合而读之。问诸公历来小说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换新眼目。

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

(甲戌夹) 余亦谓是一对，不知干支中四注八字可与卿亦对否？

宝玉看璎珞一段。

(甲戌眉) 花看<平>〔半〕开，酒饮微醉，此文字是也。

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

(甲戌侧) 妙神妙理，请观者自思。

遂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

(甲戌侧) 不知比“群芳髓”又何如。

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

（甲戌侧）真真骂死一千浓妆艳饰鬼怪。

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

（甲戌侧）点冷香丸。

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

（甲戌夹）仍是小儿语气。究竟不知别个小儿，只宝玉如此。

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

（甲戌侧）紧处愈紧，密不容针之文。

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

（甲戌侧）二字画出身。

嗟哟，我来的不巧了。

（甲戌侧）奇文，我实不知颦儿心中是何丘壑。

如此间错开了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

（甲戌侧）强词夺理。

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

（甲戌侧）好点缀。

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甲戌夹）吾不知颦儿以何物为心为齿，为口为舌，实不知胸中有何丘壑。

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衿褂子。

（甲戌侧）岔开文字。 （避）繁章法妙极妙极！

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

（甲戌侧）实不知有何丘壑。

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茶果来留他们吃茶。

（甲戌侧）是溺爱，非势<力>〔利〕。

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

(甲戌夹) 为前日秦钟之事恐观者忘却，故忙中闲笔，重一<渲>(渲)染。

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

(甲戌侧) 是溺爱，非夸富。

薛姨妈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

(甲戌侧) 愈见溺爱。

宝玉饮酒一段。

(甲戌眉) 余最恨无调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啜，观此则知大家风范。

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恶。

(甲戌侧) 补出素日。

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又尽着他吃，什么日子又不许他吃，何苦我白赔在里面。

(甲戌侧) 浪酒闲茶原不相宜。

薛姨妈笑道：“老货。”

(甲戌侧) 二字如闻。

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

(甲戌侧) 酷肖。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

(甲戌侧) 着眼。若不是宝钗说出，竟不知玉卿日就何业。

(甲戌眉) 在宝钗口中说出玉兄学业，是作微露卸春挂之萌耳。是书勿看正面为幸。

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甲戌夹) 知命知身，识理识性，博学不杂，庶可称为佳人。可笑别小说中一首歪诗，几句淫曲，便自佳人相许，岂不丑杀？

宝玉听这话有情理。

(甲戌夹) 宝玉亦听的出有情理的话来，与前问读书家务，并皆大奇之事。

黛玉磕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

(甲戌侧) 实不知其丘壑。自何处设想而来？

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

(甲戌侧) 又用此二字。

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

(甲戌侧) 吾实不知何为心，何为齿口舌。

紫鹃姐姐。

(甲戌夹) 又顺笔带出一个妙名来，洗尽春花腊梅等套。

(甲戌侧) 鹦哥改名也。

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甲戌夹) 要知尤物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妒狮吼辈看去。

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

(甲戌侧) 这才好，这才是宝玉。

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

(甲戌侧) 浑厚天成，这才是宝钗。

不说了，你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甲戌夹) 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

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和宝、黛姊妹说说笑笑的。

（甲戌夹）试问石兄，比当日青埂峰猿啼虎啸之声何如？  
你可仔细，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

（甲戌夹）不合提此话，这是李嬷嬷激醉了的，无怪乎后文，一笑。

（甲戌侧）不入耳之言是也。

慢慢的放下酒，垂了头。

（甲戌夹）画出小儿愁戚之状，楔紧后文。  
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

（甲戌侧）二字指贾政也。

这个妈妈，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

（甲戌侧）这方是阿颦真意对玉卿之文。

林姐儿，你不要助着他了。

（甲戌侧）如此之称似不通，却是老妪真心道出。

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

（甲戌侧）是认不的真，是不忍认真，是爱极颦儿、疼煞颦儿之意。

宝钗又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

（甲戌侧）我也欲拧。

真真这个颦了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甲戌侧）可知余前批不谬。

别怕，别怕，我的儿。

（甲戌侧）是接前老爷问书之语。

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

（甲戌侧）二语不失长上之体，且收拾若干文，千斤力量。

这里虽还有三两个婆子，都是不关痛痒的。

（甲戌侧）写的到。

吃了半碗碧粳粥。

（甲戌侧）美粥名。

黛玉因问宝玉道：“你走不走？”

（甲戌侧）妙问。

宝玉也斜倦眼道。

（甲戌侧）醉意。

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

（甲戌侧）妙答。

黛玉听说，遂起身道。

（甲戌侧）此等话，阿颦心中最乐。

小了头忙捧过斗笠来。

（甲戌侧）不漏。

难道没见过别人带过的？

（甲戌侧）别人者，袭人、晴<文>〔雯〕之辈也。

说道：“好了，披上斗篷罢。”

（甲戌夹）若使宝钗整理，颦卿又不知有多少文章。

知是薛姨妈处来，更加欢喜。

（甲戌侧）收的好极，正是写薛家母女。

遂问众人：“李奶子怎么不见？”

（甲戌侧）细。

众人不敢直说家去了。

（甲戌侧）有是事，大有是事。

只见笔墨在案。

（甲戌侧）如此找前文最妙，且无逗<笋>〔榫〕之迹。

哄的我们等了一日。

(甲戌侧) 熬活现，余双圈不及。

“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

(甲戌侧) 补前文之未到。

我生怕别人贴坏了，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

(甲戌侧) 全是体贴一人。 可儿可儿。

这会子还冻的手僵冷的呢。

(甲戌夹) 写晴雯是晴雯走下来，断断不是袭人、平儿、莺儿等语气。

(甲戌侧) 可儿可儿。

宝玉听了，笑道。

(甲戌侧) 是醉笑。

同仰首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

(甲戌侧) 究竟不知是三个什么字，妙！

(甲戌眉) 是不作<词幻>〔开门〕见山文字。

黛玉仰头看里间门斗上，新贴了三个字，写着“绛<云>〔芸〕轩”。

(甲戌侧) 出题妙，原来是这三字。

黛玉笑道：“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们好了？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

(甲戌侧) 滑贼。

说着又问：“袭人姐姐呢？”

(甲戌侧) 断不可少。

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

(甲戌侧) 画。

宝玉笑道：“好，太迟早了些。”



(甲戌侧) 绛芸轩中事。

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罢。”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

(甲戌夹) 奶母之倚势亦是常情，奶母之昏愤亦是常情，然特于此处细写一回，与后文袭卿之酥酪遥遥一对，足见晴卿不及袭卿远矣。余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真真不错。

宝玉因让“林妹妹吃茶”。众人笑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

(甲戌侧) 三字是接上文口气而来，非众人之称。 醉态逼真。

(甲戌眉) 写罨儿去，如此章法，从何设想，奇笔奇文。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

(甲戌夹) 偏是醉人搜寻的出，细事，亦是真情。早起沏了一碗枫露茶。

(甲戌侧) 与“干红一窟”遙映。

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

(甲戌侧) 所谓闲茶是也，与前浪酒一般起落。

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会子李奶奶来了，他要尝尝，就给他吃了。”

(甲戌侧) 又是李嬷嬷，事有凑巧，如此类是。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摔。

(甲戌侧) 是醉后，故用二字，非有心动气也。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

(甲戌侧) 真醉了。撵了出去，大家干净。

(甲戌侧) 真真大醉了。

“宝玉掷杯”一段。

(甲戌眉) 按警幻情<讲>〔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今加大醉二字于石兄，是因问包子问茶顺手掷杯，问茜雪撵李嬷嬷，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袭人数语，无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亦云实实大醉也。难辞<碎>〔醉〕闹，非薛蟠纨绔辈可比。

早有贾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

(甲戌侧) 断不可少之文。

我才倒茶来，被雪滑倒了。

(甲戌侧) 现成之至，瞧他写袭卿为人。

你立意要撵他也好，我们也都愿意出去。

(甲戌侧) 二字奇，使人一惊。

只觉口齿缠綿，眼眉愈加<锡>〔伤〕湿。

(甲戌侧) 二字带出平素形象。

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

(甲戌夹) 试问石兄此一湿，比青埂峰下松风明月如何。

彼时李嬷嬷等已进来了，听见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触犯，只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

(甲戌夹) 交代清楚。“塞玉”一段，又为“误窃”一回伏线。晴雯、茜雪二婢，又为后文先作一引。

(甲戌眉) 偷度金针法，最巧。

次日醒来。

(甲戌夹) 以上已完正题。以下是后文引子，前文之余波。此文收法与前数(回)不同矣。

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举止温柔，堪陪宝玉读书。

(甲戌侧) <骄>〔娇〕养如此，溺爱如此。

贾母又与了一个荷包并一个金魁星。

(甲戌眉) 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

别跟着那些不长进的东西学。

(甲戌侧) 总伏后文。

他父亲秦业。

(甲戌夹) 妙名。业者，孽也，盖云情因孽而生也。

现任营缮郎。

(甲戌夹) 官职更妙，设云因情孽而缮此一书之意。

谁知儿子又死了。

(甲戌侧) 一顿。

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

(甲戌夹) 出名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如此写出，可见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

秦业一段。

(甲戌眉) 写可儿出身自养生堂，是褒中贬。后死封<姜>〔龙〕禁尉，是贬中褒。灵巧一至于此。

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

(甲戌侧) 四字便有隐意。《春秋》字法。

正思要和亲家去商议。

(甲戌侧) 指贾珍。

现今司塾的是贾代儒。

(甲戌侧) 随笔命名，省事。

那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

（甲戌夹）为天下读书一哭，寒素人一哭。

为儿子的终身大事。

（甲戌侧）原来读书是终身大事。

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贻见礼。

（甲戌夹）可知宦囊羞涩与东拼西凑等样，是特为近日守钱虏而不使子弟读书之辈一大哭。

（甲戌侧）四字可思，近之鄙薄师傅者来看。

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

（甲戌夹）不想浪酒闲茶一段，金玉旖旎〔旎〕之文后，后忽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词收住，亦行文之大变体处。《石头记》多用此法，历观后文便知。

早知日后闹争气，岂肯今朝错读书。

（甲戌侧）这是隐语微词，岂独指此一事哉？余则〈为〉〔谓〕读书正为争气，但此争气与彼争气不同。写来一笑。

（戚序回后）一是先天衡来之玉，一是后天造就之金。金水相合，是成万物之象，再遇水而过寒，虽有酒浆，岂能助火？因生出黛玉之讽刺，李嬷嬷之唠叨，晴雯、茜雪之嗔恼，故不得不收功静息，涵养性天，以待再举。识丹道者，当解吾意。

##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 起嫌疑顽童闹书房

（戚序回前）君子爱人以道，不能减牵恋之情；小人图谋以霸，何可逃侮慢之辱？幻境幻情，又造出一番晓妆新鲜。

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

（戚序）妙！不知是怎样相遇。

坐在床沿上发闷。

(戚序) 神理可思。忽又写小儿学堂中一篇文字，亦别书中之未有。

因笑问道：“好姐姐。”

(戚序) 开口断不可少此二字。

那工课宁可少些，一则愈多嚼不烂，二则身子也要保重。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谅。

(戚序) 书正语细嚼一番。盖袭卿心中，明知宝玉他并非真心奋志之人，袭人自别有说不出来之语。

偏生这日贾政回家早些。

(戚序) 若俗笔则又云不在家矣。试思若再不见，则成何文字哉？所谓不敢作安逸苟且塞责文字。

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

(戚序) 这一句才补出已往许多文字。是严父之声。

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

(戚序) 画出宝玉的俯首挨壁之形象来。

秦钟早来候着了，贾母正和他说话儿呢。

(戚序) 此处便写贾母爱秦钟一如其孙，至后文方不突然。

宝玉忽想起未辞黛玉。

(戚序) 妙极！何顿挫之至！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畅，一絲不走。

唠叨了半日，方撒身去了。

(戚序) 如此总一句，更妙！

“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宝玉笑而不答。

(戚序) 必有是语，方是黛玉。此又系黛玉平生之病。

不上一月之工，秦钟在荣府便熟了。

(戚序) 交代的清。

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

(戚序) 写宝玉总作如此笔。

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

(戚序) 伏一笔。

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

(戚序) 凡四语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写尽古今情种人也。

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谮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戚序) 伏下文阿呆争风一回。

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

(戚序) 先虚写几个淫浪蠢物，以陪下文，方不孤不板。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

(戚序) 此处用“多情”二字方妙。

亦未考真名姓。

(戚序) 一并隐其姓名，所谓具菩提之心，秉刀斧之笔。一号“香怜”，一号“玉爱”。虽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于孺子之心。

(戚序) 诙谐得妙，又似李笠翁书中之趣语。

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遂以心照，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

(戚序) 小儿之态活现，掩耳偷铃者亦然，世人亦复不少。

都背后挤眉弄眼，或咳嗽扬声。

(戚序) 又画出历来学中一群顽皮来。

又命贾瑞。

（戚序）又出一贾瑞。

秦钟先问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

（戚序）妙问，真真活跳出两个小儿来。

一语未了，只听背后咳嗽了一声。

（戚序）太急了些，该再听他二人如何结局，正所谓小儿之态也，酷肖之极。

二人唬的忙回头看时，原来是窗友名金荣者。

（戚序）妙名，盖云有金自荣，廉耻何益哉？

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补他。

（戚序）无耻小人，真有此心。

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

（戚序）新而艳，得空便入。

这贾蔷外相既美。

（戚序）亦不免招谤，难怪小人之口。

上有贾珍溺爱。

（戚序）贬贾珍最重。

下有贾蓉匡助。

（戚序）贬贾蓉次之。

心中却忖度一番。

（戚序）这一忖度，方是聪明人之心机，写得最好看，最细致。

倘或我一出头，他们告诉了老薛。

（戚序）先曰薛大叔，次曰老薛，写尽骄侈纨绔。

悄悄的把跟宝玉的书童名唤茗烟者。

（戚序）又出一茗烟。

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

（戚序）如此便好，不必细述。

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

（戚序）好看之极！

从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

（戚序）好看好笑之极！

这贾茵亦系荣国府近派的重孙。

（戚序）先写一宁派，又写一荣派，互相错综得妙。

谁知贾茵年纪虽小，志气最大，极是淘气不怕人的。

（戚序）要知没志气小儿，必不会淘气。

将一个磁砚水壶打了个粉碎，溅了一书黑水。

（戚序）这等忙，有此闲处用笔。

好凶横的们，这不都动了手了么？

（戚序）好听煞。

骂着，也便抓起砚砖来要打回去。

（戚序）先瓦砚，次砖砚，转换得妙极！

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

（戚序）是贾兰口气。

贾茵如何忍得住，便两手抱起书匣子来，照那边抡了去。

（戚序）先飞后抡，用字得神，好看之极！

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

（戚序）好看之极！不打着别个，偏打着二人，亦想不到文章也。此书此等笔法，与后文踢着袭人，误打平儿，是一样章法。

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

（戚序）好听之极！好看之极！



这一个如此说，那一个又如彼说。

（戚序）妙，如闻其声。

李贵且喝骂了茗烟四个一顿。

（戚序）处治的好。

贾瑞道：“我吆喝着都不听。”

（戚序）如闻。

雇上一辆车拉进去，当着老太太问他，岂不省事？

（戚序）又以贾母欺压，更妙！

（戚序回后）此篇写贾氏学中，非亲即族，且学乃大众之规范，人伦之根本，首先悖乱，以至于此极，其贾家之气数，即此可知。挟用袭人之风流，群小之恶逆，一扬一抑，作者自必有所取。

##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 張太医論病細穷源

（戚序回前）新样幻情欲收拾，可卿从此世无缘。和肝益气浑闲事，谁识今朝寻病源？

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

（己卯侧）因何无故〈结〉〔给〕许多银子，金母亦当细思之。

比登天还难呢！

（己卯侧）如此弄银，若有金荣在，亦可得。

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

（己卯侧）这贾门的亲戚比那贾门的亲戚。

等我到东府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叫

他评评这个理。

（己卯侧）未必能如此说。

求姑奶奶别去，别管他们谁是谁非。

（己卯侧）不论谁是谁非，有钱就可矣。

今日怎么没见蓉大奶奶？

（己卯侧）何不叫秦钟的姐姐？

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

（己卯侧）还有这么个好小舅子。

谁知他们昨儿学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了。

（己卯侧）眼前竟像不知者。

早吓的都丢在爪哇国去了。

（己卯侧）又何必用金母着急？

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

（己卯侧）<为>〔未〕必能如此。

（戚序回后）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恶奴之凶顽，而后及以秦钟来告，层层克入，点露其用心过当，种种文章逼之。虽贫女得居富室，诸凡遂心，终有不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于着笔时何等妙心绣口，能道此无碍法语，令人不禁眼花撩乱。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戚序回前）幻境无端换境生，玉楼春暖述乖情。闹中寻静浑闲事，运得灵机属凤卿。

（戚序回后）将可卿之病将死，作幻情一劫；又将贾瑞之遇唐突，作幻情一变。下回同归幻境，真风马牛不相及之谈。同范并趋，毫无滞碍，灵活之至，飘飘欲仙。默思作者其人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戚序回前）反正从来总一心，镜光至意两相寻。有朝敲破蒙头瓮，绿水青山任好春。

凤姐急命：“快请进来”。

（庚辰侧）立意追命。

满面陪笑。

（庚辰侧）如蛇。

贾瑞笑道。

（己卯夹）如闻其声。（庚辰夹、戚序同）

嫂子这话说错了，我就不这样。

（己卯夹）渐渐入港。（庚辰夹、戚序同）

凤姐笑道：“象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

（庚辰眉）勿作正面看为幸。畸笏。

极疼人的。

（己卯夹）奇，妙！（庚辰夹、戚序同）

死了也愿意。

（庚辰侧）这<到>〔倒〕不假。

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

(庚辰侧) 反叉着眼。

你该走了。

(己卯夹) 叫去正是叫来也。(庚辰夹、戚序同)

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

(庚辰眉) 先写穿堂，只知房舍之大，岂料有许多用处？  
贾瑞听了，喜之不尽，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以为得手。

(庚辰侧) 未必。

东边的门也倒关了。

(庚辰侧) 平平略施小计。

一夜几乎不曾冻死。

(庚辰眉) 可为偷情一戒。

那代儒素日教训最严。

(庚辰眉) 教训最严，奈其心何？一叹。

只料定他在外非饮即赌，嫖娼宿妓。

(庚辰侧) 展转灵活，一人不放，一笔不肖。

那里想到这段公案。

(庚辰侧) 世人万万想不到，况老学究乎？

“代儒道：自来出门，非禀我不敢撞出”一段。

(庚辰眉) 处处点父母痴心，子孙不肖。此书系自愧而成。

其苦万状。

(己卯夹)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眉)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若个能回头也？叹叹！  
壬午春，畸笏。

此时贾瑞前心犹是未改，再想不到是凤姐捉弄他。

(庚辰侧) 四字是寻死之根。

凤姐因见他自投罗网。

（庚辰侧）可谓因人而使。

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

（庚辰侧）四字是作者明阿凤身分，勿得轻轻看过。  
可别冒撞了。

（己卯夹）伏的妙！（庚辰夹、戚序同）  
你不信，就别来。

（庚辰侧）紧一句。

来，来，来。死也要来！

（己卯夹）不差。（庚辰夹、戚序同）  
贾瑞料定晚间必妥。

（庚辰侧）未必。

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

（庚辰侧）四字用得新，必有新文字好看。  
偏生家里亲戚又来了。

（己卯夹）专能忙中写闲，狡猾之甚！（庚辰夹同。戚序  
“甚”作“极”）

只见黑魆魆的来了一个人。

（庚辰侧）真到了。

那人只不作声。

（庚辰侧）好极！

忽见灯光一闪。

（庚辰侧）将到矣。

却是贾蓉。

（己卯夹）奇绝！（庚辰夹、戚序同）  
真臊的无地可入。

(庚辰侧) 亦未必真。

如今璩二姊已经告到太太跟前。

(庚辰侧) 好题目。

说你无故调戏他。

(庚辰眉) 调戏还<有>〔要〕有故，一笑。

太太气死过去。

(庚辰侧) 好大题目。

贾瑞道：“这如何落纸呢？”

(庚辰侧) 也知写不得，一叹。

纸笔现成。

(庚辰侧) 二字妙！

贾蔷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

(己卯夹) 又生波澜。(庚辰夹、戚序同)

仍熄了灯。

(己卯夹) 细。(庚辰夹、戚序同)

等我们来再动。

(庚辰侧) 未必如此收场。

忙又掩住口。

(己卯夹) 更奇。(庚辰夹、戚序同)

满头满脸浑身皆是屎屎，冰冷打战。

(庚辰侧) <全>〔余〕料必新奇，改恨文字收场，方是《石头记》笔力。

(庚辰眉) 瑞奴定当如是报之。 此一节能入《西厢记》批评内十大快中。畸笏。

再想想凤姐的模样儿。

(庚辰侧) 欲恨未断。

自此满心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

（庚辰眉）此刻还不回头，真自寻死路矣。

迹来想着凤姐，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冻恼奔波。

（己卯夹）写得历历病源，如何不死？（庚辰夹同。戚序“死”作“死呢”）

因此三五下里夹攻。

（庚辰侧）所谓步步紧。

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

（庚辰侧）简捷之至！

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

（己卯夹）说得有趣。（庚辰夹、戚序同）

王夫人命凤姐秤二两给他。

（己卯夹）王夫人之慈若是。（庚辰夹同。戚序“慈”作“心慈”）

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

（己卯夹）夹写王夫人。（庚辰夹、戚序同）

只说：“都寻了来，共凑了有二两送去。”

（己卯夹）然便有二两独参汤，贾瑞固亦不能微好，又岂能望好，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终是瑞之自失也。（庚辰夹“何如是耶”作“何如是”，未句无“终是”二字）

（戚序）然便有二两独参汤，贾瑞固亦不好，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终是瑞之自失。

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

（己卯夹）自甄士隐随君一去，别来无恙否？（庚辰夹、

戚序同)

直着声叫喊。

(己卯夹) 如闻其声，吾不忍听也。(庚辰夹同。戚序“听也”作“听了”)

一面在枕上叩首。

(己卯夹) 如见其形，吾不忍看也。(庚辰夹同。戚序“看也”作“看了”)

连叫“菩萨救我”。

(己卯夹)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作者如何下笔？(庚辰夹同。戚序无末句)

从褙裯中。

(己卯夹) 妙极！此褙裯犹是士隐所<舍>〔抢〕背者乎？(庚辰夹、戚序“舍”作“抢”)

取出一面镜子来。

(己卯夹) 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庚辰夹同。戚序“看书人”作“看书”)

两面皆可照人。

(己卯夹) 此书表里皆有喻也。(庚辰夹、戚序同)

镜把上镌着“风月宝鉴”四字。

(己卯夹) 明点。(庚辰夹、戚序同)

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

(己卯夹) 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眉) 与《红楼梦》呼应。

专治邪思妄动之症。

(己卯夹) 毕真。(庚辰夹同。戚序作“逼真”)

有济世保生之功。



(己卯夹) 毕真。(庚辰夹同。戚序作“逼真”)

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

(己卯夹) 所谓无能纨绔是也。(庚辰夹、戚序同)

千万不可照正面。

(己卯夹) 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谁人识得此句。

只照他的背面。

(己卯夹) 记之。(庚辰夹、戚序同)

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

(己卯夹) 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庚辰夹同。戚序“好知”作“须知”)

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

(己卯夹) 奇绝！(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可怕是“招手”二字。

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

(己卯夹) 写得奇峭，真好笔墨。(庚辰夹、戚序同)

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

(己卯夹) 所谓醉生梦死也。(庚辰夹同。戚序“所谓”作“真”)

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

(己卯夹) 可怜！大众齐来看此。(庚辰夹、戚序同)

大骂道士，是何妖怪！

(己卯夹) 此书不免腐儒一谤。(庚辰夹、戚序同)

若不早毁此物。

(己卯夹) 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庚辰夹、戚序

同)

遗害于世不小。

(己卯夹) 腐儒。(庚辰夹、戚序同)

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

(己卯夹) 观者记之。(庚辰夹、戚序同)

寄灵于铁槛寺。

(己卯夹) 所谓铁门限是也。先安一开路道之人，以备秦氏仙柩有方也。(庚辰夹同。戚序无“道”字)

(庚辰回后) 此回忽遣黛玉去者，正为下回可儿之文也。若不遣去，只写可儿、阿凤等人，却置黛玉于荣府，成何文哉？〈固〉〔故〕必遣去，方好放笔写秦，方不脱发。况黛玉乃书中正人，秦为陪客，岂因陪而失正耶？后大观园方是宝玉、宝钗、黛玉等正紧文字，前皆系陪衬之文也。

(戚序回后) 儒家正心，道者炼心，释辈戒心，可见此心无有不到，无不能入者，独畏其入于邪而不反，故用〈心〉〔正〕炼戒以缚之。请看贾瑞一起念，及至于死，专诚不二，虽经两次警教，毫无翻悔，可谓痴子，可谓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独欲思，岂逃倾颓？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种，以助解者生笑，以为痴者设一棒喝耳。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甲戌回前) 贾珍尚奢，岂有不请父命之理？因(敬老修炼)要紧，不问家事，故得〈姿〉〔恣〕意放为。

(又) 若明指一州名，似落《西游》(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云国名更妙，



一日倘或乐极悲生。

(甲戌侧)“倘或”二字，酷肖妇女口气。(庚辰眉“肖”作“有”)

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

(甲戌眉)“树倒猢猻散”之语，〈全〉〔今〕犹在耳，〈曲〉〔屈〕指三十五年矣。 伤哉，宁不恻杀？

(庚辰眉)“树倒猢猻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甲戌侧)非阿凤不明，盖今古名利场中患失之同意也。  
(庚辰侧“今古”作“古今”)

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

(戚序)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热心人。  
可卿提醒凤姐早为后虑一段。

(甲戌眉)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庚辰眉同)

天机不可泄漏。

(甲戌侧)伏的妙！(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甲戌侧)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庚辰侧)“句”作“白”)

(甲戌眉)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庚辰眉同)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甲戌眉)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

(庚辰眉)可从此批。

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

(庚辰侧) 八字乃为上人之当铭于五衷。

“那长一辈的”一段。

(庚辰眉) 松斋云好笔力，此方是文字佳处。

莫不悲嚎痛哭者。

(庚辰侧) 老健。

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栖，也不和人顽耍。

(甲戌侧) 与凤姐反对。 淡淡写来，方是二人自幼气味相投，可知后文皆非<实>〔突〕然文字。(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实”作“突”。两评连写)

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

(甲戌侧) 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

宝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

(甲戌侧) 如何自己说出来了？

(庚辰侧) 又淡淡抹去。

宝玉听到可卿死一段。

(庚辰眉) 如在总是淡描轻写，全无痕迹，方见得有生<一>〔以〕来，天分中自然所赋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

里面哭声摇山振岳。

(甲戌侧) 写大族之丧，如此起绪。(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

(甲戌侧) 妙！非此何以出阿凤？(己卯夹、庚辰夹、戚序

同)

(庚辰侧) 紧处愈紧，密处愈密。

(庚辰眉) 所谓〈曾〉〔层〕峦叠翠之法也。野史中从无此法。即观者到此，亦为写秦氏未必全到，岂料更又写一尤氏哉？

彼时贾代儒、代修……

(庚辰侧) 将贾族约略一总，观者方不惑。

贾珍哭的泪人一般。

(甲戌侧) 可笑，如丧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

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

(庚辰侧) 淡淡一句，勾出贾珍多少文字来。

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戚序) “尽我所有”，为媳妇是非礼之谈，父母又将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恶奴酒后狂言，及今复见此语，含而不露，吾不能为贾珍隐讳。

并尤氏的几个眷属。

(甲戌侧) 伏后文。(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按：此评全文应包括下面正文“尤氏姊妹”四字在内，作“伏后文尤氏姊妹”)

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

(甲戌侧) 删却，是未删之笔。

那贾赦闻得长孙媳死了，因自为早晚就要飞升。

(庚辰侧) 可笑可叹。古今之儒，中途多惑老佛。王隐梅云：“若能再加东坡十年寿，亦能跳出这圈子来。”斯言信矣。

叫作什么檣木。

(甲戌眉) 檣者舟具也，所谓人生若泛舟而已，宁不可叹？(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出在潢海铁网山上。

(甲戌侧) 所谓迷津易堕，尘网难逃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工银就是了。

(甲戌侧) 的是阿呆儿口气。(庚辰侧“兄”作“儿”)  
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

(甲戌侧) 政老有深意存焉。(庚辰侧同)

殄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

(甲戌侧) 夹写贾政。(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贾珍笑问价值几何”一段。

(甲戌眉) 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  
(壺)奥。(庚辰眉“知”作“到”，无“瓶”字)

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

(甲戌侧) 补天香楼未删之文。

那宝珠按未嫁女之丧，在灵前哀哀欲绝。

(甲戌侧) 非恩惠爱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  
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紊乱。

(甲戌侧) 两句写尽大家。(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

(庚辰侧) 又起波澜，却不突然。

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甲戌侧) 善起波澜。(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

(甲戌侧) 妙！大权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让至逗蜂轩。

(甲戌侧) 轩名可思。(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戴叔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

(甲戌侧) 得。内相机括之快如此。

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

(甲戌侧) 忙中写闲。(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

(甲戌侧) 奇谈，画尽阆宫口吻。(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

(甲戌侧) 史小姐湘云消息也。

(庚辰正文) 伏史湘云。

(戚序) 伏史湘云一笔。

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

(庚辰侧) 就简生繁。

人来人往。

(甲戌侧) 是有服亲友并家下人丁之盛。(己卯夹、庚辰夹、戚序“亲友”作“亲朋”)

花簇簇官去官来。

(甲戌侧) 是来往祭吊之盛。(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贾门秦氏恭人之丧。

(庚辰眉) 贾珍是乱费，可卿却实如此。

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

(庚辰眉) 奇文。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亡(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



因宝玉在侧问道：“事事都算安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

（甲戌侧）余正思如何高搁起玉兄了。

我荐一个人与你。

（甲戌侧）荐凤姐须得宝玉，俱龙华会上人也。

唬的众婆娘噫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

（甲戌侧）数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是笔笔不空，批者亦字字留神之至矣。

（庚辰侧）素日行止可知。

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

（庚辰侧）又写凤姐。

贾珍一面扶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

（庚辰侧）一丝不乱。

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

（庚辰侧）不见突然。

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

（庚辰侧）阿凤此刻心痒矣。

他一个小孩子家。

（庚辰侧）三字愈令人可爱可怜。

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

（庚辰侧）阿凤身分。

说着滚下泪来。

（庚辰侧）有笔力。

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么？”凤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

（庚辰侧）王夫人是悄言，凤姐是响应，故称“大哥哥”。

已得三昧矣。

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

（甲戌侧）胸中成见已有之语。

凤姐不敢就接牌。

（戚序）凡有本领者断不越礼。接牌小事而必待命于王夫人者，诚家道之规范，亦天下之规范也。看是书者不可草草从事。

凤姐笑道：“不用。”

（甲戌侧）二字句，有神。（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凤姐分析宁府弊端一段。

（甲戌眉）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今余想恸血泪盈。

（庚辰眉）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

且听下回分解，正是：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甲戌眉）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

（戚序）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

（甲戌回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庚辰回后）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

（戚序回后）借可卿之死，又借出情之变态，上下大小，男女老少，无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凤姐之梦，更化就幻空中

一片贴切之情。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动之萌，深浅诚伪，随种必报，所谓幻者此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见。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甲戌回前）凤姐用彩明，因自识字不多，且彩明系未冠之童。

（又）写凤姐之珍贵，写凤姐之英气，写凤姐之声势，写凤姐之心机，写凤姐之骄大。

（又）昭儿回，并非林文、琏文，是黛玉正文。

（又）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折〉〔拆〕卯字。彪〈折〉〔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折〉〔拆〕鬼，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明，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回〉〔日〕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

（又）路谒北静王，是宝玉正文。

（戚序回前）家书一纸千金重，勾引难防嘱下人。任你无双肝胆烈，多情念起自眉颦。

**不要把老脸丢了。**

（庚辰侧）此是都总管的话头。

**论理，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治整治。**

（庚辰侧）伏线在二十板之误差妇人。

**凤姐即命彩明钉造簿册。**

（甲戌眉）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分，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处。（庚辰眉“使”作

“便”)

(庚辰眉) 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

(又) 且明写阿凤不识字之故。壬午春。  
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

(甲戌侧) 已有成见。

众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听觑。

(甲戌侧) 传神之笔。(庚辰侧同)  
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

(甲戌侧) 先站地步。(庚辰侧同)  
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

(甲戌侧) 此话听熟了，一叹。(庚辰侧同)  
如今可要依着我行。

(甲戌侧) 宛转得妙!(庚辰侧同)  
按名一个一个的唤进来看视。

(庚辰侧) 量才而用之意。  
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罢。

(甲戌侧) 是协理口气，好听之至!

(庚辰侧) 所谓先礼而后<宾>〔兵〕是也。  
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

(庚辰侧) 滑贼，好收煞。  
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煎了各样细粥，精致小菜，命人送来劝  
食。

(庚辰眉) 写凤之心机。  
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

(庚辰眉) 写凤之珍贵。

那凤姐不畏勤劳。

(戚序) 不畏勤劳者，一则任专而易办，一则技痒而莫遏。士为知己者死。不畏勤劳，有何可畏？

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

(庚辰眉) 写凤之英勇。

独在抱厦内起坐，不与众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会。

(庚辰眉) 写凤之骄大。

(又) 如此写得可叹可笑。

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

(庚辰侧) 谁家行事，宁不堕泪？

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

(庚辰侧) 须得如此，方见文章妙用。余前批非谬。

凤姐冷笑道。

(甲戌侧) 凡凤姐恼时，偏偏用“笑”字，是章法。(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原来是你！

(庚辰侧) 四字有神，是有名姓上等人口气。

正说着，只见荣国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

(庚辰侧) 偏用这等闲文间住。

在前探头。

(甲戌侧) 惯起波澜，惯能忙中写闲，又惯用曲笔，又惯综错，真妙！(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综错”作“错综写”)

凤姐且不发放这人。

(庚辰侧) 的是凤姐作仿。

领牌取钱，打车轿网络。

（庚辰侧）是丧事中用物，闲闲写却。

这两件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取。

（庚辰侧）好看煞，这等文字。

凤姐因见张材家的在旁，因问：“你有什么事？”

（庚辰侧）又一顿挫。

一面又命念那一个，是为宝玉外书房完竣，支买纸料糊裱。

（庚辰侧）却从闲中，又引出一件关系文字〈乎〉〔来〕。

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

（甲戌侧）接上文，一点痕迹俱无，且是仍与方才诸人说话神色口角。

（庚辰侧）接得紧，且无痕迹，是山断云连法也。

又见凤姐眉立。

（庚辰侧）二字如神。

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

（甲戌侧）又伏下文，非独为阿凤之威势费此一段笔墨。

（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一段”二字在“阿凤”前。）

自此兢兢业业。

（庚辰侧）收〈什〉〔拾〕得好。

如今且说宝玉。

（庚辰侧）忙中闲笔。

咱们去了，他岂不烦腻？

（甲戌侧）纯是体贴人情。（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好长腿子，快上来罢。

（庚辰侧）家常戏言，毕肖之至！

这边同那些浑人吃什么？

(甲戌侧) 奇称。试问谁是清人?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何尝不是忘了?

(甲戌侧) 此妇亦善迎合。

(庚辰侧) 下人迎合凑趣<必>(毕)真。

倘或别人私弄一个，支了银子跑了，怎样?

(庚辰侧) 小人语。

怎么咱们家没人领牌子做东西?

(庚辰侧) 写不理家务公子之语。

人家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

(庚辰侧) 言<其>(甚)是也。

你们这夜书，多早晚才念呢?

(庚辰侧) 补前文之未到。

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要牌。

(庚辰侧) 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

苏州去的人昭儿来了。

(甲戌侧) 接得好!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

(甲戌眉) 颦儿方可长居荣府之文。(庚辰眉“文”作“交”)

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

(庚戌侧) 暗写黛玉。

凤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

(庚辰侧) 此系无意中之有意，妙!

别勾引他认得混帐老婆。

(甲戌侧) 切心事耶。

回来打折你的腿。

(甲戌侧) 此一句最要紧。(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赶乱完了，天已四更将近，总睡下又走了困。

(庚辰侧) 此为病源伏线。 后文方不突然。  
因此忙的凤姐茶饭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净。

(庚辰眉) 总得好。

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

(甲戌侧) 写秦氏之丧，却只为凤姐一人。(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

(庚辰眉) “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奇甚妙甚！  
“有镇国公牛清之孙”一段。

(庚辰眉)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折>〔拆〕卯字。  
彪<折>〔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  
马，午也。魁<折>〔拆〕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候〉〔侯〕同音，申也。晓明，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镇也，犬字寓焉。所谓十二支寓焉。

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

(庚辰眉) 数字道尽声势。壬午春，畸笏老人。

因向贾政道：“那一位是衔玉而诞者？”

(庚辰眉) 忙中闲笔，点缀玉兄，方不失正文中之正人。  
作者良苦。壬午春，畸笏

(庚辰回后) 此回将大家丧事详细剔尽，如见其气概，如闻其声音，丝毫不错，作者不负大家后裔。

(又) 写秦死之盛，贾珍之奢，实是却写得一个凤姐。



(戚序回后) 大抵事之不理，法之不行，多因偏于爱恶，幽柔不断。请看凤姐无私，犹能整齐丧事。况丈夫辈受职于庙堂之上，倘能奉公守法，一丝不苟，承上率下，何有不行？

##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甲戌回前) 宝玉谒北静王辞对神色，方露出本来面目，迥非在闺阁中之形景。

(又) 北静王问玉上字果验否，政老对以未曾试过，是隐却多少捕风捉影闲文。

(又) 北静王论聪明伶俐，又年幼时为溺爱所累，亦大得病源之语。

(又) 凤姐中火，写纺线村姑，是宝玉闲花野景一得情趣。

(又) 凤姐另住，明明系秦、玉、智能幽事，却是为净虚(攒)(钻)营凤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又) 秦、智幽情，忽写宝、秦事云：“不知算何帐目，未见真切，不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蔡〉〔纂〕创。”是不落套中，且省却多少累赘笔墨。昔安南国使有题一丈红句云：“五尺墙头遮不得，留将一半与人看。”

(戚序回前) 欲显铮铮不避嫌，英雄每入小人缘。鲸卿些子风流事，胆落魄销已可怜。

面若春花，目如点漆。

(甲戌侧) 又换此一句，如见其形。(己卯夹、庚辰夹、戚序“见”作“此”)

亲自与宝玉带上。

(甲戌侧) 钟爱之至！(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水溶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

（庚辰眉）八字道尽玉兄。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写照。〈王文〉〔壬午〕季春。

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

（甲戌侧）妙极！开口便是西昆体，宝玉闻之，宁不刮目哉？（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果如是言，亦荫生辈之幸矣。

（庚辰侧）谦的得体。

宝玉连忙接了，回身奉与贾政。

（庚辰侧）转出沒调教。

命手下掩乐停音，滔滔然将殡过完。

（庚辰侧）有层次，好看煞。

凤姐儿因记挂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

（甲戌侧）千百件忙事内不漏一丝。

（庚辰侧）细心人自〈因〉〔应〕如是。

女孩儿一样的人品。

（甲戌侧）非此一句宝玉必不依，阿凤真好才情。（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阿凤”作“凤姐”）

只见从那边两骑马压地飞来。

（庚辰侧）有气有声，有形有影。

凤姐急命请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

（庚辰侧）有次序。

凡庄农动用之物，皆不曾见过。

（庚辰侧）真，毕真！

不知何项所使，其名为何。

（甲戌侧）凡膏〈梁〉〔梁〕子弟齐来着眼。（己卯夹、庚辰

夹、戚序同)

宝玉听了。

(甲戌侧) 也盖因未见之故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

(甲戌侧) 聪明人自是一喝即悟。(己卯夹、戚序同。庚辰夹“喝”作“唱”)

“因点头叹道”一段。

(庚辰眉) 写玉兄正文总于此等处，作者良苦。壬午季春。

只见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了来乱嚷：“别动坏了！”

(庚辰侧) 天生地设之文。

宝玉忙丢开手，陪笑说道。

(庚辰眉) 一“忙”字，二“陪笑”字，写玉兄是在女儿分上。壬午季春。

站开了，我纺与你瞧。

(甲戌侧) 如闻其声，见其形。

(庚辰侧) 三字如闻。

此卿大有趣。

(庚辰侧) 忙中闲笔，却伏下文。

该死的，再胡说，我就打了。

(甲戌侧) 的是宝玉性生之言。

(庚辰侧) 玉兄身分本心如此。

宝玉正要说话时。

(庚辰眉) 若说话，便不是《石头记》中文字也。

宝玉怅然无趣。

（甲戌侧）处处点情，又伏下一段后文。（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却留心看时，内中并无二丫头。

（庚辰侧）妙在不见。

只见迎头二丫头怀里抱着他小兄弟。

（庚辰侧）妙在此时方见，错综之妙如此！

争奈车轻马快。

（甲戌侧）四字有文章。人生离聚亦未尝不如此也。（己卯夹、庚辰夹“离”作“难”，“尝”作“常”。庚辰夹“未”作“木”。戚序“文章”作“文意”，“离”作“难”）

其中阴阳两宅俱已预备妥贴。

（甲戌夹）大凡创业之人，无有不为子孙深谋至细。今后辈仗一时之荣显，犹自不足，另生枝叶，虽华丽过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叹，争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近世浮华子弟来着眼。（己卯夹、庚辰夹、戚序“今后辈”作“奈后辈”，“犹自”作“犹为”，“来着眼”作“齐来着眼”。戚序“争”作“怎”）

好为送灵人口寄居。

（甲戌侧）祖宗为子孙之心细到如此！（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不想如今后辈人口繁盛”一段。

（庚辰眉）《石头记》总于没要紧处闲三二笔，写正文筋骨，看官当用巨眼，不为彼瞒过方好。壬午季春。

其中贫富不一，或性情参商。

（甲戌夹）所谓源远水则浊，枝繁果则稀，余《谓》〔为〕天下痴心祖宗为子孙谋千年业者痛哭。（己卯夹、庚辰夹、戚序

“余谓”俱作“余为”）

有那家业艰难安分的。

（甲戌侧）妙在艰难就安分，富贵则不安分矣。（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为事毕宴退之所。

（甲戌侧）真真辜负祖宗体贴子孙之心。（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独有凤姐嫌不方便。

（甲戌侧）不用说，阿凤自然不肯将就一刻的。（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离铁槛寺不远。

（甲戌夹）前人诗云：“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是此意。故“不远”二字有文章。（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原来秦业年迈多病。

（甲戌侧）伏一笔。（己卯夹、庚辰夹、戚序作“伏笔”）

因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就没来请奶奶的安。

（甲戌侧）虚陪一个胡姓，妙，言是糊涂人之所为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你接着他作什么？这会子还哄我。

（甲戌侧）补出前文未到处，细思秦钟近日在荣府所为可知矣。（己卯夹、戚序同。庚辰夹无“细”字）

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有意的。

（甲戌侧）总作如是等奇语。（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

(甲戌侧) 不爱宝玉，却爱秦钟。亦是各有情孽。(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秦钟笑说：“给我。”

(甲戌侧) 如闻其声。(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我难道手里有蜜。

(甲戌侧) 一语毕肖，如闻其语，观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从何着想。(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老尼道：“阿弥陀佛！”

(甲戌侧) 开口称佛，毕<有>〔肖〕。可叹可笑。(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毕有”作“毕竟”)

善才庵。

(甲戌侧) “才”字妙！(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小名金哥。

(甲戌侧) 俱从“财”一字上发生。(己卯夹作“俱从一财字上发”。庚辰夹“生”作“出”。戚序“财一”作“一财”)

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

(甲戌夹) 守备一闻便<问>〔闹〕，断无此理。此不过张家惧府尹之势，必先退定礼，守备方不从，或有之。此时老尼，只欲与张家完事，故将此言遮饰，以便退亲，受张家之贿也。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此不过”作“此必是”。戚序“此言”作“言”)

那张家急了。

(甲戌夹) 如何便急了，话无头绪，可知张家礼缺。此系作者巧摹老尼无头绪之语，莫认作者无头绪，正是神处奇处。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己卯夹、戚序“礼缺”作“理屈”，戚序“此系”作“此”，“正是”作“正”，“活见”作“活

现”。庚辰夹同)

赌气偏要退定礼。

(甲戌侧) 如何, 的是张家要与府尹攀亲。(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如何”作“如今”)

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

(甲戌夹) 坏极, 妙极! 若与府尹攀了亲, 何惜张财不能再得? 小人之心如此, 良民遭害如此!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凤姐听了笑道: “这事倒不大。”

(甲戌侧) 五字是阿凤心迹。

我也不等银子使, 也不做这样的事。

(庚辰侧) 口是心非, 如闻已见。

净虚听了, 打去妄想, 半晌叹道。

(庚辰侧) 一叹转出多少至恶不畏之文来。

虽如此说, 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

(庚辰侧) 闺阁营谋说事, 往往被此等语惑了。

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

(庚辰侧) 批书人深知卿有是心, 叹叹!

我比不得他们扯蓬拉率的图银子。

(庚辰夹) 欺人太甚!

(庚辰眉) 对如是一奸<妮>(尼), 阿凤不得不如是语。

便是三万两, 我此刻也拿的出来。

(甲戌侧) 阿凤欺人如此!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也不顾劳乏, 更攀谈起来。

(甲戌侧) 总写阿凤聪明中的痴人。(己卯夹、庚辰夹、戚序无“的”字。戚序“阿凤”作“凤姐”)

将智能抱到炕上。

（庚辰侧）此处写小小风波事，亦在人意外。谁知为小秦伏线，大有根处。

又不好叫的。

（庚辰眉）寔表奸淫，尼庵之事如此。壬午季春。

（庚辰侧）还是不肯叫。

二人不知是谁，唬的不敢动一动。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

（庚辰侧）请掩卷细思此刻形景，真可喷饭。历来风月文字可有如此趣味者。

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

（庚辰眉）若历写完，则不是《石头记》文字了。壬午季春。

秦钟笑道：“好人。”

（庚辰侧）前以二字称智能，今又称玉兄，看官细思。

不敢篡创。

（甲戌夹）忽又作如此评断，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隐去，则又有何妙文可写哉？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笔。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隐事，借石之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丘壑在焉。（己卯夹、庚辰夹

“太觉”作“觉太”，“特用”作“特因”，“淡淡”作“淡”。戚序“自相”作“自”，“太觉”作“觉太”，“特用”作“特因”，“借石之未见”一句空两格，缺“石之”二字）

凤姐想了一想。

（甲戌侧）一想便有许多好处。真好阿凤！（己卯夹、庚辰夹、戚序“许多”作“许多的”）



因有此三益。

(甲戌侧) 世人只云一举两得，独阿凤一举更添一。(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句未多“得”字)

修书一封。

(甲戌侧) 不细。(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且不在话下。

(甲戌侧) 一语过下。(己卯夹、庚辰夹同)

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

(甲戌侧) 过至下回。(己卯夹、庚辰夹同)

(戚序回后) 请看作者写势利之情，亦必因激动，写儿女之情，偏生含蓄不吐，可谓细针密缝，其述说一段，言语形迹无不逼真，圣手神文，敢不薰沐拜读？

##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选凤藻宫

###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甲戌回前) 幼北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气，又为痴贪辈一针<灸>〔灸〕。凤姐恶迹多端，莫大于此件嗜，受赃婚以致人命。贾府连日热闹非常，宝玉无见无闻，却是宝玉正文。夹写秦、智数句，下半回方不突然。

(又) 黛玉回，方解宝玉为秦钟之忧闷，是天然之章法。平儿借香菱答话，是补菱姐近来着落。赵姬讨情闲文，却引出通部脉络。所谓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细思大观园一事，若从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从头细细直写将来，几千样细事，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彀。故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上用赵姬讨情作引，下文蓉、蕙来说事作收，余者随笔顺笔略一点染，则熾然洞洞

矣。此是避难法。

(又)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处，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

(又)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

(又)极热闹极忙中，写秦钟夭逝，可知除情字俱非宝玉正文。

(又)大鬼小论势利兴衰，骂尽<攒>〔钻〕炎附势之辈。

(戚序回前)请看财势与情根，万物难逃造化门。旷典传来空好听，那如知己解温存？

又与智能儿偷情缱绻，未免失于调养。

(庚辰侧)勿笑。这样无能，却是写与人看。

只在家中养息。

(甲戌侧)为下文伏线。(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且自静候大愈时再约。

(甲戌侧)所谓“好事多磨”也。(己卯夹、庚辰夹句下有“脂研”二字。庚辰夹“磨”作“魔”。戚序句末多“奈何”二字)

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

(庚辰侧)所谓“老鸦窝里出凤凰”，此女是在十二钗之外<付>〔副〕者。

遂也投河而死，不负妻义。

(庚辰侧)<不>〔一〕双美满夫妻。

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

(庚辰侧)如何消<撇>〔缴〕？造业者不知，自有知者。

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

(甲戌夹)一段收拾过阿凤心机胆量，真与雨村是对乱世

之奸雄。后文不必细写其事，则知其平生之作为。回首时，无怪乎其惨痛之态，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或可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乡矣。（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对”作“一对”，“可期”作“万期”。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研”二字。戚序“痴心人”作“痴人”）

“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一段。

（庚辰眉）泼天喜事却如此开宗，出人意料外之文也。壬午季春。

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立。

（庚辰侧）慈母爱子写尽。回廊下伫立与“日暮倚庐仍怅望”对景，余掩卷而泣。

（庚辰眉）“日暮倚庐仍怅望”，南汉先生句也。

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

（庚辰侧）字眼留神。亦人之常情。

谁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进城。

（甲戌侧）好笔〈伏〉〔仗〕，好机轴。

（甲戌眉）忽然接水月庵，似大脱泄。及读至后，方知紧收此大段，有如歌急调迫之际，忽闻戛然檀板截断，真见其大力量处，却便于写宝玉之文。（庚辰侧“方知”作“方知为”，“歌急”作“歌疾”，“戛”作“忧”）

因此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

（庚辰眉）凡用宝玉收〈什〉〔拾〕，俱是大关键。

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解得愁闷。

（甲戌夹）眼前多少文字不写，却从〈外〉〔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伤，是别人不屑写者，亦别人之不能处。（己卯夹、庚辰夹“文字”作“热闹文字”。戚序“文字”作“闹热文字”。己

卯夹、庚辰夹“外人”作“万人”)

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

(庚辰侧) 的的真真宝玉。

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

(甲戌夹) 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宝玉一人连用五“如何”，隐过多少繁荣势利等文。试思若不如此，必至种种写到，其死板拮据，〈锁〉〔琐〕碎杂乱，何〈不〉〔可〕胜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写，省却多少闲文，却有无限烟波。(己卯夹、庚辰夹、戚序“五如何”作“为何如”，“锁”作“琐”，“何不”作“何可”)

(庚辰侧) 〈欲〉〔越〕发呆了。

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

(甲戌夹) 不如此，后文秦钟死去，将何以慰宝玉？(己卯夹、庚辰夹同。戚序“如此”作“知此”)

宝玉只问得黛玉“平安”二字，余者也就不在意了。

(甲戌夹) 又从天外写出一段离合来，总为掩过宁、荣二处许多琐细闲笔。处处交代清〈处〉〔楚〕，方好起大观园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二”作“两”，“清处”作“清楚”，“起”作“启”。庚辰夹“交代”作“支代”)

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错。

(庚辰侧) 三字是宝玉心中。

未免又大哭一阵，后又致喜庆之词。

(甲戌夹) 世界上亦如此，不独书中瞬息观此便可省悟。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独”作“读”)

遂掷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暂且无话。

(甲戌夹) 略一点黛玉性情，赶忙收住，正留为后文地步。  
(己卯夹、庚辰夹、戚序“性情”作“情性”。己卯夹、庚辰夹

“留为”作“为留”）

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工夫。

（甲戌夹）补阿凤二句，最不可少。（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见贾璉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

（庚辰侧）写得尖利刻薄。

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

（甲戌侧）娇音如闻，俏态如见，少年夫妻常事，的确有之。

（庚辰侧）娇音〈好〉〔如〕闻，俏态如见，少年好夫妻有是事。

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

（庚辰侧）却是为下文作引。

贾璉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庚辰侧）一言答不上，蠢才蠢才！

“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一段。

（甲戌眉）此等文字，作者尽力写来，欲诸公认识阿凤，好看后文，勿为泛泛看过。

（庚辰眉）此等文字，作者尽力写来，是欲诸公识得阿凤，好看以后之书，勿作等闲看过。

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

（甲戌侧）独这一句不假。（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研”二字。戚序“不假”作“却不假”）

更可笑。

（庚辰侧）三字是得意口气。

依旧被我闹了个人仰马翻。

(庚辰侧) 得意之至口气。

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

(甲戌眉) 阿凤之<带>〔待〕琏兄如弄小儿，可<思>〔畏〕之至！

(庚辰侧) 阿凤之弄琏兄如弄小儿，可怕可畏！若生于小户，落在贫家，琏兄死矣！

正说着。

(甲戌夹) 又用断法方妙。盖此等文断不可无，亦不可太多。(己卯夹、庚辛夹、戚序同)

生的好齐整模样。

(庚辰侧) 酒色之徒。

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

(甲戌夹) 垂涎如见，试问兄宁不有玷乎？(庚辰夹、戚序“不有”作“有不”。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砚”二字。己卯、戚序“乎”作“者乎”)

凤姐道：“噯！”

(庚辰侧) 如闻。

也该见些世面了。

(甲戌侧) 这“世面”二字单指女色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我去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

(甲戌夹) 奇谈，是阿凤口中有此等语句。(己卯夹、庚辰夹、戚序“有”作“方有”)

(甲戌眉) 用平儿口头谎言，写补菱卿一项实事，并无一丝痕迹，而有作者有多少机括。

那薛老大。

(甲戌侧) 又一样称呼, 各得神理。(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这一年的光景, 他为要香菱不能到手。

(甲戌侧) 补前文之未到, 且并将香菱身分写。(己卯夹、庚辰夹“写”作“写出”, 句末有“脂研”二字。庚辰夹无“分”字。戚序“写”作“写出来矣”)

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

(甲戌夹) 何曾不是主子姑娘? 盖卿不知来历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赞, 方知莲卿尊重不虚。(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我倒心里可惜了。

(甲戌夹) 一段纳宠之文, 偏于阿凤口中补出, 亦奸猾幻妙之至!(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奸猾”作“尖猾”。戚序无“亦”字)

方才姨妈有什么事, 巴巴打发了香菱来?

(甲戌侧) 必有此一问。(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哪里来的香菱? 是我借他暂撒个谎。

(甲戌侧) 卿何尝谎言? 的是补菱姐正文。

说着, 又走至凤姐身边, 悄悄的說道。

(庚辰侧) 如闻如见。

这会子二爷在家, 他且送这个来了。

(甲戌侧) 总是补遗。

奶奶自然不肯瞒二爷的。

(甲戌侧) 平儿<看欺>(欺看)书人了。

(庚辰侧) 可儿可儿, 凤姐竟被他哄了。

我就撒谎说香菱来了。

(甲戌夹) 一段平儿的见识作用, 不枉阿凤生平翻目,

又伏下多少后文，补尽前文未到。(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平儿的”作“平儿”，“生平”作“平日”)

原来你这蹄子禽鬼。

(庚辰侧) 疼极反骂。

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性。

(甲戌夹) 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规范，所谓无不周详，无不贴切。(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妈妈很嚼不动那个，倒没的碰了他的牙。

(庚辰侧) 何处着想，却是自然有的。

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

(庚辰侧) 补点不到之文，像极!

只不要过多了就是了。

(甲戌夹) 宝玉之李嬷嬷，此处偏又写一<李>〔赵〕嬷嬷，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今又写此一回，两两遙对，却无一笔相重，一事合掌。

(己卯夹) 宝玉之李嬷嬷，此处偏又写赵嬷嬷，<时>〔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两两遙对，却无一笔相重，一事合掌。(庚辰夹“赵嬷嬷”作“赵嬷嬷”，“时犯”作“特犯”。戚序“李嬷嬷”作“李嬷嬷”，“赵嬷嬷”作“赵嬷嬷”，“时犯”作“特犯”)

别人也不敢呲牙儿的。

(庚辰侧) 为蓄、蓉作引。

到如今还是爆屎。

(庚辰侧) 有是乎?

谁敢说个“不”字儿。

(庚辰侧) 会送情。



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

(庚辰侧) 可儿可儿。

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帐原故，我们爷是沒有。

(甲戌侧) 千真万真是沒有，一笑。

(庚辰侧) 有是语，像极，毕肖，乳母护子。

才刚老爷叫你作什么？

(己卯夹) 一段赵姬讨情闲文，却引出〈道〉〔通〕部脉络。所谓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细思大观园一事，若从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从头细细直写将来，几千样细事，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故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上用赵姬讨情作引，下用蓉、蔷来说事作收，余者随笔顺写，略一点染，则耀然洞彻矣。此是避难法。(庚辰夹“一气写清”作“一气清”，“随笔顺写”作“随笔顺笔”。戚序“道部”作“通部”，“耀然”作“跃然”)

就为省亲。

(甲戌夹) 二字醒眼之极，却只如此写来。(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凤姐忙问道。

(甲戌夹) “忙”字最要紧，特于阿凤口中出此字，可知〈是〉(事)关巨要，是书中正眼矣。(己卯夹、庚辰夹、戚序“阿凤”作“凤姐”，“是关”作“事关”。戚序无“最”字，“是关巨要”句下多“非同浅细”四字，“书中”作“此书中”)

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

(甲戌夹) 问得珍重，可知是万人意外之事。(己卯夹、庚辰夹、戚序“万人”作“外方人”。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研”二字。戚序句末多“也”字)

(庚辰眉)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畸笏。

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

(甲戌夹)如此故顿一笔，更妙！见得事关重大，非一语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扬顿挫之至。(己卯夹、庚辰夹、戚序“至”作“致”。庚辰夹“抑扬”作“柳杨”)

可见当今的隆恩。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未有的。

(甲戌夹)于闺阁中作此语，直与击壤同声。(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研”二字。戚序句末多“者也”二字)

“赵嬷嬷又接口道”一段。

(甲戌眉)赵嬷一问是文章进一步门庭法则。

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怎么个原故？

(甲戌侧)补近日之事，启下回之文。(己卯夹同。庚辰夹、戚序无“文”字。戚序“启”作“起”)

(又)大观园一篇大文，千头万绪，从何处写起，今故用贾琏夫妻问答之间，闲闲叙出，观者已省大半。后再用蓉、蓊二人重一〈縻〉〈渲〉染，便省却多少赘瘤笔墨。此是避难法。(庚辰侧“已省”作“已大醒”，“縻”作“渲”，与上评连写)

(庚辰眉)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贾母等进朝如此热闹，用秦业死岔开，只写几个“如何”将泼天喜事交代完了，紧接黛玉回，琏、凤闲话，以老妪勾出省亲事来，其千头万绪，合〈笋〉〈樵〉贯通，无一毫痕迹，如此等，是书多多，不能枚举。想兄在青埂峰上，经锻炼后，参透重关至恒河沙数，如否？余曰：万不能有此机括，有此笔力，恨不得面问果否。叹！丁亥春，畸笏叟。

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

了。

(甲戌侧) 又一样布置。(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

(庚辰侧) 文忠公之嬖。

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

(甲戌侧) 一段闲谈中补出多少文章，真是费长房壶中天地也。(己卯夹、庚辰夹、戚序“补出”作“补明”。庚辰无“房”字。戚序“闲谈中”作“闲谈”)

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

(甲戌侧) 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属无谓。(己卯夹、庚辰夹、戚序“谓”作“昧”)

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

(庚辰侧) 既知舜巡而又说热闹，此妇人女子口头也。

我偏没造化赶上。

(庚辰侧) 不用忙，往后看。

只预备接驾一次。

(庚辰侧) 又要瞒人。

“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

(甲戌侧) 又截得好。

(又) “忙”字妙! 上文“说起来”必未完，粗心看去则说疑阙，殊不知正传神处。(己卯夹同。庚辰夹无“完”字。戚序“必未完”作“必是”)

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

(甲戌侧) 点出阿凤所有外国奇玩等物。(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

陵王”。

(庚辰侧) 应前葫芦案。

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

(甲戌侧) 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己卯夹、戚序同。庚辰夹“目”作“且”)

噯哟哟。

(庚辰侧) 口气如闻。

独他家接驾四次。

(庚辰侧) 点正题正文。

别讲银子成了土泥。

(庚辰侧) 极力一写，非夸也，可想而知。

“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

(庚辰侧) 真有是事，经过见过。

常听见我们太爷们这样说，岂有不信的。

(庚辰侧) 对证。

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

(甲戌侧) 是不忘本之言。(庚辰侧同)

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甲戌侧) 最要紧语。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忙忙的吃了半碗饭，漱口要走。

(庚辰侧) 好顿挫。

老爷们已经议定了。

(庚辰侧) 简净之至！

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

(庚辰侧) 园基乃一部之主，必当如此写清。

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

(庚辰侧) 后一图伏线。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  
<玄>〔幻〕境，岂<不>〔可〕草<索>〔率〕？

不用过我们那边去。

(庚辰侧) 应前贾庭口中。

贾蓉忙应几个“是”。

(庚辰侧) 园已定矣。

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  
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儿……前往。”

(庚辰侧) 画“蔷”一回伏线。

(又) 凡各物事工价重大，兼伏隐着情字者，莫如此件。  
故园定后便先写此一件，余便不必细写矣。

将贾蔷打谅了打谅。

(庚辰侧) 有神。

你能在这一行么？

(庚辰侧) 勾下文。

这个事虽不算甚大，里头大有藏掖的。

(甲戌侧) 射利人微露心迹。

(庚辰侧) 射利语，可叹，是亲侄。

赖爷爷说。

(甲戌侧) 此等称呼，令人酸鼻。

(庚辰侧) 好称呼。

“这个主意好”一段。

(庚辰侧) <石头记>中多作心传神会之文，不必道明。一  
道明白，便入庸俗之套。

凤姐忙向贾蔷道。

(甲戌侧)再不略让一步，正是阿凤一生短处。(己卯夹、庚辰夹“短”作“断”，句末有“脂砚”二字。戚序“短处”作“绝断处”)

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

(甲戌侧)写贾蔷乖处。(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研”二字。戚序句末多“如见”二字)

“贾蓉……悄悄的向凤姐道”一段。

(庚辰眉)从头至尾细看阿凤之待蓉、蔷，可为一体一党，然尚作如此语欺蓉，其待他人可知矣。

凤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

(庚辰侧)有神。

我的东西还没处摆呢。

(庚辰侧)像极，的是阿凤。

“希罕你们鬼鬼崇崇的？”说着一径去了。

(甲戌侧)阿凤欺人处如此。忽又写到利弊，真令人一叹。(己卯夹、庚辰夹“一叹”下有“脂砚”二字。戚序“一叹”下多“也”字。庚辰夹、戚序两评连写)

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

(庚辰侧)又作此语，不犯阿凤。

凤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

(庚辰侧)好文章，一句内隐两处若许事情。

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系私地。

(甲戌侧)补明，使观者如身临其到。(庚辰侧同)

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

(甲戌侧) 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庚辰侧同)

(又) 余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徒以顽石土堆为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乱作山石树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恨事。(庚辰侧“不知”作“不”，“恨事”作“误事”，句末有“脂砚斋”三字)

号山子野者。

(甲戌侧) 妙号，随事生名。(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贵政不惯于俗务。

(庚辰侧) 这也少不得的一节文字，省下笔来好作别样。

贵政不来问他的书。

(庚辰侧) 一笔不漏。

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

(甲戌眉) 偏于大热闹处写大不得意之文，却无丝毫<摔>〔牵〕强，且有许多令人笑不了，哭不叹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翻我作者。(庚辰眉“大热闹”作“极热闹”，“写”作“写出”，“摔强”作“牵强”，“哭不”作“哭不了”，句末有“壬午季春，畸笏”六字)

也着实悉心，不能乐业。

(甲戌侧)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上人各各如此，又非此情钟意<功>〔切〕。(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各各”作“个个”，“功”作“切”。戚序“情钟”作“秦钟”)

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

(甲戌侧) 从茗烟口中写出，省却多少闲文。(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我昨儿才瞧了他来。

(庚辰侧) 点常去。

宝玉听了，忙忙的更衣出来，车犹未备。

(甲戌侧) 顿一笔方不板。(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来至秦钟门首，悄无一人。

(甲戌侧) 目睹萧条景况。(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唬的秦钟的两个远房婶母并几个弟兄却藏之不迭。

(甲戌侧) 妙！这婶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的，不表可知。(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兄弟”作“弟兄”)

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时矣。

(甲戌侧) 余亦欲哭。(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哭”作“泣”)

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头不受用。

(庚辰侧) 李贵亦能道此等语。

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捉索来捉他。

(甲戌夹) 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后面数语，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见之奇文奇笔。(己卯夹、戚序同。庚辰夹“愚论”作“论”)

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

(甲戌侧) 扯淡之极，令人发一大笑。余谓诸公莫笑，且请再思。(己卯夹同。庚辰夹、戚序“谓”作“请”)

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银子。

(甲戌夹) 更属可笑，更可痛哭。(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

(甲戌夹) 忽从死人心中补出活人原由，更奇更奇。(己卯



夹、庚辰夹、戚序同)

不比你们阳间赔情愿意。

(庚辰侧) 写杀了。

鬼拘秦钟一段。

(庚辰眉) 《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

(又) 可想鬼不读书，信已哉！

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威的人来才罢。

(甲戌夹) 如闻其声。试问谁曾见都判来，观此则又见一都判跳出来。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这才算是小说。(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己卯夹、庚辰夹两评连写)

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

(甲戌侧) 调侃“宝玉”二字，极妙。(己卯夹、庚辰夹句末有“脂研”二字。戚序句末多“确极”二字)

(甲戌眉) 世人见“宝玉”而不动心者为谁。(庚辰眉同) 怕他们地无益于我们。

(甲戌侧) 神鬼也讲有益无益。(己卯夹、庚辰夹、戚序同)

阴阳并无二理。

(己卯夹) 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错会愈奇。(庚辰夹“愈错”作“错”，“脂砚”作“脂研”。戚序“脂砚”作“却董窍”)

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处的。

(庚辰侧) 名曰捣鬼。

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

（庚辰侧）千言万语只此一句。

有什么话留下两句。

（己卯夹）只此句便足矣。（庚辰夹、戚序同）

我今日才知自误了。

（己卯夹）谁不悔迟！（庚辰夹、戚序同）

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庚辰侧）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

“乃勉强叹道”一段。

（庚辰眉）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囑。试思若不如此为囑，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

萧然长逝了。

（己卯夹）若是细述一番，则不成《石头记》之文矣。（庚辰夹同。戚序此评在“下回分解”下）

（戚序回后）大凡有势者未尝有意欺人。然群小蜂起，浸润左右，伏首下气，奴颜婢膝，或激或顺，不计事之可否，以要一时之利。有势者自任豪爽，斗露才华，未审利害，高下其手，偶有成就，一试再试，习以为常，则物理人情皆所不论。又财货丰余，衣食无忧，则所乐者必旷世所无。要其必获，一笑百万，是所不惜。其不知排场已立，收敛实难，从此勉强，至成蹇窘。时衰运败，百计颠翻。昔年豪爽，今朝指背。此千古英雄同一慨叹者。大抵作者发大慈大悲愿，欲诸公开巨眼，得见毫微，塞本穷源，以成无碍极乐之至意也。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己卯回前)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庚辰回前同)

(又) 宝玉系诸艳之<贯>(冠), 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 且暂题灯匾联上, 再请赐题, 此千妥万当之章法。(庚辰回前同。戚序回前“贯”作“冠”)

(又) 诗曰: 豪华虽足羨, 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 谁人识苦甘? (庚辰回前、戚序回前同。戚序回前无“诗曰”二字)

(又) 好诗, 全是讽刺。近之谚云: “又要马儿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庚辰回前、戚序回前作上诗夹评)

然亦无可如何了。

(己卯夹) 每于此等文后使用此语作结, 是板定大章法, 亦是此书大旨。(庚辰夹、戚序同)

又不知历几何时。

(己卯夹) 年表如此写, 亦妙! (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惯用此等章法。

然后将雨村请来, 令他再拟。

(己卯夹) 点雨村, 照应前文。(庚辰夹、戚序同)

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

(庚辰侧) 是纱帽头口气。

“贾政笑道: 你们不知”一段。

(庚辰眉) 政老情字如此写。壬午季春, 畸笏。

大家去逛逛。

（己卯夹）香光字去声，出《借》〔谐〕声字笺》。（庚辰夹同。戚序“借”作“谐”）

贾母常命人带他到园中来戏耍。

（庚辰侧）现成《笋》〔樨〕榦，一丝不费力。若特唤出《保》〔宝〕玉来，则成何文字？

宝玉听了，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国来。

（庚辰侧）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一发笑。

今日偶然撞见这机会，便命他跟来。

（己卯夹）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唤来题额，真不成文矣。（庚辰夹、戚序同）

我们先瞧了外面再进去。

（庚辰侧）是行家看法。

一色水磨群墙。

（己卯夹）门雅，墙雅，不落俗套。（庚辰夹、戚序同）  
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

（己卯夹）掩隐的好。（庚辰夹作“掩映好极”。戚序作“掩映的好”）

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嶒。

（己卯夹）想入其中，一时难《变》〔辨〕方向，用前后这边那边等字，正是不辨东西。（庚辰夹、戚序“难变”作“难辨”。戚序“想入”作“乍入”）

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

（己卯夹）曾用两处旧有之园所改，故如此写方可，细极。（庚辰夹、戚序同）

其中微露羊肠小径。

(己卯夹) 好景界，山子野精于此技。 此是小径，非行车辇道，今贾政原欲游览其景，故将此等处写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气象，无庸细写者也。后于省亲之〈则〉〔时〕，已得知矣。(庚辰夹、戚序“车辇道”作“车辇通道”，“将此”作“指此”。戚序：“则”作“时”)

自己扶了宝玉，逶迤进入山口。

(己卯夹) 此回乃一部之纲绪，不得不细写，尤不可不细批注。盖后文十二钗书，出入来往之境，方不能错乱，观者亦如身临足〈对〉〔到〕矣。今贾政虽进的是正门，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园，羊肠小道不止几百十条，穿东度西，临山过水，万勿以今日贾政所行之径，〈老〉〔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于末后写之，足见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转折而经也。(庚辰夹、戚序“足对”作“足到”。庚辰夹“老其方向基址”作“考其方向基址”。戚序“错乱”作“错落”，“老其”作“考其”，“末后”作“末路”)

(庚辰侧) 宝玉此刻已料定吉多凶少。

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

(庚辰侧) 新奇。

正是迎面留题处。

(己卯夹) 留题处便精，不必限定镂金镂银一色恶俗，赖及枣梨之力。(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亦料定此意。

(己卯夹) 补明好。(庚辰夹、戚序同)

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

(己卯夹) 未闻古人说此两句，却又似有者。(庚辰夹

徐

“闻”作“开”。戚序同)

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

(己卯夹) 此论却是。(庚辰夹、戚序同)

曲折泻于石隙之下。

(己卯夹) 这水是人力引来做的。(庚辰夹、戚序同)

再进数步，渐向北边。

(己卯夹) 细极。后文所以云进贾母卧房后之角门，是诸钗日相来往之境也。后文又云，诸钗所居之处，只在西北一带，最近贾母卧房之后，皆从此“北”字而来。(庚辰夹、戚序同)

青溪泻雪，石磴穿云。

(己卯夹) 前已写山至宽处，此则由低处至高处，各景皆遍。(庚辰夹、戚序同)

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

(己卯夹) 前已写山写石，今则写池写楼，各景皆遍。(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

(己卯夹) 此亭大抵四通八达，为诸小径之咽喉要路。(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

(己卯夹) 果然。(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真新雅。

贾政拈髯点头不语。

(庚辰眉) 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壬午春。

绕堤柳借三篙翠。

(己卯夹) 要紧贴切水字。(庚辰夹、戚序同)

隔岸花分一脉香。

(己卯夹) 恰极，工极，绮靡秀<眉>〔媚〕香奁正体。(庚辰夹同。戚序“秀眉”作“秀媚”)

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

(己卯夹) 浑写两句，已见经行处愈远，更至北一路矣。  
(庚辰夹、戚序同)

众人都道：“好个所在！”

(庚辰侧) 此方可为颦儿之居。

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

(己卯夹) 不犯超手游廊。(庚辰夹、戚序同)  
这一处还罢了。

(庚辰侧) 一处。

唬的宝玉忙垂了头。

(己卯夹) 点一笔。(庚辰夹、戚序同)

众客忙用话开释。

(己卯夹) 客不可不有。(庚辰夹、戚序同)

一个道是“淇水遗风”。贾政道：“俗。”

(己卯夹) 余亦如此。(庚辰夹、戚序同)

贾珍笑道：“还是宝兄弟拟一个来。”

(庚辰眉) 又换一章法。壬午春。

贾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可见就是个轻薄人。”

(庚辰侧) 知子者莫如父。

今日任你狂为乱道。

(庚辰眉) 于作诗文时，虽政老亦有如此令旨，可知严父亦无可奈何也。不学纨绔来看。畸笏。

先设议论来，然后方许你作。

（己卯夹）又一格式，不然，（不）独死板，且亦大失严父素体。（庚辰夹、戚序“独”作“不独”）

宝玉见问，答道：“都似不妥。”

（己卯夹）明知是故意要他盘驳议论，落得肆行施展。（庚辰夹“盘”作“搬”。戚序“落”作“乐”）

莫若“有凤来仪”四字。

（己卯夹）果然，妙在双关暗合。（庚辰夹、戚序同）

宝鼎茶闲烟尚绿。

（己卯夹）“尚”字妙极！不必说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庚辰夹、戚序同）

幽窗棋罢指犹凉。

（己卯夹）“犹”字妙！“尚绿”“犹凉”四字，便如置身于森森万竿之中。（庚辰夹、戚序同）

忽又想起一事来。

（己卯侧）不板。

这些院落房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

（庚辰侧）此一顿少不得。

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可也都是各处合式配就的。

（己卯夹）大篇长文不如此一顿，则成何话说？（庚辰夹、戚序“一顿”作“顿”。戚序“话说”作“说话”）

想必昨日得了一半。

（己卯夹）补出近日忙冗，千头万绪景况。（庚辰夹、戚序同）

贾琏赶来。



(己卯夹) 写出忙冗景况。(庚辰夹、戚序同)  
忙向靴桶取靴掖内装的一个纸折咯节来。

(己卯夹) 细极！从头至尾，誓不作一笔逸安苟且之笔。  
(庚辰夹、戚序同)

看了一看，回道：“装。”

(己卯夹) 一字一句。(庚辰夹、戚序同)  
刻丝弹墨。

(己卯夹) 二字一句。(庚辰夹、戚序同)  
一面走，一面说。

(己卯夹) 是极！(庚辰夹、戚序同)  
倏尔青山斜阻。

(己卯夹) “斜”字细，不必拘定方向。诸钗所居之处，若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等，都相隔不远，究竟只在一隅。然处置得巧妙，使人见其千邱万壑，恍然不知所穷，所谓会心处不在乎远。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布置耳。(庚辰夹同。戚序“苑”作“院”，“耳”作“焉耳”)

墙头皆用稻茎掩护。

(己卯夹) 配的好。(庚辰夹同。戚序“好”作“甚好”)  
佳蔬菜花，漫然无际。

(己卯夹) 阅至此，又笑别部小说中，一万个花园中，皆是牡丹亭、芍药圃、雕栏画栋、琼榭朱楼，略不差别。

(庚辰夹同。戚序“澜”作“栏”，“朱”作“珠”，“不”作“不见”)

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

(己卯夹) 极热中偏以冷笔点之，所以为妙。(庚辰夹、

戚序同)

忽见路旁有一石碣，亦为留题之备。

(己卯夹) 更恰当。若有悬额之处，或再用镜面石，岂复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许多郊野气色来，一肚皮千<秋>(邱)万壑，只在这石碣上。(庚辰夹“秋”作“邱”。戚序“秋”作“溪”)

(庚辰侧) 真妙真新。

立此一碣，又觉生色许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

(己卯夹) 客不可不养。(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赞得是，这个蔑翁有些意思。

宝玉却等不得了。

(己卯夹) 又换一格方不板。(庚辰夹、戚序同)

也不等贾政的命。

(己卯夹) 忘情有趣。(庚辰夹、戚序同)

如今莫若“杏帘在望”。

(己卯夹) 妙在一“在”字。(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冷笑道。

(己卯夹) 忘情最妙。(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业障！”

(庚辰眉) 爱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语。

(又) 作者至此，宁不笑杀？壬午春。

不及“有凤来仪”多矣。

(己卯夹) 公然自定名，妙！(庚辰夹、戚序同)

又喝命：“回来！”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

(庚辰眉) 所谓奈何他不得也，呵呵！畸笏。

新涨绿添浣葛处。

(庚辰夹)采诗颂圣最恰当。(戚序同)

好云香护采芹人。

(庚辰夹)采凤采雅都恰当。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奁格调。  
(戚序“又不”作“不”)

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  
盘旋曲折。

(己卯夹)略用套语一束，与前顿破格不板。(庚辰夹、  
戚序同)

忽闻水声潺潺，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

(己卯夹)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隐  
之巧可知。(庚辰夹同。戚序“掩隐”作“掩映”)

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板桥来。

(己卯夹)此处才见一朱粉字样。绿柳红桥，此等点缀亦  
不可少。后又写芦雪庵则曰蜂腰板桥，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  
稿也。(庚辰夹、戚序“后又”作“后文”)

度过桥去，诸路可通。

(己卯夹)补四字，细极！不然，后文宝钗来往，则将日  
日爬山越岭矣。记<请>〔清〕此处，则知后文宝玉所行常径，非  
此处也。(庚辰夹“宝玉所行”作“宝所行”。戚序“记请”  
作“记清”，“也”作“者也”)

那大主山所分之脉。

(己卯夹)两见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怀中，不写主山，而  
主山处处映带连络不断可知矣。(庚辰夹“稻香村”作“称香  
村”。戚序同)

皆穿墙而过。

(己卯夹) 好想。(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

(己卯夹) 先故顿此一笔，使后文愈觉生色，未扬先抑之法。盖叙、颯对峙，有甚难写者。(庚辰夹同。戚序“盖”作“盖以”，“者”作“者也”)

而且一株花木也无。

(己卯夹) 更奇妙！〈侧〉。(庚辰夹、戚序无“侧”字)

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

(己卯夹) 更妙！(庚辰夹、戚序同)

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

(己卯夹) 前三处皆还在人意之中，此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连用几“或”字，是从昌黎《南山诗》中学得。(庚辰夹同。戚序“见之”作“见此”，“是从”作“从”)

贾政不禁笑道：“有趣！”

(己卯夹) 前有“无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觉生色，更觉重大。(庚辰夹、戚序同)

那一种大约是菴兰，这一种大约是清葛，那一种是金盞草，这一种是玉落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

(己卯夹) 金葵草见《字汇》。玉露见楚辞“菴落杂于靡蒸”。菴、葛、芸、芷皆不必注，见者太多。此书中异物太多，有人生之未闻未见者，然实系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

(庚辰夹、戚序“藤”作“藤”，“菴”作“菴”)

还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样。

(己卯夹) 左太冲《吴都赋》。(庚辰夹、戚序同)

还有什么丹椒、蕙茝、风莲。

(己卯夹) 以上《蜀都赋》。(庚辰夹、戚序同)

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

(己卯夹) 自实注一笔，妙！(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喝道：“谁问你来！”

(己卯夹) 又一样止法。(庚辰夹、戚序同)

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

(己卯夹) 前二处，一曰月下读书，一曰勾引归农之意，此则操琴煮茶，断语皆妙。(庚辰夹“勾引”作“勾引起”。戚序无“引”字)

一庭明月照金兰。

(己卯夹) 此二联皆不过为钓宝玉之饵，不必认真批评。

(庚辰夹、戚序同)

睡足酴醾梦也香。

(己卯夹) 实佳。(庚辰夹、戚序同)

李太白“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

(庚辰侧) 这一位蔑翁更有意思。

这是正殿了。

(己卯夹) 想来此殿在园之正中。按园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带通贾母卧室后，可知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诸钗始便于行也。(庚辰夹、戚序同)

虽然贾妃崇节尚俭，天性恶繁悦朴。

(庚辰侧) 写出贾妃身分天性。

只见正面。

(己卯夹) 正面细。(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

（庚辰眉）（一）路顺顺逆逆，已成<十>〔千〕邱万壑之景，若不有此一段大江截住，直成一盆景矣。作者从何落笔着想。

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

（己卯夹）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

（己卯夹）一笔不漏。（庚辰夹、戚序同）

原来自进门起，所行至此，才游了十之五六。

（己卯夹）总住妙，伏下后文所补等处。若都入此回写完，不独太繁，使后文冷落，亦且非《石头记》之笔。（庚辰夹同。戚序“住”作“注”）

又值人来回，有雨村处遣人回话。

（己卯夹）又一紧，故不能终局也。此处渐渐写雨村亲切，正为后文地步。伏脉千里，横云断岭法。（庚辰夹同。戚序两评连写）

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者。

（己卯夹）写出水源，要紧之极！近之画家着意于山，若不讲水。又造园囿者，惟知弄莽憨顽石，壅〔恠〕〔笨〕冢，辄谓之景，皆不知水为先着。此园大概一描，处处未尝离水，盖又未写明水之从来，今终补出，精细之至！（庚辰夹同。戚序“若”作“苦”，“恠”作“笨”，“从来”作“从何处”，“终补”作“总补”）

就名“沁芳闸”。

（己卯夹）究竟只一脉，赖人力引导之功。园不易造，景非泛写。（庚辰夹同。戚序无“引”字，未有“也”字）

偏不用“沁芳”二字。

（己卯夹）此以下皆系文终之余波，收的方不突。（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皆不及进去。

（己卯夹）伏下栊翠庵、芦雪庵、凸碧山庄、凹晶溪馆、暖香坞等诸处，于后文一〈断〉〔段〕一〈断〉〔段〕补之，方得云龙作雨之势。（庚辰夹同。戚序“栊翠庵”作“龙罩庵”，“一断一断”作“逐段逐段”）

忽又见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来。

（庚辰眉）词卿此居，比大荒山若何？

说着，一径引人绕着碧桃花。

（己卯夹）怡红院如此写来，用无意之笔，却是极精细文字。（庚辰夹、戚序同）

穿过一层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

（己卯夹）未写其居，先写其境。（庚辰夹、戚序同）

绿柳周垂。

（己卯夹）与万竿修竹遥映。（庚辰夹、戚序同）

贾政道：“这叫作‘女儿棠’。”

（己卯夹）妙名。（庚辰夹、戚序同）

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

（庚辰侧）出自政老口中，奇特之至！亦荒唐不经之说罢了。

（庚辰侧）政老应如此语。

以此花之色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

（己卯夹）体贴的切，故形容的妙。（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眉）十字若海棠有知，必深深谢之。

以俗传俗，以讹传讹，都认真了。

（己卯夹）不独此花，近之谬传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数语驳尽。（庚辰夹、戚序同）

一面说话，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己卯夹）至阶又至檐，不肯轻易写过。（庚辰夹、戚序同）

收拾的与别处不同，竟分不出间隔来的。

（己卯夹）新奇希见之式。（庚辰夹同。戚序“式”作“法式”）

（庚辰侧）特为青埂峰下凄凉与别处不同耳。

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

（己卯夹）花样周全之极！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无聊，换出新异笔墨，使观者眼目一新。所谓系小说之大成，游戏笔墨，雕虫之技，无所不备，可谓善戏者矣。又供诸人同同一戏，妙极！（庚辰夹“换”作“撰”，“技”作“校”。戚序“换”作“撰”，“观者”作“人”，“可谓善戏者矣”无“者矣”二字，“同同”作“同学”，“妙极”作“洵为妙极”）

或出匾出联。

（己卯夹）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则从俗花样，真是醒睡魔。其中诗词雅谜以及各种风俗学文，一概不必究，只据此等处便是一绝。（庚辰夹同。戚序“雅谜”作“哑谜”）

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

（己卯夹）至此方见一朱彩之处，亦必如此式方可。可笑近之园庭，行动便以粉油从事。（庚辰夹同。戚序“庭”作“亭”）

倏尔彩绫轻覆，竟系幽户。

（己卯夹）精工之极！（庚辰夹、戚序同）

诸如琴、剑、悬瓶。



(己卯夹) 悬于壁上之瓶也。(庚辰夹、戚序同)

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

(己卯夹) 皆系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见之文，若云拟编虚  
想出来，焉能如此！ 一段极清极细，后文鸳鸯瓶、紫玛瑙  
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细表。(庚辰夹同。戚序“等  
文”作“等处”)

难为怎么想来！

(己卯夹) 谁不如此赞？(庚辰夹同。戚序“如”作“知”)  
及转过镜去。

(庚辰侧) 石兄迷否？

益发见门子多了。

(庚辰侧) 所谓投投是道是也。

果得一门出去。

(庚辰侧) 此方便门也。

则见青溪前阻。

(己卯夹) 又写水。(庚辰夹、戚序同)

共总流到这里，仍回合在一处。

(庚辰侧) 于怡红总一园之<看>〔水〕，是书中大立意。

众人随他，直由山脚边忽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

(庚辰侧) 众善归缘，自然有平坦大道。

豁然大门前见。

(己卯夹) 可见前进来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转便是平坦宽  
阔之正甬路也，细极！(庚辰夹同。戚序“曲”作“径”)

众人都道：“有趣有趣”。

(庚辰眉) 以上可当大观园记。

难道还逛不足！

(庚辰侧) 冤哉冤哉!

快进去，疼你也白疼了。

(己卯夹) 如此去法，大家严父风范，无家法者不知。

(庚辰夹、戚序同)

(戚序第十七回回后)好将富贵回头看，总有文章如意难。零落机缘君记去，黄金万斗大观摊。(按：戚序本分上文为第十七回，以下为第十八回)

(戚序第十八回回前)一物珍藏见至情，豪华每向闹中争。黛林、宝薛传佳句，《豪宴》、《仙缘》留趣名。为剪荷包绾两意，屈从优女结三生。可怜转眼皆虚话，云自飘飘月自明。

都亏我们回说喜欢。

(庚辰侧) 下人口气毕肖。

众人道：“谁没见过那一吊钱！”

(庚辰侧) 钱亦没有用处。

一个抱了起来，几个围绕，送至贾母二门前。

(庚辰侧) 好收煞。

少时袭人倒了茶来，见身边佩物一件无存。

(庚辰侧) 袭人在玉兄一身无时不照察到。

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

(庚辰侧) 又起楼阁。

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

(己卯夹) 按理论之，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以儿女女子之情论之，则是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系今古小说中不能写到写得，谈情者亦不能说出讲出，情痴之至文也。

(庚辰夹“儿女女子”作“儿女子”，“则是”作“则事”)

（戚序）按理论之，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以儿女女子之情论之，则是必有之事，又系今古小说中不能写到，谈情者亦不能说出，真情痴之至文也。

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见皂白，就剪了香袋。

（己卯夹）情痴之至！若无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庚辰夹同。戚序无“一”字）

“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他怀中就走。

（己卯夹）这却难怪。（庚辰夹、戚序同）

越发气起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

（己卯夹）怒之极，正是情之极。（庚辰夹同。戚序“怒”作“怨”）

好妹妹，饶了他罢！

（己卯夹）这方是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一面说，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

（己卯夹）一段点过日二玉公案，断不可少。（庚辰夹同。戚序无“日”、“断”二字）

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

（己卯夹）四字特补近日千忙万冗，多少花团锦簇文字。

（庚辰夹、戚序同）

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皤然老妪了。

（己卯夹）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庚辰夹同。戚序“时也”作“事也”）

就令贾蔷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帐目。

（己卯夹）补出女戏一段，又伏一案。（庚辰夹、戚序同）

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

（己卯夹）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删〉〔册〕三〈断〉〔段〕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而已，余多未及，想为金〈玏〉〔钗〕、玉〈玏〉〔钗〕、鸳鸯、〈苗云〉〔茜雪〕、平儿等人无疑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庚辰夹“晴雯”作“情雯”。戚序“去秦可卿”作“添秦可卿”，“再凤”作“熙凤”，“又副删三断词”作“又副册三段词”，“玏”作“钗”，“苗云”作“素云”）

介绍妙玉一段。

（庚辰眉）妙玉世外人也，故笔笔带写，妙极妥极！畸笏。

（又）〈树〉〔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未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

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及贝叶遗文，去岁随了师父上来。

（己卯夹）因此方使妙卿入都。（庚辰夹、戚序同）

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

（己卯夹）补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洁。（庚辰夹同。戚序“身世”作“身分”）

暂且搁过，此时不能表白。

（己卯夹）补尼道一段，又伏一案。（庚辰夹、戚序同）

(己卯肩)“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

贾政方略心意宽畅。

(己卯夹)好极!可见智者居心无一时驰怠。(庚辰夹同。庚序“驰”作“弛”)

于是贾政方择日题本。

(己卯夹)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废尽精神,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庚辰夹同。戚序“废尽”作“费尽”,“若许”作“此”)

年也不曾好生过的。

(己卯夹)一语带过,是以“岁首祭宗<祀>〔祠〕、元宵开夜宴”一回,留在后文细写。(庚辰夹同。戚序无“一回”二字)

金银焕彩,珠宝争辉。

(己卯夹)是元宵之夕。不写灯月,而灯光月色满纸矣。(庚辰夹、戚序同)

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

(己卯夹)抵一篇大赋。(庚辰夹同。戚序“大赋”作“灯赋”)

静悄无人咳嗽。

(己卯夹)有此句方足。(庚辰夹、戚序同)

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

(己卯夹)有是礼。(庚辰夹、戚序同)

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

(己卯夹)暗贴王夫人,细。(庚辰夹、戚序同)

凤姐听了道:“既这么着,老太太、太太且请回房。”

(庚辰侧)自然是当家人先说话。

忽听外面马跑之声。

(己卯夹) <净>〔静〕极，故闻之，细极！(庚辰夹同。戚序“净”作“静”)

一时，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

(己卯夹) 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庚辰夹同。戚序开头多“神异”二字)

这些太监会意，都知道是“来了，来了”。

(庚辰侧) <雅>〔难〕得他(写)的出，是经过之人也。

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

(己卯夹) 形容毕肖。(庚辰夹“肖”作“省”。戚序同) 便垂手而西站住。

(己卯夹) 形容毕肖。(庚辰夹、戚序同)

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

(庚辰侧) 一丝不乱。

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灼。

(庚辰侧) 元春<月>〔目〕中。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一段。

(庚辰眉) 如此繁华盛极花围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语截住，是何笔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绝？<是>〔试〕阅历来诸小说中有如此章法乎？

且说正经的为是。

(己卯夹) 自此时以下皆石头之语，真是千奇百怪之文。(庚辰夹、戚序同)

何今日认真用此匾联？

(庚辰眉) 驳得好。

竟用小儿一戏之辞苟且搪塞。

（庚辰眉）〈石头记〉〈贯〉〔惯〕用特犯不犯之笔，真令人惊心动魄目读之。

待蠢物。

（己卯夹）石兄自谦，妙！可代答云，岂敢？（庚辰夹、戚序同）

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

（庚辰侧）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

然想来倒不如这本家风味有趣。

（庚辰侧）转得好。

亦或不负素日切望之意。

（己卯夹）一驳一解，跌宕摇曳之至。且写得父母兄弟体贴恋爱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伦至情。（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有是论。

那日虽未曾题完，后来亦曾补拟。

（己卯夹）一句补前文之不暇，启后文之苗裔，至后文凹晶馆黛玉口中又一补，所谓一击空谷，八方皆应。（庚辰夹“启后文”作“启文”。戚序“启后文之”作“启后文”，“凹晶馆”作“凹晶溪馆”）

贾政听了，即忙移换。

（己卯夹）〈每〉〔换〕的周到可悦。（庚辰夹同。戚序“每的”作“换的”）

石牌坊上明显“天仙宝镜”四字。

（己卯夹）不得不用俗。（庚辰夹、戚序同）

贾妃忙命换“省亲别墅”四字。

（己卯夹）妙！是特留此四字与彼自命。（庚辰夹、戚序

同)

但见庭燎烧空。

(己卯夹)庭燎最恰。(庚辰夹同。戚序“最恰”作“最确”)

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

(己卯夹)一丝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欧阳公九九。(庚辰夹、戚序同)

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

(己卯夹)《石头记》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眉)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壬午春。

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己卯夹)追魂摄魄。《石头记》传神〈摸〉〔摹〕影，全在此等地方，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庚辰夹、戚序同)

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

(己卯夹)说完不可，不先说不可，说之不痛不可，最难说者，是此时贾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说，〈万〉〔方〕千贴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庚辰夹同。戚序“万千贴万妥”作“方千妥万贴”，“入神”作“入理”)

外眷无职，未敢擅入。

(己卯夹)所谓诗书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发，骄妄自大。(庚辰夹、戚序同)

贾妃听了，忙命快请。

(己卯夹)又谦之如此，真是世界好人物。(庚辰夹“世界”作“好界”。戚序同)



又有贾妃原带进宫去的丫鬟抱琴等。

（己卯夹）前所谓贾家四钗之〈环〉〔鬟〕，暗以琴、棋、书、画排行，至此始全。（庚辰夹同。戚序“之环”作“之外”）

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

（己卯夹）“深”字妙！（庚辰夹、戚序同）

岂意得征凤鸾之瑞。

（庚辰侧）此语犹在耳。

因问：“宝玉为何不进见？”

（己卯夹）至此方出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元妃命他引前，携手拦于怀内。

（庚辰侧）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

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己卯夹）只此一句，便补足前面许多文字。（庚辰夹同。戚序“面”作“回”）

天地启宏慈，赤于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

（己卯夹）是贾妃口气。（庚辰夹同。戚序移正文“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九字于“是贾妃口气”句之上，俱作评语）

更有“蓼风轩”、“藕香榭”。

（己卯夹）雅而新。（庚辰夹、戚序同）

此时悉难全记。

（己卯夹）故意留下秋爽斋、凸碧山堂、凹晶溪馆、暖香坞等处，为后文另换眼目之地步。（庚辰夹同。戚序“山堂”作“山庄”）

芳园应锡大观名。

（己卯夹）诗却平平，盖彼不长于此也，故只如此。（庚辰

夹同)

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

(己卯夹) 只一语便写出宝、黛二人，又写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后文多少地步。(庚辰夹“只”作“口”。戚序“地步”作“地方”)

李纨也勉强凑成一律。

(己卯夹) 不表薛、林可知。(庚辰夹、戚序同)

景夺文章造化功。

(己卯夹) 更牵强。三首之中还算探卿略有作意，故后文写出许多意外妙文。(庚辰夹同。戚序“更”作“便”，“后文”作“后又”)

风流文采胜蓬莱。

(己卯夹) 起好。(庚辰夹作“超妙”。戚序同)

红衬湘裙舞落梅。

(己卯夹) 凑成。(庚辰夹、戚序同)

未许凡人到此来。

(己卯夹) 此四诗列于前，正为谕托下韵也。(庚辰夹、戚序同)

凝晖钟瑞，匾额。

(己卯夹) 便有含蓄。(庚辰夹同)

修篁时待凤来仪。

(己卯夹) 恰极！(庚辰夹同。戚序作“确极”)

自惭何敢再为辞。

(己卯夹)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犹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夹同。戚序“应酬”作“应制”，“见长”作“见他长处”)

世外仙源，匾額。

(己卯夾) 落想便不與人同。(庚辰夾“落想”作“落思”。  
戚序同)

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己卯夾)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庚辰夾、戚序同)

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己卯夾) 末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寶、林此作未見長，  
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寶卿有生不屑為此，在黛卿  
實不足一為。(庚辰夾同。戚序“寶林”作“寶黛”)

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

(己卯夾) 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庚辰夾、戚序同)  
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己卯夾) 請看前詩，却云是胡亂應景。(庚辰夾、戚序  
同)

寶釵轉眼瞥見，便趁眾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  
“他。”

(己卯夾) 此“他”字指賈妃。(庚辰夾、戚序同)

(庚辰眉) 這樣章法，又是不曾見過的。

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道。

(己卯夾) 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  
滿紙神童天分等語。(庚辰夾同。戚序無“天分等語”四字)

寶玉道：“‘綠蜡’可有出處？”

(庚辰側) 好極！

寶釵見問，悄悄的砸嘴點頭笑道。

(庚辰側) 媚極，韻極！

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

（己卯夹）有得宝卿奚落，但就谓宝卿无情，只是较阿鞮施之特正耳。（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眉）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绝？壬午季春。

“冷烛无烟绿蜡干”，你都忘了不成？

（己卯夹）此等处使用硬证实处，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从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珑锦绣地步。（庚辰夹、戚序同）

遂抽身走开了。

（己卯夹）一段忙中闲文，已是好看之极，出人意外。（庚辰夹、戚序同）

因见宝玉独作四律。

（庚辰眉）偏又写一律，是何心意构思而得。畸笏。

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

（己卯夹）写黛卿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与前文特犯不犯之处。（庚辰夹、戚序同）

早已吟成一律。

（己卯夹）瞧他写阿鞮只如此，便妙极！（庚辰夹同。戚序“瞧”作“照”）

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

（庚辰眉）纸团送〈迭〉〔递〕，系应童生秘诀，黛卿自何处学得，一笑。丁亥春。

真是喜出望外。

（己卯夹）这等文字亦是观书者望外之想。（庚辰夹、戚序同）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己卯夹）起便拿得住。（庚辰夹、戚序同）

迸砌妨阶水，穿帘碍鼎香。

（己卯夹）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过。”今偏翻案。（庚辰夹、戚序同）

蘅芜满净苑，萝薜助芬芳。

（己卯夹）助字妙！通部书所以皆善练字。（庚辰夹、戚序同）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己卯夹）刻画入妙。（庚辰夹、戚序同）

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

（己卯夹）甜脆满颊。（庚辰夹、戚序同）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己卯夹）双起双敲。读此首始信前云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等批，非泛泛妄批驳他人，到自己身上则无能为力之论也。（庚辰夹同。戚序“双敲”作“双收”，“能为”作“此能为”）

绿墙。

（己卯夹）本是“玉”字，此遵宝卿改，似较“玉”字佳。（庚辰夹同。戚序无“此”字）

春犹卷。

（己卯夹）是蕉。（庚辰夹、戚序同）

红妆夜未眠。

（己卯夹）是海棠。（庚辰夹、戚序同）

凭栏垂绛袖。

（己卯夹）是海棠之情。（庚辰夹、戚序同）

倚石护青烟。

(己卯夹) 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诗，却是好书。(庚辰夹同。戚序“何得”作“何能”)

对立东风里。

(己卯夹) 双收。(庚辰夹、戚序同)

主人应解怜。

(己卯夹) 归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隐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则不免牵强。”此首可谓诗题两称，极工极切，极流离妩媚。(庚辰夹同。戚序“极工极切”作“工极切极”，“极流离”作“流离”，“妩”作“斌”)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己卯夹) 分题作一气呵成，格调熟练，自是阿颦口气。(庚辰夹、戚序同)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己卯夹) 阿颦之心臆才情原与人别，亦不是从读书中得来。(庚辰夹、戚序同)

盛世无饥馑，何须耕织忙。

(己卯夹) 以幻入幻，顺水推舟，且不失应制，所以称阿颦。(庚辰夹、戚序同)

遂将“浣葛山庄”改为“稻香村”。

(己卯夹) 如此服善，妙!(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眉) 仍用玉兄前拟稻香村，却如此幻笔幻体，文章之格式至矣尽矣! 壬午春。

赐与宝玉并贾兰。

(己卯夹) 百忙中点出贾兰，一人不落。(庚辰夹同。戚序“一人”作“直使一人”)

贾环从年内染病未痊，自有闲处调养，故亦无传。

(己卯夹) 补明，方不遗失。(庚辰夹、戚序同)

第一出，《豪宴》。

(己卯夹) 《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庚辰夹、戚序同)

第二出，《乞巧》。

(己卯夹) 《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庚辰夹、戚序同)

第三出，《仙缘》。

(己卯夹) 《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庚辰夹、戚序同)

第四出，《离魂》。

(己卯夹) 伏黛玉死《牡丹亭》中。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庚辰夹) 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牡丹亭》中，(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戚序)《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虽是妆演的形容，却作尽悲欢情状。

(己卯夹) 二句毕矣。(庚辰夹、戚序同)

贾蔷便知是龄官之物，喜的忙接了。

(己卯夹) 何喜之有？伏下后面许多文字，只用一“喜”字。(庚辰夹、戚序同)

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

(己卯夹) 《钗钏记》中，总隐后文不尽风月等文。(庚辰夹、戚序同)

(又) 接近之俗语云：“能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祗〉〔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艺稍优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

贵之不可，虽<不>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子弟广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嫉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庚辰夹“技业”作“枝业”。戚序“大抵”作“大抵”，“技业”作“技艺”，“辖众恃能”作“唬众恃强”，“使主人”作“使主”，“虽不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作“虽欲不怜实不能不怜”，“而实不能不爱”作“实不能不爱”，“至原非本角”作“裁原非本脚”，“使言”作“便言”，“至恰”作“至确”）

贾蔷扭他不过。

（己卯夹）如何反扭他不过，其中便隐许多文字。（庚辰夹无“便”字。戚序同）

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

（己卯夹）可知尤物了。（庚辰夹、戚序同）

额外赏了两匹宫缎、两个荷包并金银铤子、食物之类。

（己卯夹）又伏下一个尤物，一段新文。（庚辰夹、戚序同）

忙另盥手进去焚香拜佛，又题一匾云：“苦海慈航。”

（己卯夹）寓通部人事。一篇热文，却如此冷收。（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亦同此。

（己卯夹）此中忽夹上宝玉，可思。（庚辰夹、戚序同）

紧紧的不忍释放。



(己卯夹) 使人鼻酸。(庚辰夹、戚序同)

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

(己卯夹) 妙极之讖。试看别书中专能故用一不祥之语为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现成一语，便是不再之讖。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隐讳，自然之至！(庚辰夹同。戚序“祥”作“祥”)

元春离别一段。

(庚辰眉) 一回离合悲欢夹写之文，真如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尚有许多忙中闲，闲中忙，小波澜，一丝不漏，一笔不苟。

(戚序回后) 此回铺排，非身经历，开巨眼，伸大笔，则必有所滞墨牵强。岂能如此触处成趣，立后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说法，学我佛阐经，代天女散花，以成此奇文妙趣。惟不得与四才子书之作者，同时讨论臧否，为可恨耳。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戚序回前) 彩笔辉光若转环，心情魔态几千般。写成浓淡兼深浅，活现痴人恋恋间。

以赐贾政及各椒房等等员。

(己卯夹) 补还一句，细，方见省亲不独贾家一门也。(庚辰夹、戚序同)

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

(己卯夹) 伏下病源。(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间才得回来。

(己卯夹) 一回一回各生机轴，总在人意想之外。(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

(己卯夹) 写出正月光景。(庚辰夹、戚序同)

忽又有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

(己卯夹) 总是新正妙景。(庚辰夹、戚序同)

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

(己卯夹) 真真热闹。(庚辰夹、戚序同)

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己卯夹) 形容克剝之至，弋<扬>〔阳〕腔能事毕矣。

阅至此，则有如耳内喧嘩，目中离乱。后文至隔墙闻“袅晴丝”数曲，则有如魂随笛转，魄逐歌销。形容一事，一事毕真，石头是第一能手矣。(庚辰夹“弋扬”作“弋杨”。戚序“克剝”作“刻薄”，“弋扬”作“弋阳”，“离乱”作“撩乱”，“闻”作“闻”，“毕真”作“毕肖”)

别人家断不能有的。

(己卯夹) 必有之言。(庚辰夹、戚序同)

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

(己卯夹) 极不通极胡说中，写出绝代情痴，宜乎众人谓之疯傻。(庚辰夹同。戚序“情痴”作“痴情”，“宜乎”作“宜”)

敢是美人活了不成？

(己卯夹) 又带出小儿心意，一丝不落。(庚辰夹同。戚序“不落”作“不乱”)

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

(己卯夹) 开口便好。(庚辰夹、戚序同)

还不快跑！

(己卯夹) 此等搜神夺魄至神至妙处，只在囹圄不解中得。(庚辰夹同。戚序“得”作“得来”)

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

（己卯夹）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庚辰夹、戚序同）

可见他自认得你了。可怜，可怜！

（己卯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圇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庚辰夹“传奇”作“奇传”，“全在”作“令在”，“奇文”作“奇玩”。戚序“未目”作“目未”，“发言”作“言”，“亲见”作“亲”，“更为”作“为更”，“万”作“万万”，“石头记中”作“石头记”，“雅谜”作“哑谜”，“奇衣奇食奇文”作“及衣食奇玩”，“评之”作“评”）

竟是写不出来的。

（己卯夹）若都写的出来，何以见此书中之妙？脂研。（庚辰夹同。戚序“脂研”作“耶”）

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

（己卯夹）又一个梦，只是随手成趣耳。（庚辰夹同。戚序“又”作“又是”）

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卍字的花样。

（己卯夹）千奇百怪之想。所谓牛溲马勃皆至药也，鱼鸟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间无一物不是妙物，无一物不可不成文，

但在人意舍取耳。此皆信手拈来，随笔成趣，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之妙文也。(庚辰夹“马勃”作“马敦”。戚序“不成”作“成”，“舍取”作“拾取”，“慧悟”作“会悟”)

叫作卮儿。

(己卯夹)音万。(庚辰夹、戚序同)

茗烟灿灿笑道。

(庚辰眉)坎音希。坎坎，笑貌。

他们就知道了。

(己卯夹)茗烟此时只要掩饰方才之过，故设此以悦宝玉之心。(庚辰夹同。戚序“掩饰”作“遮饰”)

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么呢。

(己卯夹)妙！宝玉心中早安了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为宝玉所<协>〔胁〕，故以城外引以悦其心，宝玉始悦，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适有罪所<协>〔胁〕，万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别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宝玉哉，况茗烟哉？文字<笋>〔榫〕楔，细极！(庚辰夹同。戚序“宝玉所协”作“宝玉所掖”，“以悦”作“悦”，“有罪所协”作“有罪被掖”，“细极”作“极细”)

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

(己卯夹)必不可少之语。(庚辰夹、戚序同)

花自芳。

(己卯夹)随姓成名，随手成文。(庚辰夹、戚序同)

与几个外甥女儿。

(己卯夹)一树千枝，一源万派，无意随手，伏脉千里。  
(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

(己卯夹) 精细周到。(庚辰夹、戚序同)

瞎了一声，笑道。

(己卯夹) 转至“笑”字，妙，神！(庚辰夹、戚序同)  
你也忒胡闹了。

(己卯夹) 该说，说得是。(庚辰夹、戚序同)  
还有谁跟来？

(己卯夹) 细！(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听了，复又惊慌。

(己卯夹) 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顿挫。(庚辰夹、戚序同)

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打你。

(己卯夹) 该说，说的更是。〈指〉〈脂〉研。(庚辰夹同。戚序作“该说，说的更有理”)

不然我们还去罢。

(己卯夹) 茗烟贼。(庚辰夹、戚序同)  
花自芳母子两个百般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

(己卯夹) 连用三“又”字，上文一个“百般”，神理活现。脂砚。(庚辰夹同。戚序“脂砚”作“纸上”)

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

(己卯夹) 妙！不写袭人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写袭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庚辰夹，戚序同)

也不敢乱给东西吃。

(己卯夹) 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带出家常情，他书写不及此。(庚辰夹同。戚序“情”作“情事”)

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炕上，宝玉坐了；

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与宝玉怀内；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

（己卯夹）叠用四“自己”字，写得宝、袭二人素日如何亲洽，如何尊荣，此时一盘托出。盖素日身居侯府绮罗锦绣之中，其安富尊荣之宝玉，亲密浃洽勤慎委婉之袭人，是分所应当，不必写者也。今于此一补，更见其二人平素之情义，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长欲为赎身角口等未到之过文。（庚辰夹同。戚序“叠用四”作“用四个”，“是分所”作“是所”，“此回”作“后回”，“角口”作“口角”）

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

（己卯夹）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齏，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庚辰夹同。戚序“之戒叹叹”作“之人戒叹”）

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

（己卯夹）得意之态，是才与母兄较争以后之神理，最细。（庚辰夹、戚序同）

说着，便拈了几个松子儿。

（己卯夹）惟此品稍可一拈，别品便大错了。（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融滑。

（己卯夹）八字画出才收泪之一女儿，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庚辰夹、戚序同）

“何尝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过了。

（己卯夹）伏下后文所补未到多少文字。（庚辰夹、戚序同）  
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衣服，他们。

(己卯夹) 指晴雯、麝月等。(庚辰夹、戚序同)

就不问你往那里去的。

(己卯夹) 必有是问。阅此则又笑尽小说中无故家常穿红挂绿绮绣绫罗等语，自谓是富贵语，究竟反是寒酸话。(庚辰夹同。戚序“无故”作“无数”，“富贵语”作“富贵”，“寒酸话”作“寒酸俗态也”)

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

(庚辰侧) 生员切<巳>〔己〕之事。

叫他们听着什么意思。

(己卯夹) 想见二人素日情长。(庚辰“素日情长”作“来日情常”。戚序“素日情长”作“往日情长”)

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

(己卯夹) 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极，且勿论。按此言固是袭人得意之语，盖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见之宝，我却常守常见，视为平物。然余今窥其用意之旨，则是作者借此正为贬玉，原非大观者也。(庚辰夹“之语”作“之话”。戚序同)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一段。

(庚辰眉) 自“一把拉住”至此诸形景动作，袭卿有意微露<锋芒>〔绦芸〕轩中隐事也。

有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

(庚辰侧) 只知保重耳。

为的是碰见人。

(己卯夹) 细极！(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笑说：“倒难为你了。”

(庚辰侧) 公子口气。

十分看不过。

(己卯夹) 人人都看不过，独宝玉看得过。(庚辰夹、戚序同)

你们越发没个样儿了。

(己卯夹) 说得是，应该说。(庚辰夹、戚序同)

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

(己卯夹) 补明好。宝玉虽不吃乳，岂无伴从之媪妪哉？  
(庚辰夹、戚序同)

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

(己卯夹) 用俗语入，妙！(庚辰夹、戚序同)

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遭塌，越不成体统了。

(己卯夹) 所以为今古未有之一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

(己卯夹) 调侃入微，妙！(庚辰夹、戚序同)

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

(己卯夹) 可叹。(庚辰夹、戚序同)

有的说：“好一个讨厌的老货！”

(庚辰侧) 实在有的。

说毕，拿匙就吃。

(己卯夹) 写<聋>〔龙〕钟奶姆，便是<聋>〔龙〕钟奶姆。(庚辰夹、戚序同)

那是说了给表人留着的。

(己卯夹) 过下无痕。(庚辰夹、戚序同)

回来又惹气了。

(己卯夹) 照应茜雪枫露茶前案。(庚辰夹、戚序同)  
别带累我们受气。



(己卯夹) 这些话声口，必是晴雯无疑。(庚辰夹“话”作“话玉”。戚序“话”作“话语”)

什么阿物儿!

(己卯夹) 虽暂委<曲>〔屈〕唐突袭卿，然亦怨不得李媪。(庚辰夹、戚序同)

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

(己卯夹) 听这声口必是麝月无疑。(庚辰夹、戚序同)  
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己卯夹) 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屈杀宝玉。然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庚辰夹同。戚序“撵”作“撵字”)

说着，赌气去了。

(己卯夹) 过至下回。(庚辰夹、戚序同)

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

(己卯夹) 娇态已惯。(庚辰夹、戚序同)

捆在这里倒白遭塌了。

(己卯夹) 与前文应失手碎钟馀对。通部袭人皆是如此，一丝不错。(庚辰夹同。戚序无“应”字)

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

(己卯夹) 必如此方是。(庚辰夹、戚序同)

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

(己卯夹) 若<是>〔见〕过女儿之后没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头记》矣。(庚辰夹同。戚序“是过”作“见过”，“没有”作“没”)

赞叹了两声。

(己卯夹) 这一赞叹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语，只此便抵过一大篇文字。(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道：“叹什么？”

（己卯夹）只一“叹”字，便引出“花解语”一回来。（庚辰夹、戚序同）

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

（己卯夹）补出宝玉素喜红色，这是激语。（庚辰夹、戚序同）

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

（己卯夹）活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己卯夹）妙谈妙意。（庚辰夹、戚序同）

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

（己卯夹）妙答。宝玉并未说“奴才”二字，袭人连补“奴才”二字，最是劲节。怨不得作此语。（庚辰夹同。戚序“连补奴才二字”作“连补奴才二人”）

必定是奴才不成？

（己卯夹）〈免〉〔勉〕强，如闻。（庚辰夹、戚序“免”作“勉”）

说亲戚就使不得？

（己卯夹）更强。（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己卯夹）说的是。（庚辰夹“是”作“事”。戚序作“说得是”）

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

（己卯夹）总是故意激他。（庚辰夹、戚序同）

没的我们这种浊物。

(己卯夹) 妙号，后文又曰须眉浊物之称。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庚辰夹、戚序同)

倒生在这里。

(己卯夹) 这皆是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

(庚辰夹“这皆是”作“这皆”，无“何等心臆”四字。戚序“非前”作“非”，“今古未之”作“今古未有之”，“委婉”作“婉转”，“庸俗平”作“庸俗又”，“令他人”作“今他人”)

明年就出嫁。

(庚辰侧) 所谓不入耳之言是也。

不禁又嘻了两声。

(己卯夹) 宝玉心思，另是一样，余前评可见。(庚辰夹、戚序同)

又听袭人叹道。

(己卯夹) 袭人亦叹，自有别论。(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

(己卯夹) 余亦如此。(庚辰夹、戚序同)

不觉吃一惊。

(己卯夹) 余亦吃惊。(庚辰夹、戚序同)

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

(己卯夹) 即余今日<尤>〔犹〕难为情，况当日之宝玉哉？

(庚辰夹、戚序同)

怎么是个了局？

(己卯夹) 说得极是。(庚辰夹、戚序同)

我不叫你去也难。

(己卯夹) 是头一句驳，故用贵公子声口，无理。(庚辰夹、戚序同)

别说你了！

(己卯夹) 一驳更有理。(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

(己卯夹) 自然。(庚辰夹、戚序同)

老太太不放你也难。

(己卯夹) 第二层仗祖母溺爱，更无理。(庚辰夹、戚序同)

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

(己卯夹) 宝玉并不提王夫人，袭人偏自补出，周密之至！

(庚辰夹、戚序同。按：此处评语与正文不合，正文当从己卯、戚序作“或者感动了老太太、太太”)

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

(己卯夹) 百忙中补出湘云来，真是七穿八达，得空便入。

(庚辰夹、戚序同)

那伏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

(庚辰侧) 这却是真心话。

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

（己卯夹）再一驳，更精细，更有理。（庚辰夹同。戚序作“再一驳，更觉精细有理”）

竟是有去的理，无留的理。

（己卯夹）自然。（庚辰夹、戚序同）

心内越发急了。

（己卯夹）原当急。（庚辰夹、戚序同）

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己卯夹）急心肠，故入于霸道无理。（庚辰夹、戚序同）

于你又无益，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

（己卯夹）三驳不独更有理，且又补出贾府自家慈善宽厚等事。（庚辰夹同。戚序“自家”作“自”）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

（己卯夹）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实无留理。（庚辰夹同。戚序“去理”作“去的理”，“实无留理”作“无留的理”）

依你说，你是去定了。

（己卯夹）自然。（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道：“去定了。”

（庚辰侧）口气像极。

这样薄情无义。

（己卯夹）余亦如此见疑。（庚辰夹、戚序同）

早知道都是要去的。

（己卯夹）都是要去的，妙！可谓触类旁通，活是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

（己卯夹）可谓见首知尾，活是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去了。

（己卯夹）又到无可奈何之时了。（庚辰夹、戚序同）  
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

（己卯夹）补前文。（庚辰夹、戚序同）  
没有人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

（己卯夹）补出袭人幼时艰辛苦状，与前文之香菱，后文之晴雯大同小异，自是又副十二钗之冠，故不得不补传之。  
（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孝女义女。  
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

（己卯夹）可谓不幸中之幸。（庚辰夹、戚序同）  
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澄几个钱，也还罢了。

（庚辰侧）孝女义女。  
叔当我死了。

（庚辰侧）可怜可怜。  
因此哭闹了一阵。

（己卯夹）以上补在家今日之事，与宝玉问哭一句针对。  
（庚辰夹同。戚序“针对”作“对针”）

（庚辰侧）我也要<笑>〔哭〕。  
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儿。

（己卯夹）又夹带出贾府平素施为来，与袭人口中针对。  
（庚辰夹、戚序同）

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

（己卯夹）伏下多少后文。（庚辰夹、戚序同）  
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

（己卯夹）又伏下多少后文。先一句是传中陪客，此一句是传中本旨。（庚辰夹、戚序同）

也就死心不赎了。

（己卯夹）既如此，何得袭人又作前语以愚宝玉，不知何意，且看后文。（庚辰夹、戚序同）

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

（己卯夹）一件闲事一句闲文皆无！警甚！（庚辰夹、戚序同）

彼此放心，再无赎念了。

（己卯夹）一段情结。脂砚。（庚辰夹同。戚序“脂砚”作“妙甚”）

如今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

（己卯夹）四字好。所谓说不得好，又说不得不好也。（庚辰夹同）

（戚序）四字好。所谓说不得不好也。

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

（己卯夹）只如此说更好，所谓说不得聪明贤良，说不得痴呆愚昧也。（庚辰夹、戚序同）

更觉放荡弛纵。

（己卯夹）四字妙评。脂砚。（庚辰夹同。戚序“脂砚”作“确甚”）

任性恣情。

（己卯夹）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恶，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骄，不过一味任性耳。（庚辰夹、戚序同）

最不喜务正。

（己卯夹）这还是小儿同病。（庚辰夹、戚序同）

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

（己卯夹）原来如此。（庚辰夹、戚序同）

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堕。

（己卯夹）不独解语，亦且有智。（庚辰夹、戚序同）

只因怕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蒿雪之茶等事。

（己卯夹）可谓贤而多智术之人。（庚辰夹同）

（戚序）可谓伶俐多智之人。

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

（己卯夹）正是无可奈何之时。（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见这话有文章。

（己卯夹）宝玉不愚。（庚辰夹、戚序同）

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

（己卯夹）二人素常情义。（庚辰夹、戚序同）

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

（己卯夹）叠二语，活见从纸上走一宝玉下来，如闻其呼，如见其笑。（庚辰夹“如见”作“见”。戚序“叠二”作“叠叠”）

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

（己卯夹）两三百不成话，却是宝玉口中。（庚辰夹、戚序同）

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

（己卯夹）脂砚斋所谓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话之至奇至妙之语，诸公请如何解释，如何评论。所劝者正为此，偏于劝时一犯，妙甚！（庚辰夹同。戚序“脂砚斋所谓不知”作“此评者所谓”，“诸公请”作“请诸公”）

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



（己卯夹）灰还有知识，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则为人尚无知识者多多。（庚辰夹同。戚序“甚言”作“胜言”，“多多”作“多甚”）

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己卯夹）是聪明，是愚昧，是小儿淘气，余皆不知，只觉悲感难言，奇瑰愈妙。（庚辰夹、戚序同）

再不说这话了。

（庚辰侧）只说今日一次，呵呵！玉兄，玉兄，你到底哄的那一个？

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

（庚辰侧）新鲜，真新鲜。

只作出个喜欢读书的样子来。

（己卯夹）宝玉又诮谤读书人，恨此时不能一见如何诮谤。（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所谓开方便门。

也教老爷少生些气。

（庚辰侧）大家听听可是丫鬟说的话。

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囊”。

（己卯夹）二字从古未见，新奇之至，难怨世人谓之可杀，余却最喜。（庚辰夹、戚序同）

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己卯夹）宝玉目中犹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犹有“圣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语，宜乎人人谓之疯傻不肖。

（庚辰夹、戚序同）

如今再不敢说了。

(己卯夹) 又作是语，说不得不乖觉，然又是作者瞒人之处也。(庚辰夹、戚序同)

再不可毁僧谤道。

(己卯夹) 一件。是妇女心意。(庚辰夹、戚序同)

调脂弄粉。

(己卯夹) 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宝玉。(庚辰夹、戚序同)

还有更要紧的一件。

(己卯夹) 忽又作此一语。(庚辰夹、戚序同)

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

(己卯夹) 此一句是闻所未闻之语，宜乎其父母严责也。(庚辰夹、戚序同)

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

(己卯夹) 总包括尽矣。其所谓“花解语”者大矣，不独冗冗为儿女之分也。(庚辰夹、戚序同)

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己卯夹) 调侃不浅。然在袭人能作是语，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所谓“花解语”也。(庚辰夹、戚序同)

袭人劝宝玉一段。

(庚辰眉) “花解语”一段，乃袭卿满心满意将玉兄为终身得靠，千妥万当，故有是<余>〔语〕。阅至此，余为袭卿一叹。丁亥春，畸笏叟。

宝玉命取表来。

(己卯夹) 照应前凤姐之文。(庚辰夹、戚序同)

果然针已指到亥正。

(己卯夹) 表则是表的写法。前形容自鸣钟则是自鸣钟，

各尽其神妙。（庚辰夹、戚序同）

因而和衣躺在床上。

（庚辰侧）过下引线。

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视。

（己卯夹）为下文留地步。（庚辰夹、戚序同）

好妹妹。

（己卯夹）才住了“好姐姐”，又闻“好妹妹”，大约宝玉一日之中，一时之内，此六个字未尝暂离口角，妙甚！（庚辰夹“妙甚”作“妙”。戚序同）

特黛玉唤醒。

（己卯夹）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此却反推唤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场是也。（庚辰夹同。戚序“书中”作“中书”，无“等”字，“淫场”作“淫荡”）

今儿还没有歇过来。

（己卯夹）补出姣怯态度。（庚辰夹同。戚序“姣”作“娇”）

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己卯夹）宝玉又知养身。（庚辰夹、戚序同）

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己卯夹）所谓只有一颦可对，亦属怪事。（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道：“没有枕头。”

（己卯夹）缠绵密密入微。（庚辰夹同。戚序“密密”作“密切”）

咱们在一个枕头上。

（己卯夹）更妙，渐逼渐近，所谓“意绵绵”也。（庚辰夹、戚序同）

黛玉道：“放屁！”

（庚辰侧）如闻。

黛玉听了，睁开眼。

（己卯夹）睁眼。（庚辰夹、戚序同）  
起身。

（己卯夹）起身。（庚辰夹、戚序同）  
笑道。

（己卯夹）笑。（庚辰夹、戚序同）  
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

（己卯夹）妙语，妙之至，想见其态度。（庚辰夹、戚序同）

以手抚之细看。

（己卯夹）想见其绵缠态度。（庚辰夹同。戚序“绵缠”作“缠绵”）

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己卯夹）妙极，补出素日。（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

（庚辰侧）对推醒看。

搥上了一点儿。

（己卯夹）遙与后文平儿于怡红院晚妆时对照。（庚辰夹、戚序同）

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

（己卯夹）想见情之脉脉，意之绵绵。（庚辰夹、戚序同）

你又干这些事了。

(己卯夹) 又是劝戒语。(庚辰夹、戚序同)

干也罢了。

(己卯夹) 一转细极，这方是蟹脚，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  
<切>〔劝〕。(庚辰夹、戚序“切”作“劝”)

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

(己卯夹) 补前文之未到，伏后文之线脉。(庚辰夹同)

(戚序) 补前文之未足者。

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己卯夹)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  
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大家不  
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迁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  
郁难堪难禁，代忧代痛一齐托出。(庚辰夹“迁怒”作“怒”。  
戚序同)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

(己卯夹) 可知昨夜“情切切”之语，亦属行云流水。

(庚辰夹、戚序“流水”下有“矣”字)

(庚辰眉) 一句描写玉刻骨刻髓，至<已>〔矣〕尽矣。壬午  
春。

闻之令人醉魂酥骨。

(己卯夹) 却像似淫极，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庚辰夹  
同。戚序“似”作“是”)

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庚辰侧) 口头语，犹在寒冷之时。

连我也不知道。

(己卯夹) 正是。按谚云：“人在气中忘气，鱼在水中忘

水。”余今续之曰：“美人忘容，花则忘香。”此则黛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庚辰夹同。戚序“知自”作“自知”，“同”作“耳”）

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己卯夹）有理。（庚辰夹、戚序同）

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己卯夹）自然。（庚辰夹、戚序同）

黛玉冷笑道。

（己卯夹）冷笑便是文章。（庚辰夹、戚序同）

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

（己卯夹）活颦儿一丝不错。（庚辰夹、戚序同）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

（己卯夹）活画。（庚辰夹、戚序同）

你再闹，我就恼了。

（己卯夹）如见如闻。（庚辰夹、戚序同）

一面理鬓。

（己卯夹）画。（戚序同）

你有“暖香”没有？

（己卯夹）奇问。（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

（己卯夹）一时原难解，终逊颦卿一等，正在此等处。（庚辰夹、戚序同）

黛玉点头叹笑道。

（己卯夹）画。（戚序同）

“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

（己卯夹）的是顰儿活画。然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庚辰夹“的是顰儿”作“是顰儿”。戚序同）

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上脸。

（己卯夹）画。（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

（己卯夹）先一总。（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

（己卯夹）原来只为此，故不暇傍人嘲笑，所以放荡无忌处，不特此一件耳。（庚辰夹同。戚序“傍人”作“防人”）

“喂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

（庚辰侧）像个〈亲〉〔说〕故事的。

便忍着笑顺口诌道。

（庚辰侧）又哄我看书人。

黛玉笑道：“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庚辰侧）山名洞名，顰儿已知之矣。

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庚辰侧）不先了此句，可知此谎再诌不完的。

老耗子升座议事。

（己卯夹）耗子亦能升座且议事，自是耗子有赏罚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犹穿壁啮物，其升座者置而不问哉？（庚辰夹同。戚序无“何”字，“壁”作“璧”，末多“哈哈”二字）

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

（己卯夹）议的是这事，宜乎为鼠矣。（庚辰夹同。戚序“议的”作“议问”）

（庚辰侧）难道耗子也要腊八粥吃。一笑。

遣一能干的小耗。

（己卯夹）原来能于此者便是小鼠。（庚辰夹、戚序同）

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

（己卯夹）庙里原来最多，妙妙！（庚辰夹、戚序同）

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

（庚辰侧）玉兄也知琐碎以抄近为妙。

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应道。

（庚辰侧）玉兄玉兄，唐突犖儿了。

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

（己卯夹）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讽的妙！（庚辰夹同。戚序“凡”作“这”）

我不学他们直偷。

（庚辰侧）不直偷，可畏可怕。

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

（庚辰侧）可怕可畏。

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己卯夹）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防〕，此法不能〈妨〉〔防〕矣。可惜这样才情，这样学术，却只一耗耳。（庚辰夹同。戚序“妨”作“防”，“只”作“是”）

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

（庚辰侧）奇文妙文。

如何变出小姐来？

（己卯夹）余亦说变错了。（庚辰夹、戚序同）

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香玉呢。

（己卯夹）前面有“试才题对额”，故紧接此一篇无稽乱话。前无则可，此无则不可。盖前系宝玉之懒为者，此系宝玉



不得不为者。世人诽谤无碍，奖誉不必。（庚辰夹同。戚序“奖誉”作“奖举”）

好妹妹，饶我罢，再不敢了！我因为闻你香，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

（庚辰眉）“玉生〈言〉〔香〕”是要与“小恙梨香院”对看，愈觉生动活泼。且前以黛玉，后以宝钗”，特犯不犯，好看煞！丁亥春，畸笏叟。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

（己卯夹）妙！（庚辰夹、戚序同）

怨不得他，他肚子里典故原多。

（己卯夹）妙讽。（庚辰夹、戚序同）

只是可惜一件。

（己卯夹）妙转。（庚辰夹、戚序同）

凡该用典故之时，他偏就忘了。

（己卯夹）更妙！（庚辰夹、戚序同）

别人冷的那样，你急的只出汗。

（己卯夹）与前“拭汗”二字针对，不知此书何妙〈了〉〔至〕如此，有许多妙谈妙语，机锋诙谐，各得其时，各尽其理。前梨香院黛玉之讽则偏〈儿越〉〔而趣〕，此则正而趣。二人真是对手，两不相犯。（庚辰夹同。戚序“了”作“至”，“偏儿越”作“偏而趣”）

（戚序回后）若知宝玉真性情者，当留心此回。其与袭人何等留连，其于画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怜惜，其于黛玉何等保护。再袭人之痴忠，画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痴情，千态万状，笔力劲尖，有水到渠成之象，无微不至。真画出一个上乘智慧之人，入于魔而不悟，甘心堕落。且

影出诸魔之神通，亦非泛泛，有势不能轻登彼岸之形。凡我众生掩卷自思，或于身心少有补益。小子妄谈，诸公莫怪。

##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戚序回前）智慧生魔多象，魔生智慧方深。智慧寂灭万缘根，不解智慧作甚。

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皆非保养身体之法。

（己卯夹）云宝玉亦知医理，却只在颦、钗等人前方露，亦如后回许多明理之语，只在闺前现露三分，越在雨村等经济人前如痴如呆，实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视宝玉不是人物，岂知宝玉视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谈也。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看官细评。（庚辰夹“真乎”作“十六乎”。戚序“颦钗”作“颦儿”，“故不与”作“故不知”，“真乎假乎”作“是真乎是假乎”）

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他，可见老背晦了。

（己卯夹）袭卿能使颦卿一赞，愈见彼之为人矣，观者诸公以为如何？（庚辰夹同。戚序“如何”作“何如”）

宝钗忙一把拉住道。

（庚辰侧）的是宝钗行事。

他老糊涂了，倒要让他一步为是。

（己卯夹）宝钗如何，观者思之。（庚辰夹、戚序同）

在当地骂袭人。

（庚辰侧）活像过时奶妈骂丫头。

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

（庚辰侧）在袭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来。

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

（庚辰侧）看这句几把批书人吓杀了。幸有此二句，不然，我石兄袭卿扫地矣。

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

（庚辰侧）虽写得酷肖，然唐突我袭卿，实难为情。

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

（庚辰侧）若知好事多魔，方会〈昨〉〔作〕著之意。

叫我问谁去？

（庚辰侧）真有是语。

谁不帮着你呢？

（庚辰侧）真有是事。

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人！

（庚辰侧）冤枉冤哉！

我都知道那些事。

（庚辰侧）囫圇语，难解。

把你奶了这么大。

（庚辰侧）奶妈拿手话。

李嬷嬷骂袭人一段。

（庚辰眉）特为乳母传照，暗伏后文倚势奶娘线脉，〈石头记〉无闲文并虚字在此。壬午孟夏，畸笏老人。

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诉委屈。

（庚辰侧）四字，嬷嬷是〈懃〉〔看〕重二人身分。

唠唠叨叨说个不清。

（庚辰侧）好极，好极，毕肖极！

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排揎宝玉的人。

（庚辰侧）找上文。

正值他今儿输了钱，迁怒于人。

（庚辰侧）有是争竞事。

将当日吃茶茜雪出去一段。

（庚辰眉）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昌〉（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

（庚辰侧）阿凤两提老太太，是叫老妪想袭卿是老太太的人；况又双关大体，勿泛泛看去。

快来跟我吃酒去。

（庚辰侧）何等现成，何等自然，的是凤卿笔法。

丰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

（庚辰侧）一丝不漏。

亏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

（庚辰侧）批书人也是这样说。看官将一部书中人一一想来，收拾文字非阿凤俱有琐细引述事。《石头记》得力处俱在此。

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

（庚辰侧）实言，非谵语也。

说的好说不好听，大家什么意思。

（庚辰侧）从狐媚子等语来，实实好语，的是袭卿。

你吃饭不吃饭，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

（庚辰侧）心中时时刻刻正意语也。

宝玉、袭人，晴雯等谈论一段。

（庚辰眉）一段特为怡红袭人、晴雯、茜雪三鬟之性情见识身分而写。乙卯冬夜。

麝月道：“都顽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呢？”

(庚辰侧) 正文。

(庚辰眉) 麝月闲闲无语令余酸鼻，正所谓对景伤景。丁亥夏，畸笏。

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

(庚辰侧) 灯节。

公然又是一个袭人。

(庚辰侧) 岂敢？

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罢。”

(庚辰侧) 每于如此等处，石兄何〈常〉〔尝〕轻轻放过，不介意来。亦作(者)欲瞒看官，又被批书人看〈去〉〔出〕，呵呵。

咱们两个说话顽笑岂不好？

(庚辰侧) 全是袭人口气，所以后来代任。

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

(庚辰侧) 金闺细事如此写。

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

(庚辰侧) 虽谑语，亦少露怡红细事。

二人在镜内相视。

(庚辰侧) 此系石兄得意处。

忙向镜中摆手。

(庚辰侧) 好看，趣。

晴雯又跑进来问道。

(庚辰侧) 麝月摇手为此，可儿可儿。

(庚辰眉) 娇憨满纸，令人叫绝。壬午九月。

我怎么磨牙了？

(庚辰侧) 好看煞！

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

（庚辰侧）找上文。

说着，一径出去了。

（己卯夹）闲上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有〉〔在〕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隙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出嫁，虽去实未去也。写晴雯之疑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轻轻抹去，正见此时却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后渐大渐生心矣。但观者凡见晴雯诸人则恶之，何愚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妒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然后知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妬〉〔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妬〉〔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则〉知矣。故观书诸君子不必恶晴雯，正该感晴雯金闺绣阁中生色方是。（庚辰夹、戚序“可见袭人出嫁”作“可见袭人”，“却在”作“都在”，“何愚哉”作“何愚也哉”，“或妬”作“或妒”，“妬才”作“妒才”，“则则知”作“则知”，戚序“猜忌妒”作“猜忌嫉妒”，“则有何可”作“则有何”，“等说”作“等语”，“生色方是”作“生一方法”）

头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欢喜。

（庚辰眉）写环兄先赢，亦是天生地设现成文字。己卯冬夜。

莺儿拍着手只叫“么”。

（己卯夹）娇憨如此。（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好看煞。

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后就拿钱。

(庚辰侧) 更也好看。

一个作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

(庚辰侧) 酷肖。

前儿我和宝二爷顽，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

(庚辰侧) 倒卷帘法。实写幼时往事，可伤。

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庚辰侧) 蠢驴！

说着，便哭了。宝钗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

(庚辰侧) 观者至此，有不卷帘厌看者乎？余替宝卿实难为情。

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

(己卯夹) 大族规矩原是如此，一系儿不错。(庚辰夹同。戚序“系”作“丝”)

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

(庚辰侧) 此意不呆。

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

(庚辰侧) 又用讳人语瞒着看官。己卯冬夜。

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

(庚辰侧) 听了这一个人之话岂是呆子？由你自己说罢。我把你作极乖的人看。

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

(庚辰侧) 呆子都会立这样意，说这样话。

因问：“又是那里垫了蹄窝来了？”

（庚辰侧）多事人等口（角）谈吐。

一问不答。

（庚辰侧）毕肖。

就大口唾他！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

（庚辰侧）反得了理了，所谓贬中褒。想赵姨即不畏阿凤，亦无可回答。

（庚辰眉）嫡嫡是彼亲生，句句竟成正中贬，赵姨实难答言。至此方知题标用“弹”甚妥协，己卯冬夜。

赵姨娘也不敢则声。

（庚辰侧）“<谈>〔弹〕妒意”正文。

你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

（庚辰侧）借人发脱，好阿凤，好口齿，句句正言正理。赵姨安得不抿翅低头，静听发挥？批至此，不禁一大白又大白矣。

输了几个钱。

（庚辰侧）转得好。

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

（庚辰侧）<几>〔作〕者当记一大百乎。笑笑。

把他送了顽去。

（庚辰侧）收<什>〔拾〕得好。

为你这个不尊重。

（庚辰侧）又一折笔，更觉有味。

喝命：“去罢！”

（庚辰侧）本来面目，断不可少。

得了钱。



(庚辰侧) 三字写着环哥。

自己和迎春等顽去。不在话下。

(己卯夹) 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如见如闻，正为下文五鬼作引也。余为宝玉肯效凤姐一点余风，亦可继荣、宁之盛，诸公当为如何？(庚辰同。戚序“奴妾吆吻”作“派妾吆吻”，“荣宁”作“宁荣”，“如何”作“何如”)

且说宝玉正和宝钗顽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

(己卯夹) 妙极！凡宝玉、宝钗正闲相遇时，非黛玉来，即湘云来，是恐<曳>〔泄〕漏文章之精华也。若不如此，则宝玉久坐忘情，必欲宝卿见弃，杜绝后文成其夫妇时无可谈旧之情，有何趣味哉？(庚辰夹同。戚序“曳漏”作“漏泄”)

宝钗笑道：“等着。”

(庚辰眉) “等着”二字大有神情。看官闭目<热>〔熟〕思，方知趣味，非批书人漫拟也。己卯冬夜。

忙问好厮见。

(己卯夹) 写湘云又一笔法，特犯不犯。(庚辰夹、戚序同)

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

(庚辰侧) 总是心中事语，故机括一动，随机而出。

宝钗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

(己卯夹) 此时宝钗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后文察其心性，故掷之不闻矣。(庚辰夹同。戚序“他二人”作“二人”，“闻”作“问”)

宝玉仍来了。

(己卯夹) 盖宝玉亦是心中只有黛玉，见宝钗难却其意，故暂<陋>〔随〕彼去，以完宝钗之情，故少坐仍来也。(庚辰夹

同。戚序“陋”作“随”，“故”作“是以”）

不料自己未张口。

（庚辰侧）石头惯用如此笔仗。

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

（庚辰侧）八字足可消气。

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己卯夹）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头亦不解，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语耳。石头既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随口说出耳。若观者必欲要解，须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则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则不必求解矣。万不可记此二句不解，错谤宝、林及石头、作者等人。（庚辰夹同。戚序“想石头亦不解”作“想石头亦未必解”，“记此”作“将此”）

宝玉、黛玉角口一段。

（庚辰眉）明明写湘云来是正文，只用二三答言，反接写玉、林小角口，又用宝钗岔开，仍不了局。再用千句柔言，百般温恣，正在情完未完之时，湘云突在，“谑娇音”之文才见，真已“〈费〉〔卖〕弄有家私”之笔也。丁亥夏，畸笏叟。

你怎么倒反把个青荑披风脱了呢？

（己卯夹）真真奇绝妙文，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庚辰夹同。戚序“真真”作“真正”，“下”作“不”）

回来伤了风，又该饿着吵吃的了。

（己卯夹）一语仍归儿女本传，却又轻轻抹去也。（庚辰夹、戚序同）

你学惯了他，明日连你还咬起来呢。

(己卯夹)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  
<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燕飞>〔飞燕〕  
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  
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  
且更<学>〔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  
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  
填羹窖可也。（庚辰夹同。戚序“除不知”作“殊不知”，“燕飞”  
作“飞燕”，“今见”作“今以”，“见陋”作“不见其陋”，“且更学”  
作“且更觉”，“掩卷合目”作“掩书合眼”，“耳内”作“耳”）

黛玉、湘云谈宝钗一段。

（庚辰眉）此作者放笔写，非褒钗贬颦也。己卯冬夜。

（己卯回后）此回文字重作轻抹。得力处是凤姐拉李嬷嬷  
去，借环哥弹压赵姨。细致处宝钗为李嬷嬷劝宝玉，安慰环哥，  
断喝莺儿。至急为难处是宝、颦论心。无可奈何处是就拿今日  
之天气比。<湘云>〔黛玉〕冷笑道：“我当谁，原来是他。”冷眼  
最好看处是宝钗、黛玉看凤姐拉李嬷嬷云“这一阵风”，玉、麝一  
节。湘云到，宝玉就走，宝钗笑说“等着”，湘云大笑大说；颦  
儿学咬舌；湘云念佛跑了数节，可使看官于纸上能耳闻目睹其  
音其形之文。（庚辰回后同。戚序回后“嬷”作“妈”，“赵姨”作  
“赵姨娘”，“湘云冷笑道”作“黛玉冷笑道”，“我当谁”作“我当  
是谁”，“看凤姐”作“凤姐”，“宝钗笑说”作“宝钗说”，“耳闻目  
睹其音其形之文”作“耳闻其音目睹其形”）

##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 俏平儿軟語救賈璉

（庚辰回前）有客題《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

意骇警，故录于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过，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天情兮奈我何？”凡是书题者不<可>〔少〕，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回之妙。此曰“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今因平儿救，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戚序回前无开始至“惜乎失石矣”一段，“后三十回”作“后之三十回”，“此曰”作“此回”，“后曰”作“后回”，“后则”作“后之则”，“已不能救”作“已不可救”，“今因平儿救”作“但”，“他日之强何身”作“他日之身”，“展眼何如彼耶”作“亦何如是耶”，“如此光阴”作“倏尔如此”）

（又）今日写袭人，后文写宝钗，今日写平儿，后文写阿凤。文是一样情理，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多少恨泪洒出此两回书。（戚序回前“恨泪”作“眼泪”，“出此两回书”作“与此两回书中”）

（又）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戚序回前“三大功”作“之大功”）

贤袭人。（回目）

（庚辰侧）当得起。

湘云见宝玉拦住门，料黛玉不能出来。

（庚辰夹）写得湘云与宝玉又亲厚之极，却不见疏远黛玉，是何情思耶？（戚序同）

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都丢开手罢。

（庚辰夹）好极妙极！玉、颦、云已难解难分，插入宝钗云“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话只一句，便将四人一齐笼住，不知孰远孰近，孰亲孰疏，真好文字。（戚序同）

你们是一气的，都戏弄我不成！

（庚辰夹）〈话〉〔活〕是颦儿口吻，虽属尖利，真实堪爱堪怜。（戚序“话”作“语”）

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

（庚辰夹）好！二“你”字连二“他”字，华灼之至。（戚序同）

四人正难分解。

（庚辰夹）好！前三人，今忽四人，俱是书中正眼，不可少矣。（戚序“前”作“前系”）

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

（庚辰夹）好文章！正是闺中女儿口角之事。若只管谆谆不已，则成何文矣！（戚序“谆谆”作“哼哼”，“文矣”作“文字”）

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庚辰夹）前文黛玉未来时，湘云、宝玉则随贾母。今湘云已去，黛玉既来，年岁渐成，宝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云自应同黛玉一处也。（戚序“渐成”作“渐大”）

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林黛玉。

（庚辰夹）写黛玉身分，严严密密。（按：“严严密密”四

字，戚序作正文)

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

(庚辰夹) 一个睡态。(戚序同)

那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搭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

(庚辰夹) 又一个睡态。 写黛玉之睡态，俨然就是娇弱女儿，可怜。湘云之态，则俨然是个娇态女儿，可爱。真是人人俱尽，人人俱尽，个个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钗。(戚序“黛玉之睡态”作“黛玉之睡”，“真是人人俱尽，人人俱尽”作“真是人人俱尽”，“跳”作“眺”)

宝玉见了，叹道。

(庚辰夹) “叹”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见之自曰喜也。

(戚序同)

林黛玉早已醒了。

(庚辰侧) 不醒不是黛玉了。

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

(庚辰侧) 一丝不乱。

弯腰洗了两把。

(庚辰侧) 妙在两把。

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

(庚辰侧) 在怡红何其<废>〔费〕事多多。

还是这个毛病儿，多早晚才改。

(庚辰侧) 冷眼人傍点，一丝不漏。

湘云道：“如今我忘了。”

(庚辰眉) “忘了”二字在娇憨。

湘云、宝玉二人对话一段。

（庚辰眉）口中自是应声而出，捉笔人却从何处设想而来，成此天然对答。壬午九月。

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的。

（庚辰夹）梳头亦有文字，前已叙过，今将珠子一穿插，却天生有是事。

不防被人拣了去，倒便宜他。

（庚辰夹）妙谈。道“倒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四字。今失一珠不闻此四字，妙极是极！

（戚序无“道”字）

（庚辰眉）“倒便宜他”四字与“忘了”二字是一气而来，将一侯府千金白描矣。畸笏。

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带去了。

（庚辰侧）纯用画家烘染法。

宝玉不答。

（庚辰夹）有神理，有文章。（戚序同）

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

（庚辰夹）何赏玩也？写来奇特。（戚序“也”作“耶”）

不觉又顺口拈手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

（庚辰夹）是袭人劝后余文。（戚序同）

因又怕史湘云说。

（庚辰夹）好极！的是宝玉也。（戚序同）

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

（庚辰侧）前翠缕之言并非白写。

倒别看错了这个了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

（庚辰夹）此是宝卿初试，已下渐成知己，盖宝卿从此心察得袭人果贤女子也。（戚序“已下”作“以下”）

宝钗便在炕上坐了。

（庚辰夹）好！逐回细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蜜〕之情，形诸声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盖深取袭卿矣。二人文字，此回为始，<祥披>〔详批〕于此，诸公请记之。

（戚序）好！逐回细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盖深取袭卿矣。二人文字，此回为始，详批于此，诸公请记之。

深可敬爱。

（庚辰夹）四字包罗许多文章笔墨，不似近之开口便云非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袭人故佳矣，不书此句是大手眼。（戚序“故”作“固”）

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方出去。

（庚辰夹）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冒〕瀆，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及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实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

（戚序“宝玉心”作“宝玉之心”，“有瀆”作“冒瀆”，“何及于”作“何致”，“反较胜”作“凡较胜”，“砸玉”作“轧玉”，“忧忿”作



“忧忿”)

(又) 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戚序“启”作“起”，“后久不忽”作“久后不忘”)

(又) 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船>〔股〕，不可粗心看过。(戚序“船”作“股”)

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

(庚辰侧) 此问必有。

便笑道：“怎么动了真气？”

(庚辰夹) 宝玉如此。(戚序同)

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

(庚辰夹) 醋妒妍态假态，至矣尽矣。观者但莫认真此态为幸。(戚序“为幸”作“幸甚”)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深为骇异。

(庚辰夹) 好！可知未尝见袭人之如此技艺也。(戚序同)

那袭人只管合眼不理。

(庚辰夹) 与颦儿前番姣态如何？愈觉可爱犹甚。(戚序“姣”作“娇”)

因见麝月进来。

(庚辰夹) 偏麝月来，好文章。(戚序同)

你姐姐怎么了？

(庚辰夹) 如见如闻。(戚序同)

问你自己便明白了。

(庚辰夹) 又好麝月。(戚序同)

微微的打躬。

(庚辰侧) 真乎诈乎？

只听“忽”的一声。

（庚辰侧）文是好文，唐突我袭卿，吾不忍也。

也仍合目装睡。

（庚辰夹）写得烂漫。（戚序同）

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

（庚辰侧）这是委<曲>〔屈〕了石兄。

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

（庚辰侧）亦是囫囵语，却从有生以来肺腑中出，千斤重。

（庚辰眉）《石头记》每用囫囵语处，无不精绝奇绝，且总不觉相犯。壬午九月，畸笏。

生得十分水秀。

（庚辰夹）二字奇绝，多少姣态包括一尽，今古野史中，无有此文也。（戚序“姣”作“娇”）

那丫头便说：“叫蕙香。”

（庚辰夹）也好。（戚序同）

我原叫芸香的。

（庚辰夹）原俗。（戚序同）

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

（庚辰夹）好极，趣极！（戚序同）

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庚辰夹）“花袭人”三<子>〔字〕在内，说的有趣。（戚序“子”作“字”）

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抿嘴而笑。

（庚辰侧）一丝不漏，好精神。

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

(庚辰夹) 此是袭卿第一功劳也。(戚序同)

也不和姊妹了头厮闹。

(庚辰夹) 此是袭卿第二功劳也。(戚序无“劳”字)

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着书解闷，或弄笔墨。

(庚辰夹) 此虽未必成功，较往日终有微补小益，所谓袭卿有三大功也。(戚序“微补”作“微裨”)

谁知四儿是个聪敏乖巧不过的丫头。

(庚辰夹) 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于开卷凡见如此人，世人故为喜，余<犯>〔反〕抱恨。盖四字误人甚矣。被误者深感此批。(戚序“犯”作“反”)

他变尽方法笼络宝玉。

(庚辰夹) 他好，但不知袭卿之心思何如。(戚序“他好”作“也好”，“何如”作“如何”)

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发来劝。

(庚辰夹) 宝玉恶劝，此是第一大病也。(戚序同)

若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似乎无情太甚。

(庚辰夹) 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戚序同) 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

(庚辰夹) 此意却好，但袭卿辈不忍如此弃也。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戚序“宝玉看此”作“宝玉看此为”，“方能”作“方有”，“而僧”作“为僧”，“偏僻处”作“偏僻之处”)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庚辰夹）此上语本《庄子》。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

（庚辰夹）奇！（戚序同）

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庚辰夹）直似庄老，奇甚怪甚！（戚序“怪甚”作“怪极之想”）

宝玉续《庄子》一段。

（庚辰眉）趁着酒兴不禁而续，是《非》〔作〕者自站地步处。谓余何人也，敢续《庄子》。然奇极怪极之笔，从何设想，怎不令人叫绝？己卯冬夜。

（又）这亦暗露玉兄闲窗净几，不寂不离之工业。壬午孟夏。

直至天明方醒。

（庚辰夹）此犹是袭人余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极，今则怡然自适，虽此一刻，于身心无所裨益，能有一时之闲闲自若，亦岂非袭人之所使也。（戚序“犹是袭人”作“犹算袭人之”，“补益”作“裨益”，“所使也”作“所使然耶”）

翻身看时，只有袭人和衣睡在衾上。

（庚辰夹）神极之笔！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来同卧更不〈同〉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来同卧不来同卧之间，何神奇，文妙绝矣。好袭人。真好石头，记得真真好，述者〈错〉〔述〕〔得〕不错，真好批者批得出。

（戚序）神极之笔！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来同

臥更不成文，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来同臥不同臥之间，神奇妙绝之文。

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度外。

（庚辰夹）更好！可见玉卿的是天真烂〈慢〉〔熯〕之人也，近之所谓呆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无心道人是也。〈除〉〔殊〕不知尚古淳风。（臧序“慢”作“熯”，“除不知尚古”作“殊不知上古”）

被袭人将手推开。

（庚辰侧）好看煞！

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

（庚辰夹）说得好〈通〉〔痛〕快。（臧序作“说得痛快”）

我过那里去？

（庚辰夹）问得更好。（臧序同）

你问我。

（庚辰侧）三字如闻。

“袭人睁眼说道”一段。

（庚辰眉）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词〉〔祠〕为郡守毁为己〈词〉〔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固〉〔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陆〉〔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官，太守取之不尽生钦颜，公祠免毁安如山。”〈瀆〉〔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你今儿还记着呢。

(庚辰侧) 非浑一纯<翠>(粹)那能至此!

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庚辰夹) 这方是正文，直勾起“花解语”一回文字。(戚序“正文”作“正人”)

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

(庚辰侧) 又用幻笔瞒过看官。

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

(庚辰侧) 已留后文地步。

袭人笑道。

(庚辰夹) 自此方笑。(戚序同)

快起来洗脸去罢。

(庚辰侧) 结得一星渣滓全无，且合怡红常事。

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

(庚辰夹) 骂得痛快，非颦儿不可，真好颦儿，真好颦儿! 好诗。若云知音者颦儿也。至此方完“箴玉”半回。(戚序少“真好颦儿，好诗”六字)

(庚辰侧) 不用宝玉见此诗若长若短，亦是大手法。

(庚辰眉) 又借阿颦诗自相鄙驳，可见余前批不谬。己卯冬夜。

(又) 宝玉不见诗，是后文余步也，《石头记》得力所在。丁亥夏，畸笏叟。

病虽险，却顺。

(庚辰侧) 在子嗣艰难化出。

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

(庚辰夹) 几个“一面”写得如见其景。(戚序同)

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

(庚辰侧) 此二字内生出许多事来。

名唤多官。

(庚辰夹) 今是多多也，妙名。(戚序作“妙名”)

都唤他作“多浑虫”。

(庚辰夹) 更好。今之浑虫更多也。(戚序无“今之”二字)

众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儿”。

(庚辰夹) 更妙！(戚序同)

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身筋骨瘫软。

(庚辰夹) 淫极！亏想得出。(戚序同)

使男子如卧棉上。

(庚辰夹) 如此境界，自胜西方蓬莱等处。(戚序同)  
更兼淫态。

(庚辰夹) 总为后文宝玉一篇作引。(戚序同)

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

(庚辰侧) 凉水灌顶之句。

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

(庚辰夹) 亲极之语，趣极之语。(戚序同)

倒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

(庚辰侧) 淫妇勾人，惯加反语，看官着眼。

你就是娘娘！我那里管什么娘娘！

(庚辰侧) 乱语不伦，的是有之。

那媳妇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

(庚辰夹) 可以喷饭。(戚序同)

一时事毕，两个又海誓山盟，难分难舍。

（庚辰侧）着眼，再从前看如何光景。

此后遂成相契。

（庚辰夹）趣义。“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扫地矣。（戚序同）

贾琏多姑娘儿一段。

（庚辰眉）一部书中只有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写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己卯冬夜。

（又）看官熟思写珍、琏辈当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壬午孟夏。

（又）此段系书中情之痼疾，写为阿凤生日泼醋回及“<一大>〔天〕风流”宝玉悄看晴雯回作引，伏线千里外之笔也。丁亥夏，畸笏。

一日大姐毒尽癡回。

（庚辰侧）好快日子吓。

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烦絮。

（庚辰侧）隐得好。

平儿会意，忙拽在袖内。

（庚辰夹）好极！不料平儿大有袭卿之身分，可谓何地无材，盖造际有别耳。（戚序“材”作“才”，“造际”作“遭际”）

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这是什么？”

（庚辰夹）好看之极！（戚序同）

贾琏看见着了忙，抢上来要夺。

（庚辰侧）也有今日。

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膀子扳折了。

（庚辰侧）无情太甚！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庚辰侧）有是语，恐卿口不应。

赏我罢，我再不赌狠了。

（庚辰夹）好听好看之极，迥不犯袭卿。（戚序同）  
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

（庚辰夹）惊天骇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样了结，使贾琏及观者一齐丧胆。（戚序“如何，不知下文怎样了结”作“不知下文如何了结”）

（庚辰侧）《石头记》大法小法累累如是，并不为厌。  
只是别多出来罢？

（庚辰夹）奇！（戚序同）

（庚辰侧）看至此，宁不拍案叫绝？  
不丢万幸，谁还添出来呢？

（庚辰侧）可儿可儿，卿亦明知故说耳。  
再至于头发、指甲，都是东西。

（庚辰夹）好阿凤，令人胆寒。（戚序同）  
平儿只装着看不见。

（庚辰侧）余自有三分主意。  
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

（庚辰夹）好平儿，遍天下惧内者来感谢。（戚序同）  
凤姐笑道：“傻瓜头。”

（庚辰夹）可叹可笑，竟不知谁傻。（戚序同）  
他便有这些东西；那里就叫咱们翻着了！

（庚辰夹）好阿凤，好文字，虽系闺中女儿口角小事，读之不无聪明得失痴心真假之感。（戚序“女儿”作“儿女”）  
平儿指着鼻子。

(庚辰侧) 好看煞!

晃着头笑道。

(庚辰侧) 可见可见。

这件事怎么回谢我呢?

(庚辰夹) 姣俏如见，迥不犯袭卿，麝月一笔。(戚序“姣”作“娇”)

喜的个贾璉身痒难挠。

(庚辰侧) 不但贾兄痒痒，即批书人此刻几乎落笔。试问看官此际若何光景。

口里说着，瞅他不防，便抢了过来。

(庚辰侧) 毕肖。璉兄不分玉石，但负我平姐，奈何奈何!你拿着终是祸患，不如我烧了他完事了。

(庚辰夹) 妙! 说使平儿再不致泄漏，故仍用贾璉抢回，后文遗失后过脉也。

(戚序) 妙! 没使平儿收了，再不致泄漏，故仍用贾璉抢回，后文遗失，方能穿插过脉也。

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

(庚辰夹) 丑态如见，淫声如闻，今古淫书未有之章法。

(戚序同)

我浪我的，谁叫你动火了?

(庚辰夹) 妙极之谈。直是理学工夫，所谓不可正照风月鉴也。(戚序同)

难道图你受用一回。

(庚辰侧) 阿平，你字作牵强，余不画押，一笑。

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

(庚辰夹) 凤姐醋妒，于平儿前犹如是，况他人乎? 余<为>

〔谓〕凤姐必是甚于诸人，观者不信，今平儿说出，然乎否乎？

（戚序“为”作“谓”，“今”作“令”）

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

（庚辰夹）无理之甚，却是妙极趣谈，天下惧内者背后之谈皆如此。（戚序同）

倒象屋里有老虎吃他呢。

（庚辰夹）好！（戚序同）

贾琏与平儿对话一段。

（庚辰眉）此等章法是在戏场上得来，一笑。畸笏。

凤姐笑道。

（庚辰夹）“笑”字妙！平儿反正色，凤姐反陪笑，奇极意外之文。（戚序同）

自己先摔帘子进来。

（庚辰侧）若在屋里，何敢如此形景，不要加上许多小心。平儿平儿，有你说嘴的。

贾琏听了，已绝倒在炕上，拍手笑道。

（庚辰侧）惧内形景写尽了。

“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庚辰夹）收后淡雅之至！（戚序同）

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含酸。

（庚辰夹）二语包尽古今万万世裙钗。（戚序“古今”作“今古”）

（戚序回后）不惜恩爱为良人，方是温存一脉真。俗子妒妇浑可笑，语言偏自涉风尘。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 制灯谜贾政悲谏语

（戚序回前）禅理偏成曲调，灯谜巧隐谏言。其中冷暖自寻看，昼夜因循暗转。

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

（庚辰夹）好！（戚序同）

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

（庚辰夹）有心机人在此。（戚序同）

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庚辰夹）此例引的极是，无怪贾政委以家务也。（戚序“家务”作“家政”）

说着，一径去了，不在话下。

（庚辰夹）一段题纲写得如见如闻，且不失前篇惧内之旨。最奇者黛玉乃贾母溺爱之人也，不闻为作生辰，却云特意与宝钗，实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书通部皆用此法，瞒过多少见者，余故云不写而写是也。（戚序“为作”作“为他作”）

凤姐、贾琏谈宝钗生日一段。

（庚辰眉）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矣。丁亥夏，畸笏叟。

喜他稳重和平。

（庚辰夹）四字评倒黛玉，是以特从贾母眼中写出。（戚序“四字”作“两字”）

便自己赐资二十两。

（庚辰夹）写出太君高兴，世家之常事耳。（戚序同）

（庚辰眉）前写凤姐问琏作生日数语甚泛泛，至此见贾母

鑄資，方知作者写阿凤心机，无丝毫漏笔。己卯冬夜。

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

（庚辰侧）家常话，却是空中楼阁，陡然架起。

金的、银的、圆的、匾的，压塌了箱子底。

（庚辰眉）小科诨解颐，却为借当伏线。壬午九月。

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

（庚辰侧）正文在此一句。

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

（庚辰夹）看他写宝钗，比蟹儿如何。（戚序同）

就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

（庚辰夹）另有大礼所用之戏台也，侯门风俗断不可少。

（戚序同）

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皆有。

（庚辰夹）是贾母好热闹之故。（戚序同）

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

（庚辰夹）是家宴，非东阁盛设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戚序同）

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

（庚辰夹）将黛玉亦算为自己人，奇甚！（戚序同）

宝玉因不见林黛玉。

（庚辰夹）又转至黛玉，〈又〉〔文〕字〈人〉〔亦〕不可少也。

（戚序“又”作“文”，“人”作“亦”）

这会子犯不上耻着人借光儿问我。

（庚辰夹）好听之极，令人绝倒。（戚序同）

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

（庚辰夹）是顺贾母之心也。（戚序同）

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谐笑科诨。

（庚辰夹）写得周到，想得奇趣，实是必真有之。（戚序同）

（庚辰眉）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寥寥〕矣，不怨夫！

（又）前批书（知）者〈聊聊〉〔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

然后便命黛玉点。

（庚辰夹）先让凤姐点者，是非待凤先而后玉也。盖亦素喜凤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点，彼亦自知，并不推让，承命一点，便合其意。此篇是贾母取乐，非礼筵大典，故如此写。

（戚序“后玉”作“玉后”）

黛玉方点了一出。

（庚辰夹）不题何戏，妙！盖黛玉不喜看戏也。正是与后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见此时不过草草随众而已，非心之所愿也。（戚序同）

你还算不知戏呢。

（庚辰夹）是极！宝钗可谓博学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戚序同）

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庚辰夹）此阙出自《山门》传奇。近之唱者将“一任俺”改为“早辞却”，无理不通之甚。必从“一任俺”三字，则“随缘”二字方不脱落。（戚序同）

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庚辰夹）趣极！今古利口莫过于优伶，此一诙谐，优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谓才人百技也，一段醋意可知。（戚

序“趣极”作“趣语”，“不得”作“不”，“可知”作“已见”）

细看时益发可怜见。

（庚辰夹）是贾母眼中之内之想。（戚序作“是贾母眼中”）  
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

（庚辰侧）明明不叫人说出。

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

（庚辰夹）宝钗如此。（戚序同）

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

（庚辰夹）不敢说。（戚序“敢”作“可”）

史湘云接着笑道：“倒象林妹妹的模样儿。”

（庚辰夹）口直心快，无有不可说之事。（戚序同）

（庚辰侧）事无不可对人言。

（庚辰眉）湘云、探春二卿，正“事无不可对人言”芳性。

丁亥夏，畸笏叟。

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

（庚辰夹）此是真恼，非颦儿之恼可比，然错怪宝玉矣。  
亦不可不恼。（戚序同）

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踏！

（庚辰夹）千古未闻之誓，恳切尽情，宝玉此刻之心为如何。（戚序“如何”作“何如”）

（庚辰侧）玉兄急了。

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

（庚辰侧）回护石兄。

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

（庚辰侧）此人为谁？

袭人早知端的，当此时断不能劝。

（庚辰夹）宝玉在此时一劝必崩了，袭人见机，甚妙！（戚序“必崩”作“便恼”）

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

（庚辰侧）可谓官断十条路是也。

无可分辩，不则一声。

（庚辰夹）何便无言可辩，真令人不解。前文湘云方来，“正言弹妒意”一篇中，颦、玉角口后收至褂子一篇，余已注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颦之心，则洞然可解，否则无可解也。身非宝玉，则有辩有答；若宝玉则再不能辩不能答。何也？总在二人心上想来。（戚序“辩”俱作“辨”，“若”作“若是”）

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好情，一般也恼了。

（庚辰夹）颦儿自知云儿恼，用心甚矣。（戚序同）

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

（庚辰夹）颦儿却又听见，用心甚矣。（戚序同）

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庚辰夹）问的却极是，但未必心应。若能如此，将来泪尽夭亡已化乌有，世间亦无此一部《红楼梦》矣。（戚序同）

宝、黛口角一段。

（庚辰眉）此书如此等文章多多不能〈救〉〔枚〕举，机括神思自从天分而有。其毛锥写人口气传神摄魄处，怎不令人拍案称奇叫绝。丁亥夏，畸笏叟。

（又）神工乎，鬼工乎？文思至此尽矣。丁亥夏，畸笏。又曰“山木自寇”。

（庚辰夹）按原注，山木漆树也，精脉自出，岂人所使之？



故云“自寇”，言自相戕贼也。（戚序同）

源来自盗等语。

（庚辰夹）源泉味甘，然后人争取之，自寻干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聪明多知之害也。前文无心云看《南华经》，不过袭人等恼时，无聊之甚，偶以释闷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误〉〔悟〕大觉迷之功甚矣。市徒见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箝》，如何今日又知若许篇，然则彼只曾看外篇数语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过几篇适至外篇，故偶触其机方续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几句便续，则宝玉彼时之心是有意续《庄子》，并非释闷时偶续之也。且更有见前所续，则曰续的不通，更可笑矣。试思宝玉虽愚，岂有安心立意与庄叟争衡哉？且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眼前多少现有益之事尚无暇去作，岂忽然要分心于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闺阁之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谬矣。只看大观园题咏之文，〈以〉〔已〕算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总不见再吟一句，再题一事，据此可见矣。然后可知前夜是无心顺手拈了一本《庄子》在手，且酒兴醺醺，芳愁默默，顺手不计工拙，草草一续也。若使顺手拈一本近时鼓词，或如“钟无艳赴会，其太子走国”等草野风邪之传，必亦续之矣。观者试看此批，然后谓余不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门》一出传奇，若使《山门》在案，彼时〈捻〉〔拈〕着，又不知于“寄生草”后续出何等超凡入圣大觉大〈误〉〔悟〕诸语录来。（戚序“大解误”作“大解悟”，“然则彼”作“然则彼时”，“去作”作“去做”，“之外”作“外”，“立意作”作“立意做”，“谬矣”作“则谬矣”，“以算”作“已算”，“必亦”作“亦必”，

“大误”作“大悟”）

（又）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宝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庄笔而来，盖余亦偏矣，可笑。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知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皆不能跳出庄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笔。（戚序“跳出”作“跳出于”）

**将来犹欲为何？**

（庚辰夹）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视闺中自然女儿戏，视世道如虎狼矣，谁云不然？（戚序同）

**自己转身回房来。**

（庚辰夹）颦儿云“与你何干”，宝玉如此一回则曰“与我何干”可也。口虽未出，心已<误>〔悟〕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无此一部书矣。看此下文如何转<拆>〔折〕。（戚序“误”作“悟”，“拆”作“折”）

**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

（庚辰夹）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则去，来则来，又何气哉？总是断不了这根孽肠，忘不了这个祸害，既无而又有也。

（戚序同）

**宝玉不理。**

（庚辰夹）此是极心死处，将来如何。（戚序同）

**不敢就说。**

（庚辰夹）一说必崩。（戚序“必崩”作“就恼”）

**他还不还，管谁什么相干。**

（庚辰夹）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语，仍是近文与颦儿之语之“相干”也。上文来说终存于心，却于宝钗身上发

泄。素厚者惟顰、云，今为彼等尚存此心，况于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笔墨，无不尽矣。（戚序“契”作“相契”）

他们娘儿们姊妹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

（庚辰夹）先及宝钗，后及众人，皆一顰之祸流毒于众人，宝玉之心实仅有一顰乎！（戚序同）

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庚辰夹）拍案叫好。当此一发，西方诸佛亦来听此棒喝，参此语录。（戚序同）

谈及此句，不觉泪下。

（庚辰夹）还是心中不净不了，斩不断之故。（戚序同）不禁大哭起来。

（庚辰夹）此是忘机大悟，世人所谓痴<颠>〔癡〕是也。（戚序同）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庚辰夹）已悟已觉，是好偈矣。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可笑。（戚序同）

又恐人看此不解。

（庚辰夹）自悟则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是犹未正觉大悟也。（戚序同）

因此亦填一支《寄生草》，也写在偈后。

（庚辰夹）此处亦续《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见续，今却见之，是意外之幸也。盖前《庄子》是道悟，此日是禅悟，天花散漫之文也。（戚序同）

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

（庚辰夹）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堕落无成也。不写出曲文何辞，却留与宝钗眼中写出，是交代

过节也。（戚序“却留与”作“却要留与”）

故以寻表人为由，来视动静。

（庚辰夹）这又何必，总因慧刀不利，未斩毒龙之故也。大都如此，叹叹！（戚序“叹叹”作“可叹”）

知是宝玉一时感忿而作，不觉可笑可叹。

（庚辰夹）是个善知觉，何不趁此大家一解，齐证上乘，甘心堕落迷津哉？（戚序同）

作的是顽意儿，无甚关系。

（庚辰夹）黛玉说无关系，将来必无关系。余正恐颦、玉从此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矣。不想颦儿视之为漠然，更曰“无关系”，可知宝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盖宝玉一生行为，颦知最确，故余闻颦语则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后证之方信也。

余云恐他二人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然欲为〈闻〉〔开〕我怀，为醒我目，却愿他二人永堕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损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试思之可发一笑。今自呈于此，亦可为后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后之兴耳。而今后天地间岂不又添一趣谈乎？凡书皆以趣谈读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

（戚序）黛玉说无关系，（将来必无关系）。余正恐颦、玉从此〈将来必无关系〉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矣。不想颦儿视之为漠然，更曰“无关系”，可知〈黛〉〔宝〕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盖宝玉一生行为，颦知最确，故余闻颦语则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后证之方信也。堕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损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试思之可发一笑。今自呈于此，亦可为后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后之兴耳。今而后天地间岂不又添一趣谈乎？凡书皆以趣谈读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

与湘云同看。

（庚辰夹）却不同湘云分崩，有趣。（戚序“分崩”作“分争”）

次日又与宝钗看。宝钗看其词。

（庚辰夹）出自宝钗目中，正是大关键处。（戚序同）

回头试想真无趣。

（庚辰夹）看此一曲，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则立意要作传奇，则又不知有如何词曲矣。（戚序同）

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

（庚辰夹）拍案叫绝。此方是大悟彻语录，非宝卿不能谈此也。（戚序同）

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庚辰夹）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讽，想亦不能答也。非颦儿，第二人无此灵心慧性也。（戚序“和”作“都”，“来”作“未”，“讽”作“锋”）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庚辰夹）拍案叫绝。此又深一层也。亦如谚云：“去年贫，只立锥；今年贫，锥也无。”其理一也。（戚序同）

“当日南宗六祖”一段。

（庚辰眉）用得妥当之极！

五祖便将衣钵传他。

（庚辰夹）出语录。总写宝卿博学宏览，胜诸才人；颦儿却聪慧灵智，非学力所致；皆绝世绝伦之人也。宝玉宁不愧杀！（戚序同）

说着，四人仍复如旧。

（庚辰夹）轻轻抹去也。“心净难”三字不谬。（戚序同）

宝玉悟禅机一段。

（庚辰眉）前以《庄子》为引，故偶续之；又借颦儿诗一鄙驳，兼不写着落，以为瞒过看官矣。此回用若许曲折，仍用老庄引出一偈来，再续一《寄生草》，可为大觉大悟已。以之上承果位，以后无书可作矣。却又轻轻用黛玉一问机锋，又续偈言二句，并用宝钗讲五祖六祖问答二实偈子，使宝玉无言可答，仍将一大善知识，始终跌不出警幻幻榜中，作下回若干回书，真有机心游龙不〈则〉〔测〕之势，安得不叫绝？且历来小说中万写不到者。己卯冬夜。

宝玉、黛玉、湘云、探春。

（庚辰夹）此处透出探春，正是草蛇灰线，后文方不突然。（戚序同）

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齐各揣机心。

（庚辰夹）写出猜谜人形景，看他偏于两次戒机后，写此机心机事，足见用意至深至远。（戚序同）

惟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

（庚辰夹）迎春、贾环也。交错有法。（戚序同）

每人一个宫制诗筒。

（庚辰夹）诗筒，身边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录暂收之，其归至窗前不致有亡也。或茜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绫素为之不一，想来奇特事，从不知也。（戚序“其”作“共”）

一柄茶筴。

（庚辰夹）破竹如帚，以净茶具之积也。二物极微极雅。（戚序同）

迎春自为顽笑小事，并不介意。

（庚辰夹）大家小姐。（戚序同）

二哥爱上房上躐。

（庚辰夹）可发一笑，真环哥之迷。 诸卿勿笑，难为了作者摹拟。（戚序两评连写）

一个枕头，一个兽头。

（庚辰夹）亏他好才情，怎么想来？（戚序同）

李宫裁、王熙凤在里间又一席。

（庚辰侧）细致。

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怎么不见兰哥？”

（庚辰夹）看他透出贾政极爱贾兰。（戚序同）

今日贾政在这里，便惟有唯唯而已。

（庚辰夹）写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段〉〔断〕写不出此一句。（戚序“段”作“断”，“一句”作“二句”）

今日贾政在席，也自缄口禁言。

（庚辰夹）非世家经明训者〈段〉〔断〕不知此一句。写湘云如此。（戚序“段”作“断”）

黛玉本性懒与人共，原不肯多语。

（庚辰夹）黛玉如此。与人多话则不肯，〈问〉〔岂〕得与宝玉话更多哉？（戚序“问”作“岂”）

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

（庚辰夹）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前三人之长并归于一身。前三人向有捏作之态，故惟宝钗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踏矩也。（戚序“世府”作“公府”，“踏矩”作“越矩”）

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不乐。

（庚辰夹）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想近时之家，纵其儿女哭笑索饮，长者反以为乐，其礼不法何如是耶？（戚序“反”作“又”，“礼”作“无礼”）

贾母亦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

（庚辰夹）这一句又明补出贾母亦是世家明训之千金也，不然断想不及此。（戚序同）

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

（庚辰夹）贾政如此，余亦泪下。（戚序“亦”作“已”）  
猴子身轻站树梢。

（庚辰夹）所谓“树倒猢猻散”是也。（戚序同）

贾政已知是荔枝。

（庚辰夹）的是贾母之谜。（戚序同）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庚辰夹）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必”字隐“笔”字。妙极妙极！（戚序“隐”作“暗隐”，“妙极妙极”作“妙极”）

贾母想了想。

（庚辰侧）太君身分。

回首相看已化灰。

（庚辰夹）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戚序“可悲”作“深可悲”）

只为阴阳数不同。

（庚辰夹）此迎春一生遭际，惜不得其夫何！（戚序同）

莫向东风怨别离。

（庚辰夹）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戚序“此人”作“其人”，“至”作“致”）

性中自有大光明。

（庚辰夹）此惜春为尼之谶也。公府千金至缁衣乞食，宁



不悲夫！（戚序同）

惜春謎一段。

（庚辰眉）此后破失，俟再补。

（庚辰回后）暂记宝钗制谜云：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晓筹不用人鸡报，五夜无烦侍女添。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又）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叟，畸笏叟。

（戚序回后）作者具菩提心，捉笔现身〈说〉法，每于言外警人，再三再四，而读者但以小说〈古〉〈鼓〉词目之，则大罪过。其先以〈庄子〉为引，及偈曲句作醒悟之语，以警觉世人，犹恐不入，再以灯谜伸词致意，自解自叹，以不成寐为言，其用心之切之诚，读者忍不留心而慢忽之耶？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記妙詞通戲語

###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戚序回前）群艷大观中，柳弱系轻风。惜花与度曲，笑看利名空。

凤姐因见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势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

（庚辰侧）一派心机。

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过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

（庚辰侧）写凤姐风月之文如此，总不脱漏。

嗤的一声笑了。

（庚辰侧）好章法。

如今且说贾元春，因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

（庚辰眉）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

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捏。己卯冬夜。

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

（庚辰侧）韵人行韵事。

忽见了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

（庚辰侧）多大力量写此句，余亦惊骇，况宝玉乎？回思十二三时亦曾有是病来，想时不再至，不禁泪下。

蹭到这边来。

（庚辰眉）蹭（蹭），撵去声。

金钏一把拉住宝玉。

（庚辰侧）有是事，有是人。

我这嘴上才擦的香浸胭脂。

（庚辰侧）活像活现。

神彩飘逸，秀色夺人。

（庚辰侧）消气散用的好。

忽又想起贾珠来。

（庚辰侧）批至此几乎失声哭出。

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

（庚辰眉）写宝玉可入园，用“禁管”二字，得体理之至。壬午九月。

袭人天天晚上想着，打发我吃。

（庚辰侧）大家细细听去，活似小儿口气。

究竟也无碍，又何用改。

（庚辰侧）几乎改去好名。

断喝一声：“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

(庚辰侧) 好收<什>〔拾〕。

刚至穿堂门前。

(庚辰夹) 妙！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之处，一丝不乱。

(戚序) 妙！这便(是)拾玉之<是>凤姐扫雪处，一丝不乱。

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

(庚辰侧) 等坏了，愁坏了，所以有堆下笑来问话。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

(庚辰侧) 就说大话，毕肖之至！

林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

(庚辰侧) 颦儿亦有盘算事，拣择清幽处耳，未知择邻否？一笑。

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庚辰侧) 择邻出于玉兄，所谓真知己。

登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

(庚辰夹) 八字写得满园之内处处有人，无一处不到。

(戚序同)

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道，或读书，或写字。

(庚辰侧) 未必。

以及描鸾刺凤。

(庚辰侧) 有之。

宝玉春夏秋冬即事诗一段。

(庚辰眉) 四诗作尽安福尊荣之贵介公子也。壬午孟夏。

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

(庚辰夹) 不进园去，真不知何心事。(戚序同)

惟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见过。

（庚辰侧）书房伴读，累累如是，余至今痛恨。

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

（庚辰侧）好一阵凑趣风。

恐怕脚步践踏了。

（庚辰夹）情不情。（戚序同）

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

（庚辰侧）一幅采芝图，非葬花图也。

黛玉葬花一段。

（庚辰眉）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过仙笔不写，恐〈袭〉  
（袭）我颦卿故也。己卯冬。

（又）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新）发，其白描美人，真  
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  
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  
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

（庚辰侧）如见如闻。

那时角上我有一个花冢。

（庚辰侧）好名色，新奇，葬花亭里埋花人。

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庚辰夹）写黛玉又胜宝玉十倍痴情。（戚序同）

（庚辰侧）宁使香魂随土化。

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庚辰侧）顾了这头，忘却那头。

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庚辰侧）看官说宝玉忘情有之，若认作有心取笑，则看

不得《石头记》。

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

（庚辰侧）唬杀急杀。

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

（庚辰侧）虽是混话一串，却成了最新最奇的妙文。

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

（庚辰侧）看官想用何等话，令黛玉一笑收科。

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

（庚辰夹）一语度下。（戚序同）

自己闷闷的。

（庚辰夹）有原故。（戚序同）

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

（庚辰侧）入正文方不牵强。

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

（庚辰夹）妙法，必云不大喜看。（戚序同）

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

（庚辰夹）却一喜便总不忘，方见契得紧。（戚序同）

“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一段。

（庚辰眉）情小姐故以情小姐词曲警之，恰极当极！己卯冬。

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

（庚辰侧）非不及叙，系不曾于杂学上用意也。

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

（庚辰侧）将进门便是知音。

（庚辰回后）前以《会真记》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

情有景消魂落魄诗词，总是争于令攀儿种病根也。看其一路不迹不离，曲曲折折写来，令观者亦技难持，况瘦怯怯之弱女乎！

（戚序回后）诗童才女，添大观之颜色；埋花听曲，写灵慧之幽闲。妒妇主谋，愚夫听命；恶仆殷勤，淫词胎邪。开楞严之密语，阐法戒之真宗。以撞心之言，与石头讲道，悲夫！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义俠

### 痴女儿遺帕惹相思

（庚辰回前）夹写醉金剛一回是〈处〉〔书〕中之大淨场，聊〈醉〉〔醒〕看官倦眠耳。然亦书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写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侠”字，则大有深意存焉。

（戚序回前“处中”作“书中”，“淨场”作“文字”，“醉”作“醒”，“倦眠”作“倦眼”）

你这个傻了头，唬了我这一跳好的。

（庚辰侧）此“傻”字加于香菱，则有多少丰神跳于纸上，其娇憨之态可想而知。

你们紫鹃也找你呢。

（庚辰侧）一丝不漏。

走罢，回家去坐着。

（庚辰侧）“〈是〉〔回〕家去坐着”之言，是恐石上冷意。况他们有甚正事谈讲。

（庚辰侧）为学诗伏线。

又下一回棋，看两回书。

（庚辰夹）棋不论盘，书不论章，皆是娇憨女儿神理。写得即不离，似有若无，妙极！（戚序同）

黛玉、香菱一段。

（庚辰眉）是书最好看如此等处，系画家山水树头邱壑俱备，末用浓淡墨点苔法也。丁亥夏，畸笏叟。

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

（庚辰侧）脂胭是这样吃法，看官〈阿〉〔可〕经过否？

袭人，你出来瞧瞧。

（庚辰侧）不向宝玉说话，又叫袭人，鸳鸯亦是幻情洞天也。

你再这么着。

（庚辰侧）此五字内有深意深心。

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了。

（庚辰侧）一丝不漏。

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请宝叔安”。

（庚辰侧）芸哥此处一现，后文不见突然。

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

（庚辰侧）大族人众，毕真，有是理。

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象我的儿子。

（庚辰侧）何尝不是十二三岁小孩语。

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

（庚辰侧）虽是随机而应，伶俐人之语，余却伤心。

贾琏笑道：“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

（庚辰侧）是兄凑弟趣，可叹！

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

（庚辰侧）何其唐皇正大之语。

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

（庚辰侧）一丝不乱。

那夫人见了他来，先倒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

(庚辰侧)一丝不乱。

那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好，又命人倒茶来。

(庚辰侧)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

贾环见宝玉同那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那夫人又百般摩挲抚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

(庚辰侧)千里伏线。

闹的我头晕，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

(庚辰侧)明显薄情之至。

各自回房安息。不在话下。

(庚辰夹)一段为五鬼<压>〔魇〕魔法引。脂砚。

(戚序)一段为五鬼<压>〔魇〕魔作引。

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给了贾芹了。

(庚辰侧)反说体面话，惧内人累累如是。

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

(庚辰侧)已得了主意了。

贾琏道：“提他作什么？”

(庚辰侧)已被芸哥瞒过了。

便一径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

(庚辰侧)既云不是人，如何肯共事，想芸哥此来空了。

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

(庚辰夹)甥舅之谈如此，叹叹！（戚序“叹叹”作“可叹”）

再休提賒欠一事。

(庚辰侧)何如，何如？余言不谬。

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



(庚辰侧)推脱之辞。

三日两头儿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法呢。

(庚辰侧)芸哥亦善谈，井井有理。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

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嬉和嬉和，也弄个事儿管管。

(庚辰侧)可怜可叹，余竟为之一哭。

骑着大叫驴，带着五辆车，有四五十和尚道士。

(庚辰夹)妙极！写小人口角羡慕之言，加一倍毕肖，却又是背面傅粉法。(戚序同)

贾芸听他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辞。

(庚辰侧)有志气，有果断。

一句未完，只听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

(庚辰侧)虽写小人家涩细，一吹一唱，酷肖之至，却是一气逼出，后文方不突然。《石头记》笔〈杖〉〔仗〕全在如此样者。

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的无影无踪了。

(庚辰侧)有知识，有果断人，自是不同。

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芸唬了一跳。

(庚辰侧)自上看来，可是一口气否？

贾芸撞况二一段。

(庚辰眉)这一节对《水浒传》杨志卖刀遇(设)〔没〕毛大虫一回看，觉好看多矣。己卯冬夜。

趑趄着笑道。

(庚辰侧)写生之笔。

原来是贾二爷。

(庚辰侧)如此称呼，可知芸哥素日行止是“金盆虽破分两在”也。

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

(庚辰侧)本无心之谈也。

倪二道：“不妨不妨。”

(庚辰侧)如闻。

告诉我替你出气。

(庚辰侧)写得酷肖，总是渐次逼出，不见一丝勉强。

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原故。

(庚辰侧)可是一顺而来。

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骂不出好话来”。

(庚辰侧)仗义人岂有不知礼者乎？何〈常〉〔尝〕是破落户？冤杀金刚了。

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

(庚辰侧)知己知彼之话。

若说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给你了。

(庚辰侧)知己知彼之话。

却因人而使，颇颇的有义侠之名。

(庚辰侧)四字是评，难得难得，非豪杰不可当。

似我们这等无能无为的你倒不理。

(庚辰侧)芸哥亦善谈，好口齿。

好会说话的人。我却听不上这话。

(庚辰侧)“光棍眼内揉不下沙子”是也。

既说“相与交结”四个字，如何放帐给他，使他的利钱。

(庚辰侧)如今单是亲友言利，不但亲友，即闺阁中亦然。不但生意新发户，即大户旧族颇颇有之。

你要写什么文契，趁早把银子还我。

(庚辰侧)爽快人，爽快话。

醉金刚借钱贾芸一段。

(庚辰眉)读阅醉金刚一回，务吃刘铤舟家山查丸一付，一笑。

(又)余三十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是心事也。壬午孟夏。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

(庚辰侧)常起作处人毕真。

一面说，一面趑趄着脚儿去了。

(庚辰侧)仍应前。

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便怎处，心内犹豫不决。

(庚辰侧)芸哥实怕倪二，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

贾芸恐他母亲生气，便不说起卜世仁的事来。

(庚辰侧)孝子可敬。此人后来荣府事败，必有一番作为。

只见一群人簇着凤姐出来了。

(庚辰侧)当家人有是派。

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

(庚辰侧)那一个不喜奉承？

贾芸与凤姐说话一段。

(庚辰眉)自往卜世仁处已安排下的。芸哥可用。己卯冬夜。

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们在背地里嚼起我来？

(庚辰侧)过下无痕，天然而来文字。

贾芸道：“有个原故。”

(庚辰侧)接得如何？

前儿逃了云南不知那一处。

(庚辰侧)随口语，极妙！

我就和我母亲商量。

(庚辰侧)像得紧，何尝撒谎？

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

(庚辰侧)像个婢子口气，好看煞！

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说你说话儿也明白，心里有见识。

(庚辰夹)看官须知，凤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动了心，不是见物而欢喜，若说是见物而喜，便不是阿凤阿凤。(戚序“欢喜”作“喜”，“而喜”作“喜”，“阿凤阿凤”作“阿凤矣”)

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诉他那话，倒叫他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

(庚辰侧)的是阿凤行事心机笔意。

还有引泉、扫花、挑云、伴鹤。

(庚辰侧)好名色。

二爷说什么，我替你哨探哨探去。

(庚辰侧)五遁之外，名曰哨探遁法。

便说道：“好，好。”

(庚辰侧)二“好”字是遮饰半句来不到语。

好姑娘，你进去带过信儿。

(庚辰侧)口气极像。

便不似先前那样回避。

(庚辰侧)一句礼当。

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

(庚辰侧)这句是情孽上生。

那丫头冷笑了一笑。

(庚辰侧)神情是深知房中事的。

“今儿晚上得空儿我回了他。”焙茗道：“这是怎么说？”那丫头道：“他今儿也没睡中觉。”

(庚辰侧)一连两个“他”字，怡红院中使得，否则有假矣。

焙茗道：“我倒茶去。”

(庚辰侧)滑贼。

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

(庚辰侧)也作的不像撒谎，用心机人可怕是此等处。

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叫我也难说。

(庚辰侧)曹操语。

凤姐半晌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

(庚辰侧)又一折。

要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

(庚辰侧)总不认受冰、麝贿。

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

(庚辰夹)至此便完种树工程。一者见趲赶工程原非正文，不过虚描盛时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又为避难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树其价怎么，买定几株，岂不烦絮矣？(戚序“矣”作“乎”，两评连写)

因而便忘怀了。

(庚辰侧)若是一个女孩儿，可保不忘的。

不想这一刻的工夫。

(庚辰夹)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宝玉的房中，见得时时原有人的，又有今一刻无人，所谓凑巧具一也。(戚序同)

偏生的。

(庚辰夹)三字不可少。(戚序同)

方见两三个老嬷嬷走出来。

(庚辰夹)妙！文字细密，一丝不落，非批得出者。(戚序同)

罢，罢，不用你们了。

(庚辰夹)是宝玉口气。(戚序同)

只听背后说道：“二爷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

(庚辰侧)神龙变化之文，人岂能测？

一面说，一面走上来，……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回说，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

(庚辰夹)六个“一面”是神情，并不觉厌。(戚序同)

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干净。

(庚辰夹)与贾芸目中所见不差。(戚序同)

宝玉看了，便笑问道。

(庚辰夹)神情写得出。(戚序同)

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么？

(庚辰夹)妙问。必如此问，方是笼络前文。(戚序同)

便冷笑了一声道。

(庚辰夹)神理如画。(戚序同)

宝玉说：“你为什么不作那眼前的事？”

(庚辰侧)这是下情不能上达意语也。

这话我也难说。

(庚辰侧)不伏气语，况非尔可完，故云“难说”。

那丫头便忙迎去接。

(庚辰侧)好，有眼色。

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

(庚辰侧)四字渐露大丫头素日怡红细事也。

宝玉吃茶，小红倒茶谈话一段。

(庚辰眉)怡红细事俱用带笔白描，是大章法也。丁亥夏，畸笏叟。

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

(庚辰侧)清楚之至!

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

(庚辰侧)难说，小红无心，白写。

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庚辰侧)“难说”二〈句〉(字)全在此句来。

秋纹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

(庚辰侧)用秋纹问，是暗透之法。

那小红听见了，心内却明白。

(庚辰侧)可是暗透法。

原来这小红本姓林。

(庚辰夹)又是个林。(戚序同)

小名红玉。

(庚辰夹)“红”字切绛珠，“玉”字则直通矣。(戚序“直”作“真”)

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

(庚辰夹)妙文。(戚序同)

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

(庚辰夹)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戚序同)

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

(庚辰夹)争夺者同来一看。(戚序同)

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

(庚辰侧)难说的原故在此。

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

(庚辰侧)余前批不谬。

心内早灰了一半。

(庚辰夹)争名夺利者齐来一哭。(戚序同)

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

(庚辰侧)〈隆〉(睡)梦中当然一跑，这方是怡红之〈嫒〉(鬢)。

(庚辰回后)《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此梦更写的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

(又)红玉在怡红院为诸(嫒)(鬢)所掩，亦可谓生不遇时，但看后四章供阿凤驱使可知。

(戚序回后)冷暖时，只自知，金刚、卜氏浑闲事。眼中心，言中意，三生旧债原无底。任你贵比王侯，任你富似郭石，一时间，风流愿，不怕死。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戚序回前)有缘的推不开，知心的死不改，总然是通灵神玉也遭尘败。梦里徘徊，醒后疑猜，时时兜的上心来。怕人窥破笑盈腮，独自无言偷打咳。这的是前生造定今生债。

一则怕袭人等寒心。

(甲戌侧)是宝玉心中想，不是袭人拈酸。(庚辰夹、戚序同)

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若好还罢了。

(甲戌侧)不知“好”字是如何讲。答曰：在“何等行为”四字上看便知。玉兄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庚辰夹、戚序“玉兄”



作“玉儿”)

都擦胭脂粉，簪花插柳的。

(甲戌侧)八字写尽蠢蠢，是为衬红玉，亦如用豪贵人家浓(妆)艳饰插金带银的衬宝钗、黛玉也。(庚辰夹、戚序“浓”作“浓妆”。戚序“带”作“戴”)

只装着看花儿。

(庚辰侧)文字有层次。

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甲戌夹)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庚辰夹、戚序“妄拟也”作“妄拟”。戚序“泛”作“翻”)

忽见袭人招手叫他。

(甲戌侧)此处方写出袭人来，是衬贴法。(庚辰夹、戚序同)

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论。

(甲戌侧)文字到此一顿，狡猾之甚。(庚辰夹、戚序“猾”作“滑”。戚序“甚”作“至”)

展眼过了一日。

(甲戌侧)必云“展眼过了一日”者，是反衬红玉“捱一刻似一夏”也，知乎？(庚辰夹、戚序同)

王夫人见贾母不自在，也使不去了。

(甲戌侧)所谓一笔两用也。(庚辰夹、戚序同)

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唵诵唵诵。

(甲戌侧)用《金刚咒》引五鬼法。(庚辰侧同)

那贾环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灯，拿腔作势的抄写。

(甲戌侧)小人乍得意者齐来一玩。(庚辰夹、戚序同)

只有彩霞还和他合的来。

(甲戌侧)暗中又伏一风月之隙。(庚辰夹、戚序同)

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甲戌夹)风月之情，皆系彼此业障所牵。虽云：“惺惺惜惺惺”，但从业障而来。蠢妇配才郎，世间固不少，然俏女〈慕〉〔慕〕村夫者犹多。所谓业障牵魔，不在才貌之论。(庚辰夹、戚序“但”作“但亦”。戚序“业”作“孽”，“惺”作“猩”，“慕”作“慕”，“犹”作“尤”)

(庚辰眉)此等世俗之论，亦因人而用，妥极当极！壬午孟夏，雨窗，畸笏。

不过规规矩矩的说了几句话。

(甲戌侧)是大家子弟模样。(庚辰夹、戚序同)

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

(甲戌侧)余几几失声哭出。

王夫人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

(甲戌侧)普天下幼年丧母者齐来一哭。(庚辰夹、戚序同)

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说短的。

(甲戌侧)慈母娇儿写尽矣。

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计。

(甲戌侧)已伏金钏回矣。

凤姐三步两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

(甲戌侧)阿凤活现纸上。

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

(庚辰侧)为下文紧一步。

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

(甲戌侧)补出素日来。

急的又把赵姨娘数落一顿。

(甲戌侧)总是为楔紧五鬼一回文字。(庚辰夹同,戚序“楔”作“吃”)

凤姐笑道。

(甲戌侧)两笑坏急!(庚辰夹、戚序“急”作“极”)

便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

(甲戌侧)玉兄自是悌弟之心性,一叹。

到明日凭你怎么说去罢。

(甲戌侧)坏急!总是调唆口吻,赵氏宁不觉乎?(庚辰夹、戚序“急”作“极”)

宝玉被烫一段。

(庚辰眉)为五鬼法作耳,非泛文也。雨窗。

知道他的癖性喜洁,见不得这些东西。

(甲戌夹)写宝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紧笔墨。(庚辰夹同,戚序“紧”作“经”)

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在这件癖性。

(甲戌夹)写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紧笔墨。故二人文字虽多,如此等暗伏淡写处亦不少,观者实实看不出。(庚辰夹句末有“者”字。戚序“紧”作“经”)

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

(甲戌夹)将二人一并,真真写他二人之心玲珑七窍。(庚辰夹、戚序同)

(甲戌侧)二人纯用体贴工夫。

竟不得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

(甲戌侧)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写来。(庚辰夹、戚序“来”作“去”)

又向贾母道：“祖宗老菩萨那里知道，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

(甲戌侧)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语，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庚辰侧“河”作“合”，“浑”作“混”，“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句，另为一评)

他许的多，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

(甲戌侧)贼婆先用大铺排试之。(庚辰侧同)

贾母听了，点头思忖。

(甲戌眉)“点头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涩也。日费香油四十八斤，每月油二百五十余斤，合钱三百余串，为一小儿如何服众？太君细心若是。

(庚辰眉)“点头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涩也。壬午夏，雨窗，畸笏。

若是为父母尊亲长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象老祖宗如今为宝玉，若舍多了倒不好。

(甲戌侧)贼盗婆。是自“太君思忖”上来，后用如此数语收之，使太君必心悦诚服愿行。贼婆，贼婆，〈废〉〔费〕我作者许多心机摹写也。(庚辰侧同，“贼道婆”三字，另为一评)

便又往各院各房问安，闲逛了一回。一时来至赵姨娘房内。

(甲戌侧)有“各院各房”，接此方不觉突然。

可是我正沒了鞋面子了。

(甲戌侧)见者有分是也。(庚辰侧同)

他还是个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也罢  
了。

(甲戌侧)赵姬数语，可知玉兄之身分，况在背后之言。

(庚辰侧同)

我只不伏这个主儿。

(甲戌侧)活现赵姬。(庚辰侧“活现”作“活像”)

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儿来。

(甲戌侧)活现阿凤。(庚辰侧同)

走到门前，掀帘子向外看看外人。

(甲戌侧)是心胆俱怕破。

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庚辰侧)这是妒心正题目。

便探他口气说道。

(庚辰侧)有隙即入，所谓贼婆，是极！

鼻子里一笑。

(庚辰侧)二笑。

明不敢怎样，暗里也就算计了。

(甲戌侧)贼婆操必胜之<权>〔券〕，赵姬已堕<街>〔术〕中，  
故敢直出明言，可畏可怕。(庚辰侧“街”作“术”)

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过罪过。

(甲戌侧)远一步却是近一步，贼婆贼婆。(庚辰侧同)

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

(甲戌侧)探谢礼大小，是如此说法，可怕可畏！(庚辰侧  
“探”作“深”，“大小”作“轻重”，“如此”作“这样”)

说着便叫过一个心腹婆子来，早根底下嘁嘁喳喳说了几句  
话。那婆子出去了，一时回来，果然写了个五百两欠契来。

(甲戌侧) 所谓狐群狗党，大家难免，看官着眼。(庚辰侧  
“狗党”作“狗党是也”，“大家难免”作“大族在所不免”)

赵姨娘便印了手模。

(甲戌侧) 痴妇痴妇!

并不顾青红皂白，满口里应着。

(甲戌侧) 有道婆作干娘者来看此句。“并不顾”三字怕  
<弑>〔杀〕人，千万件恶事，皆从三字生出来，可怕可畏可警，  
可长存戒之。

(庚辰侧)“并不顾”三字写得怕杀人，细想千万件坏事皆  
从此三字上作来，叹叹!

掏出十个纸铤的青面白发的鬼来。

(甲戌侧) 如此现成，更可怕。

(庚辰侧) 如此现成，想贼婆所害之人岂止宝玉、阿凤二  
人哉? 大家太君夫人<诚>〔诚〕之慎(之)。

马道婆一段。

(甲戌眉) 宝玉乃贼婆之寄名儿，况阿凤乎? 三姑六婆之  
为害如此。即贾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斋念佛之夫  
人太君，岂能防悔得来? 此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为写出。  
看官再四着眼。吾家儿孙慎之戒之!

(庚辰眉) 宝玉系马道婆寄名干儿，一样下此毒手，况阿  
凤乎? 三姑六婆之为害如此。即贾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  
只知吃斋念佛之夫人太君，岂能防悔得来? 此系老太君一大病。  
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为写出，使看官再四思之慎之，  
戒之戒之!

便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

(甲戌侧) 所谓“闲倚绣房吹柳絮”是也。(庚辰夹、戚

序同)

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

(甲戌侧) 妙妙!“笋根稚子无人见”。今得颦儿一见，何幸如之!

(庚辰侧) 好好，妙妙! 是<番>(翻)“笋根稚子无人见”句也。

一望园中，四顾无人。

(甲戌侧) 恐冷落园亭花柳，故有是十数字也。

惟见花光柳影，鸟语溪声。

(甲戌侧) 纯用画家笔写。(庚辰侧“纯”作“全”，“笔写”作“笔意写法”)

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

(甲戌侧) 闺中女儿乐事。(庚辰侧同)

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

(庚辰侧) 有照应。

林黛玉笑道：“哦，可是倒忘了。”

(甲戌侧) 该云“我正看《会真记》呢”。一笑。(庚辰侧同)

宝玉便说道：“论理可倒罢了。”

(庚辰眉) 二宝答言是补出诸艳俱领过之文。乙酉冬，雪窗，畸笏老人。

林黛玉道：“我吃着好。”

(甲戌侧) 卿爱因味轻也。卿如何担得起味厚之物耶?

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

(甲戌侧) 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 叹叹!

(庚辰侧) 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谓〕无疑，故常常有此等点题语。我也要笑。

李宫裁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

(庚辰侧) 好赞，该他赞。

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

(甲戌侧) 此句还要候查。(庚辰侧同)

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

(甲戌侧) 大大一泻，好接后文。(庚辰侧无“一”字，“后”作“下”)

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

(庚辰侧) 此刻好看之至！

心里有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

(甲戌侧) 是已受镇，“说不出来”，勿得错会了意。(庚辰侧同)

宝玉忽然“哎哟”了一声，说：“好头疼！”

(甲戌侧) 自黛玉看书起分三段写来，真无容针之空。如夏日乌云四起，疾闪长雷不绝，不知雨落何时，忽然霹雳一声，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乐如之，其令人宁不叫绝。(庚辰侧“分三段”作“闲闲一段”，“其”作“真”)

林黛玉道：“该，阿弥陀佛！”

(庚辰眉) 黛玉念佛，是吃茶之语在心故也。然摹写神妙，一丝不漏如此。己卯冬夜。

登时园内乱麻一般。

(甲戌侧) 写玉兄惊动若许多人忙乱，正写太君一人之钟爱耳。看官勿被作者瞒。(庚辰侧无“多”字，“瞒”作“瞒过”)

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



（甲戌夹）此处焉用鸡犬？然辉煌富丽非处家之常也，鸡犬闲闲始为儿孙千年之业，故于此处必用鸡犬二字，方是一簇腾腾大舍。（庚辰夹同。戚序无“也”字）

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

（甲戌侧）写呆兄忙，是愈觉忙中之愈忙，且避正文之絮烦。好笔<伏>〔仗〕，写得出。

（庚辰侧）写呆兄忙是躲烦碎文字法。好想头，好笔力，<石头记>最得力处在此。

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

（甲戌侧）从阿呆兄意中，又写贾珍等一笔，妙！

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

（甲戌夹）忙中写闲，真大手眼，大章法。（庚辰夹、戚序同）

（甲戌侧）忙到容针不能，以似唐突鞦儿，却是写情字万不能禁止者，又可知鞦儿之丰神若仙子也。

次日王子腾也来瞧问。

（甲戌侧）写外戚，亦避正文之繁。

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

（甲戌侧）收拾得干净有着落。

（庚辰侧）收<什>〔拾〕的得体正大。

贾政见不灵效，着实懊恼。

（甲戌侧）四字写尽政老矣。（庚辰侧同）

想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罢。

（甲戌侧）念书人自应如是语。（庚辰侧“念”作“读”，无“语”字）

赵姨娘、贾环等自是趁愿。

(甲戌侧) 补明赵姬进怡红为作法也。(庚辰法、戚序“作”作“行”)

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

(甲戌侧)“语不惊人死不休”，此之谓也。(庚辰侧“惊”作“警”)

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

(庚辰侧) 断不可少此句。

这口气不断，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

(庚辰侧) 大遂心人必有是语。

素日都不是你调唆着逼他写字念书。

(甲戌夹) 奇语。所谓溺爱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庚辰夹、戚序同)

一时又有人来回说：“两口棺椁都做齐了。”

(甲戌侧) 偏写一头不了又一头之文，真步步紧之文。(庚辰侧无最末“之文”二字)

只听得隐隐的木鱼声响。

(甲戌侧) 不费丝毫勉强，轻轻收住数百言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全在此处。以幻作真，以真为幻，看书人亦要如是看为本。

(庚辰侧) 你看他不废丝毫勉强，轻轻收住数百言之文，〈石头记〉得力处全在如此。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为幸。

想如此深宅，何得听的这样真切。

(甲戌侧) 作者是幻笔，合屋俱是幻耳，焉能无闻。

心中亦希罕。

(甲戌侧) 政老亦落幻中。

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

(甲戌夹) 僧因凤姐，道因宝玉，一丝不乱。(庚辰夹、戚序无“姐”、“宝”二字)

长官不须多话。

(甲戌侧) 避俗套法。(庚辰侧同)

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说能除邪祟。

(庚辰侧) 点题。

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

(甲戌夹) 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观者着眼，方可读《石头记》。(庚辰夹同。戚序“皆”作“且”)

(庚辰侧) 棒喝之声。

故不灵验了。

(甲戌侧) 读书者观之。(庚辰夹、戚序同)

待我们持颂持颂，只怕就好了。

(庚辰侧)“只怕”二字，是不知此石肯听持诵否。

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

(庚辰侧) 正点题，大荒山手捧时语。

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

(甲戌夹) 见此一句，令人可叹可惊，不忍往后再看矣。

(庚辰夹、戚序同)

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

(甲戌眉) 所谓越不聪明越快活。(庚辰夹“聪”作“听”，末加“是也”二字)

沉酣一梦终须醒。

(甲戌侧) 无百年的筵席。

冤孽偿清好散场。

（甲戌侧）三次锻炼，焉得不成佛作祖？（庚辰侧“三次”作“又是一番”）

除亲身妻母外，不可使阴人冲犯。

（庚辰侧）是要紧语，是不可不写之套语。

通灵玉一段。

（甲戌眉）通灵玉听〈懒〉〔癩〕和尚二偈即刻灵应，抵却前回若〈于〉〔干〕〈庄子〉〈反〉〔及〕语录机锋偈子，正所谓物各有主也。（庚辰眉“懒”作“癩”，“于”作“干”，“庄”作“藏”，“反”作“及”，“机”作“讥”）

（又）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为恨。（庚辰眉“不得”作“不能得”，“玉兄”作“宝玉”，“手”作“于”，末有“丁亥夏，畸笏叟”六字）

（庚辰眉）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僧道踪迹虚实，幻笔幻想，写幻人于幻文也。壬午孟夏，雨窗。

至晚间他二人竟渐渐醒来。

（甲戌侧）既领持颂，故如此灵效。（庚辰侧作“肯听持诵，故有是灵”）

贾母、王夫人如得了珍宝一般。

（甲戌侧）昊天罔极之恩如何报得？哭杀幼得丧亲者。（庚辰侧“报得”作“得报”，“亲”作“父母”）

林黛玉先就念了声“阿弥陀佛”。

（甲戌侧）针对得病时那一声。（庚辰侧无“那”字）

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

（庚辰侧）这一句作正意看，余皆雅谑，但此一谑抵颦儿半部之谑。

(甲戌回后) 先写红玉数行引接正文，是不作开门见山文字。

(又) 灯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萨，大光明普照菩萨引五鬼冤魔法，是一线贯成。

(又) 通灵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见，却又不灵，遇癩和尚<瘦>〔跛〕道人一点方灵应矣。写利欲之害如此。

(又) 此回本意是为禁三姑六婆进门之害，难以防范。

(庚辰回后) 此回书因才干乖觉太露引出事来，作者<颇>〔婆〕心为世之乖觉人为鉴。

(戚序回后) 欲深魔重复何疑，苦海冤河解者谁？结不休时冤日盛，井天甚小性难移。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戚序回前) 一个是时才得传消息，一个是旧喜化作新歌。真真假假事堪疑，哭向花林月底。

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姐姐在屋里没有？”

(甲戌侧) 岔开正文，却是为正文作引。

(庚辰侧) 你看他偏不写正文，偏有许多闲文，却是补遗。

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

(甲戌侧) 交代井井有法。(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前文有言。

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

(庚辰侧) 是补写否？

正分给他们的了头们呢。

(甲戌侧) 潇湘常事出自别院婢口中，反觉新鲜。

(庚辰眉) 此等细事是旧族大家闺中常情，今特为暴发钱奴写来作鉴。一笑。壬午夏，雨窗。

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样。

(甲戌侧) 闲言中叙出黛玉之弱，草蛇灰线。(庚辰夹、戚序同)

(庚辰侧) 是补写否？

胡说！药也是混吃的。

(庚辰侧) 如闻。

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又懒吃懒喝的，终久怎么样？

(庚辰侧) 从旁人眼中口中出，妙极！

怕甚么，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

(甲戌侧) 此句令人气噎，总在无可奈何上来。(庚辰侧同)

就象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

(庚辰侧) 是补文否？

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完了愿。

(庚辰侧) 是补写否？

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

(庚辰侧) 是补写否？

象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

(庚辰侧) 道着心病。

说良心话，谁还敢比他呢？

(庚辰侧) 却论公论，方见袭卿身分。

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甲戌侧) 此时写出此等言语，令人堕泪。(庚辰夹、戚序同)

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的心肠。

(庚辰侧) 不但佳蕙，批书者亦泪下矣。

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

(庚辰侧) 还是补文。

倒象有几百年的熬煎。

(甲戌夹) 却是小女儿口中无味之谈，实是写宝玉不如一鬢婢。(庚辰夹、戚序同)

红玉听了，冷笑了两声，方要说话。

(甲戌侧) 文字又一顿。(庚辰夹、戚序同)

红玉、佳蕙一段。

(甲戌眉) 红玉一腔委屈怨愤，系身在怡红不能遂志，看官勿错认为芸儿害相思也。(庚辰眉末有“己卯冬”三字)

(又) 獄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

(庚辰眉) 獄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是绮大姐姐的。”

(甲戌侧) 又是不合式(之)言，擢心语。(庚辰侧作“又是不合式之言，擢心语”)

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

(甲戌侧) 活<现>〔龙〕活现之文。(庚辰侧作“活龙活现之文”)

红玉便赌气。

(庚辰侧) 如画。

把那样子擀在一边。

（庚辰侧）何如。

因说道：“前儿一枝新笔。”

（庚辰侧）是补文否？

放在那里了？怎么一时想不起来。

（庚辰侧）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一面说着，一面出神。

（甲戌侧）总是画境。（庚辰夹、戚序同）  
是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

（庚辰侧）还是补文。  
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闲打牙儿。

（庚辰侧）袭人身分。  
自己使出房来，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

（庚辰侧）曲折再四，方逼出正文来。  
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

（甲戌侧）奇文，真令人不得机关。（庚辰夹、戚序同）  
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

（甲戌侧）囫囵不解语。  
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

（甲戌侧）奇文神文。（庚辰夹、戚序同）  
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

（甲戌侧）更不解。  
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

（甲戌侧）是遂心语。（庚辰夹同。戚序“语”作“话”）  
可怎么样呢？

（甲戌侧）妙！的是老嫗口气。（庚辰夹、戚序同）



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

（甲戌夹）是私心语，神妙！（庚辰夹同。戚序“语”作“话”）

（甲戌侧）更不解。

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

（甲戌夹）总是私心语，要直问又不敢，只用这等语漫漫套出，有神理。（庚辰夹、戚序“漫漫”作“慢慢的”）

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

（甲戌夹）总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样。（庚辰夹、戚序同）

红玉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

（甲戌夹）坠儿者赘儿也。人生天地间已是赘疣，况又生许多冤情孽债，叹。（庚辰夹、戚序“赘儿”作“赘”。庚辰夹“叹”作“叹叹”。戚序“叹”作“是可为之一叹”）

叫我带进芸二爷来。

（庚辰侧）等的是这句话。

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

（甲戌夹）妙！不说红玉不走，亦不说走，只说“刚走到”三字，可知红玉有私心矣。若说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则文字死板，亦且棱角过露，非写女儿之笔也。（庚辰夹、戚序同）

红玉不觉脸红了。

（甲戌夹）看官至此，须掩卷细想上三十回中篇篇句句点红字处，可与此处想如何。（庚辰夹同。戚序“三十”作“二十”）

原来匾上是怎样四个字。

（甲戌夹）伤哉，展眼便红稀绿瘦矣。叹叹！（庚辰夹同。戚序“展”作“转”，“叹叹”作“可叹”）

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快进来罢。”

（甲戌侧）是文若僧繇点睛之龙，破<壁>〔壁〕飞矣，焉得不拍案叫绝？（庚辰侧“是”作“此”，“僧繇”作“张僧繇”，“壁”作“璧”）

只见金碧辉煌。

（甲戌侧）器皿叠叠。（庚辰夹、戚序无“叠叠”二字）

（庚辰侧）不能细览之文。

文章炳灼。

（甲戌侧）陈设垒垒。（庚辰夹、戚序无“垒垒”二字）

（庚辰侧）不得细玩之文。

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

（甲戌侧）武夷九曲之文。（庚辰侧“夷”作“彝”）

趺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书。

（甲戌侧）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者。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黛等乃一知己，<全>〔余〕何幸也！一笑。（庚辰侧“款式者”作“款式”，“果”作“若果”，“放松我”作“放松”，“全”作“余”）

早堆着笑立起身来。

（庚辰侧）小叔身段。

叔叔大安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

（甲戌侧）不<论>〔伦〕不理迎合字样。口气逼肖，可笑可叹！

（庚辰侧）谁一家子，可发一大笑。

那贾芸口里和宝玉说着话，眼睛却溜瞅那丫鬟。

（甲戌侧）前写不敢正眼，今又如此写，是用茶来，有心

人故留此神，于接茶时站起，方不突然。

（庚辰侧）此句是认人，非前溜红玉之文。

不是别个，却是袭人。

（甲戌侧）《水浒》文法，用的恰当，是芸哥眼中也。（庚辰侧“恰”作“怯”）

他却把那有名人口认记了一半。

（甲戌夹）一路总是贾<云>〔芸〕是个有心人，一丝不乱。

（庚辰夹、戚序“云”作“芸”）

他也知道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

（庚辰侧）何如？可知前批非谬。

让我自己倒罢。

（甲戌夹）总写贾<云>〔芸〕乖觉，一丝不乱。（庚辰夹、戚序“云”作“芸”）

叔叔房里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

（甲戌侧）红玉何以使得？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

（甲戌夹）妙极是极！况宝玉又有何正紧可说的？（庚辰夹同，又在此评下评云：“此批被作者<偏>〔骗〕过了。”戚序“紧”作“经”）

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

（甲戌夹）几个“谁家”，自北静王公<候>〔侯〕驸马诸大家包括尽矣，写尽纨绔口角。（庚辰夹、戚序“候”作“侯”）

（庚辰夹）脂砚斋再笔：对芸兄原无可说之话。（戚序作“对芸兄原无可说之话，故闲叙”）

在宝叔房内几年了？

（甲戌侧）渐渐入港。（庚辰夹、戚序无“港”字）

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

（庚辰侧）“传”字正文，此处方露。

接了手帕子，送出贾芸，回来找红玉，不在话下。

（甲戌夹）至此一顿，狡猾之甚！原非书中正文之人，写来〈门〉〔间〕色耳。（庚辰夹、戚序“猾”作“滑”。庚辰夹“门”作“间”。戚序无“原非”二句）

袭人笑道：“快起来罢！”

（甲戌侧）不答的妙！（庚辰侧作“不答上文，妙极”）

可往那去呢？怪腻腻烦烦的。

（庚辰侧）玉兄最得意之文，起笔却如此写。

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其意。

（甲戌侧）余亦不解。

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

（甲戌侧）前文。

（庚辰侧）此等文可是人能意料的。

这会子不念书，闲着作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

（甲戌侧）奇文奇语，默思之方意会。为玉兄毫无一正事，只知安富尊荣而写。

（庚辰侧）答的何其堂皇正大，何其坦然之至。

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

（庚辰侧）像无意。

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

（甲戌夹）与后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一对，可伤可叹。（庚辰夹、戚序同）

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

（甲戌侧）无一丝心迹，反似初至者，故接有忘形忘情话

来。

(庚辰侧) 原无意。三字如此出，足见真出无意。

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

(甲戌侧) 写得出，写得出。

往里看时，耳内忽听。

(甲戌夹) 未曾看见先听见，有神理。(庚辰夹、戚序同)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甲戌侧) 用情忘情，神化之文。

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

(甲戌侧) 有神理，真真画出。(庚辰夹、戚序同)

潇湘馆黛玉一段。

(庚辰眉) 先用“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八字，“一缕幽香自纱窗中暗暗透出”，“细细的长叹一声”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仙音妙音来，非纯化工夫之笔不能，可见行文之难。

(又) 二玉这回文字，作者亦在无意上写来，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是也。

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妹妹睡觉呢。”

(甲戌侧) 一丝不漏，且避若干咬蜡之文。

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谁睡觉呢。”

(甲戌侧) 妙极！可知黛玉是怕宝玉去也。(庚辰夹、戚序同)

好了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甲戌侧) 真正无意忘情。(庚辰夹句下有“冲口而出之

语”六字)

(庚辰眉) 方才见芸哥所拿之书一定见是《西厢》。不然，如何忘情至此。

林黛玉登时落下脸来。

(甲戌侧) 我也要恼。(庚辰侧同)

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庚辰眉) 若无如此文字收〈什〉〈拾〉二玉，写颦无非至再哭恸〈笑〉〈哭〉，玉只以陪尽小心软求漫慰，二人一笑而止；且书内若此亦多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用险句结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将现事抛却，各怀一惊心意，再作下文。壬午孟夏，雨窗，畸笏。

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雷的一般。

(甲戌侧) 不止玉兄一惊，即阿颦亦不免一唬。作者只顾写来收拾二玉之文，忘却颦儿也。想作者亦似宝玉道《西厢》之句，忘情而出也。(庚辰侧“亦不免一唬”作“也不免一吓”，“宝玉道”作“宝玉”，末有“呵呵”二字)

回头只见薛蟠拍着手笑了出来，笑道。

(甲戌侧) 如此戏弄，非呆兄无人。欲释二玉，非此戏弄不能立解，勿得泛泛看过。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丘壑。

(庚辰侧) 非呆兄行不出此等戏弄，但作者有多少丘壑在胸中，写来酷肖。

薛蟠连忙打恭作揖陪不是。

(庚辰侧) 酷肖。

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甲戌侧) 写粗豪无心人毕肖。

(庚辰侧) 真真乱话。

他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

(庚辰侧) 如见如闻。

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

(甲戌侧) 呆兄亦有此语，批书人至此诵往生咒至恒河沙数也。(庚辰侧“语”作“话”)

除我之外，惟有你还配吃。

(甲戌侧) 此语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心语也。(庚辰侧同)

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

(庚辰侧) 又一个写法。

可是呢，明儿你送我什么？

(庚辰侧) 毕真酷肖。

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我我的。

(甲戌侧) 谁说得出？经过者方说得出。叹叹。(庚辰侧“谁说得出”作“谁说的出”)

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的着实好。

(庚辰侧) 啊，呆兄所见之画也。

只看落的款，是庚黄画的。

(甲戌侧) 奇文奇文！

薛蟠论庚黄一段。

(甲戌眉) 闲事顺笔，骂死不学之纨裤。叹叹。(庚辰眉“骂死”作“将骂死”，“叹叹”作“壬午，雨窗，畸笏”)

薛蟠只觉没意思。

(庚辰侧) 实心人。

只见冯紫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

（甲戌侧）一派英气如在纸上，特为金闰润色也。

（庚辰侧）如见如闻。

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罢。

（庚辰侧）如见其人于纸上。

写冯紫英一段。

（庚辰眉）紫英豪侠<小>〔文〕三段，是为金闰间色之文。

壬午，雨窗。

（又）写倪二、（紫）英、湘莲、玉菡侠文，皆各得传真写照之笔。丁亥夏，畸笏叟。

（又）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教兔鹑稍一超胜。

（庚辰侧）如何<看>〔着〕想，新奇字样。

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

（甲戌侧）似又伏一大事样，英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

有话慢慢的说。

（庚辰侧）余文再述

冯紫英笑道：“这又奇了。”

（庚辰侧）如闻如见。

若必定叫我领，拿大杯来。

（庚辰侧）写豪爽人如此。

那冯紫英站着，一气而尽。

（甲戌侧）令人快活煞。

（庚辰侧）爽快人如此，令人羨煞。



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的人犹疑。

（庚辰侧）实心人如此，丝毫形迹俱无，令人痛快煞。

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

（甲戌侧）收拾得好。

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

（甲戌侧）生员切己之事，时刻难忘。

（庚辰侧）下文伏线。

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

（甲戌侧）暗对呆兄言宝玉配吃语。

心中也替他忧虑。

（甲戌侧）本是切己事。

闻听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

（甲戌侧）呆兄〈比〉〔此〕席的是合和筵也。一笑。

（庚辰侧）这席东道是和事酒不是？

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

（甲戌侧）〈石头记〉是最好看处此等章法。

因而站住看了一会。

（庚辰侧）避难法。

晴雯迁怒一段。

（庚辰眉）晴雯〈遣〉〔迁〕怒是常事耳，写钗、颦二卿身上，与踢袭人之文，令人于何处设想着笔？丁辰夏，畸笏叟。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

（甲戌侧）犯宝钗如此写法。（庚辰夹“钗”作“卿”）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甲戌侧）指明人则暗写。（庚辰侧同）

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

(甲戌侧) 犯黛玉如此写明。

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

(甲戌侧) 不知人则明写。

(庚辰侧) 写黛玉如此犯，不知人则明写。

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

(甲戌侧) 想黛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况晴雯素昔浮躁多气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须得批书人唱“大江东去”的喉咙，嚷着“是我林黛玉叫门”方可。又想若开了门，如何有后面许多好字样好文章，看官者意为是否？(庚辰侧“躁”作“燥”，“开了门”作“开开门”，“看官者”作“看观者”)

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

(甲戌侧) 寄食者着眼，况颦儿何等人乎？(庚辰侧同)

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

(甲戌侧) 可怜杀，可疼杀，余亦泪下。

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感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

(甲戌侧)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来哭止的。一笑。

(庚辰侧“来来哭止的”作“原来是哭了出来的”)

不知是那一个出来。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甲戌侧) 每阅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阅看完，想作者此时泪下如豆矣，

(甲戌回后) 此回乃颦儿正文，故借小红许多曲折琐琐之

笔作引。

(又) 怡红院见贾芸，宝玉心内似有若无，贾芸眼中应接不暇。

(又) “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八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又“细细的长叹一声”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仙音妙音，俱纯化工夫之笔。

(又) 二玉这文字，作者亦在无意上写来，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是也。

(又) 收拾二玉文字，写颦无非哭玉再哭恸哭，玉只以陪事小心软求慢慰，二人一笑而止；且书内若此亦多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险语结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将现事抛却，各怀以惊心意，再作下文。

(又) 前回倪二、紫英、湘莲、玉菡四样侠文，皆得传真写照之笔，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

(又) 晴雯迁怒系常事耳，写于钗、颦二卿身上与踢袭人，打平儿之文，令人于何处设想着笔。

(又) 黛玉望怡红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上来。

(戚序回后) 喜相逢，三生注定；遗手帕，月老红丝。幸得人语说连理，又忽见他枝并蒂。难猜未解细追思。罔多疑，空向花枝哭月底。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庚辰回前) <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故用在饯花日诸艳毕集之期。饯花日不论其典与不典，只取其韵耳。

(戚序回前同)

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

（庚辰侧）四字闪煞颦儿也。

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

（庚辰侧）画美人之秘诀。

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

（庚辰侧）补写，却是避繁文法。

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

（甲戌侧）补潇湘馆常文也。

所以也没人理，由他去闷坐。

（庚辰侧）所谓“久病床前少孝子”是也。

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

（甲戌侧）画美人秘〈决〉〔诀〕。

（庚辰侧）前批得画美人秘诀，今竟画出金闺夜坐图来了。

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

（甲戌侧）木是〈斲〉〔楠〕檀，泥是金沙方可。（庚辰侧“木”作“本”，“斲”作“楠”，“方可”作“才用得”）

众花皆却，花神退位。

（庚辰侧）无论事之有无，看去有理。

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

（甲戌侧）数句大观园景，倍胜省亲一回，在一园人俱得闲闲寻乐上看，〈被〉〔彼〕时只有元春一人闲耳。

（庚辰侧）数句抵省亲一回文字，反觉闲闲有趣有味的领略。

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

（甲戌侧）桃、杏、燕、莺是这样用法。（庚辰侧同）

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

（庚辰眉）写凤姐随大众一笔，不见红玉一段则认为泛文矣。何一丝不滴若此。畸笏。

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

（庚辰侧）一人不漏。

说着便逶迤到潇湘馆来。

（甲戌侧）安插一处，好写一处，正一张口难说两家话也。（庚辰侧同）

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

（庚辰侧）道尽二玉连日事。

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

（甲戌侧）道尽黛玉每每小性，全不在宝钗身上。（庚辰侧“小性”作“尖刺”，“身”作“心”）

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

（甲戌侧）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写宝钗无不相宜。（庚辰侧“礼”作“理”，两句分为两评）

香汗淋漓，娇喘细细。

（庚辰侧）若玉兄在，必有许多张罗。

宝钗也无心扑了。

（庚辰侧）原是无可无不可。

只听滴翠亭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

（甲戌侧）无闲纸闲笔之文如此。

只听说道：“你瞧瞧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

（庚辰眉）这桩风流案，又一体写法，甚当。己卯冬夜。

噫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

（庚辰侧）岂敢？

（庚辰眉）这是自难自法，好极！ 惯用险笔如此。壬午夏，雨窗。

不如把这桶子都推开了。

（庚辰侧）贼起飞志，不假。

心中吃惊。

（甲戌侧）四字写宝钗守身如此。（庚辰侧同）

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

（庚辰侧）道尽矣。

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

（庚辰侧）闺中弱女机变如此之便，如此之急。

那亭子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见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

（庚辰眉）此节实借红玉反写宝钗也，勿得认错作者章法。

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

（庚辰侧）像极，好煞，妙煞，焉得不拍案叫绝？

别是藏在这里头了。

（庚辰侧）像极，是极！

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

（庚辰侧）像极！

抽身就走。

（庚辰侧）是极！

一面说一面走，心里又好笑。

（甲戌侧）真弄婴儿，轻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发笑。

（庚辰侧同）

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

(甲戌侧) 宝钗身分。(庚辰侧句下有“实有这一句的”六个字)

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

(庚辰侧) 移东挪西，任意写去，却是真有的。

墜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红玉又道：“这可怎么样呢？”

(甲戌侧) 二句系黛玉身分。(庚辰侧同)

便是听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

(庚辰侧) 勉强话。

若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就是了。

(甲戌侧) 操必胜之<权>〔券〕。红儿机括志量，自知能应阿凤使令意。

你是那位小姐房里的？

(庚辰侧) 反如此问。

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的。

(庚辰侧) 问那小姐为此。

嗳哟！你原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

(甲戌侧) “嗳哟怪道”四字，一是玉兄手下无能为者。前文打谅生的“干净俏丽”四字，合而观之，小红则活现于纸上矣。

(庚辰侧) 夸赞语也。

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

(庚辰侧) 一件。

再里头床头间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

(庚辰侧) 二件。

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

(庚辰侧) 小点缀，一笑。

司棋道：“没理论。”

(庚辰侧) 妙极！

顶头只见晴雯。

(庚辰侧) 又一折。

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烧，就在外头逛。

(庚辰侧) 必有此数句，方引出称心得意之语来。再不用本院人见小红，此差只几分遂心。

碧痕道：“茶炉子呢？”

(甲戌侧) 岔一人问，俱是不受用意。

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的。

(甲戌侧) 非小红夸耀，系尔等逼出来的。离怡红意已定矣。

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

(甲戌侧) 众女儿何苦自讨之。

(庚辰侧) 得意称心如意在此一举荷包。

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

(庚辰侧) 虽是醋语，却与下无痕。

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了起来。

(甲戌侧) 交代不在盘架下了。

“才张材家的来讨，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

(庚辰侧) 两件完了。

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



（甲戌侧）可知前红玉云“就把那接奶奶的主意”，主意是欲俭但恐累赘耳，故阿凤有是问，彼能细答。

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

（甲戌侧）又一门。

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金丹。

（甲戌侧）又一门。

明儿有人去，就顺便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

（甲戌侧）又一门。

话未说完，李氏道：“暖哟哟！”

（甲戌侧）红玉今日方遂心如意，却为宝玉后伏线。

（庚辰侧）又一润色。

别象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

（庚辰侧）写死假斯文。

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

（庚辰侧）贬杀，骂杀。

这一个丫头就好。

（甲戌侧）红玉听见了么？（庚辰侧同）

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气就简短。

（甲戌侧）红玉此刻心内想，可惜晴雯等不在旁。（庚辰侧同）

我一调理你就出急了。

（庚辰侧）不假。

我妈是奶奶的女儿。

（庚辰侧）所以说“比你大的大的”。

谁是你妈？

（庚辰侧）晴雯说过。

他是林之孝之女。

(甲戌侧) 管家之女，而晴卿辈挤之，招祸之媒也。

哦！原来是他的了头。

(甲戌侧) 传神。

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牵，一个地哑。

(甲戌侧) 用得是阿凤口角。

又问名字。

(甲戌侧) 真真不知名，可叹。

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益似的。

(庚辰侧) 又一下针。

明儿我和宝玉说。

(甲戌侧) 有悌弟之心。

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

(甲戌侧) 总是追写红玉十分心事。(庚辰侧“写”作“足”)

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

(甲戌侧) 好答，可知两处俱是主儿。

(庚辰侧) 有话。好答。

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

(庚辰侧) 千愿意万愿意之言。

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

(甲戌侧) 且系本心本意，狱神庙回内(方见)。

红玉答凤姐一段。

(庚辰眉) 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儿，后篆儿，便是<却>(确)证。作者又不得可也。己卯冬夜。

(又) 此系未见抄没、獄神庙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

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

(庚辰侧) 截得真好。

红玉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

(庚辰侧) 好。接得更好。

好妹妹，你昨儿可告了我不曾？

(甲戌侧) 明知无是事，不得不作开设。(庚辰侧“得”作“可”，“设”作“谈”)

叫我悬了一夜心。

(庚辰侧) 并不为告悬心。

林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

(甲戌侧) 不见宝玉，阿颦断无此一段闲言，总在欲言不言难禁之意，了却“情情”之正文也。

(庚辰侧) 倒像不曾听见的。

还认作是昨日中晌的事。

(甲戌侧) 毕真不错。(庚辰侧同)

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他的去处了。

(庚辰侧) 毕真不错。

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鹤舞。

(庚辰侧) 二玉文字岂是容易写的，故有此〈载〉〔截〕。

(庚辰眉) 〈石头记〉用〈载〉〔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简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种种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也。己卯冬夜。

宝哥哥身上好？我整整三天没见你了。

（甲戌侧）横云<裁>〔截〕岭，好极，妙极！二玉文原不易写，<石头记>得力处在兹。

宝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话。

（庚辰侧）是移一处语。

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

（甲戌侧）老爷叫宝玉再无喜事，故园中合宅皆知。（庚辰侧同）

那想是别人听错了。

（甲戌侧）非谎也，避繁也。（庚辰侧作“怕文繁”）

宝玉、探春一段。

（庚辰眉）若无此一岔，二玉和合，则成嚼<腊>〔蜡〕文字。<石头记>得力处正此。丁亥夏，畸笏叟。

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

（庚辰侧）不知物理艰难，公子口气也。

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

（甲戌侧）是论物是论人，看官着眼。（庚辰侧同）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

（庚辰侧）补遗法。

正经兄弟，鞋搭拉袜搭拉的没人看的见。

（甲戌侧）何至如此，写妒妇信口逗。

（庚辰侧）指环哥。

论理我不该说他，但感昏愤的不象了！还有笑话呢。

（甲戌侧）开一步，妙妙！

探春一段。

（庚辰眉）这一节特为“兴利除弊”一回伏线。

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说完了，来罢。”

(庚辰侧) 截得好。

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

(甲戌侧) 兄妹话虽久长，心事总未少歇，接得好。(庚辰侧同)

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

(甲戌侧) 作书人调侃耶？

各色落花，锦重重的落了一地。

(庚辰眉) 不因见落花，宝玉如何突至埋香冢；不至埋香冢，如何写《葬花吟》。《石头记》无闲文闲字正此。丁亥夏，畸笏叟。

待我送了去，明儿再问着他。

(甲戌侧) 至埋香冢方不牵强，好情理。(庚辰侧“埋”作“理”，“情理”作“情思”)

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

(甲戌侧) 收拾得干净。(庚辰侧“拾”作“什”)

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

(甲戌侧) 怕人笑说。(庚辰侧“笑说”作“说笑”)

将已到了花冢。

(庚辰侧) 新鲜。

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伤感。

(甲戌侧) 奇文异文，俱出《石头记》上，且《念》〔愈〕出愈奇文。

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

(甲戌侧) 岔开线路，活泼之至。

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甲戌侧) 诗词歌赋，如此章法写于书上者乎？

(庚辰侧) 诗词文章，试问有如此行笔者乎？

**黛玉葬花一段。**

(甲戌眉) 开生面，立新场，是书多多矣。惟此回处生更新，非颦儿断无是佳吟，非石兄断无是情聆(赏)，难为了作者了，故留数字以慰之。

(庚辰眉) 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且>(佳)吟，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畸笏。

**黛玉葬花吟一段。**

(甲戌侧) 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曰：“先生身非宝玉，何能下笔，即字字双圈，批词通仙，料难遂颦儿之意。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噫唏！阻余者，想亦《石头记》来的，故停笔以待。

(庚辰眉) 余读《葬花吟》凡三阅，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加批。先生想身(非)宝玉，何得而下笔，即字字双圈，料难遂颦儿之意。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噫嘻！客亦《石头记》化来之人，故掷笔以待。

(甲戌回后) 钱花辰不论典与不典，只取其韵致生趣耳。

(又) 池边戏蝶，偶而适兴；亭外(金蝉)，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

(又) 凤姐用小红，可知晴雯等<理>(埋)没其人久矣，无怪有私心、私情。且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此于千里外伏线也。

(又) 《石头记》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俭>(简)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种种诸法，总在入意料之外，且不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

是”是也。

(又)不因见落花，宝玉如何突至埋香冢，不至埋香冢，又如何写《葬花吟》。

(又)埋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吟》又系诸艳一偈也。

(戚序回后)幸逢知己无回避，密语隔窗怕有人。总是关心浑不了，叮咛嘱咐为轻春。

(又)心事将谁告，花飞动我悲。埋香吟哭后，日日敛双眉。

##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罗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庚辰回前)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盖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戚序回前同)

(又)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是白描掣儿添病也。(戚序回前“闻曲回”作“闻曲”)

宝玉听《葬花吟》一段。

(甲戌眉)不言炼句炼字词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追求悲伤感慨，乃玉兄一生天性，盖掣儿不知《巳》《己》则实无再有者。昨阻余批《葬花吟》之客，嫡是玉兄之化身无疑。余几点金成《钱》〔铁〕之人。笨甚笨甚!

(庚辰眉)不言炼句炼字辞藻工拙，只想景想情事想理，反复推求悲感，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掣儿之知己，玉兄外实无一人。想昨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宝玉之化身无《移》〔疑〕。余几作点金为铁之人。幸甚幸甚!

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

(庚辰侧) 百转千回矣。

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甲戌侧) 非大善知识说不出这句话来。(庚辰侧“说”作“道”，“这句话”作“此等语”)

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甲戌侧) 二句作禅语参。(庚辰侧同)

(甲戌眉) 一大篇《葬花吟》却如此收拾，真好机思笔<伏>〔仗〕，令人焉得不叫绝称奇！

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

(甲戌侧) 岂敢岂敢？

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

(甲戌侧) 情情不忍道出“的”字来。

(庚辰侧) 情情。

长叹了一口气。

(庚辰侧) 不忍也。

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

(甲戌侧) 折得好，誓不写开门见山文字。

可巧看见林黛玉在前头走。

(庚辰侧) 哄人字眼。

我只说一句话，从今后撂开手。

(甲戌侧) 非此三字难留莲步，玉兄之机变如此。(庚辰侧同)

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

(甲戌侧) 相离尚远，用此句补空，好近阿颦。(庚辰侧“离”作“难”)

黛玉听说，回头就走。



(庚辰侧) 走的是。

宝玉在身后而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甲戌侧) 自言自语，真是一句话。(庚辰侧同)

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

(甲戌侧) 以下乃答言，非一句话也。(庚辰侧“以”作“此”)

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

(甲戌侧) 我阿颦之恼，玉兄实<摸>〔摸〕不着，不得不将自幼之苦心实事一诉，方可明心以白今日之故，勿作闲文看。

(庚辰侧) 阿颦恼者在玉兄实摸头不着，不得不将自幼之苦心实事一诉，方明心以白今之故，勿作闲文为幸。

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人好。

(庚辰侧) 要紧语。

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

(庚辰侧) 反派不是。

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

(庚辰侧) 心事。

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

(甲戌侧) 用此人瞒看官也，瞒颦儿也。心动阿颦，在此数句也。一节颇似说<闻>〔辞〕，玉兄口中却是衷肠话。

(庚辰侧) 用此人瞒看官也。

(庚辰眉) 一节颇似说辞，在兄口中却是衷肠之语。己卯冬夜。

不觉滴下眼泪来。

(甲戌侧) 玉兄泪非容易有的。(庚辰侧“非”作“不是”)

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

(庚辰侧) 有是语。

你倒是或教导我，戒我下次。

(庚辰侧) 可怜语。

谁知你总不理我。

(庚辰侧) 实难为情。

不知怎么样才好。

(庚辰侧) 真有是事。

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

(庚辰侧) 又瞒看官及批书人。

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

(甲戌侧) 情情本来面目也。

(庚辰侧) 情情衷肠。

昨儿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了头开门？

(庚辰侧) 正文，该问。

这话从那里说起？

(庚辰侧) 实实不知。

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

(甲戌侧) 急了。(庚辰侧作“真急了”)

林黛玉哼道。

(庚辰侧) 如闻。

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

(庚辰侧) 不用兄言，彼已亲睹。

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

(庚辰侧) 玉兄口气毕真。

你的那些姑娘们。

（庚辰侧）不快活之称。

也该教训教训。

（庚辰侧）照样的妙！

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

（庚辰侧）也还一句，的是心坎上人。

说着抿着嘴笑。

（甲戌侧）至此心事全无矣。（庚辰侧同）

二人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请吃饭。

（甲戌侧）收拾得干净。（庚辰侧“拾”作“什”）  
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

（庚辰侧）是新换了的口气。

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

（庚辰侧）何如？

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

（甲戌侧）引下文。（庚辰侧同）

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

（甲戌侧）奇文奇语。（庚辰侧同）

宝玉扎手笑道。

（甲戌侧）慈母前放肆了。（庚辰侧同）

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

（甲戌侧）宝玉因黛玉事完，一心无挂碍，故不知不觉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庚辰侧同）

想是天王补心丹。

（甲戌侧）慧心人自应知之。（庚辰侧同）

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

（甲戌侧）是语甚对，余幼时〔可〕〔所〕闻之语合符，哀哉

伤哉！（庚辰侧“可”作“所”）

又欠你老子捶你了。

（庚辰侧）伏线。

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的。

（甲戌侧）此语耳不假。（庚辰侧“语耳”作“善亦”）

宝玉与王夫人对话一段。

（庚辰眉）此写玉兄，亦是释却心中一夜半日要事，故大大一〈拽〉〔泄〕。己卯冬夜。

林黛玉药方一段。

（庚辰眉）写药案是暗度颦卿病势渐加之笔，非泛泛闲文也。□亥夏，畸笏叟。

只讲那头胎紫河车。

（庚辰侧）只闻名。

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

（庚辰侧）听也不曾听过。

都不算为奇。

（庚辰侧）还有奇的。

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

（庚辰侧）好看煞，在颦儿必有之。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

（庚辰侧）且不接宝玉文字，妙！

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身盗骨的，作了药也不灵。

（甲戌侧）不止阿凤圆谎，今作〈作〉者亦为圆谎了，看此数句则知矣。（庚辰侧“作作者”作“作者”，无“句”字）

宝玉说药方一段。

（庚辰眉）写得不犯冷香丸方子。

（又）前“玉生香”回中，颦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岂不该有暖香，是宝玉无药可配矣。今颦儿之剂若许材料皆系滋补热性之药，兼有许多奇物，而尚未拟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以代补宝玉之不足，岂不三人一体矣。己卯冬夜。

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呢，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

（庚辰侧）分<晰>〔析〕的是，不敢正犯。

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庚辰侧）后文方知。

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么？

（甲戌侧）冷眼人自然了了。（庚辰侧同）

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

（庚辰侧）也才吃了饭。是阿凤身段。

你来的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

（庚辰侧）如闻。

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

（庚辰侧）有是语，有是事。

今儿见你才想起来。（庚辰本无此句，此据甲戌本）

（甲戌侧）字眼。

我屋里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

（甲戌侧）红玉接杯倒茶，自纱屉内觅至回廊下，再见此处如此写来，可知玉兄除颦儿外，俱是行云流水。又了却怡红一孽冤。一叹。

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

（庚辰侧）又了却怡红孽冤。一叹。

说着便要走。

（甲戌侧）忙极！

老太太叫我呢。

（甲戌侧）非也，林妹妹叫我。一笑。

（庚辰侧）也非，林妹妹叫我呢。一叹。

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

（甲戌侧）安慰祖母之心也。

因问：“林妹妹在那里？”

（甲戌侧）何如？余言不谬。（庚辰侧“何如”作“如何”）

宝玉走进来笑道：“哦。”

（庚辰侧）句。

“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听了，只是纳闷。

（甲戌侧）有意无意，暗合针对。无怪。（庚辰侧“无怪”作“无怪玉兄纳闷”）

（甲戌眉）连重二次前言，是颦、宝气味暗合，（勿）认作有小人过言也。

（庚辰眉）连重两遍前言，是颦、玉气味相仿，无非偶然暗合相符，勿认作有过言小人也。

黛玉向外头说道：“阿弥陀佛！”

（甲戌侧）仍丢不下。叹叹。

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

（甲戌侧）何苦来？余不忍听。（庚辰侧同）

自己便往书房里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

（甲戌侧）此门请出玉兄来，故信步又至书房，文人弄笔，虚点〔簪〕〔缀〕也。（庚辰侧“簪”作“缀”）

放你娘的屁！

（庚辰侧）活现活跳。

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

（甲戌侧）与夜间叫人对看。

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们一饮，恐又推托，故说下这句话。

（甲戌眉）若真有一事，则不成《石头记》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兹，批书人得书中三昧亦在兹。（庚辰眉“矣”作“也”，末多“壬午孟夏”四字）

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

（甲戌侧）此唱一曲为直刺宝玉。（庚辰侧、戚序同）

我先喝一大海。

（庚辰眉）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

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

（甲戌侧）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

薛蟠未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

（甲戌侧）爽人爽语。（庚辰侧同）

这竟是捉弄我呢！

（庚辰侧）岂敢？

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

（庚辰侧）有理。

女儿乐，私向花园掏蟋蟀。

（甲戌侧）紫英口中应当如是。

女儿悲，将来终身指靠谁？

（甲戌侧）道着了。

我不开了你怎么钻？

（甲戌侧）双关，妙！

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瞪了半日，才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说道。

（甲戌侧）受过此急者，大都不止呆兄一人耳。

薛蟠说酒令一段。

（甲戌眉）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发>〔泼〕。

薛蟠道：“绣房撵出个大马猴。”众人呵呵笑道：“该罚，该罚！这句更不通，先还可怒。”

（甲戌侧）不愁。一笑。

女儿乐，一根毡毡往里戳。

（甲戌侧）有前韵句，故有是句。

你们要懒待听，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

（甲戌侧）何<常>〔尝〕呆？

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

（甲戌侧）佳谏也。

可巧只记得这句。

（甲戌侧）真巧。

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

（甲戌侧）瞒至众人。

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

（甲戌侧）奇谈。

云儿便告诉了出来。

（甲戌侧）用云儿细说，的是章法。（庚辰侧“细说”作



“说出”，无“的”字）

（庚辰眉）云儿知怡红细事，可想玉兄之风情意也。壬午重阳。

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递与琪官。

（甲戌侧）红绿牵巾是这样用法。一笑。

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

（庚辰侧）身上事。

马上丢了。

（庚辰侧）随口谎言。

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

（甲戌侧）金姑玉郎是这样写法。

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

（甲戌侧）自道本是绛珠草也。

只见宝玉在这里呢。

（甲戌侧）宝钗往王夫人处去，故宝玉先在贾母处，一缘不乱。

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

（甲戌侧）此处表明以后二宝文章，宜换眼看。

（甲戌眉）峰峦全露，又用烟云截断，好文字。

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

（甲戌侧）太白所谓“清水出芙蓉”。

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原文）

（甲戌侧）忘情，非呆也。

（甲戌回后）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棋〉〔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又)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

(又)前“玉生香”回中颦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岂不该有暖香，是宝玉无药可配矣。今颦儿之剂若许材料皆系滋补热性之药，兼有许多奇物，而尚未拟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以代补宝玉之不足，岂不三人一体矣。

(又)宝玉忘情，露于宝钗，是后回累累忘情之引。

(又)茜香罗暗系于袭人腰中，系伏线之文。

(戚序回后)世间最苦是痴情，不遇知音休应声。盟誓已明了，莫迟误今生。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庚辰回前)清虚观，贾母、凤姐原意大适意大快乐，偏写出多少不惬意事来，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戚序回前“多少”作“多少小”)

(又)二玉心事，此回大书，是难了割，却是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书之大旨。(戚序回前同)

(戚序回后)一片哭声，总因情重。金玉无言，何可为证。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庚辰回前)〈指〉〔借〕扇〈槁〉〔敲〕双玉，是写宝钗金蝉脱壳。

(又)银钗画蔷〈学〉〔字〕，是痴女梦中说梦。

(又)脚踢袭人，是断无是理，竟有是事。(戚序回前并三段作一段，“指”作“借”，“稿”作“敲”，“银钗”作“银簪”，“画”作“划”，“学”作“字”，“痴”作“写痴”)

(戚序回后)爱众不常，多情不寿。风月情怀，醉人如酒。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己卯回前)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时)(事)之人一笑，所谓“情不情”。(庚辰回前同。戚序回前“姣”作“娇”)

(又)金玉姻缘已定，又写一金麒麟，是间色法也。何鞞儿为其所惑？故鞞儿谓“情情”。(庚辰回前“惑”作“感”。戚序回前同)

(己卯回后)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庚辰回后、戚序回后同)

###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 含耻辱情烈死金钊

(己卯回前)前明显祖汤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庚辰回前同。戚序回前“截”作“绝”，末句作“月中无影水无波”)

(戚序回后)世上无情空大地，人间少爱景何穷。其中世界其中了，含笑同归造化功。

(又)袭人、湘云、黛玉、宝钗等之爱之哭，各具一心，

各具一见，而宝玉、黛玉之痴情痴性，行文如绘，真是现身说法，岂三家村老学究之可能梦见者，不禁炷香再拜。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戚序回前）富贵公子，侯王应袭，容易在红粉场中作罪。风流情性，诗赋文词，偏只为莺花路间留滞。笑嘻嘻，哭啼啼，总是一般情事。

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

（己卯夹）未丧母者来细玩，既丧母者来痛哭。（庚辰夹、戚序同）

（戚序回后）严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中十分用情。牵连不断以思婢，有恩处一等无恩。严父慈母一般爱子，亲优溺婢总是乖淫。蒙头花柳，谁解春光。跳出樊笼，一场笑话。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戚序回前）两条素帕，一片真心；三首新诗，万行珠泪。袭卿高见动夫人，薛家兄妹空争气。自古道情是苦根苗，慧性灵心的，回头须早。

宝玉使命晴雯来。

（己卯夹）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庚辰夹“持”作“恃”。戚序同）

（戚序回后）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能成旷世希有之事业。宝玉意中诸多辐辏，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凡人作臣作子，出入家庭廊庙，能推此心此志，何患忠孝之不全，事业之

不立耶？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亲嘗蓮叶羹

####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戚序回前）情因相愛反相傷，何事人多不揣量。黛玉芳  
徊還自苦，蓮羹甘受使兒狂。

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

（己卯夾）痴想。（庚辰夾同。戚序作正文）

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  
下。

（己卯夾）寶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  
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丑寶玉乎，是贊寶  
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惡寶玉乎？（庚辰夾同。戚序  
“惡”作“嫌”）

（戚序回后）此回是以情說法，警醒世人。黛玉因情凝思  
默度，忘其有身，忘其有病；而寶玉千屈萬折，因情忘其尊  
卑，忘其痛苦，并忘其性情。愛河之深無底，何可泛濫，一溺  
其中，非死不止。且泛愛者不專，新舊疊增，豈能盡了？其多  
情之心不能不流于無情之地，究其立意，倏忽千里而不自覺，  
誠可悲夫！

### 第三十六回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己卯回前）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  
人漸入金屋地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  
不愼哉，愼哉！（庚辰回前“地步”作“步位”）

（戚序回前）造物何尝作主张，任人稟受福修长。划藿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

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

（己卯夹）“孩子”二字愈见亲热，故后文连呼二声“我的儿”。（庚辰夹、戚序回）

比我的宝玉强十倍！

（己卯夹）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堕泪。加“我的”二字者，是明显袭人是彼の。然彼の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气又恨，宝玉罪有万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写此一句，观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庚辰夹“是彼の”作“是被的”。戚序“恨”作“愧”）

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伏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

（己卯夹）真好文字，此批得出者。（庚辰夹同。戚序“此批”作“写”）

说了那么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唬我。

（己卯夹）“唬”字妙！尔果〈条〉〔系〕明决男子，何得畏女子唬哉？（庚辰夹同。戚序“条”作“系”，“何得畏”作“何得”）

宝玉还要往外送。

（己卯夹）每逢此时就忘却严父，可知前云“为你们死也情愿”不假。（庚辰夹、戚序同）

（戚序回后）绛芸轩梦兆是金针暗度法。夹写月钱是为袭人渐入金屋地步。梨香院是明写大家蓄戏，不免奸淫奸之陋，可慎哉，慎哉！

##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 蘅蕪院諷和螃蟹咏

(己卯回前) 美人用别号，亦新奇花样，且韵且雅，呼去觉满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兴利除弊”之文也。(庚辰回前同。戚序回前“下回”作“下”)

(又) 此回才放笔写诗写词作札，看他诗复诗，词复词，札又札，总不相放。(庚辰回前、戚序回前“放”作“犯”。戚序回前“又札”作“复札”)

(又) 湘云诗客也，前回写之。其今才起社后，用不寂不离闲人数语数折，仍归社中，何巧活之笔如此！(庚辰回前同。戚序回前“不寂”作“不即”，“何巧活”作“巧活”。按：以上三条，戚序本原在第三十八回前，今并移系于此)

(戚序回前) 海棠名诗社，林、史傲秋闺。纵有八斗才，不如富贵儿。

上托大人金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

(己卯夹) 直欲喷饭，真好新鲜文字。(庚辰夹同。戚序“文字”作“之字”)

大人若视男是亲男一般。

(己卯夹) 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读令人不解，思之则喷饭。(庚辰夹同。戚序“喷饭”作“令人喷饭”)

男芸跪书。

(戚序) 一笑。

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

(己卯夹) 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将诸艳请来，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请，如何来，则必至有犯宝玉，终成重

复之文矣。(庚辰夹“一字工夫”作“一字夫”。戚序“却因”作“都因”，“有犯”作“齐犯”，无“矣”字)

你不救谁还敢呢。

(己卯夹) 必得如此，方是妙文。(庚辰夹、戚序同)

(又) 若也如宝玉说兴头<说>〔话〕，则不是黛玉矣。(庚辰夹同)

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

(己卯夹) “这是正经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口角。(庚辰夹“宝玉”作“宝玉的”)

(戚序) “正经大事”已妙，且<为>〔谓〕“平章”更妙。

人还不全呢。

(己卯夹) 妙！宝钗自有主见，真不诬也。(庚辰夹同。戚序作“宝钗自有主见”)

既是三姊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

(己卯夹) 看他又是一篇文字，分叙单传之法也。(庚辰夹同。戚序无“看他”、“也”三字)

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

(己卯夹) 看他写黛玉，真可人也。(庚辰夹同)

(戚序) 黛玉可人也。

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

(己卯夹) 未起诗社，先起别号。(庚辰夹、戚序同)

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

(己卯夹) 最妙！一个花样。(庚辰夹同。戚序作“最妙”)

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己卯夹) 妙极，趣极。所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看因一语便勾出一笑来，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样，（庚辰夹同）

（戚序）所谓“夫人必自悔然后人悔之”。看伊一语便勾出一美号来。

惜春、迎春都问是什么。

（己卯夹）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置〉之不序，故插他二人问。试思近日诸豪宴集，雄语伟辩之时，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然偏好问，亦真可厌之事也。（庚辰夹末少一“也”字）

（戚序）迎春、惜春固不能答言，然不便置之不叙，故插他二人问。近日诸豪宴集之时，坐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偏好问，亦可厌之事也。

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己卯夹）必有是问。（庚辰夹同）

“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

（己卯夹）真恰当，形容的尽。（庚辰夹同。戚序“真恰当”作“果真确当”）

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好。

（己卯夹）妙极，又点前文。通部中从头至末，前文已过者恐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来者恐来之突然，或先伏一线；皆行文之妙诀也。（庚辰夹同）

（戚序）又点前文。通部中从头至末，与后文先伏一线，行文妙绝。

小时候干的营生，还提他作什么。

（己卯夹）赧言如闻，不知大时又有何营生。（庚辰夹同）

（戚序）赧言如闻。

我们爱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

（己卯夹）更妙！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乱起，则成何文字？  
另一花样。（庚辰夹同，两评连写）

（戚序）只挨次一个一个乱起，便不成文。

白起个号作什么。

（己卯夹）假斯文、守钱虏来看这句。（庚辰夹同。戚序作“假斯文”）

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

（己卯夹）真正好题，妙在未起诗社，先得了题目。（庚辰夹同）

（戚序）真正好题。

若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

（己卯夹）真诗人语。（庚辰夹同。戚序“语”作“话”）

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了鬟们嘲笑。

（己卯夹）看他单写黛玉。（庚辰夹、戚序同）

如香烬未成便要罚。

（己卯夹）好香，专能撰此新奇字样。（庚辰夹同。按：此条乃评前文“甜梦香”者，安错了位置）

（戚序）好香。

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

（己卯夹）理岂不公。（庚辰夹同）

珍重芳姿昼掩门。

（己卯夹）宝钗诗全是自写身分，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穠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夹同。戚序到“才技为末”止）

冰雪招来露砌魂。

(己卯夹)看他清洁自厉，终不肯作一轻浮语。(庚辰夹同。戚序至“自厉”止)

淡极始知花更艳。

(己卯夹)好极！高情巨眼能几人哉？正“一鸟不鸣山更幽”也。(庚辰夹同。戚序无末句)

愁多焉得玉无痕。

(己卯夹)看他讽刺林、宝二人，省手。(庚辰夹同。戚序“林宝”作“宝黛”，无“省手”二字)

欲偿白帝凭清洁。

(己卯夹)看他收到自己身上来，是何等身分。(庚辰夹“收到自己”作“自己收到”)

(戚序)看他讽刺林，收到自己身上，是何等身分。

晓风不散愁千点。

(己卯夹)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庚辰夹同)

宿雨还添泪一痕。

(己卯夹)妙在终不忘黛玉。(庚辰夹同)

清砧怨笛送黄昏。

(己卯夹)宝玉再细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挂着黛玉，故手妥不警也。(庚辰夹同)

半卷湘帘半掩门。

(己卯夹)且不说花，且说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庚辰夹同。戚序“别致”作“令人阅之有别致”)

碾冰为土玉为盆。

(己卯夹)极妙！料定他自与别人不同。(庚辰夹“自”作“白”。戚序无“极妙”、“自”三字)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己卯夹）虚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脱落自己。（庚辰夹同）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己卯夹）看他终结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气。逸才仙品固让颦儿，温雅沉着终是宝钗，今日之作，宝玉自应居末。

（庚辰夹“到”作“道”）

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评的最公。

（己卯夹）话内细思，则似有不服先评之意。（庚辰夹同）

（戚序）似有不服之心。

当下别人无话。

（己卯夹）一路总不大写薛、林兴头，可见他二人并不着意于此。不写薛、林，正是大手笔，独他二人长于诗，必使他二人为之则板腐矣。全是错综法。（庚辰夹同）

（戚序）一路总不大写薛、林兴头，可见他二人不着意于此。不写薛、林，正是大手笔，是错综法。

且说袭人。

（己卯夹）忽然写到袭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终此诗社之文。（庚辰夹同）

（戚序）忽然写入妙袭人，看他如何终此诗社。

拿碟子盛东西与史湘云送去。

（己卯夹）线头却牵出，观者犹不理睬。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夺。（庚辰夹“不理睬”作“不理”。戚序“牵出”作“索出”，“犹不理睬”作“不理睬”，“思夺”作“思索”，两评连写）

却见桶子上碟槽空着。

(己卯夹)妙极，细极。因此处系依古董式样抠成槽子，故无此件此槽遂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解。(庚辰夹同。戚序“遂”作“随”，“不解”作“不能解矣”)

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

(己卯夹)自然好看，原该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象景而用。(庚辰夹“肯”作“背”。戚序作“自然好看，原该如此”)

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

(己卯夹)看他忽然夹写女儿囁囁一段，总不脱落正事。所谓此书一回是两段，两段中却有无限事体，或有一语透至一回者，或有反补上回者，综错穿插，从不一气直起，直泻至终为了。(庚辰夹“直泻”作“真泻”)

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

(己卯夹)宋，送也。随事生文，妙！(庚辰夹同。戚序无“妙”字)

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

(己卯夹)妙！(庚辰夹、戚序同)

再前日姑娘说这玛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顽罢。

(己卯夹)妙！隐这一件公案。余想袭人必要玛瑙碟子盛去，何必骄奢轻发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则无怪矣。(庚辰夹同)

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

(己卯夹)可见<起>〔越〕是好文字，不管怎样就有了。越用工夫越讲究笔墨，终成涂<雅>〔鸦〕。(庚辰夹“讲究”作“讲完”)

(戚序) 可见是好文字，不管怎么有了。

我却依韵和了两首。

(己卯夹) 更奇！想前四律已将形容尽矣，一首犹恐重犯，不知二首又从何处着笔。(庚辰夹同)

(戚序) 更奇！想前四首已将形容尽矣，此二首不知从何处着笔。

神仙昨日降都门。

(己卯夹) 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庚辰夹同。戚序作“落想便新奇”)

种得蓝田玉一盆。

(己卯夹) 好！“盆”字押得更稳，总不落彼三套。(庚辰夹同。戚序作“押得稳”)

自是霜娥偏爱冷。

(己卯夹) 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庚辰夹同。戚序无“又”字)

秋阴捧出何方雪。

(己卯夹) 拍案叫绝，压倒群芳，在此一句。(庚辰夹同)

(戚序) 压倒群英，在此一句。

岂令寂寞度朝昏。

(己卯夹) 真好！(庚辰夹同。戚序作“真妙”)

也宜墙角也宜盆。

(己卯夹) 更好！(庚辰夹同。戚序作“更妙”)

无奈虚廊夜已昏。

(己卯夹) 二首真可压卷。诗是好诗，文是奇奇怪怪之文，总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来〕压卷。(庚辰夹“未”作

“末”)

(戚序) 二首真可压卷。是奇怪之文，总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压卷。

宝钗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

(己卯夹) 却于此刻方写宝钗。(庚辰夹、戚序同)

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请下人了。

(己卯夹) 必得如此叮咛，阿呆兄方记得。(庚辰夹同)

(戚序) 必得如此叮咛呆子。

(戚序回后) 薛家女子何贞侠，总因富贵不须夸。发言行事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世人若肯平心度，便解云、钗两不暇。

###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己卯回前) 题曰“菊花诗”、“螃蟹咏”，偏自太君前，阿凤若许诙谐中不失体，鸳鸯、平儿宠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乐，写来似难入题，却轻轻用弄水戏鱼看花等游玩事及王夫人云“这里风大”一句收住入题，并无纤毫牵强。此重作轻抹法也，妙极，好看煞。(庚辰夹“偏”作“伪”，“戏鱼”作“戏鱼之”)

须要扰他这雅兴。

(己卯夹) 若在世俗小家，则云你是客在我们舍下，怎么反扰你的呢？一何可笑！(庚辰夹同。戚序“舍下”作“家”，“你的呢”作“他的”，“一何”作“益发”)

贾母因问“那一处好？”

(己卯夹) 必如此问方好。(庚辰夹、戚序同)

凭老太太爱在那一处，就在那一处。

（己卯夹）必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妙。（庚辰夹同。戚序“妙”作“好”）

看着水眼也清亮。

（己卯夹）知者乐水，岂其然乎？（庚辰夹“知”作“智”。戚序同）

这竹子桥规矩是咯吱咯喳的。

（己卯夹）如见其势，如临其上，非走过者必形容不到。（庚辰夹“非”作“飞”。戚序无“必”字，“不到”作“不出”）

芙蓉影破归兰棹，菱藕香深写竹桥。

（己卯夹）妙极！此处忽又补出一处，不入贾政试才一回，皆错综其势，不作一直笔也。（庚辰夹“忽又”作“忽有”，“其势”作“其事”。戚序“直笔”作“真笔”）

未及说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

（己卯夹）看他忽用贾母数语，闲闲又补出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令人遙忆不能一见。余则将欲补出枕霞阁中十二钗来，岂不又添一部新书？（庚辰夹同）

（戚序）看他忽用贾母语，闲闲又补出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

沒的倒叫他从神儿似的作什么。

（己卯夹）近之暴发专讲礼法，竟不知礼法，此似无礼，而礼法井井。所谓“整瓶不动半瓶搖”，又曰“习惯成自然”，真不谬也。（庚辰夹“讲礼法”作“讲理法”，“搖”作“接”。戚序“礼法井井”作“礼井井”）

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己卯夹）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画家有孤耸独出，则有攒



三聚五，疏疏密密，直是一幅百美图。（庚辰夹同）

（戚序）看他各人各式，如画家有攒三聚五，疏疏密密，真是一幅百美图。

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

（己卯夹）写壶非写壶，正写黛玉。（庚辰夹同。戚序作“非写壶，正写黛玉”）

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

（己卯夹）妙杯，非写杯，正写黛玉。“拣”字有神理。盖黛玉不善饮，此任兴也。（庚辰夹同）

（戚序）“拣”字有神理。盖黛玉不善饮，此天性也。

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

（己卯夹）伤哉，作者犹记矮脚船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庚辰夹同）

便蘸笔至墙上把头一个《忆菊》勾了，底下又赘了一个“蘅”字。

（己卯夹）妙极，韵极！（庚辰夹、戚序同）

把第八个《问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也赘一个“潇”字。

（己卯夹）这两个妙题，料定黛卿必喜，岂让他人作去哉？（庚辰夹、戚序“黛卿”作“黛玉”。庚辰夹“他人”作“人”。戚序“岂”作“岂肯”，无“哉”字）

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没趣。

（己卯夹）近之不读书暴发户，偏爱起一别号，一笑。（庚辰夹同）

（戚序）近之不读书者爱起一别号，可笑可笑。

忆菊，蘅芜君。

(己卯夹) 真用此号，妙极！(庚辰夹同)

这几句罢了。

(己卯夹) 总写宝玉不及，妙极！(庚辰夹“妙极”作“妙绝”。戚序作“宝玉不及”)

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

(己卯夹) 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极！(庚辰夹同)

(戚序) 总写宝玉不及。

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

(己卯夹) 且莫看诗，只看他偏于如许一大回诗后，又写一回诗，岂世人想的到的？(庚辰夹同)

(戚序) 且莫看诗，只看他于诗后又写诗，岂人世想的到的，奇极怪极！

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

(己卯夹) 看他这一说。(庚辰夹同。戚序“看他”作“可有”)

助情谁劝我千觞。

(戚序) 不脱自己身分。

(戚序回后) 请看此回中，闺中儿女能作此等豪情韵事，且笔下各能自尽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锦心绣口无庸赘瀆。其用意之深，奖劝之勤，读此文者亦不得轻忽，戒之。

###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戚序回前) 只为贫寒不拣行，富家趋入且逢迎。岂知着意无名利，便是三才最上乘。

众人见他进来，都忙站起来了。

(己卯夹) 妙文! 上回是先见平儿后见凤姐, 此则先见凤姐后见平儿也。何错综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 (庚辰夹同)

(戚序) 上回是先见平儿后见凤姐, 此又不同, 何错综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 妙妙!

平儿因问:“想是见过奶奶了?”

(己卯夹) 写平儿伶俐如此。(庚辰夹同。戚序“平儿”作“平儿到”)

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

(己卯夹) 是八月中当开窗时, 细致之甚! (庚辰夹同。戚序末多“也”字)

又有两个跑上来, 赶着平儿叫“姑娘”。

(己卯夹) 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 南俗曰娘娘, 此姑娘定是姑姑娘娘之称。每见大家风俗, 多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姑娘娘者。按此书中若干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前照饮食诸<赖>〔类〕, 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 此姑娘之称, 亦南北相兼而用无疑矣。(庚辰夹同)

(戚序) 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 南俗曰姑娘, 此定是姑姑姑娘之称。每见大家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姑姑娘者。按此书中千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器物饮食诸类, 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 此姑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者无疑矣。

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儿又来了。

(己卯夹) 分明几回没写到贾琏, 今忽闲中一语, 便补得贾琏这边天天闹热, 令人却如看见听见一般, 所谓不写之写也。刘姥姥眼中耳中, 又一番识面, 奇妙之甚! (庚辰夹同)

奶奶也不要了, 就越性送他使罢。

（己卯夹）交代过袭人的话，看他如此说，真比凤姐又甚一层，李纨之语不谬也。不知阿凤何福得此一人。（庚辰夹“何福”作“何等福”。戚序无“如此说，真”四字）

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

（己卯夹）妙极！连宝玉一并算入姊妹队中了。（庚辰夹同。戚序“妙极”二字在句末）

凤姐儿站着正说笑。

（己卯夹）奇奇怪怪文章。在刘姥姥眼中以为阿凤至尊至贵，普天下人都该站着说，阿凤独坐才是。如何今见阿凤都站哉？真妙文字！（庚辰夹“都该”作“独该”）

（戚序）奇文，都在刘姥姥眼中，以为阿凤至尊至贵，凡天下人都该站着，阿凤独坐才是，如何今见阿凤独站着哉？真正极妙文字！

口里说：“请老寿星安。”

（己卯夹）更妙！贾母之号何其多耶？在诸人口中则曰老太太，在阿凤口中则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则曰老菩萨，刘姥姥口中则曰老寿星者，却似有数人，想去则皆贾母，难得如此各尽其妙。刘姥姥亦善应接。（庚辰夹同）

（戚序）更妙！不知贾母之号何其多耶？众人曰老太太，阿凤曰老祖宗，僧曰老菩萨，姥姥曰老寿星，却似众人，想去则皆贾母，难得如此则各尽其妙。

那板儿仍是怯人，不知问候。

（己卯夹）“仍”字妙，盖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训者来看此句。（庚辰夹、戚序同）

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己卯夹）神妙之极！看官至此必愁贾母以何相称。谁知

公然曰老亲家，何等现成，何等重大，何等有情理。若云作者心中编出，余断断不信。何也？盖编得出者，断不能有这等情理。（庚辰夹同）

（戚序）神妙之极！

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令给刘姥姥换上。

（己卯夹）一段鸳鸯身分机势心机，〈口〉〔只〕写贾母也。

（庚辰夹同）

（戚序）鸳鸯身分写出来了。

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头，穿着大红袄儿，白绫裙子。

（己卯夹）刘姥姥口气如此。（庚辰夹、戚序同）

贾母足的看着火光急了方领众人进来。

（己卯夹）一段为后回作引，然偏于宝玉爱听时截住。（庚辰夹同）

（戚序）一段为后回作引。

（戚序回后）此回第一写势利之好财，第二写穷苦趋势之求财，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诗社，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听鬼之遗事，以振其余响，即此以点染宝玉之痴。其文真如环转，无端倪可指。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戚序回前）两宴不觉已深秋，惜春只如画春游。可怜富贵谁能保，只有恩情得到头。

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

（己卯夹）是八月尽。（庚辰夹同。戚序作“八月尽的光

景”)

只坐在一边吃茶。

(己卯夹) 妙! 若只管写薛姨妈来则吃饭, 则成何文理。

(庚辰夹同。戚序“来则”作“到来只”)

(戚序回后) 写贫贱辈低首豪门, 凌辱不计, 诚可悲夫! 此故作者以警贫贱, 而富室贵豪, 亦当于其间着意。

## 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 怡紅院劫遇母蝗虫

(庚辰回前) 此回櫳翠品茶, 怡红遇劫。盖妙玉虽以清淨无为自守, 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 老嫗只污得一杯, 见而勿用, 岂似玉兄日享洪福, 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故老嫗眠其床, 臥其席, 酒屁熏其屋, 却被<人袭>〔袭人〕遮过, 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 纨裤公子可不慎哉?

(戚序回前) 任呼牛马从来乐, 随分清高方可安。自古世情难意拟, 淡妆浓抹有千般。立松轩。

多喝点子也无妨。

(庚辰夹) 为登厕伏脉。

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 送到王夫人口边。

(庚辰夹) 妙极! 忽写宝玉如此, 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献芹之民之意, 令人酸鼻。

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 便也要佛手。

(庚辰夹) 小儿常情, 遂成千里伏线。

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 更觉好顽, 且当球踢着玩去, 也就不要佛手了。

（庚辰夹）〈抽〉〔柚〕子即今香团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踏。

（庚辰夹）茶下“糟踏”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

（戚序回后）刘姥姥之憨从利，妙玉尼之怪图名，宝玉之奇，黛玉之妖，亦自敛迹。是何等画工，能将他人之天王，作我卫护之神祇？文技至此，可为至矣！

##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兰言解疑癖

### 潇湘子雅謔补余香

（庚辰回前）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戚序回前）谁说诗书解误人，豪华相尚失天真。见得古人原立意，不正心身总莫论。

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崇，一个与大姐儿送崇。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庚辰夹）岂真送了就安稳哉？盖妇入之心意皆如此，即不送，岂有一夜不睡之理？作者正描愚人之见耳。

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

（庚辰夹）一篇愚妇无理之谈，实是世间必有之事。

我倒笑的动不得了。

（庚辰夹）看他刘姥姥笑后复一笑，亦想不到之文也。听宝

卿之评，亦千古定论。

（戚序回后）摹写富贵，至于家人女子无不妆点，论诗书，讲画法，皆尽其妙，而其中隐语，惊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诚佛菩萨之用心也，读者不可因其浅近而渺忽之。

###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戚序回前）了与不了在心头，迷却原来难自由。如有如无谁解得，相生相灭第传流。

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

（庚辰夹）贾母犹云“好生乐一日”，可见逐日虽乐，皆还不趁心也。所以世人无论贫富，各有愁肠，终不能时时遂心如意。此是至理，非不足语也。

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大家凑分子。

（庚辰夹）原来〈请〉〔凑〕分子是小家的事。近见多少人家红白事一出，且筹算分子之多寡，不知何说。

多少尽着这钱去办，你道好顽不好顽？

（庚辰夹）看他写与宝钗作生日后，又偏写与凤姐作生日。阿凤何人也，岂不为彼之华〈诞〉〔诞〕大用一回笔墨哉？只是亏他如何想来，特写于宝钗之后，较姊妹胜而有余；于贾母之前，较诸父母相去不远。一部书中，若一个一个只管写过生日，复成何文哉？故起用宝钗，盛用阿凤，终用贾母，各有妙文，各有妙景。余者诸人，或一笔不写，或偶因一语带过，或丰或简，其情当理合，不表可知，岂必谆谆死笔，按数而写众人之生日哉？ 迥不犯宝钗。

我替你出了罢。



(庚辰夹) 必如是方妙。

依你怎么样呢？

(庚辰夹) 又写阿凤一<详>〔评〕，更妙！若一笔直下，有何趣哉？

说的贾母与众人都大笑起来了。

(庚辰夹) 写阿凤全付精神，虽一戏，亦人想不到之文。分位虽低，钱却比他们多。

(庚辰夹) 惊魂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自>〔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子弟乎？

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

(庚辰夹) 纯写阿凤，以衬后文。

不如拘来咱们乐。

(庚辰夹) 纯写阿凤，以衬后文。二人形景如见，语言如闻，真描画的到。

越性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

(庚辰夹) 所以特受用了，才有璉卿之变。乐极生悲，自然之理。

凤姐儿笑道。

(庚辰夹) “笑”字就有神情。

等不够了我再给你。

(庚辰夹) 可见阿凤处处心机。

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

(庚辰夹) 此言不假，伏下后文短命。尤氏亦能干事矣，惜不能劝夫治<字>〔家〕，惜哉痛哉！

他两个还不敢收。

（庚辰夹）阿凤声势亦甚矣。

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方定了。

（庚辰夹）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今儿是正经社日，可别忘了。

（庚辰夹）看书者已忘，批书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忽写此事，真忙中愈忙，紧处愈紧也。

想必他只图热闹，把清雅就丢开了。

（庚辰夹）此独宝玉乎？亦骂世人。余亦〈为〉〔谓〕宝玉忘了，不然，何不来耶？

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

（庚辰夹）奇文。

说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

（庚辰夹）奇文，信有之乎？花团锦簇之日偏如此写法。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

（庚辰夹）奇奇怪怪，不知为何？看他下文怎样。

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

（庚辰夹）近闻刚丙庙，又有三教庵，以如来为尊，太上为次，先师为末，真杀有余辜。所谓此书救世之溺不假。

“荷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

（庚辰夹）妙极！用《洛神赋》〈潜〉〔赞〕洛神，本地风光，愈觉新奇。

一齐来至井台上，将炉放下。

（庚辰夹）妙极之文。宝玉心中拣定是井台上了，故意使

茗烟说出，使彼不犯疑猜矣。宝玉亦有欺人之才，盖不用耳。

含泪施了半礼。

（庚辰夹）奇文。云只施半礼，终不知为何事也。

茗烟答应，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几个头，口内祝道……说毕，又磕几个头，才爬起来。

（庚辰夹）忽插入茗烟一篇流言，粗看则小儿细语，亦甚无味，细玩则大有深意。试思宝玉之为人，岂不应有一极伶俐乖巧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厢记》中双文降香第三〈柱〉〔柱〕则不语，红娘则〈待〉〔代〕祝数语，直将双文心事道破。此处若写宝玉一祝，则成何文字。若不祝，直成一〈诮〉〔哑〕谜，如何散场。故写茗烟一戏，直戏入宝玉心中，又发出前文，又可收后文，又写茗烟素日之乖觉可人，且衬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礼待嫁的女儿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气不待写而全现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将宝玉当作一个极轻俊羞怯的女儿看，茗烟则极乖觉可人之丫鬟也。

宝玉听他没说完，便撑不住笑了。

（庚辰夹）方一笑，盖原可发笑。且说的合心，愈见可笑也。

休胡说，看人听见笑话。

（庚辰夹）也知人笑，更奇。

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

（庚辰夹）亦知这个大，妙极！

赶着进城，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

（庚辰夹）这是大通的意见，世人不及的去处。

这马总没大骑的，手里提紧着。

（庚辰夹）看他偏不写凤姐那样热闹，却写这般清冷，真

世人意料不到这一篇文字也。

只见玉钊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

（庚辰夹）总是千奇百怪的文字。

再一会子不来，都反了。

（庚辰夹）是平常言语，却是无限文章，无限情理，看至后文再细思此言，则可知矣。

玉钊儿不答，只管擦泪。

（庚辰夹）无限情理。

一面又问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么，可唬着了。

（庚辰夹）奇文毕肖。

（戚序回后）攒金办寿家常乐，素服焚香无限情。

（又）写办事不独熙凤，写乡情不漏亡人。情之所钟，必让若辈，此所谓“情情”者也。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戚序回前）云雨谁家院，飘来花自奇。莺莺燕燕斗芳菲。枝枝因风滴玉露，正春时。

趁着尽力灌丧两钟罢。

（庚辰夹）闲闲一戏语，伏下后文，令人可伤，所谓盛筵难再。

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

（庚辰夹）如见其形。

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

（庚辰夹）奇极！先打平儿，可是世人想得着的。

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风来。

（庚辰夹）天下小人大都如是。

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

（庚辰夹）天下奸雄妒妇恶妇大都如是，只是恨无阿凤之才耳。

连二爷要杀我呢！

（庚辰夹）瞧他称呼。

原来平儿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

（庚辰夹）可知吃蟹一回，非闲文也。

宝钗劝道：“你是个明白人。”

（庚辰夹）必用宝钗评出，方是身分。

忽见李纨打发了头来唤他，方忙忙的去。

（庚辰夹）忽使平儿在绛芸轩中梳妆，非（但）世人想不到，宝玉亦想不到者也。作者费尽心机了。写宝玉最善闺阁中事，诸如胭脂等类，不写成别致文章，则宝玉不成宝玉矣。若要写又不便特为此费一番笔墨，故思及借人发端。然借人又无人，若袭人辈则逐日皆如此，又何必拣一日细写，似觉无味。若宝钗等又系姊妹，更不便来细搜袭人之妆奁，况也是自幼知道的了。因左想右想，须得一个又甚亲，又甚疏，又可唐突，又不可唐突，又和袭人等极亲，又和袭人等不大常处，又得袭人辈之美，又不得袭人辈之修饰一人来，方可发端，故思及平儿一人方如此，故放手细写绛芸闺中之什物也。

今日是金钊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

（庚辰夹）原来为此。宝玉之私祭，玉钊之潜哀，俱针对矣。然于此刻补明，又一法也。真〈十〉〔千〕变万化之文。万法俱备，毫无脱漏，真好书也。

黄黄脸儿。

（庚辰夹）大妙大奇之文，此一句便伏下病根了，草草看去，便可惜了作者行文苦心。

说着，也滴下泪来了。

（庚辰夹）妇人女子之情毕有，但世之大英雄羽翼偶摧，尚按剑生悲，况阿凤与平儿哉？所谓此书真是哭成的。

说着，又哭了。

（庚辰夹）辖治丈夫，此是首计。懦夫来看此句。

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

（庚辰夹）妙！不敢自说没不是，只论多少，懦夫来<者>〔看〕。

鲍二的媳妇吊死了。

（庚辰夹）<到>〔倒〕也有气性。只是又是情累一个，可怜。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庚辰夹）写阿凤如此。

凤姐儿笑道。

（庚辰夹）偏于此处写阿凤笑，<杯>〔坏〕哉阿凤！告不成倒问他个“以尸讹诈”！

（庚辰夹）写阿凤如此。

贾璉又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帐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

（庚辰夹）大<敝>〔弊〕小<敝>〔弊〕，无一不到。

便仍然奉承贾璉。

（庚辰夹）为天下夫妻一哭。

（戚序回后）富贵少年多好色，那如宝玉会风流。阎王、夜叉谁曾说，死到临头身不由。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語

### 風雨夕悶制風雨詞

(戚序回前) 富貴榮華春暖，夢破黃糧愁晚。金玉作樓台，也是戲場妝點。莫緩，莫緩，遺却靈光不遠。

你們听听，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斤拔兩的話出來。

(庚辰夾) 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將萬句話來並成一句，說死那人，畢肖。

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裡幫忙。

(庚辰夾) 自忙不暇，又加上一個“幫”字，可笑可笑。所謂《春秋》筆法。

夜復漸長。

(庚辰夾) “復”字妙！補出寶釵每年夜長之事，皆《春秋》字法也。

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

(庚辰夾) <代>〔燈〕下<收>〔秋〕夕。寫針線下“商議”二字，直將寡母訓女多少溫存活現在紙上。不寫阿呆兄，已見阿呆兄終日醉飽優游，怒則吼，喜則跃，家務一概無聞之形景畢露矣。《春秋》筆法。

我長了今年十五歲。

(庚辰夾) 黛玉才十五歲，記清。

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裡。

(庚辰夾) 寶釵此一戲，直抵過通部黛玉之戲寶釵矣，又懇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凿，又不牽強。黛玉

因识得宝钗后方吐真情，宝钗亦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法，非细心看不出。

（又）细<心>〔思〕二人此时好看之极，真是儿女小窗中喁喁也。

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

（庚辰夹）通部众人必从宝钗之评方定，然宝钗亦必从颦儿之评始可，何妙之至！

宝玉忙问：“今儿好些？”

（庚辰夹）一句。

吃了药没有？

（庚辰夹）两句。

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

（庚辰夹）三句。

羞的脸飞红，便扶在桌上嗽个不住。

（庚辰夹）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

宝玉却不留心。

（庚辰夹）必云“不留心”方好，方是宝玉。若着心又有何文字，且直是一时时猎色一贼矣。

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

（庚辰夹）直与后部宝钗之文遥遥针对。想彼姊妹房中婆子丫鬟皆有，随便皆可遣使。今宝玉独云婆子而不云丫鬟者，心内已度定丫鬟之为人，一言一事，无论大小，是方无错谬者也，一何可笑！

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



(庚辰夹) 几句闲话，将潭潭大宅夜间所有之事，描写一尽。虽偌大一园，且值秋冬之夜，岂不寥落哉？今用老妪数语，更写得每夜深人定之后，各处（灯）光灿烂，人烟簇集，柳陌之（上），（花）巷之中，或提灯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络绎人迹不绝，不但不见寥落，且觉更胜于日间繁华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写出。又伏下后文，且又趁出后文之冷落。此闲话中写出，正是不写之写也。脂砚斋评。

(戚序回后) 请看赖大，则知贵家奴婢身分，而本主毫不以为过分。习惯自然，故是有之。见者当自度是否可也。

####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庚辰回前) 此回亦有本而笔，非泛泛之笔也。

(又) 只看他题纲用“<道>〔尴〕尬”二字于邢夫人，可知包藏含蓄文字之中莫能量也。

(戚序回前) 裹脚与缠头，欲觅终身伴。顾影自为怜，静住深深院。好事不称心，恶语将人慢。誓死守香闺，远却杨花片。

你知道你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

(庚辰夹) 说得得体。我正想开口一句不知如何说，如此则妙极是极。如闻如见。

不如躲了这里。

(庚辰夹) 终不免女儿气，不知躲在那里方无人来罗皂，写得可怜可爱。

平儿听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枫树底下。

(庚辰夹) 随笔带出妙景，正愁园中草木黄落，不想看此

一句，便恍如<值>〔置〕身于千霞万锦，绛雪红霜之中矣。

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

（庚辰夹）余按此一算，亦是十二钗，真镜中花，水中月，云中豹，林中之鸟，穴中之鼠，无数可考，无人可指，有迹可追，有形可据，九曲八折，远响近影，迷离烟灼，纵横隐现，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现千手千眼大游戏法也，脂砚斋。

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庚辰夹）此语已可伤，犹未各自干各自去，后日更有各自之处也，知之乎？

不是别个，正是宝玉走来。

（庚辰夹）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他爹的名字叫金彩。

（庚辰夹）姓金名彩，由鸳鸯二数字化出，因文而生文也。

他哥哥金文翔。

（庚辰夹）更妙！

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浆洗的头儿。

（庚辰夹）只鸳鸯一家，写的荣府中人各有各职，如目已睹。

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

（庚辰夹）千奇百怪，王夫人亦有罪乎？老人家迁怒之言必应如此。

宝玉听说，忙站起来。

（庚辰夹）宝玉亦有罪了！

凤姐儿也不提我。

（庚辰夹）阿凤也有了罪。奇奇怪怪之文，所谓《石头记》不是作出来的。

（戚序回后）鸳鸯女从热闹中别具一副肠胃，“不轻许人”一事，是宦途中药石仙方。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毒打

####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戚序回前）不是同人，且莫浪作知心语。似假如真，事事应难许。着紧温存，白雪阳春曲。谁堪比，船上娶离，未解奸侠起。

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个。”

（庚辰夹）老实人言语。

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

（庚辰夹）忽提此人，使我堕泪。近几回不见提此人，自谓不表矣，乃忽于此处柳湘莲提及，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

他吩咐不许跟去，谁还敢找去。

（庚辰夹）亦如秦法自误。

（戚序回后）自斗牌一节，写贵家长上之尊重，卑幼之侍奉。遭打一节，写薛蟠之呆，湘莲之豪，薛母、宝钗之言，无不逼真。

####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庚辰回前）题曰“柳湘莲走他乡”，必谓写湘莲如何走，

今却不写，反细写阿呆兄之游艺了心，却湘莲之分内走者而不细写其走，反写阿呆不应走而写其走。文牵<岐>〔歧〕路，令人不识者如此。

（又）至“情小妹”回<申>〔申〕，方写湘莲文字，真神化之笔。

（戚序回前）心地聪明性自灵，喜同雅品讲诗经，姣柔倍觉可怜形。皓齿朱唇真袅袅，痴情专意更娉娉，宜人解语小星星。

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

（庚辰夹）作书者曾吃此亏，批书者亦曾吃此亏，故特于此注明，使后人深思默戒。脂砚斋。

倒是慢慢的打听著，有知道来历的，买个还罢了。

（庚辰夹）闲言过耳无迹，然已伏下一事矣。

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

（庚辰夹）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青年罹祸，命运乖蹇，<足>〔至〕为侧室，且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故欲令入园，终无可入之隙，筹画再四，欲令入园必呆兄远行后方可。然阿呆兄又如何方可远行？曰：名不可，利不可，正事不可，必得万人想不到自己忽一发机之事方可，因此思及情之一字，<及>〔乃〕呆素所误者，故借“情误”二字生出一事，使阿呆游艺之志已坚，则菱卿入园之隙方妥。回思因欲香菱入园，是写阿呆情误；因欲阿呆情误，先写一赖尚<华>〔荣〕；实委婉严密之甚也。脂砚斋评。

你趁着这个工夫，教给我作诗罢。

（庚辰夹）写得何其有趣！今忽见菱卿此句，合卷从纸上另走出一姣小美人来，并不是湘、林、探、凤等一样口气声色。真神骏之技，虽驰驱万里而不见有倦怠之色。

只见平儿忙忙的走来。

（庚辰夹）“忙忙”二字奇，不知有何妙文。

你既来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邻舍去？

（庚辰夹）是极，恰是戏言，实欲支出香菱去也。

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

（庚辰夹）“呆头呆脑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聪敏伶俐，究竟看来他行为也只平平。今以“呆”字为香菱定评，何等妩媚之至也！

好姑娘，别混我。

（庚辰夹）如闻如见。

宝钗正告诉他们说他梦中说梦话。

（庚辰夹）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盥〕〔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缕〕〔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

（戚序回后）一扇之微，而害人如此其毒，藏之者固是无味，构求者更觉可笑，多少没天理处，全不自觉。可见好爱之端，断不可生。求古董于古坟，争盆景而荡产，势所必至，可不慎诸？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庚辰回前）此回系大观园集十二正钗之文。

（戚序回前）此回原为起社，而起社却在下回。然起社之地，起社之人，起社之景，起社之题，起社之酒肴，色色皆备，真令人跃然起舞。

凤姐儿冷眼敲敲岫烟心性为人，竟不象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

（庚辰夹）音颠夺，心内忖度也。

说着又指着黛玉。湘云便不则声。

（庚辰夹）是不知道黛玉病中相谈赠燕窝之事也。脂砚。那宝琴年轻心热。

（庚辰夹）四字道尽，不犯宝钗。脂砚斋评。

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

（庚辰夹）我批此书竟得一秘诀以告诸公：凡野史中所云才貌双全佳人者，细细通审之，只得一个粗知笔墨之女子耳。此书凡云知书识字者，便是上等才女，不信时只看他通部行为及诗词诙谐皆可知。妙在此书从不肯自下评注，云此人系何等人，只借书中人闲评一二语，故不得有未密之缝被看书者指出，真狡猾之笔耳。

鹤势螂形。

（庚辰夹）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以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俊俏，闲取一螂，观其仰头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

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

（庚辰夹）联诗极雅之事，偏于雅前写出小兒啖膾茹血极腌臢的事来，为锦心绣口作配。

我为芦雪庵一大哭。

（庚辰夹）大约此话不独黛玉，观书者亦如此。

（戚序回后）此文线索在斗篷。宝琴翠羽斗篷，贾母所赐，言其亲也。宝玉红猩猩毡斗篷，为后雪披一衬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宫裁斗篷是哆啰呢，昭其质也。宝钗斗篷是莲青斗纹锦，致其文也。贾母是大斗篷，尊之词也。凤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云有斗篷不穿，著其异样行动也。岫烟无斗篷，叙其穷也。只一斗篷，写得前后照耀生色。

（又）一片含梅咀雪文字，偏从雉肉鹿肉鹤鹑肉上以〈煊〉〔渲〕染之，点成异样笔墨，较之雪吟雪赋诸作，更觉幽秀。

##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戚序回前）此回着重在宝琴，却出色写湘云。写湘云联句极敏捷聪慧，而宝琴之联句不少于湘云，可知出色写湘云，正所以出色写宝琴。出色写宝琴者，全为与宝玉提亲作引也。金针暗度，不可不知。

起首恰是李氏。

（庚辰夹）一定要按次序，恰又不按次序，似脱落处而不脱落，文章歧路如此。（按：此评原误入正文，今参照各本改为评语。）

回来还罚宝玉，他说不会联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

（庚辰夹）想此刻宝玉已到庵中矣。

宝钗只得依允。

（庚辰夹）想此刻二玉已会，不知肯见赐否？

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来。

（庚辰夹）冬日午后景况。

原来这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香

款兰蕙。

（庚辰夹）一篇红梅赋。

门斗上有“暖香坞”三个字。

（庚辰夹）看他又写出一处。从起至末一笔一部之文，也有千万笔成一部之文，也有一二笔成一部之文也。有如“试才”一回，起若都说完，以后则索然无味，故留此几处以为后文之点染也。此方活泼不板，眼目屡新。

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觉温香拂脸。

（庚辰夹）各处皆如此，非独因“暖香”二字方有此景，戏注于此，以博一笑耳。

鸦没雀静的。

（庚辰夹）这四个字俗语中常闻，但不能落纸笔耳，便欲写时究竟不知系何四字，今如此写来，真是不可移易。

（戚序回后）诗词之俏丽，灯谜之隐秀不待言，须看他极整齐，极参差，愈忙迫，愈安闲，一波一折，路转峰回，一落一起，山断云连，各人局度，各人情性都现。至李纨主坛而起句却在凤姐，李纨主坛而结句却在最少之李绮，另是一样弄奇。

（又）最爱他中幅惜春作画一段，似与本文无涉，而前后文之景色人物，莫不筋动脉摇，而前后文之起伏照应，莫不穿插映带。文字之奇，难以言状。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戚序回前）文有一语写出大景者，如园中不见一女子句，俨然大家规模。疑是姑娘一语，又俨然庸医口角，新医行医。笔大如椽。



不如另作两首为是。

（庚辰夹）如何？必得宝钗此驳，方是好文。后文若真另作亦必无趣，若不另作又有何法省之。看他下文如何。

黛玉忙拦道。

（庚辰夹）好极，非黛玉不可。脂砚。

这话正是了。

（庚辰夹）余谓颦儿必有尖语来讽，不望竟有此饰词代为解释，此则真心以待宝钗也。

“只管留着。”宝钗听说，方罢了。

（庚辰夹）此为三染无痕也。妙极！天〈花〉〔衣〕无缝之文。

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

（庚辰夹）“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

小姑娘们冷风朔气的。

（庚辰夹）“朔”字又妙！朔作韶，北音也。用〈比〉〔此〕音，奇想奇想。

（戚序回后）此回再从猜谜着色，便用前回重复，且又是一幅即景联诗图矣，成何趣味？就灯谜中生一番讥评，别有清思，迥非凡艳。

（又）〈阁〉〔搨〕起灯谜，接入袭人了，却不就袭人一面写照，作者大有苦心。盖袭人不盛饰，则非大家威仪，如盛饰，又岂有母临危而盛饰者乎？在凤姐一面，于衣服车马仆从房屋铺盖等物，一一检点，色色亲嘱，既得掌家人体统，而袭人之俊俏风神毕现。

（又）文有数千言写一琐事者，如一吃茶，偏能于未吃以前既吃以后，细细描写，如一拿银，偏能于开柜时生无数波折，

平银时又生无数波折，心细如发。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戚序回前）写黛玉弱症的是弱症，写晴雯时症的是时症；写湘云性快的是快性，写晴雯性傲的是傲性。彼何人斯，而具肖物手段如此！

只是疑他为什么忽然间瞒起我来。

（庚辰夹）宝玉一篇推情度理之谈，以射正事，不知何如。

只闻麝月悄问道：“你怎么就得了的？”

（庚辰夹）妙！这才有神理，是平儿说过一半了。若此时从宝玉口中从头说起一原一故，直是二人特等宝玉来听方说起也。

拿着这支镯子，说是小丫头子坠儿偷起来的，被他看见，来回二奶奶的。

（庚辰夹）妙极！红玉既有归结，坠儿岂可不表哉？可知奸贼二字是相连的，故情字原非正道，坠儿原不情，也不过一愚人耳，可以传奸，即可以为盗。二次小窃皆出于宝玉房中，亦大有深意在焉。

里面藏着些真正汪恰洋烟。

（庚辰夹）汪恰，西洋一等宝烟也。

眼泪鼻涕登时齐流。

（庚辰夹）写得出。

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

（庚辰夹）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

滴髓之至情至神也。岂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

给了你小妹妹。

（庚辰夹）“小”字更妙，盖王夫人之末女也。

只微笑点了点头儿。马已过去。

（庚辰夹）总为后文伏线。

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

（庚辰夹）奇文，真狡黠女儿之语也。

唬的小丫头纂儿忙进来问：“姑娘作什么？”

（庚辰夹）此“姑娘”亦姑姑娘娘之称，亦如贾琏处小厮呼平儿，皆南北互用一语也。脂砚。

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

（庚辰夹）是病卧之时。

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不好。

（庚辰夹）“侄女”二字妙！余前往不谬。

那里又找哦罗嘶国的裁缝去。

（庚辰夹）妙谈！

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

（庚辰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

（戚序回后）此回前幅以药香花香联络为章法，后幅以西洋鼻烟、西洋依弗哪药、西洋画儿、西洋诗、西洋哦罗嘶国雀金裘联络为章法，极穿插映带之妙。

（又）写宝玉写不尽，却于仆从上描写一番，于管家见时描写一番，于园工诸人上描写一番。园中马是慢慢行，出门后又是一阵烟，大家气象，公子局度如画。

（又）中一段写黛玉与宝玉满怀愁绪，有口难言，说不出

一种凄凉，真是吴道子画顶上园光。

###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臧序回前）“除夕祭宗祠”一题极博大，“元宵开夜宴”一题极富丽。拟此二题于一回中，早令人惊心动魄，不知措手处。乃作者偏就宝琴眼中款款叙来，首叙院宇匾对，次叙抱厦匾对，后叙正堂匾对，字字古艳。槛以外槛以内是男女分界处，仪门以外仪门以内是主仆分界处，献帛献爵择其人，应昭应穆从其讳，是一篇绝大典制文字。最高妙是神主看不真切一句，最苦心是用贾蓉为槛外传蔬人，用贾芷为仪门传蔬人，体贴入细。噫！文心至此，脉绝血枯矣！谁是知音者？

迎春、岫烟皆过去朝夕侍药。

（庚辰夹）妙在一人不落，事事皆到。

李婶之弟又接了李婶和李纹、李绮家去住几日。

（庚辰夹）来的也有理，去的也有情。

御田胭脂米二石。

（庚辰夹）《在园杂字》〔志〕曾有此说。

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

（庚辰夹）是庄头口中语气。脂砚。

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庚辰夹）新鲜趣语。

前儿我听见凤姑娘。

（庚辰夹）此亦南北互用之文，前注不谬。

夜夜招聚匪类赌钱。

（庚辰夹）这一回文字断不可少。

其取便快乐另与这边不同的。

(庚辰夹) 又交代一个。

(戚序回后) 叙元宵一宴，却不叙酒何以清，菜何以馨，客何以盛，令何以行，先于香茗古玩上〈煊〉〔渲〕染，几榻坐次上铺叙，隐隐为下回张本，有无限含蓄，超迈獭祭者百倍。

(又) 前半整饬，后半疏落，浓淡相间。祭宗祠在宁府，开夜宴在荣府，分叙不犯手。是作者胸有成竹处。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庚辰回前) 首回楔子内云：古今小说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犹未泄真，今借老太君一写，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凤姐乃太君之要紧陪堂，今题“斑衣戏彩”，是作者酬我阿凤之劳，特贬贾珍，琏辈之无能耳。

(戚序回前) 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可怜立业英雄辈，遗脉谁知祖父恩。

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

(庚辰夹) 细腻之极！一部大观园之文皆若食肥蟹，至此一句，则又三月于镇江江上啖出网之鲜鲟矣。

(戚序回后) 读此回者凡三变。不善读者徒赞其如何演戏，如何行令，如何挂花灯，如何放爆竹，目眩耳聋，接应不暇。少解读者赞其坐次有伦，巡酒有度，从演戏渡至女先，从女先渡至凤姐，从凤姐渡至行令，从行令渡至放花爆，脱卸下来，井然秩然，一丝不乱。会读者须另具卓识，单着眼史太君一席话，将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齐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傀儡〉〔块垒〕，画一幅行乐图，铸一面

菱花镜，为全部总评。噫！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谅，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戚序回前）此回接上文，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别有清凉滋味。

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

（庚辰夹）这是小姐身分耳，阿凤未出阁想亦如此。

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儿拣择施行。

（庚辰夹）可知虽有才干，亦必有羽翼方可。

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

（己卯夹）阿凤有才处全在择人，收纳膀<背>〔臂〕羽翼，并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这方是大才。（庚辰夹“倚”作“以”）

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

（己卯夹）凤姐之才又在能买邀人心。（庚辰夹“买邀”作“邀买”）

（戚序回后）噫！事亦难矣哉！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

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戚序回前）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齐谐》莫能载也。

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

（己卯夹）反点题，文法中又一变体也。（庚辰夹同）

说了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

（己卯夹）作者又用金蝉脱壳之法。（庚辰夹同）

“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于事又甚妥。”李纨平儿都道：“是极。”

（己卯夹）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是随时俯仰，彼则逸才逾蹈也。（庚辰夹“此是”作“此时”）

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

（己卯夹）这是探春敏智过人处，此讽亦不可少。（庚辰夹同）

前儿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好的很呢。

（己卯夹）夹写大观园中多少儿女家常闲景，此亦补前文之不足也。（庚辰夹同）

除了我们大观园，更又有这一个园子？

（己卯夹）写园可知。（庚辰夹同）

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

（己卯夹）写人可知。妙在并不说更强二字。（庚辰夹“并

不”作“更不”)

他生的倒也还干净。

(己卯夹) 妙! 在玉卿身上只落了这两个字, 亦不奇了。

(庚辰夹“卿”作“乡”)

不知有何话说。

(己卯夹) 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庚辰夹同)

(戚序回后) 探春看得透, 拿得定, 说得出, 办得来, 是有才干者, 故赠以“敏”字。宝钗认的真, 用的当, 责的专, 待的厚, 是善知人者, 故赠以“识”字。“敏”与“识”合, 何事不济?

(又) 叙园圃事极板重, 却极活泼, 营心孔方, 带以图记, 劳形案牍, 不费歌吟, 高人焉肯以书香混于铜臭也哉?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戚序回前) 作者发无量愿, 欲演出真情种, 性地圆光, 遍示三千, 逐滴泪为墨, 研血成字, 画一幅大慈大悲图。

一人手托着腮颊出神, 不是别人, 却是宝玉。

(己卯夹) 画出宝玉来, 却又不画阿颦, 何等笔力! 偏不从鹃写却写一雁, 更奇是仍归写鹃。(庚辰夹“偏”作“使”)

敢是他犯了呆病了?

(己卯夹) 写妍憨女儿之心, 何等新巧! (庚辰夹同)

宝玉听了, 吃了一惊, 忙问: “谁? 往那个家去?”

(己卯夹) 这句不成话, 细读细嚼, 方有无限神<清磁>(情滋)味。(庚辰夹“话”作“写”)

宝玉笑道。

(己卯夹) “笑”字奇甚! (庚辰夹同)



(又)看湘云醉臥青石，满身花影，宛若百十名姝抱云笙月鼓而簇拥太真者。

## 第六十三回 寿怡紅群芳开夜宴

###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戚序回前)此书写世人之富贵子弟易流邪鄙，其作长上者有不能稽查之处。如宝玉之夜宴，始见之文雅韵致，细思之，何事生端不基于此？更能写贾蓉之恶赖无耻，亦世家之必有者。读者当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说为念，方能领会作者之用意也，戒之！

且忙着卸妆宽衣。

(己卯夹)〈九〉〔凡〕吃酒从未先如此者。此独怡红风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总是与世人两样的，知子莫过母也。(庚辰夹“九吃酒”作“凡吃酒”，“怡红”作“抬红”)

当时芳官满口嚷热。

(己卯夹)余亦此时太热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时思此热，果然一梦矣。(庚辰夹同)

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

(己卯夹)帖文亦蹈俗套之〈臥〉〔外〕。(庚辰夹同)

我说你是无才的。

(己卯夹)用芳官一骂有趣。(庚辰夹同)

佩凤、偕鸾两个去打秋千顽耍。

(己卯夹)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戏，故写不及探春等人也。(庚辰夹同)

他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一并起居才放

心。

（己卯夹）原为放心而来，终是放心而去，妙甚！（庚辰夹同）

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顽。

（己卯夹）妙极之顽，天下有是之顽亦有趣甚。此语余亦亲闻者，非偏有也。（庚辰夹“偏”作“编”）

（戚序回后）宝玉品高性雅，其终日花围翠绕，用力维持其间，淫荡之至，而能使旁人不觉，被人不厌。贾蓉不分长幼微贱，纵意驰骋于中，恶习可恨。二人之形景天渊而终归于邪，其滥一也，所谓五十步之间耳。持家有意于子弟者，揣此以照察之可也。

##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戚序回前）此一回紧接贾敬灵柩进城，原当铺叙宁府丧仪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凤理丧，已描写殆尽，若仍极力写去，不过加倍热闹而已。故书中于迎灵送殡极忙乱处，却只闲闲数笔带过，忽〈挥〉〔插〕入钗、玉评诗、琏、尤赠佩一段闲雅文字来，正所谓急脉缓受也。

又叫将那龙文薰。

（戚序）子之切，小鼎也。

“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

（戚序）《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

（戚序回后）五首新诗何所居？颦儿应自日欷歔。柔肠一段千般结，岂其寻常望雁鱼？

(又)五百年风流债，一见了偏作怪。你贪我爱自难休，天巧姻缘浑无奈。

(又)父母者于子女间，莫失教训说前缘。防微之处休弛纵，严厉才能真爱怜。

##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戚序回前)笔笔叙二姐温柔和顺，高凤姐十倍，言语行事，胜凤姐五分，堪为贾琏二房，所以深著凤姐不念宗祀血食，为贾宅第一罪人。《纲目》书法。

(又)文有双管齐下法，此文是也。事在宁府，却把凤姐之奸毅刻薄，平儿之任侠直鲠，李纨之号菩萨，探春之号玫瑰，林姑娘之怕倒，薛姑娘之怕化，一时齐现，是何等妙文。

尤三姐便知其意。

(己卯夹)全用醍醐<贯>〔灌〕顶，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庚辰夹“贯”作“灌”)

不用姐姐开口，先便滴泪泣道。

(己卯夹)全用如是等语，一洗孽障，(庚辰夹同)

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

(己卯夹)奇，不知何为。(庚辰夹同)

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

(己卯夹)有理之极！(庚辰夹同)

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不成！

(己卯夹)一骂反有理。(庚辰夹同)

除了他，还有那一个？

(己卯夹)余亦如此想。(庚辰夹同)

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

(己卯夹) 奇甚! (庚辰夹同)

(戚序回末) 房内兄弟聚麀，棚内两马相闹，小厮与家母饮酒，小姨与姐夫同床。可见有是主必有是奴，有是兄必有是弟，有是姐必有是妹，有是人必有是马。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取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戚序回前) 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三姐项下一横是绝情，乃是正情；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乃是至情。生为情人，死为情鬼，故结句曰“来自情天，去自情地”，岂非一篇尽情文字？再看他书，则全是淫，不是情了。

这些混话倒象是宝玉那边的了。

(己卯夹) 好极之文，将茗烟等已全写出，可谓一击两鸣法，不写之写也。(庚辰夹同)

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他作些什么？

(己卯夹) 拍案叫绝。此处方向，是何文情! (庚辰夹同) 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难缠。

(己卯夹) 情语，情文至语。(庚辰夹同)

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

(己卯夹) 千奇百怪之文何至于此! (庚辰夹同)

贾琏深为奇怪。

(己卯夹) 余亦为怪。(庚辰夹同)

真真一对尤物。

（己卯夹）可巧。（庚辰夹同）

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

（己卯夹）极奇之文，极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庚辰夹“极奇”作“奇极”）

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

（己卯夹）忽用湘莲提东府之事骂及宝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谓一个人不曾放过。（庚辰夹同）

（戚序回后）尤三姐失身时，浓妆艳抹，凌辱群凶；择夫后，念佛吃斋，敬奉老母。能辨宝玉，能识湘莲，活是红拂、文君一流人物。

（又）鸳鸯剑能斩鸳鸯，鸳鸯人能破鸳鸯，岂有此理？鸳鸯剑梦里不会杀奸妇，鸳鸯人白日偏要助淫夫，焉有此情？真天地间不测的怪事。

##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凤姐訊家童（无评）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鬧宁国府

（戚序回前）余读《左氏》见郑庄，读《后汉》见魏武，谓古之大奸巨猾，惟此为最。今读《石头记》，又见凤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刚，占步高，留步宽，杀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斲丧元气不少。

（戚序回后）人谓闹宁国府一节，极凶猛，赚尤二姐一

节，极和藹。吾谓闹宁国府情有可恕，赚尤二姐法不容诛；闹宁国府声声是泪，赚尤二姐字字皆锋。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杀人

###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戚序回前）写凤姐写不尽，却从上下左右写。写秋桐极淫邪，正写凤姐极淫邪。写平儿极义气，正写凤姐极不义气。写使女欺压二姐，正写凤姐欺压二姐。写下人感戴二姐，正写下人不感戴凤姐。史公用意，非念死书子之所知。

（戚序回后）凤姐初念在张华领出二姐，转念又恐仍为外宅，转念即欲杀张华为斩草除根计，一时写来，觉满腔都是荆棘，浑身都是爪牙，安得借鸳鸯剑，手刃其首，以寒千古奸妇之胆。

（又）看三姐梦中相叙一段，真有孝子悌弟、义士忠臣之概。我不禁泪流一斗，湿地三尺。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史湘云偶填柳絮詞

（戚序回前）空将佛事图相报，已触飘风散艳花。一片精神传好句，题成讖语任吁嗟。

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

（己卯夹）起时是后有名，此是先有名。（庚辰夹同）

紫鹃炷了一支麝甜香。

（己卯夹）重建，故又写香。（庚辰夹同）

“蕉了头的半首且写出来。”探春听说，忙写了出来。众人看时。

(己卯夹)却是先看沒作完的，总是又变一格也。(庚辰夹同)

(戚序回后)文与雪天联诗篇一样机轴，两样笔墨。前文以联句起，以灯谜结，以作画为中间横风吹断；此文以填词起，以风筝结，以写字为中间横风吹断：是一样机轴。前文叙联句详，此文叙填词略，是两样笔墨。前文之叙作画略，此文叙写字详，是两样笔墨。前文叙灯谜，叙猜灯谜；此文叙风筝，叙放风筝：是一样机轴。前文叙七律在联句后，此文叙古歌在填词前，是两样笔墨。前文叙黛玉替宝玉写诗，此文叙宝玉替探春续词，是一样机轴。前文赋诗后有一首诗，此文填词前有一首词，是两样笔墨。噫！参伍其变，错综其数，此固难为粗心者道也。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鴛鴦女无意遇鴛鴦

(戚序回前)叙贾母开寿筵，与宁府祭宗<祀>(词)是一样手笔，俱为五凤裁诏体。

众人中也有见过的，还有一两家不曾见过的，都齐声夸赞不绝。

(戚序正文)人非草木，见此数人，焉得不垂涎称妙？

只见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

(庚辰夹)伏下文。

指着隔断的墙。

(庚辰夹)细致之甚！

向赖大家的等笑道。

(庚辰夹)又写笑，妙！凡凤<直>(真)怒处必曰笑，凌凌不

错。

只有江南甄家。

(庚辰夹)好，一提甄事。盖<直>〔真〕事欲显，假事将尽。

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微月半天。

(庚辰夹)是月(初旬)起更<初旬>时也。

行至一湖山石后大桂树阴下来。

(庚辰夹)是八月，随笔点景。

趁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髻头高大丰壮身材。

(庚辰夹)是月下所(见)之像，故不写至容<儿>〔貌〕也。

故意藏躲恐吓着矣。

(庚辰夹)此见是女儿们常(事)，观书者<白>〔自〕亦为如<事>此。

谁知他贼人胆虚。

(庚辰夹)更奇！不<何>知后为(何)事。

便双膝跪下，只说：“好姐姐，千万别嚷！”

(庚辰夹)奇甚！

心下便猜疑了八九。

(庚辰夹)是聪敏女儿，妙！

自己反羞的面红耳赤，又怕起来。

(庚辰夹)是姣贵女儿，笔笔皆到。

是我姑舅兄弟。

(庚辰夹)妙！

鸳鸯叫了一口，道：“要死，要死。”

(庚辰夹)如见其面，如<问>〔闻〕其声。



（戚序回后）叙一番灯火未息，门户未关；叙一番赵姨失体，费婆〈瘥〉〔懣〕气；叙一番林家托大，周家献勤；叙一番凤姐灰心，鸳鸯传信；非为本文〈煊〉〔渲〕染，全为下文引逗。良工苦心，可谓惨淡经营。

（又）司棋事从鸳鸯误吓得来，是善周全处，方与鸳鸯前后行景不至矛盾，一何精细如此！

##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戚序回前）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如今倒落了一个放帐破落户的名儿。

（庚辰夹）（如此）可知放帐〈乃〉发（家，乃）所谓〈此家儿如〉耻恶之事也。

那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服折变了不够过一辈的，只是不肯罢了。

（庚辰夹）〈间〉〔闲〕语补出近日诸事。

昨天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

（庚辰夹）反说可笑〈则思返落〉，妙甚！若必以此梦为凶兆，（则思返（反）落）套，非红楼之梦矣。

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

（庚辰夹）是以前授方相之旧数十年后矣。

正夺着，就醒了。

（庚辰夹）妙！实家常触景间梦，必有之理，却是江淹才尽之兆也，可伤。

这是奶奶的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

（庚辰夹）淡淡抹去，妙！

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有现成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

（庚辰夹）可谓<蜜>〔密〕处不<用>〔容〕针。

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

（庚辰夹）是太监眼中看，心中评。

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

（庚辰夹）过下伏咏。

见凤姐亲自和他说，何等体面。

（庚辰夹）今时人<女儿>因图此现在体面，误了多少（女儿）。此正是<回>〔为〕今时女儿一<笑>〔哭〕。

遂至晚间悄命他妹子小霞。

（庚辰夹）霞大小，奇奇怪怪之文，更觉有趣。

不过是个丫头，他去了，将来自然还有。

（庚辰夹）这是世人之情，亦是丈夫之情。

便先求了贾政。

（庚辰夹）这是使<却是大>（人）想不到之文，（却是大）家必有之事。

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再等一二年。

（庚辰夹）妙文，又写出贾老儿女（之情。细思一部书，总不）写贾老则不<然>〔成〕文，若不如此写，<之情细思一部书总不>则又非贾老。

（戚序回后）夏雨冬风，常不解其何自来，何自去。鸳鸯与司棋相哭发誓，事已发誓冰消，及平地风波一起，措手不及，亦不解何自来，何自去。

##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誤拾綉春囊

### 懦小姐不問累金凤

(戚序回前) 贾母一席话，隐隐照起全文，便可一直叙去。接笔却置贼不论，转出赌钱；接笔又置赌钱不论，转出奸证；接笔又置奸证不论，转出讨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势如怒蛇出穴，蜿蜒不就捕。

小鹊不答，直往房内来找宝玉。

(庚辰夹) 奇，从未见此婢也。

见他来了，都问：“什么事，这时候又跑了来作什么？”

(庚辰夹) 又是补出前文矣，非只张一回也。

因近来作诗，常把《诗经》读些，虽不甚精闳，还可塞责。

(庚辰夹) 妙！宝玉读书原系从间中溜而有。

稍能动性者，偶一读之，不过供一时之兴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

(庚辰夹) 妙！写宝玉读书，非为功名也。

你暂且把我们忘了，把心且略对着他些罢。

(庚辰夹) 此处《况又》岂是读书之处，又岂是伴读之人？古今天下误尽多少纨绔，何《况又》是此等时之怡红院，此等之《嫒》〔鬟〕婢，又是此等一个宝玉哉？

凤姐虽未大愈，精神因此比常稍减。

(庚辰夹) 看他渐次写来，从不作一年易安之笔，况阿凤之文哉？

“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拿去与贾母看。

(庚辰夹) 险极，妙极！荣《富》〔府〕堂堂诗礼之家，且大

观官园又何等严肃清幽之地，金闺玉阁尚有此等秽<妙>〔物〕，天下浅<闲浦募>〔阁薄幕〕之家宁不慎乎？虽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盖因其房宝香宵，<嫒>〔鬢〕婢混<杀>〔杂〕，<鸟>〔乌〕保其个个守礼<特即>〔持节〕哉？此正为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浅<闲浦募>〔阁薄幕〕之处，母<如>〔女〕主婢日夕耳鬓交磨，一止一动悉在耳目之中，又何必谆谆再四焉。

真个是狗不识呢。

（庚辰夹）妙，寓言也。大凡知此交媾之情者，真狗畜之说耳。<飞>〔非〕肆言恶骂，凡识此事者即狗矣。然则云与贾母看，则先骂贾母矣。此处<刑>〔邢〕夫人亦看，然则又骂<刑>〔邢〕夫人乎！故作者又难。

吓得连忙死紧攥住。

（庚辰夹）妙，这一“吓”字方是写世家夫人之笔。虽前文明书邢夫人之为人稍劣，然<不>〔亦〕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笔，则<刑>〔邢〕夫人直系一小家卑污极轻贼极轻之人<已>〔矣〕，<已>〔岂〕得与荣府联房哉？所谓此书针<锦>〔线〕慎密处，全在无意中一字一句之间耳，看者细心方得。

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

（庚辰夹）“咱们”二字便见自怀异心，从上文生离异发泐而来，谨密之至。更有人于此者，君未知也，一<矣>〔笑〕。

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

（庚辰夹）妙极，一直画出一个懦弱小姐来。

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么意思。

（庚辰夹）我敬问外人为谁。

竟通共这一个妹子，全不在意。

（庚辰夹）加在于琏、凤，的是父母常情，极是。何必又

如此说来，便见又有私意。

只好凭他们罢了。

（庚辰夹）如何？此皆妇女私假之意大不可者。

况且你又不是我养的。

（庚辰夹）更不好。

你虽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该彼此瞻顾些，也免别人笑话。

（庚辰夹）又问别人为谁，又问彼二人虽不同母终是同父，〈被〉〔彼〕二人既同父，其父又系君之何人。吁！妇人私心今古有之。

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的笑话议论为高。

（庚辰夹）最可恨妇人无〈字〉〔子〕者引〈屯〉〔此〕话是说。

他们明知姐姐这样，也竟不顾恤一点儿。

（庚辰夹）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屯〉〔此〕文直欲拔剑劈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屯〉〔此〕回也。又问不知如何顾恤些，又不知有何可顾恤之处，直令人不解。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

明儿要都带时，独咱们不戴，是何意思呢。

（庚辰夹）这个“咱们”使得，恰是女儿喁喁私语，非前回之一〈倒〉〔例〕可比者。写得出，批得出。

或他省事拿几吊钱来替他赔补。如何？

（庚辰夹）写女儿各有机变，个个不同。

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

（庚辰夹）总是懦语。

迎春听见这媳妇发那夫人之私意。

(庚辰夹) 大书此句诛心之笔。

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来看。

(庚辰夹) 神妙之<其>〔甚〕，(从上) 出一位懦弱小姐，  
<从上>且书又有<哥>〔奇〕大妙。

若有不闻之状。

(庚辰夹) 看他写迎春虽稍劣，然亦大家千金之格也。

便问：“才刚谁在这里说话？倒象拌嘴似的。”

(庚辰夹) 瞧他写探春气字。

(戚序回后) 一篇奸盗淫邪文字，反以《四子书》、《五经》、  
《公羊》、《谷梁》秦汉诸作起，以《太上感应篇》结，彼何心哉？  
他深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美如玉”等语，误尽天下苍  
生，而大奸大盗皆从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结，为五阴浊世顶门  
一声棒喝也。眼空似箕，笔大如椽，何得以寻行数墨绳之。

(又) 探春处处出头，人谓其能，吾谓其苦。迎春处处藏  
舌，人谓其怯，吾谓其超。探春运符咒，固足役鬼驱神；迎春  
说因果，更可降狼伏虎。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諛抄檢大观园

### 矢孤介杜絕宁国府

(戚序回前) 司棋一事，在七十一回叙明，暗用山石伏  
线；七十三回用绣春囊在山石一逗便住；至此回可直叙去，又  
用无数曲折，渐渐逼来，及至司棋，忽然顿住，结到入画。文  
气如黄河出昆仑，横流数万里，九曲至龙门，又有孟门、吕梁  
峡束不得入海，是何等奇险怪特文字，令我拜服。

这园中有素与柳家不睦的。

(庚辰夹) 前文已<卯>〔埋〕之伏线。

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罢。

(庚辰夹) 历<了>〔来〕世人到此作此想，但悔不及矣，可伤可叹！

必是小了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

(庚辰夹) 奇奇怪怪，从何处转至素日<成>，真如常山之蛇。

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

(庚辰夹) 奇文神文，岂世人余<相>〔想〕得出者。前文云一<想>〔箱〕子若<私>是(私)拿出，贾母其睡梦中之人矣。盖此等事作者曾经，批者曾经，实系一写往<是>〔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笔，究竟不记不神也。 鸳鸯借物一回于此便结<乐>。

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

(庚辰夹) 奇！

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

(庚辰夹) 奇问。

太太怎知是我的？

(庚辰夹) 问<甚>的(是)。

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

(庚辰夹) 犹云“可怜”，妙<人>！在别人视之，今古无比，<移>若在荣府论，实不能比先矣。

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了头略强些罢了。

(庚辰夹) 所谓<贯子>〔观于〕“海者难为水”，俗子谓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矣，又设作太过，真<壤姑>〔螽蛄〕鸩<觉>〔鸩〕之见也。

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

(庚辰夹) 又伏一笔。

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

(庚辰夹) 大书看下人犹如此，可知待<刑>〔邢〕夫人矣。  
今见他来打听此事，十分关切。

(庚辰夹) 小人外是内非，<委>〔类〕皆如此。  
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妖妖趑趄，大不成个体统。

(庚辰夹) 活画晴雯出来，可知已前知晴雯必应遭妒者，  
可怜可伤竟死矣。

有一个水蛇腰。

(庚辰夹) 妙妙，好腰。

削肩膀。

(庚辰夹) 妙妙，好肩。 俗云水蛇<要>〔腰〕，则游曲小也。又云美人无肩，又曰前或皆之美之刑也。凡写美人，偏用俗笔反笔，与他书不同也。

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

(庚辰夹) 更好，<形容>〔形容〕尽矣。

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

(庚辰夹) 音神之至，所谓魂早离<会>〔舍〕矣，将死之兆也。 若俗笔必云十分妆饰，<金>〔今〕云不自在，想无挂心之<罢>〔恹〕，更不入王夫人之眼也。

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

(庚辰夹) 好！可知天生美人原不在妆饰，使人一见不觉心惊目骇。可恨<也>〔世〕之涂脂抹粉，真同鬼魅而不见觉。

他本是个聪敏过顶的人。

(庚辰夹) 深罪聪明，到应不错一笔。

不过抄拣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

(庚辰夹) 毕肖。



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

（庚辰夹）写阿凤心灰意懒，且避祸从时，迥又是一个人矣。

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说，也只得罢了。

（庚辰夹）一处一样。

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

（庚辰夹）不板。

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

（庚辰夹）实注一笔。

果然今日真抄了。

（庚辰夹）奇极，此日甄家事。

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钁子来，约共三四十个。

（庚辰夹）奇！

（又）为察奸情，反得贼赃。（按：此八字原为正文，用墨笔勾出，后人有眉评云：“似批语，故别之。”戚序正文“察”作“查”）

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

（庚辰夹）妙极〔事〕〔是〕极，盖入画本系宁府之人也。

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庚辰夹）这是自己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自然之妙。

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

（庚辰夹）玄妙奇诡，出人意外。

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

（庚辰夹）险极！

那帖字是大红双喜笺帖。

(庚辰夹) 纸就好。 余为司<其>〔棋〕心动。

表弟潘又安拜具。

(庚辰夹) 名字便妙!

凤姐看罢，不怒而反乐。

(庚辰夹) <耍>〔恶〕毒之至!

凤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

(庚辰夹) 恶毒之至!

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

(庚辰夹) 刻毒之至! 按凤姐虽系刻毒，然亦不应在下人前为<不>寻(不是)，次等人前不得不如是也。

(戚序回后) 诸院皆宴息，独探春秉烛以待，大有堤防，的是干才，须另置一席款待。

(又) 凤姐喜事，忽作打破虚空之语；借春年幼，偏有老成练达之操。世态何常，知人其难。

##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庚辰回前)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

□□□ 开夜宴 发悲音

□□□ 赏中秋 得佳讖

(戚序回前) 贾珍居长，不能承先启后，丕振家风；兄弟问柳寻花，父子呼么喝六，贾氏宗风，其坠地矣，安得不发先灵一叹？

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这边来了。

(庚辰夹) 前只有探春一语，过至此回，又用尤氏略为陪点，且轻轻<谈>〔谈〕染出甄家事故，此画家来落墨之法也。

尤氏笑道：“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

(庚辰夹) 按尤氏犯七出之条，不过只是过于从夫四字，此世间妇人之常情耳。其心术慈厚宽顺，竟可出于阿凤之上。时用之<名>〔明〕犯七出之人从公一论，可<之>〔知〕贾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宥<恕>〔恕〕，其<什>〔实〕已非而扬人恶者，阴<味>〔昧〕僻讪之流，实不能<容>〔容〕于世者也。此为打草惊蛇法，实写<形>〔邢〕夫人也。

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日赏月是正经。

(庚辰夹) 贾母已看破<孤>〔狐〕悲兔死，故不改已(往)，聊<未>〔来〕自<遗>〔遣〕耳。

地下的媳妇们听说，方忙着取去了。

(庚辰夹) 总伏下文。

只听里面称三赞四，耍笑之音虽多。

(庚辰夹) 妙，先画赢家。

又兼有恨五骂六，忿怒之声亦不少。

(庚辰夹) 妙，<人>〔又〕画输家。

“求舅太爷体恕些我们就过去了。”说着，便举着酒俯膝跪下。

(庚辰夹) <吊>〔调〕侃骂死世人不是骂。

我邢家家私也就够我花了。无奈竟不得到手，所以有冤无处诉。

(庚辰夹) 众恶之，必察也。今邢夫人一人，贾母先恶之，恐贾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贾琏、阿凤之怨<恕>〔怒〕，儿

女之私亦可解之。若探春之怒，女子不识大而识小，亦可解之。今又忽用乃第一怨，吾不知将又何如矣。

都悚然疑畏起来。

（庚辰夹）余亦悚然疑畏。

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

（庚辰夹）奇绝神想，余更为之悚惧矣。

礼毕，仍闭上门，看着锁禁起来。

（庚辰夹）未写“荣府庆中秋”，却先写“宁府开夜宴”，未写荣府数尽，先写宁府异<道>〔兆〕。盖宁乃家宅，凡有关于吉凶者故必先示之。且列祖<祠>〔祀〕此，岂无得而警乎？<几>〔凡〕人先人虽远，然气远相关，必有之利也。非宁府之祖独有感应也。

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么。

（庚辰夹）未饮先感人丁，总是将散之兆。

饮酒一杯，罚说笑话一个。

（庚辰夹）不犯前几次饮酒。

恰恰在贾政手中住了。

（庚辰夹）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使政老一谑，真大文章矣。

众姊妹弟兄皆悄悄的你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倒要听是何笑话。

（庚辰夹）余也要细听。

因从不曾听见贾政说过笑话，所以才笑。

（庚辰夹）是极，摹神之至！

说的贾母与众人都笑了。

（庚辰夹）这方是贾政之谑，亦善谑矣。

不如不说的好。

(庚辰夹) 实写旧日往事。

便也索纸笔来立挥一绝与贾政。

(庚辰夹) 偏立贾政戏谑，已是异文，而贾环作诗，〈贾〉〔实〕奇中又奇之文也，总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曰，贾环如何又有好诗，似前言不搭后文矣。盖不可向说问，贾环亦荣公子正脉，虽少年顽劣，见今〈故〉〔古〕小儿之常情〈年〉〔耳〕，读书岂无长进之理哉？况贾政之教是弟子〈目〉〔自〕己，大觉疏忽矣。若是贾环连一平仄也不知，岂荣府是寻常膏〈梁〉〔梁〕不知诗书之家哉？然后〈之〉〔知〕宝玉之一种情思，正非有益〈子总〉〔之聪〕明，不得谓比诸人皆妙者也。

又行了一回令。

(庚辰夹) 便又轻轻抹去也。

(戚序回后) 下回有一篇极清雅文字，下幅有半篇极整齐文字，故先叙抢快摸牌，沉涵冒色为反振，有骏马下坡，鹭鸟将翔之势。

(又) 看聚赌一段，宛然宵小群居终日图。看赏月一段，又宛然望族序齿燕毛录。说火则热，而说冰则寒，文心固无所不可。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戚序回前) 此回着笔最难。不叙中秋夜宴则漏，叙夜宴又与上元相犯；不叙诸人酬和则俗，叙酬和又与起社相犯。诸人在贾政前吟诗，诸人各自为一席，又非礼。既叙夜宴，再叙酬和，不漏不俗，更不相犯。云行月移，水流花放，别有机括，深宜玩索。

少了四个人，便觉冷清了好些。

（庚辰夹）不想这次中秋，反写得十分凄楚。

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

（庚辰夹）不是<弄>〔算〕贾敬，却是<弄>〔算〕赦死<斯>〔期〕也。

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

（庚辰夹）转身妙！画出对（月听笛如痴如）呆，不觉尊长在上之形景来。<月听笛如痴如>

只见贾母已朦胧双眼，似有睡去之态。

（庚辰夹）总写出凄凉无兴景况来。

你们只管说，我听着呢。

（庚辰夹）活画。

就遇见了紫鹃和翠缕来了。

（庚辰夹）妙，又书一个。

可知我们姑娘那去了。

（庚辰夹）更妙！

宝玉近因晴雯病势甚重，诸务无心。

（庚辰夹）<代>〔带〕一笔，妙，更觉谨慎不漏。

沿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

（庚辰夹）点明，妙，不然此园竟有多大地亩了。

二人吃得既醉且饱，早已熄灯睡了。

（庚辰夹）妙极！此书<又径>〔有进〕一步写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可怜，那里象当日林姑妈那样。”<有>〔又〕如贾母云：“如今人少，那里<日>〔有〕当日人多”等语；此谓进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宝钗之对<刑>〔邢〕岫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此>〔比〕不得先的<活>〔话〕了，只好随是十

分。”又如凤姐之对平儿云：“如今我也<我>明白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好先生罢”等类；此谓退一步法也。今<有>方收拾<故>〔过〕贾母高乐，却<有>〔又〕写出二婆子高乐；此〔进〕一步之实也。如前文海棠诗四<手以>〔首已〕足，忽又用湘云独成二律反<厌>〔压〕卷；此又进一步实事也。所谓法法皆全，<然>〔全〕然不<爽>〔爽〕也。

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庚辰夹）以立未不怡然得享自然之乐者矣。书中若干女子从<生>〔主〕及婢，未有必各有所觉，各有所试，各有所长者，皆未如宝<宝>〔玉〕无可关切筹画，可叹！

这笛子吹的有趣，倒是助咱们的兴趣了。

（庚辰夹）妙！正是吹笛之时，<分>〔勿〕认作<人>〔又〕一处之笛也。

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复聚者几次。

（庚辰夹）写得出。试思若非亲历其<竟>〔境〕者，如何<莫>〔摹〕写得如此！

却飞起一个白鹤来。

（庚辰夹）写得出。

二人皆诧异。

（庚辰夹）原可咤<意>〔异〕，余<亦>〔亦〕咤<意>〔异〕。

湘云微笑道：“我有择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罢。你怎么也睡不着？”黛玉叹道。

（庚辰夹）一“笑”一“叹”，只二字便写出平日之行景。

（戚序回后）诗词清远闲旷，自是慧业才人，何须赘评？须看他众人联句填词时，各人性情，各人意见，叙来恰肖其人。二人联诗时，一番讥评，一番叹赏，叙来更得其神。其看漏永

吟残，忽开一洞天福地，字字出人意表。

（又）只一品笛，疑有疑无，若近若远，有无限逸致。

##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戚序回前）司棋一事，前文着实写来，此却随笔收去。晴雯一事，前文不过带叙，此却竭力发挥。前文借晴雯一衬，文不寂寞；此文借司棋一引，文愈曲折。

又命将那几包不能辨得的药也带了去，命医生认了，各包记号了来。

（庚辰夹）此等（皆）家常细<是>〔事〕，岂<事>〔是〕揣拿得<此皆>者。

咱们比不得那没见过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密敛的。

（庚辰夹）调侃语。

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这却怎么的好。

（庚辰夹）宝玉之语全作<图图>〔囫圇〕意，最是极无<未>〔味〕之〔语〕，是极浓极有情之语也。只合如此写，方<字>〔是〕宝玉，稍有真<功>〔切〕，则不是宝玉了。

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较甚。

（庚辰夹）暗伏一段“更比”，觉烟迷雾罩之中更有无<恨>〔限〕溪山矣。

暂且挨过今年，明年一并给我仍旧搬出去心净。

（庚辰夹）一段神奇鬼讶之文，不知从何想来。王夫人从来未理家务，岂不一木偶哉？且前文隐隐约约已有无限口舌，<漫阔>〔浸润〕之<潜>〔潜〕，原非一日矣。若无此一番更变，不



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况此亦<此>〔是〕余旧日目睹亲<问>〔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旧>〔臼〕相对。想遭<令>〔零〕落之大族<见>〔儿〕子见此，<难>〔虽〕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点>〔默〕契于心者焉。此一段不独批此，真从<妙脸>〔抄检〕大观园及贾母对月<典>〔兴〕尽生悲，皆可附者也。

**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庚辰夹）余亦不知，盖此等冤，实非晴雯一人也。

况且死了的也曾有过，也没有见我怎么样，此一理也。

（庚辰夹）宝玉至终一着全作如是想，所以<此>〔始〕于情终于<语>〔悟〕者，既能<络>〔终〕于悟而止，则情不得泛滥而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一人了法，皆非弃竹而复悯笋之意。

虽到贾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倒还不忘旧。

（庚辰夹）<口>〔只〕此一句便是晴雯正传，可知<无>晴雯为聪明风流<可>〔所〕害也。一篇为晴雯写传，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风流也。

**又见他器量宽宏。**

（庚辰夹）趣极！量器宽<红>〔宏〕如此用，真扫地矣。

便是上回贾璉所接见的多浑虫灯姑娘儿的便是了。

（庚辰夹）奇奇怪怪，左盘右<族>〔旋〕，千丝<方>〔万〕缘，皆自一体也。

**在外间房内爬着。**

（庚辰夹）总哭晴雯。

**他独自掀起草帘。**

（庚辰夹）草帘。

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

(庚辰夾) 芦席土炕。(此評兩見，因本文復抄，故評亦重出。今刪去前者，保留后者)

未到手內，先就聞得油腫之氣。

(庚辰夾) 不獨為晴雯一哭，且為寶玉一哭亦可。

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

(庚辰夾) 妙！通篇寶玉最要書者，每因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旁〕通之妙<快>〔訣〕矣。

只說：“好姐姐，別鬧。”

(庚辰夾) 如<問>〔聞〕如見，“別鬧”二字活跳。

寶玉發了一晚上呆。

(庚辰夾) 一句<是><足>矣。

寶玉乃笑道。

(庚辰夾) “笑”字好極，有文章，蓋恐冷落襲人也。

(戚序回后) 看晴雯與寶玉永絕一段，的是消魂文字。看寶玉几番呆論，真是至誠種子。看寶玉給晴雯斟茶，又真是呆公子。前文叙襲人奔喪時，寶玉夜來吃茶先呼襲人，此又夜來吃茶先呼晴雯。字字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語語嬰兒戀母，稚鳥尋巢。

##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征姽婁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戚序回前) 文有賓主不可誤。此文以《芙蓉誄》為主，以《姽婁詞》為賓；以寶玉古歌為主，以賈環、賈蘭詩絕為賓。文有賓中賓不可誤。以清客作序為賓，以寶玉出游作詩為賓中賓。

由虛入實，可歌可咏。

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夫好了。

（庚辰夾）总是勉强。

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

（庚辰夾）只用此一句，便〈又〉〔入〕后文。

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

（庚辰夾）看他用智之處。

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以多待些個工夫。

（庚辰夾）好，奇之至！又〈捉〉〔从〕來皆說“〈閻〉〔閻〕王注定三〈便〉〔更〕死，誰人留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女兒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盡世〈熊〉〔恣〕，豈非之至文章耶？寄語觀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已后不必看書也。

（戚序正文）又從來皆說“閻王注定三更死，誰能留人至五更”之語。

寶玉走來扑了個空。

（庚辰夾）收拾晴雯，故為紅顏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

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癆不〈祥〉〔祥〕，今則忽從寶玉心中其苦。又〈模擬出〉非（模擬出），是已悒郁（其）詞，其母子至心中體貼眷愛之情，曲委已盡。

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余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

（庚辰夾）妙！赤眉、黃巾兩時之〈時〉〔事〕，今合而為一，蓋云〈一〉〔不〕過是此等眾類，非特歷歷指名某赤某黃，若云不合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也。

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

(庚辰夹) 妙! 世事皆不可无足厌, 只<又>〔有〕读书二字是万不可足厌的, 父母之心可不甚哉? 近<只>〔日〕父母只怕儿子不能名利, 岂不可叹乎?

宝玉尚出神。

(庚辰夹) 妙! <篇>〔偏〕写出钝<熊>〔恣〕来。

闻闻习武, 任其勇悍, 怎似男人。

(庚辰夹) 贾老在座, 故不使出油物二字。妙甚细甚!

乃泣涕念曰。

(庚辰正文) 诸君阅至此, 只当一笑话看去, 便可醒卷。

(此当为批语衍入正文)

太平不易之元。

(庚辰夹) 年便奇。

蓉桂竞芳之月。

(庚辰夹) 是八月。

无可奈何之日。

(庚辰夹) 日更奇。细思<月>〔日〕何难于说真某某, 今偏用如此说, 可则知矣。

怡红院浊玉。

(庚辰夹) 自谦的更奇。盖常以“浊”字<许>〔评〕天下之男子, 竟自谓。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矣。

谨以群花之蕊。

(庚辰夹) 奇香。

冰皎之毅。

(庚辰夹) 奇帛。

沁芳之泉。

(庚辰夹) 奇奠。

椒露之茗。

(庚辰夹) 奇<名>〔茗〕。

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

(庚辰夹) 奇称。

窃思女儿自临浊世。

(庚辰夹) 世不浊，<内>〔因〕物所混而浊也，前后便有照应。 女儿称妙！盖思普天下之称断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洁者，亦是宝玉之真心。

迄今凡十有六载。

(庚辰夹) 方十六岁而夭，亦伤矣。

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

(庚辰夹) 忽又有此文不可，后来亦可伤矣。

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

(庚辰夹) 相共不足六载，一旦夭别，岂不可伤？

孰料鸩鸩恶其高，鹰鹫翻遭罟罟。

(庚辰夹) <离骚>：“鸩鸟之不群 <分>〔兮〕。又：“<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鸩>〔雄〕鸩之鸣逝<分>〔兮〕，余〔犹〕恶<直>〔其〕<轻>佻〔巧〕。”

注：<鸩时>〔鸩特〕立不群，故不群，故不于。鸩羽毒杀人。鸩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实。罟罟，音孚拙，翻<毕纆>〔车网〕。<诗经>：“雉<悖>〔离〕于罟。”<尔雅>：“<罟>〔罟〕谓之罟。”

蕪葳妒其臭，菹兰竟被芟钁。

(庚辰夹) <离骚>蕪葳皆恶草，以<便>〔辨〕邪<接>〔佞〕。<菹>〔菹〕兰芳草，以别君子。

杏脸香枯，色陈颧頰。

(庚辰夹) <离骚>“长颧頰亦何伤”，面黄色。

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

（庚辰夹）《离骚》“朝<许>〔诎〕夕替”，废也。“<恐>〔忍〕尤而<相>〔攘〕诟”，<诟>〔诟〕同，攘，取也。

高标见嫉，閤悻恨比长沙。

（庚辰夹）汲黯辈嫉贾谊之才，<谪>〔滴〕贬长沙。

直烈遭危，中樞惨于羽野。

（庚辰夹）鯀刚<真>〔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鯀<悻真>〔婞直〕以〔亡〕身<之>兮，终然<大>〔天〕乎羽之野。”

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老。

（庚辰夹）恰极！

捉迷屏后，莲舞无声。

（庚辰夹）元微之诗：“小楼深迷藏。”

复拄杖而遽抛孤墮。

（庚辰夹）柩本字。

石椁成灾，槐迨同灰之谓。

（庚辰夹）唐诗云：“先开石棺，木可为棺。”晋杨公回诗云：“生<回>〔为〕并身<杨>〔物〕，死作同<同>棺灰。”

钳坡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庚辰夹）《庄子》：“钳杨、墨之口。”《孟子》谓“諛辞知其所蔽。”

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

（庚辰夹）楚词：“驷玉虬以乘鸞兮。”

驾瑤象以降乎衆穰耶？

（庚辰夹）楚词：“杂瑤象以为车。”

列羽葆而为前导兮，卫危虚于旁耶？驱丰隆以为比从兮，

望舒月以离耶？

（庚辰夹）危、虚二星为卫护星。丰隆，〈电〉〔雷〕师。  
（望）舒，月御也。

期汗漫而无天网兮，忍捐弃余于尘埃耶？

（庚辰夹）〈逍遥游〉，〈天〉〔天〕阗，〈上〉〔止〕也。

余中心之为慨然兮。

（庚辰夹）〈庄子·至乐篇〉：“我独何能无〈栗〉〔慨〕然。”

徒嗷嗷而何为耶？

（庚辰夹）〈庄子〉：“〈嗷嗷善〉〔嗷嗷然〕而哭〈子〉〔之〕。”

君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

（庚辰夹）〈庄子〉：“偃〈善〉〔然〕寝于巨室”，谓人死也。又变而气，气变而有形，形变之有生，今又变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夏，四时行也。〈天道〈变〉〔篇〕〉：“其死也物化。”

既窆窆且安魂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

（庚辰夹）窆〈窆〉〔音〕肫。〈左传〉：“窆窆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贵〈殒〉〔嫫〕杨石谏：“早即窆窆。”〈庄子·〈太〉〔大〕宗〈归〉〔师〕〉：“而〈以反〉〔已其〕真。”

注：以死为真。

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

（庚辰夹）〈庄子·〈太〉〔大〕宗〈归〉〔师〕〉，桎〈梏〉〔梏〕之名。“〈被〉〔彼〕以生为悬疣附赘，以死为〈快〉〔决〕痍〈溃〉〔溃〕痍。”“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注：桑户，人名，孟子（反）琴张二人，招其魂而语之也。“方将不化，〈恶如意〉〔知已化〕哉！”言人死犹如化去。〈法华经〉云：“法华道师多〈殊〉〔殊〕方便，于险道中化一〈诚〉〔城〕，疲极之众，〈人〉

〔入〕城皆生已度想，安稳想。”

（戚序回后）前文入一院，必叙一番养竹种花，为诸婆争利〔焯〕〔渲〕染。此文入一院，必叙一番树枯香老，为亲眷凋零凄楚。字字实境，字字奇情，令我把玩不释。《婉孌词》一段与前后文似断似连，如罗浮二山烟雨为连合，时有精气来往。

##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戚序回前）静含天地自宽，动荡吉凶难定。一啄一饮系生成，何必梦中说醒。

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

（庚辰夹）明是为与阿颦作讖，却先偏说紫鹃，总用此狡猾之法。

这是何苦，又咒他。

（庚辰夹）又画出宝玉来，究竟不知是咒谁，使人一笑一叹。

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

（庚辰夹）双关句，意妥极。

黄土垄中，卿何薄命。

（庚辰夹）如此我亦〔为〕〔谓〕妥极，但试问当面用尔我〔是〕〔字〕样，究竟不知是为谁之讖，一笑一叹。一篇〔问〕〔文〕总因此二句而有，又当知虽〔来〕〔谏〕晴雯，而又实谏黛玉也，奇〔纫〕〔幻〕至此。若云必因〔请〕〔晴〕雯来，则呆之至矣。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

（庚辰夹）慧心人可为一哭。 观此句，便知谏文实不为晴雯而作也。



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

（庚辰夹）用此事更妙，盖又欲瞒观者。

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

（庚辰夹）总为后文伏线。阿颦之问可见不是一笔两笔所写。

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

（庚辰夹）设云大概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则呆。

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

（庚辰夹）画出一个俗物来。

且又家资饶富。

（庚辰夹）此句断不可少。

见其轩窗寂寞，屏帐悠扬，不过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

（庚辰夹）先为对〈竟〉〔境〕悼颦儿作引。

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

（庚辰夹）此回题上半截是〈灰聚向秉〉〔悔娶河东〕狮，今却偏连中山〈狠〉〔狼〕。倒装〈业〉〔上〕下情〈工〉〔业〕，细〈下〉腻写来，可见迎春是书中正传，阿呆夫妻是副，〈殡〉〔宾〕主次序严肃之至。其婚〈聚〉〔娶〕俗礼一概不及，只用宝玉〈玉〉一人过去，正是书中之大〈吉〉〔旨〕。

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

（庚辰夹）断不可少。

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紧。

（庚辰夹）出题去，闲闲引出。

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

（庚辰夹）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时〈即〉〔节〕焉〈有〉得

<又>〔有〕雪？三<是>〔者〕原系风马牛，<金>〔今〕若强凑合，故终不相符。来此败运之事，大都如此，当局者自不解耳。

宝玉笑问道。

（庚辰夹）听得桂花<回>〔浑〕号，原觉新雅，故不<又>〔觉〕一笑，余亦欲笑问。

只是这姑娘可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

（庚辰夹）补出阿呆素日难得中意来。

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的很。

（庚辰夹）阿呆求妇一段文字，<功>〔却〕从香菱口中补明，省却许多闲文累笔。

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了。

（庚辰夹）妙极！<菱香>〔香菱〕口声<段>〔断〕不可少，看他下作死语，知其心中略无忌讳疑<卢>〔虑〕等意，<夏>〔真〕是浑然天真。<之>余为（之）一哭。

宝玉冷笑道。

（庚辰夹）忽<日>〔日〕冷笑道，二字便有文章。

倒替你耽心虑后呢。

（庚辰夹）又为香菱之<识>〔讷〕，偏是此等事体等到。

（戚序回后）作诗后，黛玉飘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说至迎春事，遂飘然而去。作词后，香菱飘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说至薛蟠事，遂飘然而去。一点一逗，为下文引线。且二段俱以正经事三字作眼，而正经里更有大不正经者。在文家固无一呆字死句。

（又）从起名名上设色，别有可玩。

##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 王道士胡謔妒妇方

(戚序回前)叙桂花妒，用实笔。叙孙家恶，用虚笔。叙宝玉卧病，是省笔。叙宝玉烧香，是停笔。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

(庚辰夹)画出一个悍妇来。

鼻孔里味了两声。

(庚辰夹)真真追魂摄魄之笔。

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

(庚辰夹)说的出便是慧心人，何况菱卿哉？

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

(庚辰夹)又<一><倍>〔陪〕一个兰花，一则是自高声价，二则是诱人犯法。

是夜曲尽丈夫之道，奉承金桂。

(庚辰夹)“曲尽丈夫之道”，奇<问>〔闻〕奇语。

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桂从小儿在家使唤的，因他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舍儿，专作些粗笨的生活。

(庚辰夹)铺<叙>〔叙〕小舍儿<手>〔首〕尾，<亡>〔忙〕中又添薄命二字，与痴丫头遥遥作对。

到我屋里将手帕取来，不必说我说的。

(庚辰夹)金桂坏极，所以独使小舍为此。

百般竭力挽回不暇。

(庚辰夹)总为痴心<一>人(一)<笑>〔叹〕。

半月光景，忽又装起病来，只说心疼难忍，四肢不能转动。

（庚辰夹）半月工夫，诸计安矣。

大约是宝蟾的镇魔法儿。

（庚辰夹）恶极坏极！

薛蟠道：“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何苦赖好人。”

（庚辰夹）正要老兄此句。

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

（庚辰夹）与前打死宝玉遥遥一对。

抱怨说运气不好。

（庚辰夹）果然不〈羞〉〔差〕。

都是一时没了主意。

（庚辰夹）补足本题。

焉得这等样情性，可为奇之至极。

（庚辰夹）别书中形容妒妇，必曰黄发顰面，岂不可笑？

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

（庚辰夹）草蛇灰线，后文方不见突然。

前儿宝玉去了，回来也曾说过的。

（庚辰夹）补明。

“哥儿别睡，仔细肚里面筋作怪。”说着，满屋里人都笑了。

（庚辰夹）王一贴又与张道士遥遥一对，特犯不犯。

这茗烟手内点着一枝焚甜香。

（庚辰夹）与前文一照。

王一贴心有所动。

（庚辰夹）四字好，万〈生〉端（生）于心，心邪则意〈射则〉在于〈邪〉〔财〕。

宝玉犹未解。

(庚辰夹) 未解妙，若解则不成文矣。

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了。

(庚辰夹) 此科诨一收，方为奇趣之至！

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

(庚辰夹) 寓意深远在此数<目>〔语〕。

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

(庚辰夹) 奇文奇骂，为迎春一哭。恨薛蟠何等刚霸，偏不能以此语金桂，使人<盆盆>〔忿忿〕。<世>〔此〕书中全是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

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

(庚辰夹) 不通可笑，遁辞如<开>〔闻〕。

还是王夫人、薛姨妈等安慰劝释，方止住了过那边去。

(庚辰夹) 凡迎春之文皆从宝玉眼中看出。前“悔<聚>〔娶〕河东狮”是实写，“误<家>〔嫁〕中<去>〔中〕狼”，出迎春口中可为<实>〔虚〕写。以虚虚实实变<幻>〔幻〕体格，各尽其法。

(戚序回后) 此文一为择婿者说法，一为择妻者说法。择婿者必以得人物轩昂，家道丰厚，荫袭公子为快；择妻者必以得容貌艳丽，妆奁富厚，子女盈门为快。殊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试看桂花夏家，指挥孙家，何等可羨可乐，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貽恨，可慨也夫！

编者注：对于这部分脂砚斋评，说明如下：

一、这里校录的是甲戌、己卯、庚辰、戚序四种评本的评语，但不包括后人增加在这几种评本的部分。

二、这里所用评语名称是：(一)回前评，(二)侧评(在正文右侧者)，(三)夹评(夹在正文中间的双行

小字评)，(四)眉评，(五)回后评。除已分别写明所在位置者外，“戚序”指“戚序本夹评”。

三、凡各本评语异文较多者，分别录出，异文不多者，在评语后括号内注明其异文，以省篇幅；文字全同者，则依各本出现之先后次序，注明“某某本同”。

四、尚有几种脂评本的评语辑录，这里未收，目录如下：

(一) 蒙古王府本评：周祐昌、周汝昌辑录《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墨笔行侧批辑录》，见一九七六年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红楼梦版本论丛》；陈毓蒸、刘世德辑《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批语选辑》，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

(二) 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藏抄本评：潘重规《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的双行批》，原载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二辑（一九七六年七月），又收入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一九八一年十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印行）。

(三) 靖应鹞藏抄本评：毛国瑤辑录《脂靖本〈红楼梦〉批语》，见《红楼梦版本论丛》，又收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江苏红学论文选》（一九八二年七月）。

## 石头记序

（清）戚蓼生

吾闻絳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喉

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挾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譎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盛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芍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天雨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德清戚蓼生晓堂氏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卷首，据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 红楼梦序

(清) 梦觉主人

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尝思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书》、志乘、棊枰，其事则圣贤齐治，世道兴衰，述者逼真直笔，读者有益身心。至于才子之书，释老之言，以及演义传奇，外篇野史，其事则窃古假名，人情好恶，编者托词讥讽，观者徒娱耳目。今夫《红楼梦》之书，立意以贾氏为主，甄姓为宾，明矣真少而假多也。假多即幻，幻即是梦。书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词无妄诞，说梦岂无荒诞，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贾宝玉之顽石异生，应知琢磨成器，无乃溺于闺阁，幸耳《关雎》之风尚在；林黛玉之仙草临胎，逆料良缘会合，岂意摧残兰蕙，惜乎《标梅》之叹犹存。似而不似，恍然若梦，斯情幻之变互矣。天地钟灵之气，实钟于女子，咏絮丸熊、工容兼美者，不一而足，贞淑薛姝为最，鬢婢嫋嫋，秀颖如此，列队红妆，钗成十二，犹有宝玉之痴情，未免风月浮泛，此则不然；天地乾道为刚，本秉于男子，簪纓华胄、垂绅执笏者，代不乏人，方正贾老居尊，子侄踖踖，英年如此，世代朱衣，恩隆九五，□□□□□□□□，不难功业华褒，此则亦不然。是则书之似真而又幻乎？此作者之辟旧套开生面之谓也。至于日用事物之间，婚丧喜庆之类，俨然大家体统，事有重出，词无再犯，其吟咏诗词，自属清新不落小说故套；言语



动作之间，饮食起居之事，竟是庭闱形表，语谓因人，词多彻性，其诙谐戏谑，笔端生活未坠村编俗俚。此作者工于叙事，善写性骨也。夫木槿大局，转瞬兴亡，警世醒而益醒；太虚演曲，预定荣枯，乃是梦中说梦。说梦者谁？或言彼，或云此。既云梦者，宜乎虚无缥缈中出是书也，书之传述未终，余帙杳不可得；既云梦者，宜乎留其有余不尽，犹人之梦方觉，兀坐追思，置怀抱于永永也。甲辰岁菊月中浣梦觉主人识。

（甲辰本《红楼梦》卷首）

## 红楼梦序

（清）舒元炜

登高能赋，大都肖物为工；穷力追新，只是陈言务去。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终，知人尚论者，固当颠末之悉备；若夫观其文，观其窍，闲情偶适者，复何烂断之为嫌。矧乃篇篇鱼贯，幅幅蝉联。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从此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岂其探赤水之珠，虚无莫叩。爰夫谱华胥之兴衰，列名媛之动止，匠心独运，信手拈来，情□乎文，言立有体，风光居然细腻，波澜但欠老成，则是书之大略也。董园子借弟澹游，方随计吏之暇，憩绍衣之堂。维时溽暑蒸，时雨霈。苔衣封壁，兼□□问字之宾；蠹简生春，搜篋得卧游之具。迹其锦心绣口，联篇则柳絮团空；洎乎涌波诡云，四座亦冠纓索绝。处处淳于炙鞮，行行安石碎金。□□断香零粉，忽寻声而获爨下之桐；虽多玄□□□，□□□□□□□□□□。筠圃主人瞿然谓客曰：“客亦知升沉

显晦之缘，离合悲欢之故，有如是书也夫？吾悟矣，二子其为我赞成之可矣。”于是拈毫掷简，口诵手批。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雒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君先与当廉使并录者，此八十卷也。）观其天室永丝萝之缔，宗功肃霜露之晨，乘朱轮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俨然七叶。庭前舞彩，膝下含饴。大母则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痴。御潘岳之板舆，闲园暇日；承华歆之家法，密室朝仪。刘氏三姝，谢家群从。雅有荀香之癖，时移徐淑之书。林下风清，山中雪满。珠合于浦，星聚于堂。绛蜡筵前，分曹射覆；青绫帐里，索笑联吟。王茂宏之犍车，颇传悠谬；郑康成之家婢，绰有风华。耳目为之一新，富贵斯能不朽。至其指事类情，即物呈巧，皎皎灵台，空空妙伎。鎔金刻木，则曼衍鱼龙；范水模山，则触地邱壑。俨昌黎之记画，杂曼倩之答宾。善戏谑兮，姑谋乐也。代白丁兮入地，褫墨吏兮燃犀。欢娱席上，幻出清淨道场；脂粉行中，参以风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溅天桃；借冷眼以观时，风寒落叶。凡兹种种，吾欲云云，足以破闷怀，足以供清玩。主人曰：“自我失之，复自我得之。是书成而升沉显晦之必有缘，离合悲欢之必有故，吾滋悟矣。鹿鹿尘寰，茫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之悲；哀乐中年，我亦堕辛酸之泪。昔曾聚于物之好，今仍得于力之强。然而黄垆回首，邈若山河（痛当廉使也）；燕市题襟，两分新旧。辨酸咸于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物理之无常，我亦曾经沧海。羊叔子觐首之嗟，于斯为盛；盖次公仰屋之叹，良不偶然。斗筲可饮千钟，且与醉花前之酒；黄粱熟于俄顷，姑乐游壶内之天。”客曰善。于是乎序。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焯序

并书于金台客舍。

(己酉本《红楼梦》卷首)

## 红楼梦记

(清) 周 春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闱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荅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闾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宗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棟亭也，棟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庾词曰林？盖曹本作瞿，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

乎！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贾雨村者，张鸣钧也，浙江乌程人，康熙乙未甲科，官至顺天府尹而罢。首回明云雨村湖州人，且鸣钧先曾褫职，亦复正合。此书以雨村开场，后来又被包勇痛骂，乃《红楼梦》最着眼之人，当附记之。十月既望又书。

（《阅红楼梦随笔》，据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拜经楼钞本）

## 红楼梦评例

（清）周 春

新正闭户不拜年，粗阅此书一过，元旦起至初三日午后毕。时从卢抱经学士借《十三经注疏考证》，约望后即寄还，缘急于看考证，此书无暇圈点也。

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

余所作七律八首、记一篇，杭越友人多以为然，传抄颇广。有欲再用金喟批法付梓，势必尽发隐私，不必增此罪过矣。

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谳文献典故尤难。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从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睬，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

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者乎？一笑。乙卯正月初四日炙砚书。

（《阅红楼梦随笔》）

## 红楼梦约评

（清）周 春

“黛玉”二字，未详其义。或云即“碧玉”之别，盖取偷嫁汝南之意，恐未必然。案香山《咏新柳》云：“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麴尘。”此“黛玉”两字之所本也。我闻柳敬亭本姓曹，“曹”既可为“柳”，又可为“林”，此皆作者触手生姿，笔端狡狴耳。

妙玉独不知其姓，宋时有女童林妙玉。杨升庵《丹铅录》云：“女进士者，林妙玉也。淳熙九年，女童林妙玉求试经书，四十三件并通，时年十二岁，赐为孺人，或云赐为进士。”妙玉盖本于此。

尤三姐之死，轻于鸿毛；鸳鸯之死，重于泰山。图中有三姐而不图鸳鸯，不知此言之旨者也。

开卷云“说此《石头记》一书”者，盖金陵城吴名石头城，两字双关。

以甄、贾为缘起，盖本于玉溪生“贾氏宓妃”一联。宓妃指甄后也。

此书曹雪芹所作，而开卷似依托宝玉，盖为点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点之后，便非复宝玉口吻矣。

又将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陪出曹雪芹，乃乌有先生也。其曰东鲁孔梅溪者，不过言山东孔圣人之后，北省人口语如此。

林如海即曹棟亭。案棟亭非科甲出身，由通政使出差外任。此曰探花者假也，曰兰台寺大夫者真也。书中半真半假，往往如此。汉时兰台令史，主章奏。

钱竹汀宫詹云：“金陵张侯故宅，近年已为章攀桂所买。”章曾任江苏道员。

全书大旨及贾氏一门，俱从冷子兴口中叙明，而议论宝玉所拟古人，拉杂不伦，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此书于一切陈设排场，及每人穿着插戴，无不极意摹写，是学耐庵。

“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陆放翁佳句也。宝玉用袭人以名花大姐，二字甚韵。后来政老以为淫词艳曲，由政老不知诗之故。

李纨为李守中女。案李廷枢字守中，江宁人，顺治丁亥进士，官翰林。然宫裁必非守中女，或孙女，或曾孙女耳。究之总是半真半假，悟此方可阅此书。

雨村授应天府，仍南京旧名，亦半真半假，下仿此。

“白玉为堂金作马。”金马暗用张騫故事。“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案阿房宫下可以建五丈旗，隐语高也。高氏旗籍，故云“住不下金陵”。

雨村奸人，宜其忘恩负义。

秦可卿房中陈设种种，便觉〈咤〉〔诧〕异。

十二钗册多作隐语，有象形，有会意，有假借，而指事绝少，是在灵敏能猜也。若此处一差，则全书皆不可解矣。可见书贵善读，即稗官小说，莫不皆然，而况于经史子集哉？今略详其大概于后：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第一晴雯，第二袭人。副册第一香菱。正册第一林黛玉、薛宝钗。然曹字〈说文〉作曹，

乃两株枯木上悬一围玉带之象，不可真认为双木林也。第二元春，第三史太君。案放箏者高也，大海者渤海也。史太君本不在十二金钗之列，然借以点湘云之姓，不可误认探春。第四史湘云，第五妙玉，第六迎春，第七惜春，第八凤姐。案诗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句，盖二令冷也，人木休也，一从月从也，三字借用成句而已。第九巧姐，第十李纨，第十一鸳鸯、秦可卿。案婢女贱流，例入又副册，香菱以能诗超入副册，鸳鸯贞烈，竟进于十二钗矣。盖此书专言情，情欲肆则天理灭亡，以鸳鸯、秦可卿殿十二钗，所谓欲尽理来也。《易》之“硕果不食，一阳复生”，无非此理，乃全书之微旨，异于《金瓶梅》、《玉娇梨》者在此，特拈出之。

《红楼梦十二支曲》，《终身误》一阙，林、薛总做，故曲中云“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连点薛、林，而《枉凝眉》则专做林，有轻重详略之别。至《恨无常》、《分骨肉》二阙，与上两支一例合看，因死别而忆生离，不可分为两概。杭友人以《分骨肉》一支曲为专指探春，此误于俗说也。夫放风箏者何止探春一人？画册明云两人矣，一人又指谁乎？即云探春曾打风箏谜，亦未尝放也。况增探春而删鸳鸯，与坊刻图尤三姐而不图鸳鸯同属无识，因秦可卿死时有瑞珠殉主，所以鸳鸯死时秦可卿来，何得硬派可卿亦悬梁自缢也？《晚韶华》一阙“再休题绣帐鸳鸯”，借点“鸳”字，其后“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及《好事终》起句云“画梁春尽”，鸳鸯已在其中矣，所以不必另填一调。参差变化之妙，何尝一调专指一人也。

薛宝钗冷香丸方，调剂出人意料，妙极！

偷鸡戏狗爬灰养小叔，借焦大口中痛骂，又借宝玉口中一

问，不待明言而知矣。故曹雪芹赠红楼女校书诗，有“威仪棣棣若山河”之句，初怪美人词料甚多，何以引用不类？今观此，方知其用如山如河之为有意也。

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詹光后再见，聘仁止此一见。

张先生为秦可卿立方，不写脉案，胜于庸医。

宝玉探秦氏疾，想起梦到太虚幻境的事，笔笔顾母。

贾氏之弊，总在富而不教。余阅至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凤姐忽然守贞，贾天祥独有报应，中流砥柱，不可不存此一线之天良也。

宝玉闻可卿死，心中似<戳>〔戳〕了一刀，直奔出一口血来。余笑宝玉焉得此一副急泪，一腔热血？

赵嬷嬷对凤姐说，贾府在姑苏扬州监造海船、修理海塘旧话，正为松江提督时事。凤姐云，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盖为王新命而言。案王新命潼川人，官至总督。

宝玉论骚选香草，选学甚通，聪明人也。

袁筒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

黛玉问宝玉曰：“脸上只怕是替他们淘澄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此处须要会意。

宝玉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一论，奇想天开。

袭人云：“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大有微词。

宝玉续《南华·胠箝篇》，笔法灵敏，何减向、郭？

探春“阶下儿童仰面时”一谜打风筝，及四十回有同放风筝事，此皆实事，与十二钗册无涉，不必混而拟之也。

倪二与贾芸一面说，一面趑趄着脚儿去了。案趑趄音列疽，足住也。



黛玉花阴一哭，宿鸟惊飞。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宝玉听“葬花诗”，至“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恹倒山坡上，皆天下有情人也。

宝玉正自发怔，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案甩俗字，环去声，犹丢也。

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案砸音匝。

翠缕与湘云论阴论阳，一派都不像女孩儿语。

政老正毒打宝玉，老太太说：“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吁！宝玉若非老太太护短，不至于此！

黛玉题帕三绝诗，虽不甚好，却一往情深。

鹦哥能念《葬花诗》，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薛蟠道：“我若再和他们一处耽。”案耽逛同，此杜撰字。

剥蟹肉，薛姨妈道：“我自己拈着。”案拈同搨。

“最不喜欢李义山诗。”这句是颦卿假话。不然，义山佳句，岂止“留得残荷听雨声”一句哉？

品茶枕翠庵，茶具有瓠瓟犀盃。案瓠音班。瓟音庵两音。盃音乔，盃也。扬子《方言》椀谓之盃。

湘云论凸碧凹晶而念作洼拱二音。案凸音突，又音迭。凹音邑，放翁作平声用，音坳。今念作洼拱，非也。

湘、黛中秋联句，著书者多寓深意。如“争饼嘲黄发，分瓜笑绿媛”，“争饼”用高少逸事，见《唐书·高元裕传》；“分瓜”二字，本段成式《戏高侍御诗》；“绿媛”二字，未知何本。观此联但用高姓事，则史之为高明矣。此明明说老太太。“分曹争一令”，借点“曹”字。“骰彩红成点，传花鼓滥喧”，六博分曹，说骰子暗点“曹”字；“传花”事，用南卓《羯鼓录》参玉溪句，又暗点“高”字，所以黛玉称好也。“宝婺情孤洁”，逗出

“宝”字，所谓景中情也。“药催灵兔掬，人向广寒奔”，“药催”一联，使事无迹。“犯斗邀牛女，乘楂访帝孙”，犯斗乘楂，又藏“张”字。吁！天下阅《红楼梦》者，俗人与《金瓶梅》一例，仍为导淫之书，能论其文笔之若何，已属难得，然亦究归于痴人说梦耳。试问此中秋夜即景联句，谁作郑笺者乎？盖此书每于姓氏上着意，作者又长于隐语度词，各处变换，极其巧妙，不可不知。

婉嫕将军。案婉嫕音诡画，本宋玉《神女赋》。

香菱道：“不独荷花香，就是连荷叶莲花，都是有一股清香的。”此正十二钗册内所谓“根并荷花一茎香”也。

黛玉论八股数语，虽不好时文，却懂时文者。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梦境虽空，然亦半真半假。

野鸡崽子汤。案崽音宰，《集韵》作山皆切，音蓀。

曹子建的谎话，六字眼目。

黛玉与香菱论诗，侈口盛唐而薄宋，闺阁中亦染此习气耶？

凤姐儿冷眼战黻岫烟。案战店平声，黻音掇，见《广韵》。

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纳罕。案纳罕似即呐喊之讹。

芦雪亭中丫鬟接了蕤笠掸雪。案掸本音但，此借音作胆，似拂。

老太太极能诗，此书偏不说起，所谓半真半假。

灯谜儿，宝钗“镂檀镌梓一层层”，余拟猜纸鸢，第三句“虽是半天风雨过”，暗藏“高”字。宝玉“天上人间两渺茫”，拟猜纸鸢之带风筝者。黛玉“骤驿何劳缚紫绳”，拟猜走马灯。至薛小妹“怀古灯谜”十首，第一《赤壁怀古》，拟猜走马灯之用战舰水操者，内“徒留名姓载空舟”，暗藏“曹”字。第二《交

《趾》《趾》怀古》，拟猜喇叭，末句“铁笛无烦说子房”，暗藏“张”字。第三《钟山怀古》，拟猜肉。第四《淮阴怀古》，拟猜兔。第五《广陵怀古》，拟猜箫。第六《桃叶渡怀古》，拟猜团扇。第七《青冢怀古》，拟猜枇杷。第八《马嵬怀古》，拟猜杨妃冠子白芍药。第九《蒲东寺怀古》，拟猜骰子。第十《梅花观怀古》，拟猜秋牡丹。新正无事，试为一猜。当日大家所猜皆不是的，恐我所猜亦未必是也。安得起诸美人而问之？

一打趸儿送礼。案趸俗字，音顿。

女先儿说王熙凤故事，为后求签张本。

柳家的鸡蛋开销十个钱一个，即此一端，宜十年而花百万也。

黛玉忙一顿行令猜拳岔开了。案岔，叉去声。

林之孝家的埋怨宝玉叫丫鬟名字，此等议论，所谓缙小功之察也。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此范石湖句也。

兴儿对尤二姐论贾府人物，闲中着笔，作十二钗月旦评。

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芳官那里隔肢呢。案隔肢，此间土语呵隔焦也。

自有诗社以来，以宝琴《桃花行》为第一佳诗。

尤氏笑宝玉傻呆。此是宝玉本色，并非傻呆疯癫。

宝玉云：“上本《孟子》，就是有一半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近日秀才，大半如此。

傻大姐误拾绣香囊，心中打谅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余谓专为两个妖精打架，成此《红楼梦》一书。

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唐诗人不少而独及尧宾，可见作者之姓曹矣。

贾政与宝玉论文，若初试笔学生，先生如此设法改削，尚堪胜任。

王尔调将南韶道张小姐欲与宝玉说亲。案南韶道张珧美，陕西武城县人，捐班。

宝玉在床上扑哧的一声笑了。案哧即嚇字之省，此借读如赤。

薛蝌救兄具呈，呈纸干净，是老刀笔。至知县胡乱便叫画供，好青天老爷。

琴谱中有像芍字，有像茫字。案像茫字者茫也。

听琴而知变徵，妙玉知音。

宝、黛参禅，可入《五灯会元》。

宝玉问了一声妞妞好。案妞读如纽。

宝玉暗忖蒋玉函，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儿嫁他，为袭人配蒋玉函张本。

包勇说甄宝玉梦中看册子，大同小异，此略彼详。

自九十五回后，贾氏之衰败立见矣，须看种种世态炎凉。世俗嫁娶，未有不重财者。黛玉父母早丧，孑然一身，宝钗母兄俱存，家资尚厚，贾政之取宝而舍黛也宜矣。即史太君、王夫人，亦皆不免世俗之见，凤姐但能巧为迎合，不能强为转移也。或以拆散姻缘，专归咎于凤姐，其于世故人情，未曾思之烂熟矣。

黛玉幼居母丧，克尽孝道，其心地极明白者。故其死也，既悲双亲之早世，又愤外婆之炎凉，因而呕血数升，奄奄垂绝。若专以为相思病，亦不谅其苦心也。此书发于情，止乎礼义，颇得风人之旨。慎勿以《金瓶梅》、《玉娇梨》一例视之。

赵姨娘听见探春将送之任上联姻，反欢喜起来。观此知

《分骨肉》一阕之不指探春也明甚。且后来探春出嫁，亦并无持踵而泣情形。

包勇大骂雨村“没良心的男女，怎么忘了我们贾家恩了”？余亦谓此中山狼该骂。

蘅芜庆生辰，鸳鸯于行令时戏对宝玉说：“这叫做张敞画眉。”明明白白说张侯家事。

鸳鸯殉主离魂后，只见秦氏隐隐在前，此鸳鸯与可卿所以十二钗画册内同页也。

可卿在警幻宫中，管的是该悬梁自尽的痴情怨女，非可卿自谓也，文理甚明。

鸳鸯有情之鸟，变而为最无情，妙谛可参。此贞义节烈，焉得不列乎十二钗？

凤姐对刘老老说：“见见也不枉来一趟。”案鞫本音堂，此借读作汤去声。

从此王仁也嫌了巧姐了，为后要卖巧姐张本。

甄贾两宝玉，从《西游记》两行者脱胎。

宝玉之所谓祿蠹，天下之所谓奇才也。

两次看册，前后照应。至册中有个好像“林”字。便非真“林”字矣。此参活句。又见图上隐隐有个放风筝的人儿，余益信放风筝之非实事，所谓象形而兼会意，不过点高氏之姓也。

姊妹中惟三姑娘境遇最好，非但诗笔独佳，所以不在十二钗之列。此《五君咏》去山涛、王戎之意也。

点清菱人在又副册，恰巧与鸳鸯在正册对照。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杜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

（《阅红楼梦随笔》）

# 红楼梦偶得

(清) 徐凤仪

第一回雨村对士隐，自称晚生，一百二回重逢，则称学生，势利如此。

第二回子兴无意演说，雨村默识于心，遂为进京攀附之机。九十二回冯紫英询问贾政，口中始详露耳。雨村答子兴云：“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为冒宗拉拢伏线。盖此一回乃为雨村起复后一紧要关键也。

第二回冷子兴云：“贾赦有二子，次名琏。”贾府中并称琏二爷，则当居次。而书中从未带及贾琏之兄，何耶？

第五回警幻如今后数语，譬如传邪教者授受之时，必有不许犯淫欲之戒，孰又戒欤？

第五回可卿答老嫖云“他能多大了”云云，岂有与乃弟同年之人，就不忌讳？此中暧昧，作者不待明言。

第六回袭人初试是正面，上回之可卿乃是反面。此书妙文全在反面。然假梦幻犹是正面，如珍、蓉、蔷等种种暧昧，始是反面。

第七回焦大骂中“连贾珍都说出来”七字，足概可卿之魄。所以绘其缢死之由，一百十一回鸳鸯云：“他什么又上吊呢！”词中亦有“画梁春尽”之句。阅者勿被瞒过。

第七回焦大一骂之后，不复闻再闹事，想凤姐车上嘱咐之言，蓉必默会，次日即调派至闲静处矣。故直至一百五回始一出面也。

第八回宝玉酒醉回房，因茶欲撵李嬷嬷。但十九回李嬷嬷云：

“为茶撵了茜雪。”何以前后互异？此后即不提及茜雪，似茜雪已被撵矣。但如何归罪茜雪？何人作主撵出？宝玉何故忍心不为挽回？作者曾未之及。

第十回贾敬生日，逗出尤老娘；十三回秦氏之丧，逗出尤氏姊妹。

十三回秦氏之丧，贾珍锐意穷奢极欲。然作者欲借此以写凤姐之才，当富足之时，人皆趋利，颐指气使，固所乐从；若一百十一回贾母之丧，邢夫人吝财，且故掣其肘，呼应不灵，非其因运败而才短也？

据十三回秦氏之丧，写尤氏眷属姊妹都来了，贾璉何未之见，至六十四回，始见而垂涎耶？

据十五回水月庵即馒头庵，九十三回平儿答凤姐之言，似判为二。

十七回女戏子住梨香院，止派旧学歌唱老嫗照管，五十八回分拨芳官等时，添出许多干妈，似失照应。

十九回省亲事甫毕，接写贾珍邀宝玉听戏看灯，隔日未久，湘云即来荣府。但湘云乃贾母素爱之人，省亲大典，何不接伊来府？若谓来在府中，何不与外亲之钗、黛，一同带见赋诗，而使之向隅？且元春又与之姊妹行，何竟不询及？

十九回袭人规劝宝玉，确是良言，惜其后嫁琪官。此时似属笼络，然余不以人废言。

三十四回薛蟠曾为秦钟闹醋，在宝钗暗想之中补出。

三十四回王夫人既知袭人之言有理，宝玉棒疮痊愈，仍未搬移，何其溺爱？

四十四回凤姐、贾璉打骂平儿，写平儿受如许委屈，乃为宝玉让平儿到怡红院，得以亲近之地步。

四十五回婆子们聚赌，为后文奸盗诸事作引。

四十八回贾琏挨打，在平儿口中叙出，虽带写雨村为人，乃为一百五回文章伏脉。

五十一回《怀古诗灯谜》，《赤壁》猜孟兰会所焚之法船，交《趾》〔趾〕似隐喇叭，《钟山》似隐傀儡，《淮阴》似隐马桶，《广陵》似隐柳木牙签，《青冢》似隐墨斗，《梅花观》似隐纨扇。

六十二回宝玉生日，未见李纹、李绮在座，似不在贾府中则可，而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寿辰，纹、绮已来，何故未得随众庆祝？七十回碧月虽有明年回去之言，岂斯时已回去耶？但九十四回消寒会，又有纹、绮二人，前后殊失照应。

东府墙茨之讥，向止暗写，至六十三回贾蓉与母姨狂谑，丑态毕露。其丫头之骂，贾蓉之答，又将贾琏丑事说明。

六十四回写尤二姐收表记，暇豫之至，洵是惯家。

六十五回贾赦遣贾琏往平安州说事，乃为后文参劾伏脉，亦为凤姐得乘贾琏外出，赚尤二姐入府张本。

六十六回“东府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虽湘莲信口之言，然在宝玉前而不及西府，尚容情也。

七十八回林四娘，《聊斋志异》集中，某观察所遇恒藩姬妾林四娘，便是婉姬将军小传。

黛玉处尚有《素》〔春〕纤一婢，《八》〔九〕十《二》〔七〕回黛玉临终时，不知何往，又叫去雪雁，只剩一紫鹃耶？

九十九回贾母谓凤姐提防黛玉，为一百一回见鬼作引。

九十九回贾政身任监司，不谙吏治，任凭李十搬弄，其邸抄皆未寓目，仅于官厅候传翻阅废纸，始睹薛蟠翻案塘抄，其惶遽之状，历历如绘，尤为可哂。

一百五回番役及内外衙门皂快捕人搜赃，与盗奚异？焦大



云：“只有我们捆人的，那里倒叫人捆起来？”天理循环，亦不可不知也。

强占民妻为妾，及尤三姐自刎，未经报官，厥咎在璉。一百五回乃移罪于珍，奇甚！

一百七回贾政素性昏聩，近因被参，心胆俱裂，陡闻包勇闹事，焉得不生惊惧，不即驱逐，尚令守园，盗发得其救护，亦忠厚御下之报。

一百十四回岫烟出嫁，虽于宝钗口中补出，不知在何处上轿。一百八回贾母向湘云言：“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边很苦”，似仍依于邢夫人处。何以许久绝不写及岫烟，似已离却荣府。但此回宝钗说及薛蝌娶亲，是在贾母丧事之时，府中俱皆穿孝，岂能聘嫁岫烟？

一百十七回已写薛家搬出，一百二十回薛蟠回家，诣荣府拜谢，写薛姨妈、宝钗也过来了，似仍住贾府房屋之词。

一百十七回贾璉临行，言及巧姐，王夫人云：“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亲有个一差二错，又耽搁住了”等语，似巧姐年将及笄矣。但一百一回尚须奶子拍哄始睡，凤姐又命平儿抱过来，似在襁褓。曾几何时，倏忽若此长成耶？又书内凡写巧姐，总是奶子抱着，惟九十二回、一百五回虽不抱着，尚写雏幼似髫年耳。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附录，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

# 红楼梦批序

(清)王希廉

《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戈戈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虽然，物从其类，嗜有不同，麋鹿食荐，螂且甘带，其视荐带之味，固不异于梁肉也。余菽麦不分，之无仅识，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最小之人，见至小之书，犹麋鹿螂且适与荐带相值也；则余之于《红楼梦》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于侧者曰：“子以《红楼梦》为小说耶？夫福善祸淫，神之司也；劝善惩恶，圣人之教也。《红楼梦》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而子以其言为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实也？”余曰：“客亦知夫天与海乎？以管窥天，管内之天，即管外之天也；以蠡测海，蠡中之海，即蠡外之海也。谓之无所见，可乎？谓所见之非天海，可乎？并不得谓管蠡内之天海，别一小天海，而管蠡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语小莫破，即语大莫载；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红楼梦》作者既自名为小说，吾亦小之云尔。若夫祸福自召，欢惩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复言之矣。”客无以难，曰：“子言是也。”即取副本藏之而去。因书其言，以弁卷首。道光壬辰花朝日吴县王希廉雪芗氏书于双清仙馆。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据清道光十二年

双清仙馆刊本)

# 红楼梦总评

(清)王希廉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结构层次。第一回为一段，说作书之缘起，如制艺之起讲，传奇之楔子。第二回为二段，叙宁、荣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亲戚，如制艺中之起股，点清题目眉眼，才可发挥意义。三、四回为三段，叙宝钗、黛玉与宝玉聚会之因由。五回为四段，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六回至第十六回为五段，结秦氏海淫丧身之公案，叙熙凤作威造孽之开端。按第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国府后，应即叙荣国府情事；乃转详于宁而略于荣者，缘贾府之败，造衅开端，实起于宁。秦氏为宁府淫乱之魁，熙凤虽在荣府，而弄权实始于宁府，将来荣府之获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细叙。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为六段，叙元妃沐恩省亲、宝玉姊妹等移住大观园，为荣府正盛之时。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为七段，是宝玉第一次受魔几死，虽遇双真持诵通灵，而色孽情迷，惹出无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为八段，是宝玉第二次受责几死，虽有严父痛责，而痴情益甚；又值贾政出差，更无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为九段，叙刘老老、王凤姐得贾母欢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为十段，于诗酒赏心时，忽叙秋窗风雨，积雪冰寒；又于情深情溢中，忽写无情绝情，变幻不测，隐寓泰极必否、盛极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为十一段，叙宁、荣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顿大观园，气象一新，是极盛之时。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为第十二段，写园中人多，又生出许多唇舌事件，所谓兴一利，即有一弊也。六十三

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为第十三段，叙贾敬物故，贾琏纵欲，凤姐阴毒，了结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为第十四段，叙大观园中风波叠起，贾氏宗祠先灵悲叹，宁、荣二府将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为第十五段，叙薛蟠悔娶，迎春误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宝玉再入家塾，贾环又结仇怨，伏后文中举、串卖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为第十六段，写薛家悍妇，贾府匪人，俱召败家之祸。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为第十七段，写花妖异兆，通灵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为荣府气运将终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为第十八段，叙大观园离散一空，贾存周官箴败坏，并了结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为第十九段，写宁、荣二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结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为第二十段，了结凤姐、宝玉、惜春、巧姐诸人及宁、荣二府事。一百二十回为第二十一段，总结《红楼梦》因缘始末。此一部书中之大段落也。至于各大段中，尚有小段落，或夹叙别事，或补叙旧事，或埋伏后文，或照应前文，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板不乱，总评中不能胪列，均于各回中逐细批明。

《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齿冷，亦知作者匠心。

《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

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至副册之香菱，是宾中宾，又副册之袭人等，不能入席矣。读者须分别清楚。

甄士隐、贾雨村为是书传述之人，然与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并非实有其人，不过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痴迷。刘老老为归结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无之间。盖全书既假托村言，必须有村妪贯串其中，故发端结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刘老老者，若云家运衰落，平日之爱子娇妻、美婢歌童以及亲朋族党、幕宾门客、豪奴健仆，无不云散风流，惟剩者老妪收拾残棋败局。沧海桑田，言之酸鼻，闻者寒心。

《红楼梦》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宝钗是宝玉之配，亲情更切，衰运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详细。

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如《西厢》之草桥惊梦，《水浒》之英雄恶梦，则一梦而止，全部俱归梦境。《还魂》之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紫钗》仿佛相似，而情事迥别。《南柯》、《邯郸》，功名事业，俱在梦中；各有不同，各有妙处。《红楼梦》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另开生面。前后两大梦，皆游太虚幻境，而一梦是真梦，虽阅册听歌，茫然不解；一是神游，因缘定数，了然记得。且有甄士隐梦得一半幻境，绛芸轩梦语含糊，甄宝玉一梦而顿改前非，林黛玉一梦而情痴愈锢。又有柳湘莲梦醒出家，香菱梦里作诗，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妙玉走魔恶梦，小红私情痴梦，尤二姐梦妹劝斩妒妇，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宝玉梦至阴司，袭人梦见宝玉、秦氏、元妃等托梦及宝玉想梦无梦等事，穿插其中，与别部小说传奇，说梦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议。

《红楼梦》一书，有正笔，有反笔，有衬笔，有借笔，有明笔，有暗笔，有先伏笔，有照应笔，有著色笔，有淡描笔：各样笔法，无所不备。

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

书中多有说话冲口而出，或几句说话止说一二句，或一句说话止说两三字，便咽住不说。其中或有忌讳不忍出口，或有隐情不便明说，故用缩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笔。

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其福其寿，固为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迹，虽不能知，然听其临终遗言，说“心实吃亏”四字，仁厚诚实，德可概见；观其严查赌博，洞悉弊端，分散余资，井井有条，才亦可见一〈班〉（斑）；可称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则贾敬、贾赦无德无才，贾政有德无才，贾琏小有才而无德，贾珍亦无德无才，贾环无足论，宝玉才德另是一种，于事业无补。女则邢夫人、尤氏无德无才，王夫人虽似有德而偏听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钗，王凤姐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

好，而寿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陷身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均非福寿之器：此十二金钗所以俱隶薄命司也。

《红楼梦》一书已全是梦境，余又从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事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以余梦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

《红楼梦》结构细察，变换错综，固是尽美尽善；除《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之外，小说中无出其右者。然细细翻阅，亦有脱漏纰谬及未惬人意处。余所阅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系翻刻漏误，无从考证。故就所见，摘出数条，以质高明。非敢雌黄先辈，亦执经问难之意尔。

第二回冷子兴口述贾赦有二子，次子贾琏。其长子何名？是否早故？并未叙明，似属漏笔。

十二回内说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写书接林黛玉，贾母叫贾琏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说贾琏遣昭儿回来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爷同林姑娘送灵到苏州，年底赶回，要大毛衣服等语。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则写书接黛玉应在七、八月间，不应迟至冬底；况贾琏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应当时带去，何必又遣人来取？再年底才自京起程，到扬又送灵至苏，年底亦岂能赶回？先后所说，似有矛盾。

史湘云同列十二钗中，且后来亦曾久住大观园，结社联吟，其豪迈爽直，别有一种风调；则初到宁、荣二府时，亦当叙明来历、态度，及十二回以前并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丧

中，叙忠靖侯史鼎夫人来吊，忽有史湘云出迎，亦不知何时先到宁府，突如其来，未免无根。恐系翻刻误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观园工程告竣，栊翠庵已圈入园内，究系何时建盖？何人题名？妙玉于何时进庵？如何与贾母等会面？竟无一字提及，未免欠细。

十八回元妃见山环佛寺，即进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栊翠庵。维时妙玉若已进庵，岂敢不迎接元妃？抑系尚未进庵或暂时回避，似应叙明。

三十四回袭人赴宝钗处，等至二更，宝钗方回来，曾否借书，一字不提，竟与未见宝钗无异，似有漏句。

三十六回袭人替宝玉绣兜肚，宝钗走来，爱其生活新鲜，于袭人出去时，无意中代绣两三花瓣，文情固妩媚有致。但女工刺绣，大者上绷，小者手刺，均须绣完配里方不露反面针脚。今兜肚是白绫红里，则正里两面已经做成，断无连里刺绣之理，似于女红欠妥。

三十五回宝玉听见黛玉在院内说话，忙叫快请。究竟曾否去请？抑黛玉已经回去？与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脱漏。

五十三回贾母庆赏元宵，将上年嘱做灯谜一节竟不提，似欠照应。

五十八回将梨园女子分派各房，画蔷之龄官是死是生，作何着落，并未提及，似有漏笔。

六十三回平儿还席，尤氏带佩凤、偕鸾同来，正在园中打秋千时，忽报贾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车带领赖升一千老家人媳妇出城，佩凤、偕鸾并未先遣回家，稍觉疏漏。

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后，并未回家，自应仍与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凤姐到尤二姐处，并不见尤老娘，尤二姐



进园时，母女亦未一见，殊属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觉，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贾琏见尸时，将吞金尸痕叙明一笔，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贾政差峻回京，先一日珍、琏、宝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应先禀知贾母、王夫人，次日即应俱在大门迎接。何致贾政已在贾母房中，直待丫头匆忙来找，宝玉始更衣前去？此处叙事，未免前后失于照应。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宝玉私自探望，晴雯赠宝玉指甲及换着小袄，是夜宝玉回园，临睡时，袭人断无不见红袄之理，宝玉必向说明，囑令收藏。乃竟未叙明，实为缺漏。

八十三回说夏金桂赶了薛蟠出去，虽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闹得无法，薛蟠便出门躲避”之句，似不过偶然暂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妈、宝钗岂有不令人寻找，听其久出之理？今写金桂同宝蟾吵闹，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后照应，不甚熨贴。

一百十二回贾母所留送终银两，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则鸳鸯生前，岂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鸳鸯反问凤姐，银子曾否发出，此处似不甚斗笋〔榫〕。

林黛玉虽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痴，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应仍为仙草，与宝玉之石头无异，才是本来面目。论其生前情欲，不应即超凡入圣，遽为上界神女。至潇湘妃子，不过因其所居之馆，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诗社别号。且妃子二字，亦与闺媛不称，何必坐实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见非见，引至仙草处，见其微风吹动，飘摇妩媚，及仙女说出因缘，便可了结。末后绛殿珠帘请回侍者一段文字，转觉画蛇添足。应否删节，请质高

明。

一百十九回宝玉不见，次日薛姨妈、薛蝌、史湘云、宝琴、李婶娘等，俱来慰问，惟李绮、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绮当是已经出阁，邢岫烟与宝钗为一家姑嫂，且宝钗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起来，终觉欠细。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

## 红楼梦回评

（清）王希廉

###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开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阅者之意”句止为第一段，说亲见盛衰，因而作书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请听”句止为第二段，是代石头说一生亲历境界，实叙其事，并非捏造，以见“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写得来。自“按那石上书云”句起至末为第三段，提出“真”“假”二字。以甄士隐之梦境出家引起宝玉，以英莲引起十二金钗，以贾雨村引起全部叙述。

石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按周年十二月二十四气。三万六千五百一块，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一之数。

情僧者，情生也；情僧缘者，因情生缘也。风月宝鉴者，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钗，情缘所由生也。

“石头记”者，缘宁、荣二府在石头城内也。悼红轩似即怡红院故址，当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击怡红院之繁华，乃十年之后重游旧地，风景宛然，而物换星移，园非故主，院亦改观，不禁有满目河山之感，故题其轩曰“悼红”，以见鸟啼花落，无非不悼。此一把酸辛泪，不由人不落也。

葫芦庙有二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书虽是小说，而包罗万象，离合悲欢，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此一义也。此书虽是荒唐，却是实录其事，并非捏饰，所谓依样葫芦；此又一义也。故甄士隐必住在庙旁，贾雨村必住在庙内。或曰：“尚有一义。”余问：“何义？”答曰：“葫芦音同胡卢。人生若梦，幻境皆虚，离合盛衰，生老病死，不过如泡影电光。书虽实录其事，而隐藏真迹，假托姓名，演为小说，以供胡卢一笑耳；此亦一义也。”所说亦有意味，因附记之。

贾雨村口吟“玉在椽中”一联，暗伏黛玉、宝钗二人。

《跛足道人歌》及甄士隐注解是一部《红楼梦》影子。

甄士隐向跛足道人说“走罢”，即“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宝玉之一走。

##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娇杏者，侥幸也。贾雨村之罢官得馆，因馆而复得官，如娇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皆侥幸也。

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书之义也。

冷子兴者，喻宁、荣二府极热闹后必归冷落也。

宁、荣二府头绪纷繁。若于后文补叙家世，竟不知该于何

时补叙，势必冗杂；若不分晰叙明，东、西两府，又牵混不清。妙在借冷子兴在村肆中闲谈叙及，且将林、甄、王、史各亲戚参差点出，既有根蒂，又毫无痕迹；真善于点题者。

邪、正二气夹杂而生，所论最有意义。

情痴、情种是宝玉、黛玉品题。

第二回一段之中应分两小段。自起句起至“不曾上学”句止为一段，叙贾雨村得官娶娇杏及罢官处馆，是补叙前事，引出林黛玉。自“雨村闭居无聊”句起至末为二段，叙宁、荣家世，宝玉性情，趁势逗出甄宝玉。

###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贾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几句撇开，即细叙黛玉正文，得随起随落之法。

黛玉开口说“病”，说“癞头和尚”，说“不要见哭声”，说“不要见外亲”等语，已逗明一生因缘结果。

王熙凤出来，另用一幅笔墨，细细描画。其风流、能干、权诈、阴薄气象已活跳纸上；真是写生妙手。

王夫人对黛玉说宝玉娇养疯傻样子，已将日后同黛玉情况隐隐伏出。

黛玉初见宝玉，便吃一惊，想着“那里见过”；宝玉亦如此说。宿缘已见。补叙宝玉装〈来〉〔束〕、面貌更觉动人，却是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样惫赖人物”。反挑一句，文笔曲折生动。

〈西江月〉一词，骂煞纨绔公子。

描写黛玉形容，可怜可爱，的是痴情人。

宝玉一见黛玉便摔玉哭泣，黛玉亦因摔玉夜间淌泪。此时

之两泪是一生眼泪根源，且伏后来砸玉、失玉情事。

第三回专写黛玉形貌、神情，是此回之主。中间带写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因主及宾，故亦写及装束、仪容，又带出王夫人、邢夫人、李纨及宁荣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鬻，即点出袭人、鹦哥、王嬷嬷、李嬷嬷等人。末后带起薛宝钗家。看他慌不慌，忙不忙，出落次序，有极力描写者，有淡描本色者，有略言大段者，有宾有主，有宾中之主，宾中之宾，笔墨笼罩全部。

####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宝玉、黛玉、宝钗是一部之主。宝、黛已经会合，第四回必当叙及宝钗。但一住应天，一住都中，如何合并一处？借人命一案牵合相聚，即将英莲带出，以为引线。后来许多事件俱于此回埋根，且将贾、王、史、薛四家亲戚均即带叙，省却后文许多补笔。真是匠心独苦，亦是天衣无缝。

莲花命名大概用青红香白翠紫绿玉等字。今取“英”字，与人独异。英者，落英也；莲落则菱生矣。

葫芦庵小沙弥断案，说尽仕路趋炎情态。又见赫赫诸大宦，跳不出小小葫芦。

小沙弥劝结冤案，自己仍被贾雨村充发，不但报应不爽，可为小人儆戒，且了结此沙弥，以省后来笔墨。

梨花如雪，梨香院正好住薛宝钗。

王子腾若不出京，薛蟠一家自应相依王宅，不便即住梨香院。如此安顿是文章善渡法。

薛宝钗是主，英莲是宾，却先叙英莲，后叙宝钗，是因宾及主法。

篇中说“宝钗举止品度又是一样”，已隐隐中贾母之选，且为众人钦服。

三、四回一大段中又分四小段。三回首句起至“不在话下”止为一段，叙贾雨村送黛玉进京，复得官到任。“且说黛玉”句起至三回末为一段，叙黛玉进荣府与诸人相见及初见宝玉情事。四回首句起至“充发小沙弥”止为一段，了结薛蟠命案。自“且说买了英莲”句起至四回末为一段，叙宝钗同母、兄往贾府梨香院缘由。

##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一回至四回已将贾、〈玉〉〔王〕、史、薛亲戚家世大略叙明；黛玉、宝钗已与宝玉合并一处。入后应〈叙细〉〔细叙〕居恒情事。然十二金钗尚未点明。若逐人另叙，文章便平芜琐碎，故以画册、歌曲将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点出，后来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贾氏宗支，可借冷子兴口中细说，所以撰出一梦，在虚无缥缈之境，梦是幻仙，笔亦仙幻。

宁府赏梅为入梦之由。梅者，媒也；蓉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

宝玉先到上房内间，一见画对，即不肯安歇，描出一不愿读书孩子。然后秦氏引入自己卧房。是由浅入深法。

叔叔不应在侄媳妇房里睡，略借嬷嬷口中说一句，秦氏即顺口扫开。用笔有深意，又引起后文秦钟。

秦氏房中画联、陈设，俱着意描写，其人可知，非专修华丽也。

秦氏说“神仙也可以住得”，引起警幻仙来。

众奶姆散去，袭人等四丫鬢，秦氏吩咐在檐下看猫儿。此时秦氏理应出去，陪侍贾母及邢、王夫人。书中并不叙及，是深笔，不是漏笔。

《警幻仙》一赋不亚于《巫女》、《洛神》。

《又副册》第一幅是晴雯、金钏等；二幅是袭人。

《副册》一幅是香菱即英莲。

《正册》一幅是林黛玉、薛宝钗。

第二幅是贾元春。

第三幅是贾探春。

第四幅是史湘云。

第五幅是妙玉。

第六幅是贾迎春。

第七幅是贾惜春。

第八幅是王熙凤。

第九幅是巧姐。

第十幅是李纨。

第十一幅是秦氏，鸳鸯其替身也。

十二金钗《正册》，画止十一幅。黛玉是宝玉意中人，宝钗是宝玉镜中人，故同为一幅。文法亦不板。

宝玉入梦，因在秦氏房中。然无端入梦，便觉无因。故托宁、荣二公嘱警幻仙点化之说。既为后半埋根，梦亦有因而起。

茶名“千红一窟”，酒名“万艳同杯”，言目前虽有千红万艳，日后总归《杯》〔杯〕土一穴。同是点化语，不是赞仙家茶酒。

《红楼梦》第一曲是总领。

第二曲《终身误》指薛宝钗。

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

第四曲《恨无常》指贾元春。

第五曲《分骨肉》指贾探春。

第六曲《乐中悲》指史湘云。

第七曲《世难容》指妙玉。

第八曲《喜冤家》指贾迎春。

第九曲《虚花悟》指贾惜春。

第十曲《聪明累》指王熙凤。

第十一曲《留余庆》指巧姐。

第十二曲《晚韶华》指李纨。

第十三曲《好事终》指秦氏。

第十四曲《飞鸟各投林》是总结。

金钗十二人，画止十一幅，曲则十四拍，亦是变动法。

“意淫”二字甚新。

迷津难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沈溺。

第五回自为一段，是宝玉初次幻梦，将《正册》十二金钗及《副册》、《又副册》二三妾婢点明，全部情事俱已笼罩在内，而宝玉之情窦亦从此而开，是一部书之大纲领。

##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文章有暗写，有明写。不便明写者当暗写，宝玉于秦氏房中梦教云雨是也；不必暗写者即明写，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梦中云云，宝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别告



诉人？宝玉说“一言难尽”，又细说与袭人，其情其事跃然纸上。

秦氏房中是宝雨初试云雨，与袭人偷试却是重演。读者勿被瞒过。

接着秦氏房中之梦便写与袭人试演。可见宝玉一生淫乱，皆从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头绪万端，真是无从说起。借刘老老叙入，不但文睛闲逸，且为巧姐结果伏线。

写刘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门上问话，周瑞家引入荣府，看见服食、陈设，见王熙凤说话，活画出一乡里老嫗到富贵人家光景。真是写生之笔。

贾蓉借玻璃炕屏，何必写眉眼、身材、衣服、冠带？作者自有深意。凤姐先假不允，贾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给；贾蓉出去，又唤转来，凤姐出神半日笑曰：“罢了，晚饭后你来再说，这会子有人”等语，神情闪烁飘荡，慧眼人必当看破。

##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薛宝钗冷香丸经历春夏秋冬，雨露霜雪，临服用黄柏煎汤，备尝盛衰滋味，终于一苦，俱以十二为数，真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树下，不免于先合终离矣。

迎春、探春在一处，惜春独同小姑子顽笑戏说“剃头”，伏后来出家根苗，且为十五回凤姐弄权、秦钟得趣伏笔。

凤姐夫妇白昼宣淫，其不端可知。

宫花小物，黛玉亦有妒心，器量真是褊浅。

周家女儿为婿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凤姐之平日弄权于斯可见。

凤姐宫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单请凤姐。其中藏笔甚多，须以意会。

凤姐带宝玉同赴宁府，引出秦钟，惹起焦大，即借焦大醉骂，露出诸丑。读者勿以醉后胡骂，视为无关紧要。

秦钟与宝玉一见，便彼此胡思乱想。冶容、富贵动人如此。纨绔公子慎之思之！

第七回专写凤姐与宁府往来亲热，为后来治丧埋根，中间带出秦钟、宝玉相聚，而先写凤姐夫妇白昼宣淫以作陪衬，又埋伏惜春出家，宝钗结局，香菱可伤等事。至于焦大醉骂，黛玉妒花，皆文人深笔。

## 第八回 賈宝玉奇緣識金鎖

### 薛宝釵巧合認通灵

王凤姐赢来戏席，贾母、王夫人先回，凤姐然后尽欢至晚。此半日中有许多事情在笔墨之外。

宝玉绕路至梨香院，偏遇见清客、家人两番问安、索字，固是文章曲折，亦写尽趋奉公子情态。

第八回专叙金玉配合之缘，故收宝钗面貌、衣饰及宝玉之装束，又极力描写一番。

宝玉之玉是宝钗要看，宝玉递送，宝钗之金〈琐〉〔锁〕，却从丫头莺儿口中露出。大方得体，不着痕迹。

黛玉蓦地走来，妙极！若黛玉不来，宝玉与宝钗两人说话一时便难截住。

黛玉开口尖酸，宝钗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辞解

说。

黛玉借手炉隐刺宝玉平日不听他劝，好吃冷酒，今日宝钗一说便听。妙在宝玉心中晓得，宝钗似晓不晓，薛姨妈真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辞掩饰。灵变含蓄，文心如鬼工。

宝钗说黛玉“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真将一个极灵、极妒的女孩活现纸上。

写黛玉替宝玉戴斗笠，实是疼爱宝玉。若是宝钗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话来。今默无一语，真是大方女子。两相形容，文章细活。

晴雯贴字，宝玉握手，两情从此而起。

宝玉摔杯是专恼李嬷嬷，乃写及袭人<妆>〔装〕睡，闻气起劝，含糊答应贾母，舍已拦阻宝玉，觉有一个恃爱灵婢跳跃纸上。

秦钟入塾，伊父望其学成名立，是反跌后文，秦氏来历于此回补出。

##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 嗔頑童茗烟鬧书房

贾政申飭李贵，嗔说宝玉，是反衬后文大闹，又为李贵调停之伏笔。

宝玉于女色自幼亲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袭人演试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沈溺，又有秦钟同学，从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宝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为宁府之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钟者情种也。

学堂大闹言聚徒为塾，鱼龙混杂，其丑有不可胜言者。

第九回专写宝玉与秦钟相厚是主，其余俱是宾。而香怜玉爱又是宾中宾。

## 第十回 金寡妇貪利权受辱

### 張太医論病細穷源

金荣大闹书房一节，若竟不再提，则第九回书直可删却半回。若从贾璜之妻告诉发觉，便难于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钟诉知，秦氏气恼，转从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声言，随即扫开，真是指挥如意。

张友士细说病源，莫只作病看，须知是描写出一幅色欲虚怯情状。

第十回将完结秦氏公案，故细说病源，以见是不起之症，又带出贾敬生日，引起下回。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 見熙凤賈瑞起淫心

第十一回专写秦氏病重，贾瑞心邪是正文，贾敬生日是借作引线。若非庆寿，宝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凤姐何由同秦氏细谈衷曲？贾瑞何由撞见凤姐？

宝玉看见画联，触起前梦，一闻秦氏絮语，不觉泪下。回环照应，妙手深笔。

单写宝玉泪下，秦氏默无一言，因贾蓉、凤姐在坐也。读者思之。

衷曲话必须低低说，藏蓄入妙。

贾瑞见色蔑伦，〈邪因〉〔因邪〕丧命，亦从宁府而起。可

见一切丑事皆由宁府，谓之“首罪”，谁曰“不宜”？

尤氏笑说“你娘儿两个见面总舍不得，你明儿搬来和他同住罢”。虽是戏言，作书人却有深意。

凤姐哄诱贾瑞以致殒命，只算是替秦钟报仇。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 贾天祥正熙凤月鉴

第十二回写贾瑞之痴邪，凤姐之险诈，真有张璪画松，双管齐下，一作生枯，一作枯枝之妙。

贾瑞固属邪淫，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殒命？乃凤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话挑引，且两次诓约，毒施凌辱，竟是诱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后已。不但极写凤姐之刁险，且以描其平日钟情之处，亦必如此引盗入室。

第二次贾瑞说“死也要来”，说出一个“死”字，是讖语又是伏笔。

凤姐点兵派将，不叫别人，独叫贾蓉、贾蔷。此何等丑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笔。

蜡烛忽来，纸笔现成，又引至院外，想见熙凤设谋定计时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来，取给风月宝鉴，回照第一回内所叙书名。贾瑞因此丧生，好色者当发深省。

背面是骷髅，正面是凤姐。美人即骷髅，骷髅即美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借贾瑞停柩逗出铁槛寺，伏笔自然。

贾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贾瑞是宾，秦氏是主，故下

回即写秦氏病亡。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秦氏托梦，笼罩全部盛衰。且以见一衰便难再盛，须早为后日活计，是作者借以规劝贾府。

宝玉一闻秦氏凶信，便心如刀戳，吐血来。梦中云雨如此迷人，其然岂其然乎？

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亲，亦皆齐集。固见秦氏平日颇得人心，亦以见贾珍素日之爱怜其媳。

秦氏死后，不写贾蓉悼亡，单写贾珍痛媳，又必觅好棺木，必欲封诰，僧道荐杆，开丧送柩，盛无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凤姐协理丧事，既见其才，又见其权。若非尤氏患病，贾珍难于相请。脱卸处不露痕迹。

凤姐协理秦氏之丧，固显其有才有权，然幸是盛时，呼应俱灵，反照一百十回贾母丧事。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四回极写凤姐之勤能，丧仪之华盛及吊祭之热闹，皆系反衬后来贾母之丧潦草杂乱。

凤姐灵前大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灵动聪明，是凤姐知心，其情亦大略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恸？

在宁府办事，夹写荣府巨细诸事，足见凤姐部署裕如，不慌不忙，然皆是有余气象。

写秦氏丧事是正文，中间夹叙林如海捐馆，为黛玉将来久

住大观园之根。又夹叙北静王要见宝玉是宾，而林黛玉是宾中主，北静王是宾中宾。

##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写乡村女子纺纱等事，直伏巧姐终身。

铁槛寺化作水月，已由坚固而变虚浮，水月变为馒头，愈变愈下矣。所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也。

净虚说倒象府里没手段，深得激将法。三姑六婆真可畏哉！

来旺是凤姐鹰犬，于此回点眼。

凤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胜言。若逐事细说，冗杂琐烦；若一概不叙，又似虚枉。故就铁槛寺弄权及后文尤二姐事最恶最险者细写原委以包括诸恶孽。

秦钟与智能及与宝玉苟且情事，是天亡根据。妙在一是明写，一是暗写。

##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张金哥自缢，守备子投河，此二人亦死于情，而业则归于凤姐。乃欲安享三千金，岂可得哉？

于庆寿日忽得封妃恩旨，〈华〉〈热〉如锦上添花。于喜庆时，独有宝玉闷闷，冷如炭里藏冰。

情为业因，业为情果。可卿已死，鲸卿将故。情已消灭，业亦随化。秦业安得独存？此业之所以先秦钟而死也。

北静王香串，人皆视同至宝，黛玉独嗔为臭物。其品高情深

固不待言，亦可想见其过于自矜处。

凤姐备酒接风，戏谑趣话，描尽美俊口吻。其自谦处正是自伐才能。善用反挑笔法。

薛蟠收香菱为妾，借平儿说谎带笔叙明。既不须另起头绪，又带出凤姐放债、平儿知心情事，可谓八面玲珑。

赵奶嬷闲话，虽是为他的儿子的事，而借此老妪口中细说省亲原委，便不费气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则赖大说存银五万两便有根蒂，并与第四回护官符内所说遥遥照应。

贾蓉听见贾琏说“贾蔷可能在行”，即悄拉凤姐衣襟，凤姐亦即会意帮衬。三人情况何如，读者当自思之。

省亲园规模宏大，写来甚不费力；若窘才俗笔，非两三回不能尽。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应分六小段。六回是一段，叙刘老老进荣府之始。七回是一段，叙宝玉见秦钟之初。八回是一段，叙金玉之缘。九、十两回是一段，叙秦钟与宝玉相厚，为众人所妒，及秦氏病中加气，病势愈增。十一、十二两回叙贾瑞以淫丧命，凤姐毒设圈套公案。十二至十六回了结秦氏姊妹俱以色殒命及凤姐之弄权造孽，中间带叙黛玉回京，北静王等事，为后文引线。

##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大观园工程告竣，若只请贾政一看，毫无意味；今以联扁为题，则此一看为最要紧之事，不徒为游玩起见，而各处亭台楼榭、殿阁山水即可挨次细叙，不觉琐烦。非善于叙景者，不能有此想。



宝玉试才，为下文做诗引线。若此时不预先一试，则下回做诗岂不突如其来？

宝玉不待贾政传唤而适相撞见，省却多少闲笔。

宝玉游园已经多日，其各处景致自己熟悉，且云“众清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之才，宝玉亦知此意”等语，则贾政之欲令宝玉拟题联匾，已早露消息，并非临时起念。其处处议论，安知不有宿构？

于游历时忽想起帐帘、陈设等事，趁势补入，简净便利。

铺写各种奇花异卉，用贾政喝住，变笔极妙！

清客引古诗泣斜阳，于无意中露盛极必衰之意。

李白《凤皇台》全套《黄鹤楼》，虽是替宝玉解说，然崔、李二诗，均有感慨兴亡之意，亦是无意中伏笔。

玉石牌坊宝玉心中忽若见过，直射第五回梦中所见太虚幻境牌坊。省亲不过是一时热闹，与幻境何殊？前后照应，在有意无意之间，的是化工妙手！

游览园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尽，妙极！

贾政看园，至怡红院而止，亦归结得妙！

众小厮分解佩物，事甚无谓，而借此描写黛玉褊妒多疑，煞有意思。

借采办小尼带出妙玉，不必另起头绪，省笔最好。

妙玉父母双亡，不知何姓，其师亦不知姓氏籍贯，又已圆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贵器皿，老嫗、丫头从何得来，实令人可疑。

第十四、五回写宁府秦氏丧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写荣府元妃归省之荣。一凶一吉，皆是反衬后来冷落光景。

##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乐宝玉呈才藻

第十八回省亲是第一旷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笔细写。

补叙宝玉三四岁时曾经元妃教读，以见上回拟题联匾是有意不是无心。

元妃初见贾母、王夫人，三人执手一句话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情景真切。下文临别时贾母等别无一言，更妙！

宝钗改“绿玉”为“绿蜡”，是聪明不是怜爱；黛玉代做杏帘诗，是怜爱不是聪明。各有分别。

元妃点戏四出，末出《离魂》是谶兆，亦是伏笔。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宁府演剧，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及扬幡过会，号佛行香，一派邪乱空虚。暗照宁府行为结局。

万儿与茗烟乘间私通，可见宁府家教之疏。

宝玉若非厌看热闹戏，何由一人走至小书房？若非撞见茗烟与万儿偷情，何由寻至袭人家？文章善于引线。

袭人不肯出贾府心事，后文补写，却先于宝玉眼中看见他两眼圈红，问他哭什么为伏笔，则补写一层便不突兀。

茜雪被撵，虽是细事，亦于此回补出不漏。

袭人说前日吃酥酪，肚疼呕吐，善于排解。

袭人试探宝玉，规劝宝玉，实是解语花。

宝玉说等我化成轻烟，被风吹散，凭你们去，直伏后来出家走散。

黛玉同宝玉，虽是两个枕头，却是对面同睡，又看见宝玉左腮红点，凑近手抚，用帕揩拭，两人恣意戏谑，若非宝钗走来，恐有不堪问处。作者借宝钗截住，又借李嬷嬷吵闹走散，是以藏蓄笔作截断笔。

花解语，玉有香，自然巧对。

此回写袭人一心跟定宝玉，反照后来改嫁蒋伶；写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宝钗丸药生香。

##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元妃省亲后，正月未过，无事可写，故叙婢女们赌钱，以见富贵之家新正热闹气象。

借李嬷嬷吵骂，写袭人之能忍，即借袭人之病睡，逗起磨月、晴雯，为后文伏笔。

借贾环之稚蠢，写赵姨之妒忌，亦是伏笔。

凤姐于李嬷嬷吵骂，用好言劝解；于赵姨之妒忌，则用正言弹压。一是爱怜袭人，一是憎嫌赵姨，而赵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结怨亦始于此。

借史湘云之来，写黛玉之赌气，说出“不如死了”等语，亦是伏笔。

第二十回叙新正琐碎细事。因十八、十九回叙过元妃省亲大事，宁府演戏热闹，必当叙及细事，是文章巨细浓淡相间法。

此回全用借笔作伏笔，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

## 第二十一回 俊襲人嬌嗔箴宝玉

### 俏平儿軟語庇賈璉

天色才明，宝玉即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宝玉夜间虽睡在自己房中，却一心只在黛玉、湘云处，与《西厢》“梵王宫殿月轮高”一样笔法。

湘云剩水残香，宝玉以为鲜洁非常，描尽“意淫”二字。

湘云替宝玉梳头，查看失珠一颗，暗补从前梳洗已非一次。

宝钗听袭人说话，有心赏识，留神探问，为后文伏笔。且暗写宝钗端重，与湘云、黛玉不同。

薛蝌四儿才伺候宝玉，便想设法笼络，已伏将来被撵之由。

宝玉续《南华经》，虽是一时兴趣，却是后来勘破根苗。但此时宝玉在忽迷忽悟之时，且欲钗、玉、花、月，自己焚、散、戕、灭，并非自能解脱，故随即断簪立誓，仍缠绵于色魔也。

黛玉题诗讥诮说“不悔自家无见识”，驳得极是。此即作者之意。

贾璉私通多儿，为后来私通鲍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平儿搜得头发，既压服主人，又即以示恩，真是可人。

贾璉说“不论小叔小侄儿，说说笑笑”，却也看出破绽。平儿说“别教我说出好话来”，是皮里阳秋。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 制灯谜贾政悲讖語

宝钗生日，贾母独捐资办戏，已见贾母属意宝钗。

黛玉闷睡房中，必待宝玉拉起，然后出来，是暗写醋意。

宝钗点《醉闹五台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宝玉后来遁入空门样子。

史湘云心直口快，说出小旦象黛玉，当下并不提黛玉着恼，直至人散后方说破，而黛玉恼湘云光景已活现纸上。妙极！若于席间露出，则与贾母特办戏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于事后追神法。

宝玉一偈一词，却已入悟境，不过尚有人我相。若后文六祖之偈，真是离一切诸相。

黛玉续偈之“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固为超脱，而其不寿于此可见。

宝钗引语录，是不要宝玉谈禅，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长，恐宝玉禅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误了宝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层法。

各人灯谜，就是各人的小照，与《红楼梦曲》遥遥照应。

宝钗灯谜是竹夫人。

第二十二回于庆寿赏灯热闹中插入禅机讖谜，如夏至炎热，一阴已生，直与造化同功。

##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芹儿管事在芸儿之先，足见凤姐之权〈朦〉〔胜〕于贾琏。贾琏于说芹、芸管事时忽带说昨晚褻语，描写少年夫妇情景最为深刻。

宝玉同诸姊妹不住园中，不能有许多事情。但贾政古板，必不肯办，有元妃传谕，方好遵依。是大观园聚集之始。

金钊戏言，可见宝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不但为后事伏

笔，且为前事补笔。

宝玉四景诗，是后来诗会联句引子。

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处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冢埋花，虽是雅事，却是黛玉结果影子。

黛玉听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诗，伤心落泪。短命人往往如此。

于聚集大观园之始，独叙黛玉埋花伤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终于园中也。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义俠

### 痴女儿遺帕惹相思

鸳鸯绝无怜爱宝玉意，与众不同；其结果亦与众不同。

贾芸未得凤姐欢心，先为宝玉所爱，是为小红引线。

卜世仁不肯賒给贾芸香料，反衬倪二之义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贾芸送香料，正在端节需用之时，宜凤姐之欣然收受，可谓善于钻营者。

凤姐向芸儿卖情，芸儿即将贾琏撇开，真是善于逢迎者。

小红不见手帕，于秋纹、碧痕查问时说出，不露芸儿拾得痕迹，善用藏笔法。

小红之属意贾芸，是秋纹等讥消、奚落逼之使然，否则必专心勾引宝玉矣。

小红一梦是一小红楼，妙在入梦时不先说破，读者几疑窗外真是芸儿叫他，化工之笔。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十七、八回为一段，叙大观园告竣，元妃省亲大事。十九、二十、二十一回为一段，写宝玉、黛玉深情及袭人、平儿之灵慧。二十二、三、四回为一段，写宝玉禅机发动，各人灯谜、谏语，黛玉之因曲伤情及初聚园中，栽种花果之盛。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抄《金刚经》引出马道婆，惹出五鬼、双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即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宝玉嗔说贾环，凤姐正斥赵姨，及此回中之宝玉戏彩霞，凤姐之提醒王夫人，俱为赵姨咒诅根由。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凤姐之铁槛寺弄权是净虚尼说合，赵姨娘之给衣物魇魔是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为害不浅。

五鬼将作祟前夹写凤姐戏谑一段文字，双真解释邪祟后来写宝钗讥笑黛玉一番说话，便觉精彩陆离。

写赵姨劝贾母，暗描小人以为得计，反跌出空中木鱼〈磬〉〔声〕来。

此回实写赵姨、马婆之恶迹，为后来报应证据，且见宝玉之尘缘未断，凤姐之恶贯未盈，故双真特来解救，为一部书结上起下之肯綮。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小红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又说“不过三年五

裁各人干各人的去”，虽非实在看透，却是后来谏语。

佳蕙说宝玉说怎么收拾房屋，怎么做衣裳，小红冷笑正要说话，却被小丫头打断，妙极！若再议论短长，不但与上文重复，笔亦不灵活。

小红同李嬷嬷说话，一是无心，一是有意，妙极！

《西厢》元微之同双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终所愿，与宝、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无意。

写薛蟠识别字，活画一个呆霸王。

冯紫英来而即去，正是为蒋伶伏线。

黛玉听见晴雯不肯开门已是气怔，又听见宝钗在里面说笑，其妒其恼真有不可言语形容者。付之一哭，安得不鸟飞花落？晴雯遭忌，已于不肯开门时肇端。

## 第十二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宝钗见宝玉进潇湘馆，即抽身走回，听小红同坠儿私语，便假装寻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生得力处。

小红传平儿说话，琐碎而明白，活写出伶俐小丫头口吻。

探春做鞋一段话，是于闲中描写赵姨之妒鄙。

黛玉哭花冢末句云“花落人亡两不知”，直射将来死时光景。

埋花与宝玉同埋，哭冢亦只宝玉听闻，两相照应，文情兼美。

黛玉《哭花词》极叹红颜薄命，是黛玉一生因果，与《红楼梦曲》遥相关照。

宝玉闻哭恸倒，亦是预伏后来得知黛玉凶信时情状。



第二十七回写小红与贾芸情事是宾，写宝玉、黛玉两人心事是主。

##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己，宝玉之恻直恻到一家，深浅不同，是两人分别处关键。

写黛玉之不睬宝玉，越显其钟情宝玉。文笔反衬得足，则一笔兜转，正面已透。

黛玉处处不放宝钗，宝钗处处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两样做人。

宝钗冷香丸是自己细说，黛玉丸方是宝玉谎说，遥遥关照。

宝玉说“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却被黛玉听见，借端讥消。可见黛玉先走，并未径走，原有心等宝玉同行。作者于后文描出前情，既省笔墨，更为得神。

顺手叙出凤姐要小红，前后血脉贯通。

酒令各曲俱有情关照，惟薛蟠所说、所唱村俗可笑，曲亦并未唱完，酒底亦不说，描尽呆霸王粗蠢，文笔亦变换不板。

蒋玉函于酒令中无意说出“袭人”二字，松花汗巾玉函先已束腰间，大红汗巾夜间宝玉又系袭人腰里，姻缘固有前定，伏笔构思甚巧。

元妃节礼宝玉与宝钗一样。不但贾母属意宝钗，即元妃亦同有此心。

宝玉见宝钗肌容发呆呆看，是钟情亦是意淫。

黛玉咬帕暗笑，想见已在门槛上偷看多时。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清虚观打醮，极力铺张热闹，反照异日凄凉。

写凤姐打道士，贾母安慰小道士，恃势、厚道两相对照。

写张道士说话举动，的是一个有体面的老道，又是荣国公之替身。最妙处是说宝玉形容举动同国公一样，流下泪来一段，此老道才能，却有不可及处。

张道士用盘送符，请宝玉通灵玉给众道看，中间夹写凤姐戏言，不但前后灵活，且即借伏凤姐短命。

神前拈戏，第一本《白蛇记》，汉高祖斩蛇起事，是初封国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满床笏》，是现在情形。第三本《南柯梦》，是后来结局。所以贾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宝钗金锁已惹黛玉妒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张道士说亲，黛玉安得不更妒？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黛玉说宝钗专留心人带的东西，有意尖刻；宝钗装没听见，亦非无意，只是浑含不露。

宝玉砸玉，黛玉吐药，宝、黛等四人无言对泣，描写吵闹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气。

玉可砸，则穗亦当剪，宝、黛姻缘中断，已兆于此。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宝玉向黛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谶语作伏笔。

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将手帕摔给宝玉拭泪，描画妒愈深而情更深。

宝钗怒而能忍，借靛儿寻扇发话，又借戏文讥诮宝、黛，其涵养、灵巧固高于黛玉，而其尖利处亦复不让。

金钊说“金簪落在井里”，亦以谏语作伏笔。

宝钗借丫头寻扇，讥诮宝、黛，引出后文撕扇等事。

女伶龄官于蔷薇架边画“蔷”字，真是睹物怀人，又为三十六回伏笔。

宝玉淋雨，袭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后文金钊投井、宝玉受责等意外事来。

袭人一口鲜血，引起后文宝玉遍身是血。

袭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晴雯奚落袭人，反衬后来晴雯被撵、袭人送衣钱等事。

宝玉要打发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后文。

宝玉、袭人哭，黛玉走来冲散。黛玉去后，薛蟠请酒醉归。随起随落，紧凑超脱。

宝玉又说“做和尚”，回顾前文，黛玉笑记遭数。哭化为笑，灵活非常。

借晴雯口中补写宝玉与碧痕洗澡，借宝玉、黛玉口中补写湘云假扮宝玉及扑雪人儿情事，觉有善戏美女跳跃纸上。

写湘云分送袭人等戒指必须亲自带来，甚有情理；但金钊此时应已逐出，不知此戒指着落于何处。

黛玉说湘云配带金麒麟，引起后文湘云拾得金麒麟。

湘云说“阴阳”二字颇有意味，且暗藏消长之理。末后以翠缕主仆分阴阳，截住上文，不致说破男女，尤为得体。

蔷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宝玉遇雨时遗失。可想见昨日淋雨，仓惶走来，误踢袭人，一夜心慌意乱，不暇检寻光景，是暗暗补写法。

翠缕拾得麒麟，笑说“分出阴阳来了。”先拿湘云的麒麟瞧，不说明谁阴谁阳，含蓄得妙。

湘云说无数人物阴阳俱是宾，只有翠缕拾起金麒麟笑说“分出阴阳”句是主。

###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借袭人向湘云道喜，补叙十年前情事，想见小女孩在一处无话不说，灵活可爱。

借袭人央湘云做鞋，补写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一些。

史湘云劝宝玉留心经济学问，即顺手借袭人口中说宝钗亦曾劝过，又赞宝钗有涵养，既补前事，又远伏后来宝钗劝谏一节。

黛玉窃听湘云等说话，若竟进门相见，便费唇舌；即暗自惊喜悲叹，抽身走回。既省烦笔，又引出彼此诉苦一层。

宝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叹金钏，撞见贾政。

湘云摇扇，袭人送扇，是撕扇余波。

湘云心事委曲，借宝钗口中叙出，即将做鞋一层脱卸，简净灵动。

黛玉不要宝玉拭泪，却自己与宝玉拭汗。先是假撇情，后是真痴情。

宝玉发呆，误认袭人为黛玉，袭人恐难免不才之事，暗想

如何处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说话。

宝钗将自己衣服给金钊装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已隐然是贤德媳妇。

宝钗见宝玉垂泪，王夫人欲说不能说，便知觉七八分。人固聪明，文亦灵活。

写黛玉戆戆小器，必带叙宝钗落落大方；写宝钗事事宽厚，必带叙黛玉处处猜忌。两相形容，贾母与王夫人等俱属意宝钗，不言自显。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一大段中，应分三小段。二十五回为一段，叙赵姨咒魇，通灵蒙蔽，为宝玉第一次灾难。二十六、七、八回为一段，叙黛玉、宝钗性情、举动迥然各别是主，中间带叙小红私情、蒋伶凤缘是宾。二十九回、三十二回为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写黛玉妒忌、宝玉呆迷，中间夹叙晴雯、金钊作陪。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宝玉情迷出神，无人接待雨村，于贾政口中补出，妙，妙！

蒋琪置买庄房，已伏后来娶袭人事。

蒋琪在东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买田房，王府中尚且不知，宝玉何以独知其细？暗写宝玉与琪官情好甚密，不时往来，甚至紫檀堡庄上，宝玉亦曾到过，亦未可知。

贾政大怒，是听贾环之言。金钊之死是主，蒋琪之事是宾。

夹叙聋姬一段，文情曲折可爱。

乌婆冤魔，蚌起生彩霞，宝玉几死于鬼；贾环搬舌，祸由死金钏，宝玉几死于打。其实皆赵姨所致，是后来结果案据。

宝玉拾回贾母房中，人人俱到，独黛玉不来，是在潇湘馆中痛心暗哭，不好意思走来，所以下回说“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其痛更甚于别人。是暗写，不是漏笔。

焙茗向袭人所说贾环是实，薛蟠是虚，故作猜疑之笔，为下回薛蟠剖辩地步。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宝钗说得半句，便咽住不说，宝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觉。此双真之所以说“尘缘未断，无可奈何，通灵之玉不蔽于鬼，仍蔽于情”矣。

宝钗已认定蒋琪一节是薛蟠播扬，引秦钟旧事为证，既劝宝玉改过，又为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宝钗探望送药堂皇明正；黛玉进房无人看见，又从后院出去，其钟情固深于宝钗，而行踪诡密，殊有泾渭之分。

宝钗劝宝玉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又说“你这样细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真；黛玉劝宝玉只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言婉而情深。迥然各别。

借王夫人问贾环话，引出袭人一番说话。袭人固善于乘机，文笔亦不鹘突。

贾环搬舌，袭人讳而不言，省却无数是非。

袭人说黛玉、宝钗“在山色有无中”，妙极！

黛玉与宝玉段段不避嫌疑，密语私言；宝钗与宝玉往往正言相劝，毫无狎褻。二人举动不同，钟情无异。袭人虽心钦宝

钗，而于防闲之处仍相提并及，不分重轻，立言得体。

黛玉题诗潜泣，宝钗劝兄气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总因宝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宝钗之哭，却忘自己眼肿，可谓怨己责人。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钗亲尝莲叶羹

####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宝钗因晚间受薛蟠委曲，又记挂母〈兄〉〔亲〕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专怜宝玉，又不好进院，独立花阴之下，其千思万想，一夜无眠，如画纸上。

鹦哥念诗独念“哭花”二句，可见黛玉无日不哭，无日不念〈哭花诗〉，又先引〈西厢〉二句以衬〈哭花诗〉。文章既前后映照，而黛玉痴情亦描写透彻。

自“宝钗来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补写宝钗早起回家后情事，以了结昨晚薛蟠胡闹一节。

莲叶羹、梅花络，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题。

宝玉想赞黛玉，贾母偏赞宝钗，更见贾母久已属意宝钗。

玉钗、金莺亦是关照金玉良缘。

夹写傅秋芳一段，形容宝玉痴呆。

莺儿正要说明宝钗好处，却被宝钗走来冲断。藏蓄大有意味。

莺儿正打梅花络，宝钗忽叫打玉络，又用金线配搭，金与玉已相贴不离。

黛玉线穗已经剪断，宝钗线络从此结成。

## 第三十六回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贾母若不吩咐小使“过了八月方许宝玉出二门”，则此四五月中，宝玉在园中诸事无从细叙。此文章开展法。

宝钗辈时常见机劝导，惟黛玉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作者只用闲笔一写以省絮烦，而黛玉之一味情痴，不知正道，已显然可见。

借众人想要金钏月钱，引出王夫人厚待袭人与周、赵二姨一样。接〈筍〉〔樺〕自然。

凤姐说“环兄弟该添一个丫头”是反挑笔。

宝钗刺绣尚可，蝇刷实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云亦不免于疑。

借宝玉梦中说出“木石姻缘”，直伏后来出走情事。

宝钗告诉袭人的话，是在同出怡红院一面走一面说的。书中藏而不露，妙极！

宝玉议论忠臣良将皆非正死，又说到自己即死于此时，一派呆话，总因通灵为情蔽之故。

宝玉要得众人眼泪漂化尸身，又因龄官钟情贾蔷，说：“不能全得众人眼泪”，是总结三十三回宝玉受责后众多眼泪。

宝玉悟人生情缘各有定分，其悟虽是，其迷愈甚。

龄官一层，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画字之意，实是为黛玉陪衬，雀儿串戏是麝哥念诗陪衬。

湘云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临行悄属宝玉，引起同拟菊花题，两番诗会，便不合掌。



##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 蘅蕪院夜拟菊花題

八月将终，贾母所限宝玉出门之期已近，乃贾政又奉差远出，宝玉更可任意游荡，以便叙及结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才起意结社，贾芸适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着迹。探春札甚雅，芸儿字极俗，映衬好看。

宝玉别号有三个，又听人混叫，活变不板。

未见白海棠，先拟诗社題，与后文菊花題不用实字用虚字，俱是文章避实法。

李纨评诗以宝钗诗含蓄浑厚取为第一，眼力、见识甚高。各人海棠诗俱暗写各人性情、遭际，而黛玉更觉显露。借送果品引出史湘云，又借寻玛瑙引出送桂花，为下文赏桂伏笔。

王夫人给袭人碗菜月钱是明写，给衣服在众丫头口中说出是暗写，一样事两样写法，方不雷同。

湘云补诗二首，第一首是宝钗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连湘云补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续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结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宝钗想出赏桂吃蟹，代湘云作东，遍请一家。文章开拓变换，既照应宝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讥讽一层。

##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湘云无别号，若俟题诗时增起，未免生砌。于贾母口中说出“枕霞阁”，后文即取为号，便觉自然。真是一笔不苟。

叙吃蟹情事细密周到，又活动不板。

凤姐与鸳鸯戏言“琏二爷要讨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

合欢酒惟钗、黛二人各人一口，映照有情。

菊诗十二首与《红楼梦曲》遥遥相照，俱有各人身分。

《红楼梦》十二曲外，有首尾两曲作起结；《菊花诗》十二首外，有《咏蟹》三首作余音；亦遥相照应。

《咏蟹》三首，黛玉先即焚毁，亦是夭亡之兆。

宝钗蟹诗，虽是讥刺世人，即谓专谑宝玉、黛玉亦可。

宝玉说“我的也该烧了”，又兆将来只剩宝钗一人而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三十三回为一段，叙宝玉受笞几死，是第二次灾难。三十四、五、六回为一段，写宝玉虽受痛贵而情迷如故，中间夹叙钗、黛、袭人、玉钏、金莺、傅秋芳及梦兆情悟等事，俱是描写宝玉痴呆。三十七、八回为一段，叙园中结社之始盛，反照将来之渐次离散也。

##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袭人、鸳鸯、平儿实为丫头中出类拔萃之人，于此回中借李纨总写一番，彩霞是陪衬。

宝玉提起彩霞老实，探春说他“心里有数”，即用李纨说“那也罢了”撇开，接入赞袭人，褒贬意在言外。

借平儿口中夹叙凤姐假公济私，放债牟利。不是闲笔，是暗暗补笔。

刘老老才说女儿抽柴，即用马棚火起截住，妙极！若向贾母细说，万一贾母亦信以为真，遣人寻庙，其事难于收拾。今将贾母撇开，却入宝玉细问，方易于了结谎话。

宝玉说“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伏五十回事。黛玉说“不如弄捆柴雪下去抽”，不知（只）揣知刘老老胡诌，且已知宝玉心事，写出聪慧过人处。

刘老老说若玉小姐，十七岁病死，虽是胡诌，却是黛玉一村。

焙茗寻美女庙，偏遇见瘟神像，暗中点醒痴人是先后红楼梦中美人俱变为夜叉、海鬼、牛头、马面，陪衬刘老老于此回投机入局，为后来巧姐避难根由。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两宴大观园、三宣牙牌令是园中极盛之时，特特将铺设戏玩侈说一番，反衬日后之冷落离散。

惜春画图于刘老老闲话中逗起，在有意无意之间，笔有斟酌。

刘老老走路一跌，可见说话不可太满，行事须防失足。虽系闲文，却是借景醒人。

潇湘馆精雅华丽，不如蘅芜朴实素净。秋爽轩阔大疏落，恰配探春身分。

凤姐与鸳鸯戏弄刘老老，贾母笑骂“促狭鬼”，虽是戏言，却是两人早死谶语。

分送余肴给平儿、袭人，并不送赵、周二姨娘，于周到中形容出好歹心事。

黛玉喜“残荷雨声”句，总是好哭。

黛玉说《牡丹》、《西厢》曲句，可见平日喜看情词，且可见其结果处。

宝钗听黛玉说出《牡丹亭》曲，回头一看，妙在黛玉不留意，又说出《西厢》一句，伏四十二回规劝一层。

黛玉说《牡丹》、《西厢》固见其钟情处，宝钗说“处处风波处处愁”亦见其遭际处。

迎春错韵受罚，其余俱故意说错，惟王夫人，鸳鸯代说，却不明说牌色诗句，即接刘老老之笑话。既省笔墨，又变动不板。

刘老老说令固是发笑，然却与巧姐结局暗暗关照。

##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櫺翠庵

### 刘老老醉臥怡紅院

竹根杯引出黄杨杯，文情曲折。

若无黄杨大套杯，刘老老何至醉臥宝玉床？若非刘老老腹泻，何由走入怡红院？一路叙来，有情有景。

竹根、黄松、杨木，俱是陪衬黄杨杯，却先后错综写出，无一笔重复。

宝玉等听曲、饮酒，是刘老老醉后余波。

刘老老极村俗，妙玉极僻洁，两两相形，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宁为老老，毋为妙玉。

妙玉拉宝钗、黛玉衣襟，心中非无宝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无宝玉，因何刘老老吃的茶杯，便嫌腌臢不要，自己常吃得绿玉斗，便斟茶与宝玉，又寻出竹根大海来；且肯将成窑茶杯给与宝玉，听他转给刘老老？是作者皮里阳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宝玉说“你独来我不肯给你吃”，是假撇清语，转觉欲盖弥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许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无墓住，形迹殊属可疑。

刘老老误入怡红院一段文章，有疑神疑鬼之笔，又照应凤姐代插满头花，想见席中醉态，真可发笑。

大姐来园中，引出后文送祟取名情事。

##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謔补余音

大姐送祟灵验，引出刘老老取名。

刘老老取名“巧姐”，既补出巧姐生日，又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

平儿要乡间干菜，不是闲话，是为刘老老好不时常往来地步。

刘老老此次进荣府，衣物银两满载而归，是伏后来老老家中藉此宽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写荣府念旧乐施。

鸳鸯假要笔锭如意簪子，为抽开荷包袋掩饰无痕。

宝钗规劝黛玉是极爱黛玉，所论亦极大光明，并宝玉亦隐隐在内。

商量画大观园，开出许多需用之物及寻索图样，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象此图必要画成，是反照后来并未画完，又便

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闪法。

### 第四十三回 閑取乐偶攢金庆寿

####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攢金庆寿，一则见贾母之宠爱凤姐，一则见凤姐之权压众人，不独变换故套。

写众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给还各人公分俱有分寸。

凤姐生日偏值金钏生忌；贾母攢金取乐偏有宝玉撮土焚香；寿筵未设，宝玉先着素衣；戏席未终，贾琏忽持利剑。且尤氏口中说出“钱带棺材里去”；玉钏叹气，独是暗中拭泪。种种不祥，俱于极热闹时见兆。

焙茗代祝是用旁笔写出宝玉痴呆；婉劝宝玉回家亦是旁面写宝玉竟忘凤姐生日。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荆钗〉男祭必到江边，与宝玉焚香寻至井上，暗相关照。黛玉口中说出，宝钗不答，想见两人意中俱默晓宝玉心事。

尤氏说“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后知道还得不得？”是以谏语作伏笔。

贾琏拔剑要杀凤姐，与二十二回对平儿说“将来都死在我手里”句遥遥相应。

鲍二妻吊死与金钏投井，一是气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别。

平儿理妆一节，于极气恼时夹写极怜爱；有忽然狂风暴雨，忽然风和花媚之景。

贾琏与凤姐反目，必得贾母作主，贾琏方好服礼赔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到。至写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笔可及。

鲍二依旧奉承贾琏，伏后来伺候尤二姐及分赃情事。

第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为一段，叙刘老老得贾母欢心，可以不时走动及王夫人等各想欲助，从此家中渐渐宽裕，为后来巧姐避难地步。四十二回为一段，是上三回余波，既写黛玉心服宝钗，又带叙画图等事。四十三、四回为一段，写凤姐盛时庆寿，即伏日后失时之兆。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画图需用物件，应接四十三回写。因凤姐生日闹事搁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后夹带叙入替平儿抱不平话语，前后文章仍打成一片，无断续痕迹，又带说监社一层作衬，更不单弱。

凤姐口中带出邢夫人来叫，引起下回贾赦娶鸳鸯情事。

叙赖大得官请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莲痛打及伏探春整顿大观园，且见荣府声势，奴子俱为正印，又反照后来贾政借银之事。

借赖嬷嬷口中训说宝玉一番，暗补宁、荣两府昔日家教之严，以形此时之放纵。

补写周瑞之子于凤姐生日酒醉无礼一层，为是日闹事余波，且见凤姐生辰，内外上下俱不安静。

黛玉心事向宝钗实说，不但写黛玉平日多心，且见宝钗贤德，并暗写出众人背后议论。

黛玉闷制风雨词已难为情，又见宝玉冒雨探望，宝钗致送燕窝，更撩拨起无限感慨。宜乎，直到四更方睡也。

直宿人等开场聚赌为惹事根由，妙于无意中带出。

####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此回贾赦要鸳鸯，为一百十一回鸳鸯自缢之根由。虽是单写一件事，又夹写邢夫人愚懦，王凤姐使乖。

鸳鸯向平儿、袭人说“做姑子”、“还有一死”的话，“姑子”是宾，“一死”是主，伏殉主情事。

鸳鸯正生气时，又间叙平儿、袭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趣，且见鸳鸯胸中早认定一个“死”字。

贾赦向金文翔一番说话，全是倚势霸道，俱在鸳鸯逆料之中。此贾母一故，鸳鸯所以必死也。

探春劝贾母开脱，王夫人、凤姐派贾母不是。一个劝得有理，一个派得有趣，真是善于劝解者。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贾母若不斗牌，邢夫人如何回去？众人如何又来？是文章借景脱卸法，又借凤姐戏谑了结鸳鸯一案。

赖大家一席，不但探春异日兴利除弊，派人管园于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莲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莲同秦钟相好，宝玉莲蓬是借境补写。

宝玉因在冯紫英家私同蒋琪互换腰巾，致受痛责，薛蟠亦



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遙遙相照。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无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此撇開，不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為後文湘蓮救薛蟠地步。

##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薛蟠出門，写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海盜也。

香菱系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今因薛蟠出門，搬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无牽強痕迹，即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

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雨村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于此。扇子虽小，可以扇風，可以扇焰，其為禍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疮藥為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詩工夫。《月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作詩法則。香菱第三首詩，于夢中得來，畢竟是《紅樓夢》中人暗相映照。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 脂粉香娃割香啖臄

第三首《月诗》固好，然“一片砧声”、“五更残月”及“秋江独夜”、“团圞不永”等句不但为香菱结果影子，且是黛玉、宝钗小照。

香菱会做诗，引出许多能诗闺秀来。若不于此时叙入，则香菱讲诗几无了结之时。撇上起下，灵动顺利。

薛、李、邢、王四家亲戚路遇齐来，省却许多笔墨。若逐家分起各叙，头绪既繁，文亦冗杂，是文章并叠类叙法。

诗社是探春兴起，要留众姊妹必得探春说起，一丝不走。

香菱得湘云同住，诗学自然日进。借宝钗厌烦语叙出，不用正写，妙极！

宝琴可以入画，即于此时伏笔。

琥珀戏顽，反挑宝琴已有婿家，又借此写出黛玉与宝钗相得情况。

宝玉借《西厢》问黛玉，又借《西厢》解悟，灵巧恰合，又照应前文。

各人装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烟仍是家常衣服更为好看，又伏下文凤姐送衣、宝钗赎当等事。

宝玉吃饭慌忙，贾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来，便不突兀。

于赏雪联句之前，夹写湘云等炙吃鹿肉，事虽近俗，而雅趣倍加。

平儿失镯伏晴雯撵坠儿事。

##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芦雪亭联句、暖香坞制谜为诗社极盛时，从此以后渐有雪消香散之况。

上回先写宝玉看见红梅，此回接叙乞梅，联络自然。

白海棠诗湘云一人补题二首为余波，红梅花诗邢岫烟等三人各吟一首，又宝玉另作乞梅一首为联句余波。遥遥关照，而文法复变化不同。

李纨厌妙玉为人毕竟是正经人，黛玉拦住宝玉不要跟人毕竟是慧心人。

四十一回中妙玉说宝玉若独自一个来，不给茶吃。何以红梅花宝玉一人去偏能折来，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见妙玉心中爱宝玉殊甚。前说不给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红梅亦是假掩饰。

妙玉送宝钗、黛玉梅花，两人不谢妙玉，转谢宝玉费心，文人深笔。

贾母至园中不但引出注意宝琴添入画图及薛姨妈说破宝琴已许字梅家等说话，且为做灯谜接〈筍〉〔榭〕。

薛姨妈说宝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怀古十首灯谜。

宝钗灯谜似是树上松球，宝玉灯谜似是风筝琴，俗名鞦韆，黛玉灯谜似是走马灯。

各灯谜或猜着或不及猜，变换不板。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冢懷古》似是匠人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懷古》似是紈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曾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謎亦用《西廂》、《牡丹》，若不说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紈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邪書”為之剖白。前後不相干碍，針線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體貼王夫人之意，即順借平兒送給邢岫煙雪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為晴雯、麝月親近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

太醫診脈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為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紈褲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是襲人料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須鐲

###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賈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鳳姐說“我活一千歲”，是反挑。

平兒遮蓋墜兒偷鐲，又私囑麝月等襲人回來設法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於眾婢。

鼻烟壺是西洋瑛琅的。黃發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一笔

不肯鹊突。

药气、花香，黛玉、宝玉中房中亦复相同，真是两人同志。映衬有意，不是闲笔。

外国女儿诗隐隐是一部《红楼梦》。

宝、黛两人各有说不出的话，含蓄有味。宝玉才说“宝姐姐送燕窝”一句，便被赵姨来打断，更妙。

鸳鸯发誓绝婚后即不合宝玉说话，贞烈之性实不可及。

写宝玉出门仆从簇拥，众人请安，反衬后来衰败出家光景。

坠儿被撵引出后来晴雯、司棋被撵等事。

偷镯激晴雯之气，补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即不被逐，恐亦难活。

写晴雯撵坠儿说话，气骄志满，是反挑后来自己亦被逐出。

描写宝玉疼爱晴雯，反照后来不能照看。

宝玉若不将坠儿偷镯告诉晴雯，何至病中生气？若不烧破雀金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实由宝玉，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应分五小段。四十五回是一段，写黛玉之多病，宝钗之多情。四十六回为一段，写贾赦之渔色，鸳鸯之烈性。四十七、八回为一段，叙薛蟠之出门，香菱之进园。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为一段，写园中闺秀之多，诗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为一段，写晴雯之气病重。

###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晴雯力疾补裘，为钟情宝玉之第一事，此异日《芙蓉泪》之

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衣也。

宝玉说“倘有好歹”，是正照其将来之死；晴雯说“那里就得病”，是反衬其将来之死。

宁、荣二国公名讳借恩赏祭祀银补出，恰好。

庄头送年物银两，是反照将来之查抄。

借庄头问答写出荣府费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后来亏乏。

贾珍嗔说贾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联匾、殿宇及行礼等事，若竟直叙，则作书者并非贾氏宗支，不在与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细？便为识者所笑。今借宝琴留神细看，一二铺叙，文章极有根底。

极写祭祠之盛，赏灯之乐，反照后来之萧索。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于极热闹时插入宝玉出席赴园，并袭人、鸳鸯闲话，既写宝玉疼爱袭人，且补出鸳鸯父母俱故，心中更无牵挂。

凤姐借照应园中及预备宝玉回房等事，开脱袭人不来伺候，又引出鸳鸯母死不来伺候，灵变可爱。

写宝玉小解及洗手等事，虽是闲文，却见平日宝玉娇养已极。

黛玉偏不饮酒，拿杯放宝玉唇边，宝玉即一气饮干，未免太露。凤姐说“莫吃冷酒”，尖刺殊妙。

贾母说编书一节固是作者深诋唱本小说，亦是暗照宝玉、黛玉两人心事。

女先儿说王熙凤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签。《寻梦》、《下书》偏是《西厢》、《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根由，一是黛玉

阻婚之模样。

《听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与黛玉有关照。

凤姐不说完笑话，说那知道底下的事，接着便散？虽是文章变换法，即是暗伏以后丧败诸事。

宴罢打莲花落亦非吉兆。

##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要写探春才能，必须令其管事。若非凤姐久病，虽有正事，探春无因可管，故借凤姐之病徐徐写起。若单令探春代管，断无如此大家叫未出阁之闺女料理一切，因又托李纨、宝钗共同照应，稳细周到。

借赵国基死后给赏，补明赵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旧例，先写李纨照袭人例赏银四十两作衬，既见探春之能，又挑起赵姨娘之忿。

旧帐内分别内外、多寡，文章错综细密。

写探春才能、见识超出诸姊妹之上，已暗伏将来远嫁绝无依恋，必能相夫理家。

中间夹写平儿灵细及凤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兴利除弊等事，且暗描凤姐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虽专写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后畏、李纨之忠厚老实、宝钗之不肯多言、平儿之乖巧恃爱及凤姐之深心筹度、众丫头之见怒小心，无不一一如画。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 賢宝釵小惠全大体

探春有才，宝釵有识。中间夹叙学问一段，是作者指出经济必须根柢学问中来，方能兴利除弊，不失大体。

宝釵要瞧平儿齿舌是什么做的，探春说“早起一肚子气，看见他站了半日，说了些话，不但没气，转自愧伤心”，烘染平儿伶俐如画。

未曾派人分管，先说众人议论“竹子、稻地年年可以交钱粮”，随借医生看史湘云病剪断，然后派人，文情曲折。

宝釵不用莺儿之母煞有深心，仍借莺儿提起焙茗之母，可谓公私兼尽。

莺儿、叶妈为五十九回嗔莺叱燕伏笔。

年终算帐不归帐房，借此写出帐房积弊。

宝釵令管园者年终各出钱文分给众人，施恩之后即吩咐循规蹈矩，不可任意吃酒赌博，可谓恩威并济，兼且伏后文闹赌等事。

甄夫人进京遣人问安，说起家中亦有宝玉，面貌、性情与宝玉无异，接写湘云戏言好逃往南京，又接写宝玉一梦，与甄宝玉梦中彼此拉住。读者试想两个宝玉是一是二，若仅作后文甄府被抄及甄宝玉入都看，未免为作者暗笑。

此回下半段专写两个宝玉，与上半探春兴利、宝釵得体绝不相属；而一回标题却止说探春、宝釵。此作者因下半段颇有关系不便标题，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

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应分二小段。五十三、四回为一段，极言宁、荣二府祭祠赏灯之盛，反照后来之衰败。



五十五、六回为一段，写探春、宝钗之才识，整理大观园，又引起后文园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夹叙甄、贾两宝玉，暗藏后事，是一小段中之另一段。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紫鹃拒斥宝玉，暗伏黛玉死后，不睬宝玉情事。

紫鹃正言拒宝玉，使宝玉发呆；谎言试宝玉，致宝玉痰迷。由浅入深，文有层次。

借紫鹃问话补出贾母每日送燕窝，了结前文，一丝不漏。又即借吃燕窝说起明年回去，绝无有心痕迹，真是天衣无缝。

宝玉发呆，若非雪雁看见告知紫鹃，则紫鹃无由寻试宝玉。斗<筍>〔樺〕处自然无迹。

不许别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写痰迷人如画。

宝玉向紫鹃说“活则都活，死则都死”，亦是反衬后来一死一生。

紫鹃自言自语，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说，故借紫鹃代说。如画正午牡丹无从落笔，借猫眼一线画出。

夹叙邢岫烟事，旁衬黛玉之婚嫁无就。

宝钗替邢岫烟赎当，不但写宝钗之贤，且见迎春之愚呆、众人之势利、邢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细及富贵之不知穷苦。一件极没要紧事，写出无数人情物理。

黛玉与宝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红线者，宝钗与宝玉是已拴红线者，故即于薛姨妈口中接入姊妹两个，随后又插入紫鹃是红线不曾牵带者。

宝钗先说薛蟠，引出薛姨妈，提及宝玉，便不唐突。紫鹃

试宝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妈慰黛玉，逆料其必配宝玉，皆反衬后文。

##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换痴理

老太妃薨及后文周妃薨皆为元妃薨逝引子。

藕官、芳官、蕊官三人是一气，偏分给宝玉、钗、黛，亦是隐隐相照。

湘云“打出船去”趣语可谓善谑，又照应上回。

宝玉拄杖行走才是病后初愈光景，且即借以隔开婆子手并打着门槛之用，更为细密。

鸟啼花落最易动人伤感。作者虽写宝玉痴呆，而文情曲折，令人无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纸火光，满面泪痕，使多情宝玉不得不极力护疵。

藕官与药官烧纸是假凤虚<鸞>〔凰〕；宝玉替金钏焚香、晴雯制诔是真情实意。前后文遥相映照。

芳官与干娘<啐>〔拌〕嘴，衬起下文嗔莺叱燕等事。

宝玉教芳官设炉焚香，补出宝玉平日所为。

##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絳芸轩里召将飞符

贾母等送灵，一切跟随人等及看守门户写得详细周到，随后即写园中婆子与莺、燕吵嚷，平儿又说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谓外寇未兴，内患已萌。若认作叙事闲笔，辜负作者苦心。

蔷薇硝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袭人见婆子央求，即便心软；平儿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两人慈厚存心，所以结果不同。晴雯偏说“打发出去”，心狠结怨，岂知后来婆子未逐而自己却遭撵逐。此等处俱是反伏后文，且梨园女子概行遣去，亦即于此埋根。

##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此回同下回就平儿所说三四日内出了八九件事中补叙两三件，因与赵姨、探春、平儿、司棋、彩云等俱有干系，是以摘出补写。此外与园内无干者略而不叙，是文章剪裁法。

赵姨之愚恶，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纵放，若非探春镇以正静，几至不可收拾。而赵姨之羞恨，芳官等之祸胎，已不可解矣。

探春查谁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来，便难处分。随手抹煞，省却无数枝节。又偏有翠墨告知小蟾，小蟾转告夏婆一层以为积怨地步，用笔最细。

写芳官之无知恃宠，真画出小孩气象。

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给伊侄，则茯苓霜亦无由而得；茯苓霜五儿若不送给芳官，则玫瑰瓶亦无由搜出，真是祸福互相依伏。

六十回当与六十一回并作一气看，才事事俱有根由。

##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瞞脏

###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假蔷薇硝赵姨娘干动真气，真玫瑰露贾宝玉甘冒假脏。

暗换茉莉粉芳官赚<下>两<瓶>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儿赔一宵眼泪。

指鹿为马芳官调换粉硝，以李代桃宝玉认偷霜露。

司棋若不因鸡蛋吵闹，叫小丫头乱翻乱摸，玫瑰露瓶莲花儿何由看见？叙司棋吵闹一层，是此回之根线。

司棋逞性，不但伏后文败事之根，且以见迎春素日不知约束下人。

柳五儿事若李纨办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问，又多碍，非平儿不可。但平儿何能作主？故借凤姐已睡，吩咐发落，五儿才得跪诉冤枉，平儿始访问袭人，宝玉方肯代认。层层脱卸，不露痕迹。

层层脱卸到宝玉认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结，索然无味。又写平儿虑后唤到玉钏、彩云隐隐跃跃说出原委，彩云挺身认罪一节，然后平儿、袭人说出干碍三姑娘，彩云依允。不但波澜忽起忽落，情事亦周匝细密。

凤姐要细细追求，平儿劝解，是此回余波。然不写此一层，便不像凤姐平日为人。如此方无缺漏。

##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一部书中庆寿不少。宝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铺叙便是印板文字。今夹叙平儿、宝琴、岫烟同日诞生，文法既变换不板，又省却另叙三人生辰。

宝琴、岫烟、平儿生日是实铺，太祖冥寿，王夫人、贾琏、袭人是虚铺；笔法不同。

写宝钗锁门细心，真是当家人举动，又虚补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宝玉不管事，宝钗有涵养。一笔写出几层深意。

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儿礼尤见周到。

宝钗既锁角门，薛姨妈不能回家，但许多幼少与老人同坐，实多不便，厅上独坐，安顿极妙。如此众人才好猜拳行令，毫无拘束。

令女先儿到厅上相陪薛姨妈，亦见周到。

黛玉、湘云所说酒令俱是两人小照，莫作闲文看过。宝钗、宝玉对点射覆，俱以名互戏，有心有缘，意在言外。又借香菱口中补出命名典故，玲珑细密。

插叙林之孝家查看一层，周匝无遗。

湘云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衬。

插叙撵逐媳妇一层是描写弈棋神情，及探春作事得体，且以见惜春素日亦不知约束婢媵。

黛玉独和宝玉在花下密语，只写不知说些什么，藏笔最为蕴藉。

袭人送茶两杯，黛玉偏先走开。若袭人单送黛玉，岂不得罪宝钗？乃说“那位先喝，我再倒去。”真是伶俐口齿。然必要再添一杯，文章便呆笨。随以宝钗漱口只剩半杯，黛玉不多吃茶，半杯已足。文人巧思，不可揣摸。

黛玉说“给桂花油恐打窃盗官司”，是暗刺彩云；袭人说“补翠裘”是明消晴雯。

芍药榻引出石榴裙，观音柳、罗汉松、君子竹、美人蕉、牡丹花、枇杷果、姊妹花引出夫妻蕙、并蒂菱。

豆官驳夫妻蕙，口齿甚利。

众人都散，宝玉独携并蒂菱而来，可称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争夫妻蕙而湿，因遇并蒂菱而解，妙有意味。

宝玉埋夫妻蕙、并蒂菱及看平儿、鸳鸯梳妆等事，是描写“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宝玉，红了脸欲说不能说，只嘱“裙子的事别告诉薛蟠”，脸又一红。情深意厚，言外毕露。

此回有变换，有补缀，有明写，有暗写，有伏线，有映照，文情最为灵细。

###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宝玉生日有夜宴，平儿生日有答席，与别人生日不同，变换不板。

叙林家查夜一层与日间查看一层，两两对照，笔法周密。

宝钗、探春、李纨、湘云、香菱、麝月、黛玉、袭人等所制花名俱与本人身分贴切，而香菱之并蒂花、湘云之睡海棠更与上回并蒂菱、芍药裯，关照得妙。

别人生日妙玉不贺，独贺宝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可见。是文章暗描法。

凤姐生日闹出鲍妻自缢，平儿答席忽有贾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于是时引出，宁府不祥种种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五十七回为一段，写宝、黛两人之痴情。五十八、九回为一段，叙园中人多，渐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一回（为一段），为赵姨，女伶等不安分，乘间生事。六十二、六十三上半回为一段，写贾母、王夫人出门，宝玉、平儿生日放胆宴会。

##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上半回写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写浮蕩子调情，是两扇反对文字。

袭人独留心扇缘，与晴雯等迥异；宝钗独说贞静为主，与黛玉等不同，真是贤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唯《虞姬》一首颇有意味。其余四首，未见新奇。

私娶尤二姐说合筹画俱是贾蓉主见，真是祸首罪魁。尤二姐善于偷情是暗补聚麀情事。

尤三姐横烈性情已于上回及此回隐隐伏笔。

##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二舍偷娶、三姐思嫁。细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始终两全。

写尤三姐倜傥不羁，英气逼人，为后来刚烈饮剑描神，叙王凤姐阴险刁刻，人多怀怨，为异时尤二姐受骗吞金伏笔。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于非命，祸胎皆种于珍、琏二人。宁府淫恶，造孽无穷。

尤三姐刚僻是正笔写，王凤姐阴妒是旁笔写，文法变化。

尤三姐心许柳湘莲，若一问便说，率直无味；今正说五年前想又即截住，留为下回尤二姐夜间盘问。如正要探胜寻幽，忽被白云遮断，文势曲折纡徐。

“气儿大吹倒林姑娘，气而暖吹化薛姑娘”。妙语解颐，恰

是童儿口吻。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兴儿说宝玉“糊涂”是反衬尤三姐说宝玉“不糊涂”，尤三姐冷眼看宝玉是旁衬热心嫁湘莲。

尤二姐说“三姐与宝玉已情投意合”，兴儿说“宝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笔。

尤三姐思嫁柳湘莲，若自己向贾琏说，到底不成体统，今从尤二姐口中说出，便不着迹，又暗补夜间姊妹密谈心话。详略明暗，文笔细致。

剑虽至宝，毕竟是凶器，以此定亲，殊非吉兆。

甄士隐、柳湘莲出家俱是宝玉出家引子。

“柳湘莲掣出雄剑，挥断万根烦恼丝”。此三句大有意味。“烦恼丝”无影无形，与头发绝不相干，剑锋虽利，岂能一挥即断？读者试掩卷细思，柳二郎是否果真出家？抑何别样结局？自有妙文在内。

## 第六十七回 見士儀輦卿思故里

### 聞祕事凤姐訊家童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经了结，尤二姐如何结局自当接叙，但竟接连直写，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却先叙薛蟠酬客，次写宝钗送物及黛玉思乡，徐徐接入凤姐闻风。迂回曲折，引人入胜。

叙薛蟠酬客，宝钗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妈口中逗起薛蟠娶亲，借莺儿口中引起凤姐闻风。远针细线，丝丝入扣。



酬客、送物并非闲笔，正是事事周到处。

写凤姐怒诘兴儿，先后回话将一幅凶恶面孔，一幅畏惧形状描画入神，丹青不及。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此回专写王凤姐阴毒险恶，为尤二姐吞金自尽之由。

写凤姐向尤二姐一番说话婉曲动听，尤二姐虽亦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

丫头善姐嗔说尤二姐之话，须知俱是凤姐暗中嘱咐。

凤姐对尤二姐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只管告诉我。”是先法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丫头遮掩。恶极！

借凤姐口中说“就告我家谋反也没事的”，又叙王信打点察院得赃，见荣府此时财势薰天，反跌后来之衰落。

凤姐大闹宁府，写得淋漓尽致，既显凤姐之泼悍，又见贾蓉之庸懦，两面俱到。

凤姐托王〈姓〉〔信〕打点察院使银三百两，今尤氏母子许还银五百两，凤姐不但占尽上风，又赚银二百两。恶极！

哭骂吵闹后忽指着贾蓉道：“今日才知道你了”。脸上眼圈儿一红，及贾蓉跪下，凤姐扭过脸去，贾蓉说：“以后不真心孝顺，天打雷劈。”凤姐瞅了一眼，啐说：“谁信你！”又咽住不说。此一段文字，隐隐跃跃，暗藏无限情事。如金鼓震天时，忽有莺啼燕语，又如一片黑云中微露金龙鳞爪。文人之笔，莫可端倪。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杀人

###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尤二姐被賺进园已落深阱，即无秋桐亦断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凤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张华，刻毒阴险，令人可怕。

旺儿之说谎与平儿之慈心，皆是反衬凤姐之妒恶。

秋桐之肆泼，是凤姐之挑唆，然秋桐异时之被遣，已于此日埋根。

胡医生误用打胎药，不过了结二姐身孕，以便速死。其实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与胡医无涉。

贾琏开二姐箱柜，一概无存，是暗补凤姐早已搜罗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为一段，叙贾敬暴亡，为接尤老娘母女暂住宁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为一段，叙贾琏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为一段，叙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了结两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为一段，叙王凤姐设计阴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结二姐公案。中间夹叙黛玉悲吟思乡，是借作反衬引线。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史湘云偶填柳絮詞

桃花命薄，柳絮风飘。林、薛二金钗遭逢暗合，而宝钗填词有“好风借力送上青云”之句，尚不至堕溷沾泥。若黛玉歌行则“杜宇春归，帘栊月冷”，竟是天亡口吻。

“青云”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云羡鸟飞”

句，后人遂以讹承讹，作为功名字面。宝钗词内“青云”应仍指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映照。

此社是归结从前诗社，从此以后渐渐风流云散，胜会难逢，故桃花一社有名无实，柳絮填词偶然一聚，便接写剪放风筝飘飏星散，已有凄凉景况。

贾赦放眠是文章展拓法。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贾母八旬大庆是极盛时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请见姑娘们，贾母止传探春，邢夫人怀怨；又因尤氏生气，王凤姐暗哭，宝玉又说“人事莫定谁死谁活”疯话，从此以后家运渐衰，已于极热闹时生冷淡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鸳鸯撞见，后来两人俱不善终，一死于多情，一死于绝情，其实两人皆是深于情者。

司棋之私情败露，引出绣春囊、累金凤及搜大观园，撵逐晴雯等事。此回叙事为下文几十回伏线。

##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王凤姐之病，来旺儿之横，于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婿失所，凤姐之违禁放债，亦于此回引起。

彩霞放出为司棋、晴雯等被逐引子。

荣府日用不敷，贾琏支持不住，为渐渐败落气象。写贾琏畏惧凤姐，胸中全无主意，描画入神。

贾雨村降官为宁府败事引子。

彩霞钟情贾环，贾环无意彩霞。一则见彩霞见识远不如晴雯、鸳鸯、司棋、紫鹃等，一则见贾环轻薄远不如宝玉。

凤姐梦人夺锦是被抄先兆。

事有做不成，话有说不完者，须用意外一事剪断。如柳絮填词议论纷纷，则以风筝一响剪断；赵姨求情刺刺未休，则以窗屉一响剪断。是文章脱卸法。

###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誤拾綉春囊

#### 懦小姐不問釁金凤

小鹞报信一层，暗写赵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宝玉平日为人人所爱。

写宝玉温理旧书无从温起，又时时刻刻分心在丫头身上。妙景如画。

小丫头打盹撞壁上一响，引出墙上跳过人来，不肯一笔鹞突，且与前两回风筝、窗屉响声隐隐关照。

晴雯教宝玉装病，故意乱闹，因此惹出金凤、香囊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殒命。害人即以自害，报施甚速。

写迎春懦弱可怜，异时之受婿折磨已先为描出。写探春锋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检亦先为伏笔。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諛抄檢大观园

#### 避嫌除杜絕宁国府

搜检大观园是抄家预兆，杜绝宁国府是出家根由。

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僻；三人身分不同，可知结果均异。

凤姐向王善保家的说：“要抄<拣>〔检〕只抄<拣>〔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拣>〔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说：“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试问林姑娘独非亲戚乎？则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给月银一端，宜乎其日以泪痕洗面也。

侍书之说话锋利，晴雯之性气躁急；及入画之哭诉实情，司棋之并无惭惧，各人肚里各有主意，而司棋之视死如归已于此定念。

鸳鸯偷贾母箱子于此回补出，又带些邢夫人之见小贪利，王凤姐之善于安顿，三面俱到。

##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宁府荒淫作恶，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灵悲叹，其一败涂地，自当不远。

甄家抄没贾家抄家的引子。上回于探春口中微露一句，若不补写明白便有疏漏，若竟细叙原委难免冗烦，今借老嬷嬷们补说，不露痕迹。

宝钗不可不去，不得不去，是宝钗身分，且为园中离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说破，妙极！

叙贾珍堂中饮酒赌博及邢、薛二人浮荡模样，全是败家所为。

贾珍夜宴鬼为悲叹，与贾母赏月大不相同，一败一复于斯已见。

宝玉、贾环诗不明写出，最为得体，且文法亦见变换。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 凹晶館联詩悲寂寞

贾赦回家绊跌，亦是将败之兆。

贾珍夜宴鬼声悲叹，贾母赏月笛声凄楚，深浅不同，其不吉之征无异。

尤氏说笑话，因贾母打盹中止，亦是变换笔法。

借不见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同往凹晶馆看月联句，可见贾母打盹，姊妹先散情形。

联句一节是诗社结局余波。

寒塘鹤影引出妙玉来。

妙玉足成三十五韵，是仿昌黎《怪道士传》文法。

借妙玉口中说出“气数使然”，后文已跃跃笔端。

##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叙王夫人处有人参，贾母所藏之参又不适用，已见消乏气象。

借周瑞家口中补出邢夫人嗔王善保家多事，受责装病，以便王夫人遣逐司棋，省却无数笔墨。

奸与盗俱在迎春房中败露，可见一味忠厚不能正率下人，所谓“忠厚者，无用之别名也。”

迎春之不能约束老嬷、丫鬟，其不能持家，受婿折磨，已可预见，是以插入邢夫人接迎春家去被人相看情事。

写宝钗换参一节显出宝钗精细，非比富贵家闺阁中不谙世务。写袭人劝解一层，描出袭人涵养，迥异轻浮妇女，全无斟

韵。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余四儿、芳官等俱是陪衬。

海棠偶死不是凶征，海棠复生却是吉兆，与九十四句遙相关照。

晴雯来历于此时补出，而姓氏籍贯仍无着实，伏下回《芙蓉诔》中句。

芳官等出家，是将来惜春、紫鹃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严正固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听，金钏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殒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严峻，亦非和气致祥之道。

##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补叙王夫人将办理园内之事回明贾母，极其周匝。宝钗告辞回家，不但闻知搜检各房理应避嫌，且为将来说亲出阁地步。

《姽婁词》是《芙蓉诔》陪衬，而姽婁将军是实事实写，芙蓉花神是虚言虚拟。宾主虚实，错综变化。

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雯死得抑郁气闷。一则重于泰山，一则轻于鸿毛，迥不相同。而于一回书中并写，有羯鼓催花之妙。

挽姽婁将军有众客赞扬，诔芙蓉花神有黛玉窃听，文法方不单薄。

第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一大段，应分六小段。七十回为一段，写诗社之不能再盛，人将离散之机。七十一、二回为一段，叙

凤姐之招怨多病，司棋之私情败露。七十三、四回为一段，叙园中奸盗，有查抄之兆。七十五、六回为一段，写宁府之夜宴鬼叹，荣府之赏月凄清，为将衰之象。七十七回为一段，了结晴雯、芳官等终身。七十八回为一段，写宝玉痴情，为诗社联句余音。

##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起〕悔娶河东吼

###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于一篇词中摘出“红绡帐里”四句，再三改易，忽然映到黛玉身上，一是无心，一偏有意，真有宜僚弄丸之妙。

紫菱洲口吟是上回挽沫余波。

宝玉替香菱耽忧是正射后文，香菱盼新人进门是反跌后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贤，迎春嫁孙绍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一回写。而金桂之不贤已叙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尚未叙及，仍有次序先后。

##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香菱改秋菱，“秋”字远不如“香”字，可见夏金桂之不通，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屈棒，亦是秋老菱枯之兆。

王熙凤之挑唆秋桐是借剑杀人，金桂之甘舍宝蟾是以新闻旧；一样行为，两样心思。

纸人镇魇，香菱受屈，为后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

妇人诸病可医，惟“妒”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疗妒方不是胡诌，是作者借此谈谐说透妒病。



金桂之泼悍已写得淋漓尽致，迎春之受折磨必当明叙，故即于此回叙入。

##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 奉严詞兩番入家塾

叙宝玉想出主意要接，迎春家不放回去，描写呆公子说话入神。

叙宝玉到黛玉处大哭，提起海棠社及宝钗、香菱俱去，再过几年园中不知作何光景，不如早死等语，触起黛玉心事，与前后文遥遥照应，通篇皆血脉贯通。

借钓鱼占兆，独宝玉落空，钓竿折断，为将来出家预兆。

马道婆事败，伏赵姨娘将来鬼附自责事。

宝玉再入家塾学做八股，为后来中举地步。

##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頑心

###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宝玉厌〔簿〕〔薄〕八股，却有意思博取功名，不得不借作梯阶。作者借宝、黛两人口中俱为道破。

代儒讲书，真是对症下药，善于教子弟者。

宝玉是夜发热，先为心痛引子。如此小事亦有先伏后应，文章细而且活。

写黛玉梦境，恍恍惚惚迷迷离离的是梦中境象，真传神入妙之笔。

以宝玉剖心跌倒为哭醒出梦，尤为妙绝。而宝玉是夜心痛，又与梦暗合。梦与神通，神与梦合。是耶非耶？其疑鬼疑神之笔。

黛玉之夭亡，于斯已决。

惜春画大观园图久不提，故用闲笔略描，又于探春、湘云口中评论多少疏密，以见图稿尚未定局。

惜春说黛玉“总是看不破天下事，哪里有多少真的？”已是出家人口气。

###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 鬧閨闈薛宝釵吞声

写黛玉病中所见所闻，无不触心刺耳，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境况。

王大夫药案黛玉已是不起之症，临行向贾琏说“宝二爷倒没有什么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说宁、荣二府富豪气象，实在谣言可怕。王凤姐颇有见识，惜其贪利忘害，不能思患预防，遂至合着谣言。“算来总是一场空”〈乏〉〔之〕末句，可见富贵人均须于极盛时仔细留心，为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闲话看。

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

写金桂撒泼越显出宝釵涵养，有枯枝生干，双管齐下之妙。

###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宝玉始提亲

#### 探惊风賈环重結怨

宝玉诗词、联对、灯谜俱已做过，惟八股未曾讲究，若不一试，将来中举便无根脚，故于再入家塾后专写制艺一层。

试过文艺后即接说亲一事，引起宝釵金锁。贾母求亲是宝玉、釵、黛三人结果之因。

以张家亲事衬出宝钗，文情曲折纡徐。

宝钗亲事于巧姐病中说起，是以成亲亦在宝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笔作谶兆。

贾环因巧姐而结怨，为将来串卖之根由。

##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报升郎中任

###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叙北静王生日先向宝玉说吴巡抚保举一节，则陞升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鹵突。

玉放红光是精华外露，为走失之象，不是喜兆。写宝玉疑心袭人有意，偏在黛玉一边，是反跌后文贾芸报信，一实一虚。即此一段闲事，文法亦不雷同。

凤姐出言冒失，宝玉忽提芸儿也是冒失，妙在一明一暗俱与黛玉心事相关。而凤姐之言，黛玉明知，宝玉之话，黛玉与众人俱不懂，虽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谐，却是两样文法。

《蕊珠记·冥升》一出，是黛玉夭亡影子。《吃糠》是宝钗暗苦影子。达摩带徒弟过江是宝玉出家影子。

于极热闹时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风云不测之象。

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为一段，叙薛蟠娶妻不贤，迎春遇人不淑，为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为一段，叙宝玉再入家塾，伏中举之根。八十三、四、五回为一段，叙贾环又结仇怨，薛蟠复遭人命，伏将来串卖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间夹叙黛玉恶梦、元妃染恙及宝玉提亲、钓鱼占兆、贾政升官，均系现在事迹，伏后文根线。

##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牘

### 寄閑情淑女解琴书

蒋玉函久不提起，今离聘娶袭人为时不远，因借薛蟠途遇，邀同饮酒叙及，且即以当槽张三注视玉函，为次日薛蟠生气砸死张三根由，并宝玉闻知查问红汗巾，袭人嗔说，反挑将来聘娶情事。灵活关照，雕龙手笔。

先叙批驳初呈，后叙复审翻案。财可通神，写尽贪官情状。

贾母梦元妃说“荣华易尽”，不是梦境，是预兆。

宝玉不识琴谱，最为确切。曾忆余八九岁时，偶于书架上见琴谱一本，翻阅一遍，一字不识，遂细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书》等，并无谱中一字，疑为异书，又疑为仙符，不知作何用处，三四日寻思不得，既而照写几字，请问严君，方知是弹琴手法。今读《红楼梦》，恍如昔年光景，为之哑然。

牛不牛宝玉自说，妙极。

送兰花引出《猗兰操》，又因《猗兰操》引出下回宝钗歌词，黛玉和韵。血脉一气贯注。

##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宝钗与黛玉原是宝玉境中意中人，且宝钗亦独与黛玉最为亲厚，实是闺阁知音，久不相见，若无诗札往来，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

探春笑说“宝钗横竖要来”，无心却似有心。

香风是兰花，但竟说兰花，不但文情径直，且探春等四人

又须大家看花，殊费闲笔墨。今以像桂花漾开，即借桂花说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数，为探春南嫁伏笔，玲珑之极。

补叙柳五儿耽迟不进园缘故，周匝无遗。

因小毛皮衣，忽见旧诗旧物，新愁旧恨，一时并集，即非善哭之黛玉，亦当为之酸鼻。

黛玉和歌，翻入琴谱，若在房中独自抚吟，绝无知音听赏，有何意味？故写妙玉听琴，审音知兆，以见琴声凄断，歌词酸楚。

有琴不可无棋，亦借妙玉与惜春，闲闲带叙。

妙玉一见宝玉脸便一红，又看一眼，脸即渐渐红晕，可见平日钟情不浅。此时妙玉已经入魔，夜间安得宁静？

宝玉疑妙玉是机锋，不觉脸红，妙玉见宝玉脸红亦自脸红，一样脸红，两样心事，妙极。

园中路径妙玉若不惯熟，岂能独至惜春处下棋？不过要宝玉引路为同行之计，且可共听琴音，讲究一番。文心何灵妙如此！

宝钗四歌，于纸上写来，黛玉于口中吟出，又于琴中弹出，文法变换不一。

妙玉走魔，伏起日后盗劫情事，即趁势伏惜春之出家，已有定念。

惜春一偈，真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者，较之妙玉眼界未净，即生意识界，遂致心有挂碍，恐怖颠倒梦想，霄渊判绝。

##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上回叙妙玉走魔，此即接写惜春写《心经》，以揭“心定自

静，心明自慧”妙谛！

惜春说老太太做了观音，鸳鸯就是龙女。鸳鸯说“除了老太太，别的也服侍不来”。俱与将来殉主关照。

要写宝玉赞贾兰，先写贾环不长进作衬。

宝玉说师父赞贾兰，一定大有出息，是为贾兰中举伏笔。

鲍二、何三打架受责，是后来纠盗根苗。

丫头中小红最为不堪，小辈中芸儿最是下作。不堪之幼婢，自然看中下作之小主。

写贾芸谋荐匠人，即暗描工部之弊。

巧姐一见贾芸便哭，伏后来串卖情事。

水月庵老尼见鬼，自是东窗事发。凤姐安得不动心？此心一动，诸邪俱入，空屋人声，三更发惨，不独尤二姐一人也。

##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宝玉、钗、黛原拆开不得。宝钗有歌，黛玉有操，宝玉亦须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词。

黛玉房中对联，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宝钗、黛玉影身。月中霜里，耐冷斗寒，毕竟晨霜不久，明月长存。两人之结局，已在图中照出

宝玉说“我不知音”，黛玉说“知音有几”，原都是无心，转念一想，彼此俱似有意。宝玉尚可，黛玉已难以为情。偏又听见雪雁一番说话，其何以堪？怨生觅死，以至不可救药。文章一层紧一层。

## 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 送果品小郎惊叵測

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无味，且轉覺鍾情尙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听訛言而覓死，又因听密語而復生，委曲纏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后文竟娶寶釵，更覺緊湊。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对王夫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病后移出地步，吩咐寶玉定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后文冲喜掉包、黛玉惊迷情事。

写邢岫烟之涵养，反衬夏金桂之淫荡。

凤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果酒是勾引薛蝌。一正一邪，互相映衬。

##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設計

###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宝蟾设计教金桂勾引薛蝌，金桂才肯安靜；因金桂安靜，薛姨妈才到金桂房中去；因到金桂房中，才看见夏三；因夏三时常走动，将来买毒药有人。层层相因，节节贯注。

寶玉病，黛玉病，寶釵亦当患病才是一路人。然寶玉之病，或因魔压，或因痴呆，或系假装；黛玉之病，本系气体单弱，又因疑多情切，均非正病。惟寶釵因劳所致，病得光明正大。人品不同，病亦各异。

黛玉问<头>(话)层层剥茧，寶玉答語頗有悟机。而黛玉則說到“水止珠沉”，寶玉說到“有如三寶”，兩人結局于斯可見。此老鴿之所以一連几聲飛向東南去也。

黛玉说“薛姨妈心绪不宁，如何还能应酬？”才不疑及亲事，亦是反跌后文。

##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恭賢良

###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巧姐以侯门之女出嫁耕织之家，如《列女传》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宝玉讲书为伏笔。

司棋系迎春之婢，所以其母假托迎春之名，央人求凤姐。

司棋之死与尤三姐激烈相似。但三姐是明受柳湘莲之聘，司棋是私与潘又安相订，邪正不同。

柳湘莲挥剑斩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但柳生之去飘忽不测，潘郎之死明白显著，文笔迥殊。

贾母如一颗母珠，在则儿孙绕聚，死则家业消亡。借此一参，暗伏后文。

贾政说“甄家被抄”是正伏后文，贾赦说“我家断无其事”反跌后文。

补叙贾雨村来历，与第二回遥遥照应。

##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賈家門

###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不法胥役之指官扰累，与不肖子弟之藉势放纵无异。故以县役抢车为贾芹闹事作陪衬。

宝玉付度谁家女儿得嫁蒋玉函，不为辜负。岂知嫁玉函者即是自己平日最爱、最亲之婢女，是侧笔映照法。

贾府无数美婢，惟袭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出，是正笔映照法。



写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艺气象。

甄家抄没，是贾府前车。今贾府祸事不远，故借荐来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说甄宝玉病中梦醒，忽然改变性情，惟知念书为事，且能料理家务，贾政便默想一回。试思贾政因何默想，绝不再问？中间暗藏无限情事，读者须心领神会，勿被作者瞒过。

沁香、鹤仙已被贾芹勾上，其余女尼女道，亦俱放纵不堪。独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爱可敬，文亦省却无数累笔。

水月庵平儿误说馒头庵，以致凤姐惊昏呕血。不是平儿口误，却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应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为一段，写薛蟠之以贿翻案，妙玉之以色走魔，中间夹叙黛玉抚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为一段，叙佳儿悍仆，伏异时中举纠盗之根。八十九回为一段，写宝、黛痴情。九十、九十一回为一段，叙夏金桂之淫荡，邢岫烟之涵养，薛宝钗之持重。九十二、三回为一段，写巧姐幼慧，贾芹败事，中间夹叙母珠聚散，甄家抄没，引出贾府不祥诸事。

##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

水月庵一案，若待贾政回家问出，沁香、鹤仙等同贾芹私通情事，碍难发落；今趁贾政上班，从宽完结，省却无数累笔，且元妃将薨，留此女尼女道甚属无谓，早为遣去，又省后来再办，最为简净得体。

贾芹之胡行已经发觉，贾赦等之造孽亦当败露，以小事引起大事。

紫鹃说宝玉见一个爱一个，贪多嚼不烂，是“意淫”二字注脚。

紫鹃辗转思量，忽然醒悟自啐，后来愿入空门于此已露端倪。

贾赦说花妖作怪，不如砍去；贾政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探春知系妖孽，默无一言；凤姐嘱袭人挂块红绸，希冀应到喜事上去。各人身分及心事说话虽有不同，而以为不祥无异。惟贾母、王夫人、黛玉等以为宝玉喜事，所谓溺爱者不明也。

李纨要搜众人身上，探春嗔说其非，毕竟见识高出一层，但疑心坏儿使促狭，又惹赵姨娘吵嚷，似属多事。

刘铁嘴测字亦颇有灵机，惟“当”字“偿”字，的是江湖一派。

花妖兆怪，通灵走失后，从此元妃薨逝，宝玉疯<颠>〔癡〕，宁府抄没，贾母、凤姐相继病亡，甚至引盗入室，串卖巧姐，种种凶事接踵而至。此回是贾府盛极而衰一大转关处。

##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实元妃薨逝

### 以假混真宝玉疯癡

焙茗说当铺里有玉，是为假玉做引子。

请仙乩语，直射宝玉谈禅。

若非王子腾进京及元妃薨逝二事耽延日月，贾母必早知失玉情事，无日不追寻吵嚷，宝玉亦必早移出园，文情过于急促，且袭人求黛玉劝导，黛玉避嫌不来，探春明知不祥不肯常来及薛姨妈、宝钗一番说话，各人心事俱无从描写，此文章开展法。

黛玉避嫌，亦是反跌下回。

贾政因听见招帖，才知失玉缘由，暗地着人揭去招帖，安

顿得体。

做假玉图骗，反衬后文真玉送来。

##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凤姐設奇謀

### 泄机关釵儿迷本性

假玉一事只可如此了结，若必究治其人，不但又生枝节，且闲费笔墨，于正文毫无关涉。

王子腾中途病故，贾存周特放粮道，一悲一喜，俱出自意外。一是见六亲同运，将渐渐衰落，一是催宝玉成亲，黛玉夭亡。

袭人之一喜一悲，是意中应有之事。喜是为自己有靠，悲是为宝、黛耽忧，不得不向王夫人将两人园中先后光景尽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灾惹祸的种子，前拾绣囊，以致搜检诸婢，司棋、晴雯因之殒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风声，又令黛玉气迷，遂至夭逝；傻之为祸不浅。

写黛玉、宝玉两人相见时只是傻笑，一个迷失本性，一个疯<颠>〔癲〕有病，描画入神。

袭人叫秋纹同送黛玉回去，为回来报信地步。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 薛宝釵出阁成大礼

宝釵出阁成礼时即是黛玉魂归太虚之日。若一回并叙，未免笔墨繁琐，顾此失彼，描写不尽，故分作两回。此回只写黛玉病危，单写宝釵成婚光景，至黛玉身故日时，却于下回宝釵口中说出，用补笔细叙。此文章斟酌先后变动安闲法。

贾母因知黛玉心病，疼爱之心顿减，不但道理甚正，且便专办宝钗大事。

凤姐试宝玉，宝玉说我有一个心，交给林妹妹。与八十二回黛玉梦境及宝玉心疼遥遥呼应。

写薛蟠问准误杀，既反跌后文部驳，又顺势好完宝钗婚事。

黛玉病危没人看问，独有紫鹃一刻不离，不但写贾母心冷，宝钗事忙，众人亦俱冷淡，可为黛玉伤心，且见紫鹃情重，为将来不睬宝玉埋根。

紫鹃若竟找着新房看见宝玉，便恐生出枝节；今因墨雨口说，紫鹃即便哭回，既省累笔，文更紧凑。

于病势垂危手忙脚乱时，忽然要唤紫鹃过去，令人实不堪耐，无怪紫鹃之急不择<音>〔言〕。若不叫雪雁去，此事殊难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儿作主，谁敢担承？此平儿之来，不但见凤姐细心，且即以周全此事，并可使凤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细密无以复加。

写宝钗成礼时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与黛玉遥遥相照。

##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归离恨天

###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宝钗劝解宝玉，先说一番大道理话，是兵家堂皇正兵，说黛玉已故，是兵家不测奇兵。奇正相参，令人捉摸不着。

宝玉离魂一梦，必不可少。若无此梦，痴想何时醒悟？呆病何能渐愈？但此梦非宝钗说破黛玉已死，无由入梦，宝钗可谓神于医心病者。

宝玉通灵，原是顽石。梦中石子打着心窝，通灵本质已经复回，所以渐渐醒愈。后来和尚送回通灵，一点便能超悟。

梦中迷路，忽听有人叫唤，回首一看，却是亲人，自己身子依旧躺在床上，写梦境入神。

黛玉临终光景，写得惨淡可怜，更妙在连呼“宝玉”，只说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气绝，真描神之笔。

空中音乐，妙在若有若无，不落小说俗套。

补写凤姐告知贾母及贾母告知宝钗黛玉已死日期，俱入情入理，毫无强砌痕迹。

圆房一层，不宜过迟，以便宝玉与宝钗渐调琴瑟。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九十四上半回为一段，叙海棠复生，为妖孽见兆，并非吉征。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为一段，叙元妃薨逝，宝玉疯<颠>〔癡〕，以见花妖之响应。九十六、七、八回为一段，叙钗、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结黛玉因果，引起宝钗后事。

##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 閼邸报老舅自担惊

叙凤姐演说宝玉与宝钗顽戏情形，是专为择日圆房。叙园中冷落光景，是腾出工夫好写贾政任所诸事，不是闲费笔墨。

写李十儿设法怂恿情事，描画长随家人串通书役簸弄主人伎俩，明透如镜。凡做官者，安得不堕其术中？

借节度调取进省一层，为探春亲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驳斗<笱>〔禳〕。

因薛蟠命案部驳，引出夏金桂勾引薛蝌；因勾引薛蝌，引出妒忌香菱；因妒忌香菱，引出毒入自毒。文情层层相因。

##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补写薛蟠家业消磨，周匝细密。

薛蝌东西俱托香菱收拾，又时常说话、缝洗衣服，金桂妒心已不可耐，因爱薛蝌，隐忍不发，是文章到极紧处转放宽一法。

若非香菱无心走出，薛蝌既不可听从金桂，又不便声喊叫破，此时殊难摆脱，故借香菱惊散，既便薛蝌脱身，又为积怨地步。

因探春亲事，于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况，是趁势补笔法，且为迎春将死根由。

开发雪雁，省费烦文；仍留紫鹃，生出后文。

袭人要探春不必辞行，宝钗要探春好为箴谏。两人不同，其怜爱宝玉则一，然毕竟宝钗所见高出一层。

##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警〕幽魂

###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凤姐因料理探春妆奁，想去瞧瞧，恰在人情之内，并非无端想起，又因日间事忙，或黄昏后贾琏在家不能分身，适值黄昏人静，贾琏未回，遂到园中去，情事逼真。

主婢四人同行，碍难见鬼。一个一个以次遣去，只剩凤姐一人，秦氏幽魂才可出现，一路写来，令人毛发森然。

鬼魂未现，先有狗嗅一惊为引，妙极！

凤姐特来探望探春，乃因见鬼惊怕，托辞他们已经都睡，急忙回家，神情酷肖。若仍至秋爽轩面见探春，不但铺叙闲谈

徒费笔墨，且神气安闲，写不出失神落胆情状。

云南节度、苏州刺史参本，与贾府有碍，不但衬起抄没后事，且见贾府家人在外无恶不作。

李嬷嬷磨巧姐，凤姐嘱托平儿及王仁为人不端，暗伏将来串卖巧姐逃避情事。

提起晴雯补裘，不但回顾前文，且便顺补五儿。

贾琏生气，宝玉恩爱，两相对照，凤姐安得不伤心？

写宝玉怜爱宝钗，妙在一团孩子气。

散花寺求签，忽得王熙凤故事。签固甚灵，又提李先儿说书，回顾前文，笔亦甚灵。

“衣锦还乡”四字，独有宝钗说另有缘故。慧心人毕竟不同。

宝钗正要解签，忽王夫人来请，不及解说。文笔善于脱卸省事。

##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拨补五儿只王夫人口中带说，探春临行与众人作别不复细叙，简省无数闲笔。

大观园冷落荒凉是盛极必衰气数使然，其叙病祟驱妖等事，所谓妖由人兴，抄没预兆。

毛半仙文王与六壬课说得有理有象，作者亦殆半仙乎？

写众人胡说谣言，及吴贵妻病死是妖怪吸精，贾赦巡查，拴儿吓倒，众人附会等情状，凡造言生事者，逼真如此。是以听言当以理察，庶不为讹言摇惑。

写道士坛场铺排，形容如画。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观园如此疑妖见鬼，贾政安得不会被参？宁府安得不被查抄？

###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贾政被参，是抄没先声。接写金桂毒死，真是六亲同运。薛家婆子急得说话不清，描写入神。

贾琏说必须经官才了得下来，所见固是。宝钗说汤是宝蟾做的，该捆起宝蟾，一面报官，一面通信与夏家，更为老到细密。才女见识，高出贾琏几倍。

夏家过继之子，自是夏三。作者不言其名，又说与金桂尚未入港，含糊其辞，是隐恶之意。

宝钗叫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收拾，才检出毒药空纸包。宝蟾说出因耗子作闹，向舅爷要的，然后寻看匣子箱柜已俱空空，宝钗得以查问宝蟾，说出金桂私自带回，以金桂之母同宝蟾拌嘴，供出实情。由浅入深，层层追出，不松不骤，有宝钗之才能，自当有才人之描写。

宝钗先放宝蟾，开导实供。世间听讼者若能如此，何患不得实情！

金桂自害，只可息事完结。若一经刑部官，便难了事。

“见机而作，急流勇退”八字人人皆晓，而能行其事者，今古寥寥。故作者设言此地名，为恋祿者下一针砭。

“葫芦”两字，“钗玉”一联直刺人心，雨村即非颖悟，亦当猛省。

“真即是假，假即是真”二语，最有意味。慧心人当知两个宝玉是一是二。



第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为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九十九、一百回为一段，叙贾政受家奴簸弄，以致被参失察，金桂被香菱撞破私情，因而谋害。一百一、二回为一段，写大观园冷落无人，见鬼疑妖，为凤姐将亡，宁、荣查抄之兆。一百三回为一段，叙毒人自毒，了结金桂公案，带叙贾雨村遇旧，为归结《红楼梦》地步。

##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鯀生大浪

###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此庵不烧，贾雨村必重来寻访，或遣丁接请。不但笔墨烦冗，且亦难于了结。付之一火，脱化简净。

借醉金刚口中说起重利盘剥及张华旧事，可见人言藉藉，口碑载道，为御史风闻题参张本。

众京官说侍郎内监不甚和睦，已露参劾消息。

黛玉死后，若宝玉一哭之后绝不提起，便与生前情意不相关照。然既与宝钗恩爱，又不使时时刻刻哀思黛玉，故借贾政叹伤触动前情，想起紫鹃，但竟叫紫鹃未必肯来，即来亦不肯细说，宝玉心事无从倾吐，因借央悬袭人复以诛祭晴雯相比，方可描出宝玉深情，即文章烘云托月法。

##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 〈驥〉〔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查抄家产，偏在设席请客时，才是出于意外。

写西平王处处用情，赵堂官处处挑拨，令人急杀，以为贾母、王夫人及宝玉房中必遭荼毒，幸有北静王来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文情如疾风暴雨时，忽然云散风和。

抄沒宁府情形，只在贾政听见登记件上写出，可见番役查抄时，两府内外人等俱看守严密，消息不通。于天翻地覆时，忽插入焦大吵闹，又将贾珍等平日作为及被抄情形细说一遍，以补笔、旁笔写出正文，才不是印板文字。

平安州被参，及贾赦犯事缘由，于薛蝌口中略略一叙，妙在不能探听详细。

是薛蝌独出力探事，不但见亲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见其余亲友之炎凉，不是单写薛蝌。

## 第一百六回 王凤姐致祸抱羞惭

### 贾太君禱天消祸患

荣府家产概行给还，独抄出借券照例入官，王凤姐一生盘剥积蓄尽化为乌有。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剝削者读此当亦猛省。

贾政说贾琏自己房里的事尚且不知，家中的事必更不知道，贾琏实无辩，只好委曲含泪。写怕老婆人，有说不出许多苦处。

借亲友们口中，补写家人泥腿吵嚷、门上要钱诸事，隐隐指鲍二、倪二、李十等人，却不说出姓名，才是亲朋口吻。

夹叙孙家要银，以见孙绍祖无情无理，迎春岂能久活？

王凤姐嘱托平儿扶养巧姐，自叹枉费心计及尤二姐事，只愿早死，苛毒人忽有此惨声痛语，可为贪财妒刻者现身说法。

叙安顿宁府眷属及监中使费、贾琏卖地，有不得不然之势。

贾母禱天哭泣，引出王夫人、宝玉、宝钗大哭，鸳鸯等亦皆陪哭，各人有各人心事。

贾政查看家人名册及出入帐簿，只有踱来踱去，绝无方法，描写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画。

于哭声嘈乱时插叙史家人来，一则好止住哭声，一则声说湘云即日出阁，不来探望之故，情事周匝无遗。

众家人回鲍二来去缘由，仍是含糊〈登〉〔对〕答及所回之话，的是奴才口吻。

家人们一个人手下，尚有亲戚奴才，确是势豪家奴习气。

## 第一百七回 散余資賈母明大義

### 復世取政老沐天恩

止将逼索石呆子古扇一案，审实坐罪，既照应前事，又可从宽完结，发往台站，且为贾化落职引线。

尤三姐一案掩饰得毫无根迹，益见柳湘莲出家之妙。

贾母不问家事，贾政实难诉说，趁此一问，据实回明。又说贾赦、贾珍盘费，只可折变衣饰，才见贾母分散赏财，是明白大义，不是贾政觊觎。

写贾母分给银两衣物，安顿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柩及送还甄家银两，减省男女婢仆，井井有条。可见贾母少年理家，宽严得体，出入有经，较之凤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福泽之厚薄，亦于斯可见。

贾政复职，亲友都来贺喜，世态如斯，不足为怪；独邢夫人、尤氏暗地悲伤，又不便露出，写得周到真切。

贾政请将园宅入官一层必不可少；若不折奏奉旨，居然住着，终不放心。

贾化暗伤贾府，借旁人传言说出，是文章暗补法。

包勇看园，本是受罚，岂知转为后来御盗得力之人，若不预伏此人，借春必遭擄劫，事出无心，文却有意。

## 第一百八回 強欢笑蘅蕪庆生辰

###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借史湘云来，于贾母闲谈中，叙黛玉夭亡，金桂毒死及岫烟、宝琴俱有事未嫁，王、甄两家情形，惜春、环儿尚未说亲等事，此段文章，必不可少。若无许多不如意事，宝钗生日，贾母岂至忘怀，直等湘云提起，然后记得？是借势总叙前事，引出后事。

湘云说到“有了”二字便脸红住口，活是新妇光景。

邢岫烟不来，自是正理，夹写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细密。

宝钗心事难言，凤姐带病勉支，邢、尤二氏褊浅妒忌，迎春满腔苦楚，宝玉疯傻孩气。只有史湘云一人新婚燕尔，从中助兴。一人向隅，举座尚且不乐，何况众人向隅，一人岂能独乐？此所谓强欢笑也。

自凤姐席终闹事后，凡有庆贺筵席，必有失意之事。此番宝钗庆寿为通部庆筵总结，所以贾母因此得病，即为通部不祥事之总结。

于迎春口中，补出孙绍祖势利话，可丑可笑。

宝玉掷色，第一掷是臭，第二掷便是张敞画眉。先臭后香，颇有意思，宜乎宝钗之脸红也。

红楼一梦，不久归结，故于酒令中一提金陵十二钗。

宝玉因十二金钗想起众姊妹，因众姊妹想起死黛玉。虽是痴情，却有次序。

鸳鸯掷出“浪扫浮萍”，湘云接说“白萍吟尽楚江秋”，俱是后文自缢、孀居谶语。

宝玉于寿筵未终，忽然私去园中向死鬼缠绵，不祥殊甚！

宝玉听见哭声是心疑所致，经婆子们一说，竟成实事，宜宝玉之大哭也。

宝钗庆寿是强欢笑，宝玉悼亡是真痛哭。

##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宝玉一生原是梦中人、梦中境，宝钗欲以梦醒之，是慧心人作用。无如两夜无梦，白费宝钗苦心。

迎春临别，说没有再来的时候，为下回伏线。

宝钗劝母早为薛蝌完姻，不但近情合理，且为岫烟于归伏线。

五儿自补入宝玉房中后，并未与宝玉交言。借此一叙，必不可少。

若非外面声响，宝钗咳嗽，宝玉与五儿如何分散？文人之笔，收纵自如。

宝玉与宝钗自成亲后，虽相恩爱，终非鱼水。至此宝钗欲移花接木，方得两情浹洽。不但写宝钗是夜多情，且可见平日端庄。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宝钗已有身孕。

北静王之玉是正衬通灵，无赖之假玉是反衬通灵，贾母之玉玦是旁衬通灵。

玦者决也，为贾母与宝玉永决之兆。

凡人遇有丧亡祸患，与其强颜欢笑，不若放声大哭。盖放声大哭，郁气可伸；强为欢笑，闷怀愈结。故宝玉大哭黛玉，脉气顿和；贾母勉强寻欢，停食胸闷。

妙玉探望贾母却是闲文，要紧处在问知惜春住房，为异日遇盗埋根。

贾母垂危，迎春先死，湘云将寡，真如大树一倒，人无荫庇。

##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 王凤姐力谏失人心

“心实吃亏”四字是修福延寿真诀。王凤姐与此四字相反，所以无福无寿。

贾母与宝钗并无一言，惟有叹气，心中是疼护宝玉，又怜宝钗所嫁不偶，有说不出心事，形容入神。

回顾前文写经布施，一丝不漏。

凤姐心想贾母丧事比宁府易办，是反跌后文。

贾政说丧事宁戚，还是正理，邢夫人却是一片私心。

借鸳鸯求凤姐及贾琏口中细说，不但叙得不露痕迹，又伏鸳鸯自尽口吻。

鸳鸯先疑凤姐不肯用心，唠叨、哭泣，此层文章必不可少。

邢、王二夫人埋怨凤姐，各人口气，凤姐欲辨不能，真无可奈何。

写里头人心不齐，外头呼应不灵，总因银钱不应手，凤姐没权柄，遂至诸事杂乱。

李纨独怜凤姐，竟与众不同，宜其有贾兰之佳儿也。

百忙中夹叙贾兰攻书，宝玉孩气及贾环恶状、鸳鸯气性，文心闲暇，文笔周密，毫无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之病。

李纨不知车可借雇，惹人笑。借此时之冷落形容昔日富豪，一笔之中两面俱到。

賈政惟知悲戚，邢夫人但知省儉，王夫人偏听不明，只有凤姐空拳孤掌，竭力支持，反受埋怨，安得不呕血晕倒？

##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 狗彘奴欺天招伙盜

鴛鴦殉主，固是义气，亦是怨气。賈赦虽已远去，邢夫人应胆虚心战。

凤姐病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儿即囑丰儿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笔不漏。

鴛鴦自缢时，寻取所剪头发，揣入怀中，顿使前事刺人心目。文笔灵警异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归入情天？痴情一司，恐尚未能卸事。况秦氏生前，并无看破凡情影响。此说似属无根，慧心人须将册中题画及该当悬梁等语前后细参。此中有作者隐语真情，借笔写影深文，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宝玉、宝钗一样行礼，两样心事。

强聘彩霞，是来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干儿。俱是凤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议？

何三说看干妈情儿上。不知周瑞家与何三有何情分，是作者暗笔。

妙玉是夜忽在惜春处住宿，以致被盜窥见，为明日被劫之由。数固有定，文亦有意。

此时包勇进来，盜不踰门，专为保全惜春而说。

##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惜春抱怨尤氏撺掇太太派令看家，与上回贾琏心中所想尤氏与惜春不睦，派令看家，也不中用情事，一线穿成，且为惜春决志出家根由。

三姑六婆，大户人家，不应听其走动。以妙玉如此之孤洁，尚不免于物议，何况其他？贾府门第虽高，而尼僧道婆往来无忌，便惹出许多恶事，须得包勇大嚷一场，庶几爽人心目。

贾琏问包勇，包勇也不言语，最为得体，且省却无数枝节。但有功不赏，亦可见贾政、贾琏不能有心腹家人。

妙玉被劫，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作者虽阙疑不叙，然读画册所题“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污泥中”四句，亦可想见其人。

惜春剪发出家之念，已不可挽回，与鸳鸯之剪发，事异而情同。

贾琏开失单，颇有斟酌。

鸳鸯既仙去，如何又附在赵姨身上？此是众人揣度，所以仍于赵姨口中隐隐说破。

凤姐尚在，如何先在阴司告状？亦是疑鬼疑神情状。

贾琏打千回话，轻声低语，不知所言何事，乃于贾政口中喝破，描写得情。

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为一段，叙小人布散流言以致宁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为一段，写贾母祷天散财及勉强寻欢为得病之由，又带叙贾政复职，迎春物故。一百十回、十一、十二回为一段，叙贾



母寿终，鸳鸯殉主，赵姨冥报，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间夹叙凤姐患病，惜春剪发，为将来及出家之由。

###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媪

####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贾母已故，凤姐病危，若赵姨不死，必生出无限风波。就此了结，既见果报之不爽，又免却日后滋事。

周姨兔死狐悲，人情必该如此。

凤姐病重，邪魔悉至，虽是病昏恍惚，亦足警惕人心。谚云：“神衰鬼弄人”，信然。

凤姐托刘老老带去巧姐，愿与庄家结婚。是正伏下文；刘老老说乡间无物可哄，无物可吃，太太们也不肯与庄家结亲，是反跌下文。

上回叫捆起周瑞送官，说得一句话，并未发落。今于刘老老口中补出周瑞家有事被撵，一丝不漏。至于如何并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必细细叙明，于正文无甚关系，徒浪费笔墨，简略处极有斟酌。

刘老老借凤姐许愿一层，连夜回去，亦是省笔。

宝玉胡思乱想，触绪纷来，归结到寻问紫鹃，写得实在可怜，紫鹃安得不感动柔情？

紫鹃想到不如木石无知无觉，一片酸热心肠顿然冰冷，正是出家根由。

###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劫>〔幻〕返金陵

#### 甄应嘉蒙恩还玉闕

邢岫烟出阁正值贾母新丧，不便夹杂叙入，必当设法补写。

若突然补叙，便是生砌硬插。今借凤姐病危，袭人提起梦册，宝钗提起签兆，引出岫烟求妙玉扶乩，然后从宝钗口中略叙大概，补得毫无斧凿痕迹。

宝玉顺口说再做这梦，要细细看看，伏一百十六回之再梦。

写王仁向巧姐一番说话，伏后来串卖情事。

平儿慨然取出东西交给贾琏，且说是奶奶所给，还与不还毫无介意，真是不负恩义之人，日后巧姐所以亏他保护。

贾政不肯使家人银钱，固是仁厚。但明知家业凋残，既不能选人清查，又不能亲自料理，真是毫无主意人。若再同程日兴刺刺不休，此段文章如何了结？故借甄应嘉来打断，脱卸得甚妙！

贾政忆女寄书，应嘉为子托亲，两相关照，又为下文探春回京、李绮姻事伏笔。

应嘉属意宝玉，不遑问及包勇，是匆匆作别真景。

## 第一百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 証同类宝玉失相知

贾政叫宝玉作文，不过借此截断同宝钗说话，无甚紧要，所以不日宝玉病重，亦不复提起。

借地藏庵尼僧口中竟说妙玉跟了人去，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暗笔，且见妙玉平日不满人意情事。

惜春出家，念头久已立定，并非惑于地藏庵姑子之言，方才决意。作者不过借此一紧，是文章由宽渐紧法。

宝玉一见甄宝玉，想起梦中光景，以为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文。

贾兰却是甄宝玉知己，是旁衬法。

宝玉连自己相貌都不愿要，却是深合我相非相妙义，宜其一病几死，病好便要超凡也。

惜春出家因宝玉病重暂时搁起，若此时即办，贾政、贾琏在家，殊难安顿，是文章下坂勒马法。

宝玉于病到极危时，忽有和尚送还通灵，一见便好，喜出望外，于正要坐起时，一闻麝月砸破一言，忽然晕倒，惊出意外，文章变幻不测。

##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宝玉初次之梦是真梦，所以画册题词俱不记得；此番是神游幻境，并不是梦，故十二首诗词俱牢牢记得，读者莫亦作梦看。

宝玉神游幻境，除在世诸人自当不见外，其余迎春、黛玉、凤姐、秦氏、尤三姐、鸳鸯、晴雯，皆恍惚见面。元春是皇妃，不便与众相同，故止写词中一语，隐隐逗明，最为得体。若妙玉如果被害，灵魂亦应仍归幻境，必当与宝玉一见，乃独不提及，是作者深文隐义，不可不知。

〈宝钗〉(王夫人)说道“生也是这块玉”，下句必是“死也是这块玉”，忽然止住不说，流下泪来，神情如画。

宝玉牢记册上诗句，心中早有成见，与惜春之意相合，故借惜春口中说破“入我门”三字。

贾政扶柩回南，了却无数未完事件，且好叙后来一切家事，若贾政在家，便有许多掣肘处。

写紫鹃、五儿两人心事不同，有清浊泾渭之分。

##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宝玉问和尚来路，和尚说：“你自己来路还不知道，便来问我。”真是当头一棒，喝醒痴迷。凡人眷恋妻儿、名利，至死依依不舍，皆是不知来路；若晓得来路便是去路，有何可恋处？

宝玉说还了你玉，和尚说也该还了，针锋相对。须知不是还玉，是反真还原。

袭人听说还玉，此惊实非小可，正如<宝钗>〔王夫人〕所说“生也是这块玉，死也是这块玉”。凡人所见，不过生死为重，岂知佛门另有不生不死一义？

佛门不打诳语，宝玉对王夫人所说却是诳语。须知仍是真心要走，不是诳语。

宝钗不还玉，以为有玉即有人。宝玉说“重玉不重人”，是在人不在玉。暗里机锋，灵警异常。

小厮学和尙同宝玉说话，妙在似明白似糊涂。只有宝钗是慧心人，必是想起乱语，所以发怔。

宝玉说和尚住处“说远就远，说近就近”，即是反求不远之义也。

宝玉说出“一子出家”的话，是文章明点法，必不可少；随以顽话撇开，是文章纵放法。不点则眼不明，不纵则势不宽。

接写贾琏匆忙出门，才好叙巧姐、惜春诸事。

贾琏求王夫人照管巧姐，可见邢夫人平日行为，甚不合乃郎之意。

薛姨妈搬去自住，栊翠庵求人管理，一是补笔，一是伏

笔。

贾琏说若惜春真正寻死，比出家更不好，已允许出家一着。所言邢夫人及尤氏、平儿诸人平素行为，亦甚明白。惟托王仁、贾芸、贾蔷等照管家事，殊欠知人之哲。

写贾芸编派宝玉、宝钗、黛玉等事，真是小人口吻。即借端补明从前所寄之书，且引起下文邢舅、王仁、贾环等各人怀恨说话，为串卖巧姐之根。

外藩买人，于陪酒人口中说起，不著痕迹。

贾雨村为一部书中起结之人。若不为事罢官，如何能归结《红楼梦》？趁势插入，以为了结地步。

忽叙妙玉一层，引起惜春〈绞〉〔绞〕发。

##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 惊謎語妻妾諫痴人

王夫人即不问彩屏等愿跟惜春与否，紫鹃亦必跪求，但径行叙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显王夫人之周到处。因此一问，引出紫鹃，极有步骤。

袭人也愿跟惜春出家，亦是反跌后文。

宝玉此时虽已明白因缘，但听见紫鹃提起黛玉，一阵心酸，看见袭人痛哭，也觉伤心，尚有尘心未净。

插叙贾政向赖尚荣借银一段，写尽奴仆负恩样子。

串卖巧姐，是贾环起意，王仁听从。设法当以贾环为首，王仁为从，贾芸、邢大舅又减一等。

邢夫人势利薰心，毫无主见，实在不堪，写得如见其人。文人之笔，令人可畏。

平儿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象是对头亲，也不象是藩府人，

灵慧可爱。

借王夫人说话中补明宝琴已嫁，湘云已寡，简净得法。

于贾兰口中带叙甄家有信要娶李绮，趁势叙入贾政有信探春回京，是陪衬宾主法。

就贾政信中叮嘱宝玉、贾兰场期已近，实心用功，下文宝钗规劝宝玉应考，俱有根由。

宝钗说博得一第，从此而止，是要宝玉易于入正，俟得第之后徐徐再劝。不想只此四字为宝玉心许，其中便走之念此时已决。

宝钗派莺儿服侍，原是怕宝玉旧情又发，岂料转致宝玉险些尘心复动，可见斩断凡心，殊非易事。

莺儿自园中打络后未免有心，始终与宝玉并未交言。借此透瓜果时，补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宝玉赴考时辞别王夫人及李纨、宝钗说话，句句是一去不回口气，在有意无意之间。文笔玲珑，真有手挥目送之妙。

惜春与紫鹃已跳出樊笼，不送不辞，斟酌有意。

王夫人与宝钗一样流泪，两样心事。王夫人是说话伤心，宝玉是慧心窥破，所以王夫人尚可明说，宝钗竟有不能说之苦。

贾环想报仇得意，是反跌下文。

王夫人说写信与贾琏，差人送去，也是一法。岂知三日內即要送去，令人急杀，然后转出刘老老逃避一法。真是山穷水尽，忽有柳暗花明之景，且使王夫人不得不依，妙极！

平儿连铺盖衣服也不要，只求王夫人派人看屋，甚有才识，可以扶危救急。

王夫人转去绊住邢夫人，布置周密。

贾芸、王仁等有兴趣而去扫兴而回，殊快人心。王夫人说逼死巧姐，平儿要贾环找还尸身，亦着急得象。

邢夫人骂看门的人，惹得众人索性说破贾芸等平日胡为，使贾芸、邢夫人顿口无言，是文章趁势法。

巧姐、平儿先走，引出宝玉也走。但巧姐、平儿两人同走是假走，宝玉一人独走是真走。一单一双，一真一假，映衬得妙。

探春回来，死者死，嫁者嫁，走者走，出家者出家。沧桑之变，殊难为情。

李纨、探春、惜春及家人焙茗等议论宝玉，各有不同，各有道理，惟宝钗、袭人心中无限苦楚，一字说不出来。情事逼真。

借宝玉、贾兰籍贯引起元妃，又借海疆靖寇班师引出大赦，贾珍、贾赦亦可宥罪复职，给还家产，薛蟠亦得赎罪回家，以便归结全部。

巧姐婚事，此时已经定局。刘老老敢于肩任者，因王凤姐生前曾经面允，且有保护巧姐大功，并非冒昧。

刘老老遣板儿进城探知一切，且见贾琏回家，趁势补出送信人回来一层，刘老老便可送回巧姐、平儿。既省无数笔墨，文法亦一丝不漏。

王夫人带领巧姐等同见邢夫人，将前事都归在贾芸、王仁身上，安顿极妥，否则邢夫人何以相安？

第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一百十

三、四回为一段，完结王凤姐因果，中间带叙宝玉痴情，甄府复职。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回为一段，叙惜春决志出家，宝玉悟心幻境，夹叙两宝玉相会，一甄一贾性情各别及贾政扶柩回南，完结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十八上半回为一段，写贾琏出门，贾环等乘间串卖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为一段，叙宝玉逃禅，贾府蒙恩，以便完结全部。

##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袭人病中一梦，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妈一劝，即肯听从。

贾政若不于途次舟中亲见宝玉，听见歌词，则到家之后，岂有不竭力找访，生出无限笔墨支离？必得如此见闻，方可了悟因缘，付之度外。文章固善于归结，亦可见良工苦心。

宝钗有孕，惜春住栊翠庵，巧姐许字周家及贾赦居村静养，俱随笔补明，简而不漏。

袭人与蒋玉函前缘已定，即果真要死，亦断不能死。况袭人如果愿死，则尤三姐、司棋、鸳鸯等登时可死，何必转辗思量，踌躇不决？自古忠臣义士、侠客烈妇，俱一念已决，立时就义。若一有转念，便不能死。作者说袭人怀必死之心，是怜爱袭人，故为庇护。

甄士隐说“宝玉即宝玉”，已将实事明明说破，读者自当领会。甄士隐又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避祸，二为撮合”等语，按荣、宁查抄系一百五回之事，则一百五回之后所叙贾宝玉之事，俱系空中楼阁。细绎宝玉之出走，当在通灵走失，元妃薨逝后，贾母将宝玉移出



大观园，即为黛、钗分离之日。看来元妃薨后，贾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宝玉即避祸出走。至所云“避祸”显而易见，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既讳而不言，读者姑置阙疑可也。

甄士隐说“福善祸淫，兰桂齐芳”是文后余波，劝人为善之意，不必认为真事。

了结香菱，简净跳脱，又是一样文法。

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贾政回家陛见，奏明宝玉情事，赏给文妙真人道号为一段，了结宝玉因果，即带叙薛蟠赎罪回家，香菱扶正。自宁府收拾齐全至袭人嫁玉函止为一段，完结袭人因缘，并巧姐许字。自贾雨村遇见甄士隐至士隐拂袖而起为一段，说明宝玉来去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庵至末为一段，作者自述作《红楼梦》为游戏笔墨，扫空一切，为更进一层之意。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 红楼梦总评

（清）姚燮

贾母第一会寻乐人，亦第一不解事人。

元妃之归，枕霞独不与，而自识南安太妃。故姜季南有诗云：“憨云不与宫车会，独识南安老太妃”。

薛姨妈寄人篱下，阴行其诈，笑脸沉机，书中第一，尤奸处；在搬入潇湘馆。

李婶娘来时坐雇车，一府皆笑，岂知自亦尔尔。

甄夫人之来，为取寄帑耳，岂知又遭抄去乎？

刘老老携巧姐去，是谓潜飞。

指袭人为妖狐，李嬷嬷自是识人。

宫裁得礼之正，故父名守中。

凤姐坏处，笔难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獯婢，自是可儿。

宝钗奸险性生，不让乃母。

凤之<粹>〔辣〕，人所易见，钗之譎，人所不觉：一露一藏也。

二姐堕胎，为凤姐生平第一罪。

人谓凤姐险，我谓平儿尤奸，盖凤姐亦被其笼络也。

湘云未见园中另住，记贾母之不袒母族，以反衬王夫人也。

怀古诗谜，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

迎春花开于春先，春初已落，是为不耐东风。

贾氏孙男，俱从玉旁。探春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独色香刺也。

惜春独善丹青，早为队佛张本。

姜季南诗，谓鸳鸯之死，半殉主，半殉节。殉节之意，于袭人、赦老口中见之，又于吃口脂时知之，非唐突也。

婢名琥珀，以喻长在松根。贾母，松也。

送殡之去，但藏珍珠、琥珀于上房，是失检处，亦海盜处。

鹦哥者，紫鹃旧名；珍珠者，袭人旧名。贾母补此二人，欲使宝、黛如在膝下也。

尤氏以妇人，一味不妒，视男子为可有可无，毫无关切，其情尚可问哉？

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

贾珍一生昏愦，于宝珠之事益信。

秋桐定属邢夫人以鸳鸯之故，〈援〉〔授〕意使其来扰，岂知反为凤姐所使？

王夫人代袭人行妒，于晴雯一事尤谬误。

花袭人者，为花贱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标一二，余俟解人自解。

一人有一人身分。秋纹诸事，每觉器小。

镜，即月也。镜中相射，是为麝月。

凤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红在侧，为斋中语，故定多暗中播弄也。

未曾真个消魂者，茜雪一人而已。

妙玉于芳洁中，别饶春色。雪里红梅，正是此意。

香菱家室遭焚，遇人不淑。英莲者，终身火中莲也。

雪雁之不返江南，作者有余痛焉。

凤生之日，即钏生之日也。水仙一祭，井中人无恨矣。拟曰洛神，却切。

彩云为恶姻缘。

一着错，满盘输，故以司棋名之。

侍书骂王家的，胜乃主之打。

紫鹃从四姑娘出家，所谓主未成双，婢却作对，一僧一尼之谓也。

莺儿络玉一语，直贯一百零九回“妙合而凝”一语，刺钗也。

柳女曰五儿。五者，窝也，北音“五”读如“窝”。

彩霞于宝玉写经时，灯后神情独妙。

瓶梅斜抱，定是小螺。

木头无声，全凭橘树有刺。

翠墨私嘱小蝉，致滋纷扰，故解语花，有妙有不妙也。若彩屏不同清静，去紫鹃远矣。

文杏为钗婢。蘅芜秋院，而亦惹春风，着一“杏”字，所以刺宝钗远矣。

戴若恩，石崇辈，不及一岫烟之篆儿。

善姐，必为王凤姐所使。

小鹊本来报喜，反致受惊，故吉凶不在鸟音中。

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其关系不小。

“林家死绝”一语，虽属率尔，何堪入林之孝妻之耳乎？一样为奴，独依两姓，奴何不幸而为赠嫁之奴，如周瑞家的是已。

鲍二嫂曰阎王，尤三姐曰夜叉，都为二奶奶定评。

秦显家的，以五日京兆，即时撤委。

打王善保家的，仅仅一掌，我犹恨其少。

若彩霞者，奈旺儿媳妇何？若玉桂媳妇，亦被玫瑰花刺者。

于鸳鸯辱金文翔媳妇，浮一大白。更罚东风一大白，东风，赦老也。

吴贵妇，宜配包勇。

多姑娘之于琏儿，丑态可掬。

文官为梨香班首。芳官侍宝玉。抹墨二字，玉哥定从戏字上生出，然其情可想。藕官侍黛玉，与宝玉恨不作女儿同心，故曰一流人。蕊官以女儿学旦，轻车熟路。钗之来住梨香院，后作戏院，刺之者深矣。葵官侍湘云，色配净。豆官侍宝琴，色配丑。艾官侍探春，色配外。茄官侍尤氏，色配老旦。龄官

与宝官、玉官，俱属先去。

警幻仙姑，第一淫人，玉犹后焉。

兼美，为钗、黛关锁。

宝玉《姽婳行》独压平日之作，盖社中不欲诸女一人下第，深情体贴，故藏才焉。

真真国女，真耶？假耶？不过闲中点缀耳。

傅秋芳，真所谓处士虚声者。

张金哥死而有知，必为厉鬼相报。

刘老老于若玉，为抽柴之说，真所谓满口胡柴。

王作梅作张小姐之媒，故名作梅。

娇杏以婢作夫人，何等侥幸！

红衣女，亦无中生有。

可人，一昙花耳。

北静王，为玉哥生平第一知己。

政老谓宝玉哄了贾母十九年，吾谓被哄者甚众。（据《痴人说梦》，十九年作二十年）

以霸王、虞姬，拟小柳小尤，亦新而切。

姜季南咏秦钟句云：“优尼戏罢伴僧眠。”僧谓宝玉，盖讨智能之便宜，以供宝玉之算帐也。

蝌与菱俱有深情，自在意言之表。若金桂者，我亦不敢奉命。

败子回头真宝贝，故曰甄宝玉。

贾兰者，贾阑也。贾兰中而贾氏阑珊矣。

贾蔷真是假墙，庙中固多此物。然一入庙中，便如将军何也。

（《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据清

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

# 红楼梦回评

(清) 姚 燮

##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 贾雨村风尘怀閨秀

还泪之说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处，即还泪亦不足以极其缠绵固结之情也。书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泪一日不还，黛玉尚在，泪既枯，黛玉亦物化矣。

神瑛与绛珠，一草一石，所谓木石缘也。人皆重金玉而贱木石，岂天意亦与为转移耶？

《好了歌》醒世最为晓畅。惜恒河沙中，绝少领悟人。

卷首士隐出家，卷末宝玉出家，却是全部书底面盖，前后对照。

此时雨村在穷困中，犹不失读书人本色。不知后来一入仕途，且居显要，便换一副面目肺肠，诚何故也，然今日已成为通病矣。

此回写士隐之依丈人者，为全书中如黛玉之依外祖母，薛氏母女之依姊妹，邢岫烟之依姑母，李婶母女之依侄女，尤氏母女之依女婿等，以见依人者之必无好收成也。若豪仆如周、林等，宠婢如鸳鸯、琥珀等，门客如詹、王等，犹尤其下焉者耳。

##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書中，將寧、榮二府人名，一一點出。惟賈珠之妻李氏、李氏之子蘭、政之妾趙氏、趙氏之子環、璉之妻王熙鳳，俱用暗點。至珍之妻尤氏、蓉之妻秦氏，此回中俱未點出。

##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荐西賓

###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點襲人之名，特用一個“者”字，作者之微意也。若他人出場，並無此例。

按此回寧、榮二府房屋，中有花園隔住。東首為寧國府，賈赦、邢夫人所住也。稍西黑油大門，乃榮府之旁院。再西為榮國府大門。其正堂之東一院，賈政、王夫人所住也。其正堂之後，王夫人所住之西者，鳳姐之所住也。其自儀門內西垂花門進去，一所院落，賈母之所住也。出賈母所住後門，與鳳姐所住之院落相通，故鳳姐入賈母處，從後門來，路徑甚清晰，不得草草讀過，負作者之苦心。

##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無評）

## 第五回 賈寶玉神游太虛境

###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此回是大開，一百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緣起，一百十六回以後之四回是余波。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无评）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无评）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宝釵巧合認通灵

按前第三回，黛玉入荣府依外家，查系己酉年秋晚冬初。自后一切事情，至宝、黛过梨香院薛姨妈处饮酒遇雪，皆本年冬底事也。入第九回宝玉与秦钟入塾为始，当系次年初春矣。迨后十一回中，记贾敬生日在九月时，并追叙上月中秋云云，又记菊花盛开，又记十一月三十云云，又记十二月初二云云，又记冬底林如海云云。至治秦氏之丧，又是一年之春矣。作者虽未表明又是一年，而书中之节次具在也。故入第九回，即为入书正传之第二年庚戌，迨至十<二>〔三〕回春日治秦氏之丧，则入书正传之第三年辛亥也。阅者记清。

己酉、庚戌两年过接处，作者欠界划清楚。令粗心读过者，无界限可寻，然断断不能并作一年事也。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噴頑童茗烟鬧书房（无评）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权受辱

張太医論病細究源

金氏以闹书房事，来和秦氏理论，是为母家受辱之故。适



值秦氏臥病，遇見尤氏，乃金氏常受其恩惠者，写得低声下气，活画出含怒强忍之态。加以尤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令金氏怒而来，喜而返，欲言不得，深为藉人资助者一叹。

秦氏抱病而乃翁耽忧，笔极严冷，已预为第十三回治丧伏笔。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見熙凤賈瑞起淫心（无评）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风月鉴

前第三回黛玉入荣府，为入书正传之第一年己酉。至第九回闹书房，入第二年庚戌，至此回末，则第二年又尽矣。下自治秦氏丧起，为第三年之春辛亥。至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乃入第四年壬子之春。节次分明，不得草草读过。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无评）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宝玉路謁北靜王（无评）

###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头庵

凤姐因张家得银三千两，淨虛是引子；蕙、蓉因贾瑞得银一百两，凤姐是引子；前后遙遙对照。

智能对秦钟云：“你想怎么样？”秦钟对宝玉云：“你要怎样？”可知“怎么样”三字，与“怎样”二字，总是那一样耳。

凤姐在馒头庵再住一天，不写凤姐要住，而写秦钟要住。秦钟不好说自己要住，卸肩在宝玉；凤姐不能说自己要住，亦卸肩在宝玉。一为净虚，一为智能，皆是宝玉为之一了结也。

##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贾雨村进京引见，却与贾璉、黛玉，同伴回京。一笔带过，毫不费力，且于后文有着落。

馨苓香串，北静王以圣上所赐，视为珍贵，黛玉却不要，反说臭男人拿过的。但怡红院中器皿，岂无互相投赠者？具曰予圣，谁知玉之雌雄？

贾璉回家，凤姐为之洗尘，是夫妻久违之情，固亦有焉。观其一席狐媚之词，洋洋得意，“克伐”二字，毕露行间。可见女士舌锋，与文士笔锋，交相焕发。

此回一小梦也。元春封妃，似乍入梦境；秦钟身故，似已到梦残。一喜一悲，一热一冷，两两相形，无异邯郸一梦。足令读者悟盛即是衰、泰极必否之象。谓之小梦，谁曰不宜？

##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此回贾政游园，自正殿以外，特详写稻香村、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四处。

观铰荷包一事，其黛玉褊浅之性，已刻露十二分矣。然一种娇痴之态，却又令人可怜，宜宝哥之俯首受羁也。

此回末一段，补写女伶女尼诸事，是造园已就后一番布置，随手为妙玉出身点明，真善于构局者。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乐宝玉呈才藻

自此回省亲起，为入书正传之第四年壬子岁正月半。至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尚是正月。二十三回二月二十二日，始入园分住。写黛玉葬花，是三月中。二十六回，已交夏初。二十七回中，点明四月二十六日，已近五月。二十九回，清虚观作醮事，是五月初一日。三十回是六月间事。至三十八回，点明过了八月。三十八回咏菊，是九月。至五十三回，方过是年之冬。壬子一年，共计书三十五回，俱写两府极盛之时。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此回接上回，写壬子年正月半后事。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间事。

第二十一回 俊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庇贾琏

湘云跑出，黛玉赶上，宝玉拦住，宝钗劝以看宝兄弟面上，丢开手罢。四人情况何如，好个酸醋世界！我为尔诈，尔为我虞。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半后事。

以下第二十二回，接写宝钗生日，如在正月二十一日，则是省亲以后至此，不过自十七、八至二十间，三四日内事也。余尚无可议者。其最不合理，是凤姐大姐儿种痘，贾琏独睡半月后数语。如云果有半月，则此时当是二月初上矣。何以下回开卷，便说二十一日是某某生日耶？或疑当时是二月二十一日，则下文第二十三回，又明明说贾母择二月二十二日，使诸姊妹搬入园中一事，则宝钗之生日，信乎在正月也。而此三四日之中，便云贾琏在外半月，何作者荒谬乃尔？此等处须酌改之。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谏语

自元妃省亲一回至此，皆壬子年正月半后事。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此回已入壬子年三月间事。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芸儿口舌便利，云求婶娘，当已早完。凤姐又云，先告什么不成。及芸儿求派差，则故以待来年作一跌，芸又乘机伸后脚。一对小花脸，活现跳出来。

前于芸儿眼中云“十分精细干净”，此于宝玉眼中云“十分俏丽甜净”。亦仁者见之为仁、知者见之为知之意。

使我为怡红院主，必当入院之初，稽查人数，上等丫头几人，次几人，下几人，婆子几人，一一俱如衙官点卯，个个看过，方不至有遗珠之憾，则升黜可自操矣。宝玉之不认得小红，少年莽人，何未计及此？

小红与秋纹等，年纪不相上下，而言语不敢相抗者，亦朝廷尚爵之意。

秋纹、碧痕、小红三人，有时你妒我，我妒你，有时一人銜几人，有时两人爽一人，皆玲珑剔透，齿里有风，方心木舌者所不能作，亦不能读。

此回仍是壬子年三月间事。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彩霞眼注三爷，而与二爷淡泊相遭，彩霞非无目者，亦以齐大非偶，且捷足甚多，不如降格以就，簋簠不殄，为燕婉之求。鄙语曰：“与其合偷牛，孰若独偷狗？”此异乎人之情，而自深其情者也。

天下之最呆、最恶、最无能、最不懂者，无过赵氏。不意政老与之生环儿，更不意先能生探春。

此回书，是在壬子年三四月间事。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蟠儿以西瓜鲜藕，为无福消受，亦自惭形秽，较夫满身尘垢，谬托清高者，奚啻有上下床之别？

黛玉走到沁芳桥，既在晚饭后，如何还看得出池中水禽？

或云，晚饭颇早，尚是濛濛未暝时也。然下文院门已关，而晴雯有三更半夜之说，则为时已迟可知矣，其断不能看见池中水禽无疑也。此等亦作者疏忽处。

晴雯移气于宝钗，复得罪夫黛玉，仗着模样儿，目中无人，钗、黛尚然，何况于众？其不谐同辈，有自来也。

“到底是客边”五字，是黛玉一生受气，不得发泄处。甚矣，依人者之苦也！身为千金小姐，乃遭门外之魔，已是愤填胸臆，矧与我争者，又适在内，乌能忌而不思耶？

此回是四月间事。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贾芸与林小红之事，宝钗闻之；潘又安与秦司棋之事，小红见之。可知园中奸淫狗盗之辈，非一人也，余但不觉察耳。

前二十四回，贾芸见小红云“精细干净”，宝玉于小红云“俏丽甜净”，兹于凤姐目中云“干净俏丽”，可知有目共赏。

晴雯冷笑小红，名儿姓儿，知也罢，不知也罢，能爬上高枝，即可不放人在眼里。此晴雯犹未省人事，特为之进一解。

此回入壬子年四月底事。

##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宝玉说“过一会子就好”，是在宝钗前，聊作应酬语，而黛玉如何忍得？故一则曰“过一会子就好”，再则曰“过一会子就好”。问者无可支吾，只得纳闷陪笑耳。放翁云“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一联，殆为写照。

冯家席上，呆霸王打诨，自不可少，如此方成好令，更妙其中杂一雅语。至玉函所说直注末卷。

宝玉、宝钗，一样礼物，颁自椒房，只算敕赐为夫妇。

写玉函、袭人汗巾之后，接写宝玉、宝钗赐物。若论吉兆皆吉，若论凶兆皆凶，事异而兆同也。

曹操争天下，心中眼中，只有一先主，其余不足介意。黛玉争宝玉，亦只一宝钗。妒之甚，即爱之甚也。昔人咏李青莲云：“世人欲杀是怜才。”则黛玉乃宝钗第一知己。

膀子在林姑娘身上，可以一摸，非姐姐之不可摸，惟妹妹乃值得摸耳。倘以辞害志，与耳食何殊？

“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二句，是从“增之太长，减之太短”句，脱胎出来。

黛玉出来瞧呆雁，抑何蕴藉知微？妙舌根，定有妙莲花。

此回中，宝钗、袭人之终身已定矣。

此回仍是第四年壬子四月底事。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此回已交壬子年五月初间事。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宝钗对宝玉说“倒生分了”一语，在宝钗虽是无心，在宝玉却是有心，不相期而适相值，致有杨贵妃之消。

龄官画得出神，宝玉看得出神，活写两个情痴，跃然纸上。作者一枝笔，真能绘影绘声，窃恐龙眠虎头，亦未易臻此

妙境。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间事。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黛玉称袭人以“好嫂子”者，因知端委，姑为恶谑，并不是醋，盖各有身分，若施及卑人，则不成为黛玉矣。

黛玉对湘云道：“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你呢。”过后离却黛玉，宝玉见了湘云，果有此说，可知黛玉之防备留心者已久。

湘云问宝玉云：“几时又有个麒麟了？”生疑即以生急，关心遂致多心。笔情之妙，在闲在澹。

一个金麒麟，翠缕将手一撒，撒给湘云看也；湘云将手一撒，撒给宝玉看也。虽曰主如其婢，即是婢如其主也。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旬事。

###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 不肖种种大受笞撻

呜呼！金钏之投井，王夫人使之也，宝玉其次也。何以言之？宝玉胆敢向夫人处，讨金钏到自己房中去者，必其房中之丫头，多从夫人处讨来者居多。不然，宝玉岂不思王夫人之许讨不许讨，而竟曰讨你去耶？纵于平日，而责于一时，亲之溺爱，往往如此，吾于王夫人又何责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里錯以錯劝哥哥

袭人欲宝玉搬出园外住，却是先说林姑娘，次说宝姑娘，一倒置而轩轻已分，正是妙处不在多也。

前揭袭人之隐者，有李嬷嬷；今揭宝钗之隐者，有薛蟠；前后相映成文。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绡芸轩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前段写分例银，是花姑娘，分未正而名已定也；此段写梦中语，是薛姑娘，名未正而分已定也。吾盖为颦儿、晴雯叹焉。

小红之于芸儿，一味以柔胜；椿龄之于蔷儿，一味以刚胜。小红不得志于宝哥，然后有芸儿；龄官既志得于蔷儿，又安有于宝哥也？

写贾蔷、龄官，另有一种情意。能绣凤凰者，必能改织鸳鸯。非同村夫子讲书，终日喃喃，只此一义也。

此回是壬子年六月间事。

###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蕪院夜拟菊花題

此回已入壬子年八月间事。

###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詩应是《問菊》第一，《供菊》第二，《咏菊》第三，《忆菊》第四，《訪菊》第五。若《菊夢》与他作，不甚相远。

一日可得百首，一笔抹倒打油輩。袁簡齋曰：“詩到能迟才是才。”學者毋自托于八叉七步，以自鳴得意。

此回已入壬子年九月中事。

###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查黛玉于己酉年入榮府时，方十一岁，此年为壬子，却是十四岁，其死在乙卯年，适十七岁也。刘老老所说若玉小姐，却与黛玉暗射。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间事。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挨次行令，至第六迎春之下，不及探春、惜春、宝玉三人者，并非作者漏笔，只看及王夫人上，用一“至”字，便知其为省文也。且有“说错都罚”一句，明明探、惜、宝三人，乃暗点耳。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间事。

#### 第四十一回 宝哥哥品茶權翠庵

刘老老醉臥怡紅院

此回与上回合写一时事，乃壬子年八月二十五日也。

####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兰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补余音

书中有“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一句，乃大姐儿发热之日也。推查前文三十七回，贾政于七月二十日起身之后，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此两句内，已藏下一月时候。试读“光阴虚度，岁月空添”八字，便可知其为省文。盖自七月二十，至八月二十，均已包括在内也。探春起海棠社，贾芸送白海棠，二十一日事也。接史湘云来贾府，二十二日事也。三十八回湘云请贾母等，赏桂花，吃螃蟹，作菊花诗，三十九回刘老老来贾府，二十三日事也。宝玉着焙茗寻美女庙，二十四日事也。四十回贾母给湘云还席，秋爽斋早饭，藕香榭演戏，缀锦阁行令，四十一回栊翠庵品茶，怡红院醉臥，二十五日事也。入四十二回，刘老老对凤姐说明日家去，提起大姐儿发热，送祟取名字，又将送给刘老老之物与他瞧，二十六日事也。贾母请王太医看病，刘老老回家以后情事，二十六日事也。只此数日之间，而文法离奇百出，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真有应接不暇，步步入胜之妙。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

### 第四十三回 閑取乐偶攢金庆寿

不了情暫撮土为香

此回入壬子年九月间事。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測凤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贾氏虐婢，相习成风。手嘴被戳，吁天无辜。不料凤姐头上之簪，晴雯枕边之一丈青，皆是香闺刑具。

宝玉服侍委屈人，色色周匝。厥后以并蒂兰替他簪鬓，则一片光明，无障无碍，狠云得意外之乐，吾知其久在意中。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初事。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譜

风雨夕悶制风雨詞

从赖嬷嬷口中，详述贾府恩德，正为后来政老借银负恩一层反照。

按黛玉以十七岁死，在乙卯年，逆推是年壬子，则为十四岁。原刻是年作十五岁，则与宝玉同庚矣。然宝玉生日在四月，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何以宝呼黛为妹，黛呼宝为哥耶？可见“十五”二字，为“十四”之误无疑也。况宝长于黛，书有明文，今故更正。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间事。

##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难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間事。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湘蓮之誘薛蟠，與鳳姐之誘賈瑞，同一機杼，而又有別。瑞識鳳姐而不自諒，若蟠則全不識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前文賈瑞于鳳姐，喜得抓耳撓腮；此處薛蟠于湘蓮，喜得心痒難撓：居然成對。

天祥、文起，淫心同熾，而受報攸分，緣所遇者異耳。柳為爽直，鳳則陰毒矣。且男色女色亦殊，古來感應書，好龍陽而獲遣者甚少，其陰騷罪過，或從未減事。

此回是九月十四日，賴大家吃酒事。

##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石呆子因几柄舊扇，致身亡產盡，與王忠愍愛《清明上河圖》，同以懷古膺無妄之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其斯之謂與！

石呆子一段小文字，看之似乎閑文。及至後來抄沒，即此事亦在罪案中，方知無意中埋伏之妙。此等處最容易草草讀過，以負作者之苦心也。

薛家棒疮藥，專為人家打兒子用。故文起傷痕甚多，未曾敷好。

若今之闺阁诗人，大半是捉刀者多，何能如大观园中之诸姊妹，个个出自心裁？

此回入壬子年冬十月间事。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黛玉自云近日少泪。不知无泪之比有泪，其心为更伤，其病为更深。

邢姑娘厕金貂锦舄，而以儒素自安，微特如仲由氏不耻緼袍，抑有韦布傲公卿之概。使为男子，定许列名高士传矣。

不料吃螃蟹之后，又得此一段吃鹿肉妙文。吃螃蟹，写得十分飞扬；吃鹿肉，又写得十分闲雅：真是才子之文。

此时入壬子年冬时事。

##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即景联句，凤姐也与。岂即葱化为葑？亦蓬在麻中，不折（扶）自直云尔。

五言长排一首，共计三十五韵七十句。凤姐一句，李纨二句，香菱二句，探春四句，李绮三句，李纹三句，岫烟四句，湘云十八句，宝琴十三句，宝玉四句，黛玉十一句，宝钗五句：共是十二人。

宝琴穿著凫裘，站在山坡边，身后转出人来，相偎相倚，在不离不即间。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时事。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寶琴以一女子，足迹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遺踪勝迹，皆足廣其聞見，拓其懷抱。于是矢為嘔吟，供人諷咏。而懸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閭，悲夫！

稻香老農，生出大議論來，見穿窬，亦是。不妨為膠柱鼓瑟者施針灸，不與妄兒等埒。

襲人一個丫頭耳。但一出門，寫得如許體面，跟隨者六人，坐者大車，妝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歡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比尋常服役者不同，作者所以特書之以著微詞也。

自襲人以外，竟無一個見知于鳳姐。吾為晴、麝等一嘆，且見平日之巴結二奶奶者獨勤。

寶玉于睡夢中，便叫襲人，可知平素衾裯，一夜未曾離過者。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須鐲

###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寶玉見了黛玉，不知要說什麼。大家多散，二人心緒如麻，各格格不能吐。蓋凡能吐者，俱非情之至也。

晴雯說墜兒，連襲人都使他不動，可知襲人之在怡紅院，迥然特出于諸人之上矣。晴雯于宋媽前出此言者，其亦自知在襲人下耳。襲人去而晴雯無與并矣。

晴雯決計攆墜兒，而宋媽云“等花姑娘回來”，則逢彼之怒，愈緩愈緊，是以墜兒必不能少留矣。

描写晴、麝二人，铮铮辩论，不但不听见者想所不到，即听见者亦笔所难达。何物雪芹，具此狡狴？

烧破雀毛裘，晴雯说宝玉没福气穿。此岂婢女对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纵容娇养者惯矣。

写晴雯织补雀毛裘，细微周到，淋漓尽致，直是形容得无以复加。想谦周裔胄，谅亦工于织补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时事。

###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祠堂〈扁〉(匾)对，悉满酒肉烟火气。盖迹时世族之家，大率类此。设作典雅语，则狂国人以不狂为狂矣。爰强颜模仿之，乃避讳，非趋时也。

前可卿丧时，荇、芷二人未见。此番祭祠时，代字辈无一人，文字辈无政、敕、效、敦，玉字辈无璠、珩、珮、琛、琼、璘等，草字辈藿、芸、藜、萍、藻、蘅、芬、芳、蓝、茵、芝等俱未叙。

叙写布置席面，井井有条。从中插入贾母一段，遂使化板为活。

此回自壬子腊底，入癸丑年正月时事。

上自第十八回入壬子正月十五日起，至此回壬子冬止，共计书三十五回。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此回入正传之第五年癸丑元宵事。



##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探春于议事厅上，侃侃而谈，既无支离，亦无畏缩，裙钗中具此笈异，不枉称玫瑰花儿。

赵姨视环儿如掌上珍，视探春如眼中钉，宝康瓠而弃周鼎，殆《列子》所云“状与吾同者，近而爱之；状与吾异者，疏而畏之”之谓矣。

此回已入癸丑三月间，因卷中有“时届季春”一语也。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贾宝玉梦见甄宝玉一段文字，可知天下事，有假必有真。假者只一，可向实处用笔；真者无穷，须于空中会意。恐以贾滋天下之疑，遂以甄坚天下之信。命意措词，俱极惨淡经营。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 慈姨妈爱语慰痴聋

紫鹃身上一抹，低声囑其尊重，凝睇相看，身已半许。宝玉发一回怔，不是不省，正见弗肯莽撞耳。

宝玉坐在桃花底下，尚是季春时候，却与五十五回“时届季春”四字合榫。

典号“恒舒”，于归之时，财已不舒矣。邢岫烟真是贫星照命。

黛玉苦绪热肠，有触即发，不能少忍须臾。

紫鹃翊戴，更无他志。惜姨妈不谅，反使抱惭而去。然安知非为爱女计，故假作痴呆，聊用谐语相却乎？

此回写宝、黛二人之情，纯乎从紫鹃一人身上结撰而出。而紫鹃之真心事主，亦刻露到十分。即以此回为紫鹃作传，亦无不可者。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晴雯叫芳官吹汤，嘱其轻着，勿吹上唾沫。岂知宝玉馋癆，每爱女儿唾沫？晴雯似杀风景，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絳芸軒里召将飞符

从莺儿口中写出宝钗平日不爱花艳光景，与前贾母到宝钗房中，嫌其太喜素净，一同闲中点缀，为后来宝钗守寡作影子。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间事。

###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差轻人多，则人浮于事矣。宝玉房中尚如此，合府可知矣。

贾府之婢，与平、袭、鸳、紫可列者，晴雯也。柳五儿酷肖晴雯，以此类之非过。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时事。

###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瞞脏

####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谚有“踏沉船”、“打落水狗”之说，未曾分清皂白，趁势蹂躏。作者目中看不过，心里忍不住，爰借柳五儿畅言之。

连上一回，其形容柳嫂子势利处，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总之无钱无势，日日想吃白食者，不能讨此等人好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夏时事。

###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宝玉一生日，而先叙道士、和尚、尼姑所送之礼，则宝玉之结局可知。此作者之微意也。

香菱换裙时，有人在侧，佯教宝玉背过脸去。及袭人既走，即来拉手，以后脸红脉脉，至半晌，方云裙子的事。其媒妁之痕，西江不能濯也。

此回仍是癸丑年夏时事。

###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象牙签上所有之字，各藏意义，预为他日之兆。

佩凤、借鸾二妹，岂忘引玉？其罢秋千，即行匆匆判袂，特以众香窟里，悉属柳腰檀脸，断难搀越，又宅隔东西，弗克常聚，不如以免记挂，缟于无情处，见其多情。

闻祖父之死，不闻其哭，闻姨娘来家，笑容满面，蓉儿之

居心可知矣。

此回仍是癸丑年夏间事。

###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龙佩

擦云拨雨惯家，首推贾蓉。其眉头眼下，悉露油光。

贾琏进房后，与尤二姐进房后，其种种狎昵情状，非过来人不能道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之秋。

###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贾琏娶尤二姐一节，或云其所有体己，当在凤姐处，如何肯听其搬出来？我谓贾琏之体己，并凤姐有所不知者。于何知之？于凤姐之体己，如馒头庵之三千两，贾琏不知也。凤姐于贾琏如此，贾琏于凤姐可知。况平日打饥荒时，夫妇间之你推我推，非一端耶？今举而与尤二姐收之，则凤姐真一笔勾倒矣。

前自贾珍入小花枝巷后读起，只觉得黑魇魇一片烟尘，满纸阴气，正不知天日光照何处世界也。及读尤三姐一段文字，其议论做作，顿觉大地光明。

尤三姐倾倒而言，旁若无人。其激昂慷慨之气概，为大观园中所无。脱令今有其人，我欲旦暮遇之，倒地拜之。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取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第六十七回 見土仪攀卿思故里

聞祕事凤姐訊家童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鬧宁国府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杀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此回已入癸丑之冬，下回接入甲寅年事，冬月无事，故不详写。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詞

宝玉以芳官年小，不可被大的欺侮，袒庇私情，亦征公道。我仪图之，定为护花鸟转世。

放风筝以一时风紧，登时线尽，竟谓黛玉病根放去，实言其日后身子也。故志放走者，先有晴雯。

此回入书中之第六年仲春，是为甲寅。又点醒三月初二日，即递入夏末秋初。因前详写春夏，故此处从简焉。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无意遇鴛鴦

宝玉心地明朗，而众人反以为痴呆。如此痴呆，世不多得。此回已入甲寅年八月间事。

##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旺儿之子，在外吃酒，林之孝恐其遭蹋彩霞。则会吃酒者，一辈子无好老婆矣。敢告同志，且少吃些。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迎春之懦弱性质，以前并未写过。故借金凤事，出力洗刷一番。以此回为迎春之正传可也。

司棋、绣橘，口角锋锐不可当，迎春能无顾忌？但绣橘仅三等丫头，如此明慧。闺阁英才，盛哉乎斯世！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宝钗屋里，缘亲戚不可抄，而黛玉独非其例耶？王善保家的，欲将荷包、扇袋作把柄，以为得意，斯时人声鼎沸，鸡犬不宁，而高臥者，置若罔闻。諒曰：小事不足遂。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下回入中秋。

##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此回仍是甲寅年中秋事。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中秋夕，凸碧堂前之笛，凹晶馆外之月，清气徐来，俗尘退屏，又换一番世界。惟湘云、黛玉，始能消受。然一则早夭，一则早寡。可知享清闲之福者，天忌之；禀高洁之性者，天更忌之。

此回缴足上回中秋事。

##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迎春发话“将来总有一散”，言之悚然。其浑名二木头者，岂止形殊榘栌，直堪用作楷模。

晴雯临走，绝不作一乞恩词说，可怜颜色。于生死患难交，足觐凤概焉。

晴雯以被撵之后，宝玉犹私行探望。其两人之百千万种情绪，此以泪酬，彼以指甲与贴身袄报之。其归来不告袭人，可见袭人非宝玉之真知己。

袭人件件事均能体贴宝玉，晴雯为宝玉得意之人，袭人岂有不知？乃晴雯遭谗被撵，袭人袖手旁观，并不肯在王夫人前，帮晴雯说几句好话，且晴雯虽因王善保家的而撵，而袭人亦不得辞其咎。或曰：“晴雯之撵，实因王夫人盛怒之下而撵，即

聪明如凤姐，持爱若宝玉，尚不敢撻锋，更何论于袭人？”予曰：“不然，是特因袭人不肯向王夫人言耳。倘言而不听，则晴雯之撵，方与袭人无干，而袭人则上可以对宝玉，下亦可以对晴雯，似此方称两全。就今而论，晴雯之撵，无与袭人，吾不信也。”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时事。

###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晴雯为芙蓉神，不但作者造其诔，读者辨其诔，宝玉即甚愚，亦何至不知其诔？然天下事何者为真，何者为诔，何者非诔，何者非真？以真者之皆诔，又安知诔者之非真耶？或有笑宝玉受丫头之诔者，则真诔人也已矣。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时事。

###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梅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时事。

###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妒妇方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宝玉欲接迎春，恳求王夫人，而舌存无补，知春之不得迎



矣，于是放声大哭，以早死为幸。太史公云：“好色不淫。”微斯人其谁与归？

邢岫烟、李纹、李绮三人，似与宝玉无甚交关，是在蓼溆滩垂钓授竿时验之。不然，则不至若是之淡漠也。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闈贾元妃染恙  
闹閨闾薛宝钗吞声

此回与上回接写一时事。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金石姻缘，此回作合，是一书之大结。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此回接前文，仍是甲寅年秋中事。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牘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因下回犹点明九月节候一句也。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時事。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贊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仆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間事。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鬻卿絕粒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

第九十回 失棉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此回仍是甲寅年十月間事。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一月事。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时事。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十一月间事。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二月事。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聋儿迷本性

宝、黛心事，袭人该早在老太太、太太面前，将二人光景，告禀明白，或上头终于不从，便与你无涉矣。今已定准宝钗，始作转喜为悲之想，向王夫人只谋瞒过一策，其居心尚可问乎？吾谓死黛玉者，袭人首罪，不独贾母死之也。

黛玉因散闷而至桥边，得闻娶亲事。沁芳桥，应作醒芳桥。

傻大姐天真烂漫，绝无机械，亦未尝轻出。一见而晴雯撵，再见而黛玉死。甚矣，傻之与情相悖也。

宝、黛两人相见，只管点头。生离死别，悲惨难名。人生到死，天道宁论？流览一过，肝液潸潸而下。

此回已入乙卯年春日事。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黛玉说“那里就死”一语，伤心至此，爱吾者，祝吾奚弗读左氏书。

黛玉身不自保，焉用残脂零粉？自烧诗稿，柔肠寸寸裂矣。

此回是乙卯年春日事。

##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归离恨天

###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宝玉说姐姐之赶妹妹也，杀费苦心，其巴结尊上，和叶同辈，拊循下人，俱在远处大处，预为道地。故但见小心谨慎，大度优容，无纤芥之失，盖诸人皆受其笼络，而愿望始酬。若云自行霸占，固系疯傻乱话。

说有便有，说无便无，即《传灯录》所云：“道如太虚，廓然虚豁，不可强是非。”至云设言警世，足破万世庸愚见识。

雪芹先生，不欲以暧昧之事，遭蹋闺房。故于黛玉临终时，标出“身子干净”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雯将死，亦云“悔不当初”；皆作者极力周旋处。

黛玉气断之时，即宝钗婚成之候。新房热闹，满堂合奏笙箫；旧院凄凉，半空亦有音乐。夫笙箫者，生所同也；音乐者，死所独也；黛玉亦何嫌乎哉？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閱邸报老舅自担惊

此回仍接上回乙卯年事。

##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金桂一把拉住薛蝌，恐无此事。前文七十七回，吳贵家的拉宝玉，仆方以为疑，而效尤者又起。侧闻西方有猫，其类有牝无牡，见男子必执与合。人面兽心，詎曰无之？

此回仍是乙卯年，已交秋时事。

##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異兆

王子腾当称二舅，子胜当三舅，以上有凤姐之父为大舅也。此等处失检点。

璉嫂子至新房，见了人家，想着自己，分开一看，倏觉伤心。谁知更以人家自己合并一想，愈觉伤心？

大了说散花菩萨灵验。若果缤纷散漫，宜为大观园中所供养。

此回仍是乙卯年秋冬间事。

##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疫

大观园符水驅妖孽

袭人兰形棘心，能使王夫人念念不忘。其固宠牢荣之术，如肯传示，必有愿拜门墙者。

贾赦不信鬼怪，而到园先持器械，气已中馁，比闻浮光掠影之谈，害怕缩走，旋请道士建醮。则不信者，较信者为更信。

大观园中，本来是住妖孽之地。彼妖者去，而此妖者来矣。如其不信，向之所住之妖，何独不五色灿烂者耶？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桂家夏家，讹诈人命，强横之状，烂漫之谈，悉呈露于字里行间。

尝观失行妇女，初时亲热如火，倾肝吐胆，誓日指天，期于同死，而无不中道分飞，反眼不识者。盖其廉耻早亡，狡诈百出，本性然也。不过上者恋嗜欲，下者贪财帛，一时弄人股掌间耳。欲期其始终不渝，是强蒲柳作松柏身也，能乎不能？若金桂、宝蟾，抑又何诛？

此回接上回仍是乙卯年事。

###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死者之心，抱恨无穷。生者之心，不能一白。是以宝玉之叫紫鹃，欲于知死者之心，稍舒郁结，此正万不得已之极思也。而袭人又多方撓阻，迟缓之何哉？

黛玉已死，即宝玉日日祭奠，曾复何补于事？乃并求如晴雯之一祭，而亦不能，则其心更不安矣。非谓一祭黛玉，其心便可放下也。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宁国府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六回 王凤姐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贾政说自己不要钱，可对得天。而不知任奴才要钱，罪更甚于自己要钱。他们岂顾你对得天、对不得天耶？

湘云夫婿，未著姓名。结婚不久，虽有若无。学问才情，概与草木同腐，可胜浩叹！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七回 散余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八回 強欢笑蘅蕪庆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贾母说“受得富贵，耐得贫贱”二语，虽曰女则，亦实男诫，不同老生常谈。

家遭耗散而庆生辰，不过破涕为笑耳，尚用银一百，从前之穷奢极欲，概行托出。

颦卿善哭，生前有泪而无声，死后有声而无泪。潇湘馆上，哭泣两星，朗然高照。

此回入宝钗生日，已是丙辰年事，宝钗盖生于正月二十一日也。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贾政说“不兴时的大夫，倒有本领”。因医家操生死权柄，有效验，有凭据，扬眉吐气，间或有之，未尽诬也。

细写妙玉服饰，绝似《玉簪记》上场打扮，否则如《孽海记·思凡》一出也。

凤姐言下心头，终未能遽忘故物。一生辛苦所系，难怪其然。

此回亦是丙辰年事。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诘失人心

此回仍是丙辰年，写贾母丧事。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鸳鸯自尽时，灯光惨淡，隐隐逢人之候，事在仓皇急遽，心犹从容暇豫，一绺鬓发，殷殷怀好，应怜结者之无人。

金鸳鸯跟贾母西去，虽云自缢，却算善终；紫绶致恨不从姑娘于地下，厥后随藕榭出家，亦得堕善趣；皆丽竖中翹林之高飞遐举，詎伍藩篱之鷓？

妙玉回身走去，婆子若不坚求，则妙玉必不进去，不进去则贼不见，不见则不劫，不劫则不死。飞来横祸，皆由婆子。



可知凡有坚求者，必当坚却之。

此回接上回是一时事。

##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宝、妙二人，玉各有瑕，僧尼相会，行无所事焉。初时情丝绊惹，偷儿早已知觉，故敢掳掠。呜呼！沙吒利之伤，于兹可见；蚂蚁不钻无缝街，俚言可采。

银已偷尽，早知如此，何弗拿些出来，在丧时使用，俾凤姐不致掣肘，鸳鸯不致怨恨乎？命里穷时只是穷，徒多两番懊恼耳。

此回仍接前回事。

##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嫗

###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赵姨气质庸鄙，诚不足讥。若其一生恶迹，莫著于乌道婆魔一事，而其术究竟不行，似较以贪妒戕三四人命者，其罪有间，而死时之惨报竟如此！则罪浮于赵者，更可知矣。

紫鹃见宝玉又怨恨，又怜悯，又醒悟，无限深情，莫名其妙。至忿憾极处，乃以“听熟”二字驳之，出一切言辞海。

此回仍接前事。以下俱丙辰年事。

##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 甄应嘉蒙恩还玉闕

凤姐到咽气时，胡话没有住嘴，缘平居话惯耳，至死被人作谈柄。何用刺刺不休，生时自恃利口为？

##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 証同类宝玉矢相知

尤氏与惜春，向非和睦。惜春要出家，尤氏此回云“只好由他”，后二回云“算我不容”，家庭乖舛，难为讲解。

野东西往里头跑，此时可恶；家东西往外头跑，他时可痛。暴看只属闲文，却是草蛇灰线。

麝月说宝贝未曾砸破，语出无心，岂知宝玉犹有囊之恣也，几令吾师圆寂。

##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是书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掺入？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

五儿兴至情浓，宝玉酒阑歌罢，可怜补到，竟为蛇足。

##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绰态修容者，重玉不重人；獯头瘸足者，重人不重玉。顽石业已点头，则是处非处，皆如实如虚。

贾氏本族，玉字辈若琮、璊、玗、琬、琛、琮、璘等，草字辈若蓝、茵之近派，菖、菱等之远派，无不可托。何独托此二人？真巧姐之不幸也！

喜鸾、四姐，均为月彩霜姿，兰言花笑之俦，因非在园中，遂与十二金钗无涉，草草完场。由是而推九州四海间，遗

珠奚可胜数！

宝玉与凤姐、黛玉关涉，竟为芸儿说破。意者，曾寄膝下，故能视于无形欤。

##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 惊謎語妻妾諫痴人

賴尚荣上任，晏衍三日，所费若干，其妈请酒时，二三万银子，不在意中。夫何家主势败，借银五百，只十之一，更陈许多苦绪。雪中送炭，自古为难，况奴才乎？噫嘻奴才！奴也有财，奴也有才！

卖巧姐一节，似出情理之外。盖作者深恶熙凤为人，谓宜得此孽报。又见世间不少王仁、贾芸一流人，特地捏出几个豺狼，令人发指。

邢德全为贾琏母舅，王仁系巧姐母舅。有此两母舅，为甥者何处生活！

袭人又要编派人为狐媚子，又要讥弹别个，真是好再醮货！

紫鹃、莺儿各侍其主，颀颀上下，无分优劣。惟鹃处逆境，易于见长；莺处顺境，末由著绩；犹良臣忠臣，遭际使然耳。

##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緣

###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宝玉之于宝钗，比肩二年，毕于临走一揖。回思因病成亲，奠雁未揖，御轮未揖，今日反来作揖。悲哉此揖！忍哉此揖！

凤姐照顾刘老老，十分加厚，深得敬老怜贫之意。今番脱巧姐于难，谁谓施而无报？

贾氏四春，惟三姑娘最为锐利，而结果独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

贾氏渐复兴旺，必多照应。惜环儿有服，不能入场。苟其混进，亦必中式，不比孤寒奇士，年年打鼐鼐也。

作者极力写袭人痛哭发晕，正深恶其水性杨花，讨好巴结，搬唆他人，为狐媚子，自己再嫁小且也。

邢德全与王仁二人，后来究竟，贾琏作何道理，书中无明文，令人恨恨！

##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 贾雨村归结石头记

袭人既欲轻生，何须择地？己不自顾，何暇顾人？依违以维，必无良策。雪芹曲传无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轻云尔。余亦难信另抱琵琶，渠无此意也。

袭人自是可儿，色色都佳。惟暗致晴雯、黛玉于死，乃其大罪。若再醮则出于不得已，头宗身未分明，二宗王夫人主意，三宗薛氏母女皆劝，要亦可原。近如坊本批评，痛加谑诨，不留余地，只觉无谓。此闲斋评也。吾嫌其多卫护处，三姐、鸳鸯之死，谁使其然乎？否则如紫鹃可也。

此书中人，凡薄命结局处，异样俱全。其背恩再嫁者，惟花袭人一人耳。

甄士隐于草庵中一夕话，奥理妙谛，吞吐隐约，结束全部大旨。末段即作自跋，与开卷一气回环。

（〈增评补图石头记〉）

## 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

(清) 张 新 之

闲人自幼喜读《石头记》，与同学董子蔗萝相剧谈，每得所触发。是时谈者多，而与闲人谈者则寥寥，以所见之违众也，然亦未敢遽著笔。洎道光戊子岁，有黑龙江之行，客都护署，清静岑寂，铅槩外乃及之，而心定神闲，觉妙义纷来，如相告诉，评因起。及辛卯春，得廿回，纲举目张，归京矣，扰扰缁尘，亦遂止。次年夏，铭子东屏相与谈，有同见，乃是书之知己也，乞借观，三阅月，屡索未还，而失之云。原评二十回，从此不知所终，心目悬悬，无非石头变现也。阅八岁庚子，短书长剑，作南游，历览山川名胜，舟中马上，是书未尝一日离。明年秋，至闽之莆田，其萧散安闲与龙沙等，评复起，以十余年之蓄蓄，较前评，思若涌，而懒，故著墨日无多。迨乙巳，复归京，仅将五十卷，亦既鸟倦知还矣，思卒业而杜门，究不能。及戊申，得八十五卷，适不获已，为台湾之行，客都署，亦既衰且病，已喜日不过出数言，余一无事事，眠食静息，而是评遂以成。伏念闲人不文，本不敢出以问世，特以斯评能救本书之害，于作者不为无功，观者不为无益，人心世道有小补焉，则灾梨枣也无不宣。力有未逮，姑俟之，其将来成之北，成之南，或仍归于泯灭无所闻，则非闲人所敢知矣。爰记起迄于卷末。东屏铭子，名岳，以乙未榜下，令官江西，具巨眼，能文者，后亦音相梗，有答索评札，宜附存，以见鸬鹚尚有遗羽尔。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一阳月太平闲人自述。

(附铭东屏书) 寸心如结，思挹清风；半面才逢，恍同旧

雨。花拈一笑，名悟三生。不嫌曼倩滑稽，且赏张颠醉趣。曲终略举，同病相怜，一自瞻韩，逢人说项矣。《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驢未见尾，画虚蛇足，譬之笨伯园梦，强作解事，搔痒不著。读大作，觉一扫浮云，庐山突出也；惜未归全璧，令人闷死。专望于公余闲暇，少吃些酒，少睡些觉，将百二十回全行批出，内翰功名，春婆说梦，漫谓外书之不可传世也。第与阁下半生潦倒，冠剑随人，一裹青毡，穷愁欲呕，必欲奋迹青云，再思著作，荣世名世，二者兼之，非前生大作好不能也。批本再留数十日，欲拟一小序质之阁下，驢尾附蝇，定当许我云云。

（《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卷首）

## 红楼梦读法

（清）张新之

《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得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之》〔者〕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较诸小说，后来居上。

《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覆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

《鹤林玉露》云：“《庄子》之书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为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我欲以此语转赠《石头记》。

是书叙事，取法《战国策》、《史记》、三苏文处居多。

《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

《石头记》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石头记》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梅》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

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石头记》。《聊斋》以简见长，《石头》以烦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石头》是整段，则无从学步。千百年后，人或有能学之者，然已为千百年后人之书，非今日之《石头记》矣。或两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书自足千古。故闲人特为着佛头粪。其他续而又续，及种种效颦部头，一概不敢闻教。

《红楼梦》乃此书正名，而开〈手〉〔首〕空空道人“因空见色”一段文中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诸名目，而绝无《红楼梦》三字。即此便是舍形取影，乃作者大主意。故凡写书中人，都从影处着笔。

《红楼梦》三字出于第五回，实即十二钗之曲名，是《十二钗》为梦之目，《情僧录》情字为梦之纲。故闲人于前十二回分作三大段：第一段结《石头记》，第二段结《红楼梦》，第三段结《风月宝鉴》，而《情僧录》、《十二钗》一纲一目，在其中矣。

百二十回大书，若观海然，茫无畔岸矣，而要自有段落可寻。或四回为一段，或三回为一段，至一二回为一段，无不界划分明，囫囵吞枣者不得也。闲人为指出之，省却阅者多少心目。

宝玉有名无字，乃令人在无字处追寻，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又先天本来无字也。

是书钗、黛为比肩，袭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写宝玉同黛玉事迹，接写者必是宝钗；写宝玉同宝钗事迹，接写者必是黛玉。否则用袭人代钗，用晴雯代黛。间有接以他人者，而仍不脱本处。乃是一丝不走，牢不可破，通体大章法。

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这两种人，都做不得。

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颯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



此书凡演姻缘离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举，而非演宝、黛、钗。凡演天人定胜，其人如王道、王医、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举，而非演刘老老。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解如此观，势如破竹。

书中诗词，各有隐意，若谜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

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

书中大致凡歇落处，每用吃饭，人或以为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宝玉乃演人心，《大学》正心必先诚意。意，脾土也；吃饭，实脾土也；实脾土，诚意也。问世人解得吃饭否？

书中多用俗谚巧话，皆道地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有过僻者，间为解释。

是书又总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试云雨情，至三十六回梦兆绛云轩为第一支，以刘老老为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钟受之，以北静王证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为第二支，以鸳鸯为主宰，以薛宝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证之。自七十一回无意遇鸳鸯，至一百十三回凤姐托村妪为第三支，以刘老老、鸳鸯合为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证之。是又通身大结构。

一部《石头记》，计百二十回，洒洒洋洋，可谓繁矣，而无一句闲文。一部石头评，计三十万字，琐琐碎碎，可谓繁矣，而尚有千百剩义。是望善读者，触类旁通，以会所未逮尔。

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夹杂增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以目，随声附和者之多？

闲人幼读《石头记》，见写一刘老老以为插科打诨，如戏中之丑脚，使全书不寂寞设也。继思作者既设科诨，则当时与燕笑，乃百二十回书中，仅记其六至荣府，末后三至乃足完前三至，则但谓之三至也可，又若甚省而珍之者。而且第三至在丧乱中，更无所用科诨，因而疑。再详读《留余庆》曲文，乃见其为救巧姐，重收怜贫之报也，似得之矣。但书方第六回，要紧人物，未见者甚多，且于宝玉初试云雨之次，恰该放口谈情，而乃重顿特提，必在此人，又源源本本，叙亲叙族，历及数代，因而疑转甚。于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太平闲人《石头记》批评，实始于此。试指出之：刘老老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姐）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然阴不遽阴，从一阴始。一阴起于下，在卦为姤☱。以宝玉纯阳之体，而初试云雨，则进初爻一阴而为姤矣，故紧接曰“刘老老一进荣国府”。一阴既进，驯至于剥☶，则老老之象已成，特余一阳在上而已。剥，九月之卦也，交十月即为坤☷，故其来为秋末冬初，乃大往小来至极之时，故入手寻头绪曰“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之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三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而成坤。其断自下而上，初爻断为巽☴，巽为

长女，故为母居女家。二爻断为艮☶，艮为狗，故婿名狗儿。三爻断为坤☷，坤，臣道也，故做官与王姓联宗，则因重之为六画之坤☷。自姤☱而遯☶，而否☷，而观☶，而剝☶，而坤☷，悉自小小而进，其势甚利，不可制止，故联宗为势利，而荣府正当盛时，其极尚远，故为远族。狗儿之祖，但曰姓王，但曰本地人氏，而无名。本地人氏，坤为地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不名，而名其子为成，亦相继身故也。狗儿一艮，王成亦即艮，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故曰成。东北为春冬之交，故生子名板儿，板文木反，水令退木令反矣。又生一女名青儿，青乃木之色，由北生东，是即老阴生少阳也。艮在五行为土，故以务农为业。老寡妇无子息，阴不生也。久经世代者，贞元运会，万古如斯，而圣人作《易》，扶阳抑阴，及至无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真种，必谨谨保留之，是则所谓刘老老也。刘，留也，奈何世人身心性命之际，独不理会一刘老老，而且为王熙凤之所笑？悲夫！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元春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为夬☱，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为乾☰，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夬转为剝☶，惜春乾转为坤☷，乃书中大消息也，历评在各人本传。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卷首，据清光绪十五年  
上海石印本）

##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

(清) 五桂山人

予赋性迂拙，小说家无所好，于《红楼梦》之淫靡烦芜，尤鄙之，广众中有谈者，其艳羨津津，直人口之洗耳退。岁辛丑，客莆田，张新之至自京，落拓湖海，一穷人也。既察之，觉放旷不羁中，却恬退安定。其自号太平，有以夫！遂乐与谈，风晨月夕无不俱，十三经二十一史，滔滔然，渊渊然，互相考，所见大致不径庭，而其谐可喜，其戇可畏也。偶及《红楼梦》，突称之曰：“好。”予曰：“吁！以子之识，而乃好《红楼梦》乎？其书大可烧也。”曰：“以子之识，而乃烧《红楼梦》乎？恐子之穷于措大也。子所不能烧，而我能烧之，烧烧之火，且将人人赠一炬。”笑而启以篋，出评本，薄薄帙，捉余读，格格拒；强读及数行，振振骇；读既终，而欣欣油油有所会，曰：“三百篇固各自蔽一言，《红楼梦》固不淫靡烦芜，而整齐严肃也。”遂因新之之所好而好之，转有甚惜其耽逸喜游，嗜酒多睡，评甫廿余卷，其将何日成？迨甲辰，得五十卷，新之亦遂归京矣。南北六千里，后会何敢期，而往来问讯中，未尝不以《红楼》评为勉勗。阅四年，新之竟复来，意外之逢可喜，而尤喜《红楼梦》评之窥全璧也。遽询之，而仍止八十卷。同游台湾，居郡署，稍暇，即促之，阅一载，百二十回竟脱稿。噫嘻！以数十年未成之书，而一旦成之，洗作者蒙不洁，而新读者之耳目，换读者之心思，予以破撮戏法者之包藏诀，举平日所为慕者、所为□者、所为喜者、所为怒者，不拍案叫绝而各为愉快者乎？虽然，以新之茸鬣阑珊，非山人之督课，是书未必成，则读者之

受贈無窮，即謂受之山人也無不可。而新之不來，則何自而督課之，此其中有默相者焉，其殆不欲以《紅樓夢》毒天下乎？于山人乎何與！抑又于新之乎何與！道光三十年庚戌一陽月五桂山人跋。

（《妙復軒評石頭記》抄本卷首）

## 妙復軒評石頭記序

（清）紫琅山人

□□陰陽消長之義，皆以男女言，示人以易知也。然身世吉凶之兆，邦家治亂之機，□□□出乎此？《系辭》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不遠復之所以為復也。其終于不善者，不善而不知耳。古者著人之不善，無非望人之復善耳。莫不善于淫奔，而《風》詩采之；莫不善于弑逆，而《春秋》筆之。可以知作者之苦心矣。作者洋洋洒洒千萬言，一往天下後世之知者愚者，口之耳之目之，而其隱寓于語言文字之中，以待默會于語言文字之外者，又逆料天下後世必有人焉，能得其指歸之所在。笑我罪我，皆所弗計。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譬諸黃鐘寶鼎，與土鼓瓦缶顛倒于富而貧、貴而賤之家，玩弄于婦孺之手，或數世或十百世，而終有識者出也。先生于此書，如夢游先天後天圖中，網緼化生，一以貫之，頭頭是道。著之于書，俾見者聞者，恍然神山之上，巨石洞開，睹列仙真面目，向之所見為瓦砾泥沙，顛倒而玩弄之者，一變而為寶藏光氣，竦然以敬，怡然以解，心目皆快，渣滓去，嗜欲清，明善復初，見天地之心，此其時乎！蓋反不經而為經，則經正而邪滅，而因以挽天下後世文人學士之心于狂瀾之既倒，功不

在昌黎下。呜呼！游说滑稽，太史公弗去也，先生之志，将毋同。紫琅山人谨识。

（《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卷首）

##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

（清）鸳湖月痴子

宋儒注《易》，专主理说，而惜多笼统语，不若汉儒，以大象为宗。后人有讥其穿凿者，不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从无中生有，求其所以然之故，终不可得。若但说理，何以龙潜狐济，妄传怪诞之词；格帝享王，侈作夸张之语。观大象所指，及虞氏九家逸象，参以康成爻辰，京房纳甲，若者为某事，若者为某物，然后知圣人作《易》，并非无故敷陈。说者谓《易》为卜筮之书，汉儒去古未远，必得真解，岂有意祖汉抑宋哉？《红楼梦》一书，无稽小说，作者洋洋洒洒，特衍出百二十回绝妙文字，而此百二十回中，有自相矛盾处，有不着边际处，有故作罅漏处，初视之，若漫不经意者。然太平闲人乃正于此中得间，为一二拈出，经以《大学》，纬以《周易》，较之金氏圣叹评《三国》、《水浒》、《西厢记》，似圣叹尚为其易，而闲人独为其难。何也？圣叹之评，但评其文字之绝妙而已；闲人之评，并能括出命意所在。不啻亲造作者之室，日接作者之席，为作者宛转指授，而乃于评语中为之微言之，显揭之，罕譬曲喻之。似作者无心于《大学》，而毅然以一部《大学》为作者之指归；作者无心于《周易》，而隐然以一部《周易》为作者之印证。使天下后世直视《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有裨学问之书，有关世道人心之书，而不敢以无稽小说薄之。即起作者于九京而问之，不

引为千古第一知己，吾不信也。是书作于雍、乾间，去闲人之生，不过数十寒暑，与汉儒之去文王、周公、孔子，吾不知其年代之远近若何，而言之凿凿，如镜镜形，如烛烛物。犹有以穿凿为言，吾虽不能为闲人辨，而终不敢谓闲人非为作《红楼梦》之功臣，而反为读《红楼梦》之罪人也。故以汉儒注《易》为比。彼但艳称圣叹之评《三国》、《水浒》、《西厢》，而不知闲人之一片苦心，竟等诸败坏《易》学之王辅嗣可也。咸丰元年小春望前一日鸳湖月痴子跋于台阳水流观音寓斋。

（《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卷首）

## 妙复轩评石头记叙

（清）孙桐生

少读《红楼梦》，喜其洋洋洒洒，浩无涯涘，其描绘人情，雕刻物态，真能抉肺腑而肖化工，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矣，而未知其所以奇也。丙寅寓都门，得友人刘子重贻妙复轩《石头记》评本，逐句梳栉，细加排比，反复玩索，寻其义，究其归，如是者五年。乃旷然废书而叹曰：至矣哉！天下无一本之文固若是哉！文章者，性情之华也。性情不深者，文章必不能雄奇恣肆，犹根底不固者，枝叶必不畅茂条达也。世庸有苟作之文，捭摭敷衍，支离失实，无底里可顾，无命意可求，非竭则萎，乌斯斯爱而斯传哉？盖立言不根理要，既不能发挥古今之名理，焉能饕餮乎天下之人心？事有必然无疑者，然作者难，识者不易。自得妙复轩评本，然后知是书之所以传，传以奇，是书之所以奇，实奇而正也。如含玉而生，实演明德；黛为物欲，实演自新。此外融会四子六经，以俗情道文言，或用借

香，或用设影，或以反笔达正意，或以前言击后语。尤奇者，教养常经也，转托诸致祸蔑伦之口；仙释借径也，实隐辟异端曲学之非。就其涉，可以化愚蒙；而极其深，可以困贤智。本谈情之旨，以尽复性之功，彻上彻下，不独为中人以下说法也。至其立忠孝之纲，存人禽之辨，主以阴阳五行，寓以劝惩褒贬，深心大义，于海涵地负中自有万变不移、一丝不紊之主宰，信乎其为奇传也。奇而不究于正，惟能照风月宝鉴反面者，乃能善用其奇也。是书之作，六十年来，无真能读、真能解者，甚有耳食目为淫书，亦大负作者立言救世苦心矣。得太平闲人发其贖，振其聋，俾书中奥义微言，昭然若揭，范围曲成，人伦日用，随地可以自尽。善乎其注文妙真人也曰：“人之所以妙，妙在真，能真，斯为人而不为兽。”即此数言，可括《石头》全部。惟作者姓名不传，访诸故老，或以为书为近代明相而作，宝玉为纳兰容若。以时事文集证之或不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也。高以诸生，觅馆入都，主于明仆，由是进身致通显。若平安州则保定府之别名，李御史即郭华野之易姓，而特以真事既隐，正令人寻踪按迹而无从。盖作文之妙，在缥缈虚无间，使人可望不可即，乃有余味。若一征诸实，则刘四骂人，语多避忌，而口诛笔伐，亦不能畅所欲言矣。篇后有曹雪芹删定数过云云，曹雪芹或以即曹银台寅之公子，其胡老明公三子也。考其时，假馆容若，擅宏通、称莫逆者，则有梁药亭、姜西溟、顾梁汾诸君子，不能实指为某人草创、某人润色也。至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又按顾梁汾《弹指词·金缕曲》后注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一见予，即恨相见晚，填词见



贈，有‘后身缘恐结它生里’，极感其意，而殊讶为不祥。后竟卒于乙丑五月，讖语果符。”是容若得年三十有一耳。考时代暨书中事迹，信为演容若也无疑。他若太平闲人为全君卜年，评本并未注名，亦无别号，不佞冥搜苦索于意言之表得之，因别号而实以人，何尝评者之借以为名也。评者不自为名，又何有于作者？是谓亘古绝今一大奇书也可。然能识奇书，评奇书，使天下后世皆知为奇书，不致以奇书为淫书，而误于奇书，则太平闲人亦一天下之奇人也已。同治癸酉季秋月下浣饮真外史孙桐生叙于臥云山馆。

（《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卷首，据清光绪七年臥云山馆刊本）

## 吊 梦 文

（清）陈其泰

呜呼，既不能学太上之忘情，又乌敢说至人之无梦。梦醒百年，古今一恸。予年十七，始读《红楼梦》传奇。悦其舌本之香，醉其艳情之长。春秋二十有五，脱若梦境之飞扬。残灯耿耿，明星煌煌。呜呼噫嘻，而今梦矣。乃召梦而告之曰：噫嘻乎梦哉。我梦为顽石，不许娲皇炼五色。我梦为仙草，不许嫦娥修七宝。我梦为绛珠，不要灵芸貯唾壶。我梦为香息，不替玉环装钿盒。盒以订梦之婚，壶以招梦之魂。草以碧梦之血，石以瘦梦之骨。裁梦焚之蛟帕，以织梦之锦囊，拾梦补之雀裘，以铺梦之绣褥。梦冢之花，以簪梦之鬓鸦；梦窗之竹，以响梦之佩玉。噫嘻乎梦哉。赏心乐事，潇湘馆也。如花美眷，怡红院也。终日情思，拭胭脂也。他年葬依，诛芙蓉也。美人

是谁，好妹妹也。宝玉你好，爱哥哥也。放熙凤于昭阳，还宝钗于洛浦。唤紫鹃于茜纱，劫晴雯于黄土。麝月梳头，花袭捶股。打线黄莺儿，唱诗绿英武。奈何哉，地荒天老，红楼北邙。两情恻恻，一梦堂堂。噫嘻乎梦哉。玉兔金乌，往来一梦也。结绮临春，繁华一梦也。绣虎雕龙，才人一梦也。铁马瓠戈，英雄一梦也。则不知我之梦之耶，梦之梦我耶。梦我为黛螺，点脩娥些。梦我为海棠，晕唇涡些。梦我为胡桃，搵秋波些。梦我为香蓓，酥病魔些。梦我为落花，承娇歌些。梦我为瑤琴，诉檀口些。梦我为金穗，剪掺手些。梦我为螃蟹，嚙美酒些。梦我为相思，给一斗些。噫嘻乎梦哉。梦来何所，情天一个；梦返何乡，哭地千场。梦化为影，缥缈金井。梦化为形，迷藏画屏。梦化为魄，鸾镜漆黑。梦化为声，凤箫月明。梦化为泪，从篁失翠。梦化为魂，桃花昼昏。梦化为佛，苍苔绣偈。梦化为仙，白云乘船。噫嘻乎梦哉。采罗浮之绿梅，熟邯郸之黄粱，飞漆园之蝴蝶，跨秦台之风皇，泪横江之孤鹤，荐蹴蔬之脩羊。写以牡丹亭畔之笔，镌以青埂峰头之石。供以红楼梦里之图，藏以紫琼馆中之篋。辞曰：红楼兮玉京，潇湘馆兮芙蓉城，弹紫瑤兮为我吟，梦之来兮鉴我情。

#### 桐华凤阁主人题

（刘操南《桐华凤阁评红楼梦辑录》，据  
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印本）

# 红楼梦回目拟改

(清) 陈其泰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咏歌光〕闻秀

怀闻秀未合书中所叙情节。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冷子兴兼说宁府，不仅说荣府也。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父在不得称孤。

第六回 贾宝玉〈初〉〔重〕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初”字在上回。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送宫花之人，适值两人午睡相狎之时，两事并作一句，意欠明白。

第八回 賈宝玉奇緣識金鎖

薛宝釵巧〈合〉〔計〕詼通靈

“巧合”二字，用意未醒。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医論病細窮源

太医论病，无关紧要。秦氏之死，初不因病也。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見〈熙凤〉〔美色〕賈瑞起淫心

虛实不对。

第十七回 大观园〈試才題对額〉〔筑成胜景〕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賈宝玉小試仙才〕

首句一口说尽，次句侵入下回。

第十八回 〈皇〉〔盛世隆〕恩〈重〉元妃〈归〉省〈父母〉

天倫〈至〉乐宝玉呈才〈藻〉

两句平仄不对。有祖母在，不止父母也。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絕絕。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此二句费解。

第二十一回 <贤>〔刁〕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璉

以袭人为贤，欺人太甚。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欠明白。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机带双敲”四字，扭捏欠明白。龄官之名，添一字亦拙。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伏白首双星”不可解。或曰：原本下半部湘云终归宝玉。此仍其旧目而未改耳。吾意最妙将湘云配甄宝玉，方合此标题也。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警〕絳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兆”字不醒。

第三十八回 林黛玉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諷和”二字欠明白。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說神靈〕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痴心尋廟宇〕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余音

此二句亦欠明白。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雅集”二字不切。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胡庸醫”句率對無謂。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須鐲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

“勇”字不妥，何不刪去？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生母嬌女〕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探春可恨，不宜護其辱母之罪。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設〕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誕〕語慰痴聾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必欲湊成八字一句，遂多贅字。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啓〕桃花社

第七十四回 惑奸邪抄檢大觀園

矢<孤人>〔清結〕杜絕寧國府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狂〕夫棒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通靈妙玉示乩筆〕

自失玉后，黛玉不與寶玉相見是情已斷矣，無所謂奇禍也。

第九十七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担驚

賈政與薛蟠，并非舅甥。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迎女返真元”，欠妥。

（劉操南《桐花風閣評紅樓夢輯錄》）

# 红楼梦回评

(清)陈其泰

##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以真事隐假语村言作起，以真事隐假语村言作末回归结，手笔超妙。

作书本旨，欲脱尽陈言，独标新义。开卷一回，戛戛独造，引人入胜，文心绝世。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文境如是，不识看书者能点头否耶？

若金玉姻缘之说，信而有征。何以总冒处叙通灵缘起，绝无一字提及金锁耶？宝钗伪造金锁，倡金玉之说以感人，显然可见。

涂铁纶曰：性情嗜好之不同，如其面焉。尧舜不能强巢许为功名，犹巢许不能强尧舜为隐逸也。但能各宝其宝，各玉其玉，斯不负耳。然世俗之见，往往以经济文章为真宝玉，而以风花雪月为假宝玉。岂知经济文章，不本于性情，由此便生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转不若风花雪月，任其本色，犹得保其不雕不凿之天。然此风花雪月之情，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见，而以经济文章属之真，以风花雪月属之假。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宝玉者，与贾宝玉缔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而其后为经济文章所染，将本来面目一朝改尽，做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艳之羨之。其为风花雪月者，乃时时为人指摘，用为口实。贾宝玉伤之，故将真



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故寫賈寶玉種種越人，而于斷制處從無褒語，蓋自嫌也。寫甄寶玉初用貶詞，嫌其與己同；后用褒語，明其與己異也。然則作書之意，斷可識已。而世人乃謂訊賈寶玉而作。夫寶玉在所訊矣，而乃費如許獅子搏象神力，為斯人撰一開天辟地絕無僅有之文，使斯人亦為開天辟地絕無僅有之人，是訊之實壽之也。其孰不求訊于予？吾以知《紅樓夢》之作，寶玉自況也。

##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八股名手，凡遇長題，都以點題作波瀾。此回即此訣也。村夫無論矣。乃亦有我輩而不解其妙者，我不許其看《紅樓夢》。

一部《紅樓夢》極費精神處，只在第一、二回，慘淡經營，誰人能學步耶？

以如許繁華熱鬧一部大書，開場卻從一姓冷者閑閑說出。作者命意，微妙可想。

賈氏兩府之人，言之詳矣。但書中有某人是寧府近派，某人是榮府親支等語，則應敘明兩公几子。其孫曾元共几人。某某屬寧，某某屬榮，則閱者處處一目了然。今此回既云寧公、榮公同胞弟兄兩人，以下均未言及。在冷子興閑談中，自宜舉其主而略其賓。故只說長子二字，則兩公之不止一子自明。但後文總須帶敘數筆，方清楚耳。第十三回秦氏歿後，代儒以下廿八人齊集時，可以分敘支派遠近，只須添數字便明白，或于五十三回祭宗祠時，摘出寧、榮兩府之子孫，胪列于行礼之班，亦不嫌筆墨繁冗也。

###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荐西宾

#### 接外孙賈母惜孤女

此回过文，无大佳处，而叙次极淨。二玉初见时一段神情，写来精神异常。

若果有金玉之说，宝玉出世后，何以并无仙佛指点，必待有金者方是姻缘耶？金玉之说，起于薛家捏造惑人，亦彰明较著矣。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又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夫世安得有中行貌为中行者，皆乡愿耳。《红楼梦》中所传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皜然泥而不滓。所谓不屑不洁之士者非耶。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不可谓非圣贤之徒也。若宝钗、袭人则乡愿之尤，而厚于宝钗、袭人者无非悦乡愿，毁狂狷之庸众耳。王熙凤之为小人，无人而不知之；宝钗之为小人，则无一人知之者；故乡愿之可恶，更甚于邪愿也。读是书而谬以中道许宝钗，以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为怪僻者，吾知其心之陷溺于谄媚也深矣。

以中道律书中之人，惟迎春、李纨、岫烟，庶乎近之。若宝钗辈纯乎人欲而汨没天性，其去道也远矣。世俗之见，以宝钗为贤能，以湘云为豪爽，以元春为有福，以探春为有才。且以贾政为正直，以王夫人为英明，而不知甕里醢鸡，安能几及云中鸡犬哉。

##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此回只是宝钗入都楔子，顺手带叙香菱，非着意文字也。

黛玉进京，时方六岁。宝玉较长，不过一岁。宝钗又长，亦不过一岁；则薛蟠长于宝钗二岁，不过十岁而已。何以说来已是成人光景。此书多失检点处，此其一节也。 宝玉、黛玉之奶嬷，不过三十岁上下。今说成六七十老耄之人，试问安能乳哺六七岁之哥儿、妞儿耶？亦大失检点处。

作书者笔下太贪省力。于黛玉到京之次日，即叙宝钗入京，致有此大舛错处。须知薛蟠已能逞凶夺妾，至小亦在十六岁以上。宝钗已十四岁，则黛玉亦十二岁矣。上文不应说黛玉只得六岁也。（黛玉进京时上眉批）

##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红楼梦之梦，是实是虚；可卿之名，是一是二？必欲究竟，请待第十三回。

十二曲语多难解。且于各人身分情事不合。作者之意，只在指出要紧字眼处耳。玩细批自明。宝玉自忘其身之为男，视己与众姊妹一也。愿终身长聚不散，岂有他意哉。自可卿引开情窦，袭人后以去留娶之。始知无长聚不散之理。可长聚不散者，惟妻妾耳。于专心致意于黛玉，两人心心相印，纯是天性，绝无人欲，故非美色所得而间，非柔情所得而动，非毁誉所得而惑，非死生所得而移，亦非食人间烟火者所得而领会也。读《红楼梦》而存一男女之见以论宝玉，则触处皆错，不止不识得

黛玉而已。

宝玉本自忘其身之为男，既又自恨其身之为男。幽愁忧思，从此而起，煞是癡绝。

##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云雨情

###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此回描写入细，非传奇家所能到。

賈府房屋规模，以及大小人口，于黛玉来时叙明。此回特表凤姐起居，借村妪眼中一一看出。笔墨着纸，皆有生趣。而此村妪又是凤姐母女传中要紧脚色，安顿在此，闲处埋根。文字一笔作两笔用，非庸手所能及。

## 第七回 送宫花賈璉戏熙凤

###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焦大义仆，深忿其主行为，借端发作，将酒盖面，非真醉也。凤姐秦氏隐事，从不实写一句，而读者有焦大之言在胸中，自然遇事如画矣。文心幻巧，意味深长。

## 第八回 賈宝玉奇緣識金鎖

### 薛宝釵巧合畝通灵

此回是宝釵文字，起倾軋黛玉之端，文自明。金锁来历，读者可以想见，制造当在进京之后，深知黛玉为宝玉亲厚，贾氏一门皆属意黛玉以迎合贾母之意。故特设此一说，以间之也。

母女主婢串通关目，都于言外传神，阅者自可领会。

写黛玉难而易，写宝釵易而难。以黛玉聪明尽露，宝釵则

机械浑含也。非宝钗则黛玉之精神不出，非金锁则宝钗之逼拶犹松。生瑜生亮，实逼处此。于是机诈生焉，忧虞起焉，涕泪多焉，口舌烦焉，疾病作焉。无数妙文，皆从此而出。凡写宝钗者，皆所以为写黛玉地也。

宝钗至京，王夫人以私亲留住，自较黛玉亲热。又有薛姨妈暗中联合主将，婚姻本属易成，只为黛玉是贾母外孙女，孤子无依。论理论情，应得与宝玉作配。而宝玉又与黛玉十分亲厚，势不得不设法争胜，于是造为金玉之说，以乱宝玉之心，以惑贾母之听，以耸动合家之耳目也。

宝钗所以造为金锁者，主意只是要惑宝玉耳。王夫人之属意，合家之帮衬，贾母之不能做主，宝钗固深知之，不待金玉之说，始有把握也。彼见宝玉一心在黛玉身上，坚不可移，非情意所能打动，非力量所能争夺，故以神奇之说惑之，冀其一动耳。初不知宝玉之心，毕竟不为所动也。怡红院午睡，宝钗亲闻宝玉睡梦中所言，正是文字叫醒法耳。

涂铁纶曰：或问宝钗与黛玉孰为优劣？曰：宝钗用柔，黛玉用刚。宝钗用曲，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或问：袭人与晴雯孰为优劣？曰：袭人用柔，晴雯用刚。袭人用曲，晴雯用直。袭人徇情，晴雯任性。袭人做面子，晴雯绝尘埃。袭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或问《红楼梦》写宝钗如此，写袭人亦如此，则何也？曰：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或问《红楼梦》写黛玉如此，写晴雯亦如此，则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写晴雯所以写黛玉也。

##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此回乃敗筆也。潭潭公府，存周又望子讀書之人，叔侄三人共延一師，吾猶以為非。况委諸義學叢中耶？宜改。

何不作賈政鄭重延師，擇有名甲榜，文行兼優之人，隆其禮貌，厚其修脯，待先生曲盡忠敬，而先生師范果端，又感主人情重，見寶玉天姿可造，精心教訓，無如寶玉嫌先生所教，皆世俗博取功名富貴一切速化之學，心鄙其人，大為枘凿。先生志不得行，力辭而去，於是荐館者紛紛，尚無當意。有王府門下客，亦翰苑名公，求王爺力荐，不得不延，而其人無文無行，曲意揣摩寶玉所好，從而導之，又善于奉承東家，奉承豪奴，甚至奉承館童，以及婢仆皆取悅焉。謗言時閑，內主已喜，復為寶玉代作趨時之文，令其呈送乃翁閱看。存周見其子學業大進，亦甚喜慰。寶玉因得肆無忌憚，勾通伴讀，狎昵嬉戲，無所不至，以致秦鍾內通鳳姐，而賈蕙、賈瑞，亦以狎昵之事，時相親近。如此說來，似較有意趣也。

作者之意，不過欲順手帶出家塾，并補叙賈族諸人，以見賈氏無一佳子弟耳。然寶玉附塾，既不入情，多叙親戚，亦屬無謂。

（前兩條總評上層批）

此批乃余少時看書眼光未到，隨筆抒寫俗情耳。寶玉之情，與俗人不同。其于秦鍾，只是情之所鍾，以溫存體貼為相好，不在淫褻也。即其不肯讀書，亦只不屑作八股文、五言八韻詩耳。豈如世之頑童，一味逃學，束書不觀者哉。此回書誠不佳，却須有不食人間烟火者，以清思雋筆改削之，使寶玉之

真相毕现，乃佳，未可做得太浅陋也。

### 第十回 金寡妇貪利权受辱

#### 張太医論病細穷源

过脉无可生色。

秦氏之死，不便明言，故特详叙疾病医药。若真以病死者，命意大有含蓄。

自焦大一骂，已不啻挞之市朝，而第五回宝玉之梦，亦岂能掩人耳目。此所谓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有了也，而安得不死乎？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 見熙凤賈瑞起淫心

庆寿事借作穿线，故不铺排。宝玉问病，几露私情。贾瑞偶逢，分明乘隙。贾门帷薄不修甚矣哉。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設相思局

#### 賈天祥正照风月鉴

蚁不钉无缝之砖。贾瑞之来，非凤姐风声有以召之耶。不知文者，谓此回为凤姐洗濯。知文者，谓此回为凤姐坐实也。人不风月，则风月鉴中，胡为乎来哉。神仙之鉴，如温峤之犀，魑魅罔两莫能遁也。书中自有正面，读者可反观得之。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卑末之丧，哀礼过当，不已甚乎，此文心之妙也。秦氏初

沒，贾珍一则曰：比儿子强十倍，犹可言也。再则曰：长房绝灭，三则曰：尽我所有罢了。是何言欤。盖疼惜之深，匆忙之际，不觉失言，隐衷毕露；而焦大恶言，于斯验矣。手写此事，眼注彼事，内乱情形，跃然纸上；而无一言污墨秽笔，高绝妙绝。

宝玉问信，心痛呕血，只此一笔，结醒第五回梦境，简洁绝伦。

屡提贾珍痛哭，绝无一语写贾蓉，然则可卿之所以死可知矣。

（此条为徐伯蕃批）

#### 第十四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卑丧越礼，前细批已言其故。而此更有说焉。盖又为一百十回反映也。此处愈写得整齐热闹，愈显得后文之冷落凄凉，眼光远矣，手法超矣。

凤姐才情，亦复无从叙起。若将荣府大事铺排，便累幅难画矣。借秦氏之丧，为凤姐作当家正面文字，妙甚。

（上眉批）

肯化钱便如此热闹，图省钱便如此冷落，虽贫富不同，而此本不应浪费，彼却不宜过俭，交讥之。

作一部大书，甚不容易。盖人之年岁，及逐年之日月，是书之线索，不得紊乱，方见细密也。此书颇多忽略处，即如秦氏之病，九月中已沉重，十二月初已垂危，则其死当在立春左右。冬至系十一月三十日，立春当在元宵。黛玉于冬底得父病之信，贾母命贾琏送去，则起程至速，已在新年初旬，到扬州



当在二月初旬，林如海去世，若黛玉犹得相见，亦在二月初旬矣。贾琏到苏州后，才遣来昭回京，必在三四月间。今书中说如海系九月初三日死，贾琏要带大毛衣服至苏州。来昭到京，又在秦氏五七之后，出殡之前。种种时日，皆不相合，殊疏忽也。九月寿宴，贾琏在家，腊月初二日凤姐看望秦氏回来，即有贾瑞密约之事。贾瑞有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之问，倘即是送黛玉回南，则不应说冬底林如海因病重写书来接黛玉回去也。倘是贾瑞死之年（书中叙完贾瑞之事，即云这年冬底也），则贾瑞死于一年之后，不应秦氏之病，又延两载也。种种皆宜删改句语，以清线索。何以不说贾瑞即于是年冬春之间死，岂不简净明白，必要说贾瑞病至一年之久，实为无谓。

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年纪，尤须叙清。黛玉进京方六岁。宝玉较长，当是七岁。宝钗又长，当是八岁。秦氏死之年，宝玉十三，则黛玉丧父，当是十二岁。宝钗搬至大观园时，已十五岁矣。史湘云呼黛玉为姐，当更小于黛玉，或与黛玉同岁而月份小也。

宁府亲房有几人，荣府亲房有几人，亦应叙明，不宜与远族并叙，致看不清楚也。

##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送殡是题面，不得不少为铺叙，及到寺中，若复琐述其事，更有何味。慧心人不写本事，只写闲事。盖此回之本事，在此书则为闲文，而此回所叙之闲文，在此书则实为要事也。

智能者，凤姐之影身也。（智而且能，非凤姐而谁属耶？）凤姐在庵，得与秦钟畅其所欲，且与宝玉同乐，此行真乃天假

之缘。借智能作话头，非用智能作牵头也。

宝玉秦钟，算何眼目，未见真切，存为疑案。妙绝妙绝。若说明反而无味矣。

凤姐夕拥二俊，日进三竿，快活极矣。然多欲所以致病，多财所以致祸，皆于此引起。

金圣叹评西厢曲云：你破工夫明日早些来，不知文者谓是要其来，知文者谓正是要其去也，此回明儿是一定要走的了，不知文者谓是要走，知文者谓正是要住下也。文心一样入妙。

##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元春选妃，开后局也。鯨卿夭逝，结前局也。题本无可发挥，故文亦不能出色。乃其带叙各种情事，拉杂琐屑，则亦颇见匠心。

##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有造园林之才者，未必有写园林之笔；而擅写园林之笔者，不难兼造园林之才。胸中邱壑，腕下烟霞，作者殆两擅长乎。若逐一填开，则是匠头立承揽，白蚂蚁写经帐耳。此回妙诀，全在从贾政眼中看出来，能参活法，读之如在目前，可当卧游。更妙在未曾游毕，当有余不尽之致。益见此园广大，使人想象无穷。文字之妙，偏于没文字处生色，尤奇。宝玉而试联额，游时既免寂寞，而其非庸才，已可知矣。

##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 天倫乐宝玉呈才藻

皇城尚不得夜开，况宫禁乎。大失检点。

以上三回，只是众美移住花园作引子耳。花团锦簇之文，皆过接笔墨也。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至花家，袭人回来以去就要结宝玉。两段叙得十分曲折，处处用逆笔取势，引人入胜。文心之妙，不可思议。

袭人者，宝钗之影身也。自须出色一写。观其忽嗔忽喜，忽刚忽柔，忽远忽近。宝玉不得不入其彀中。绝顶佞人，真是尤物。彼既能固宠于宝玉，则其迎合贾母、王夫人处，自不待言；更何虑人之夺其宠爱耶。

袭人有母，宝钗亦有母。袭人之母，能知袭人之心而决计不贖。宝钗之母，岂不知宝钗之心而不为之图谋宝玉婚事哉。此文字激射法。

金玉姻缘之说，贾府人人传播，几同陈涉之篝火狐鸣，大众私相指目。黛玉欲试宝玉之心，故每于戏语中点逗，而不知宝玉方恶闻此言，而又不便明说，只得不许黛玉再提此语。其意以为他人言之，是不知我者，岂可知我如尔而亦为此言乎？乃黛玉则反疑为触着宝玉心病，故不许我说也。于是愈恐宝钗之计得行，触处皆误会宝玉之意矣。凡书中写黛玉处皆是写宝钗处，正不得怨宝钗之藏奸，而责黛玉之多心也。

##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宝钗图谋宝玉亲事，只忌得一个黛玉，必欲离间之，排挤之，书中从不实写一笔，只在对面、旁面描写出来，使读者于言外得之。灵妙绝伦。

史湘云亦姐妹中出色之人，前于宁府一见其名。至此回方叙其至荣府与钗黛顽笑，未免有珊珊来迟之憾。且入大观园后往来如彼之密，不应以前踪迹如此之疏。自黛玉入都后，至今已七八年，前文宜串插数笔方合。

湘云是烘托宝钗之人。宝钗入都亦已久矣，须处处伴说，方有趣味，且可与后文结社联吟等事相称。

书中详于叙王夫人之亲戚，而略于史氏，未免太冷落贾母，亦须随处补缀数语方合。

##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 俏平儿软语救贾璉

袭人果贤，见宝玉孩气未除，只宜以姐妹们和气要有分寸之言，款款深深与宝玉言之。先将宝玉之心表明，说你只是亲爱姐妹，一片天真烂漫，无奈年纪渐长，嫌疑不可不避，则宝玉虽不中听，亦必深以为是。从此处处留心，未尝非规箴之力也。乃袭人不知宝玉之浑忘男女而深恨姐妹之过于亲热。满腔醋意，满面怒容，一味以娇嗔劫制，宝玉岂肯受耶。从此暗中谗毁黛玉，皆从此起矣。插入宝钗数语，见其意思相同，故能独得王夫人爱悦也。平儿自是可爱，贤于袭人远矣。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 制灯谜贾政悲谏语

宝钗取悦众人，以倾黛玉。此后渐及宝玉矣。宝玉之心，未能见信于黛玉，而情迹之间，却不能使黛玉无疑，此所以时相絮聒也。湘云只是烘衬宝钗之人，或借其老实处形宝钗之奸诈，或借其卤莽处见宝钗之深沉，不可竟作湘云文字读也。

参禅语，实是大澈大悟。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佳人自当金屋贮之，移入园中，生出无数妙文，而宝钗倾轧黛玉处，亦易于钩勒出来也。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此回文字，皆为后文伏案。袭人一言，伏谗构之根。倪二借银，伏祸败之事。小红遗帕，伏宝钗嫁祸黛玉之言，且为凤姐疏远贾芸时作一线索也。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此时除贾母外，皆心乎宝钗矣，而凤姐偏戏弄黛玉，若已有成议者然。宝钗自知已占胜者，亦复随口笑谑以簸弄之，而两玉且闻言心喜，以为心愿可遂，深可怜也。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黛玉心属宝玉，而深知宝钗之蠢。一腔愁绪，无从排遣，写来煞是可怜。

黛玉日前听凤姐之言，方谓他日必归宝玉，越要嫌疑引避，礼防自持，故一闻宝玉随口说出曲文二句，不得不着急。其实心中毫无介意，乃转疑宝玉未知我心，因院门不开，而忽生悲感。从此愈想愈左，渐致激成宝玉砸玉自明之事。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宝钗窃听私语，而推至黛玉身上。既自取巧，又为黛玉暗中结怨。奸恶极矣。盖宝钗一刻不放松黛玉，而又浑藏不露。作者特于闲冷处借一小事点破也。用意妙绝。

落花诗哀艳，似晚唐人手笔。凄凄切切，不堪卒读。

宝钗机械变诈。书中从未实写一笔。此回窃听小红私语，嫁祸黛玉，便将宝钗全身底里一齐献现出。所谓稳重端庄者，皆不得言而知其伪矣。

##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黛玉深知人人向宝钗，所可恃者，宝玉之心不动耳。故每于言语中时带讥刺，又冷眼看宝玉待宝钗神情，深恐宝玉亦为金玉之说所惑。积虑生疑，因疑成恨，而宝玉之真心，未能剖以相示。此时两人心中煞是难过，宜有下回大闹之事矣。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二人本是同心，却难剖心相示。黛玉之心，宝玉已深知之；而宝玉之心，黛玉尚未能深知。总之因有金玉之说，而黛玉之忧疑起，亦因黛玉口中有金玉之说，而宝玉之烦恼生。夫以宝玉之天真烂漫，而欲其翫置宝钗，势所不能也。在宝玉意中，以为但论姐妹，则黛玉固好，宝钗亦未尝不好。若论婚姻，则既有黛玉，我自然不再想宝钗，然正为心中只有黛玉却不肯昧其爱姐妹之本心。只要黛玉看得透，识得真，与我一心一意，知我心必无游移，而坦然以处于众姐妹之中，凭我形迹之间，亲厚他人，绝不介意，方谓之真知我耳。殊不知黛玉此时，何能信到如此地位，故越说真心话，越增其疑抱也。直至后来宝玉说到你皆因不放心之故，终弄了一身的病云云，黛玉方得彻底明白。从此任宝玉与宝钗如何亲厚，总深信其不为金玉之说所惑矣。故越到宝钗定姻，人人皆知而黛玉独不疑也。知心之难如此。其奈无人能知两人之心何哉。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大闹之后，各人回心转意，方得体贴出真心实意来，古人言得一知己，死不可恨。必如此，方值得为之死耳。

你死了，我做和尚。在此时不过是充类至义之尽之言，而不意后来竟实有其事也。

画蔷一段，绝妙烘托，凡人心中郁郁不能自吐之情，大率如此。

宝玉虽与黛玉说开，而一肚子委曲总不曾畅快说出，偏又惹得宝钗生气，适与金钏儿私语，被王夫人听见，更觉没趣。种种郁结懊恼，遂致怒气勃发，有踢伤袭人之事。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晴雯是黛玉影身，写宝玉自言心使碎了没人知道。说晴雯，正是收束上回黛玉文字也。袭人是宝钗影身、黛玉叫（诋斥袭人，正见宝玉与宝钗日近一日更为亲热，为）（有小纸条粘贴。上书：嫂嫂，湘云送戒指，隐隐然金玉姻缘将合矣。）黛玉看不下处。

闻乾隆年间，都中有钞本《红楼梦》一百回后，与此本不同。薛宝钗与宝玉成婚不久即死，而湘云嫁夫早寡。宝玉娶为继室。其时贾氏中落，萧索万状，宝玉湘云有除夕唱和诗一百韵，俯仰盛衰，流连今昔。其诗极佳，及付梓时，削去后四十回，另撰此书后四十回以易之，而标题有未改正处。此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尚是原本标题也。

除夕唱和诗，即步凹晶馆中秋联句诗十三元韵，先祖在都门时，见吴菘圃相国家钞本，曾记其诗中佳句十数联，时时诵之。惜余方在稚齿，不能记忆也。（原作年方，后用硃笔圈去年字，方下添在字，盖评后，圈点时改也。）

###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宝玉心事，尽情吐露。黛玉从此与宝玉心心相印。而宝钗实逼处此。金玉之缘，事在垂成矣。岂不痛哉。



此时但使无宝钗为祟，虽不看出二玉心迹，当亦有迎合贾母为之撮合者。其奈王夫人属意宝钗，凤姐力助宝钗，而李纨与众姐妹，又全受宝钗牢笼。无一人怜惜黛玉者，又益之以袭人之谗语，宝钗之倾轧，黛玉安得不死，宝玉又安得不死。

（余最不解看红楼梦者，赞美湘云。夫以湘云之粗而愚，隘而俗，是全不懂情之人，真乃无一可取。而徒以其直爽豪迈，美其为人，岂知其直爽处是忌嫉之甚。信口触发。豪迈处是粗疏之）（此处覆盖一纸，重评如下）

按：史湘云亦甚妒黛玉，而一味粗率，不似宝钗之深心。盖宝钗欲争胜于黛玉以移宝玉之情。湘云则明知宝玉情不可移，故索性直言唐突，以发其心中之不快而已。观其拾得金麒麟时，心未尝不动，而与宝玉相见后，语语提缀黛玉。知宝玉心上只此一人，虽我所自谓不如之宝钗，尚不足以移其情，何况于我，故特特以不入耳之谈来相劝勉。其见解正与宝钗、袭人一路，冀宝玉闻言意转，则可借此离间黛玉耳。乃宝玉之言如此，湘云自知纳谏不相入矣。从此不复心乎宝玉，安心他处定亲去也。（按上又有眉批云）

湘云明与黛玉作对，满口诋訾黛玉，其志趣与宝玉真如冰炭，是旁面衬托宝钗处。此书处处以湘云之卤莽，衬宝钗之奸诈，非实写湘云也。

此回在袭人口中，带出前日听见你大喜一语。书中绝不叙出湘云定亲何家，夫婿何人，帷灯匣剑，巧妙绝伦。惜后四十回失去，续编者未得作者用意，忽叙湘云出嫁，旋即守寡，大为无谓。若作甄宝玉进京时点出湘云。原来史湘云所定亲事，就是甄宝玉。现在甄夫人带他进京来完娶，则文字固丝丝入扣，而此回袭人之言明是宝钗定亲影子，湘云大喜之日，即宝

钗大喜之日，亦跃然纸上矣，不如此做，而以李绮配甄宝玉，实为不伦。且与全书毫无关涉，岂非大败笔耶。

宝钗闻王夫人说黛玉多心思，连忙说我从来不计较这些。只此一言，而王夫人心中看得宝钗贤于黛玉远矣。越喜欢宝钗，自然越憎嫌黛玉。宝钗用心，实为深险，正与窃听小红私语，推在黛玉身上，一样机械，初不必实与宝钗如何倾轧黛玉也。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写宝玉吃此大亏，引出袭人在王夫人前浸润之言，为杀晴雯离黛玉之根苗也。而姐妹中情分之浅深，亦可一一写出。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此回写宝黛心情，真乃追魂摄魄。读之而不心酸者非人情。

袭人浸润之谮，足制黛玉死命。书中不见宝钗之迹，而写袭人处，自令人知宝钗一面。犹恐读者疏忽，故借薛蟠数语，大声疾呼以喝破之。笔墨之妙，巧夺天工。

薛蟠数语，与焦大醉骂一段，文法一样。

涂铁纶曰：苏老泉辨王安石之奸，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谗人；人忘其谗。迹其生平，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其毒甚矣。而王夫人宝之，宝钗昵之。岂非愈

近人情，愈藏奸恶也哉。然而世必有辨之者矣。

自第二十九回至此回，是作书者惨淡经营最为着意之处。一部书中精神命脉，全在此六回书，读者正须细心体会，勿草草翻过也。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亲尝莲叶羹

#### 黄金鸞巧结梅花络

黛玉起，黛玉结，章法不乱。

王夫人早已看中宝钗，再得老太太称誉，更无待再计矣。用金线配通灵宝玉络子，见金玉姻缘已经联络也。

###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王夫人命袭人作宝玉屋里人，便是宝钗定亲影子。盖王夫人早有成见，贾母亦不能做主。况有金玉前缘之说，有端庄稳重之誉。上下大小同然一词。贾母纵使属意黛玉，王夫人亦必不依从也。观此回自己做主将袭人给宝玉，则其自己做主为宝玉聘宝钗何待再计哉。读此回而只认作袭人文字，矮人观场耳。

宝黛二人至此时，才得心心相印，满意分拆不开，而不知金玉之说，已牢不可破矣。人实为之，谓为何哉。古今来主臣朋友，遇合不终，比比皆是，不独此两人也，为之慨然。

以上十余卷，将宝玉之钟情于黛玉，黛玉之被害于宝钗处，曲曲描写，已极透彻，以下着笔，易露痕迹，是以铺叙闲文，亦文字疏密相间之法也。

###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 蘅蕪院夜拟菊花題

賈政外任，只欲使寶玉閑暇耳。何官不可做，而必破格為學政乎？鄙意宜作時值軍興，特簡辦餉。既不容辭，又不便挈眷。於是惡奴從中趁利，以致賠累甚多，難免誤餉，而家計大落。漸漸引動下文，尽有妙義。

海棠詩，自以黛玉為優，湘雲兩首更佳。

近有邵秋士女史一詩，頗勝諸作。詩云：閑房寂寂掩重門，相伴冰肌玉一盆。涼月西風成獨對，花光人影共消魂。頗多慘綠淒清態，絕去嫣紅點染痕。妝閣不須銀燭照，斜陽庭院未黃昏。

###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此回平叙，不見出色處。詩則問菊第一，菊夢次之，而當時獨推詠菊，何也。

###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劉老老再見，在此回仍是閑文。欲其漸見親熱，使後來不突也。尋廟事初謂閑極之文，只見寶玉之痴耳。久之，方知大有妙境在，說見四十三回。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铺写繁缛，自不可少。行酒令宝钗听出黛玉念词曲中语，为后文张本。

##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借品茶以写宝玉之深契于妙玉，用意巧妙绝伦。

写妙玉性情纯与宝玉相同，宜其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也。

世俗之人，横一团私欲于胸中，便处处以男女相悦之心，揣摩书中所叙之事。如妙玉之于宝玉，亦以为迹涉狎昵，真隔尘障千百层，无从与之领略此书旨趣也。此种笔墨，作者难，识者亦不易。余少时读此回，亦不能无疑于妙玉，彼时只因未识得宝玉耳。及反复寻绎，将宝玉之性情行事看透，方能处处领会作书者之旨趣。眼光稍一不到，不免冤枉杀妙玉，即是冤枉杀宝玉，且并黛玉亦冤枉杀也。

栊翠庵在园中何处，前文从未叙明。妙玉日用所需，取之何处，亦须补叙数笔，前文所云达摩庵、玉皇庙，自是子虚乌有，可无须费笔累纸耳。

## 第四十二回 蘼蕪君兰言解疑癖

###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宝钗之于黛玉，真有生瑜生亮之憾。其藏奸作伪之处，如何瞒得过黛玉。正思设计制服之，而忽得其间。岂肯放松一步，侃侃数语，能使黛玉俯首愧服，不觉受其笼罩，其才自不

可及。他人与黛玉不合，疏疏而已，毁毁而已，讥之笑之而已。独宝钗浑然不露，从而誉之，从而谅之，且从而亲厚之。不但使他人不觉其相忌，并能使黛玉亦忘其相忌，而信其不相忌也。而宝钗之机械深矣，宝钗之变诈极矣。此乡愿所以为德之贼也。

###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宝玉痴情，不忘金钏，写来跃跃纸上，尤妙在绝不点出。读者自能领会，文法巧妙异常。

此回出色写茗烟，能说得出宝玉心事，真不愧为宝玉之仆。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贾琏之怨凤姐，已非一日。凤姐之恨平儿，亦颇不浅。事在二十一回。故一触即发，两人皆不自知耳。读是书者，勿作矮人观场，眼光只落在一处。

宝玉温存旖旎，直能使天下有情人，皆为之心死。然所重者知心，在感情，绝不在淫欲，岂复尘世所有。

世俗男子，有所爱恋，必欲真个销魂，方谓情缘畅遂。即不然，亦必假傍萝泽，以为得趣。真蠢物耳。夫姑苏台半生贴肉，不及若耶溪头之一面。无他，情之所属，不在狎昵之迹。诚能性情相洽，痛痒相关。我之所好，彼亦好之。我之所恶，彼亦恶之。我见为是，彼则必为，我见为非，彼必不为。我之哀乐，与彼之悲欢，若合符节。我之议论，与彼之心思，如合

肺腑。虽庄容静对，而情意自融。虽广众屡见，而神情独注。虽千里睽隔，而行事可料。虽数年阔别，而片刻不忘。虽有足移我情者，而心不为动。虽有足分我爱者，而心不稍惑，是即终身嫌疑引避，绝无游词谗语，而忧慊之通晤言，亦有至乐，是即终身礼防自持，从不凭肩握手，而腹心之孚形骸，自觉不隔，复何必密切私语，以为亲履舄交错以为乐，抚摩怀抱以为爱，朝云暮雨，以为快哉。知此始可与言情，而茫茫孽海中，谁得情之三昧者。以此语人，人亦不信，乃今观宝玉之于香菱、平儿诸人，而知余言不谬矣。宝玉深于情者，而从不着意于警幻所训之事，其于袭人之流，结欢于此事，正不钟情于此人也。若其于黛玉，则冰清玉洁，惟求心心相印而已。所以欲得为偶者，即紫鹃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既得其人，必不忍相离耳。非慕色也，非好淫也。若徒欲真个销魂，则宝钗之美，何逊黛玉。宝钗而外，美人正多，而无一钟其情者，何耶？且宝玉亦好色矣。而其言曰：但愿诸人与我相聚至死，诸人哭我之泪漂没我之尸骸。既而又曰：只好各人得各人眼泪。呜呼，世之溺情床第者，曾得人眼泪否耶？当其缠绵枕席，海誓山盟。临去徘徊，依依执手。非不泪盈枕畔，泪湿罗巾。透骨冷形销，拊膺大恸，痛不欲生，积久不忘。提起泪下者，有几人哉。夫泪从心出，体交而非心知，曷以得之。宝玉之于美人，务在以心相交接，使美人体会我心，至于终身不忘。斯已足矣。其于平儿也，一理妆而平儿知其心。其于香菱也，一换裙而香菱知其心。绝无丝毫褻狎，而已有非常之乐。彼领略警幻所训之事者，宝玉可以决然舍去，则其心之不属可知也。知心之人，至于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至于一处化灰化烟，至于割慈忍爱，翩然出世，岂非男女之情，不在床第

哉。人生伉俪之间，意洽情投，有羨煞鸳鸯不羨仙之乐，亦只是两心如一，便为佳尔。岂必留心裙带，专以双宿双栖为闺房乐事哉。彼终风且暴者，却甚留心裙带，惟知真个销魂者也。益可信钟情者之所重矣。彼宝钗者，乃求真个销魂而不求得宝玉之心者也。观其于宝玉吃打之后，闻宝玉体贴自己之言，暗暗想道：何不将体贴我们的心肠，用在世故应酬上去。其心只要宝玉热于人情世故，以便入仕途耳。绝不知宝玉之心，且不感宝玉之知心。蠢哉蠢哉，何堪配宝玉哉。

宝玉黛玉，知男女一生必有一婚一嫁之事，断无不婚不嫁之人，故不能不以此事关心。岂如宝钗之志在夫荣妻贵，朝欢暮乐哉。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 风雨夕悶制风雨词

黛玉伤春之后，又复悲秋。愁病交侵，郁郁可怜。诗思凄清，与泣残红相似。读者尚难为怀，作者何以自遣。

####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自命不苟，读之如剑光，森森然有寒气。为夫求妾，非贤惠也，才不足也。誓死不嫁，非守贞也，情不钟也。然非此不足以成鸳鸯之名，非此不足以新红楼之局。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赖家开宴，半属闲文，借此生出事端耳。后几回佳境，俱



从此开出。

尤三姐看中湘莲，即在此种英雄气骨也。

写湘莲亦即是写宝玉。湘莲有风流之体态，而具刚烈之性情。所以与宝玉、秦钟相好者，绝非世俗浪子之所谓情契也。湘莲如此，宝玉可知。其乐与美人相亲，岂肯涉一毫狎昵之意耶。

####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艺

#####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香菱名家女，才貌不凡，自应特写一番，乘薛蟠远行。从女伴学诗，固其宜也。奉黛玉为师可谓得所依归。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 脂粉香娃割腥啖臠

突然来一宝琴，是衬托宝钗文字。宝琴为贾母所爱，立逼王夫人认了乾女孩儿，言外见宝钗已为贾母所爱，有过于爱黛玉也。勿认真看作有一个宝琴。

大雪胜景，得天时也。大观名园，得地利也。诸美毕集，得人和也。写者神采，使读者神往，然在此书，只算中等文字。

#### 第五十回 芦雪庭爭联卽景詩

##### 暖香塢雅制春灯謎

诗社热闹，点染艳绝。妙在栊翠庵乞梅一段文字，笔墨有手挥目送之巧。名花与倾国争妍，才子共佳人联韵。宝玉此时，飘然欲仙。其处心积虑欲与诸姐妹长聚不散，所谓至乐，如此而已。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此回是襲人傳中文字，却為晴雯伏案。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須鐲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

從襲人母病回去後，瑣瑣碎碎，一路叙來，只為晴雯抱病補裘一事，正與瀟湘館淚點成斑，同是他年觸目傷心處耳。

##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鋪叙繁密。作者頗費心機，而讀者毫無意趣，然在此書自不可少。

賈宅年節及祠祭規模，直至此時鋪叙。且從寶琴目中看出。一是文字濃淡相間之法，一是暗暗見寶釵親事垂成也。吾故曰：寶琴許梅翰林，梅者媒也。

寶琴非賈門之親戚，何得入祠與祭，與賈氏各房男子見面乎？雖是子虛烏有之人，而說來殊無情理。詳見眉批。意者王夫人認了干女兒，即齒之于探春之列，亦算一女耶。然祭祠大禮，从一无关紧要之小女子眼中看出，总不入情。

編者注：“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句眉批云：賈祠規模，必從寶琴眼中看出，亦是文字化板為活之法。但何以必用寶琴，殊無理。所以用寶琴者，見寶釵已定歸賈門也。吾故曰：寶琴許梅家，是寶釵之媒來也。（梅媒同音）若此時忽說寶釵陪祀賈祠，看

見規模，尤無理矣。 薛家是外姻，寶釵已無入祠與祭之理。寶琴更隔一層，萬萬不應隨同賈氏子姓至宗祠，此段總屬敗筆。作者只因前文從未敘及兩府過年景象，不得已敘此一段，而從寶琴眼中看出宗祠規模，實不合也。何不作賈蓉續娶之妻，系榮府至戚家之女子。初娶兩年，除夕祭期，皆值生產。今年始得與祭。初次看見行礼，一一敘出，則長孫婦入祠，尊重其事，頗為入情。何以要說到外來閩女，闖入宗祠耶？如寶琴可與此祭，則薛蟠、薛蝌，亦可與諸男人同入宗祠矣，有此理乎？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閑文，無甚精彩，然鋪敘自佳。

####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探春為人，毫無含蓄，自以為能，遇事從刻，且以得管家務為榮。不知鳳姐平兒，早經看破，正欲其為己分謗也。探春墜其術中矣。

寶釵來管家務，可知親事已定，亦如襲人給寶玉為妾。王夫人尚未明說耳。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体

探春之才，自謂遠勝鳳姐，不知正被鳳姐所用。思之失笑，

宝钗之才，却自不可及。

宝玉一梦，真玉假玉，是一是二，迷离恍惚，令人寻味无穷。是作者对面着想，醒读者耳目处。书中全部线索，只在此数段也。

有假必有真。假者只可向实处用笔，真者无穷，须于空中会意，恐以贾滋天下之疑，遂以甄坚天下之信。命意措词，俱极惨淡经营。

醒后用镜中影子一点，可见只是一人也。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 慈姨妈爱语慰痴聾

此回之妙，与十九回相似，以其顿挫迂回，曲折尽致也。紫鹃始因宝玉动手，戒以避嫌。即可说出苏州去矣，妙作一顿。自进房去，雪雁回来，正值宝玉独坐发呆，开口生气，恒手必急告紫鹃矣。而置之不言，止述赵姨借衣事。问答颇多，再作一顿，反将宝玉之哭，顺口带出，以正文当闲文写。一则事不关心，二则少不知事，最为入情，及紫鹃往看，若径说苏州去犹恒手也。又略作一顿，因谈起赵姨撞见之事，忆及燕窝一句尚未说完，方始接出这里吃惯回家云云。天然凑拍，不露一毫痕迹。同此句也，若用直说，一语可了，味同嚼蜡矣。文字之妙，全在层层顿挫。乃知五十二回之未及登答者，留为此处地步。文律之细，草蛇灰线，岂不从经营惨淡中出乎。宝玉初被紫鹃冷淡，已在发呆。再闻黛玉要去，遂至厥逆，不但文势曲折，亦事理须如此也。

宝玉以黛玉为命，贾母以宝玉为命。今既目击之，而后来乃有婚薛之事，是杀宝玉也。杀宝玉，是自杀也。夫贾母岂愿舍黛

玉而婚薛哉。无如婚姻之事，父母主之，贾母不能夺王夫人之所爱也。迎春定亲时，贾母大不以为然。叹曰：他老子娘做主，一代只管得一代，吾只得听之而已。此言为迎春发而黛玉之事，即可于此言悟得。故后文以黛玉梦中之语点醒贾母心迹也。即探春亲事，亦非老太太所愿。

薛姨妈如无宝钗欲婿宝玉，则为黛玉做媒，亦是或有之事。今方为宝钗百计图成，岂肯成全黛玉乎。姑作戏语，随手撩开，而紫鹃闻之，则实获我心，故急急跑来，欲实其语。薛姨妈见紫鹃认真，只得再作戏语，唐突之，使不能开口也。

黛玉早知宝玉之真心，而紫鹃尚未深知。故于宝玉，则密密试探；于黛玉，则切切商量。其心亦良苦矣。要亦适成其为紫鹃耳。

紫鹃劝黛玉拿主意要紧，岂知黛玉主意早定，正苦无人体贴耳。薛姨妈谬言取笑，黛玉慧眼，自早觑破，明知金为玉设，断无为我说合之意也。强为欢笑，心滋感矣。

紫鹃连日心如轱辘，为黛玉盘算，须得趁早作定了大事，苦于无人将这主意和老太太说耳。一闻薛姨妈之言，此真万想不到有此如心称意之时也。薛姨妈果肯和老太太说去，当时一言而定，不枉为黛玉愁了几年之一片真心矣。急急跑来说此一句，想见他又惊又喜神情，而不意薛姨妈之遽关其口而夺之气也。

##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此回之妙，在意而不在辞。知之者寻味无极；不知者，厌倦不能终篇也。烧名香，啜佳茗，此岂醉酒饱肉之徒所乐从哉。前后两段，皆见宝玉之痴，皆从空中生色。似不食人间烟火者，

诞极，幻极。第一层杏花结实，感物怀人，宛是风人之旨，尚在人意料中。第二层偶见雀飞，陡触呆性，遂乃以身化雀，以心度雀，这雀儿云云，已入非想。第三层幻中生幻，但不知云云，更入非非想，庄耶，列耶，禅耶，元耶？莫名其妙。较二十一回学庄之文，更深十倍。彼但拟其体段，此则得其骨髓也。有此痴情，自然生出痴事。藕官哭奠假妻，乃气机所感。无足怪者，力为护持，固其所宜。芳官他不是忘了云云，预为黛玉死后之宝玉分辨。一片灵机，如游仙界。若认作闲文，便属敷衍可厌。如遇真仙而不乞还丹，可谓福薄者矣。

###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絳芸軒里召将飞符

干娘不容管教女儿，犹之可也。亲娘反因教女受辱，大奇。所以然者，上行下效也。赵姨责其子，而凤姐斥之。探春辱其母，而举家快之。今诸婢又得宝玉护持，宜其肆行无忌矣。

###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此回穿插琐悉，颇费文心。

自芳官诸人，一入大观园后，纷纷多事，难将作矣。叙次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惧。

###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瞋脏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以上三回，皆闲文也。于事则琐屑，于文亦成一小片段。委曲入情，正是不恶。

虽闲文，而晴雯之祸，芳官等之被逐，均已伏案于此。

##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此回写得花明柳暗，粉白脂红。谈笑生风云，咳吐成珠玉。铺陈绮丽，李太白之宫词；兴会淋漓，仇十洲之春画。此种极乐世界，人生何能多得，不间而知大观园将有风波起矣。

香菱解裙，较之平儿理妆，稍着色相，然宝玉只以得心为乐，说见理妆一回。

##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前段是前回之事，后段开后回之事。庆寿，吉也。群芳争艳，恐盛极而将衰。持丧，凶也。二美方来，宜有忧而反喜。搜园之事，败亡之兆，于此见矣。

此回酒令签上诗句，皆确切其人。谓宝玉为无情于宝钗，作者固已明明揭破矣。宝钗之心乎宝玉，亦不得为有情也。

贾氏世祿之家，连姻自必门户相当。贾赦贾珍现袭世职，岂少公侯之女与之缔婚。乃邢夫人、尤氏、秦氏、胡氏等家世，皆与贾府门第不称，殊不入情。此书往往有自逞笔便，不计情理之处。盖立意传宝玉、黛玉二人，余皆略不经意。故不求其丝丝入扣也。

##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宋玉好色，宝玉似之。登徒好色，贾琏似之。有宝玉自有

黛玉，有贾琏自有尤二姐。臭味相投，如磁吸针。五美吟，九龙佩，两两相形，益见宝玉、黛玉，真是天仙化人矣。

##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前列诸美，疑观止矣。乃兹复出一奇焉。夫天下名山，莫如五岳。毓灵钟秀，皆天地费全力结成者。然以造物之大，化工之巧，岂遂无余力别生异境，而谓恒岱嵩衡华外，尽属蚁封，则乾坤亦为之减色矣。此匡庐之瀑，峨眉之雪，黄山云海，雁宕天池，罗浮风雨，天台云霞，与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所由出而争奇竞秀也。文人笔钩造化，胸具锤炉。于是闺阁之中，独标新极。贞淫而外，幻出殊情。能令人爱，能令人敬，能令人悦，能令人悲，且能令人惊且畏焉，而后美人之格始备。读其书，如见其人，而究不测其为何如人也。呜呼神哉。此书淫人淫事，每用旁见侧出，不肯直言。或托之梦寐荒唐，不肯坐实。独于尤二姐未尝稍讳。因其太秽，故用闲道出奇，更写一妖艳倜傥风流豪侠之尤三姐来，顿觉风云变色，电闪霆轰，使读者目眩神迷，心惊魄动焉。此明皇羯鼓解秽法也。传中言珍珠兄弟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落魄垂涎，终莫能犯，形容殆尽，岂非淫而不继者哉。无得而名，惟呼为尤物耳。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此回前半剪裁得妙，后半曲折得妙。各擅其胜。叙事贵剪裁，写生宜曲折。曲折之妙，已屡言之。剪裁之妙，于此始见。后来收拾处，亦用此法。夫薛蟠远地经商，湘莲浪游作客。二



人又系深仇，驟難复合。今欲叙兩人如何解怨，如何歸家。累紙莫罄。使人生厭。借賈璉途中一遇，不過數言，叙出二人一年來許多事情，何等自然，何等省力。賈璉說來，反成餘事。言外又見得事成倉猝，原未詳審，為日后悔張本。遣開賈璉，本為接歸尤二姐起見，而恰為尤三姐結姻，已是一舉兩得矣。其曰機密事者，明是賈赦為節度使通賄。其後事成有秋桐之賞。又其後為御史所糾，皆從此出。一事之中，包括數事。面面皆照，而用筆無多。剪裁處仍多醞釀，非枯直者比。

三姐慨然還定，一劍殞身，亦復剪裁。夫不剪裁，不成其為三姐也。

或曰：湘蓮三姐，天生一對佳偶。今玉碎珠沉，不殺風景乎？此婦孺之見，必以洞房花燭為團圓者也。此書以二玉為主，尤柳特陪客耳。今二玉之事何如，况陪客乎？湘蓮是寶玉先聲，三姐是黛玉榜樣；而寶玉情痴，湘蓮頓悟，黛玉柔腸，三姐俠骨。四人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情也，君子亦情而已矣，何必同。

涂鉄綸曰：士為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于不知己矣。不知己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以湘蓮為知己也。湘蓮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則舍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之湘蓮，天下斷無有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者，天下而無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矣。而竟有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之湘蓮，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者，乃真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又曰：柳湘蓮一風流浪子耳。尤三姐遽引為知己，豈曰知

人。然纨绔中无雅人，文墨中无确人，仕宦中无骨人，道学中无达人，则与其为俗子狂生、庸儒禄蠹之妇也，毋宁风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几见纨绔之俦，文墨之俦，道学仕宦之俦，能与道人俱去哉，湘莲远矣。

又曰：或问宝玉与黛玉有影子乎？曰：有。凤姐水月庵拆散之姻缘，则远影也。贾蔷之于龄官，则近影也。潘又安之于司棋，则有情影也。柳湘莲之于尤三姐，则无情影也。余则谓前三层皆未的当，尤柳则是矣。宝玉之与晴雯，乃贴身影也。藕官之与药官，乃对面影也。

##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 聞祕事凤姐誑家童

睹物思乡，见顰卿之多情。闻尤柳之事，而毫不介意，见宝钗之无情。夫尤柳之事，乍闻之无不惊惶叹惋者，人情也。懵若不闻，尚可与之言情乎。

偷娶之事，若用人报信，便索然易尽矣。莺儿送物，已窥见颜色。袭人问病，又微露语言。皆从旁人对面写来，运思入妙。凤姐诘问，二奴登答，一一传神。问者不疾不徐，答者旋推旋认。居然一位明察官府，驳查晓事吏胥光景，不待严刑也。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观园

### 酸凤姐大鬧宁国府

凤姐辣手利口，色色出人头地。尤氏受凤姐如此作践，而不敢稍露怨怒，必平日有事为凤姐挟制可知。而贾蓉之与凤姐狎昵处，亦不言而喻。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从来美人计百发百中，无不成功者。今以美人攻美人，尤为易易。但尤二姐未至色衰，秋桐只是常婢，何足以间其宠。要知贾璉不知美恶，一味得新忘故，凤姐早已识破，故其计得行也。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史湘云偶填柳絮詞

桃花社欲结而不成，柳絮词偶唱而毕和，故作参差，是文家变换法。

桃花诗极哀艳，与泣残红同。黛玉柳絮词，直为自家写照。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鴛鴦女无意遇鴛鴦

铺排庆寿，文境易于平实，特生出二事，略作波澜。上半回应求妾不遂，下半回伏搜赃借死，非同泛设。

##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說病

###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此回大意，见贾门局面愈大，名声昭著，外面好看，里头不济，渐觉难支，引起后半部文字。

###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誤拾綉春囊

#### 懦小姐不問累金凤

迎春虽懦，而平素以安静为主，遇事以宽厚为主。又极知大体，不肯发其母之私意，不肯为下人而欺其母，真是大贤大孝。百忙中看《感应篇》，写迎春颊上三毫，形容妙绝。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諛抄檢大观园

#### 避嫌隙杜絕宁国府

晴雯为王夫人痛恨至此，所以借映黛玉也。恐读者不觉，故有象林妹妹云云，及老太太的人云云，以醒眼目。袭人留房，而知薛婚之已定，晴雯被逐而知黛玉之必死。如镜照影，若离若合。善悟者，自得之。

###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異兆发悲音

####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宁府秽乱极矣，宗祠示警，絕不知省改，焉能免祸。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 凹晶館联詩悲寂寞

月中闻笛，女伴联诗。美景良辰，赏心乐事。自饶佳趣，而看去总觉一股冷气逼人，渐入萧索之境。

宝钗姐妹，一去不来。中秋之宴，竟不在座。明是亲事已有成说之故。若以搜检之事，避嫌而去，断无宴会亦不一至之理也。

宝琴何时回去，书中并未叙出。贾母以前如此欢喜，留在

房中同臥起，与孙女一样看待。此时竟不问及，用笔亦疏。然可见是子虛烏有之人，只为鈎勒宝釵色相之用耳。

##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鬢抱屈天风流

### 美优伶斬情归水月

兵法，掩其不备曰袭。衣裘，掩而不开曰裘。文辞，剽窃他人曰裘。袭人之名，作者殆兼取三者之义乎？晴雯被谮，不必显言而可见者，某机械皆藏而不露也。而取悅于王夫人，则一味揣摩迎合，如应声虫。写袭人正是写宝釵，故观于晴雯之死，而黛玉可知矣。

王夫人恶晴雯至此，疑其引誘宝玉也。而自己房中有彩云，与环儿相昵，何竟懵然不知耶？金釧儿之言，明明说出，乃怒撵金釧，而不密查彩云之事，何耶？

涂铁纶曰：或闻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应尔，子何痛诋之深也。曰：《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论，宝玉不置之书房，而置之花园，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鬢，法乎否耶？不游之师友，而游之姐妹，法乎否耶？即谓一误，不堪再误。而用袭人，则非其人。逐晴雯，则非其罪。徒使金壬倖进，方正流亡。颠颠倒倒，画出千古庸流之祸。作书者有危心也，贬之不亦宜乎。

##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閑征姽婁詞

###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姽婁词》为《芙蓉誄》引起。将军姓林，已微见其旨。一诗一文，各极其妙。辞则金缕玉雕，情则风凄雨惨。拟骚一段，

尤飄然有凌云之气。

《芙蓉誄》是黛玉祭文。恐人不觉，故于落下处小婢大呼有鬼。以黛玉当晴雯，其意尤明。然却是薄暮时失惊打怪情状，天然入妙。

下回再改我本无缘，卿何薄命，尤为醒目。

##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夏金桂来历，及薛蟠娶亲之事，若一一详述，则作者手烦，而看者心厌矣。借香菱闲话谈出，便觉生动，无笔墨痕。

自宝钗出大观园后，与宝玉总不一见。此处薛蟠娶亲，如此大事，宝玉万无不去之理。去则直入内室，岂有不见宝钗之理。故作宝玉抱病百日，以消纳其事，而不与宝钗见面处，自尔入情入理。

姻事已定，故不便见面，却将真事隐去，是以遮云掩月，总要读者言外得之也。

##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 王道士胡謔妒妇方

薛蟠娶妇非人，迎春嫁夫失所，恰好同叙。在书中皆为闲文，无关正传也。

##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 奉严詞两番入家塾

大观园渐渐冷落，黛玉与众姐妹不能浹洽。目前知己，只有宝玉一人而已。闲闲叙来，引起做梦抱病。

宝玉说到越早些死的越好，盖深以男女之有家有室为苦恼，而专以姐妹之长聚不散为至乐也。既知至乐不可得，而苦恼不能免，则惟愿早死而已。惟早死亦非能自必之事，则惟望姐妹中最知心之一人长聚不散，已是无可如何之极思也。此种见解，纯乎仙佛地位，非黛玉不能领会。世人存一男女之私于意中，以看此书，处处皆隔壁帐矣。

##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 痴瀟湘痴魂惊恶梦

上半回宝玉入塾讲书一段，败笔，只宜讲得别有会心。如庄列之诡僻，黄老之元妙，晋人清淡之诞妄，方合宝玉身份。今竟写宝玉如三家村顽钝逃学之生徒，岂非愤愤。当是对代儒俗人，聊作俗态应之，只算游戏三昧耶。

昔乐广与卫玠论梦，曰：想也，因也。黛玉之梦，因自伤孤另，夙愿难酬，致成种种骇愕，所谓想也。体察王夫人、凤姐等意中别有所属，其待我情意日渐冷落，而宝钗一去不来，情迹可疑。虽有外祖母钟爱，岂能如王夫人与薛姨妈同胞姐妹之昵近。千头万绪，忧虑纷扰，致有梦中种种变幻，所谓因也。此书往往以梦境传出真事。曰凤姐混闹，曰不干老太太事，皆婚薛之实录也。

此回败笔甚多，显然与八十回以前之笔墨不同。自是另出一人之手也。以后诸回中有须删润处，须细加斟酌，方成完璧。

黛玉之病，用薛宝钗送荔枝之老妈口中数语引起，尚嫌硬生枝节。吾意此段竟并入后文雪雁与紫鹃述侍书之言，被黛玉听得后，黛玉因有此梦，以致咯血，较为入情。今分作两次，

而此次黛玉之病，如何渐愈，宝玉如何着急，均不一叙，未免疏略。（甚至宝玉竟不来问候，尤无此理。）后此黛玉立意求死，亦太着痕迹也。

写黛玉一梦，所以深著其不得于诸姐妹，不得于舅母，并不得于外祖母，实有如梦中情状者，而又安得不死乎？伯蕃笔。

###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 鬧閨闈薛宝釵吞声

黛玉病而宝玉亦病。二人同心，痛痒相关，曲曲传出。总之宝玉与黛玉年岁渐长，深恐心事不遂，亦微窥王夫人之意。将来提亲恐终不能如愿相偿，是以忧愁郁迫。同此心，即同此病耳。

黛玉病势颇重，除园中姐妹外，无人往看视者，冷落至此。岂复有配合宝玉之望耶。宝釵与黛玉素日亲厚，而黛玉病中，亦竟不来问候。可知姻事早已有成说矣。

自八十一回起，看去总多与前文不合处。言谈口角，亦都不似其人。甚矣续貂之难也。最不合者，黛玉病得如此利害，何以请一医生开一药方之后，不复说起。八十五回中只在宝玉口中带出林姑娘才病起来一语，并不知病如何起。岂非疏略之至。且黛玉、宝玉同时皆病，王大夫来看视，说宝玉无甚大病，则自应先愈，愈后岂有不急至潇湘馆看望黛玉之理。黛玉病至何时而愈，愈后宝玉如何欣喜，皆未之及，何耶。

###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宝玉始提亲

#### 探惊凤贾环重结怨

看提亲一段文字，明明圈套早成，贾母也无从做主矣。黛



不得从宝玉而必死者，决无负我心也。从一而终，不必在已出嫁之后也。以身殉节，不必在丧所天之后也。故惟圣贤仙佛，能不动心，则可无缠绵激烈之情，若夫英雄豪杰，不易动心，而不免为知己者一动其心，则常有杀身成仁，致命遂志之事。及其仁之既成，志之既遂，则圣贤亦即此心，仙佛亦即此心。举凡一切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孰非此心之坚贞自矢，可以感天地，而光日月哉。故黛玉之心宝玉而决于一死，看来是儿女柔肠，实则是乾坤正气也。我初读之泫然而悲，再三读之，不觉肃然起敬。

黛玉闻雪雁告紫鹃之言，即应登时勾起旧病，吐出一口鲜血，以致沉绵待尽，正极入情入理。何以要说黛玉立意绝粒而死耶。作者之意，不过要做出黛玉病得奇怪，好得奇怪，使众人皆猜出是心病耳。但黛玉不应如此浅露，殊失黛玉身分矣。

黛玉求死，必存诸心，要死得泯然无迹，岂肯显然露出因雪雁之言而然，致人人皆知其故。但作书者以为不如此做，则下文无解救之法。殊不知一闻此言，而呕血垂气。在紫鹃雪雁，自可揣知其因有所闻，以致发病。而外人只不过谓其旧病复发而已，岂不圆到入情耶。

（总评上眉批）（作书者如此叙法，意欲与后文黛玉闻傻大姐之言而死，遥遥相印也。但未免犯手。不如作陡发旧病为妥。盖雪雁与傻大姐之言，虚实微有不同，而此次黛玉，尚不竟死，则宜为之留地步耳。）紫鹃见黛玉如此，却不可不向宝玉一露真情。昔年所云三人一处活着，一处化灰化烟，言犹在耳，何忍有所闻而不私质之耶。吾意宝玉见黛玉病到如此，亦必着急万分。在紫鹃前探问病源，直有誓以身殉之语。紫鹃方以己意试探，微露侍书所言云云。使宝玉密密查察，知其虚

诞，先释紫鹃之疑，而适值侍书来与雪雁说出前言之未成，（如下回所云）以释黛玉之疑，则文字丝丝入扣，尽有佳绪。且可渐渐引起凤姐移星换斗之计，亦较自然。

##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上回所叙，黛玉必死，且立死矣。死则无好文可做也。不死则又无药也，若袭传奇旧套，定是仙佛救度，或又是跛道人、癞和尚出见，岂不取厌。夫返魂之香，不必在海外也。不死之丹，不必在仙家也。片言即是灵方。小婢亦见司命。心病须将心药医，岂不信哉。尤妙在侍书之言，句句是宝钗。在黛玉听来，却句句是自己。文心幻妙绝伦。

汤玉茗云：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非情之至者也。我于黛玉见之矣。

贾母因黛玉多病，恐其不寿，犹可言也。因其与宝玉两小无猜，心有所属，而以为乖僻，不可言也。既知其心，正当配合。乃云我不把林丫头配他正是为此。且云：宝玉定亲的话不许叫他知道，是直奔黛玉不顾矣。岂人情也哉。吾意聘薛之言，出自凤姐。贾母业已首肯，曾经向薛姨妈求亲，薛家允许，则木已成舟矣。此处窥见黛玉隐衷，正当暗暗后悔，不应再从而下石也。直待袭人诉出宝玉之言，凤姐设出移花接木之计，贾母只可不置一词，听之而已。说到宝玉定亲之事，只须以父母作主四字，囊括一切，庶九泉之下，可以对得住姑太太耳。贾母口中憎嫌黛玉、防闲黛玉之语，概行删去，岂不妥净。何必说得贾母竟与王夫人、凤姐一鼻孔出气耶。

男女相悦之私心，诚不可有。申表相得之真心，恰须原

諒。况不肯苟合，又不肯二心，以至於病且几死，其心亦可怜矣。宝玉闻黛玉回去一语，登时痰厥垂死，贾母曾见之，詎可独罪黛玉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非君子耶？求我庶士，迨其谓之，非淑女耶？恨妇人之不学无术耳。

##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宝蟾工設計

### 布疑陣宝玉妄談禪

宝钗患病，始瞒宝玉。既而知之，迄不往候。诱诸未奉亲命，及小门堵断之故，全不入情。然往则难于下笔也。宝钗抱病，黛玉尚责其不往，况前此自己抱病垂危，而宝玉漠然，更不入情。奈两人病中相见，如何情形，如何措词。其难于用笔，较宝钗相见十倍也。故前文亦置不叙。黛玉病愈后，又无一句说宝玉如何喜悅，非果忘情也。夫欲写后之何等喜悅，必先写前之何等悲痛。痛不至死，尚不似从前之宝玉。痛如欲死，又预占后来之宝玉。种种掣肘，遂将多情之宝玉，反说做无情；多疑之黛玉，反不见其生疑。安得妙手改削，别成妙文，以补其阙失耶。

谈禅一段，写宝玉心如止水，难被人力撮合金玉姻缘，岂能夺其志哉。

自抄检大观园后，宝钗回去，至此已逾一年之久。宝钗从未再至大观园，亦竟不至贾府拜年、拜节、拜寿，实是万分说不圆。总为薛婚已定，又未明说，难以着笔也。然李纨、探春辈固早已知之。止瞒宝玉、黛玉二人耳。而二人竟未晤到此，何耶？

##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此回皆閑文，而有用意處。巧姐後來有事，故此回稍為默綴，見其漸漸長大，不至突然而出也。母珠等物，珍巧神奇。賈氏力不能買，見其家計日絀也。甄家抄沒，雨村升擢，都借馮紫英閑話中帶出，有行云流水之妙。

此回多刪改原本處，意在去其繁芜，以歸簡淨也。故余亦不錄原文增入矣。

以五兒補小紅數語，雖是照應前文，但不合此時情節。賈璉、鳳姐方有裁減各房丫頭之議，未必肯先提此事。王夫人又惡伶俐丫頭，未必許叫進五兒。自以寶釵進門後補入為得宜。故雖有此言，并無此事也。

##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賈家門

###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蔣玉函已于八十六回一見，旅都匆匆，未暇詳也。用臨安伯開宴，與寶玉會面，細談其業已成家，尚未娶親，為後來張本。又見其風姿之美，自命不凡。不肯輕于擇配，則襲人之一見移情，頓忘寶玉可知矣。文心文筆，入細入妙。此回云云，如到臨時從媒人口中說出，便成死筆。

甄仆報賈，為後得用伏筆。然賈府仆從如林，豈意无一退盜之人。其實要借包勇口中述甄寶玉魂游之事耳。若為此別叙一回，則重复犯實，豈不累墜取厭耶。此書慣用此法。好好一塊真寶玉，一為世情所移，便成了俗物。而世之好俗物者，无不以此為真寶玉，反以不雕不啗，全其天真者為无用之物，

而汕笑之，唾骂之，且瓦砾视之，则以为贾宝玉云耳。作者煞焉。故特设此两人，以见世之所谓真者反假，而所谓假者实真也。茫茫宇宙，舍林黛玉其谁识之哉。

##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上回揭帖，人事不靖也。此回花妖，天机自动也。总为贾氏将衰之兆。与失玉叙在一处者，以失玉事大，不便久瞒。即便告知贾母诸人，则又无腾挪。故下回紧接贵妃之事，使贾母等正在仓皇，未及理论，得以暂缓也。

测字如神，开头便是尚字，直至和尚送还始悟，妙不说出。

有玉而金玉之姻缘未即成，失玉而贾薛之姻缘乃速合。金玉之说，有凭耶，无凭耶？作者特设失玉一节，以破宝钗之机心也。

##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必说宝玉疯癫者，是作者巧于安顿之法。夫宝玉极灵慧人，与黛玉顷刻不离。今忽有宝钗结亲之事，即算凤姐巧计瞒天，能保宝玉之不觉察乎。且安必无如傻大姐者，漏言于宝玉前也。前此宝钗病而宝玉不往看视。黛玉绝粒而宝玉依然无恙，已觉不合于情理，况此后台结亲，若非宝玉疯癫，被人撮弄，而茫然不知，将何以为宝玉解乎？故特设宝玉疯癫一层，怨宝玉也，亦文字取巧法也。

##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凤姐設奇謀

### 泄机关顰儿迷本性

凤姐奇谋，真同儿戏。一时骗过，将来如何？因思此策，可见凤姐之为人矣。彼所拒者，癞虾蟆耳。其他则人尽夫也。以己度人，知宝玉惟色是好，何必择人。宝钗之美，不下黛玉，平时亦相亲爱，一径入手，自必移情而忘却黛玉矣。彼安知男子中乃有痴心如宝玉者哉。如责其冒昧，反怨之也。

王夫人亦糊涂已甚。试思黛玉闺阁千金，竟可借其名与宝玉成婚，他日岂得再婚他家耶？贾母云：林丫头怎么样？一虑其死，一虑及此也。

黛玉闻信之下，甚难描写。此时心里云云，刻划入微，形容尽致。即你去罢三字，亦不能容易说出。颤巍巍者，十分经意而出之情状也。始则脚软如蹉绵花，神气夺也。即而脚步如飞，肝火动也。不知作者从何处体会到此。

薛事甚秘，何由使黛玉知之，是棘手题也。不知正为严禁传言，遂有人传言。天下事往往如此。使少宽其禁，傻大姐不被巴掌，何致向黛玉哭诉乎？

（以下另一笔迹，且无红圈）

凤姐之谋，瞒过一时，真是儿戏。夫人而知其不可也。题曰奇谋，何也？凤姐盖甚利宝玉之死也。宝玉于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孰不知之。岂凤姐之明决，而反未之察耶？是策得行，而黛玉必死。黛玉死而宝玉安得生，则所以杀黛玉，而遂杀宝玉者，计孰便于此哉。故云：凤姐设奇谋，诚哉是凤姐之奇谋也。

凤姐忌宝玉，有明征矣。小红初名红玉，曰因重了宝二爷，

林姑娘名字改的。凤姐曰：讨人嫌的很，得了玉便宜是的。你也玉，我也玉，是岂专恶黛玉之言哉。

王夫人之从其计，则是深恶黛玉，因而不复为宝玉计。犹之逐晴雯之用心也。若贾母则虽欲为黛玉作合，而不可得主，况惑于浸润已久，置黛玉于不顾耶？徐勉如志。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闱成大礼

古语云：读《出师表》而不流涕者，非忠臣。读《陈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仆谓读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昔杜默下第，至项王庙中痛哭，泥神为之下泪。夫下第之怨，何至于此。若此回焚绢子，焚诗稿，虽铁石心肠，亦应断绝矣。屈于吟骚，江郎赋恨。其为沉痛，庶几近之。虽然，世人皆为黛玉哭耳。仆所哭者，尤在宝玉焉。断痴情之痛，不若成大礼之痛为更深。夫自古皆有死，为黛玉哭，恨可言也。民无信不立，为宝玉哭，恨不可言也。天下古今第一有情人，偏生屈作负心人。此段奇冤诉于人，人不知白。诉于天，天不能言。岂不痛哉。世之读《红楼梦》者，莫不深爱宝玉。或有莽汉，不爱黛玉。然即不爱黛玉，吾知必不忍见其如此死。深爱宝玉，亦不忍见其如此生。

自闻信至死，无一点眼泪。平昔善哭，而此时绝不一哭。真是大彻大悟。如凡人则哭杀矣。宝钗于宝玉去后，终日痛哭。其去黛玉身分，不知几千万里矣。

##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归离恨天

###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宝玉囑袭人回明老太太云云，字字从肝膈中流出，不知是泪是血。何尝有丝毫疯意。此可见其至情所洁，故虽疯而不迷，至死而不易也。

宝玉痴情，非口舌所能争。宝钗告以黛玉已死，意仿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也。然试问黛玉如尚未死，则万无可救，惟有两人同归于死耳。宝钗其奈之何。

宝玉被石子打着心窝，似即和尚用玉掷来，而不甚分明。其妙正在不分明也。若说和尚如何救解，便成钝置矣。

新人进门，而黛玉断气。此远远一阵音乐所由来也。止闻一阵者，自园中进去，路经其地，既过即不听得也。一经附会，便成登仙公案。妙在有无恍惚之间。如说异香扑鼻，仙乐来迎，便俗不可耐矣。

黛玉之死，宝钗所深幸也。万一不死，则相见既难为情。且满腔妒意，必有许多疑虑周防丑态矣；把脸飞红者，追忆前事，略知惭愧也。不免落下泪来者，大患既除，聊装门面也。

##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 閱邸报老舅自担惊

贾政吏才不济，遂为李十作傀儡用。写恶奴声音笑貌酷似。但李十儿在荣府时，何以从不见其用事。且未见其姓名，想是到任后上司所荐之人，须补一笔。方周匝。然书中明说是家人，则亦贾氏之世仆也。



##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破好事，为后文张本。悲远嫁，了上文未完。叙金桂之淫，如见淫妇。叙宝钗之忍，如见忍人。文人之笔，何所不可。

宝钗之俗在骨，故其于薛蟠之定死罪，则忍心丢开。于宝玉之爱姐妹，则妒心毕露也。

##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写凤姐人衰运退，没兴将来也。终宵不寐，惨闻爱女啼声。昧且晨兴，愁见良人怒色。贾琏李嬷嬷，上下交侵。平日之威风安在耶。宜乎月夜游魂，得而乘之。散花灵签，从而警之也。

此回叙贾琏与宝玉夫妇间神情意理，都不肖其生平。显与前半部两样笔墨。看后四十回书，只可节取其大段佳处，不必求其尽合也。

##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上回之事，人衰鬼弄也。此回之事，妖由人兴也。淫气所蒸，遂成妖气。因疾病而有星卜，因星卜而有祈祷。于是谗语间作，讹言流传，而白日见鬼矣。神道设教，所以弭人心之妖。恐人错认巫覡果能除邪，故借小僮口中道破，见解极精。

贾政做外任官，理应带家眷去。因老太太年高不愿远行，王夫人要留京侍奉，必应带赵姨娘母子三人至任所，方合情理。

（眉批：周姨娘亦属同去。）即前此未带去，此时接探春到江西，

待周家来接去成亲，岂有命闺女独自一人到衙门中出阁之理。尤应以老太太之命，叫赵姨娘同行，贾环随传而往，即便送亲至海疆。此正理也。况正好叙出赵姨娘在衙内擅作威福，以太太自居，致失贾政之宠，而贾环沾染纨绔习气，因送亲往还，一路大肆嫖赌，回署后亦纵情花柳，无所不至，只瞒得贾政一人，以致堕入下流，为后文卖巧姐作引，岂不有好文字做耶。

自京至江西，虽南京甚近，押运北上，路过南京，正好至家乡上坟祭祖，一览原籍风景，亦应补叙数笔，则串插较有趣。此番接探春出京，只须说漕务毕后，贾政循例押运至通州，即于交兑竣事，入都携带家眷，仍押空运船回江西，岂不入情人理耶。

###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 昧真禪兩村空遇旧

金桂为人，不堪已极。特特详叙，究是何意。细思之，乃知作者所以丑薛氏也。书中恶尤氏，则叙尤二姐乃尤老娘出身以丑之。恶凤姐，则叙王仁以丑之。恶邢夫人，则叙邢大舅以丑之。正面不好着笔，叙其族类之不堪，是旁敲侧击法也。若淑女贤媛，则从无贬其亲戚以损其声名家世者。今薛宝钗得婚宝玉，宜从淑女贤媛之例矣。乃叙其胞兄既已恶俗可憎，叙其亲嫂又复淫恶至此。作者于宝钗，盖不复存投鼠忌器之意矣。此事属辞书法可睹也。

金桂事不待问官，即在夏家自窠中闹出。此文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止为爱惜香菱起见耳。夫投鼠者犹忌器，弹雀者不以珠。若香菱到官，辱與隶之手，不免出乖露丑，已属难堪。况他涉嫌疑，动须刑讯。又为宝蟾指证，如何开脱。若入俗手，

必是贾氏说情，刑部徇庇。既复薛蟠之事，而娇女匍匐公庭，囚服对簿，成何事体。于是苦心算出无知少婢。又在仓猝中，不能计及匣中原无余药，而首饰已空，不可开也。又以饰匣之空，与人命无干。不知反指证夏母，而夏母亦谓母取女物，事出常情，必无因此杀女之理。其女亦必不至因此急而自戕。不直认取首饰，反自相攻击，以致主婢成仇，不打自招也。层层剥出，如剥蕉心，乘其间隙，然后水落石出。岂非从经营惨淡中得来者乎。惟刑部无拦验之理，而雨村方任京兆，似宜呈报司坊，则验亦可，拦亦可。即准拦，亦须夏家主婢诘问一番，尚有好文字可做。

此回是香菱传中文字，为后来扶正张本。故以贾雨村遇见甄士隐，遙应首回，预伏末回也。

##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鰲生大浪

###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贾氏之祸，数十回前，已层层埋伏，至是而难将作矣。凤姐不受贾芸之贿，则贾芸无求于倪二，何至有此回结怨之事。可知致祸之由，总是凤姐招权纳贿，有以召之也。真罪之魁哉。

朝廷诘问，同官囑付，贾政如此着急，而珍珠诸人尚是泄泄沓沓，安得不败。

宝玉沉冤，欲得紫鹃而诉之。款款深深，煞是可怜可痛。为一百八九回及十三回张本。而笔下太拙钝，殊不称宝玉为人。

屈子作离骚，太史公作史记，皆有所大不得已于中者，故发愤而著书也。夫得一知己，死可不恨。黛玉而得宝玉，诚可知己矣。虽死又何恨焉。独宝玉遇知己之人，而不能大白其知己之心，又不幸而竟为不知己之事，卒欲向知己者一诉之，而不

可得。呜呼，恨何如也。仅有一人知己，而间其知己者不一人。人人不知己，而蛊惑之，束缚之，必使之贰于不知己之人而后已。而我之知己，则已死矣。我之所以报知己者，非惟不能大白于知己之前，并无以白之人，人白之天下后世也。于是不得不作书以白之。吾不知作者有何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痛淋漓之一书也。夫岂可以寻常儿女子之情视之也哉。此卷中我并不是负心，我如今叫你们弄成了一个负心的人了。是点睛语也。

八十回后诸回，属稿者不甚体会前书之旨，每多舛谬。即如袭人与紫鹃，薰莸不同器。托袭人道意于紫鹃，犹托宝钗通款于黛玉矣。宝玉慧人，岂肯作此呆事。乃向袭人备诉衷曲，无一语非袭人所不入耳之谈，姑妄听之而已。决不代达之紫鹃也。费此笔墨，太觉无谓。安得能文者，一切芟除之，另出锦心绣口，为宝玉一白沉冤也。黛玉死后，宝玉欲自言心迹，竟无一人可与言者。即向紫鹃琐琐，亦复赘笔无味。吾意只须于旁敲侧击处，偶一提撮，即已醒豁，不必在正面着笔，为妙。

##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抄沒之事，本难出色，而铺而已。却从宴客说起，倍觉惊惶。此用笔之妙也。昔严世蕃籍沒时，于其臥床下取出白綾千百段。询之，则淫筹也。今贾氏之淫，甚矣。珍珠臥房，皆宜抄出此等物，方快人意。

堂堂国公府第，仅一内厅宴客，更无一处堂厦，竟说成三家村房舍矣。抑何可笑。贾赦别开一宅，自有大门出入。第三回叙述甚明。以后邢夫人、凤姐往来，皆须坐车。亦屡见于传

中。续书之人，并未细看前八十回，误将贾赦并入贾政宅内同住，殊太舛谬。若说赦、政并未分家，则自老太太房中及贾政财产，本应一并查抄。俟奏明后，或奉特旨给还一半。不应王爷作主，只抄贾赦父子房中也。

###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 贾太君禱天消祸患

此回本无可生色。然亦抄没后必有情事。御史参劾，必不止书中所见各事，须以浑括之笔出之为得。

###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衰败之际，光景可伤。贾母处分家事，明达周到。其才岂凤姐辈所能及。

###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蘧蕪庆生辰

####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上几回写得雷轰电掣，瓦解冰消。使读者黯然欲绝矣。此回又作和平之奏，可慰惊魂。然冬行春令，仍觉满纸萧索也。夫一人向隅，举坐不乐。今日得意者，仅一史湘云耳。众人皆在愁苦之中。虽有旨酒，谁能和血泪而并咽，虽有佳肴，奚啻剜心肉以自饱哉。况蘧芜潇湘，两贤相厄。有意于林，而已作望夫之石。无心于薛，而强成并蒂之莲。今也值庆寿之欢娱，闻鬼啼之惨切。一生一死，欲泣欲歌。宝玉苦惊，将谁诉哉。虽然死者长已矣，生者独奈何！家门之气势，顿改前观。而夫婿之痴情，不忘故剑。今即銜杯称庆，强欢笑而转益凄凉。举

案相庄，共绸缪而愈添愁绪。转觉潇湘之死，已成太上忘情，而蘅芜之生，真是有生大患。鬼若有知，方晒穷极机械，图谋姻事者，堕落苦海，备尝恶趣，而何哭之。有哭在怡红意中，不在潇湘馆中也。细心寻味，其妙无尽。

##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凡人爱博，则情不专，独宝玉不然。彼固以女色为命，到处留情。然只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雪中之鸿爪，梦中之鹿肉，原在何有何无之数。其饥渴饮食性命以之者，惟一林黛玉耳。故有从未一面，而闻声相合者，见其爱之博。有久经作合，而觑面若忘者，见其情之专。今独眷眷于五儿，何哉？昔孔子卒，群弟子欲奉有若为师。蔡伯喈歿后，孔北海以虎贲营卒为友。岂谓有若之即孔子，虎贲之即中郎哉。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宝玉意中作如是观耳。盖晴雯者，黛玉之影身，而五儿又晴雯之影身。若曰：黛玉，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晴雯者，斯可矣。晴雯吾又不得而见之矣。得见五儿者，斯可矣。其志益降，其心益苦。如孔子思有恒，正是思善人，思君子，思圣人也。不然，三千七十子，岂皆无恒者哉。不然，新婚之薛，旧好之花，神仙姿貌，犹不在意，而独恋恋于五儿乎？作者曲曲写出，若不一一提出。世人不察，必如紫鹃所言，贪多嚼不烂，说成薄倖儿郎；而宝玉之真面目不出，即此书之真滋味不生。其辜负良工心苦多矣。但卷中着笔拙钝处甚多。尚须细加琢磨，方合宝玉性情意致。若如此回所叙，真令人阅之生厌。胸中作数日恶也。

作后四十回书者，其见解总未能免俗。故揣摩宝玉、黛

玉、妙玉诸人，不免沾涉情欲。宝玉岂以知心为虚情，以淫事为正经者哉。晴雯临终之言，因屈被诬谤，作此愤语耳。非以不曾做得警幻所训之事为遗憾也。（上有眉批：与黛玉临终说身子干净一样意思，正是自幸，非后悔也。）宝玉何肯将此语牢记在心，欲使五儿代实其言，以释此憾耶。宝玉仅见五儿之貌，未知五儿之心。书中说五儿全不解意，误认宝玉以淫情勾挑，竟是徒有其貌，不足与之道此中人语云，宝玉因此弃而不顾，则与作书本旨相合。若说宝玉悔不曾与黛玉、晴雯做过警幻所训之事，因欲移情于五儿身上，则隔膜到万分矣。至于五儿为与晴雯相好，尚是小节之误。可以粗心解之。独误以淫情为呆性，则大事糊涂。由于识见之鄙俗，宜后文叙妙玉落劫，笔头亦沾泥带水，无一毫超尘拔俗之致也。

##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 王凤姐力詘失人心

才贝合而为财。二者相资，致问才难乎，贝难乎？才难之说，传于孔子。贝难则未之闻也。然古来才尽者，惟一江郎。而贝尽者不可胜数焉。辨如苏季，而金尽裘敝，即不能说贤王。贤如端木，而束锦连骑，乃有以存鲁国。冯谖之三窟，以焚券结人心也。陈平之六奇，以黄金间敌国也。甚至散财发粟，帝王亦藉此以龙兴。炼汞烧丹，神仙犹因兹以羽化。贝之为灵，昭昭矣。若乃一号才人，便成穷汉。南面百城，徒虚语耳。此回与第十三回同看，犹之王凤姐耳，何前后如两人耶。虽贾政借费，邢夫人掣肘，然使囊橐尚存，不过稍出赢余，暗中賂补，则人心踊跃，号令自行。好胜之人，岂肯自丢其脸乎。受侮不少，命亦随之，皆坐此病也。仆是以较量于才贝之

间，而不胜三叹云。凤姐昔年抱病，王夫人必派协理当家之人。岂有如此大事，而专责成一病人之理。甚至凤姐躺倒，尚不委人接办。邢夫人即云不慈，王夫人诃无人心哉。况宝钗作闺女时，尚受查察之托，其才亦早为王夫人所知。此时成婚已久，正当令其协同李纨理事，以代凤姐之劳。计不出此，岂非奇事。若出自原书作手，必不如是疏忽。总由续书者不知照应前半部，率笔为之。致阅者索然意尽耳。

###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 狗彘奴欺天招伙盜

此回为了结妙玉，及惜春出家起案也。盜劫仓皇，叙来妙极清澈。

### 第一百十二回 活案孽妙姑遭大劫

####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妙玉被劫，大是可怜。然其平昔孤高自喜，而不能断绝尘缘。内魔既生，外魔安得不至。甚矣慕清名者之必被浊祸也。黛玉辈不讳言情，乃得终保洁清耳。

（批下复加夹行批）此批殊误。妙玉正是黛玉一流人。正如梅花与水仙，各是风神，而其为洁淨则一也。

（批上复有眉批）妙玉生平，何尝自居于六根清淨，并未盜虛名也。若如所言，将与宝玉亲昵狎褻，乃谓之有真情，而非盜虛名耶。此批误矣。悔而改之，庶为妙公一白其冤。

惜春小女子，凤姐病妇人，畀以看家重任，本极疏忽。从前王夫人出门，必请人管家。此番不留尤氏而留惜春，大非情理。作者只欲渡入惜春怨恨出家公案耳。但只须说尤氏与惜春



愈不和睦，时时诟谯足矣。以失盜事而邢夫人不理惜春，尤氏从而讥讪，殊不入情。

尤氏门风秽污已甚，惜春避之若浼，惟恐同居被人牵连议论。而贾母已死，西府未能久依。自己年尚未笄，势不得不仍依尤氏。故仔细思量，不如出家之为干净也。心胸真乃精细异常。余少时看书眼光未到处甚多，随俗论人处亦不少。如妙玉真是上等人，而每致不满之词，误也。孤高自喜，本出家人身分应尔。若痴情，则女子之本色也。倘妙玉和光同尘，人人见好，固不成其为妙玉。然使见宝玉而漠然忘情，又岂慧美女子之天性乎。观其在贾府中，非不周旋世故，而不屑作势利逢迎之态，与园中姐妹虽不往来亲近，而品茶时则另款黛玉、宝钗。中秋夜则续黛玉、湘云所联之句。宝琴索红梅，则亦与之。岫烟乞扶乱，则亦应之。至其独厚惜春，尤见赏识不凡。迹其生平，初何尝欺世盗名耶。且红楼梦，情书也。无情之人，何必写之。倘妙玉六根清净，则已到佛菩萨地位，必以佛菩萨视妙玉，则红楼梦之书，可以不作矣。夫宝玉之性情，舍黛玉谁能知之。而妙玉独能相契于微，则亦黛玉之下一人而已。若因众人所不悦，而亦从而诋之。岂非矮人观场之见哉。我过矣，我过矣。

（此条上加眉批）惜春生来质性，可以造到佛菩萨地位。妙公固应让伊出一头地。

必欲坐实妙玉落劫，实失真事隐本旨。吾意不如留在宝玉出家之后。妙玉立时了悟，遂将衣钵付之惜春，飘然出世而行。途遇警幻仙姑，虚设种种尘劫，几于不免失身。妙玉入污泥而不染，决然舍身毕命，一脱凡胎，竟登幻境。（上有眉批：或作遇甄士隐度之入道，亦可。）如此说来，足悦阅者之目。何

必污纸污笔，作此杀风景之文哉。幻出尘劫，必须以宝玉为试诱妙玉之人，万不忍以王孙公子，俗人暴客，褻我冰清玉洁之妙玉也。

###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嫗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凤姐之恶，十倍赵姨。叙赵姨之死，（旁批：本可不必叙。）太直太实，未见玲珑。此回叙凤姐之死，远胜。以其只作情虚之人，病棘时眼中自见，耳中自闻，即免不得口中自道。不用阎王小鬼，拿到地狱也。识见极高。天鬼由心造，而见有两途。诚敬之至，则洋洋如在，圣贤之见鬼也。疑畏之至，则载鬼一车，庸人之见鬼也。凡人作恶太甚，一切损人利己之事，无所不为。当其运隆气壮，行之但觉快心，毫无忌惮，虽鬼神亦莫能难焉。及乎年衰疾至，落魄失时，智计不生，良心渐现，回光一照，悚惧难安。一切冤家，自然毕集。而地狱即在眼前矣。此等果报，万无一爽。若说阴司受罪，来世偿冤，谁人见来，落得今世胡为，且图快意耳。仆最信果报之说，却不喜看果报之书。不是劝人为善，直劝人为恶也。一有不应，则君子枉自为君子，小人乐得为小人矣。夫出尔反尔，人事之报。惠迪从逆，天道之报。大段原必不错，岂可作将钱买物看，掂斤播两，较其多寡得失哉。读此回书，贤于看太上感应篇。

###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凤姐死，结上回文字。谈家政略提家人富足，伏后与赖尚

荣借银文字。甄应嘉入都，起后回两宝玉相见文字。通篇皆是过接。

平儿后宠专房，虽因保护巧姐之故。然但以为名耳。实则为自出私财，办理丧事，救贾琏之急也。与不期众寡，期于当厄，非此之谓欤。闺门衽席之间，亦藉钱神之力，可胜三叹。

## 第一百十五回 感偏私惜春失素志

### 証同类宝玉失相知

甄宝玉入都，与宝玉相见后，通灵玉即复归。真假离合，一片神行。尤妙在结尾一笔，挽到上半部文字，引起下回宝玉悟境。笔墨变幻，痕迹俱化。

前此之真玉，未离璞也。梦中覩面，如合一璧。今此之真玉，已雕琢成器也。覩面千里，俨若两人。假去真来，在尘世则为美玉。在仙境则为俗物矣。一病将死，得玉而生。写来离合变幻，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迹求。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书中有名之女子，皆有归结。惟叙史湘云后半截太觉草草。既不叙其夫婿之姓名，亦不详其出嫁之始末。前后太不相称矣。夫湘云为贾母内侄孙女，钗黛之下，即数此人。其与宝玉自幼相亲。乐数晨夕，无异于钗黛也。初非无意于宝玉，故深忌黛玉而甚亲袭人。及窥见王夫人意属宝钗，遂与宝玉疏而与黛玉亲。当其在大观园时，分谊固居众姐妹之上也。何可不详叙其所适者为何如人？遣嫁时贾母、宝玉及姐妹行相送相贺，如何热闹，如何殷勤，以收束多年相聚之情绪耶。吾意湘云不配宝玉，嘉耦殊难其人。恰好有一甄宝玉在，若为之作合，岂不成玉合子底盖耶。书中湘云定亲出阁回九，皆只空

叙，并不指实。忽云新婚得病，既而夭逝。意欲省费笔墨，而简略无味，殊太冷落。不如补叙数笔。说三十二回袭人口中带出之语。彼时系甄夫人在京相亲插足，后因缘事抄家，遂将此事搁起。直至此时起复进京，方过礼聘娶，岂不联络有情。湘云识见志趣，适与今日之甄宝玉相合。自然鱼水和谐，胜于宝钗远矣。中间要省笔墨，只须说湘云之叔又放外任，因贾府查抄后，不便仍来长住。故亦随任出去，一年任满回京，已在贾母去世之后，则放开湘云不写，自不觉其疏漏。至于李纹、李绮，乃书中无关紧要之人，前文不过为大观园讌集繁盛时，点缀花簇而已。正不必特叙其婚姻之事也。且以李绮配甄宝玉，只不过一娶一嫁，无可渲染，未免辜负生花之笔乎。

（此条在“分谊固居众姐妹之上也”上，陈评有眉批云）贾母庆寿时，只命钗、黛、湘、探四人出见诸王妃，可见看待比众不同也。

##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 送慈枢故乡全孝道

可生而不可死者，非情之至也。可死而不可生者，亦非情之至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犹非情之至也。如宝玉其庶几乎。

一红楼也，始之以梦游。非梦也，实有其事也。墙茨不可扫，托词云尔。终之以魂游，非魂也，实无其事也。水月不可捞，亦托词云尔。若说得历历分明，甚至与黛玉神仙会合，晴雯亦得攀凤尾。自为俗目所赏。由识者观之，堕入恶道矣。仆尝谓刘阮游仙诗，污褻真灵，毫无意趣，不解其何以流传。此回收拾诸钗，非不热闹，而不落色相。真如镜花水月，海市蜃

楼，惆怅迷离，可望而不可即。一片灵机，空中翔舞。仙才仙才。最妙者，黛玉仅得望见颜色，不道一语。若靦面相见，如何行礼，如何答问。必然做出许多恶俗套数矣。其余诸女，亦乍出乍没，未尝正写一笔。文品之高，见地之超，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道也。观止矣。

##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宝玉悟澈一切，即时可脱红尘。然毕竟尘缘未了。且未报贾母赐玦之命，其身暂留，其心已去也。惜春出家，只是宝玉旁面文字。乃真正修行，非如宝玉为情缘了悟，遁迹太虚耳。宝钗、袭人，了无见解。只以玉归为喜，岂知宝玉初不以玉为重轻耶。

一班浪子，呼朋引类，酣酒博奕，当是意中之事。甚至播扬中冓，并欲勾引宝玉，写出狐群狗党败坏人家景象。而优童胡言，王仁遂生歹意，已为后事伏萌芽矣。魑魅魍魉，铸成禹鼎。鱼龙百怪，照出温犀。文人之笔亦然。惟此等情节，须另寻机绪出之，不宜派王仁、贾芸管理家务耳。

##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 惊谜语妻妾諫痴人

宝钗，纯乎天者也。宝玉，沌乎天者也。人则可移，天岂可变。今宝钗乃欲以劝勉冀宝玉之悔悟。彼岂知至性至情，有至海枯石烂而不变更者哉。昔圣门言志，而孔子独与曾点。知童冠风俗，与兵农礼乐，不容强合也。然而知天者鲜矣。

##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宝玉为人，清妙不群，为世俗所惊。以彼之才，取科第如拾芥耳。其于举业，有不屑为。一为之，则未有不登峰造极者。但以此进身用世，不过功名利禄之事，毫无大人天民身分在内，故决意逃之也。使黛玉居然得成连理，二人同心亦必有恶此而逃之者。况黛玉已死，更无留恋耶。仅中一举，殊不称其为人，或作中乡举后，家人竞贺。宝钗亦喜动颜色，宝玉愈益烦闷，与宝钗更同冰炭。明春连捷，得上第。天子激赏召见，举家繁华热闹。忽然跳出红尘，不可踪迹。在文字则愈有精神，在宝玉则更觉奇突，而尚未立朝出仕，则与宝玉身分无伤。凡与八十二回黛玉所云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之言，亦相映照也。宝玉乡会文章，必须清彻淡远，方合黛玉前言。宝玉纯是清奇之性，若黛玉则清而不奇。吾于八十二回论时文，及每每谈论家事时见之。其人虽恶世俗庸鄙之事，而未尝不近情着理。特有定识定力，自不沾染恶趣耳。倘与宝玉得遂心愿，吾知其能使宝玉葆其性真，而致其知能，不妨为颺亲悦亲之事，而不失为成仙成佛之人。又何事绝人逃世，以伤父母之心也哉。故吾谓黛玉天姿学问尚在宝玉之上，此绛珠所以为仙草，而神瑛毕竟是顽石也。

此回叙事虽简净，而未免草率。有必应详叙问答。（如探春回来，与各人相见，本该有许多说话。）细述情事（如探春还穿祖母、生母之孝，及贾赦在□站病急等事）之处，只用数笔带过，未免与向日所叙之文，不甚相称也。

##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起結兩回，筆法超脫，真乃空前絕後之文。作者自謂假語村言。讀者切弗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若必尋根究底，作痴人說夢，則請問之茫茫大士、渺渺真人。

（劉操南《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

## 新譯紅樓夢序

（清）哈斯寶（亦鄰真譯）

凡生在世上的生靈都有一知。知，是天赋的，所以無偽。人說大知凌雲瞰世，小知臥井觀天。凌雲瞰世與臥井觀天，都是一個知，雖有大小之分，但都是無偽的。所以，總不妨凭一己之知，來議論述說一番。

綜觀人世间事，我要放聲痛哭的有一桩，情不自禁而落淚的有一桩，為之喟然長嘆的有两桩，羨慕向往的又有兩桩。

古書上說：天生人。如果天使人降生，也就罷了，理應使人長生。可是不僅不使人長生，還要讓他象過客一樣逝去。既然有如過客之逝，就讓他瞬間逝去好了，偏又不，還要讓他暫短地活下去。讓他暫短地活下去，又不讓他安寧，使他嘗盡各種苦難。好不容易熬出個苦盡甘來，過客之逝的期限便到來了。為此我想放聲痛哭。

如今我觀察，人人都知道這個。既然人人都知道，也就罷了，理應養治身心。可是不去養治身心，反而象蜜蜂一般奔忙，既然奔忙如蜂，就理應自己享用吧？偏偏又不，還要遺留

后代。遗留给后代，又嫌留得太少，非要多多益善而后已。大积大攒，好不容易心满意足，眼看家财安如泰山了，不料后代却在一刹那间耗个精光，有如雪融一般。为此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有的人也不尽如此，说要以养身来消遣一生，辛辛苦苦，购置良田，挣挣扎扎，广蓄奴仆，恣意受用美食华服，精选粉脂香艳。这也是一种消遣一生之道。在众人面前炫耀德行，显赫一时，侍从载道，入仕为国效劳，喜则慨颁赏赉，怒则刑罚加人。这也是一种消遣一生之道。因此我为这两种人长叹息。

还有一等人超脱尘世，专以养心修性为务，用清泉之水漱口洗手，在深山密林悟道参禅，整日一餐麦饭，终夜一枕袈裟。这也是一种修心之道。案上摆列墨砚，两边堆起笔纸，有兴则信手赋诗，厌倦则翻阅典籍，口诵心怡。这也是一种修心之道。为这缘故，我惊羨向往这两种人。

心神向往，唯不能以清泉之水漱口度日，我便一直效法笔墨列案的人。读了这部《红楼梦》，更是欢喜爱慕，加批为评，译了下来。这种修心之道也是消遣一生之道。有修心之道、消遣一生之道，也终究逃不脱过客一样地逝去，因此真想放声大哭一通。可是又听说佛经有云，有如过客之逝乃世道之常，遍尝苦难是人间因果。若这样，我既以生在世间为人，又如何逃得过世道之常、人间因果！痛哭也无济于事，真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之下，思量我现今该如何是好。除了读古人书，修自己心性，趁这时光作一番译著之业，聊以消遣此生，实在别无他途。看来这还可以与当今同道共欢同乐，并且遗留给后来羨慕向往的人。咳！后人看待当今，犹如今人看待古时。可怕呵！今天的风和日丽，窗明月皎，也是一代难逢的机缘。不一会儿，



就是明天，今天便成为过去的一天。门外啼叫的喜鹊，落在纸上的乌蝇，是我写这篇序文时的伴侣。今天一逝去，它俩便成了逝去的机缘。光阴消逝是如此之速，岂可对消遣一生不作选择？

这部书的作者，文思之深好象大海之水，文章的细腻有如牛毛之微，络脉贯通，针线交织。虽然我只从井底窥测星宿，演述自己一知半解，比不得融雪消尽，但在终不一免过客之逝的此生中，想来这是消遣自己的上策。为此，悲怆述怀，写下了这篇序文。

小可斗胆，信口雌黄。哪位君子指出谬误，他便是我师之师。

道光二十七年孟秋初一日撰起。

（《新译红楼梦回批》卷首，据1974年内蒙古大学政治部宣传组印《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

编者注：在《新译红楼梦回批》的前面有“说明”如下：

这份资料原文是蒙古文，作于清道光年间。作者哈斯宝，蒙古族，生平事迹尚待调查。据回批中所记，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曾于嘉庆己卯（1819年）到承德府。

哈斯宝以贾宝玉、林黛玉的故事为中心，将百二十四《红楼梦》摘译成四十回，题为《新译红楼梦》。哈斯宝译书所据版本不详，但可以断定不是程伟元乾隆壬子活字本。由于摘译的需要，哈斯宝对原书个别情节和个别回目文字作了某些改动。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写了四十篇回批，并写有

序、读法和总录各一篇。这份资料即序、读法、回批和总录的全译。翻译时勘合了三种手抄本（内蒙古图书馆藏本，内蒙古大学藏本，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藏本）；在每篇回批之前标出了回目，并注出该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几回。其他小注也是译者加的。

在这份资料中，哈斯宝对《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和其中的一些人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份资料也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必须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充斥着反动的孔孟之道的说教，这是必须批判的。为了评红和教学工作的需要，我们翻译了这份资料，仅供内部参考。

## 新译红楼梦读法

（清）哈斯宝（亦邻真译）

《红楼梦》一书的撰著，是因为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挡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的。何以这样说？书中写出补天不成的顽石，痴情不得遂愿的黛玉，便是比喻作者自己的：我虽未能仕君，终不应象庶民一样声消迹匿，总会有知音的仁人君子，——于是有自悲自愧的顽石由仙人引至人间出世。你们虽然蒙蔽人主，使我坎坷不遇，但皇恩于我深厚，我至死矢不易志，——于是有黛玉怀着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这一部书的真正关键就在于此。第一回里说书中写的是“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不过是指松述柏的手法，并非其实。仁人君子应当品味他

“我堂堂须眉”，“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这些话，切勿为他移花接木的手段瞒过了。这些不必我来絮叨，明哲之士留心读下去，自会明白。

读此书，若探求文章的神妙细腻，便愈读愈得味，愈是入神；若追求热闹骚噪，便愈读愈乏味，愈是生厌。寻求热闹故事的人自不愿看我译的书，我也压根不愿那种人读我译的书。圣叹先生批《西厢记》，说“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而我不这样。我批的这部书，即使牧人农夫读也不妨。他如果读而不解，自会厌倦。这部书里，凡是寓意深邃和原有来由的话，我都傍加了圈；中等的佳处，傍加了点；歹人秘语，则划线标识。看官由此入门，便会步入深处。此书中，从一诗一词到故事戏语都有深意微旨，读时不查，含糊滑过，就可惜了。

读了小可为每回所写的批评，如有不符事理之处，就请提笔郢正。

抄录窥自太虚幻境的十二钗正册，拟绘肖象，谨供看官鉴赏。

（《新译红楼梦回批》卷首）

## 新译红楼梦回批

（清）哈斯宝（亦邻真译）

### 第一回<sup>①</sup>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閨秀

这一回有七桩事：作者写出自己意向，这是一段；顽石遇僧道，又是一段；甄士隐作梦，是一桩；他遇见僧道，是一

桩；贾雨村看见婢女，是一桩；他赴京，是一桩；加上甄士隐家遭火灾，落发为僧，一共七桩。这七段分开来，各自都有深奥重大的原由，但是一口气读下去，却象连贯的一整段，这里有作者小小的才华。

文章有主客之法。甄士隐、贾雨村，是全四十回的大客。甄士隐，就是“真事引”，又可释为“真士隐”。贾雨村，就是“村假语”，又可释为“假语存”。以真事作引子，理当一提就过去，所以倏忽即逝，立即隐去。村中假语，一开始就该绵绵长续，所以接续不断说下去。真假不可并存，便把甄士隐搁置一边，来写贾雨村。这两人是后文中甄贾两大世家的客身。全四十回的大纲便是真假二字。真，内热而外冷。假，外热而内冷。故开头都是冷，无一丝热处。后来贾家父子诸兄弟一出场，便写得炽热，一点冷也没有了。但是假的终究不长远，最后一但返冷，便落得个破甌碎罐一般。

葫芦庙是一奇。它真是以地形为名的？我看勿宁说以它的名字来描述地形。一开卷就是葫芦庙，这正是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时候。读者不要被它骗过了。

此书始于一梦，以一睡收场，这值得看官思量。

文章有穿针引线之法。贾雨村月下吟诵一联：“玉在罍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是一整套情节的枢纽。玉是黛玉，钗是宝钗，全书故事写的都是这两人。“求善价”就是《四书》上说的“美玉待善价而沽”<sup>②</sup>。“待时飞”，雨村的字不正是时飞么？要想知道宝钗的故事，必须等待由雨村的事里引出，所以说“待时飞”。这便是网罗全书的情节，在此处提纲挈领，总揽一笔。在平平常常的一句话里就藏有如此硕大的机关，可见作者胸怀如何。若不细加品味，把它仅仅当作一句雨村抒怀之

语，便是空放过了。

为避笔墨烦冗，在贾雨村看见娇杏之前安排了一句“严老爷爷来拜”，把甄士隐支出去。佳节之夜失火之前，丢了英莲的家人名叫霍启。这些人名都是随事信手写出的，岂不很妙？此类笔法，后文屡见，应当不语自明。

写这部书，不仅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的性情，而且暗射了天时。看官请看，书中开始是暖，中间热，继而生凉，最后是寒，以天时比喻人的性情，怎会不写得淋漓尽致？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回。

② 见《论语·子罕》。

## 第二回<sup>①</sup>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这一回，上半部是第四十回的引环，下半部是全书的结纽，你要记住贾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故被革职，以及倾颓的庙宇，龙钟老僧这些话。看了最后一回，方能知道本书千里伏线长绵不断的妙处。

演说荣国府，为何必定要由冷子兴来说？故事由真到假，便由冷到热。冷子兴就是“冷自兴”，由冷而兴。“冷自兴”晓得荣国府的全豹，说得明白，所以预先就写“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村假语”能使全书故事发始、终了，所以预先就写冷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文章的妙义如此之深，叫我怎能不啧啧称赞呢！

村肆沽饮一段，好比把一绺长发盘在头顶，荣宁二府那么多的事，那么多人，一时间丝毫不紊，一件件一桩桩，由冷子兴口中道出，听起来这不就象把千丝万缕拢到一起，用绳结

起来一样么？

在这一席话里，荣宁二府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物，虽然不在本回出场，却都跃然纸上，犹如在场，这就是旁敲侧击之法。在下一回里这些人物一个接一个上场，在读者心目中似曾相识，全靠本回这一席话。

贾雨村的一段议论，历数自家他人两方，品评正邪二气，其实讲的全是作者自己。说甄家，全是影射贾家。清明灵秀之气与残忍乖僻之气相互冲突，“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这不明明是说自己忠贞之身受奸佞小人谗害，才写下这部书么？开卷第一回里说“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妙处。

“这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他祖母溺爱不明”，这不明明是说，宝玉原是极好的，全是他祖母带坏的么？读者须知，这便是帘中花影之法。贾家出场之前就议论一通甄家，这是在虚褒荣宁二府之前便作了实贬。读者应当看到，本书的一字一语都不是平易写出的。

冷子兴说荣国府，这本身不算奇妙，奇妙处在于这席话是用贾雨村“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一句引出来的。贾雨村收尾的话并无奇妙处，妙就妙在用冷子兴“正也罢，邪也罢……你也喝一杯酒才好”一句收结全场。贾雨村的每句话都显而又暗，冷子兴的每句话都隐而又明。这都是作者翻云复雨之才。

这一回里，诗、联中说“偶因一回顾”，“眼前无路”，冷子兴说“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只看这小一辈“都不知将来如何”，这些话都寓有深意，明哲之士不可不察。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二回。

### 第三回<sup>①</sup>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这一回里，贾雨村复官是第三十七回甄应嘉复官的模式。这部书在有意无意间抨击谄奸，令人生畏。贾雨村虽与贾政同宗，但书中无一外交代亲疏长幼，便以宗侄名分投荣府之门；王凤姐一见黛玉，便说“这通身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孙女儿似的”，说着使用帕拭泪：这些都是在不自觉间作深贬。谁能说小说稗官没有史臣臧否之法？

文章有拉来推去之法，已用在本回。所谓拉来推去之法，好比一个小姑娘想要捉一只蝴蝶，走进花园里却不见一蝶，等了好久，好不容易看见一只蝴蝶飞来，巴望它落在花上以便捉住，那蝶儿却忽高忽低，忽近忽远地飞舞，就是不落在花儿上。忍住性子等到蝶儿落在花上，慌忙去捉，不料蝴蝶又高飞而去。折腾好久才捉住，因为费尽了力气，便分外高兴，心满意足。为着宝黛二人的命运而展开此书，又何异于为捉蝶儿走进花园？一直读至本回，何异于等待蝶儿飞来？进了荣国府，想这次可要见到宝玉出场了，不料又从贾母说起，写了邢、王二夫人、李纨、凤姐、迎春三姊妹，还有贾赦、贾政，宝玉仍不出场，这又何异于巴望蝶儿落在花上，蝴蝶偏偏忽高忽低、时上时下地飞来飞去，就是不落在花儿上？忍住等到宝玉出场，急着要看宝黛相会，不料宝玉却转身而去，这同忍住等到蝶落在花上，慌忙去捉，不料蝶儿高飞而去，又有何异？使读者急不可耐，然后再出场，才能使他们高兴非常。心花怒放。呵，作者的笔是神是鬼？为何如此细腻工巧？

又在有意无意之间阵阵提示后文。王夫人向黛玉谈宝玉，

说“我有一个孽根祸胎”，宝玉摔玉，贾母说“何苦摔那个命根子”，这些话都是后文王夫人为宝玉的种种行径劳心伤神，宝玉在失玉后险些丧命等等故事的引环。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三回。

#### 第四回①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在实写薛蟠一案之前，已经虚写了三笔：在第三回末尾，黛玉来到王夫人处，金陵来信中已提到薛家如何如何，此其一；贾雨村授职应天府，从原告口中听到薛蟠，此其二；这两笔都是模模糊糊，隐约不明，后从新来的门子口中才讲清楚，但这也不是实写，此其三。所以，此处真正实写薛蟠时，用如此这般几个字就交代了。这同画家画人眼，先画轮廓，再描睫毛，黑白分明之后，最终一笔点睛，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②可悲呵，现在读了应天府一案，读者能不喟然长叹么？贾雨村并非不想为国尽忠，奈何欲尽忠而不能！若非要尽忠作清官不可，就得象新来的门子说的，“不但官爵，只怕性命也难保”，他不正是这样不得已而徇情枉法的么？徇情枉法，便逃不掉当奸臣赃官。邦无道而出仕，只能象贾雨村那样行事才成，否则就不如卷而怀之，隐居不出。作者以此警示后人，奸佞挡道之时不可以巴结着作官，其用心难道不深么？读了这一回，我替作官的人大大为难。

将薛家引入荣国府，不能没有这桩人命案。把英莲列入十二钗芳群，不能没有这起因缘。人命案起，因缘便结下了，一索而获，非常之妙。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四回。

② 见《论语·卫灵公》。

## 第五回① 賈宝玉奇緣識金鎖

### 薛宝钗巧合認通灵

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好象极好极忠厚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这同当今一些深奸细诈之徒，嘴上说好话，见人和颜悦色，但行为特别险恶而又不被觉察，是一样的。作者对此深恶痛绝，特地以宝钗、袭人为例写出，指斥为妇人之举。

文章中的褒贬不在话多，有时仅一两字就可以交代清楚。薛宝钗是在林黛玉之后来的，见宝黛二人情意深厚，便想出千方百计，以夺宝黛姻缘。上对贾母、王夫人谄谀备至，下对仆妇丫环笼络讨好。因为妒嫉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她费尽心机，故意要赏鉴那块玉，笑脸看着婢女，让婢女说出同自己金锁上的话是一对儿。写这等情节，令人觉不出她的奸诈狡猾，回目上也只写“巧合”二字，就这样却淋漓尽致地揭出了她是何等奸狡。如不仔细读，人又怎能得知。有人说，说宝钗的心地行为如此，总该是冤枉的。我说，如果那样，宝钗之来是等待宫选的，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以宝钗如此容貌，难道还不能入选么？这是何人捣鬼？读者为何不察？

宝钗、黛玉二人对话，句句藏有深意，犀利中的，工巧美妙异常，这是别的书中所不能见到的。

本回写了一场雪，是第十九回的伏线。

宝玉对自己奶娘无情，特别看重丫环，可知他也不孝父母。知道了宝玉对父母不孝，不可以悟出他父母又会是怎样的

么？呵，作者的用意，实在不下于司马迁之笔。

读《红楼梦》的人都说袭人是第一等好人。我看，再没有比她更精通奸计诈术的人了。读者不必看别的，只要看她“故意装睡”这一句就够了。最先同宝玉发生奸情的是谁？在宝玉上学时她教唆的都是些什么？孟子说：“观其眸子，人焉廋哉？”<sup>②</sup>这就是袭人的眸子。

① 本回译自一百二十回第五、六、八、九回。

② 见《孟子·离娄》。

## 第六回<sup>①</sup>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我小时候读《格塞尔传奇》，卓尔说：“汉人若不种庄稼，喜鹊怎会惊飞？喜鹊若不惊飞，青牛怎会惊跑？青牛若不惊跑，桑伦老汉怎会摔下来？”我读了总是大笑不止，非常喜欢。现在读《红楼梦》，用卓尔这种追根究源之法，我才明白了作者的真正用意。本回中小书房风流韵事，是为袭人的故事张本的。宝玉若不见茗烟、万儿之事，怎会想去袭人家？不去袭人家，怎会见到穿红的姑娘？不见到穿红的姑娘，袭人的狡计娇嗔又从何而出？所以，写万儿之事，其实是要再度揭露贬斥袭人的可鄙可耻。

袭人箴劝三件事，看上去是何等好的一片赤心。仔细想来，却出自她私心妒意。让我来屈指历数。第一件说的是赌咒发誓，这是无所谓的事。第二件说读书，固然是很好的事，但从“假爱也罢”，“在别人跟前”“只作出个爱读书的样儿来”这话看，不唯不是要宝玉务必好好读书，岂不还要宝玉学弄虚作假？这也是毫无功益的话。最要紧的是第三件。请想一想，说

爱红的毛病最可厌，这不是由私心妒意才作出的箴规么？这一件明明是“更要紧的”，却不开口就提，先用前面那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来劝，狡计诡诈到了何等地步？所以我把袭人看作妇人中的宋江。

深矣哉，作者之憎！把奸谄之辈比作怀妒藏诈的下女仆妇还不够，又从下女仆妇转而比作耗子精才罢手。宝玉讲笑话故事，虽然每句话都说的是黛玉，作者写的这部小说却每个字都是抨击奸谄之徒的。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十九回。

## 第七回①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秋夜观天，薄云油然延伸一片，另一朵飞云杂入其间，似续似断，看了令人神往。不意文章家还有这种天工之巧。这一段里收了一人，放出一人。收了谁？李嬷嬷。放出谁？史湘云。何谓收？李嬷嬷大吵大闹一阵，非常伤心，宝玉也厌之异常，两方冷下来了。何谓放出？史湘云这回与众人惯熟了，湘云越发得意，众人也更加爱惜，两方热起来了。此前，湘云虽出现，只象晨星；此后，嬷嬷虽还来，已如暮霭，故特地在本回里交代清楚。可是写这两者并不相连，中间插进贾环一段故事，使两者似连非连，似断非断，恰如画出秋空长云，我又为了神往。

史湘云写得大有史太君之风，真可谓不愧是孙女。谈笑间一言半语定天下大局的，是圣人。一言半语定全书结局的，是才子。圣人之事非一语能说尽的，我只说才子的才华。前已述过，李嬷嬷是为揭示袭人之奸而出场的，现在要收起李嬷嬷，

怎可以不披露袭人的结局呢？李嬷嬷说“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人不哄？”提示了她嫁给蒋玉函的结局。现在才放出湘云，为的揭黛玉的倔强，怎可以不披露黛玉的结局呢？以史湘云为引子，黛玉说“我作践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提示了她最终不能如愿，含恨而死的结局。此书大半是这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的结局也就是此书的结局。所以我说，一言半语定全书结局的是才子。

“歪心邪意”，是贾环母子一生的归宿。

大说大笑，是史湘云一身的正的。

这回里又有一个死，一个发迹。晴雯为袭人大发脾气，袭人说“天长日久，尽着这么闹，可叫人怎么过呢！”后来晴雯背地里的事都传到了王夫人耳中，终至一死，是谁捣的鬼！这不就是一语断人之死么？宝玉为黛玉的赌气着急，说“岂有为他远你的呢？”这是到头的話。可是最后终至宝钗僭先，又是何故？这就是文章反引之法，也是一语道出了后者僭先。所以我说有一个死，一个发迹。

在宝黛二人抢嘴，说“你的心”“我的心”这一段里，好似说：我心中早知道你为什么笑，我虽不说，你心中也明明白白。古人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一段是风流文字中绝妙之笔。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四回本第二十回。

## 第八回① 賢襲人嬌嗔獻良箴

### 呆宝玉听曲悟禅机

《素书》第六《安礼》有云：“同恶相党”，“同志相谋”。先前我说宝钗、袭人二人同是奸诈，有人并不相信。一读本回，她两人的行径便昭然若揭了。袭人因宝玉去别人房间，吃了一肚子

酸醋，无处发泄，一见宝钗进来，使用一两句话打动了她，这不够厉害的么？不。如果宝钗不怀着同样的心病，那两句话如何打得动？宝钗被打动，只因她也有那种心病。怀有心病，又丝毫不外露，岂不更是厉害？但袭人早已觉察了她不外露，便尤其厉害了。打动常人容易，打动奸狡的人难。只有奸狡的人才能降住奸狡的人，只有奸狡的人才能打动奸狡的人。故云同志相谋，同恶相党。

说“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是第二十五回的伏线。说满箱金银的那些话，是第三十四回的键子。读者应当留心记住，去查那两回。

苦矣哉！参商之论虽言花麝，实射钗黛。商居东卯，参居西酉。西东两处，此出彼落，永不相见。后来钗黛两人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岂能是一时之变？英雄折矢为誓，洒血为盟。如此则宝玉断簪起誓，是一定的了。

黛玉来这里已经过了几年，宝钗来了才一周年。可是不闻为来此已阅数载的黛玉作生日，为什么给来了才一周年的宝钗作生日？莫非因为她是客人？说客人，黛玉也不是贾家人。说是亲，则黛玉更不疏。原由究竟何在？呵，我明白了，就因宝钗得了上谄贾母、凤姐等人，下则取悦仆妇丫环之力。作者唯恐读者不解此意，特地写了一场酒席来揭露。作者再三地写，我才弄明白。

写黛玉起初留在房中不肯出来，后因被人取笑吵了起来，能说不是怜悯同情么？

宝钗为讨贾母喜欢，点了《醉打山门》，因宝玉央告，念了《寄生草》。宝玉听得兴意发作，又因席上吵嘴弄得意灰心死。既然如此，则后日的出家，实已萌于此时。这就叫作隔岁播种

之法。

作者憎恶奸狡，以宝钗作例，写出罪源发自宝钗，并且让她大大方方地道出“我成了个罪魁了！”这是何等中的，何等严峻！罪魁非君而何？君即令不语，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焉得逃过！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二十一、二十三回。

## 第九回<sup>①</sup>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我读《金瓶梅》，读到给众人相面，鉴定终身的那一回<sup>②</sup>，总是赞赏不已。现在一读本回，才知道那种赞赏委实过分了。《金瓶梅》中预言结局，是一人历数众人，而《红楼梦》中则是各自道出自己的结局。教他人道出，哪如自己说出？《金瓶梅》中的预言，浮浅；《红楼梦》中的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

贾母将荔枝比作猴子，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猴子。贾政用砚打谜，因他本身是用它来弄虚作假的。元春暴兴暴亡，正如爆竹。迎春夫妇不睦，好象算盘。探春远嫁千里，何异风筝。宝玉见什么人变什么样，活象一面镜子。黛玉以更香作诗，是自述。宝钗用莲蓬打谜，则是断言自己的结局。读者品味这些谜语，再看后文结局，才会相信此书中诗赋小令而下并无一句空话。

本回中，金钊同宝玉嬉笑调情，其轻薄，毫无妇女之态。这便是找死的根由，读者后来自会明白。“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sup>③</sup>说得何等之

好。

宝玉起了个叫“袭人”的名字，贾政既然斥责，也就罢了，为何又说“不用改”？宝玉若确实有过，理当必改，倘若无过，则不应斥责，有云：不知则已，知过必改。既知其过又予姑息，已是不屑一评的了。本回里写出贾政对母假孝顺，假正经便在此处现形。而今又姑息子过，怎能脱逃偏爱之嫌？这是他不能齐家的明证。贾政真是“假正”。

这个林黛玉，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佳人者，德言工容俱佳之谓也。四者缺一，便不得谓之佳人。常人所说的佳人，无非是文君、崔莺之流。她们首先就失去妇节，还算得上什么佳人！如今在花影、岩石之荫，湖水、墙角之间，寂寥静悄之日，幽深无人之地，郎如潘安，女若西子，携手相会，谁人能说不致两朵鲜花开粉腮，三道浓靄落乌云？可是严辞突然出口，邪行概未发生，呵，这全是何人之力？有人说，话虽如此，既然书也拿过来看了，话也跟着说了，同样也算有失妇道。我说并非如此。不可以此责备黛玉！作贼的想必最忌谈论偷盗，而常人又何必忌讳它？黛玉并无那种行为，才能那样谈论。倘有那样行为，便会避而远之，少说为佳，唯恐他人察觉。明哲之士，何不思量？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二十二、二十三回。

② 见《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

③ 见《礼记·中庸》。

## 第十回①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埋香坟残红碎明心

文章之妙在于事先料不到它的变化反复，事出突然而又合

理。现在王熙凤趁戏谑之间送茶，说了那几句话，使读者觉得宝黛之盟已定不可移，以为作者构思就是如此。书中诸人也该这样作想。后来突然折转，无意中生变，而且变得端端在理，这是何等之奇。

背理而行假仁假义谓之奸，逆理复礼敢作敢当谓之勇。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林甫蔽明君以行鬻政。可以将大比勇，男人可以转比女人。直到第九回还未多写王熙凤之事，至此才写，她的故事已初见端倪。宝玉烫了脸，她跑到王夫人跟前窜跳作急，这是假仁假义。赵姨娘、周姨娘到来，众人都站起来尊敬，她连理也不理，这是敢作敢当。这王熙凤委实是曹孟德的女儿，李林甫的妹妹。

汉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sup>②</sup>，这不对。蒙古人说：“好人从小，好马自驹”，这才对。贾兰读书之余学射箭，可知他要成器。孔子说：“虽有文事，必有武备。”<sup>③</sup>确实如此。贾公之兴，仗着汗马功劳。贾兰执弧矢，是务根本，后来此子终究承袭公职，岂非理所当然？

宝玉在无人处对黛玉行为非礼，已经两次了。而黛玉当面斥叱，以为他日可作正道夫妇，今时却连歪言邪语都不能说，真是玉洁冰澈！

此书凡写实事，都不平淡描述，定要虚写一笔作引子，前文虽写过赵姨娘，并非特笔着墨，所以这回又从他亲生女儿口中数道一遍，使得赵姨娘母子二人虽未出场，却比出场还要栩栩如生。这就是文章家牵线动影之法。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回。

② 见《论语·子罕》。

③ 语见《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五年。



## 第十一回<sup>①</sup>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十回中，請寶玉到薛蟠家，是接引之文。在本回里，請寶玉到馮紫英家，則是特寫之章。接引之文要虛寫，特寫之章要實寫。在薛蟠家請寶玉，馮紫英是後來才到的。在馮紫英家請寶玉，薛蟠早已在那里了。這就是文章交錯互易之道。遇見茗煙的婆子又是第十三回遇見寶玉的那個婆子的客身。微細小事也有串索從中貫通，乃致如此。

別人以為馮紫英家請客這一段是多余的风浪，我看此書實在的結紐就在這一段。第七回中李嬖嬖說要把襲人“拉出去配一個小子”，是本段的前文。第四十回上，“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是本段的結尾。“拉出去配個小子”，便說的配給琪官兒，“弄得個真無死所”也是說的嫁給琪官兒。嫁琪官兒的事，豈可平平淡淡寫過，便在本回連結結局。在本回連結結局，又豈可使琪官兒平平易易地同寶玉見面，于是由馮紫英出場接引。馮紫英就是“風自迎”。所以特書一筆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提醒讀者。

本回中，彈唱言笑之間已至肮脏丑惡之極，這是作者為世風墮落異常而悲號。明哲之士讀到此处，見書中情節與当今尋歡作樂毫無二致，能說把汗巾叫作Kuriyeteng是別無用意么？想來Kuriyeteng之義就是要象Kuriye(圍牆)一樣恪守男女之間的大禁大忌。寶玉已到同优伶互換汗巾的地步，大禁大忌便喪失殆盡了。按琪官兒之說，這條汗巾先是从北靜王之手轉到琪官兒身上的。現从琪官兒手里到了寶玉身上，又从寶玉手中落到襲人身上，后来又經襲人之手返回琪官兒之身，可見失去廉

节的不止宝玉一人，那些北静王、琪官、袭人等等都是失去夫禁大忌的。这条汗巾来自茜香国，又不知经过了多少宦官、男子、荡妇才落到北静王手里，所以说它是来路不明之物。后来返回琪官儿身上，又不知经过多少淫夫荡妇之手，而今又在谁人身上！呵，内室中怎能轻易接受外来不明之物呢！怎能轻易接受呢！

蒋玉函在宴席上说到“花气袭人”的对子，就是后来同袭人联姻的谜讖。贾元妃在端午节赠物，给了一对香串子，更是宝玉同宝钗结亲的征兆。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二十八回。

## 第十二回① 飞燕生情疑分一心

### 杨妃借扇机带双敲

一展卷，第三回中就有老夫人接来外孙女，这岂无用意？至今宝黛两人都已省得人事，还令他们挤在一处，手接足触，难道不知雏大将鸣，花开送香的道理？这个罪过不归老夫人还能归谁？有人说，老夫人原打算让宝黛二人联结终身，才这样。我说，果真如此，则使宝黛二人先通私情，后才正娶，罪过就更重了。亏得颦卿之志如松子之坚，否则一旦失足，又该如何？又该如何？老猴子何等可鄙！

有形就有影，有影就有形。有形无影是为晦，有影无形是为怪。晦乃文章所忌，怪则文章之奇。这个张道士的金麒麟是影，史湘云的金麒麟是形。第二十九回中假宝玉是影，真宝玉是形。本回中现形之前先显影，是怪；第二十九回形销之后才显影，更怪。所以都无晦，都奇妙。然而本回金麒麟形影皆是客，第二十九回宝玉则为主，故益为奇妙。

笑中必有兴，哭中自有悲。此书令人爱死处就是，本来写一人悲泣就已很难，更不必说两人哭泣之哀了，书中写的由两人到三人，由三人而四人，且四人虽为一事而哭，但各怀心事，便绝妙无比了。黛玉哭的是有口难言心中话。宝玉哭的是有话说不到心坎上。袭人哭的是宝玉如此倾心黛玉，自己终将如何？如果落在黛玉之下，便权势全休。紫鹃哭的是黛玉若为宝玉这般劳心，病怎能好？要是病得不可收拾，自己又将靠谁？所以，黛玉的哭是苦的，宝玉的哭是涩的，袭人的哭是酸的，紫鹃的哭是辣的。

此书中普普通通的一句话都同后来的事互相呼应，有如先作预兆，例如本回中宝玉说黛玉一死他就出家当和尚，金钊说金簪掉在井里头，这些虽各有不同，来日都一一应验，写得工巧异常。

要特说一句，后日锦绣肺腑的贤哲之士读此《红楼梦》，案头必备高香清茶才应开读。点高香，是为报答作者写出这部如锦似绣的文章，留给我辈赏心悦目。沏清茶，是要洗涤我辈几天积下的愚心浊肠，赏心悦目，读此锦绣文章。

米元章论画石之法，说：秀、瘦、皱、透。文章也是如此。在借扇机一段中，宝钗说：“你就要去，也不敢警动”，这是秀。“回想了一回，脸上越下不来”，这是瘦。说“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这是皱。“你们博古通今，才知道负荆请罪”，这是透。这是文章作者呕尽心血之处。读者看到这里，理应肃立，向作者沏茶行礼。

第九回上我曾就金钊之事略作评论，这回便交代清楚了。本书前后连贯之巧，竟是如此。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二十九、三十回。

### 第十三回<sup>①</sup>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己卯年秋，我因事到承德府，一日信步西街，适逢嘉庆圣主六十大庆万寿佳节，地方大小官员为祝圣寿，自街西连绵六、七里，用木竹席布，百般巧做亭台楼阁、鹤兽花枝，涂以五彩，与真的一样，官民男女老幼群集如云，摩肩接踵，热闹异常。我每到一所厅堂，定要看看对联，遇见一座牌楼，总要欣赏题诗。不禁兴致勃勃，忘了它是假的，竟当作真的，两眼迎送不暇，两脚不知疲倦，一直走去，忽然到一座山跟前，只见石崖峭立，松柏苍翠，洞门涂朱，泉水下涌，赏叹良久，才觉出这是石灰作的，用纸糊，插木枝，漆成景致的，心中恍然，凄怆而归。与此相类，读这样奇妙的文章，几乎忘其虚构，当作真事，忽见贾雨村出场，才悟这是提醒读者，此乃“村假语”——也是避免将贾雨村其人抛在一边，断了他的故事，让他穿插进来。这又是穿针引线之法。

我谈此书，对宝钗又喜又怒。喜的是她聪明伶俐，胸怀宽广公正，怒的是她奸狡狠毒，诡计多端。王夫人想用黛玉的衣服给金钏装裹，又怕黛玉忌讳，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宝钗出来说：“我从来不计较这些”，起身就走，取了衣服回来。这是何等善人，何等仁人，王夫人怎能不喜欢，下人怎能不爱戴？我前面说的评语并不错。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sup>②</sup>贾宝玉同蒋玉函互换汗巾，除他俩并无外人知道，该是很隐微的了，可是薛蟠立即起了疑心，接着又被袭人发现，这次又从长府官口中露出。长府官说的是“这一城内十停人倒

有八停人都说。”换巾之时无一人看见，无一人听见，现在却有千舌万口传说，这又是为何？啊，圣贤之教岂可玩忽！故君子必慎独。

第十一回中茗烟遇见老婆子，是安闲之时，这一回是宝玉碰见老婆子，是紧迫之刻。安闲时遇见的老婆子虽明白但有气，紧迫时遇见的老婆子又耳聋又糊涂。茗烟遇见老婆子，是为宝玉取衣裳，宝玉遇见老婆子，是为找茗烟。取衣裳遇见老婆子，是为赴私会蒋玉函之喜，叫人时遇见老婆子，是为赴私会蒋玉函之祸。这几环扣得很紧。这一段本来很难写，你看作者却写得更妙。

写贾政，活龙活现写出一个气急败坏的父亲。写王夫人，逼真勾画出一个疼子心切的母亲。尤其老夫人，写得同老婆子毫无二致。写众人，也各具特色。写气急，令人毛发悚立，写哭号，使人心肠随动。回头一看，种种情景跃然纸上，真是作丹青也画不出。作者的笔，已经到了如此妙境，若写会稽起兵，乌江自刎，不知要使多少英雄豪气横发，若写白帝城托孤，五文原祭星，又不知要使多少忠臣热泪满襟。

答挹宝玉时，虽然写了宝钗、香菱、史湘云、迎春、探春、惜春等人，唯独留下黛玉不写，这要请明哲之士作思。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三十二、三十三回。

② 见《礼记·中庸》。

## 第十四回① 泪珠絹剖腑瀟湘館

鴛鴦綉夢兆降芸軒

呵，文章之奇，文章之妙，竟能致如此地步？你不见作者写的泪珠絹一篇。从此以后，我才相信宝玉是个神童，是个才

子。从此以后，我才明白颦卿是才女，才认定她是佳人。何以如此？男大当婚，是先王所定之礼。《国风》上说：“蕪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神童慕才女，自是定理，但又敬慕先王，神童便可谓之才子。才女慕神童，乃人之本性，但又敬畏古法，才女便可谓之佳人。虽有才子佳人，还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进帛羊为聘礼，设酒敬告乡里父老。否则先是父母、国人鄙视，后有义夫节妇耻笑，概因无礼之行，人皆恶之。所以，才子爱佳人，若皆如宝玉之爱颦卿，佳人爱才子，若皆如颦卿之爱宝玉，则即使千死万死也在所不辞，只求把各死一方变成死在一处。将这等深广之章囊括在这篇简略之文中，岂非奇妙超绝。你不见颦卿自思“私相传递，又觉可畏”？

这一回里，宝钗明罪有三桩，笔伐宝钗正中鹄的处又有三桩。

宝玉挨打致伤，宝钗送来了药，难道她比迎春、探春、惜春还亲？难道没有李、凤二嫂？还有她一套痛惜的话，与袭人一字不差，她与袭人、晴雯等下人何异之有？这是罪之一。妄信袭人之辈猜疑之辞，贬斥胞兄，这岂是手足之情？为何说宝玉错在“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竟把胞兄说成“那些人”，究竟薛蟠、宝玉两人哪一个亲？此乃罪之二。兜肚是贴身衣服，贴身衣服只有贴身人才能拿放，宝钗缝宝玉的兜肚，她究竟算宝玉的什么人？深屋内室，人皆午睡，单男独女拥挤枕席之侧，谁能担保她不存干柴烈火之心？这是罪之三。

她斥责他哥哥，薛蟠逼得说出来一席话，这是笔伐之一。颦卿见她无精打采地走，说了一些话，这是笔伐之二。她缝兜肚，宝玉梦中又说了一些话，这是笔伐之三。这三桩都是正中

鹤的之箭。

俗话说，一而再也就罢了，还能再而三、三而四？作者写宝钗之恶不止一而再，定要再而三、三而四，写了许多不停笔，这是何等之甚的憎恶！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回。

## 第十五回<sup>①</sup> 秋爽斋偶赋海棠诗

### 藕香榭又和螃蟹咏

选中题目之后，并不全盘写出，必从远处绕来，曲曲折折，最后方落在本题上，这就是文章的奇妙处。写海棠诗，探春请宝玉，便有人送来海棠，但众人聚会之后，反而越说离题越远，好不容易返回本题，说明日开社，突然明日又变成当天，当天又改变成立即出题。海棠花是宝玉眼见的，却从李纨口中道出，后用迎春“都还未赏”一语推开，接着马上又用宝钗“不过是海棠花”一语拉回来。这叫曲路通幽，便见文章之妙。呵，从此处可见人性情不定，从本回也可见狡计骗不了人。湘云初来，同黛玉住在一起，很是亲密。今又突然一变，同宝钗住在一起，又非常亲密。这是什么缘故？有人说，莫非黛玉有什么过错？我说，不，这委实是因为湘云性情不定，宝钗狡猾过人的缘故。写湘云性情不定，即是写贾母性情，宝钗施狡计讨好湘云，亦即讨好贾母。读者岂可不加思量？

我在前面屡次说过，本书凡事必定早下伏笔点出。这一回里也是如此。吃螃蟹开玩笑，凤姐向鸳鸯说了几句话，后果真从玩笑变成真事，说的是儿子，却应验在父亲身上，这些不都是从这几句话中点出的么？我说本书虽诗词戏语皆有深意，此又一例。

眼观彼处，手写此处，或眼观此处，手写彼处，便见文章异常微妙。海棠诗虽字字咏花，实篇篇历数黛玉的前后始末。螃蟹咏虽是句句嘲弄螃蟹，但篇篇讽嘲宝钗的先后首尾。这又叫作指松评柏，文章的微妙于此备露。

画友□□山人<sup>②</sup>曾说，绘画入门，先须领会十画九遮。今写螃蟹咏，在钗黛三人写过，刚刚轮到众人时，便由琥珀出来说“叫宝玉”，一语遮过，恰似楼台只画了一柱一隅，便画出了大山密林遮障住了。

三春已过，  
景不长，  
公子神伤。  
满案珍羞，  
但求三十年佳酿。  
青山不老，  
见雪始白头。  
流水无愁，  
却因风过面生皱。（怨春一题）  
眼见三春皆已去，  
心悲一日长景逝。  
花虽情薄犹落泪，  
隐没闲人枉叹息。（将在谋，不在勇）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回。

② □□山人，前两字各抄本写法不一。内蒙古图书馆藏本作 Gi-yan-iu，内蒙古大学藏本作 Giya-iu，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藏本作 Giya-Zhu。



## 第十六回<sup>①</sup>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作者的心到底怎么长的？是雕刻还是锦绣？无论如何不同一般。我何以得知？就是从本回知道的。从本回何处？就在李纨送菊花这一段。从第六回自初春写起，写过谷雨四五月，现在又写秋季来临，全似一线贯穿，且使人觉不出光阴快慢，时间远近，现在突然写出菊花，此后便是一片秋色秋景，一直写到冬末。此中具备诸才子书所写不出的笔法。一描述秋景，便把上回探春花笺上发出的秋天信息、贾政起程的月日，映照得好似举火一般。

本回与下回一气相通。开卷以来一一写出的人物在本回已经齐全。大观园新建以来的亭院馆奸，于此一一历数。让这些人物环绕荣宁二府之首贾母眼看口述，实即围绕读者身心作交代的。下一回又把十二钗出齐。这两回便是全书的结纽，用衣服作比喻便是腰带，拿四季打比方就好比夏天，热极盛极。

贤哲之士该细读细想，本回特地着墨写探春是何道理？元春即春初，迎春言迎接春天，探春是春日的探试者，惜春是春日的惋惜者。本书开头之际，荣宁二府初春早已过去，作者暗中写迎春季节，现在已到兴盛的板眼上，自当特地着墨写探春了。岂不见后来荣宁二府冷落，三春皆去，唯有一个惜春剩下来惋惜春天。写探春，特地着墨在何处？就在“烟云闲骨格，泉石野生涯”这付对联上。

本回与第十七回一气相通在哪里？下回的题儿在本回里有三起，刘老老插了一头花；黛玉亲手给她端了一杯茶，让她坐在自己床上；探春给板儿一个佛手。后几回的伏线这里还有三

条：贾母说让惜春画一画大观园如何；贾母行令必得鸳鸯提着；黛玉和令，宝钗回头看她。其中两条是近在第十八回的引环，另一条题是远远接应第三十五回的客述。

本书写红火热闹处，定要两事遥遥相对，写一样的两件事，又同又异，异中见同，缝合得十分工巧。如第十一回写了薛蟠，本回写了刘老老。在那一回里为宴行令，这一回里则为令开宴。那一回里逗人发笑的是薛蟠，这一回里供人取笑的是刘老老。那一回里，薛蟠不等宝玉说完，先站起来拦阻；这一回里鸳鸯未开口，刘老老便下席摆手。薛蟠说：“我不来，别算我”，刘老老说：“别这样捉弄人，我家去了”。推薛蟠坐下的是云儿，喝住刘老老的是鸳鸯。薛蟠和令是顿时着急，刘老老和令却想了半天。薛蟠说出的话句句讲他的行径，刘老老的每句话都是她的见识。薛蟠的动作都是出于真情，刘老老的举止全是故意作戏。真真假假，是本书的一条大纲，这就是遥相对称，似同而异。

行酒令之中，贾母既说：“头上有青天”，为何后来又狠着心肠叫黛玉死去？薛姨妈说了“牛郎织女”，她女婿女儿果然成了如此一对。史湘云说“闲花落地听无声”，道出了她出嫁时无声无息。薛宝钗说“处处风波处处愁”，写出她自身正在谋划一桩危险勾当。黛玉的令是接上连下的。这又是文章键锁之法。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四十回。

## 第十七回① 贾宝玉品茶櫺翠庵

###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我说过在上回中本回的题儿有三起，现在都一个个接连起来了。可是作者用笔犀利敏捷，又超出了我意料。高手下棋，

在不显处下了三个子，突然把后下的子用在前面，接着动用另两个棋子，破敌阵好似星落云散一般，对手却蒙在鼓里，摸不着头脑。因为对手只顾防他前下的两子，没在意他后下的一子。这叫作以尾作首之计。看来文章中也有此法。上一回写了刘老老插了一头花，接着写林黛玉亲自捧上一杯茶，请刘老老坐在自己床上，最后写探春给板儿一个佛手，所以我原以为这一回定依此顺次影写。不料作者却把前两桩远搁一边，先让板儿将得到的佛手与巧姐换了。再写妙玉用自己茶杯倒茶，让黛玉坐在自己蒲团上，最后写刘老老从镜中看自己带了满头花，此即以首作尾之法，又出人意料之外。

这文章的机关，确实不易看破。前文宝玉同琪官换汗巾我已评过了。读者谅已欣然知悉。如今巧姐与板儿以袖子换佛手，又是什么呢？因我尚未解说，读者谅不知其中之意。前文的互换汗巾，是宿缘使之然。互换汗巾中的宿缘，人察觉不到，而且难以设想。今次互换佛手袖子也是宿缘使然，人虽觉得出来，但难以相信。后文中，难以设想的宿缘却应验非常之易，这是一奇。绝不被人相信的宿缘，其应验却令人非相信不可，这更是一奇。互换汗巾的宿缘之验在第四十回，换袖子的宿缘在第二十三回就了结了。换汗巾是邪，故其归宿亦邪，换袖子是正，故其归宿亦正。此中又有正邪之分，这便是文章的机关所在。

早就写出了—个性情怪僻的宝玉，已经怪僻之极。接着又写出了—个性情怪僻的黛玉，更是怪僻之极。这两玉心地不同，心情也不同，写了—个性情怪僻的宝玉，又写了—个性情怪僻的黛玉，已经是奇，却又慢慢研墨蘸笔，还写出了—个性情超绝的妙玉，这一玉的心地、性情又与那两玉不同。因为那两玉

一个是“宝”，一个是“带”，宝带虽贵，若粗陋不堪，又何堪赏鉴？故今又写出一个妙玉，使那条宝带生辉。如此说来，妙玉出场是否迟了？我说不迟。第五回末尾有“叫道姑住了”一句，可见这是早在作者意中的了。

本回中正十二钗都已出全。若问是谁？宝钗、黛玉两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姊妹四人，李纨、凤姐、巧姐儿母女三人，以及湘云、妙玉、鸳鸯，共十二人。有人问，这一回里没有元春，怎么说十二钗都已齐全？答曰：所谓齐全，是说从开头一一出场，现在巧姐、妙玉也出来了，这就是出全，不是说这一回里要十二人聚齐。

上回中刘老老进潇湘馆，误说“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这一回误入怡红院，又说“这是哪一位小姐的绣房”。作者捉住一个乡下婆，在这里特地用交错连环之笔，这又是本回与前回一气相联处。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四十一回。

## 第十八回<sup>①</sup>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上一回令人心迷眼乱，如花如锦，热闹异常，下一回令人清静目，有如琉璃水晶，也很热闹。若两场热闹连在一起，便不免吵扰，不能不使人耳噪眼乏，因此中间写出这一段恬境雅音，特地使读者有一番心旷神怡。伶人唱戏，总要先有一阵紧锣密鼓，热闹一场之后，稍事停顿，又慢慢敲鼓点，和之以缓击鏢钹之节，吹萧打铙，生旦才唱戏文。这书真是无妙不备。

过去读《汉书》，读至刘季召见英布，“踞床洗”，“故峻其礼，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以悦其心”，<sup>②</sup>我

总是厌恶权术之诈。现在宝钗在蘅芜院无人处，讥笑黛玉有失检点，想要打掉她逞强好胜之心，又在稻香村聚会中夸她说笑有趣，迎合黛玉，其权术奸诈与《汉书》合如拍掌，何等之巧！汉王那套计谋，只能对付英、彭、韩信之流，如何得在良、平、酈生面前卖弄？而今宝钗这套狡计只能骗贾、王、袭人之辈，如何骗得了潇湘妃子？施狡计岂不错了？黛玉在戏谑之余，说“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宝钗听了这几句，才知道黛玉是吓不住的，后来亲自去探病送茶，黛玉才心服。岂可不见行权弄术之人？

在第十六回中我说过后几回的伏线有几条，本回宝钗讥笑黛玉，借春画画，便是其中两条。这里宝钗之罪更深更重了。讥笑黛玉时，她亲口说“我也是个淘气的”；品评画画时，她要宝玉去帮惜春，以便自己在那里有见宝玉的机会；黛玉向她道谢，她又说：“只愁我人人眼前失于应候罢了”。明哲之士应仔细对待这些话。

如是文章，还有弄文字游戏的闲余。宝玉提到的贾政门客詹子亮、程日兴二人，真是可笑。作门客的，沾够了主人的光，整天顺从不傲的，定非很少。

咳，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本回里钗黛已经和好，岂知在这一回里钗黛已经走到裂痕难缝的地步。何以见得？若没有本回钗黛和好，黛犹往日之黛，钗犹往日之钗。黛若是往日之黛，宝钗的狡计就无从施起。钗若是往日之钗，在黛玉面前便施展不开毒狠骗术。读了这回就应知道，黛玉之衰已经很快，而宝钗之兴更为加速了。此又何以见得？若不是钗黛和好，宝钗怎能在黛玉面前说“又不老，又不少，成什么，也不是个常法儿”？黛玉之病加重是因何故？他的心渐渐死去又因何故？宝钗这几

句话便是投向黛玉的一把穿心断肠的匕首。后文第二十七回中又用了一把利剑，可怜黛玉便经不住了。所以我说到本回已是裂痕难缝，请高明之士鉴察。

本回评论画法的一段已压过《芥子园》《十竹斋》，评论药性的一段不下于《医宗必读》《寿世保元》。作者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晓。

第五回上说过，那场小雪是第十九回大雪的伏线，现已临近，故先从宝玉口中道出，好比事先密布浓云，吹起朔风，作为降雪之讯。本回里从蘅芜院送来燕窝的婆子，就是第二十六回上到潇湘馆送蜜饯荔枝的婆子的客身，此处寓意亦良深。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回。

② 见《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本文及颜师古注。

## 第十九回<sup>①</sup>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我弟弟说：“此书寓意虽不易尽悟，但这一回回目中提到琉璃、雪、梅、脂粉，意思是世上万物都要融消凋谢，美色也不过是一堆腥血。”这也是一种看法。

十二钗至第十七回才全部出齐，但作者恐读者轻易看破，在本回里又故作疑笔，写过李纹、李绮、邢岫烟、薛宝琴之后才说：自李纨为首，到宝玉一共十三人。此乃以假乱真之法。我在第一卷之首就曾指出作者这等工巧。此处增写的四人与袭人、香菱等人名列十二钗又副册，读者莫被哄过。

佛经上说，因缘具备则诸世界无不成就。细看世界，风吹雨珠落在稼禾之蕊，才能孕育颗粒。万物无一种非由因缘创成。文章亦有因缘之法。就近比方，一提起宝琴的孔雀斗蓬，

便牵出多少件斗蓬来：宝玉大红猩猩毡，黛玉羽绉鹤氅，众姊妹的大红猩猩毡、羽毛缎斗蓬，李纨哆罗呢对襟褂子，宝钗青莲斗纹鹤氅，湘云貂鼠面子灰鼠大褂，一直写到贾母的大斗蓬才住笔。随宝琴兔裘裘一因，写出种种斗蓬为缘，这是因缘直结之法，也是信手做出的文章。此类笔法颇多，这里只举了浅显一例。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是《西厢记》上红娘问君瑞的一句话，本书中却成了宝玉问潇湘，此一妙。红娘问君瑞，问的是他与双文二人，宝玉问潇湘，问的却是她和蕙芜两人，此更妙。何以称妙？非它，概两者皆以情为因。我今还是引一段《西厢》，潇湘称“一缄情泪红犹湿”，小生我“满纸春愁墨未干”②。

在本回，作者才着意描写大雪，而降雪之兆早在第五回就有了的。第五回的雪全是虚写，本回里雪全是实写，虚写为客，实写为主。读者对照这两回，便明白虚实之道，通晓主客之法。有云东汉人刘褒画《云汉图》，看画的都觉得闷热，又画《北风图》，看的人都觉得凉。现今这一段下雪的描述也不下于刘褒作画。

海棠诗、螃蟹咏，深深浅浅锐锐钝钝，全盘写出钗黛二人。钗黛是客，宝玉是主，岂能详演其客而一字不提其主？故以红梅花为题，又将宝玉的始末因由，深深浅浅锐锐钝钝地写了出来。海棠诗，螃蟹咏是钗黛二人自作的，故红梅花之诗也由宝玉亲咏。其余几首为何不由原来的小姐们作，而由新出场的三位写？原来的小姐们已经在书中显过才智了，要借此机会显示新来几位小姐的才智。大体说来，三册十二钗人物都没有安排平淡的结局。

红梅花诗只由四个人作，待到他人要写，便用“老太太来了”一语挡过，这又很象第十五回的收尾，可知作者是特意将此回与那回隔海相对的。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四十六、四十九、五十回。

② 见《西厢记·闹简》。

## 第二十回①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此处又见烘云托月之法。画月的，不可平直去画月亮，而要画云彩，画云并非本意，意不在云而在月。然而，仔细想来，意又在云。画云一不适度，过浓过淡，云便有了笔病，而云之病即月之病。云彩画得薄厚恰到好处，但不慎失笔，有纹丝污玷，则云又有了毛病，云之病又成了月之病。云画得薄厚恰到好处，无点滴渍痕，则望之若在，视之若真，吸之若来，吹之若去。这云便画得工巧了。赏画之人，见画云工巧，总要说月儿画得美，没一个人赞赏云儿画得好。这虽辜负作画人画云的匠心，但也着实切中作画人原意。不能只评月不评云，云月二者之间有妙理贯通，欲合之而又不可合，欲分之而更不可分。

君读此回，写紫鹃其人便是如此，文章佳味也在于此。宝玉向紫鹃问寒，向她身上摸了一摸，紫鹃板起面孔讲了一堆大道理，且说我们姑娘“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这便是望之若在。试探宝玉时，先从燕窝事问起，越说越切近，越说越有道理，别说宝玉，连郑子产也不能不信，这便是视之若真。宝玉病愈，紫鹃问他说这是哄你玩的话，说得有情有理，又说：“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从而摸到宝玉真底细，这就是吸之若来。离开宝玉回来卧下，向黛玉讲自己肺腑之言，见颦卿



不出一星半点歪言邪语，只好长叹一声作罢，这就是吹之若去。读者看到此处，不由得会捻髯叹赏：“紫鹃姐真是个聪明俊气的女儿”，这也就是赞赏颦卿，不唯赞赏颦卿，也褒扬紫鹃，颦卿紫鹃二人，欲合之而不可，欲分之则更不可。此种妙理，若问我是如何悟得的，是读此书才悟会的。若问此种悟会是向谁学得的，是金人瑞圣叹氏传下的。卧则能寻索文义，起则能演述章法的，是圣叹先生。读小说稗官能效法圣叹，且能译为蒙古语的，是我。我，是谁？施乐斋主人耽墨子哈斯宝。

紫鹃疑心贾母将来为宝玉聘宝琴，这是本书弄假成真的显笔。老母猴此时已变卦，这是第二十七回的伏线。

上回有宝钗要宝琴作湘云的妹妹，下回有黛玉要作薛姨妈的女儿，两者说了都没作到，此其同处，但原因却是迥异的。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五十、五十七回。

## 第二十一回①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尘土随风扬，浪花逐流起。文章也是如此。今只写一个宝玉生日，接连引出了多少个生日，借宝玉径直道出宝琴生日，平儿是自己说出的，从湘云口中说出邢岫烟生日，接着探春提到元春、贾母、宝钗、王夫人、贾琏等五人的生日。刚说“二月里没有人”，袭人又提出林姑娘，宝玉便说袭人也是那一日，且在无意之中引出了薛蝌的生日。此等雷同之事，写得却细腻别致，委实见奇。写这十二人生日，实为写出薛蝌、岫烟一对夫妇，理应分外着墨，却都一笔带过，这岂非更奇？这些生日的线索早在第十九回以“大半同年异月”一语交代过了。风与流那时就动起了，这里只不过是飞尘和浪花。

第十九回中突然有一个宝琴出场，这回里又写她的生日，从这里该看到作者费尽了心机。宝玉一个“玉”，黛玉一个“玉”，为写这两个“玉”之妙，便写了一个妙玉。宝玉一个“宝”，宝钗一个“宝”，这两个“宝”一接近成亲，怎能不写出一个宝琴？何以为证？贾母说为宝玉聘宝琴，便是。自宝琴而宝钗，还有多远。既然如此，写一遍也就是了，为何必写两遍？让宝琴出场用意有二。另一用意是什么？咳，何不想一想她的名字？“琴”字讹释就须是“亲”，直诘才是琴瑟之琴。讹释之由，方才已说过，直诘之义见第二十七回“抚琴悲往事”。

抽签一段，也是征兆。“动人”说的是宝钗的命运。“莫怨”指黛玉的倔强。探春的佳婿，是“倚云栽”。紫鹃由了自己，所以是“花事了”。妇人之魁，守节一生的是“竹篱茅舍”。女中之俊，身骑两鞍的，“又见一年春”。“只恐睡去”的湘云睡在石凳上。“连理枝”香菱委实如“并蒂莲”。写得过显处，便以假乱真，写得过隐处，则以近指远。因为深隐难解，特地显写湘云、袭人两人，以示他人亦是如此。第九回谈论曲文，是这一回的前奏，第二十七回掷骰子是这一回的尾声，本回的抽签介乎二者之间。悟出此意，便能破得长蛇阵。

袭人的奸狡，既可憎又可爱；宝钗的奸狡，既可爱又可憎。袭人可憎，看她不用四方茶盘，定要用连环茶盘可式放茶钟端来；可爱处则是在钗黛两人中间只端一钟茶，说：“哪位喝时哪位先接了”。宝钗的可爱处就在毫不让份，先拿过来就喝，可憎处则是把漱口剩下的半钟茶递给了黛玉。仅只这几行文字便可同“许田射鹿”<sup>②</sup>一章比美。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五十八、六十二、六十三回。

② 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回。

## 第二十二回① 思古人黛玉作新赋

###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不料岫烟竟与妙玉是旧相识，可见人间离合无定。这是凶兆。晴雯不以袭人的行止为然，这是她俩不合的先声。

宝玉爱潇湘，出于真诚，而潇湘总思量宝玉是否知道我对他爱之已极。潇湘爱宝玉，也出自真诚，而宝玉总思量潇湘是否知道我对她爱之已极。此语不逢出自宝玉之口，送入潇湘耳中的机会，犹如不逢出自潇湘之口，送入宝玉耳中的机会。如此则二人互不相知。爱之已极而互不相知，呵，还不如双双死去的好！亏得事有因，话有机，去看一对金麒麟，因为提到“金玉姻缘”，宝玉发急说了句“你放心”，黛玉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只有此时，潇湘才知道宝玉对己爱之已极。宝玉早已知道黛玉爱己已极，依他想来：你我相爱相知，心是一个。心一个，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我虽是一体，奈何身居两处！若我是女儿身，我俩就可在一窗之下作女红，一帐中睡下谈心，或你若是男儿，我俩就可在一张桌上读书，一条凳上促膝并坐。偏不如此，我必为男儿，你定是女儿！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①你我在此不能任性，上无父母之命，下无媒妁之言，使得你我不能处在一起！你我心虽一个，却至终不能合在一起，这样活着勿宁死了的好！唉！又奈何死也不能在一起，现在只好面对而泣——这是何等的苦，何等的悲哀！才子佳人这付苦衷肠岂是淫夫荡妇所能理会的！

寄语锦绣才子诸公：诸君是否理会得这片苦衷肠？理会得的，我愿同他一起看这书，抄这书，评这书，议这书。若不理会的，我就把书藏诸名山，引吭高歌，痛哭一通！务请记住，檐

下挂着的小鸚鵡姑娘叫声“宝二爷来了”，这一声系到潇湘的生死。

薛宝钗害潇湘，已胜过杨玉环讥梅妃。她送土物，是爱还是害？她是否知道黛玉脾气？“人离乡轻，物离乡贵”，三尺童子都通晓这话，岂不刺透潇湘骨髓？鹃姐姐劝她姑娘：“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倒叫姑娘烦恼不成？”这是聪明还是傻？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七、七十回。

② 见《孟子·离娄》。

## 第二十三回<sup>①</sup>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这一回里，因为写了一篇《桃花行》，忽而想起海棠社，要改作桃花社，忽儿说舅太太来了，次日又忽而成了探春生日，把建社改在初五，忽而又有贾政书信到，忽而宝玉又作起功课，忽而贾政归期推迟，忽而成了填柳絮词，这都写出世间事速缓成败无定，又显出作者笔锋神速，有如鸟惊兔奔。

前回的古人颂，特地细写了一人衷肠，本回的柳絮词又补白了众人言行。

文章又有由他书孕变而出之法。放风筝有嫣红之名，便是如此。明皇恋太真，梅妃问亲随的宫女嫣红道：“你可晓得皇上两日为何不到我宫中？”嫣红道：“奴婢哪里得知，除非叫高力士来，便知分晓。”梅妃道：“你去寻来，待我问他。”嫣红领旨出宫寻问，见力士坐在廊下打瞌睡。嫣红道：“待我耍他一耍。”见一棵千叶桃花，娇红鲜艳，便折下一小枝来，将花插在他头上，取一嫩枝，塞向力士鼻孔中去。力士陡然警醒。<sup>②</sup>现今《桃花行》与嫣红放的风筝一起出场，用笔之意甚明。江采苹

《楼东赋》有“碧云日暮兮，对素月而凝眸”<sup>③</sup>之句，李宫裁的两丫环叫素云、碧月，亦取此义。

天将拂晓要昏暗一阵，火将灭时陡然旺起来，花木枯死的前一年必要盛开，病人重危时要见好一时，这都是定理，故云老年健壮，春日之寒，秋后之热，夜半昏灯，黎明之月，衰极盛之兆，盛极衰之征。今看荣宁二府祝寿一事，一付七言联很是简切。其中二语尤为绝音。既符合吃蟹时笑语，又成为送灵哀哭的引线的是贾赦要娶金鸳鸯。撵丫环的起因，走露消息的键子，是傻大姐拾春宫绣囊。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三、七十四回。

② 见《隋唐演义》第七十九回。

③ 见《梅妃传》。

## 第二十四回<sup>D</sup>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此回无非写了荣宁两府过失太多，已到月亏水溢的地步，无甚可观处。虽说如此，应当看到作者笔力之远，笔锋之细，笔伐之严，笔界之宽。

甄家渎职抄家，就是贾家的前辙，不久也要走到这一步田地。写邢夫人之弟傻大舅毫无礼法，混言乱语，便是凤姐之兄王仁无端无怨的引子。这些都见作者笔力之远。

由司棋箱中搜出字帖儿，言表姊表弟，这是暗攻宝钗。凤姐看了，不但不怒反而心喜，这是她奸狡素性。宝钗说要搬出去，李纨、尤氏相视而笑，探春反而冷冷地说了几句。这些都见其笔锋之细。

李纨说：“别叫我落不是”，宝钗马上不悦，说：“你又不

曾卖放了贼”。贾母吃粥，要送给凤姐，又特指一盘果子，叫送给平儿；在宝钗、探春、尤氏等人都在座时，叫鸳鸯也坐下来陪吃；后来贾赦无意中说了句笑话，她又引到自己身上，说“我也得这婆子针一针就好了”。尤氏毫无妇人礼法，深夜跑到外院，在窗外偷看窃听一伙无耻赌棍。写这些，有意无意中指摘了这等人的错处，此乃笔伐之严。

细写饮酒赌钱中众人的情态言语音声，这些王孙公子夸耀荣华富贵的景象；贾珍协同妻妾欢宴汇芳园的情景；他们见贾母时的家礼族规，拜月时的种种陈设，皆见笔界之宽。

谁能说读小说裨官于人无益？“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sup>②</sup>胡氏曰：“人之欲孝其亲，心虽无穷，而分有限。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sup>③</sup>可见礼就是合理的事。荣宁两公的子孙得为者不为，不得为者为之已甚，以至庙堂中发生叹息声，呵，这是何等可怖！“无违”一语意义真是深远。这就是鬼神的判断。这就是不孝之极。世家子弟，岂可不慎！

下一回的故事忽然象乱云掣电暴风疾雨般到来，这一回里却写皎月晴夜的幽景，长空无尘，流光清澈，明月象一捧洁冰，透凉而不久长，可见作者用笔异常犀利。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七十四、七十五回。

② 见《论语·为政》。

③ 见《四书集注·论语集注》。

## 第二十五回① 俏丫环抱屈夭风流

### 痴公子杜撰芙蓉詠

贾赦说笑话，恼了他母亲，便绊石头歪了脚，这象是速报。贾母命人吹笛助酒兴，又似与两宴大观园慢合。这次设宴赏月，似园满而非园满，象热闹又不热闹，真写出有如秋后红叶既赏心又悲怀的景致。宝钗送去要凤姐吃的人参，与给王夫人送衣服既同又不同，与给宝玉送药也既同又异，写得活似春末白絮，似飘如飞。

撵司棋，由周瑞家的去见迎春；退入画，惜春却请来尤氏。迎春听了司棋事，含泪不舍；惜春见入画求饶，却吵个不休。司棋哭求，见迎春耳软心活，知道沒了指望。入画也哭求，但见惜春气锐意坚，便自罢休。尤其司棋临别时，有那许多事，数道别离之苦，而入画去时压根沒有提主仆之情。这里可见作者的妙手，写同类事定要写出两样。

我前曾说，写得稍隐之处总要以近指远，这里又是。宝玉詠文中有“鸬鹚恶其高”，“蕙蕊妒其臭”，便是明指。王夫人当作心腹的是谁？听四儿、芳官私语的不是耳目又是什么？作者恐读者不理睬，总要间或提醒的地方，我都加了圈点。明眼人自会领悟。到这时我才明白第七回中袭人“天长日久……可叫人怎么过”这句话的厉害。

先着墨写一件大事，其后又勉强用一件小事来比附，这叫图影之道。因后文中有特书的大事，前文定写一件小事来接引，叫作客主之法。王夫人撵金钊，是眼见其恶，打发出晴雯则是耳闻其恶。眼见是突然知道的；耳闻，则是早已察觉的，突然知道，便立刻撵走，早已晓得的，则慢慢打发。事虽异而

理则一。所以彼为客，此为主。

捕鱼的人必先悄悄撒下弦钩，之后躲到高处坐下，毫不惊动，鱼儿才能捉住。倘若跳下水去混溅一通，不唯捉不住鱼，定要反弄一身泥。宝钗先借口抄检大观园，说要照料母亲，这回又随和王夫人的话，决意搬出去住，这便是早撒鱼钩躲身而去之计。

“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这几字是两玉千代之怨，又见文章从有意无意中跃出之妙。

迎春嫁去，是全书一大结纽，故特写一首诗以识中秋已过。

薛家事尽是虚写，薛蟠娶妻诸如此类只象从他人口中道出。第二十一回上为揭示袭人之恶，写香菱委实有点过火，本回里特又再写一笔，以明其无罪。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回。

## 第二十六回<sup>①</sup>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第五回中贾政让宝玉上学，虽已过二十回，而今代儒释《论语》，与那时贾政说的“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一语拍合，这一笔妙。宝玉下学回来，黛玉叫紫鹃把茶“给二爷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同当初宝玉上学时说的“好！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一语相对，这一笔更妙。这都是作者呕尽心血写出的，读者勿得轻看，不学弹琴便不能合弦，不学作诗便不能和韵。人而不学，一到壮年便诸般泡影，一旦遇实务便须向隅，岂非可惜？古者年八岁入小学，学洒扫、应对、进退。今宝玉生于公侯之家，长在锦



紈之群。却在当学之年深耽酒色，蔽于情欲，是何等可惜！孔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②人当十五、六岁之年，犹如旭日甫升于东，何物不照，何事不懂。所以本回中以“后生可畏”启题，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为诫。作者虽以顽石自喻，却以宝玉为后生之戒。这里我才明白第一回中“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这句话。呵，作者寓意之深，岂可绳量？

第二十二回中宝玉从栊翠庵回来，见袭人要绣槟榔包，这回里宝玉上学，袭人又要绣槟榔包，这是什么？是为那槟榔包写了这个，还是因这个槟榔包写了那个？我明白了，这是要写袭人妄自尊大，是揭袭人奸狡处。为连接两恶，用这两个包作结。作者写细琐小事也定有用意，此又一处，一笔中的。

东风西风之论家家有，唯有顺逆之分，顺则大胜小，逆则小胜大，顺则长久，逆则速亡。袭人之类的狡婢如何能在潇湘这等聪明姑娘面前弄狐作猿！潇湘一听袭人的话，便洞识其意，顺斩一剑，鬼魅便似见了日光一般。虽然如此，袭人这些话毕竟是一斧。

前次风雨夜，宝钗差一个婆子送来燕窝，对这次是客；而今晴朗日又差一个婆子送来蜜钱荔枝，对那次是主。客为始，主作终。于始因憎而爱，于终因爱而憎。究因何故？岂不听老婆子絮絮叨叨的那些话。有人问：这难道是宝钗教的？我答：叫送黛玉一瓶，送宝玉两瓶，这是婆子自作主张么？我说：这定是宝钗教婆子说的。我说：如确是她教的，这教得还少么？呵，这又是一斧。两奸相党，一对斧头砍枯林，可怜潇湘如何受得！

这回中的一场梦，是全书的双重结纽。何以见得？此书始

于一梦，又终于一梦，始一梦中两玉俱在，终一梦中一玉仅存。如此则岂不失了一玉，这一玉便在这次的一场梦中告休了。这就叫梦中梦。这就叫结上结。委实是愈写愈奇，愈写愈妙。

这个鹃姐，真是忠臣、义士、孝子、烈夫，可惜只是投胎有误。“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用这句奇语相劝，我每读至此总是心伤鼻酸，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读诸才子书，见其每回之末定要故作惊人之语，以图读者必欲续读下去。此法屡用，千篇一律，已朽俗无味了，怎及本书务求实事实理，生奇处果真有奇，惊人处确属可惊。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回。

## 第二十七回<sup>①</sup> 试文字提亲定未来

### 感愁声抚琴悲往事

世上不平常叫乖，乖有两等：恶乖和善乖。恶乖即奸狡，宝钗、袭人之流便是。善乖乃足智多谋，紫鹃、探春等人便是。在群芳聚宴中宝玉、黛玉两人说探春是“乖人”，我也如是说。乖在何处？她足智多谋。因她足智多谋叫她乖，是说她好。你看她将“外孙女”改成“孙女”，可见她前后该有多少善言善行。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sup>②</sup>通灵玉突然放光，是不久即将失落之兆；北静王给了一块玉，是出假玉之征，得此，即失玉之兆，一得一失，福祸存乎其间。塞翁失马一事，岂可不深思？

宝钗听赋四章，除“鬻声信语”是指她悍嫂之外，其余全

射黛玉。若真是自思自怨，“何去何从”之句又从何说起。何去？回家就是了。何从？随他哥哥就是了。她既非孤又非独，为何作如是语？故我在第十八回上便说是这书子是要命的利剑。

此番潇湘馆景色何等凄凉。当初入园时，贾母重重钟爱，宝玉之情深上加深，姊妹之间谈笑欢乐，热闹非凡。而今老妖婆突然变卦，知心者寥寥，姊妹畸零，欢笑掩声，不堪回首。此时依门只有雪雁侧立，卧床只有紫鹃啼泣，暮闻 枕 翠 庵 钟 声，晨听稻香村鸡鸣，凄凉之极，因何所致？我明白了。热极生凉，生凉则终有极寒。而今元、迎二春已去，春将终了，花谢莺啼，已到蝶去絮飞之时，还哪里去寻红火热闹？天时如此，何况人情。

迎春好下棋，惜春也好下棋。迎春爱棋，见于宝玉之诗。惜春爱棋，显于同妙玉对棋。这是否写得唐突？不。宝玉生日，探春与宝琴下棋，为宝玉提亲，便有一个最善大棋的王梅出场。这便是作者凡写事都不止于一，定要再而三，三而四，实有无穷尽的文章。

文章中，有笔至意尽的，这不足为奇。笔不至而意已尽，才是奇妙。为写妙玉之妙，写得笔至意尽。琴象宝琴，今虽未写宝琴，犹如其人在场，这才是笔不至而意已尽。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回。

② 见《老子》下。

## 第二十八回<sup>①</sup>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 佛口蝶心宝玉释疑

刘玄德水镜庄窃听琴音，司马徽突然推琴而起，说：“琴

韵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声，必有英雄窃听。”②钟子期听琴马安山，俞伯牙见琴弦忽断，心中作疑：如在城郭，或是聪明好学之人窃听；今在荒山，定是盗贼偷听。③而今潇湘琴弦之断，也是如此。只是潇湘虽见断弦，不知其故而已。伯牙虽知有人窃听，但心生暗疑，德操毫不思疑，洞识英雄。三人高低之分如此。但潇湘深通琴理，外物涉及琴弦，也可与前两位先贤媲美。潇湘也是女中才子。

槛外人妙玉其实仍在爱海情网中。她见宝玉屡次面红耳赤，此非含情而何？故在十二钗正册中说“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文章极妙处，是眼观此地，并不马上写出，从远远处写起，曲曲折折，方要到此，又停笔不写，又曲曲折折，弯弯曲绕，才要到此又住下了笔，不肯轻易写出自己着眼之处，置人于将信将疑之间，方突然道破。《红楼梦》之作，全书都用此法。潇湘之病几次变重，突然见好，又因别故害起病来。贾母变卦，当初将黛玉挂在嘴边心间，这一番钟爱今又哪里去了？探伤时凤姐借茶开玩笑说颦卿，今又变成什么了？说贾母、凤姐是老小母猴，真可谓毫不冤枉。

宝黛二人的禅语果真是“别人插不下嘴去的”么？我定要解一解。黛玉用“和你好”“不和你好”二语多番反复问宝玉，宝玉答：“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是说任凭宝钗花样种种，我只一心属意于你。“瓢之漂水，奈何？”是说你心若随了宝钗之性又怎么办。“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这是说她的性情由她，我的心在我，我要从便从，不从她又奈何得我。“水止珠沉，奈何？”是说她不再追逐，我一旦死去该如何。“禅心已作沾泥絮”，是说珠沉必落于泥，珠沉于泥便如

絮。“莫向春风舞鹧鸪”，典籍上说：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有时夜飞，则以树叶复其背上。胸有白圆点文。雄雌对啼，志常南向，虽东西回翔，然展翅之始必先南翥。<sup>④</sup>宝玉之意是说，风虽乱，我心如一，心中只有你，不向别处飞舞。“不打诳语，”是要宝玉一言不改。“有如三宝”是说：这还假么？不肖我想持此段文字请教禅僧，奈何附近并无饱学名僧，只好以己之见妄加解释了。但非拉扯道德仁义，故未敢武断，留待后来贤哲。愿高明之士考其合与不合，不吝郢斧。

一日清晨，我心中善念，洗手燃香，展诵《大解脱经》，中有一页如是云：“十方菩萨启奏薄伽梵世尊：我佛如来只说一乘，世尊为何演说三乘？世尊以无碍大智降旨诸菩萨：诸佛子！喻之于人，人有三名，幼时曰童，及弱冠为壮，八旬而上曰老。吾说三乘亦如是。声闻乘现解种，令听小乘。缘觉乘现解种，令听中乘。菩萨大士乃得大道者，故为之演说大乘。诸佛子！尔等听经，二界悉归一方，识门而外皆含于一界之中。总括为一乘，因道行不同，乃演为三乘。声闻乘与缘觉乘皆含于大乘之中，而大乘即佛乘也。故三乘即一乘。”呵，这真是妙极的文章。如此看来，我解禅语，不过是声闻小乘的小见识，若有缘觉及得大道之士，他们的见识和解译，定要比这高明深邃得多了。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回。

② 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

③ 见《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④ 见《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

## 第二十九回<sup>①</sup>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 失通灵宝玉遭奇祸

海棠花谢，晴雯死。海棠花开，宝玉失玉。不过是枝海棠花，关系何其大？如此看来，此花便是怡红院衰落之兆。怡红院衰落之兆便是《红楼梦》告终之征。何曾记得，衰落之兆早生于兴旺之时。开海棠社之前，宝玉被贾政打得死去活来。开海棠社之后，黛玉被宝钗一骗到底。故兴盛之象也就是衰败之征。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文章之奥妙，便是如此，若论实事真因，与那花儿又何干之有呢。

秋日晴爽，敞开北窗，独坐观景：天色如碧，万里无云。这使人一腔清气，万念俱息，只是举杯远眺山村。见远处白云勃生，日光下映辉眩目，一变好似数千座浮屠。惊叹异常，正要赋诗记述，那朵云不一会儿便四碎散去，有的象走兽，有的似飞禽，一块似物，另一块象人，西风微吹，便各自移去，消逝不见。呵，这一付难遇难逢的奇景，我的知音知己们是否也欣赏过了？惜不能在晤面之日共叙此景，赞叹其妙。今读本回，其妙处也似那朵云，但不会似那朵云般疾疾逝去，故以此回喻本回，与同道共叙己见。一开头，黛玉同紫鹃闲谈，好比我闲坐观看高空。忽然院外哄动，贾母、王夫人都来怡红院，好比白云勃生。众人评论纷纷，并赋诗三首，正如映日生辉，象重重浮屠。不久人皆散去，也如云彩碎离四散。有的云朵儿象走兽，好比赵姨娘那些厌人的举止。有的云朵儿象飞禽，好比林妈妈去测字。有的云朵儿象人，好比岫烟问扶乩。有的云朵儿象物，好比宝玉人事不省。又写王子腾升官、贾元妃死去，把这事搁置一边，有如西风微吹，云朵消逝。小可如是批评，不知

当否，特向锦绣才子们求教。

我自幼读先师们译为蒙古文的诸书，汉字象形会意，全都译音加释，不必说不通汉文的一读而过，不明其奥妙，即使通汉文的读了，也索然乏味。这一回中，我将需拆解的汉文全都改用蒙古文，并非欲炫耀于贤哲之士，唯求读之有味而已。但不敢抹杀原文，特录于此。刘铁嘴测字，拈了个“赏”字，说：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得，必是珠子宝石。底下“贝”字，拆开便是“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上头拆了一个“当”字，快到当铺去找。这里又见作者心灵思巧。

第二十一回上有“老太妃已薨”一语，接引本回元春之死。本回说那块玉“是宝玉的命根子”，与第三回上贾母同样一段话相呼应。这是本书既定之规，无庸我来反复谈论。唯愿读者看到书中脉络如此通贯，才不负作者劳心费神之苦。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九十二、九十四、九十五回。

### 第三十回① 瞞消息凤姐設奇謀

#### 泄机关聋儿迷本性

无名之辈送来假玉，其征早在北静王赐玉中便已显出。得为失之兆，赐玉是假玉之征。《梅花□》②上说：阳中藏阴，阴中有阳，此道极奥，故当于吉中察凶，凶中索吉。不明内情的人，读贾母夸宝玉，袭人忧宝玉，必说我的批评偏颇。但若细想一下，便会悟出她们的罪愆。贾母谈这事，说“宝丫头心地明白”，袭人“又和宝丫头合得来”。“明白”在哪？“合得来”在哪？都是大可生疑的。袭人禀报王夫人，最后说“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这岂不是要一不让宝玉察觉，二洗掉自己罪过？

作者真是精于格物致知。他写紫鹃，活是一个智人志士；写黛玉，更象一派宗师；写赵姨娘，真象一个游荡的鬼魅；写凤姐，好象一个奸佞之徒。呵，真可惊叹！俗话说，非有学之士不知有学之士。如此则非智人志士就不知智人志士。书中写智人志士，全是一个智人志士，可见作者无疑是一位智人志士。又写一派宗师，活似宗师，可见作者无疑是一派宗师。智人志士即一派宗师，一派宗师即是智人志士。作者必定不是游鬼、奸徒，为何写游鬼、奸徒又维妙维肖呢？呵，我明白了。非游鬼不解游鬼，非奸人不知奸人，所以，非鬼非奸，是作书前的作者。写这篇文章之前，不仅作者不是游鬼奸人，连游鬼奸人本身也不是游鬼奸人。据说，未见爱缘之前人心原不动。世上人性本善，只因心动，成为游鬼，只因心动，才变奸佞。该是本书作者以半尺之笔在掌大的纸上，忽而心动，变成游荡的鬼魅，忽而心动，变成奸佞之徒了。自古游鬼并无一定的鬼性，奸佞也无一定的狡计，才子写书也无一成不变的章法，只是因缘相结，便无所不成了。如此说来，作者是深通因缘之道的了。既深通因缘之道，就不必定是游鬼、奸佞，不仅如此，也不必定是智人志士、一派宗师了。因为写志士、宗师，文章也可随因缘之道写出，而与作者本人无涉。

既然如此，那作者究系何等人？我说，是才子。何谓才子？呵，才子便是致知格物之人。

明哲之士请留意，潇湘从傻大姐听到恶信息的地方，是否正是她当初同宝玉葬花之处？

拾得春宫图绣囊，不识其为何物，喜喜笑笑，结果使一个晴雯死去的，是傻大姐，挨了一掌，不明原因，又气又哭，结果又使一个潇湘死去的，还是傻大姐。这傻大姐，是“傻大姐”



还是“杀大姐”？我说，不，不得这般评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教”，<sup>③</sup> 诸忠之中混入一奸，必为恶。故诸奸之中进去一个忠，定说他更恶。在习而相远的一群奸诈之人中，有一个本性相近的正直人，便得了一个“傻”名。她的“傻”，我倒当作是智之极！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九十五、九十六回。

② 梅花□，后一字各抄本写法不一，内藏古图书馆藏本作i，内蒙古大学及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藏本作Ji。

③ 见《礼记·中庸》。

### 第三十一回<sup>①</sup>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 薛宝钗出阁成大礼

何等中的，“你才傻呢”一语！凤姐之计，其失有四。一是在贾母与贾政商议时，若宝玉不昏迷，全都听去，不应此婚，闹将起来，该如何是好？其次，倘若黛玉来后将话说穿，宝玉大哭大闹，不肯罢休，更又如何是好？洞房花烛夜，宝玉若认出宝钗，高声大骂，死不为婚，又该如何是好？这三者事还小。此计毁了四个人：黛玉因此而死，宝玉因此出家，宝钗因此守寡，袭人因此失节。由此可见，傻大姐并不傻，凤姐才真正傻。作者让从宝玉口中说出“你才傻呢”，岂是无意的？

宝钗听了定亲的事，“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垂泪”，这一笔用意很深。低下头，不知费了多大气力才挤出眼泪，要末是乐极泪下，无论如何不是悲愁之泪。为何不一听便哭，必得等待好久？

世上凡是以义相亲的，谓之相知。相知又有几种。话语相投，叫做知音。互致以德，叫做知己。互解心情，叫做知心。潇湘向紫鹃说“你是我最知心的”，便是如此。读者若只知紫鹃

是潇湘的使女，不解她俩的相知，岂非枉读此书？潇湘向紫鹃说的话，真象滴滴血泪，这是绝超他书的。

韩昌黎《送孟东野序》有“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或趋之，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之句。鹃姐向林妈说那几句话，便是心中不平的缘故。我谈此书，却引韩文舒怨，也是由于心中不平。

看来，鼠尚有皮，而人却沒脸。人若沒脸，不死何为？奢侈华服，装作不闻不见的模样，宝钗真是连老鼠也不如。何等无耻，何等无耻！我见这等人，真想唾她一脸！

① 本回译自白二十回本第九十七回。

### 第三十二回① 苦絳珠魂归离恨天

####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薛蟠，这是本书中最劣最差的一人，因为有国孝，他又身在圈套，所以把妹妹的终身大事了草推给母亲去做主，可以不必苛责。而贾政却是最明白最高贵的人，竟同薛蟠一样，违背礼教，心疼娇子，把他的婚事推给老糊涂母亲去摆布，又当如何评论？这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贬斥的。说贾政是“假正”，这里岂不昭然若揭么？作者依次写出这二人将婚事推给母亲做主的话，用意便是如此。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属实。潇湘临终的言语情态，即使铁石心肠的汉子也要为之神伤心

碎。明窗净几，时而翻阅古今，时而吟诗弄赋，这不是读书人的行止么？为何又生此缠绵之意？深闺绣楼，或持针绣花，或执笔绘画，这不是红粉之业么？为何又生此伤感之念？我早就明白了。读书人放荡荒唐，恣意沾惹野草闲花，醉心风花雪月，伤春悲秋，这能叫才子么？红粉女儿不安闺阁，寄情于路边蓬蒿，置意于柳枝莺啼，恨春怨秋，这能叫佳人么？我说不能。虽生缠绵之意，必如宝玉，寸地不乱的，才可谓之才子。虽有伤感之念，必如潇湘，毫发不违礼教，方可谓之佳人。呵，琴音招风，粉壁留诗，我听说过这等人，但未见过这等事。今比之宝玉，这是才子。红叶作赋，梦中成双，我听说过这等事，但未眼见。今比之潇湘，这是佳人。才子佳人，实有人在，唯千载难逢而已。千载难逢，却一时突然相遇，唯不得为偶成双，误失离散，不就成了千古恨事么？人见此，怎能不心碎？若无动于衷，并不能算铁石心肠的男子汉，而是个愚人。因为非才子不知才子之苦，非才子不知佳人的苦衷。

可悲呵，天既生亮又何生瑜！破寺穷医毕知庵，何等出奇。看官应再三思味。语云，心不负人则面无愧色。而今宝钗听潇湘已死，便脸红，可见她有负潇湘。但是人只知其有负潇湘，不知其有负宝玉。有人说，哪处负了宝玉？我说，你不见她向濒死的宝玉告诉潇湘噩耗？她的想法是，我今嫁了宝玉，原是千载难逢之喜，但他竟变成无用之人，我白费了心机，如今该如何是好？幸亏我虽嫁了他，尚未圆房，还不致连累终身。或他全愈，或他即死，才不致贻误我一生。于是出此绝计，咬紧牙关告诉了宝玉。欲知内心事，须听出口言，岂不可思量她对莺儿说的话。宝玉虽病愈未死，但终于出家，这是天地不与奸狡人便。

第二十二回上鹦鹞学舌说宝玉“来了”，是知他同黛玉要好，这回又说“来了”，怎能说不知潇湘已死呢？哀怨之意，禽兽亦有之。鹦鹞不是不知黛玉已死，谅是悲怨已极，才作此声，抒发已怨的。读长生殿雪衣女故事<sup>②</sup>，便可知晓。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九十八回。

② 见《隋唐演义》第八十、八十七回

### 第三十三回<sup>①</sup>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本回里历数大观园众姊妹各奔一方的情景，总揽一笔。又臚列园中凄凉景象，与第九回上众人搬进园内时一片热闹兴旺，遥相对衬，了结此一笔。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sup>②</sup>大观园月夜的怪物，散花寺神签，便是凶兆。只可惜凤姐是最伪诈的人，才领会不出的。凤姐入园见怪物之前，贾母开玩笑说“你别独自一个儿到园里去”，这岂不为奇。凤姐遇见的，自称是贾蓉死去的媳妇秦氏，回顾了第五回末的几句话。本书前言后语，都有呼应交代，毫不散落，真是有如牛毛之细。

“莫让三姑进院来，后门早锁勿轻开。院有井塘防小儿，福祿自至消祸灾。”这确属有益之论。看来，让尼姑道姑进进出出，总是意外生事的居多。这等人是最劣的什物。贾母毫无忌讳，即失了妇道。这姑子叫大了，即“大大了结”。这同前回的大夫叫毕知庵——完了就安宁，意思一样。

迎春嫁在近处，但受尽折磨之苦。探春远嫁，却享了福。

迎春出嫁，是隐写的，中山狼的折磨蹂躏却好似历历在目。探春出嫁，是明写的，周公子恩爱备至却隐而不显。这全是文章变化翻复之妙。

我读探春去金陵一段，才想起第二十七回上史湘云的话和“南边”“北边”一番议论，心中凄然，不禁叹息。但又为文章之妙惊喜不止。

大了结之时的神签数语，真是极确，寓意极深。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四回。

② 见《礼记·中庸》。

### 第三十四回<sup>①</sup> 锦衣军抄查宁国府

####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第十三回上长府官之来是为贾政之子行为荒唐，本回里赵堂官之来是因贾政之兄肆行暴戾。行为荒唐招来王命，肆行暴戾招来圣旨。奉王命而来的，好似绵里藏针，外柔内刚，说话句句入骨；奉圣旨前来的，有如明磁盛冰，内外彻寒，直透骨髓。这是同。又不同的是，长府官一进门就冷笑说了四段话，得到消息而去；赵堂官一见贾政便满脸笑容，六次禀启王爷，也没能遂心，最后退去。冷笑虽难入耳，那付笑脸却更难入目。六次启禀，已无立足之地，四段对话，更已无法再坐。故那次是这次的客、引子，这次是那次的主、随尾。

本回登记抄家物件，早在第三十一回上于过目宝钗过礼物件中就有伏笔了。

极荒至乱中突然有贾兰出来提醒贾政去看贾母，显出他后日必定成器，又见作者写如此纷乱场面，用笔却纹丝不紊。

先总以为，抚琴者要解人之愁，定弹欢乐之曲，要使人落

泪，须作悲戚之音，若想欢乐悲戚一齐奏出，便办不到了。作画人欲绘冷天，便画北风凛冽，欲绘酷暑，便画大旱景象，若要他把北风、大旱画在一起，也就不能了。调味人要使人养身，定进甘食，要医人病，当进苦药，若要他将甘食苦药调在一起，也自是不能的了。只有文人之笔不受此限，能乐中生悲，悲中生喜，能热中有寒，寒中有热，能苦中杂甜，甜中带苦。我何以得知？读此回才晓得的。

任满回家，亲友欢庆之际，突然横祸飞来，这是乐中生悲。抄家财消，束手无策之中，忽有贾母开箱出银，这是悲中生喜。锦上添花的众亲友远远避去，幸灾乐祸，这是热中有寒。只有雪里送炭的薛蝌钻进来送信，这是寒中存热。贾赦负罪远差，众人心碎之际，贾政又复袭公职，这是苦中杂甜。贾政独自袭职心满意足，邢夫人、尤氏又心下悲苦，这是甜中带苦。呵，文章有如此之妙，明哲之士岂可无动于衷。

贾赦交通外官，强索石呆子古扇，贾珍为娶尤氏之妹，强拆他人婚姻等事，都是闲居时专务不良无所不至之故。今突然暴露，岂非直披肝肺？所以本回中事虽突如其来，但想起中秋之夜宗祠中发出叹息声，可知这些事那时就做全了。今时贾母开箱翻笼，俵散银两，早在第八回上凤姐一席话里便埋下伏笔。这就叫伏线千里，绵连不断。

兄弟反目，有君子小人之分。内心虽怀杀戮之意，外表仍具花言巧语，这是君子型。内心原是亲热，外表上只因一怒之下便至挥剑舞棍，这是小人型。小人反目虽暴厉，但为害浅，君子心平，但为害深。故古时贤人屡屡劝人：宁为小人而反目，勿作反目君子，今贾政为兄送行，在稠人广座中大讲国家君臣之道。为何不可早讲？难道不能在家说？且贾政身为皇戚，

在贾母跟前说那几句话，又在哥哥才出门，其子犹在时，便袭其职，政公在天下明士中何能逃脱君子反目之嫌？故我甚为政公担忧，有心人请反复回想。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回。

### 第三十五回<sup>①</sup> 强欢笑蕙蕪庆生辰

####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大喜之后诵书，声必高朗；大怒之后鸣箫，音必刚亢。上回写到贾政回家，忽然笔势一变，写出一篇天崩地裂之文，忽又以史湘云之来，使故事平静下来，写得无懈可击，且史湘云出嫁处只以寥寥数字交代一过，作者之笔真不可与诵书吹箫之辈同日语。

凤姐之死在下一回，从史湘云“独有二嫂子，连模样都改了”一语，已点出其濒死。贾赦远放在上一回，以迎春“本要赶来见见”一语，补上一笔，交代她未能来。第八回上有给宝钗做生日，第十八回上又有给宝钗做生日，其始其终皆以宝钗生辰为系，这是本书进退都有节度之处。

呵，老妖婆为何如此可憎？这回又偏亲宝钗，疏远起凤姐来了。起先向史湘云夸宝钗，贬凤姐，之后故意促凤姐来要宝钗喜欢，这都是不公之事。凤姐岂有不知之理，不过无奈罢了。这就叫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就叫自作自受，谁说潇湘无在天之灵。

行酒令一段虽句句都有实意，唯独李纨说的一句，藏意最深。秦民逃避暴政居于桃源，与李纨隐居稻香村又有何异。张敞虽有才，因为妇画眉，貽笑至今，故鸳鸯以此讥笑宝玉，很是中的。以“浪扫浮萍”收尾，也是了结之象。

文章必有余味未尽才可谓妙。潇湘一事，业已烟灭灰飞，还定要掀起余波，先写翠竹青葱，继写如闻哭声，更写宝玉一付神态，便勾动人心，犹如自己也置身园中。看作者笔法究竟如何！

本回中有宝玉出家的根子。要宝玉出家，不可不留后裔。要留下后裔，便不能不有两宝恩爱。要两宝恩爱，不可不使宝玉病有痊愈。要宝玉病愈，不能不做宝钗生日。这便是作者凡写一事，都不流于平淡，定从远处发起。

宝钗得庆次晨，“从王夫人那边起，至凤姐，都让过了”，众人问：宝玉“好么？”宝钗答：“回去就睡了，没有什么”，这些话都有暗讥之意。第二天早上给众人行礼，可说是新媳妇才来行礼。“晚上好么？”本应答“极好”。“没什么”即是“有什么”。读到此处，令人发笑。

“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他一面了”，说着掉下泪来，这不是贾母悲探春远嫁之话么？可怜我没有再来的时候了，说着眼泪直流，这不是迎春辞别贾母时的伤心话么？结果，贾母死在探春回门之前，迎春之死又在贾母逝世之前，不料那两句都应验了，这是一奇。

妙玉原是为补足二玉之妙的，为何这时又出场了？这是因为不可没有余文，又以此点出惜春出家之兆。

凤姐害病，贾琏说的那几句话，也同迎春、探春一式。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八、九回。

### 第三十六回①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 王凤姐数尽返金陵

贾母临终问到宝玉，王夫人推宝玉上前。问到贾兰，他忙走上前。两人高下此处便见分晓。“我的儿，你要争气才好”，



“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这句话是宝玉、贾兰进场赴考的根蒂。

写凤姐害黛玉的报应，明里暗里都极尽其妙。晕倒在地，口中吐血，其妙在明指。“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其妙在于暗合。文章之作，其不易处就在一个妙字。

鸳鸯之死，真是舍不得贾母，随她去的么？并非如此。人之轻生自杀，若非就大义大节，便是因为有大难处大苦处。贾母非死于仇敌，何义可尽？贾母非其夫君，何节可殉？果真感恩，思求报答也就是了，何必殉死？故不能说是大义大节。那她究竟有什么难处苦处才致死去？明公莫非忘了第二十三回中贾母寿宴上，贾赦叫邢夫人向贾母讨鸳鸯为妾的事？那时可以靠贾母，说宁死不嫁。而今贾母已死，贾赦归期不远，鸳鸯怎能再拒作妾？年轻貌美名属一流，与其将终身托给枯桑朽榆，还不如一死了之。她遇到大难处大苦处，却借大义大节自缢。呵，鸳鸯委实可怜！邢夫人的几句话与婆子说给鸳鸯嫂子的话里，这些事都交代清楚了。

平地写出一个鸳鸯嫂子不为奇，第二十五回上写了一个晴雯嫂子才是奇。第二十五回上写晴雯嫂子并不算妙，这回里写鸳鸯嫂子才是妙。因为平地突然出来一个晴雯嫂子，后来才写这鸳鸯嫂子，故前者较此为奇。平地写出一个鸳鸯嫂子，是因早已写过晴雯嫂子，此番须另具工巧，故这个比前者妙。鸳鸯嫂子是出其不意叫来的，晴雯嫂子是希图得银子，自己来回报的。晴雯嫂子图得银子才来报，只赏了十两银子，鸳鸯嫂子原未料到此事，却得一百两银子赏。晴雯嫂子收了三、四百两的物件，立即火化尸体，鸳鸯嫂子见一百两银子，便喜欢着发送了。这两嫂子如此不同，却又何其相似。

宝钗心中不悦，却拜鸳鸯，其故有三。一是羞邢夫人，二

是要贾政喜欢，三是报答鸳鸯帮她成就婚事。人说奸诈之人一哭一笑都藏针隐锥，此话甚是。

凤姐、刘老老二人这次谈话，以及将巧姐“也交给你了”，都是巧姐聘给王天合的伏笔，读者应当三思。

散花寺求签，大了说：“二奶奶难道汉朝的王熙凤求官的这一段也不晓得？”凤姐说：“可是呢，我倒忘了”。这回向刘老老讲见鬼神的事，便把丰儿等支开。这都是奸诈之人的性情。

宝钗说凤姐应了神签，又说宝玉要应扶乩批语，这里很有奥理，明哲之士请自己去悟。

寒终为暖，闹后有静，这是定数，也是四季轮换的上下之序。可怜呵，读此时情景，人皆生悲，岂知也是贾兰成人再兴之时的征兆。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三、一百十四回。

### 第三十七回① 得通灵幻境悟先缘

#### 阻超凡绣院尽人仪

本回写甄应嘉复官，是第三回贾雨村复官的接续，又是第三十九回贾政世职绵延的引子。贾家获罪之前，有甄家获罪，甄家起复世职之后，贾家又复世职，这便是全书大纲。

宝玉到太虚幻境，用“好象曾到过的”数字来指第五回中见警幻仙子一事，特地提醒读者，以免忘却。牌坊上的一付对联，与第一回上甄士隐所见对联似同而异。那几付同同异异的对联、横幅都有微旨，明哲之士请自悟知。

十二钗正册人物，我已早在第十七回上说明了，副册上的十二钗又是谁人？是袭人，是香菱，是秦氏、平儿，是紫鹃、

晴雯，是李纹、李绮、莺儿，是岫烟、宝琴、金钊。其余人皆在又副册，与秋纹、麝月共列一等。这正副册上的女儿个个美貌非凡，智慧超群，结果竟无一人善终，第三册中人物岂非不言而喻了。我虽从太虚幻境存册题诗中释知正册十二钗，副册诸人则只是据理捕影猜写的，原书哪肯轻易点明。

开口便作最后断语，过目便睥睨一切，这是大错。比如，不读此回便讥笑第二十九回上的测字，岂不就错了。读到此处，方知文章中的妙处在后文。那汉字“赏”，若拆为二字，上面便是和尚的“尚”，下面便是宝贝的“贝”，不是和尚拿走又是什么？那时就不道出真意，让人百般猜测，现在得玉之后才道出，岂非妙笔？所以写“众人才大为惊奇”，一语双关。

作画之人虽能绘花，却画不出花香，故在花旁画蝴蝶飞舞，以示花香。这不是画蝴蝶，仍是画花。虽能画雪，但画不出雪寒，所以要画个雪中烤火的人，以示其寒。这不是画火，仍旧是画雪。本书多用此法暗中烘托故事，读者应细想。倘若不明画花绘雪的妙用，误会为画蝶画火，岂不辜负了作者用心？如此说来，可知今之写紫鹃，依旧是写潇湘：她的重恩使下人如此诚服，不必说护灵送友，甚至连她当年钟情之人也不肯辜负呢。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四、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回。

### 第三十八回<sup>①</sup>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 惊谜语妻妾冻痴人

本回段落不算多，一段是贾琏临走将女儿托付王夫人、平儿，一段是惜春、紫鹃出家进了栊翠庵，一段是众恶棍聚合，

蓄谋卖巧姐，一段是贾政寄来家书，一段是宝玉、宝钗夫妻论理，一段是宝钗、袭人两人妒意之谈。

读贾琏托女一段，请留意他“总求太太始终疼侄儿”一语，擦眼泪，还有说给了叫化子也好这些话。

读惜春、紫鹃出家一段，请留意这段全是用的点睛法，与写薛蟠进荣国府是一样手段。请品味紫鹃“容在姑娘之后稍作些善事，以尽区区之意”一语，以及为宝玉那几句话，宝钗心如刀绞，袭人死去活来，李宫裁竭力解说。

读众恶聚党一段，请留意贾环提起当初凤姐何等苛刻，邢夫人疑心王夫人，王仁确是“忘仁”，邢大舅真是无所不为。

读家书一段，请留意先在王夫人口中总揽邢岫烟、薛宝琴、史湘云、李纹、李绮结局，点出探春归省，宝玉、贾兰场期。

读夫妻论理一段，请留意微笑说“赤子之心？”回答说：“有”，以及袭人道出数语句句打中宝钗之心。

读妻妾二人出于妒意谈论的那一段，请留意“怕又犯了前头的旧病”等语，以及竟以小人之心去比正直，无端疑妒洁无微垢的紫鹃，却相信狐媚的莺儿。

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他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象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好最诈的人，这又因什么？《纲目》臧否全在笔

墨之外，便是如此。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七、一百十八回。

### 第三十九回①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读此回，可见作者用笔迂回曲折，由此及彼，又由彼及此，忽而如鬼神哭泣，忽而又是欢天喜地，写得极其犀利。应当细读无遗。

文章出自灵性，灵性亦随文章而生。冬夜正在灯下批评此书，恰好小厮在旁沏茶。侧耳一听，门帘外有窸窣刷刷唧唧呼呼种种声响。听之良久，灵性生于心中，随问小厮：“窸窣作响的是什么？”小厮说：“树枝儿。”问：“那嘶嘶作响的是什么？”答：

“风雪打在窗上作响。”“那叮叮作响的是什么？”答：“东面庙里的大钟。”又问：“唰唰作响的又是什么？”答：“窗纸。”我故作矜意说：“都统统说是一个风就是了，何必罗嗦这许多！”小厮笑道：

“虽都是风雪引起的，出响声的却各有原由。”哈，“各有原由”，这话何等中的。袭人收拾行装，王夫人伤心，李纨落泪，宝钗咽泣，写这许多琐细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宝玉出家。说一句“宝玉出家而去”不就行了？为何又写这许多？这就如同小厮所说，“各有原由”。所以，读者不能小看灵性文章，文章灵性。

巧姐的事上，王夫人起初要应着缓下来，后来又去邢夫人那里闲话，拖住邢夫人，岂能说是没有主意的人？刘老老进荣国府连这次已是三次，每次都不平易。第三十六回上写带来外甥青儿，读了定会以为是多余的笔墨，看了这回，才知那几字里很有连索伏笔。巧姐躲难，虽事出仓卒，也是天意所在，见板儿名叫天合，便可知晓。

前次贾赦流放，中山狼说贾家“正是晦气的时候，不要沾染”，不让迎春前来；这次宝玉走失，三姑爷见贾家事多不顺，便叫探春留下来劝解，这两桩事为何如此迥异？这是作者特用对笔，使用前导后跟之法。又时而写甄家，也是写假谢真现之兆。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是定理。前为失玉而愁，今又走失了宝玉，这就写出世间事总难求全之由。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九回。

#### 第四十回①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红楼梦》终。

开头说真存实在，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空。

这一回里的乍寒下雪，大红斗篷，直通第十七回，故这场雪是在写第五回时便想到的，读本回宝玉事，才知写扶乩批书，宝钗的谈论，都不是事出无因的，写薛蟠事，与第二回一拍即合。

这回才写出宝钗有孕，二宝凝精，其实早已种下了。她自叹命苦，又说“无可怨天尤人”，这和我指摘的恰好相同。

贾赦等人回家，一语带过，了结此事，可见笔下俐落。

写袭人三次想死，实是披露她不节不贞，是一个猪狗不如的下流妇人。“看官……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这一笔实是作者写自己遇奸佞挡道，谗谄夺位。“孤臣”“义夫”四字里真有千杯泪水。

看官到此才信我早评过的汗巾、袖子的事。

本回“枯枝孤叶”一句之后，无一字不有深义，此处只指

其概略。断碣破庙，因贫获罪，原已在第二回上半。雨村入狱前甄士隐说过“迟则风浪顿起”一语，就见本书些微之间也都有关键、伏线。

本书始自一梦，这不算奇，终于一睡才是奇。开头故事始于英莲，不为妙，完结时又终于香菱，这才是妙。明哲之士请将他“一番人作两番人”一语，与我在卷首乱弹之词对照起来看。

曹雪芹先生是奇人，他为何那样必为曹雪芹，我为何步他后尘费尽心血？明白了。步他后尘费尽心血，我也成了一个曹雪芹。那曹雪芹有他的心，我这曹雪芹也有我的心。但悲我已得知他的心，而谁又知我心？结尾之诗与开头之诗相连相接，最为哀人。

① 本回译自百二十回本第一百二十回。

(《新译红楼梦回批》)

## 新译红楼梦总录

(清)哈斯宝 (亦邻真译)

论来世界上最真莫过于纲常，最假不外乎财色。纲常中，君臣、朋友、夫妇是相结相合的，而父子、兄弟则有如同源之水、同根之木，流分枝离，并不是自来非真。但又出来假父假子假兄假弟这一等人，从根本上就是假的，何能不假。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富贵是热，热则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贫贱是冷，冷则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不唯热冷二字可将真假颠倒到如此地步，且那热冷本身亦是无定的。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之真便成假，明日之假便成真。今日热

而明日冷，则今日之真全是明日之假。咳，自来是欲业使人迷于财色，由财色生冷热，冷热搅乱真假。彼辈作伪，为行其奸谄，使我辈之真皆致贻害。所以一展卷便论真假，结尾又讲冷热。

既有假父假子，自有假母假女，既有假兄假弟，便有假妯娌，既有假夫妇，当有假媵妾，既有假亲戚，自有假孝子。看到他们的假，便能测知冷热。我守真，我自尽孝。但是彼辈上蔽我主，下误我黎民，且害我宗族，使我欲作忠臣而成为不忠，欲作义士而成为无义，于是有此书成。写成此书，岂不就能以墨水洗恨，以笔为剑，申报仇怨么？呵，可亲可悲！

我就是这样解说，这样批评的。

有人说作者原意实为如此，还有人说实非如此。若实为如此，我便是作者世后的知音。若实非如此，则摘译者是我，加批者是我，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未经我加批的全文本则是作者自己的《红楼梦》。

王右军《兰亭序》中说：“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后世明哲读此书，若以我的评论为是，则他便是我的知音。若另有所释另有批评，那又是他的别一部《红楼梦》，而非我今日之《红楼梦》了，但他若另作批评，必是看出我批评的谬误，所以我说他便是我师。

去一边！把这书题为梦，岂非太无道理？我批此书原是批不尽的。莫说此书是梦，连这世间一切原来全是一场梦。但梦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我要全译此书。怎奈学浅才疏，不能如愿，便摘出两玉之事，节译为四十回。故此书亦可名之为《小红楼梦》了。

大吉祥！

（《新译红楼梦回批》卷末）



## 国朝诗人征略二编（节录）

（清）张 维 屏

### 卷九引听松庐诗话

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摘录两首，可想见其人。……“幽谷有佳人，无言若有思。含颦但斜睇，吁嗟怜者谁？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托远梦，初日照帘帷。”诗中美人，即林黛玉耶？

### 同卷引松轩随笔

容若《无题》起句云：“是谁看月是谁愁？”余为作出句云：“同我惜花同我病。”两句中皆有黛玉在。

（据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 梦 华 琐 簿（节录）

（清）杨 懋 建

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用小说演义体，凡六十回。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又得金圣叹诸人为野狐教主，以之论禅悦，论文法，张皇扬诩，耳食者几奉为金科玉律矣。《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开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竹枝词所云：“开谈不说

《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记一时风气，非真有所不足于此书也。余自幼即嗜《红楼梦》，寝馈以之。十六七岁时，每有所见，记于别纸。积日既久，遂得二千余签。拟汰而存之，更为补苴掇拾，葺成《红楼梦注》。凡朝章国典之外，一切鄙言琐事，与是书关涉者，悉汇而记之。不贤者识其小者，似不无小补焉。其禅悦文法，托诸空言，概在所屏，似与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余年，未能脱稿，殊自惭也。嘉庆间新出《镜花缘》一书，《韵鹤轩笔谈》亟称之，推许过当，余不窃不谓然。作者自命为博雅君子，不惜獭祭填写，是何不径作类书，而必为小说耶？即如放榜谒师之日，百人群饮，行令纠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毕其一日之事，阅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犹津津有味，何其不惮烦也！《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陈君乃师其意而变其体，为诸伶人写照。吾每谓文人以择题为第一道，正谓此也。正如《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师之，极力摹绘阅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

（据《京尘杂录》抄本）

## 关陇輿中偶忆编（节录）

（清）张祥河

《饮水诗词集》，为长白性德著，大学士明珠子。《曝书亭集》有《輓纳兰侍卫》诗，世所传贾宝玉者，即其人。词以小令为佳，得南唐李后主意。余尝刻于粤西藩署，原本残缺，其有不合律者，或传抄之讹，余为更易十数处。周雅圭中丞之琦，称为善本焉。

（据清同治刊本）

# 星 烈 日 记 (节录)

(清)方 玉 润

## 卷七十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雨。阅《红楼梦》传奇。今日雨未止，不能出门，案有《红楼梦》一书，乃取阅之。大旨亦黄粱梦之义，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别开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间自有之境，曰太虚幻境，曰孽海情天，以及痴情、结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诸司，虽设创名，却有真意。又天曰离恨，海曰灌愁，山曰放春，洞曰遣香，债曰眼泪，无不确有所见。盖人生为一情字所缠，即涉无数幻境也。书中韵事，如葬花、问菊，又千古所未有。余尤爱其叙事，明题暗度、实铺虚补、随起突收诸法，极为灵活，变换不测。惟黛玉之死、宝钗之婚二事交关处，颇费经营，形迹似未全化。此等处惟《聊斋》笔墨无痕，故《红楼》又次于《聊斋》也。盖《红楼》专描俗情，《聊斋》多记怪异，以倣奇之笔写怪异之事，自觉无迹可寻，而以世俗之情遇意外之事，实难自圆其说。此著书本意，又不可不先为酌定也。至宝玉遁入空门一段，文笔虽觉飘渺，而事属荒唐，未免与全书笔墨不称。此不过笔者欲掩己过，借逃禅以作愧悔之地耳，然亦何必作此荒诞不经之说也哉？惟其结语四句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则真古今同一慨也。

(据稿本)

## 章安杂说（节录）

（清）赵之谦

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余昔闻涑甫师言，本尚有四十回，至贾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想为人删去，然以删去为得。余意若能于通灵失去后再删数处，更有尽而不尽之妙。此书妙处只在不尽二字，如作书者无重不缩，无往不收。其笔力大处，如叙庆吊诸篇，信手掇拈，拉拉杂杂，无一处不一究，而无一处不到。可惜用之此等，然令其作大篇文字，亦必不工，深于文者知之。

《红楼梦》，众人听着眼者，一林黛玉。自有此书，自有看此书者，皆若一律，最属怪事。余于此书，窃谓其命意不过讥切豪贵纨裤，而尽纳天地间可耻可愕之事，须眉气象出以脂粉精神，笑骂皆妙。其于黛玉才貌，写到十二分，又写得此种傲骨，而偏痴死于贾宝玉，正是悲咽万分，作无可奈何之句。乃读者竟痴中生痴，赞叹不绝！试思如此佳人，独倾心一纨裤子弟，充其所至，亦复毫无所取。若认真题思，则全部《红楼梦》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余尝持以示读此书者，皆不为然。尝一质荻甫，荻甫仅言似之。前夜梦中复与一人谈此书，争久不决。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谈者俯首遁去，余亦醒。此乃确论也。

王熙凤是一大材料，惜乎用之不当。若以束缚行其聘骤，心术准于公忠，岂惟治家好手。

人家当盛时，有一操心计者日夜持筹握算，则必贫；贫而争务省俭，则必困。千古不易之定理，此书说最精。

焦大、包勇不如平儿，尤三姐、鸳鸯不如司棋，柳湘莲、贾宝玉不如潘又安。

王熙凤本领大，而有明知故犯之弊，此其吃亏处。病中与刘老老说巧姐事，可见一双眼睛已看穿全局，不可及正在此。

(据稿本)

## 东池草堂尺牍 (节录)

(清)谢 鸿 申

### 卷 一

#### 答周同甫 (第一函)

说部优劣可传可宝者，**《三国》**、**《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四种而已。识者无不以**《水浒》**胜于**《三国》**，愚谓**《水浒》**非**《三国》**匹也。**《水浒》**笔力，固推独步，然注意者不过数人，事迹皆凭空结撰，任意而行，似易为力。**《三国》**人才既多，事迹更杂，且真迹十居八九，如一团乱丝，既不能寸寸斩断，复不能处处添设，若自首至尾有条不紊，固极难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遗漏，似觉更难，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帖，令人不觉事迹之繁多，而但觉头绪之清楚，以**《列国志》**较之，优劣自见矣。**《聊斋》**笔力雄厚，气息深醇，非浸淫**《汉书》**者不能道只字，此书一出，**《搜神》**、**《述异》**诸书可尽废矣。后此纪晓岚五种，夹叙夹议，笔意清快，差强人意耳。**《红楼梦》**事迹本来平淡无奇，令笠翁为之，不知作无限丑声恶态，乃偏能细筋入骨，写照如生，笔力心思，无出其右。其他小说，总不出庸恶陋劣四字，非事不足述，实笔不能述也。其事本无可述，而一

经妙手摹写，尽态极妍，令人愈看愈爱者，《红楼梦》是也。其事本有可述，而一经庸手铺叙，千人一心，千心一口，令人昏昏欲睡者，《岳传》、《女仙外史》诸书是也。其事本无可述，令人甫阅欲呕者，《镜花缘》、《平山冷燕》是也。《镜花缘》、《平山冷燕》相传是笠翁手笔，阁下阅之，必爱不释手矣。

### 答周同甫（第二函）

来示天香国色汇聚于《聊斋》、《红楼》。阁下属意者，《聊斋》则青凤、凤仙、珊瑚，《红楼》则湘云、探春、鸳鸯、平儿，因询弟属意者何在。弟《聊斋》属意者在嫦娥，得渠为妻则无乐不备，真神仙亦应逊我矣。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在，是他人能当此语乎？其次陈云栖，其人花艳冰清，已为难得，而尤妙在行踪明明暗暗，一旦豁然开朗，旁观者不禁色飞眉舞，而身受者更可知也。其次葛巾，得闻香气片时，死亦无憾，惜常生之无福也。《红楼梦》作者精神全注黛玉，譬诸黛玉花也，紫鹃护花旛也，宝玉水也，贾母瓶也，岫烟、宝琴、湘云、三春、香菱、平儿诸人蜂蝶也，宝钗、袭人淫雨狂风也，凤姐剪刀也，无根无叶，本难久延，况复雨妒风摧，正欲开时，陡然一剪，命根断矣。然鞦韆之意，甘使雨妒风摧，陡然一剪，必不可插在粪窖中，各种《续红楼梦》皆粪窖也。弟于鞦韆，惜有万分，爱无一念，非对名花而心淡也，雅俗悬殊，断难相得也。湘云天性爽快，甚合帆初，然粗豪二字，在所不免，以之为友则极好，以之为妻似不宜。探春性情与帆初更合，但既为阁下属意，且帆初有意中人在，不必夺人之好也。帆初属意者，其邢岫烟乎！岫烟度之超逸，为诸美之冠，野鹤闲云四字，为问十二钗中当之无忝否？且夫同乐者易得，同忧者难求，岫烟宠辱不惊，

气度胸襟，超出诸人之上，与寒士极相宜者也，终身受用，舍岫烟奚属哉！宝琴清超拔俗，不染纤尘，品格似出诸美之上。贾母内有孙女孙媳，外有钗玉诸人，无美不臻，心满意足，琴儿貌不能出众，不过泛泛相值耳。今乃有加无已，疏不异亲，必其态度丰神迥异凡艳，致人心折如此。作者嫌正写无味，故从贾母一边写出，令人意会也，乃所愿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岫烟、宝琴，果能得兼，已足销魂，更防折福矣。然而贫人无厌，既得娇妻，还思美妾，帆初所魂思梦绕，废寝忘餐者，其紫鹃乎！紫鹃丰神流溢，已足神怡，而性格之温存，无出其右，不与此等情种厮守半生，此生真虚度耳。外此不甚有缘，或者凤姐颇极得用，恐不善驾驭，致无所不为耳。阁下独具只眼，弟亦别有钟情，各不相侵也。张船山诗集载《红楼梦》后二十四回，系他手所续。鄙意尽可节去。黛玉归天，宝钗出阁，正文已毕，如欲收拾一切，留起数回，仍由冷子兴口中带述，似觉简净。敢质之高明。

（据清光绪十七年申报馆印本）

## 三借庐笔谈（节录）

（清）邹 弢

### 卷十一 许伯谦

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人知己哉？况黛玉以宝钗之奸，郁未得志，口头吐露，事或有之，盖人当历境未亨，往往形之

歌咏。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且如此，况儿女乎？宝钗以争一宝玉，致矫揉其性。林以刚，我以柔；林以显，我以暗，所谓大奸不奸，大盗不盗也。书中讥宝钗处，如：丸曰冷香，言非热心人也；水亭扑蝶，欲下之结怨于林也；借衣金钏，欲上之疑忌于林也。此皆其大作用处。况杨国忠三字，明明从自己口中说出，此皆作者弄狡狴处，不可为其所欺。况宝钗在人前，必故意装乔，若幽寂无人，如观金锁一段，则真情毕露矣。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化邪？”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邪？”一笑而罢。

（据清光绪七年刊本）

## 茶香室三钞（节录）

（清）俞 樾

### 卷七 十二钗

国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赵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称‘十二钗’也。”按此则今小说中所称“金陵十二钗”，亦非无本。

### 卷九 明珠家累世富厚

国朝礼亲王昭筵《啸亭杂录》云：“明太傅广置田产，市买奴仆，厚加赏赉，使其充足，无事外求；立主家长，司理家务，



奴隶有不法者，许主家立毙杖下。所逐出之奴，皆无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何况他处也？’故其下爱戴，罔敢不法。其后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至成安时，以倨傲和相，故撻法网，籍没其产，有天府所未有者。”世传《红楼梦》小说，为衍说明珠家事。今观此，则明珠之子纳兰成德至成安籍没时，几及百年矣，于事固不合也。《啸亭杂录》又载癸酉之变云：“有侍卫那伦者，纳兰太傅明珠后也。少时，家巨富，凡漆面银器，日易其一，晚年贫窶，一冠数年，人多笑之。是日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遂被害。”按：此亦可见明珠家之久富矣。又云：“纳兰侍卫宁秀，为太傅明珠曾孙，生时有髭数十茎，罗罗颐下。年弱冠，颜貌苍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异也。”小说家所称“生有异征”者，岂即斯人与？

（据《春在堂全书》本）

## 俞楼杂纂（节录）

（清）俞樾

### 卷四十 壶东漫录·林四娘

《红楼梦》小说，有咏林四娘事，此亦实有其人。王渔洋山人《池北偶谈》云：“闽陈宝钥字绿崖，观察青州。一日，燕坐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帘入曰：‘林四娘见。’逡巡间，四娘已至前万福。蛮髻朱衣，绣半臂，凤嘴靴，腰佩双剑，自言故衡王宫嫔也，生长金陵，衡王以千金聘妾入后宫，宠绝伦辈，不幸早死，殡于宫中，不数年国破，遂北

去。妾魂魄犹恋故墟，今宫殿荒芜，聊欲假君亭馆延客，愿无疑焉。自是日必一至。久之，设具宴陈，嘉肴旨酒，不异人世，亦不知从何至也。酒酣，叙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引节而歌，声甚哀怨，举坐沾衣置酒。一日，告陈，言当往终南山，自后遂绝。有诗一卷，其一云：‘静锁深宫忆往年，楼台箭鼓遍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梨园高唱兴亡事，君试听之亦惘然。’”是林四娘事甚奇。而云早死殡于宫中，则与小说家言不甚合，或传闻异词乎？考之《明史》，宪宗之子祐樨，封衡王，就藩青州，其元孙常瀛，万历二十四年袭封，不载所终。林四娘所云，国破北去者，即斯人矣。

（据《春在堂全书》本）

## 春冰室野乘（节录）

（清）李岳瑞

明季两烈妇

宁藩下永宁王世子妃彭氏，奉贤人，生有国色，足极纤，江西人以彭小脚称之，而骁勇多智，力敌万夫。江西破，永宁父子皆殉国，妃乃帅家丁数十人，入闽寓汀州，结义军将范继辰等，聚众数千，克宁化、归化等十余州县，势张甚，大清兵极畏之。会岁饥，众稍散，遂以顺治五年，为叛将王梦煜所败，被执不屈，绞杀于汀州之灵龟庙前。其从婢二人，一名金保，一名魏真，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骑射。妃既死，保自刭，真窜山谷间，十数日，兵退乃出，窃妃与保尸葬之，遂去为尼，不知所终。此事明季诸野史俱未纪载，惟见施鸿保

所著《闽杂记》中。颇疑《红楼梦》所记婉嫔将军事，即指彭。

（据清宣统三年广智书局印本）

## 霞外攬屑（节录）

（清）平步青

### 卷九 小栖霞說釋

#### 石头記

《燕下乡脞录》（卷五）引徐柳泉云：“《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瘦死鬻扉，并加以嗜利受賂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按西溟己卯北闱之獄，为同年李修撰（蟠）所絀累，卒于请室，天下冤之。望溪记其遗言，谢山为作墓表，其诬何尝不白？柳泉乃横被以檻外人之女冠子，是欲白受賂之诬，而平添一诬，西溟身后何大不幸乃尔！金钗十二为容若上客影名，前人未有道及，柳泉不知从何得之。惜缙士大令不尽记忆，使人阅之闷闷。《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不署作者姓名。相传云：乾隆末，明相孙成安，以多藏为和珅婪索不遂，又涎美婢侍明相夫人者，作紫云之请，成靳不与，固索之，乃以明相夫人为辞，并微露禁嚮不容他人染指意，和珅挟恨，以事中伤之，籍沒遣戍，婢为所得而不死。（《玉山阁文》《先尚书乞归疏稿题后》云：“司寇歿后八十余年，某相国家籍沒，金玉宝货以

数十万计。”所云某相国即指明珠。健庵歿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历八十年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则成安籍没在甲午年后，正和璩显用事。时和于甲辰七月以吏书协办。)成之业师某，目击其事颠末，造为此记，半属空中楼阁。以贾政影明相，贾珠早死影容若，又以贾敬内辰进士，故乱其辞，以宝玉影揆叙，皆瞽妄不足诘。惟袭人影婢珍珠，亦非其本名，明夫人必不至以夫名名婢也。以蒋玉函影和相，以和小名琪官故也。初仅钞本，八十回以后鞅去。高兰墅侍读(鹑)续之，大加删易。原本史湘云嫁宝玉，故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章目；宝钗早寡，故有“恩爱夫妻不到冬”谜语。兰墅互易，而章目及谜未改，以致前后文矛盾，此其增改痕迹之显然者也。原本与改本先后开雕，(《桐阴清话》卷七引《栲散轩丛话》云：康熙间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乾隆某年苏大司寇家以书付厂肆装订，抄出刊行。)世人喜观高本，原本遂湮。然厂肆尚有其书，癸亥上元曾得一帙，为同年朱味莲携去。书平平耳，无可置议。嘉庆初年，《后梦》、《续梦》、《补梦》、《重梦》、《复梦》五种接踵而出。《后》《续》还魂之妄，说鬼诞缕，已觉无谓，《重梦》则现色身说法，并忘原书意淫二字本旨矣。《复梦》易贾作祝，极誉钗、袭，殆认贼作子，文之不通，更无论已。道光中又有《梦补》、《圆梦》、《幻梦》三种，陈厚甫、严问樵两前辈各谱传奇，严后出而远跨陈上。近时复有《增补》、《梦影》二种，每下愈况，益不足观。《寄蜗残赘》谓为谿纬之书，不知何指。柳泉更以为影澹人、西溟，弥匪夷所思矣。果如徐言，以姓名映合通假，则黛玉影秀水，与容若交逾一纪，观察文可见，尚有潇湘馆竹可以附会。三春为东海三徐，惜春当为严绳孙，晴雯当为田山姜，熙凤为横云山人，李纨、纹、绮为秋锦兄弟，可卿为

留仙谕德乎？岫烟似指查他山慎行，湘云疑指史夔，薛宝钗当是翁宝林，花袭人乃指高澹人，紫鹃为陶紫荀元淳，刘老老当是《嘯亭杂录》之刘药村大槐，海峰先生弟也。巧姐又岂宗之少宰？皆臆断不足据。唐实君亦与他山同客揆功所，书中应属谁人？古人可作，微特澁园怒不任受，即江村亦将拔其舌矣。《澁园集》（卷三十七）《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纳兰君墓志铭》云：所交游若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崧、姜宸英，尤所契厚；吴兆骞赎而还之。

（据1959年中华书局印《明清笔记丛刊》本）

## 续阅微草堂笔记（节录）

（清）甫塘逸士

《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吾辈尤喜阅之。然自百回以后，脱枝失节，终非一人手笔。戴君诚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不与今同。荣、宁籍没后，均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时未曾谈及，俟再踏软红，定当假而阅之，以扩所未见也。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

## 译印政治小说序（节录）

梁启超

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海

盜海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雖然，人情厭庄喜諧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綴學之子，黃塾之暇，其手《紅樓》而口《水滸》，終不可禁。

（《清議報》第一冊（1898年11月11日），據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卷一轉錄）

##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節錄）

梁 啟 超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夢》竟者，必有余戀、有余悲；讀《水滸》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云浦厄，何以忽然發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汨流？……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為書中之主人翁。……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

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

（《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1902），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 告 小 说 家（节录）

梁 启 超

小说家者流，自昔未尝为重于国也。《汉志》论之曰：“小道可观，致远恐泥。”杨子云有言：“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凡文皆小技矣，矧于文之支与流裔如小说者？然自元明以降，小说势力入人之深，渐为识者所共认。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自余无量数之长章短帙，樊然杂陈，而各皆分占势力之一部分。此种势力，蟠结于人人之脑识中，而因发为言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中华小说界》二卷一期（1915），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 小说原理（节录）

夏曾佑

盖作小说有五难：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试观《三国志演义》，竭力写一关羽，乃适成一骄矜灭裂之人。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是以作《金瓶梅》、《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写君子，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尚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

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盗之类，大事如废立、打仗之类。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少。《金瓶梅》、《红楼梦》均不写大事，《水浒》后半部写之，惟三打祝家庄事，能使数十百人一时并见于纸上，几非《左传》、《史记》所能及，余无足观。《三国演义》、《刘国演义》专写大事，遂令人不可向迩矣。

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石头记》自明。

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



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

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注：元人曲有《水浒传》二卷，未知与传孰先），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

（《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编者注：此文作者，《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原作别士，今据《中国近代文论选》改题夏曾佑。

## 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节录）

松 岑

天下有至聪明之人，而受至强之迷信者，文明国之道德与法律是也。非独文明国然，彼观《游山》、《烤火》、《御碑亭》之剧本，与夫《聊斋志异》、《聂小倩》、《秋容》、《小谢》之鬼史，或尝以见色不乱，反躬而自律焉。南山有鸟，北山张罗，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凛然高义之言，其视宓妃、神女之赋，劝百而讽一者，固殊矣。故吾所崇拜夫文明之小说者，正乐取夫《西厢》、《红楼》、《淞隐漫录》旖旎妖艳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国民之脑界，而岂复可变本而加之厉也？

（《新小说》第二卷第五期（1905），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 红楼梦评论 (节录)

王国维

### 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采，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饕餮者之心，难矣。……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縲紲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以视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复乎不可及矣。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得而写之，足以见二者如驂之靳，而永远的正义无往不逞其权力也。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

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

## 第五章 余 論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者，纷纷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非无所本。案性德《饮水诗集·别意》六首之三曰：“独拥余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又《饮水词》中《于中好》一阙云：“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又《减字木兰花》一阙咏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红楼之字凡三见，而云梦红楼者一。又其亡妇忌日作《金缕曲》一阙，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时已？滴空堦寒更雨歇，葬花天气。”葬花二字，始出于此。然则《饮水集》与《红楼》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世人以宝玉为即纳兰侍卫者，殆由于此。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如此说，则唐且之天国喜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教育丛书》（1904）及《静庵文集》（1905），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节录）

王 钟 麒

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清。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传》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

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举亿兆人之材力，咸戢戢于一范围之下，如羊豕然。有駉弛不羈之士，其思想或稍出社会水平线以外者，方且为天下所非笑，而不得一伸其志以死。既无可自白，不得不假俳谐之文，以寄其愤，或设为仙佛导引诸术，以鸿冥蝉蛻于尘垢之外；见浊世之不可一日居，而乌致远之《岳阳楼》、汤临川之《邯郸记》出焉，其源出于屈子之《远游》。或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媾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如《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侈、《儒林外史》、《梼杌闲评》之写卑劣。读诸书者，或且訾古人以淫冶轻薄导世，不知其人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

吾尝谓，吾国小说，虽至鄙陋不足道，皆有深意存其间，特材力有不齐耳。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盛行，然著者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事势既殊，体裁亦异，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今试问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红楼梦》

册数之众者乎？曰：无有也。且西人小说所言者，举一人一事，而吾国小说所言者，率数人数事，此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者也。

（《月月小说》第一卷第十一期（1907），据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编者注：此文及以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两文，《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均题天僊生作，兹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改为王钟麒。

##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节录）

王 钟 麒

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利沙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其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靡弗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夷考十五、六世纪，适为吾国元明之交，宇宙倏扰靡宁宇，礼乐沦为邱墟。譬乎有明，其压制亦与元等。贤人君子，沦而在下，既无所表白，不得不托小说以寄其意。当时所著名者，若施耐庵、若王实甫、若关汉卿、若康武功诸人，先后出世，以传奇小说为当世宗。东西同时，遙相辉映，而结果则各殊者。吾尝谓《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金瓶梅》，则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

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

（《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九期（1907），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 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节录）

王 钟 麒

天樛生生平虽好读书，然不若读小说，读小说数十百种，有好有不好，其好而能至者，厥惟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说。

特达之士，喆嶷之才，知人命之至速也，束身砥行，思树功伐，垂令名，劳思焦虑以赴之。其卒也，则或求之而得，则或求之而不得。至于求之而不得，见夫邪曲之害公也，顽黷之蔽明也，忧谗畏讥，惧终其身无可表襮，乃不得已遁而为小说。吾国数千年来，为小说者，不下数百，求其与斯旨合者，时则有若施氏之《水浒传》。……时则有王氏之《金瓶梅》。……时则有若曹氏之《红楼梦》。曹氏向居明相国珠邸中，时本朝甫定鼎，其不肖者，往往凭藉贵族因缘以奸利，贪侈之端，乃不可倭指数。曹氏心伤之，有所不敢言，不屑言，而又不忍不一言者，则姑诡譎游戏以言之，若有意，若无意。闻满洲某巨公，当嘉庆间其为江西学政也，尝严禁贾人不得售是书，犯者罚无赦。又语人曰：《红楼梦》一书，讥刺吾满人至于极地，吾恨之刺骨。则此书之宗旨可知。海宁王生，常言此书为悲剧中之悲剧，于欧西而有作者，则有如仲马父子、谢来、雨苟诸人，皆以善为悲剧，声闻当世。至于头绪之繁，篇幅之富，文

章之美，恐尚有未迨此书者。盖此书非苟焉所能读也，必富于厌世观者始能读此书，必深通一切学问者始能读此书，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世人读之而不解，解矣，而不能尽作者之意，则亦犹之乎不读也。由是以观小说，至此三书，真有观止之叹矣。吾国小说，非无脍炙人口，在此三书外者，然如《三国演义》，非不竭力联贯也，而文词鄙陋不足称；如《野叟曝言》，如《西游记》，其篇幅非不富，其思想非不高也，然《野叟曝言》事事在人意外，而此三书则语语在人意中；至《西游记》之记事，更如于轮舟中观山水，顷刻即逝，更无复来之时。余子自郗，更不足道。

今冬病居无偶，颇悉心力，加之研求。既撰编告天下，并缀述为赞，将以扬黼黻之心，昭示来许。词曰：

……珞珞雪芹，载一抱素。八斗奇才，千秋名著。维黛之慧，维宝之痴。天乎！人乎！而至于斯。儿女情多，郎君笔媚。薛工春愁，林渍秋泪，兰露心抽，梨云梦碎。子建而还，罔可与俪。于古有作，伊惟《春秋》。实惟三公，乃承厥旒。于何藏之？配以玉牒。于何哭之？洒以泪血。维山可崩，维水可竭，吾词与书，奕禩鲜灭。

（《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1908），据阿英《晚

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一转录）

编者注：此文作者，原署天僊生，系王钟麟的笔名。

## 小说林发刊词（节录）

黄 人

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古之所谓小说家，与今大异）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虽如《水浒传》、《石头记》之创社会主义，阐色情哲学，托草泽以下民贼奴隶之砭，（龚自珍之尊隐，是耐庵注脚）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者，（《石头记》成于先朝遗老之手，非曹作）亦科以海淫海盗之罪，谓作者已伏冥诛，绳诸戒色戒斗之年，谓阅者断非佳士。即或赏其奇瑰，强作斡旋，辨忠义之真伪，区情欲之贞淫，亦不脱俗情，无当本旨，（《水浒》本不海盗，《石头》亦不海淫。李贽、金喟强作解事，所谓买椟还珠者。《石头》诸评，更等诸郗下矣），余可知矣。

（《南社》十一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编者注：此文作者，《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题作黄摩西，原载《小说林》第一期（1907）。

## 小说小话（节录）

黄 人

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



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如《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分，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

语云：“神龙见首不见尾。”龙非无尾，一使人见，则失其神矣。此作文之秘诀也。我国小说名家能通此旨者，如《水浒传》（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余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如《石头记》（《石头记》原书，钞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本一失学纨绔，从都门购得前编，以重金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是也。无论书中前后优劣判然，即续成之意旨，亦表显于书中。世俗不察，漫指此书为曹氏作，而作《后红楼梦》者，且横加蛇足，尤可笑焉），如《金瓶梅》（此书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要无左证。书实不全，卷末建醮托生一回，荒率无致，大约即《续金瓶梅》者为之。中间亦原缺二回。见《顾曲杂言》），如《儒林外史》（编末为一仓牵连补缀而成，已见原书叙述中，兹不具论），如《儿女英雄传》（原书终于安骥简放乌里雅苏台大臣），皆不完全，非残缺也，残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

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要过求完善，便属拙笔。《水浒传》之宋江、《石头记》之贾宝玉人格虽不纯，自能生观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几于全知全能，正令观者味同嚼蜡，尚不如神怪小说之杨戩、孙悟空腾拿变化，虽无理而尚有趣焉。其思想之下劣，与天花藏才子书，及各种盲辞中王孙公子名士佳人之十足装点者何异？

贾宝玉之人格，亦小说中第一流，盖抱信陵君、汉惠帝之隐衷者也。或曰：“书中《西江月》两首，丑诋宝玉，可谓至矣，其人格之可珍者安在？”曰：“君自不善读《红楼梦》耳，所谓但看正面，而不看反面者也。全书人物，皆无小说旧套，出场诗词，独宝玉有之。非特重其为主人翁，全书宗旨及推崇宝玉之意悉寓于此。其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如傻如狂。”言宝玉性情独醒独清，不与世俗浮沉，而举国皆狂，则以不狂为狂也。“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好皮囊谓有膏粱纨绔之皮囊，而其性则与山林之士无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不通庶务，便谓之潦倒；怕读文章，便谓之愚顽；而庶务文章之外，虽有奇行卓见，概谓之偏僻性乖张。世人肉眼所见，往往如是。故续云：“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谓举世非之而不加惩者也。“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不乐富贵，岂有难耐贫穷者？反言难耐，谓其一簑一钵，自寻极乐境界，与政老之束手无措，璉二爷之仰屋咨嗟者迥乎不同。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此二句皆当贴宝玉一面说，谓但怜韶光之易逝，而鄙科第若土苴，奔勋阀如敝屣，无所希望于家国也。“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此二句之崇拜宝玉，几于孔氏之称泰伯为至德，尧为无能名矣。何也？盖天下之所谓能者，不过能通庶务而已，更进则能读书博高第而已，更进则能历九命之荣，膺五等之封而已，最上则文死谏，武死战，能博青史之虚名而已，臧与谷之为亡羊一也。所谓肖者，就贾氏一门而论，政则腐，赦则佗，敬则诞，代儒则酸，珍则聚麀，璉则归豨，将奚肖乎？即宁、荣二公，固为从龙俊杰，而警幻云雨，出之家教，（警幻语宝玉，宁、荣二公嘱其引宝玉历饮饌声色之幻，盖微词也。）祖武亦岂易绳哉？

宝玉之无能不肖，正所以为天下古今第一人格也。“寄言纨裤与膏粱，莫效痴儿形状。”莫效，莫能效也。言世之纨裤膏粱，非特不能效宝玉之真际，即形状亦莫能仿佛也。诋宝玉乎，赞宝玉乎，无待辨矣。然宝玉平生，亦只有潇湘一人知己，亦世所谤为偏僻乖张者。滔滔者皆贾天祥之徒，又恶足以知宝玉？又恶足以读《红楼梦》？”

小说固有文俗二种，然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言语，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至近日则用京语者，已为通俗小说。

（《小说林》第一卷（1907），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编者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此文，未题作者，但书前存有此文书影，题作者为蛮，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题作者为黄摩西。据柴蕻《梵天庐丛录》，知黄摩西名黄人。

## 老残游记自序（节录）

刘 鹗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騃女，失果即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为有力类之哭泣也。而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

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想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三  
转录）

## 女媧石叙（节录）

卧虎浪士

海天独啸子曰：我国小说，汗牛充栋，而其尤者，莫如《水浒传》、《红楼梦》二书。《红楼》善道儿女事，而婉转悱恻，柔人肝肠，读其书者，非入于厌世，即入于乐天，几将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矣。是书也，余不取之。《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余赐焉。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三  
转录）

## 孝女耐儿传序（节录）

林 纾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姬，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三转录）

## 块肉余生述前编序（节录）

林 纾

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其长篇可以寻绎者，惟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三  
转录）

## 红 泪 影 序（节录）

披 发 生

夫小说与剧曲，实为文明之代表物，而皆发达于赵宋之代，斯亦世变之一奇矣。厥后作者浸多，流布渐广。元有《水浒传》、《西游记》，明有《金瓶梅》、《隔帘花影》、《三国演义》，本朝有《红楼梦》、《花月痕》、《海上花》、《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传》，名作如林，几以附庸蔚为大国，岂非一循乎天演之自然哉？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三  
转录）

## 小 说 丛 话（节录）

平 子

《红楼梦》一书，系愤清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著如此

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清人之事，可知其意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为开国元勋者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按第七回：“尤氏道‘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以上等句，作者决非无因而出。倘非有所愤，尤氏何必追叙许多大功，曰：“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可知无焦大则不但无此富贵，则亦无此人家。既叙其如此之大功，而又加以“不过仗着”四字，何其牵强？又观焦大所云：“欺软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别人（必是督抚海关等缺）。二十年头里的焦大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清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不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

《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作者又最工诗词，然其中如柳絮、白海棠、菊花等作，皆恰如小儿女之口吻，将笔墨放平，不肯作过高之语，正是其最佳处。其中丫鬟作诗，如描写香菱咏月，刻划入神，毫无痕迹，不似《野叟曝言》群妍联吟，便令读者皮肤起粟。怡红在园中与姊妹联咏诸章，往往平庸，盖实存不欲压倒诸姊妹之意；其在外间之作，有绝佳者，如《滴不尽相思血泪》一曲，诚绝唱也。曲云：“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握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丛话（节录）

曼殊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凡小说之最忌者曰重复，而最难者曰不重复，两书皆无此病矣。唯《红楼》所叙之人物甚复杂，有男女老少贵贱媼妍之别，流品既异，则其言语举动事业自有不同，故不重复也尚易。若《水浒》，则一百零八条好汉，有一百零五条乃男子也；其身分同是莽男儿，等也；其事业同是强盗，等也；其年纪同是壮年，等也；故不重复也最难。

《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丛话（节录）

### 侠 人

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何谓之政治小说？于其叙元妃归省也，则曰：“当初既把我送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于其叙元妃之疾也，则曰：“反不如寻常贫贱人家，娘儿兄妹可常在一块儿。”（原书读后，词句已忘，一时案头又无此书可以对证，故皆约举其词，非原文也，读者谅之，下同此。）而其归省一回，题曰“天伦乐”，使人读之，萧然飒然，若凄风苦雨，起于纸上，适与其标名三字反对。（《红楼梦》标题最不苟，有正反二种，如《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其正标名也；《贤袭人娇嗔箴宝玉》、《贤宝钗小惠全大体》，其反标名也。此类甚多，不遑枚举，余可类推。）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而其曲曰：“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此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大观园全局之盛衰，实与元妃相终始。读此曲，则咨嗟累歎于人事之不常，其意已隐然言外矣。此其关系于政治上者也。曰：“宝玉只好与姐姐妹妹在一处。”曰：“于父亲伯叔都不过为圣贤教训，不得已而敬之。”曰：“我没个亲姊妹，虽有几个，你难道不晓得我是隔母的？”（宝玉对黛玉语）而书中两陈纲常大义，一出于宝钗之口，一出于探春之口，言外皆有老大不然在。中国数千年来家族之制，与宗教密切相附，而一种不完全之伦理，乃为鬼为蜮



于青天白日之间，日受其酷毒而莫敢道。凡此所陈，皆吾国士大夫所日受其神秘的刺冲，虽终身引而置之他一社会之中，远离吾国社会种种名誉生命之禁网，而万万不敢道，且万万无此思想者也。而著者独毅然而道之，此其关于伦理学上者也。《红楼梦》一书，贾宝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为天下灵气悉钟于女子。”言之不足，至于再三，则何也？曰：“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之隐痛者也。”凡一社会，不进则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昭然，故一社会中种种恶业无不毕具。而为男子者，日与社会相接触，同化其恶风自易；女子则幸以数千年来权利之衰落，闭置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熏染。虽别造成一卑鄙齷齪、绝无高尚纯洁的思想之女子社会，而其犹有良心，以视男子之胥戕胥贼，日演杀机，天理亡而人欲肆者，其相去尤千万也。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以寓其种种隐痛之第一伤心泣血语也。而读者不知，乃群然以淫书目之。呜呼！岂真嗜腐鼠者之不可以翔青云邪！何沉溺之深，加之以当头棒喝而不悟也？然吾辈虽解此义，试设身处地，置我于《红楼梦》未著，此语未出现以前，欲造以简单直捷之语以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欲如是语之奇而骇，真穷我脑筋不知所措矣。且中国之社会，无一人而不苦者也。置身其间，日受其惨，往往躬受之而躬不能道之。今读《红楼梦》十二曲中，凡写一人，必具一人之苦处，梦寐以为褒某人，贬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观之，直无一人而不可怜，无一事而不可叹，悲天悯人而已，何褒贬之有焉？此其关于社会上者也。而其尤难者，则在以哲学排旧道德。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此争辩二千年不能明。吾以为性决非

恶者，特今日而言性善，则又不可。何则？未至于太平之世，率性而行，动生抵触，于是别设一道德学以范围之。故违性之物也，而在文明未达极点之时，则不可不谓之善。然人性又自然之物也，终不能屈杞柳为杯椽，于是有触即发，往往与道德相冲突。而世之谈道德学者，诵其成文，昧其原理。且所谓道德学者，不能离社会而孤行也，往往与其群之旧俗相比附。于是，因此，而社会之惨苦壁垒反因之而益坚。而自然之性又惯趋权利，而与其为害之物相抵触。于是纷乱之迹，终不可绝，而道德之势力，入人已深，几以为天然不可逾之制，乃相率而加其轶于外者以“大逆不道”之名。凡开辟以来，合尘寰之纷扰，殆皆可以是名之，固非特中国为然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性与世界之抵触。”此义在中国罔或知之，唯老、庄实宣其蕴，而拘墟之俗士，反群起而议之。不知谓其说之不可行则可，谓其理之不可存则不能也。今观《红楼梦》开宗明义第一折曲，曰：“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其后又曰：“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曰“情种”，曰“败家的根本”，凡道德学一切所禁事之代表也。曰“风月情浓”，曰：“擅风情，秉月貌”，人性之代表也。谁为情种？只以风月情浓故。败家根本，只以擅风情，秉月貌故。然则谁为败道德之事？曰人性故。欲除情种，除非去风月之浓情而后可；欲毋败家，除非去风情月貌而后可。然则欲毋败道德，亦除非去人性而后可。夫无人性，复何道德之与有？且道德者，所以利民也。今乃至戕贼人性以为之，为是乎，为非乎，不待辨而明矣。此等精锐严格之论理，实举道德学最后之奥援，最坚之壁垒，一拳捶碎之，一脚踢翻之，使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更无余地以自处者也。非有甚深微妙之哲学，未有能道其只字者也。然是

固可以为道德学咎乎？曰：不可。彼在彼时，固不得不示也。且世变亦繁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红楼梦》者，不能预烛将来之世变，犹创道德学者不能预烛《红楼梦》时之世变也。特数千年无一人修改之，则大滞社会之进化耳。而奈何中国二千年，竟无一人焉敢昌言修改之哉！而曹雪芹独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真使我五体投地，更无言思拟议之可云者也。此实其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而世之人，顾群然曰：“淫书、淫书。”呜呼！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一切物果绿乎哉？果黄乎哉？《红楼梦》非淫书，读者适自成其为淫人而已。

评《红楼梦》者十余家，支离灭裂，无一能见其真相，而尤谬者，乃至群焉以甄宝玉为一佳人。夫此书固明明言之曰：“都说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全书言金玉、木石者尤屡见，不一见，此书固言木石，非演金玉也。甄宝玉者何？真宝玉也，玉也；贾宝玉者何？假宝玉也，石也。著者之意明白如此，而评者昧昧焉，纵全无脑筋，亦何至若是！

甄宝玉乃一极通世故之人，贾宝玉乃一极不通世故之人。著者愤世之心，于此可见，亦足见《红楼梦》为社会小说之一端也。

吾国近百年来有大思想家二人，一曰龚定庵，一曰曹雪芹，皆能于旧时学术社会中别树一帜。然二人皆老学派也。（定庵名为学佛，实则老学甚深，其书中亦屡言老聃。）吾国社会中，凡上等思想人，其终未有不入老派者，实非社会之福也，其故可思矣。

孔子曰：“我欲托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谓此言实为小说道破其特别优胜之处者也。……若是

乎由古经以至《春秋》，不可不谓之文体一进化；由《春秋》以至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而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于社会，断可知也。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情谊，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则文界进化，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

小说之所以有势力于社会者，又有一焉，曰：坚人之自信力。……苟有流于豪暴者，人譬其强横无理，彼固以鲁智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于床第者，人譬其缠绵无志，彼固以林黛玉、贾宝玉自居也。既引一书中之人为同情之友矣，则世人虽如何非毁之，忠告之，其言终不能入，其心终不可动。

不宁惟是，小说者，固应于社会之热毒，而施以清凉散者也。凡人在社会中所日受惨毒而觉其最苦者二：一曰无知我之人，一曰无怜我之人。苟有一人焉，于我躬所被之惨毒悉知悉见，而其于评论也，又确能为我辩护，而明著加惨毒于我者之非，则望之如慈父母良师友不啻矣，以为穷途所归，命矣。……故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虽峨冠博带之硕儒，号为生今之世，复古之道，守经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笔排宝、黛而躬或蹈之。此无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惨毒者，往往思求怜我知我之人，著者之哀哀长号，以求社会之同情，固犹读者欲迎著者之心也。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丛话（节录）

定 一

中国小说，起于宋朝，因太平无事，日进一佳话，其性质原为娱乐计，故致为君子所轻视，良有以也。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抑又思之，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即喜录陈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类推，以致终无进步，可慨可慨。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若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实仅可谓有历史小说而已。即或有之，然其性质多不完全。写情小说，中国虽多，乏点亦多。至若哲理小说，我国尤罕。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夥。故中国小说界，仅有《水浒》、《西厢》、《红楼》、《桃花扇》等一二书执牛耳，实小说界之大不幸也。自今以往，必须以普及一法，始可以去人人轻视小说之心。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丛话（节录）

昭 琴

《红楼梦》为底是专说清人之凭据，其不必深求而可知者，则尽在叙次妇女装束形体，举无一语涉及裙下故也。举世风

俗，自南唐来，小人下达久矣。凡小说写佳人者，无一不以双缠为贵。……曹雪芹虽非碌碌者，以著如许之大部书，专写旗人，不但正叙无一语及足，连副叙及又副叙，亦无一语及之。是亦胆识不足，等于余子之讥，无可为解谤者也。

友人邱菽园尝语余以“《红楼梦》之妙，其实宝、黛两人情魔痴恨，尽由一“误”字逼拶出来。岂惟宝、黛，外此如小红之于芸儿，龄官之于贾蔷，三姐之于湘莲，彩云之于贾环，亦各有一段误会之情魔痴恨，演出空灵妙文，凡以为宝、黛作正反面陪客也。其写宝、黛两人，互相误会，几有大书特书不一书之概，总无一处雷同。虽为腾挪布局，排比大部文字，然非此无以达其情使深，拗其笔使曲，故谓善状误会之事，实则即善用深曲之文心可也。”余曰：“如公言，《红楼梦》一书，直可改题为《红楼误》矣。”邱君为之莞然。越时，邱君复诘余：“《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两小说内容如何？”余笑曰：“两下半皆不佳者也。然公意固不在此，公意仍在《红楼梦》。《红楼梦》后半亦何尝佳？鄙见叙林黛玉焚稿、神瑛洒泪那两回，便可斗然而止。或云：‘曹雪芹原本只八十回，以后四十回为高兰墅所续。’语殊不信。微论全书百二十回文笔一律，无补缀痕，试想方叙至八十回之事实，是可以止而止者耶？曹雪芹为底秃豪而搁笔，必如九十八回，乃真可以止矣。”邱君首肯者再。余又曰：“《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两书，一则自承与《红楼梦》争胜，一则暗点从《红楼梦》脱胎。今观其叙事，颇与公拈‘误’之一字诀似有悟入，是亦知欲为情书布局，不从误处生情，情便不深，文便不曲矣。惟《儿女英雄传》以何玉凤为主人翁，而张金凤、安龙媒其上上人物也。《花月痕》以韦痴珠为主人翁，而韩荷生、刘秋痕、杜采秋其上上人物也。作者只许数子以误，

而别无闲笔以写他人之误，其矜重此误耶，抑才情有限而不能兼顾他人之误耶？信是，则曹雪芹才大如海，双管齐下，左索右拂，可为报说部之能事。昔金圣叹评点施耐庵《水浒传》，以武松打虎、李逵亦打虎，武松闹酒、鲁智深亦闹酒，武松杀嫂、石秀亦杀嫂，武松刺配、林冲亦刺配，事事相犯，事事不相犯，推服倾倒，奉为奇文妙文。若曹雪芹著《红楼梦》，屡屡描画各人之误，例之宝、黛，或皆有一体，或具体而微，而实仍不使其片词单义有厌复犯重之病者，圣叹见之，其推服倾倒，又更何如？宜公称谓善状误会之事实，则即善用深曲之文心矣。”余语至此，邱君更端诘之曰：“夫《红楼梦》既以叠传误会之情为优，若乡人冷红生近日所译法国小说《茶花女遗事》，固情书逸品也。何以描画‘误’字反不及《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之屡不嫌冷淡耶？”余曰：“凡情误会，必属两面，而《茶花女遗事》，在亚猛自误，马克不误，独写一个，所谓翻空易奇，故不用多费笔墨，多用旁衬，而戛戛生新，自高出于《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两书之有意摹仿《红楼梦》者矣。特是误之一诀，无论何种情书，仍不能背寝假，而《茶花女遗事》撇去此层误字公案，平铺直叙，岂非味同嚼蜡？曹雪芹早窥此秘，自出手眼，昔昔翻新，所以情书部中，夺席五十。公今特地普为拈出，虽雪芹亦当畏公，而圣叹前所未喻矣。”邱君大笑。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菽园赘谈（节录）

邱炜菱

### 小说

本朝小说，何止数百家。纪实研理者，当以冯班《钝吟杂录》、王士禛《居易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王应奎《柳南随笔》、法式善《槐厅载笔》、《清秘述闻》、童翼驹《墨海人民录》、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为优。谈狐说鬼者，自以纪昀《阅微草堂五种》为第一，蒲松龄《聊斋志异》次之，沈起凤《谐铎》又次之。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此外若《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作，皆能自出机杼，不依傍他人篱下。

### 梁山泊

诗文虽小道，小说盖小之又小者也。然自有章法，有主脑在。否则，满屋散钱，从何串起，读者亦觉茫无头绪，未终卷而思睡矣。即如《红楼梦》以绛珠还泪为主脑，故黛玉之死，宝玉一痴而不醒，从此出家收场，无事《红楼梦》后梦也。《西厢记》以白马解围为主脑，故夫人拷艳，红娘直认而不讳，从此名义已定，无事再续《西厢》也。《水浒》主脑在于收结三十六人，故以梁山泊惊恶梦，戛然而止，意在于著书，故可止而止，不在于群盗。故凭空而起者，亦无端而息，所谓以不了了之也。此是著书体例，非示人以破绽，后人不察，纷纷蛇足，几何不令读者齿冷！



## 小说闲评

《红楼梦》一书，不著作者姓名，或以为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辞。若因篇末有曹雪芹姓名，则此书旧为抄本，只八十回，倪云樵曾见刻本，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后来联缀成文者，究未足为据。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而后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观其一气衔接，脉络贯通，就举全书笔墨，归功雪芹，亦不为过。

《儿女英雄传》自是有意与《红楼梦》争胜，看他请出忠孝廉节一个大题目来，搬演许多，无非想将《红楼梦》压住。直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才多者天且忌，名高者矢之鹄，不意小说中亦难免此。然非作《红楼梦》者先为创局，巧度金针，《儿女英雄》究安得阴宗其长，而显攻其短？攻之虽不克，而彼之长已为吾所窃取以鸣世，又安知《儿女英雄》显而攻之者，不从而阴为感耶？《红楼梦》得此大弟子，可谓风骚有正声矣。

文章争起句，亦争结句。于二者而权其轻重，则结句尤重于起句。试观今人应试之文，结句或有不佳，起句无不佳者。古人传世之文，起句无不佳者，结句往往佳于起句，其精神贯注之处，优劣分而难易见，难易见而轻重得矣。小说亦然。《红楼梦》彻头彻尾竟无一笔可议，所以独高一代。《儿女英雄传》不及《红楼》，正坐后半不佳。

《花月痕》一书，亦从熟读《红楼梦》得来。其精到处，与《儿女英雄传》相驰逐于艺圃，正不知谁为赵、汉。若以视《红楼》，则自谢不敏，亦缘后劲失力故也。就使后劲，要亦未到《红楼》地位。

《花月痕》命意，见自序两篇中，大抵有寄托而无指摘者近

是。人见其所言多咸、同闻事，意以为必有指摘，过矣。亦犹《红楼梦》一书，谈者纷纷，或以为指摘满洲某权贵、某大臣而作，及取其事按之，则皆依稀影响。不实不尽。要知作者假名立义，因文生情，本是空中楼阁，特患阅历既多，冥想遐思，皆成实境。偶借鉴于古人，竟毕肖于今人；欲穷形于魍魉，遂驱及于蛇龙。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七情之发，何境不生。文字之暗合有然，事物之相值何独不然。得一有心者为之吹毛求疵，而作者危矣；得一有心人为之平情论事，而观者谅矣。

### 金圣叹批小说说

吾人所见小说，自以曹雪芹《红楼梦》位置为“第一才子书”为最的论。此书在圣叹时尚未出世，故圣叹不得见之，否则，何有于《三国志演义》？彼《三国志演义》者，《西游记》其伯仲之间者也。

### 续小说闲评

曹雪芹撰《红楼梦》，花雨缤纷，洒遍大千世界，锦绣肝肠，普天之下谁不竞呼为才子，而说者乃以林、薛以下诸美人皆不缠足，谓为隐刺满洲巨族某相国府中阴事，以蒙、满妇女均素足故也。传疑传信，莫知其始。满洲巨族闻及此书，辄形切齿，毁禁者屡矣。不知中国文字，历来传美人者，原不称及双弯。《杂事秘辛》，古艳浓香，千古绝调，特写素足，岂以此亦为满洲妇女乎？文字写美人缠足，古虽有之，除一盲娘外，并不指定谁何。至元时《西厢记》，始以专誉双文，而原本《会真记》无有也。《西厢》伪事，何足据为典实？今于《红楼梦》不缠足美人，遂疑曹氏为有意影射，恨其事而并怒其文，不已冤

耶？燕北闲人特著《儿女英雄传》，极写义侠以称满人，将藉此以平局外之气，用心可谓厚矣。至思夺雪芹一席，而阻《红楼》行世，尚属未能。今无论其是否刺满相国之作，即是矣，《琵琶》中郎，《荆钗》十朋，人自鉴别，书自流传，亦何能阻？况劣笔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续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之数种者，本无盛名，犹未能一扫而空，而《红楼梦》原书腾焰难灭，更可知矣。

（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  
庐小说话》转录）

## 觚庵漫笔（节录）

觚庵

人无不喜读《红楼梦》，然自《苦绛珠魂归离魂天》以下，无有忍读之者。人无不喜读《三国志》，然自《陨大星汉丞相归天》以下，无有愿读之者。解者曰：“人情喜合恶离，喜顺恶逆，所以悲惨之历史，每难率读是已。何以寻常小说，每至篇末，读其结合处，亦昏昏欲睡也？”故余谓读《红楼梦》、《三国志》而遗其后半者，不可谓喜读小说。

余谓小说可分两大派：一为记述派，综其事实而记之，开合起伏，映带点缀，使人目不暇给，凡历史、军事、侦探、科学等小说皆归此派。我国以《三国志》为独绝，而《秘密使者》、《无名之英雄》诸书，亦会得此旨者。一为描写派，本其性情，而记其居处行止谈笑态度，使人生可敬、可爱、可怜、可憎、可恶诸感情，凡言情、社会、家庭、教育等小说皆入此派。我国以《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最，而《小公子》之写儿童心理，

亦一特别者也。

《恨海》中论《红楼梦》一段谓“宝玉用情不过是个非礼越分罢了。若要施得其当，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间。幸而世人不善学宝玉，不过用情不当，变了痴魔；若是善学宝玉，那非礼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后人每每指称《红楼梦》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梦》之罪？”是言亦不尽然。夫宝玉用情，何曾不挚？用之于妻妾之间，彼与林黛玉情深谊切，虽薛宝钗犹不能夺其初意，其情之专若是。至如兄妹亲戚间，处处熨贴周旋，谓为多情可也，谓以情痴情魔，则固宝玉之所不肯认，而况加以“淫”字乎？《红楼梦》自是绝世妙文，谓为诲淫导淫，真冬烘学究耳。夫冬烘学究，何能读绝世妙文者？

文家下笔，于绘声、绘色二事，颇不容易。……至若小说，尤难着笔。忆《红楼梦》《月夜警幽魂》一段云：“只听喊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唰唰的作响，枝梢上吱吱吱发哨，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只是树枝上叶和那落下的叶二项，已写得有声有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洵非虚语。

《红楼梦》，小说中之最佳本也，人人无不喜读之，且无不喜考订之，批评之。乃今日坊间通行之本，都是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其评语之恶劣陈腐，几无一处，余恒拟重排一精本，用我国丛书板口，天地头加长，行间加阔，全文概用单圈，每回之末，夹入空白纸三、四页，任凭读者加圈点，加批评。吾知此书发行后，必有多少奇思异想，钩心斗角之佳著作出现矣。

《红楼梦》中人物伶俐即溜，以贾芸为最。其初见凤姐一段，

两个聪明人说话，语语针锋相对。即此一席话，实令人五体投地。其文云：“至次日，来到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便令人唤住，隔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婶娘休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凤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没成儿，昨日又来寻我。’贾芸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意，昨日还不求婶娘？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倒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娘，好歹疼我一点儿。’凤姐冷笑道：‘你们要捡远路儿走，叫我也难。早告诉俺一声儿，什么不成了？多大点儿事，耽误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我只想不出个人来，早说不早完了。’贾芸笑道：‘这样，明日婶娘就派我罢。’凤姐半响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的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下来再派你罢。’贾芸道：‘好婶娘，先把这个派了我罢。果然这件办得好，再派我那件。’凤姐笑道：‘你到会拉长线儿。罢了，若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随手写来，何一非至理妙文！正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不足喻其宛转，“数声清磬出云间”不足譬其轻脆，实令人百读不厌。

（《小说林》第一卷（1907—8），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杂评（节录）

### 卷 秋

吾国近代小说（指评话类），自以《石头记》、《水浒》二书为最佳。两书皆社会小说，《水浒》写英雄，《石头记》写儿女，均能描摹尽致，工力悉敌。然互相持较，亦各有优劣可言。以文章论，《水浒》结构严整，用字精警；《石头记》则似冗长，不免脱沓散涣之病。《水浒》于每一人出现，必先就其一身叙述历史，似列传体，故线索穿插，易于寻讨；《石头记》于一人出现，惟略叙其履历，不追述以前经过之事。书中所述事体，首尾一贯，毫无间断。其线索穿插，皆伏于文字中，非细心钩稽不可知，即作者自己亦难检点。往往前后矛盾，令读者茫无头绪，似涉于太晦。然亦篇幅过长，且有不得已之苦衷，遂至如此，不足为大诟病也。《水浒》写人物，各有面目，绝不相混；《石头记》写诸人，亦各有不同处。然《水浒》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杰之士，虽其人之赋性各有特殊，善恶刚柔，妍媸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怀抱愤恨不平之气，思得一逞，遂不惜流为盗贼，故虽谓为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则有特长者更少，益无从分别。《石头记》则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自名士闺媛，以至卜巫仆媪之流，数百余人，莫不有其特长，一人之事，断不能易为他人所作，此真千古小说中之大观，迥非《水浒》之囿于一部分者所可及矣。

故以结构论，《水浒》较《石头记》严整有法；以描摹人情及社会状态论，则《水浒》逊《石头记》远甚。《水浒》仅以一事见长，《石头记》则如百川汇海，人间万事莫不具备，自宫闱阅阅

室閤蓬筚，以及医巫星相，花木农佃，博徒蔑片之流，皆跃然纸上。作者生平所观察之社会，多能言之有故，非可勉强为之。后之学《红楼》者，往往竞述琐屑之事，自矜博雅，而按之事实，相差殊远，真可谓不量力矣。

小说中之《水浒》、《石头记》，于词中周、辛。《石头记》之境界恹恹，措语幽咽，颇类清真。其叙黛玉之满怀幽怨，抑郁缠绵，便不减美成《兰陵王》、《瑞鹤仙》诸作。《水浒》之雄畅沉厚，直逼稼轩；读《北固亭怀古》及《别茂嘉十二弟》之词，乃令人忆及林武师、武都头。文字之感人如此，会心人当不以为虚言。

词以能造曲咽之境者为正宗，故清真集千古之大成。若稼轩词境，自非有幼安之才力，实未易学。虽以迦陵之学辛，犹未能尽得其神，下此何足论数。小说之趣味与词颇近，故《石头记》可作千古模范。《水浒》则非有耐庵之才，冒冒然为之，必失于粗犷，不可读矣。后世人之学《红楼》者，如《花月痕》等书，虽蹊径不高，尚不失为怡情小品；若《粉粧楼》、《绿牡丹》之类，则庸劣不可寓目。后之作者，当知所取法也。

《水浒》与《石头记》，其取境绝不同。《水浒》简朴，《石头记》繁丽；《水浒》刚健，《石头》旖旎；《水浒》雄快，《石头》缥渺。《水浒》写山野英夫，《石头》写深闺儿女；《水浒》忿贫民之失所，故为豪杰吐气；《石头》痛风俗之奢靡，故为豪戚贵族箴规。其相反如此。然两书如华岳对峙，并绝千古。故小说必自辟特别境界，始足以动人。后世作者，辄以蹈袭前人门径为能，自谓善于摹仿，宜其平庸无味，不值一顾。

好书不厌百回读，小说之佳者，尤令人久读不倦。余于《石头记》，几每岁必读一过，而偶一开卷，辄有新感触。自觉

趣味无穷，他书乃无此乐。

《水浒》发挥作者之理想，故凭虚构造，虽假前人之事迹演成，其举动一切，悉由自主。且所托系前代，故处处直书，毫无讳饰，以所发之感慨全系无形中一种不平之气，无可顾忌也。《石头记》纪当时之秘史，事迹人物，全有着落，不敢显指时代，则幻为无稽之言，然隐语阳秋，亦足触忌，故深文曲笔，务求其晦。粗心读之，几不知所谓，故书中所指之人，至今不能断定，而措词离奇者，亦永无明解之一日矣。

读《石头记》者当分数派，有喜其言情者，有谓其能明空幻之旨者，有谓其善写社会状态者，有据以讨究清初之秘史者，此皆有得之言。更有薰心富贵者，则徒好书中所纪衣饰、饮馔、园亭、陈设，则俗目耳。《石头记》于人情风俗及男女情爱与色空诸旨，自不能谓非书中要议，然据篇首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则作者之伤心怀抱，具见言外。则书中暗指当时秘事，实无可疑，惜无人能一一证明之耳。

《石头记》楔子后，开篇第一句即用“当日地陷东南”六字。试问欲纪姑苏，与地陷有何关系？非指明末南都之陷而何？以此推之，则所纪皆福王被虏以后诸事。故甄士隐出家时，曲中又有“从此后真方唱罢假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等语，叹靦颜事仇者之无耻也。呜呼！异族之辱，黍离之痛，所感深矣！

（《雅言》第一期（1912），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丛话（节录）

何 生

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说，不外言情，其书之结构，非二女争一男，即两男争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细省其书，各有特色，无一相袭者。吾国施耐庵所著《水浒》，相类处亦夥。即以武松论，性质似鲁智深，杀嫂似石秀，打虎似李逵，被诬似林冲，然诸人自诸人，武松自武松，未尝相犯。曹雪芹所著《石头记》，所记事不出一家，书中人又半为闺秀，闺秀之结果，又非死即苦，无一美满。设他手为此，不至十回，必致重复，曹氏竟纾徐不迫，成此大文。其布局如常山率然，首尾相应，如天衣无缝，无隙可寻。尤妙者，写黛玉一身，用无数小影，黛玉与小影，固是二人，即小影与小影，亦不少复。可见中西小说家，每能于同处求异。同处能异，自是名家。盖不深思，则不异；不苦撰，又不得异。深思而苦撰，其不为名家者儿希！

（《小说月报》第二年第三期（1911），据阿英《晚

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转录）

## 小说丛话（节录）

成 之

小说所描写之社会，较之实际之社会，其差有二：一曰小，一曰深。何谓小？谓凡描写一种人物，必取其浅而易见者为代表，描写一种事实，必取其小而易明者为代表也。如写壮健侠烈之气，则写三军之帅可也，写匹夫之勇亦可也，而在小说，

则宁取匹夫之勇。写缠绵悱恻之情，则写忠臣义士、忧国爱君如屈灵均、贾长沙之徒可也，写儿女生死相恋爱如贾宝玉、林黛玉亦可也，而在小说，则宁写一贾宝玉或林黛玉。何者？前者事大而难见，后者事小而易明；前者或令人难于想像，后者则多属于直观的故也。

小说所描写之事实在小，非小也，欲人之即小以见大也。小说所描写之事实贵深，非故甚其词也，以深则易入，欲人之观念先明确于一事，而因以例其余也。然则小说所假设之事实，所描写之人物，可谓之代表主义而已，其本意固不徒在此也。欲证吾说之确实，请举《红楼梦》以明之。

《红楼梦》之为书，可谓为消极主义之小说，可谓为厌世主义之小说，而亦可谓积极的乐观的之小说。盖天下无纯粹之积极主义，亦无纯粹之消极主义。积极之甚者，表十分之满足于此，必有所深恶痛绝于彼；消极之甚者，表极端之厌恶于此，即有所欣喜欢爱于彼。自一端言之，主义固有积极消极之分；合全局而观之，犹此好恶，犹此欣厌，只有于此于彼之别，断无忽消忽长之事也。明乎此，乃可以读《红楼梦》。

《红楼梦》中之人物为十二金钗。所谓十二金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此其旨具于第五回之《红楼梦曲》。此曲之第一节为总合诸种之苦痛而释其原因，其末一节述其解免之方法，其中十二节则历述诸种人物所受之苦痛，亦即吾人生于世界上所受之种种苦痛也。

（《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三至八期，1914年出版）

## 小说话（节录）

### 解 说

山蕴宝藏，光泽外泄，矿师争入，求之未得，斯时也，知此山必有矿，而究不知其矿穴之所在，于是攀崖坠谷，搜岩剔穴，虽异宝未获，而奇景已大增其眼福矣。今世之读《红楼》者，乃大类是。争谓其底里有极大之秘密，为世之所乐闻者，皆欲首先探出，供饷社会，以鸣奇功。推敲字句，参校结构，恍惚迷离，妄加比附，人持此说，纷然聚讼，迄未有一贯之发明，钳息众喙。然从事于此者，仍爬罗剔抉，辛苦不舍，良由其文字有大足动人者在。不然，虽有珍秘之闻，而蒙以拙劣之文字，正如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矣。

余于京都肆上，得抄本《石头记》三册，与通行本多有不同处：晴雯之表嫂即多姑娘；柳五儿之死在晴雯之先；芳官戴皮冠，反著狐裘，宝玉呼之为耶律匈奴，后音转为野驴子。此类尚多，今不复省记。初欲付印行世，以册本过少未决。辛亥秋，匆匆旋里，置之会馆中，今遂失矣。惜哉！

章回小说，吾推《红楼》第一，《水浒》第二，《儒林外史》第三。

写美人以《红楼》、《聊斋》为最擅长。然二者相较，《红楼》尚不及《聊斋》色相之夥。

四时之景，冬景最易写，秋景次之，春则易写而难工，最难者为夏景。《红楼》一书，四时皆备，且各时复分初、盛、末三节，无不逼肖，举不胜举，细心者一览即得之。兹略举数回，余可三反也。《柳叶渚边嗔莺叱燕》，写出春光之明媚；龄官

面蓄，晴雯撕扇，写夏日之静寂；《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写秋夜凄凉；《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写冬景之奇丽。除此书而外，写冬景之佳者，《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鬼山狼侠传》之白人失牛，《旅行述异》之罢猎饮至，皆可喜。

《名伶小传》论徽剧须生分三派。以小说况之，《红楼》似谭叫天，《水浒》似孙菊仙，《儒林外史》似汪大头。

小说中写美人爱情，足为世界美人情种之模范者，吾华则推《红楼》之黛玉，欧西则推《茶花女遗事》之马克。然吾见《庄潜选录》载有《茶花女真本》一则，始知马克之痴情为仲马之饰辞；又见《红楼梦索隐》，知黛玉即董白，亦一失节之荡妇。以此例推，茫茫天壤，那有真情？文人弄笔，虚造华胥国、乌托邦、大同世界而已。

《红楼》宝玉受打，为一大关键。受打之先，宝玉、黛玉时相讥讽口角；受打之后，互相宾礼。所以然者，在诗帕之传递耳。此回情节，犹赴岸之波，层层相追逐，不达彼岸不止。发端于宝玉、湘云谈话，黛玉窃听，听至“林姑娘不说这些混帐话”，已感知已于无涯。至宝玉出来，为黛玉眼泪所逼，已逼出心肝之语，而作者不为伤雅之笔，故为狡狴，以袭人送扇为解脱。既出而受打，归卧怡红，梦中复惊床头之哭，露泪淋漓，不能不逼出于帕之赠。此后二人相遇，其言语概可想矣，复可口角讥讽之有哉？余于十四岁时，已见于此。

作小说须独创一格，不落他人之窠臼，方为上乘。若《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水浒传》，皆能独出机轴者。外此如《七侠五义》、《镜花缘》，亦差可自豪，但为力弱矣。《红楼》则熔化群书之长，而青出于蓝者也。

俗语云：“无奇不成书，无巧不成书。”是矣。然作者处处设奇，则又嫌其不近情理，此乃作书最困难之境。然能者故意设奇，而复能使之入情入理，令阅者不见斧凿之痕，则天衣无缝矣。《红楼》宝玉娶亲一事，实千古奇闻，而自上数回层层节节看来，觉其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并不见其奇。试掩卷而思之，国丧家孝，新郎癫狂，而史主凤谋，欺孙瞎子，作鬼装神，偷梁换柱，是何等事耶？而作者竟能使阅者一概忘之，是真奇矣！《儿女英雄传》于十三妹却婚允婚一回，费尽力气以模仿之，终不能至。

宝玉娶亲一回，揭去新人盖头，退立发傻，此笔微细极矣，使粗心者为之，宝玉必遽而喊闹。试思宝玉此时，决不料及其祖母以此等事欺之也，故惊骇疑讶，恍如入梦。若立时喊闹，必其预有所闻，方为合理。

描写人物，一人有一人之口吻，绝不相混，旧推《水浒》、《红楼》，吾谓《绿野仙踪》颇擅此长。

小说之擅长处，在能琐屑。夫记事空阔，则蹈于平庸，使人易忘。若点缀一二琐事，使阅者如在旁亲见，则永留脑际，拂之不去矣。《啜血酬恩记》，警兵在马上，于靴上划自来火吸烟；《烟水愁城录》，野人月夜守空门者，见丛草微动，伫立凝视，以小石投之；此类甚夥。吾国小说，惟《红楼》能擅此技，然类乎白话耳。周秦之文尚矣；《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是尤杰出之句。求之唐宋而下盖寡，惟老杜之诗中时或有焉。

刻画物状，亦推西籍。《拊掌录·睡洞篇》状群鸽云：“有侧目视空者，亦有纳首于翼，企单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颈呼雌者，咸仰阳集于屋顶。”又《耶稣生日篇》记群童云：“余寒恋重衾

不即起，忽闻门外有童子艳声，似商略一事，少须歌声发矣。余窃起披衣，立肩其扉，见一群天真烂漫之童子，每至一客之门，必纵声歌。余开户隙，童子愕然，遂不能歌，皆停立翘食指，微微撩其唇，状室羞涩，且偷眼观余。忽尔举足同奔，捷如飙风而去。甫转屋隅，闻同声曰：‘吾辈逃矣！’”《喉血酬恩记》记童子哭云：“以手拭目，然犹觉目前青红交杂作圆圈。”此种笔墨，惟妙惟肖。吾中籍虽《红楼》之细腻，亦不及此。

《红楼梦》通行本有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之评话，仓野糊涂，不值一笑。唯护花主人之列赞，颇隽妙可读。

《红楼梦》之探春，贱视其所生，避之惟恐不及，趋炎附势，矫作正直，吾甚恶之。

薛蟠之死，吾谓宝钗杀之也。薛、贾至戚，荣、宁之势炎薰天，何至因区区一店役之命案，以致论抵？且只有薛姨妈托王夫人求贾政，而璉、凤一方面直若罔闻，设非十分不得已，何至以关节干贾政，是必宝钗暗贿熙凤，使之不闻矣。至以误伤论减，申详到部，京师衙署，贾氏关节，较外省更易入手，而竟驳翻，其亦璉、凤之故欤？至薛蟠在囚，薛姨妈每思子伤心，宝钗辄以大义相劝，初闻似甚有理，细按之，兄妹天性，竟一泪不垂，其可恶也亦甚矣！是不但怀发覆之恨，且欲吞其巨产欤？

《红楼》之疑案夥哉！如贾璉行二，而未闻其有兄。贾琮为贾璉之弟，而若有若无。史侯为贾母之侄，而终未临存其姑。贾敬与贾赦为同曾祖兄弟，而王熙凤大闹宁国云：“亲大爷的服未滿，就娶媳妇，是甚么规矩？”诸如此类，不可胜举。

写奸雄之才可爱，无过《红楼》之写王熙凤。外此《大侠红蘂露》写舒务林之发令捕红蘂露，斩钉截铁，声声振耳；《蟹莲

郡主传》写伧蒲洼之诱供，机诈百出，玩人掌上，尤以诱倭朋为最有神。可畏哉！可爱哉！

吾读之而垂泪者，为《红楼》宝玉受打，王夫人、贾母、贾政互相问答一节，而于王夫人哭贾珠，李纨亦哭一笔，出泪尤多。吾思之而伤心者，为《蟹莲郡主传》收场一回，摄政王遥瞻香车已远，呼曰“蟹莲吾儿，吾儿蟹莲”二语，伤心尤甚。

历古伤心之事，莫过情天孽海之中，人亡物在，抚景伤情。传此之笔，莫过蟹莲郡主，归彼故庵。水塘荷苇之中，孤庵寥落，推窗四望，阒寂无邻；触目兴怀者，惟有伊人潜来之幽径，与夫当年之景物而已。蟹莲之情，古今恒有之；蟹莲之境，今古所无也。玄宗凄凉南内，柳叶芙蓉，毕竟宫花寂寞，逊彼野庵，即宝玉泪洒潇湘，斑竹摇曳，亦惟瞻彼茜窗，偶一临之耳。嗟夫蟹莲，何以堪此乎？

小说附图善矣。然《红楼》之太虚幻境金陵十二册，若《推背图》然，是书中应有之图，而现行本均付缺如，是亦书坊之一大缺漏。《孽海花》王石谷之《长江万里图》，亦当补印。

小说叙人物登场，极难见长，不失之平庸，即失之笨拙。施耐庵深得斯中三昧，出鲁达、林冲、李逵、石秀，不费力而不平庸；出史进、石勇、刘唐、张横，突兀而不笨拙。若《红楼》之出贾赦、贾政、贾琏、贾珍，又为一种神笔，只于冷子兴口中遥遥一点，至黛玉入贾府之后，方历落登场，使阅者如久识其人，浑忘其于何时因何事而出者。是乃文章之化工，不易法效者也。

《红楼》薛蟠之女儿酒令，妙在其第三句太好。使俗手为之，必四句一律，反觉平板无趣。

小说起首结尾，要有数法：一神龙见首不见尾法，《水滸》、《西厢》是也；二首尾照应法，《红楼》是也；三乾龙无首法，欧

美作者多用之，吾国未之见也。

有以禅喻书法者，吾则以禅喻小说。《儒林外史》如来禅也；《金瓶梅》菩萨禅也；《绿野仙踪》祖师禅也。至《红楼》则兼有之矣。

《水浒》，当于广厅大厦，卧竹床，摇葵扇而读之。《红楼》，当明窗净几，焚香供花而读之。《金瓶梅》，当卧锦帐绣幄中读之。《桃花扇》，当登山临水而读之。《哈氏蛮荒》，当雪夜围炉读之。《聊斋志异》，当于月下读之。包探案，当于汽车轮船中读之。

有指北京什刹海谓即《红楼》大观园之故基者，不知其何所本。

《红楼》一书，异本极多，见诸记载者，约五六种，盖皆悼红轩改删十次之未定本也。由此推想其原书，资材必极珍秘，而文字必不甚佳，不然何需此劳劳战？雪芹先生，盖深悉其底里者也。

吾谓《红楼》一书，尽教发明家搜出底里，决不能如斯之艳丽缠绵，反不如就此饰辞，认假为真，反覆寻绎，悱恻而有味也。是故董白自董白，黛玉自黛玉，历史自历史，《红楼》自《红楼》，发明自发明，批评自批评，离之俱美，合之两伤，知言者当不斥吾为谬论也。

读《红楼》有左袒宝钗、讥诮黛玉者，其言曰：“宝钗虽为奸雄，然总可立身应变；黛玉纵情任性，不至身名俱裂不止。”其言固不徒为钗、黛而发，亦疾夫世之不自图存者尔。虽然，纵黛玉之量，亦止于其一生沦落而已。纵宝钗之量，其不荼毒天下，遗害万世者几希！

门人王鸿志，字梅骨，读书颇能得间，余观其日记一则云：“余读《红楼梦》，见宝玉受打，全家鼎沸；贾琏受打，只于



平儿口中述及之：因知其祖母之心，有属有不属也。”

文章令雅俗共赏，诚非易事，若《红楼》可谓能尽其长。上至硕儒，不敢加以鄙词；下至负贩，亦不嫌其过高。至《儒林外史》，则俗人不能读矣，故流传绝少。

凡续编之书，概无佳作，如《红楼》、《水浒》、《聊斋》诸后续者是也。斯有三原因：一、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其文即成，其义已足，勿庸辞费矣，续之适成蛇足。二、识高笔健者，必自起炉灶，断不屑因人而热，故续人书者，率皆不才也。三、书非家传户诵者，亦无人肯作牛后，被续之书，概为荦荦名著，是以不易与之颉颃也。

吾国昔无社会小说，故于贫家状况，多未述及，虽《儒林外史》，其中亦不多见，唯述范进家，为觊缕尽致。余则《红楼》之王狗家，《金瓶梅》之常峙节家而已。反观迭更司之书，则真可谓穷极色相。

灯谜、酒令、诗词、歌谣、对联、匾额，为小说之点缀物，《红楼》及《品花宝鉴》所用最夥。然二书均以酒令为最佳，若《红楼》之灯谜极庸俗不堪。

《红楼》不演正人，然特写一包勇。是盖惧阅者读一百二十回之长文，已如身历其境，为放僻邪侈之气所薰陶，岌岌乎流而忘反，失却本来面目，几不知世界之上尚有所谓正人君子者，故借包勇浑朴忠正之气以振刷之。

先君最爱读《红楼》，二十年手不释卷，论贾政看宝玉课文，看题后仰首而思，然后看文一笔云：“此乃老荒思题之上下截也。”是非深于制义者，不易看出作者之用心。

梁节庵曰：“《红楼》之宝玉指清世祖，贾赦、贾政、王夫人、邢夫人四人合演多尔袞，撮其名姓之音义，曰摄政王刑，谓多

尔衰没籍也”云云。《红楼梦索隐》，吾未窥其全豹，宝玉指清世祖，固已言之矣，至摄政王刑四字，不知亦有此发明否？

《尸骸记》曰：“见绝世姿，淡漠视之，深负造物。”斯语如出贾宝玉之口。

《红楼》群婢命名为他书所不及，《聊斋》诸美人重字微多。

《水浒》如燕市屠狗，慷慨悲歌；《封神》如倚剑高峰，海天长啸；《红楼》如红灯绿酒，女郎谈禅；《聊斋》如梧桐疏雨，蟋蟀吟秋；《桃花扇》如流水高山，渔樵闲话；《七侠五义》如五陵裘马，驰骋康庄；《儒林外史》如板桥霜迹，茅店鸡声；《茶花女》如巫峡哀猿，三声泪下；《品花宝鉴》如玉壶春醉，晓院莺歌；《新齐谐》如剧场三花，插科打诨。

写风雨之佳文，无过《红楼》之秋窗风雨夕，及薄倖郎开首一章。

论小说者常以耐读之遍数定书之高下，是乃极好之标准也。然亦有时或爽。即如《红楼》百读不厌，无论矣，《水浒》只须三四遍，《儒林外史》反有六七遍之意味。

《红楼》写尤三姐嫁柳湘莲，自定婚以至失踪一段，笔墨草率迫促，神情恹恹迷离，比之全书之细密，俨若另出一手。

写专制朝廷威严，莫过《红楼》，而贾政由江西粮道回京陛见一回，尤为出色。足与媲美者，为《孽海花》于敏召见一回。至《水浒》写宋徽宗，有意调侃，当作别论。独《野叟曝言》之写宋仁宗，直如三家村之农户，与《刘大人私访》说乾隆一样伧野，实不知朝廷为何物。

写富贵家气象，除《红楼》外，即推《品花宝鉴》。《儒林外史》亦个中人，特未尽力铺张。至《野叟曝言》之写文素臣家，犹其写朝廷也，实未窥见富贵家之门户。“三世仕宦，才晓得

穿衣吃饭。”寒士作书，切勿说富贵话，使人齿冷。

白话小说用方言，当附以官话诠释，不然他方人读之，不解其趣。《红楼梦》宝玉受打，黛玉独立花阴，遥望往怡红院看视者，久不见王熙凤，心中纳闷道：“如何他不来看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他必定也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太太的好。”“打花胡哨”一语，谓匆忙急速，旋入旋出也。吾知南人读此，不晓其义者多矣。尚忆在武昌时，同学某君读《红楼》，至王熙凤和解宝、黛二人口角，携之至贾母前云：“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对笑对说的，倒像黄鹰抓住鷄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不解“扣环”二字。以余为北人，询余作何解。余谓谓十指交叉也。《孽海花》一段苏州话，必为趣语，惜北人不晓其意。昔在保阳，见《上海花演义》一书，喜其笔简而意足，而纯用上海土语，苦于不能了解。

有谓《红楼》之宝钗，乃暗指高江村者。观《簷曝杂记》金豆荷囊之伎俩，宝类宝钗之化身，说者当不无所见。

中国作小说者，爱说三教归一，谓儒释道同一理也，如《荡寇志》、《木兰奇女子传》是也。且有以此等俗语诬蔑《红楼》者。

芦雪亭吃鹿肉一段，句句有刺，未染指者，惟黛玉一人。

贾政夫妇皆愚而忍，然贾政事事令人笑，王夫人事事令人恶，而肤视之，又似宽宏仁人也。作者之笔，何其神哉！

政老可笑之处多矣，而元妃省亲，政老于帘外背诵一段骈俪古文，尤其生色。

忽发一豪兴，欲联合海内小说名家，组织一小说审定会，甄选五部之善本，次第之高下，各汇为丛书，俾后之阅者，知

所注意，不致为无价值之作，枉耗其心目之力，而后之作者，亦有所矜式，是固有功于世之举也。惟以人微言轻，不克荷此号召之任，兹就一隅之粹论，假定其等第，以请教于高明。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品花宝鉴》，《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丙等二种：《花月痕》，《荡寇志》。

文章有歇后法，皆由歇后诗脱胎而来。如《红楼》之写顽童闹书房，先将创立义塾之始，写得整整齐齐。《官场现形记》写两钦差查办浙江，于初进省时，写铁面无私的神气，吓人欲死。此皆为以下作反跌之地步。龚定龢《干禄新书序》，亦用此法。

吾国记梦之作无佳文。盖国人莫不以梦为兆，非兆梦，则不笔之于书。既以梦为兆，则梦境必首尾整齐，与实事不甚相远。夫寻常梦境，概如天上浮云，倏衣倏狗，又似波底屋树，散碎婆娑，终无具体迹象，历久不变灭者，求其能肖之笔，当搜之海外，然今尚未得也。《红楼》太虚幻境第二梦略有似处。

自今而往，章回小说，不易有佳作。盖章回之书，非在四五十万字以上，则不易受人欢迎。如此六书，仓卒为之，决不能完善。造意谋篇，起稿芟润，至速非数载不为功。《红楼》至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原稿且不计焉。《荡寇志》、《镜花缘》皆将近十年。昔人穷困不得志，乃闭户著书，以泄一生之牢骚。加以出版不易，其书大率于作者死后若干年，方能行世，故作者无汲汲求名谋利之心，得优游删润，以求尽美尽善。今则不然。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作者孰不好当世之名？虽自知瑕疵尚夥，而迫不及待，急付书坊，藉以广声誉，得润资，虽林琴南氏以文名者，尚不免此病，他更无

论矣。

吾幼年读唐诗，至元稹闻白乐天左降江州司马一首末二句：“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即怪其何以不用伤感语作结，而以写景作结？继而细思之，无论用若何伤感语，总不及暗风吹雨之伤神。今恍然知其故矣。盖写凄惨悲凉之局，最妙以当时景物为收煞。盖阅者之感觉已随作者之笔端入于幻境，与书中身受凄惨之局者同一迷惘，并不自觉其悲，忽然精神为景物所提出，方知己乃置身事外，而回首局内婉转哀凄之人，益慨然洒泪。此又如长夜哄饮之徒，愈醉饮愈豪，及忽开门见曙光，为晨风所吹，始恍然知饮已过多矣，豪兴一衰，酒力发作，天旋地转，乃仆于地；战阵肉搏，生死须臾之际，身当其境者，并不知所谓痛苦惊惧，及战罢幸生，回顾伙伴横尸，而水流花落，柳曳鸟啼，自乐其乐，此时之痛苦感伤之情，决非顷刻间血光剑影之下所能发者也。《红楼》宝玉闻黛玉死，即时神出乎舍，皇皇追赴泉路，吾知阅者灵魂，此时亦紧随宝玉之后，窥其所往，且代之以张皇四顾，以侦黛玉之踪迹形影。及宝玉惊于块石之击，返魂入壳，张目而视，惟见案上红灯，窗前皓月，依然锦绣丛中，繁华世界，不禁一切付之无可奈何，惟有长嘘垂泪而已，而阅者灵魂，此时亦返于宝玉榻前，与之同声一叹，此时之悲凉，过于张皇泉路时盖万倍不啻也。其于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也，亦用“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八字作结，殆非人境，神乎其技矣。

尚有似此者，如秦可卿之死，现梦于王熙凤，逮熙凤梦觉，闻云板四响，正是丧音，此笔令人毛发皆竖。

（据民国八年中华书局印本）

## 古今小说评林 (节录)

冥 飞

小说可以长篇为主体(章回小说)，长篇尤以白话为宜。文言长篇，如《三国志》之白描浅说，尚不及半白话之《石头记》也。

小说笔法之佳妙者，以意在语言文字之外，耐人寻味者为神品。此境在各小说中不可多得。(如《石头记·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一回，宝玉窥窗时。)以语言作作有芒，及彼此发语针锋相对者为能品。(如《石头记·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回，黛玉之调侃宝玉。)其平铺直叙者为下。

《红楼梦》一书，最能写儿女子痴怨之情。此种痴怨之情之所表示，恰只有捻酸吃醋四字。

昔胡润芝谓《红楼梦》一书，教坏一般官场，只晓得捻酸吃醋，狐媚子霸道。其言似谑，而实则断定官场之丑态矣。

狐媚子霸道之发生，实亦由于捻酸吃醋。盖捻酸吃醋者，己未到，则患人之得之；己既得，尤患人之夺之。狐媚子霸道者，未得时，凡所以求其得之者，匪所不至；既得时，凡所以保其不失者，亦匪所不至。总而言之，只是患得患失之一个私心而已。

争权者必同僚之官，争产者必同父之子，争宠者必同夫之妇。盖其人希望中之利益，此盈则彼戾，此戾则彼盈，不能两全，而人情又无不喜盈而恶戾，斯争端起矣。故官僚之志在专政权，妇女之志在专房之宠，其所以求达其目的者，各逞其手段以赴之，而双方所进行之路线，一至于交互之点，遂发生冲突矣。

嫉妒之性，男女皆有之，而女子为独甚。故此种嫉妒之性可谓之普通之女性，捻酸吃醋即由此种女子所发挥。充此种女子之量，其所注意之目的物，能取得至高无上之所有权，则可以牺牲其生命以殉之，而不之悔。其在男女之际，当爱情萦注时，而触发此种之女性，而妒而痴，则捻酸吃醋焉；而妒而悍，则狐媚子霸道焉。故此种女性之表示，自可认爱情最为专注之一种，（故《红楼梦》可谓为言情之书）而实不能谓为高尚纯洁贞一之爱情之标准。（故《红楼》之言情只写得痴儿女之一部分）

爱情为流动之物，人人同具此情，而人人不能保守此情而不贰，则以人心最善于变幻，其爱情可以倏注倏移，倏真倏假。故以人类爱情而比较之，当然以小儿女彼此相恋之情为真切，为专一。盖凡人最初之爱情一本其天然之知识，苟有所注，其映入脑筋者甚深，且幼稚之年于一切机巧变诈尚非所习，故其用情可以有痴之一境，由痴而怨，固男女间必不可免之事实。盖爱情苟有专注，则惟恐其人之负我，我意一有所拂，即不免于怨矣。

写痴情最难，写小儿女痴怨之情更难，以其所托物而表示其情者，往往在语言之外。《红楼》作者，乃以捻酸吃醋者写之，其聪明不可及，其体会小儿女之心肠者更不可及。书中写黛玉痴怨处，无往不有捻酸吃醋之意，亦无往而不有小孩子气，盖痴无不妒，怨无不嫉也。为之一一提出，比互观之，则作者之用笔巧妙处，用心深刻处，历历可见。

第七回，周瑞家的替薛姨妈送宫花，最后送与黛玉，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此言虽尖利，然实在是小孩子话。

第八回，宝玉与宝钗互认金锁宝玉时，林黛玉摇摇摆摆的

来了，一见宝玉，便笑道：“暖哟！我来的不巧了。”接着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语意太显明，真是小孩子口没遮拦的话。虽然仗着小聪明，能够自圆其说，（“要来是一齐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如此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究竟口太快了，足见其胸无城府。

第九回，宝玉上学去，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唠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叫住了，问道：“你怎么不辞辞你宝姐姐来？”其酸意自在言外。

第十七回，贾政小厮解去宝玉所佩荷包扇袋，黛玉疑其将己所做荷包也给了人，便铰破宝玉所嘱做而未完之香袋。此正是小孩子斗气的办法。

第十九回，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奇香不成？我有的不过是那些俗香罢了！”又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又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是为捻酸吃醋的正笔，而语语不脱孩子气。

第二十四回，史湘云来了，宝玉正和宝钗玩笑，便一齐来至贾母这边，黛玉问宝玉那里来，宝玉说在宝姐姐家，黛玉冷笑道：“我说呢！亏在那里留住了，不然早就飞来了。”酸意刻骨，而仍是小孩子话。其后赌气回房，宝玉前往温存，明说出疏不间亲、后不偕先等语，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疏远，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绝不知道我的心不成？”此以见其用情真率，不逞掩饰处。

第二十八回，元春赏端午节礼，宝玉因所赐与宝钗同样，



故叫紫鹃来拿去与黛玉拣选留下，黛玉不拣退回，及遇宝玉询问，随口说：“我是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草木之人罢了！”此可见黛玉妒宝钗者甚深，无时无地不留意。此次恰非宝玉自动，故其言词甚轻。及宝玉闻之发誓道：“除非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前世不得人身。”黛玉因其非出于自动也，故不与之辩驳。及宝玉又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盖痴妒之情，不禁冲口而出矣。二十八回之末，黛玉因宝玉要看宝钗的红麝串，故以呆雁调侃之，以手帕作势抛向宝玉脸上，其情可想。

第二十九回，多情女情重更斟情一段，遂结束以上各回小孩子斗气之行动语言，其痴妒之情不复明写，然怨嫉之蕴于中者弥深矣。

男女间之爱情假者多而真者少，故真正之爱情最不易写。写捻酸吃醋，以表示其专注之爱情，固是作文者一种烘托之法，然写凤姐之妒而悍不若写黛玉之妒而痴之真挚也，写宝钗妒而阴险不若写黛玉之妒而直质之真率也。故《红楼》作者，于写黛玉捻酸吃醋处，无一笔不是从女孩儿家心坎中搜剔而出。

男女间之爱情因年事而不同，《红楼》作者最能于此等处着笔。其写宝玉、黛玉两人之情，年各不同，是真能揣摩儿女子心理者。

宝玉始见黛玉而砸玉，是即爱根之萌动处。小孩子气弥甚，其用情亦弥笃。

黛玉之用情处，除上述种种捻酸吃醋之表示外，至二十九

回（《多情女情重更斟情》）后，而一变其小孩子气，至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后，而一变其妒忌之心。盖其时身世之感深忧于中，已无暇争妍取怜，逞强好胜矣。

小孩子之斗气，夹杂以捻酸吃醋之意味，则其文其事，尤为妙不可阶。如二十二回，湘云说小戏子像黛玉，宝玉向湘云使个眼色，湘云叫翠缕收拾衣包道：“明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嘴脸！”宝玉忙分辩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了我，岂不辜负了我！若是别个，那怕他得罪了十个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摇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也不如你林妹妹。别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说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他了。”宝玉急的说道：“我倒是在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万人践踏。”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口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恶誓。胡说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教我啐你！”此一段言词已经妙绝，岂知下文黛玉对宝玉之词更加灵妙乎？原文如下：宝玉道：“凡事都有个缘故，说来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恼了，到底是为什么？”黛玉冷笑道：“问的我倒好，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又道：“这一节还可恕。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顽，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们原是贫民家的丫头。他和我顽说，如我回了口，岂

不是他白惹轻贱！你是这个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此种言词，以较盲左述郑庄公对许叔之言，及吕相绝秦之书，无其深曲；以较腐史报任安书，及李陵答苏武书，无其痛快也。

《红楼》文字细腻处为他书所不及，盖所写者皆水做的骨头之女孩儿，不容其不存气儿暖了吹化了薛姑娘，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之心也。

《红楼》写儿女子之情，有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之处。如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段，已极其温馨旖旎矣。而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一段，其写宝玉信步走入潇湘馆，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耳内忽听得细细的唤了一声道：“镇日家情思睡昏昏”，其后走入房内，见黛玉星眼微扬、香腮带赤云云。女孩儿家怀春情态跃然纸上，是谓写生妙手。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一回，宝玉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是为第一次唐突黛玉。《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一回，宝玉对紫鹃道：“好丫头，若与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是为第二次唐突黛玉。

宝钗阴险狠毒，以黛玉之稚气，当然不是对手。盖黛玉多心，乃无手段；宝钗多心，手段又辣故也。

宝钗心计之工，手段之辣，其一为笼络袭人，代做宝玉活计；其二为金钊儿死，出其新做之衣，与之装裹，以讨王夫人之好；其三借黛玉随口说出《西厢记》、《牡丹亭》词句之故，而以花言巧语解其疑癖，使之不防；其四滴翠亭扑蝶，得闻小红

坠儿私语，而嫁祸于黛玉；其五黛玉死后，不许宝玉得见其遗物；其六急于遣嫁雪雁；其七紫鹃非自己呼唤则不来。凡此者，皆作者有心写宝钗成为面热心冷之人也。

探春心灵手敏，作者写来恰是一极有作为之人，然全书女子皆不及也。

书中所写规矩礼节，皆八旗世族中家法。近今清室虽亡，而八旗世族中人，对于此等规矩礼节，仍不少变。乃有谓探春对于生母太无情义者，是其人毫不知八旗世族中之习惯者也。满人有世仆之制，主仆之分极严。所纳之妾，如系仆家之女，其看待自较所纳平民之女不同。故赵国基死，探春只能援老例赏以二十两，而袭人之母，则可以赏四十两，以其为外头人也。至于平时之礼节，子女在父母前可以有坐位，妾在家长及主妇前无坐位；媳妇在翁姑前亦无坐位，孙及孙女则可以有坐位。盖妾本以婢蓄，身分自低，若媳妇在尊长前，不能不循卑幼之礼也。惟媳妇之年老者始有命坐之特典，妾则始终不能蒙此特典也。

《阅微草堂笔记》言：有世家子纳其仆女为妾，仆不愿，无如何也。其后妾生女而美，其主闻之，亦纳为妾，世家子不愿，亦无如何也。此可见满俗世仆之制之一斑。清制：满人上奏称奴才，亦世仆之证。今人于掌故漫不留心，对于古人所作之书妄加评驳，多见其不自量也。

尹文端继善之母张氏，妾也，乾隆帝封为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诟其子，张夫人跪求乃免。此事见于袁简斋所作尹太夫人受封记。盖世家大族，嫡庶之礼极严，原非穷措大所能梦见也。

评《红楼》者甚多，而皆有其见解，见仁见智，互有得失，此亦操觚者之常情也。独近日坊间有一书，名曰《红楼梦索隐》

者，其牵强附会，武断舞文，为从来所未有，可笑之至也。

董小宛之为董鄂妃，未始不可存此一说。若必欲指董鄂妃为董小宛，已不免胶柱鼓瑟之讥。（盖小说中除历史小说外，均当以寓言目之。必求其人其事以实之，是亦不善读古人书者矣。）乃今于小宛之外，又牵入一刘媪，已属支离牵强，然以时代考之，则其强拉胡扯，犹为近情。乃不谓于嫂叔逢五鬼等事，又牵及康熙诸子争夺大位，然犹曰曹雪芹所增补也。至于贾太君抹骨牌，乃硬派孝庄后亦爱抹骨牌，而举清季宫闱秘史中所载孝欽与宫眷赌钱之事以证之。岂知宫闱秘史、南巡秘记（索隐多引用之）诸书是否可以传信，似尚待他人为之著一部索隐，而后可以证实其书之非向壁虚造，而今之索《红楼》之隐者偏奉为金科玉律，不亦浅陋无识之至乎！

纯粹之白话小说以《儒林外史》为最，盖其他之书无不有文言及俗话官话夹杂其中者也。

长篇小说中，有以俗话为白话者，如《金瓶梅》是也；有以官话为白话者，如《儿女英雄传》是也；有白话而夹杂以文言者，如《红楼梦》中之“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等词是也；有白话而夹杂以俗话者，如《水浒》中之“干鸟么”、“干呆么”等语是也。其完全白话之小说，予生平实未之有见。其俗话、官话、文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为首屈一指。纯料之白话，不独了字、呢字、哩字、的字、么字、吗字等类之语助词不可多用，若北方之普通话不能通行南方，南方之普通话不能通行北方者，如爸爸、爹爹、你老、老板、堂客、师母等类之名词亦宜少用，即红东东、绿悠悠、甜滋滋等类之形容词亦不许乱用也。今举《儒林外史》一段以为标准：“五河县有什么人物？就只有彭乡绅。五河县有什么出产？就只有个彭乡绅。五河县那个

有学问，就是奉承彭乡绅。五河县那个有才情，就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有一件事，人家还怕，是与盐商方家对亲。可有一件事，人家还亲热，是大捧的银子拿出去买田。”此种盘空生硬语，是为白话之正宗，盖行之全国，传之后世，无有人病其费解者也。

（据民国八年民权出版部印本）

##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

海 鸣

《红楼梦》是无上上一部言情小说，破被一般刁钻先生挥洒其考证家之余毒，谓曰暗合某某事。于是顺治帝也，年大将军也，一切鬼鬼怪怪，均欲为宝玉等天仙化人之化身，必置此书于齷齪之地而后快，此真千古恨事也。尝见陈蜕庵所著《忆梦楼石头记泛论》，其开宗明义第一章曰：“尝怪世人牵引《石头记》附于感时事、慨身世之列，必为作者所唾弃。千古言情，推此一书，警幻所谓闺阁中可为良友，诚不诬也。慨自巫山云雨，误属登徒，靖节闲情，托之亡国，凡不许玉台有新咏，仅仅得此，又从而夺之。彼警幻且不忍怡红独为增光，奈何一人让而天下不与于仁耶？况琉璃砚匣，翡翠笔床，岂为须眉浊物设乎？”快人快论，实获我心。然感时事、慨身世二者，蜕庵犹不许牵强，若硬以须眉浊气撞入大观园，冒名顶替，是直当餮以老拳矣。

《红楼梦》中王一贴医士曾有疗妒汤一方：“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晨，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一剂不效，吃十剂；今

日不效，明日再吃；明日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去，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其言颇有深趣。嗟夫！自有婚姻制度，即不能无妒，而疗妒之方，除至横竖要死时，别无可疗之方。其毒如此，是可畏矣！

贾宝玉问王一贴妒病方子，鉴于夏金桂之妒也。但宝玉“亦曾过来见过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焉得这等样情性，可为奇事，因此心下纳闷。”夫宝玉之所以纳闷者，女子胡为而妒也。嗟夫！女子岂好妒哉？恶劣之婚姻夫妇制度，迫之使然也。故夏金桂举止形容并不怪厉，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相上下，其所以有此奇特之性情者，因众姊妹尚未嫁人，而夏金桂已嫁与薛大哥，配非其偶，不得不假妒之一字以发挥其牢骚耳。

女子中未尝无英雄，但处此婚姻夫妇制度之束缚中，男女又不平等，不能于他处有所作为，抒其怀抱，亦惟有制服丈夫，以快一时之意而已。此之谓英雄之妒，为妒中之最可畏者，夏金桂是也，王熙凤尤其是也。

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书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妇，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吾人不必综观全书，即阅第五回太虚幻境《红楼梦》十二支唱词原稿，如《终身误》所云：“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是言夫妇制度之足以误人终身也。又如《枉凝眉》一段：“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夫谁致之，一至于此！是又夫妇制度为梗也。他如元春之入宫册妃，于归省时说：“当日既送我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迎春之误嫁中山狼，及夏金桂之闹闺阁，尤二姐之赚入大观园，尤三姐之自

刎，晴雯之被逐，以至于金钊投井，藕官焚纸，龄官画蔷，鸳鸯殉主，妙玉入魔，袭人再嫁，司棋殉潘，五儿抑郁，香菱受苦，紫鹃悲愤，四儿配人，芳官出家，一切好女儿，其精神上肉体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妇制度直接间接所馈送而来。此曹雪芹所以写荒唐言，洒辛酸泪，而慨叹不已也。即间或写及史湘云女婿甚好，然而下半部书内不写其夫婿姓名，结缡不久又为新寡，是亦虽有若无，况结果亦不佳乎！宝琴与梅翰林儿子虽是一对好夫妇，然在一百十八回书内，王夫人口中也不过说“听见说是丰衣足食”而已，并未有何等真正之幸福。探春嫁与周家，固然甚好，然是三姑娘有本事、有能干博来者，不能一例论。巧姐后作田家妇，是患难中急不暇择，虽无大不好处，然亦可怜矣。故予敢曰：“一部《红楼梦》，均为伤叹夫妇制度之不良而作也。”

或曰：“如子所述，《红楼梦》亦不过说不自由结婚之苦，子何得因此而推翻夫妇制度耶？”余曰：“余当倩宝哥哥来作证。第七十七回，周瑞家的拉司棋出去后，宝玉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又第七十九回，迎春出嫁，要赔四个丫头过去，宝玉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人又少五个清静人了！’又本回书中，薛蟠说亲，宝玉对香菱道：‘只听见吵闹了这半年，今儿有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的，后儿又议论王家的。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造了什么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又第一百回，探春出嫁，宝玉哭道：‘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这里，单剩我作什么？’又百〇六回，史湘云出嫁，宝玉发了一回怔道：‘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必要出嫁？’如是种种，均有至理含于言外，尤以叹少清静人及为什么大了要嫁二



语为尤沉痛。此真大千世界一切善男子善女子所不可解者也。嗟夫！‘谁有父母，谁无父母，弃我父母，事人父母’，古乐府以是咏不嫁之节女，是则姐姐妹妹都不留在家里，又岂姐姐妹妹所愿也，亦不过相沿之夫妻婚姻逼之不得不如此而已。故一百回中，宝玉大哭之后，经宝钗解释，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及后掙出一句伤心话强说道：‘我都明白，只是心里闹得慌。’明白者何？盖明白夫妇制度之不良也。此时虽犹有含而未吐之语，及至湘云出嫁，一天一天，更过不得，遂直行道出为什么要嫁一语，作一总结，以点明其不赞成夫妇制度之本旨。后之人读其书而哭泣而悲痛，奈何乃不能得其三昧，以发挥其意义，为一切未来之善男善女造福乎？嗟夫！负曹雪芹，负贾宝玉矣。”

读《红楼梦》人每每于宝钗不能无愧词，即九十八回书中宝玉亦硬说：“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怎么被宝姐姐赶了去了？他为什么霸占住在这里？”护花主人评曰：“一个赶字，又加霸占二字，定得宝钗罪案。”虽然，余何忍罪宝钗哉？宝钗之心如何不可知，但说伊定要欲林妹妹以为快，则万无此理，而彼且不任其过也。自逐晴雯起以至绛珠归天止，其中二十回书中，字里行间，字仅见有贾母、王夫人、熙凤、薛姨妈、袭人等不是处，以致逼成此变。彼宝钗者，出闺成大礼之时，书中屡言“他受委屈”、“好像不愿意似的”、“后来便自垂泪”、“也没得说的”种种无可如何之词，皆是极力回护宝钗处。盖宝钗一弱女子，纵有夺婿之心，亦不能独具夺婿之力。彼不解事之贾母、王夫人，或亦别有用意。与其罪宝钗则不恕，罪贾母、王夫人则不情，何如罪夫妇制度，犹不失为讲社会主义者之论调乎！

善哉，明斋主人之总评曰：“人怜黛玉一朝奄忽，万古尘埃，谷则异室，死不同穴，此恨绵绵无绝。余谓宝钗更可怜，才成连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绝无眷顾，反不若资恨以终，令人凭吊于无穷也。要之，均属红颜薄命耳！”此语可谓善于体谅女子，仁者之言也。但余于其下敢再赘一句曰：“要之，均属夫妇制度之为害耳！”呜呼！

原书，大某山民亦有评曰：“黛玉气断之时，即宝钗成婚之候。新房热闹，满堂合奏笙箫；旧院凄凉，半空亦有音乐。夫笙箫者，生所同也；音乐者，死所独也。黛玉亦何慊乎宝钗！”此语与余情死得真正之愉快一语；颇有符合处。嗟夫！结婚者，生所同也；情死者，死所独也。明斋主人所谓“反不若资恨以终，令人凭吊于无穷”者，何又与余凭吊拿破仑之语相同乎！呜呼！黛玉宜无恨矣。

又第百十八回，宝玉向莺儿笑道：“果然能够一辈子是丫头，你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夫做一辈子丫头，有什么造化哉？不嫁人而已，不为夫妇制度所束缚、受痛苦而已。岂有他哉！又袭人亦无大坏处，宝玉对莺儿说：“他是靠不住的。”何以谓之曰靠不住？以袭人后来嫁人也。袭人何以嫁人？因其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算是宝玉屋内人，若是老爷太太打发出去，死守着叫人笑话也。质言之，婚姻问题上发生之难以自处之问题，不得不嫁也。让一步言，袭人未经老爷太太认是宝玉屋里人，正好另嫁他人，不受夫妇制度节义上之束缚，得以自求其幸福，未始非袭人之幸。然此无形中夫妇制度节义上之问题，终与袭人以难以自处之痛苦，而此痛苦且又正发生于他处之正当婚姻问题，是岂袭人之罪哉！盖亦夫妇婚姻制度之罪也。苟无此制度，则袭人决无有种种难以自处不快之观念，

即后来另寄情于蒋玉函，亦不足以惹起后人之厌弃也。虽然，苟真无夫妇制度者，又焉有《红楼梦》？故余曰：《红楼梦》有感于夫妇制度之不良而作也。

宝玉与宝钗，其初未尝不相怜相爱，然结婚之后，乃格格不相入，非宝玉之罪，亦非宝钗之罪，乃夫妇制度之罪也。因有夫妇制度，宝钗所以负倾轧黛玉之冤，而宝玉遂以痛心夫妇制度者，而不得不移恨于宝钗矣。宝钗冤哉！

男女爱情与夫妇制度绝不发生关系，但相沿既久，无论二女争一男，二男争一女，苟不能与情敌争此纯洁之爱情，遂不得不假力于夫妇制度，而以种种卑劣之手段为夺婿逼嫁之举，以快其私欲于一时。然其后苟发露此兴讹造讪之秘密，则伉俪之间顿生恶感，而笏箠遂成仇敌。即或一方面之心仍不少变，必求其情人与我同好，转移其性，然于事奚益，亦不过以精赤之心包裹顽石而已。宝玉、宝钗之事，可以鉴矣。反言之，如真无夫妇制度，男女之结合全恃爱情，则纵有相妒相争之事，然所争之点不出于爱情以外，情薄者自处于失败之地位，无可争也，亦无可妒也。质言之，即争亦无益，妒亦无益也。宝钗虽黠，终不能移宝玉之心，而大观园姊妹众多，亦无能如林黛玉能得宝玉纯一之爱情者，是可知矣。反是，因有夫妇制度，而所谓金钱也，势力也，门楣也，礼俗也，父母之命也，媒妁之言也，均起而为男男女女相争相妒之焦点。有真爱者乃转而无幸，是岂人之所堪受耶？呜呼宝玉，乃以此故而求幸福于做和尚之一去矣。

中国旧中说颇善言情。最佳者如《石头记》，然亦不过言儿女之情耳。其余如《西厢记》等，则已开才子佳人恋爱之滥觞，使后之作者，千篇一律，接踵而起，令人生厌。虽唐人说部

中，其间不无英雄爱情、天人爱情之描写，惜无长篇大作，不足以为小说之大观；而《聊斋·乐仲》一则，点缀佛菩萨爱情，恰得其正，又惜于哲理少有推阐，不足以饜吾望。近来林畏庐译司各得之《剑底鸳鸯》，叙英雄之爱情，又译森彼得之《离恨天》，叙天人之爱情，吾无间然。然以此益叹吾国文学之不振也。且自新译小说行世，一时报馆先生，书坊食客，亦多摹仿西风，自为说部。最初则有改良小说社之《风流史》、《烂污史》各作，学《金瓶梅》、《耶蒲缘》既不似，较《后红楼》、《续红楼》亦不见佳，但其与《大红袍》诸书同为下等社会所嗜，则未尝不足为此等人一开眼界，又何必加以诮责。民国二年，徐子枕业有《玉梨魂》之作，其叙述固才子之爱情，而诗篇乃不亚于《花月痕》。夫《花月痕》虽尝以多诗取厌，而其写情亦颇有独到处；《玉梨魂》事实寥寥无几，非其类也。偶集得骈句若干，近体诗若干，如《平山冷燕》所为，而尚不及《燕山外史》之纯粹，乃大得时人所叹赏，遂开一专用骈句词诗堆垛才子爱情小说之怪风。而学之者，才且不及枕业，偏欲以其拙笔写一对无双之才子佳人，甚至以歪诗劣句污之，使天下人疑才子佳人乃专作此诗歪诗者，宁非至可痛心之事耶？

（据民国八年民权出版部印本）

##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

箸 超

药死社会，一部《红楼梦》已足，湘西曾子松乔建议四大奇书，斥《金瓶梅》而进《红楼梦》。以文字言之，曹雪芹以词人之笔写儿女琐事，直如镂月穿云，团花簇锦，无《金瓶梅》之秽

姿，有《西厢记》之温柔，中国言情小说可称极轨。且中间描写人物，亦如耐庵之《水浒》，一人有一人之性情，同是尖酸险诈，而黛玉与晴雯不同，宝钗与袭人又不同。人谓耐庵撰《水浒》，凭空画三十六人于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状，每日对之刻画，故能形神俱化。吾不知曹雪芹之撰《红楼》，壁上画了多少美女，故能一手写来不着类笔也。追配耐庵，非不允当。但其音入柔靡，青年男女不善读者不少。不敢以文字尊雪芹，当以世道人心抑雪芹，如此证古，庶可无愧也。

《红楼梦》不拙于文字而拙于言情，不拙于言情而拙于言委琐之情。虽中间夹叙社会亦有独到之笔，而描写豪门声势恍如身历其境，结尾一味凄凉，尤为说家创例，然其贻害青年实非浅鲜。一部大著作，被不善读者读之，以遭非议。雪芹有知，当饮恨于地下也。

小说有正反两解。何谓反？作者警世之心，恒露于言外，其文于恶人得意时写得声势赫然，几如锅汤之沸，令人不可向迤，殆至威势既去，乞丐路狗亦得而侮之，而作者亦不过略缀几句，俾读者知天道好还而正理不磨。此类小说，于社会极有效力。何谓正？纯从好人着想，而于歹人则不过略举历史，其劣迹既未暴露，倏焉而置之典刑，反令读者讶为报应太酷。此种小说，用意非不至善，然以《大学》、《中庸》教材儿，即能句逗，亦挖痘腔耳。由前之说，《三国志》、《水浒》、《红楼》其较胜者也。《三国》不薄曹操一句，而红逼宫一出惨剧，惟曹氏有此消受。《水浒》写强暴恶霸几乎炙手可热，借被山上人两拳一脚，打得音信全无。《红楼梦》更加奇妙，连主人翁都不是好人，昔时气凌万乘，结果不如一农家女，其劝惩之妙实有翻陈出新者在也。下至《薛家将》、《杨家将》、《岳传》等，写正面居

多，故移易社会之魔力亦渐小。近时小说家则又不然：反写者纯以反面为正，无句不成齷齪语；正写者则如行尸走肉，无一点活气。以反为正者，孺子不可教也。至于正写之手笔，其心地本明白，其眼光亦敏速，其上下古今之小说尤参阅得多，何以畏首畏尾，变成虚怯之症，则以无胆量故也。余故尝曰：惟施耐庵有胆量，能把二潘秽态写得一笔不落。至曹雪芹，已藏头露尾矣。若《金瓶梅》，则以反为正，主惩戒而益以诲淫，不可训也。

《红楼梦》，通俗小说中极细腻之能事者也，而吾谓其词句不雅驯。其较著者，为宝玉与湘云谈话，有“林姑娘不说这些混帐话”一句。宝玉一锦绣公子，绮罗丛人，如何温文，如何尔雅，疑非其口吻也。余幼时喜骂“娘煞”，屡遭严庭斥责；次兄喜羞人面孔，严庭亦屡戒不宜。余家非豪贵也，而家庭规范犹如是，况宝二哥哉？父教严，门风谨，莺声燕语，把男子气都销尽，不识混帐二字从何处学得，岂从焦大口中听来者耶？余说一笑话，要是此一种口吻，上海舞台中可编得《红楼梦》佳剧多种，饰宝玉者李桂芳、陈嘉祥，皆极称职之人才也。此是雪芹失检之笔。

小说之主脑，在启发智识而维持风化。启发智识犹易事也，维持风化则难乎其难，是非有确切之伦理小说足以感动人心，而使愚夫愚妇皆激发天良不可。顾伦理小说极难措笔。偏于庄重，则如城隍庙之皂隶，令见者望而却走，虽口口圣贤，句句经传，自以谓阐发无遗，于世道无小补也。偏于烘染，则失之油滑，必貽吃荤念佛之讥，而阅者亦无可注意，是标为伦理，而与不伦不理一类也。中国各古本中，无论何种小说，于伦理二字却都有价值。《三国》谭、尚相争，丕、植相逼，孙坚

之谋嫁妹，春香之告黄奎，是反写也；曹后贵兄，秦姬哭江，赵云拒赵范之嫂，桓侯堕麦城之血，是正写也。《水浒》武行者故事，大义凛然，令读者起敬心，起畏心，而莽暴如李逵，亦善事老母，有春秋专诸之风，此尤难得者也。《红楼梦》于伦理关系多从反面烘托，而冷子兴演讲一场犹如寒夜钟声，惊人梦醒，焦大醉骂数语尤反写得妙，以见不伦不理者，家奴亦得而欺之。雪芹虽不言伦理，而伦理固未尝不注重焉。他如《隋唐全传》、《东周列国志》、《儿女英雄传》诸书，虽著笔不多，而正反两面，面面俱到，盖作小说者，其心中固有一维持风化之成见在焉。

哲庐尝谓予：“《红楼梦》一书，社会小说也，亦家庭小说也。夹写政治，多皮里阳秋，而核其全局，则为言情之正宗。作者于骈文诗词，皆臻上乘，而星相医卜，儒道僧俗，亦能约略言之。小说家具艺之博，殆莫过于曹雪芹矣，受社会欢迎，固其所也。操觚之士，慕其获利之厚，醜颜续貂，强为邯郸之学步。后先迭出，名目繁多，如《风月梦》、《红楼再梦》、《红楼圆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疑红楼梦》、《疑疑红楼梦》、《大红楼梦》、《绮楼重梦》、《大红楼题解》等，为书不下数十余种，核其情节，无非为黛玉吐气，重谐好事而已。在作者之心，恨天人之不平，必令有情人都成眷属，固与关汉卿之《续西厢》同一未能免俗之见解也。然而造意呆板，措词荒佷，形容至于秽亵，尤以《绮楼重梦》为最不堪。试问曹雪芹有此手笔否？有此口吻否？”其言颇中《后红楼》诸书弊病。艺术思想，每况愈下，中国之所以日弱也。小说家亦凛之乎！

人谓《西游记》处处有禅机，余谓《红楼》亦何尝处处非禅机。无论写何种热闹事，写何种兴会事，转眼即成幻景，特读

者偏于所好耳。

小说写梦，实常落套，且于辟除迷信四字，尤不相宜。中国小说，无一书不说梦。《三国志》、《水浒》，梦在夹里，此上乘者也。《红楼梦》等，梦在开头，此下乘者也。《西厢》不写梦，而梦语独多，此超以象外者也。西洋小说，其意境多超脱，然写梦亦无好手笔。吾作小说，本一梦书也。我有如何宗旨，即不妨任我所言。无论我之言也，言自我也，无一而非梦也。梦书写梦，正好戏上加戏。求其适当者少，流为蛇足者多。与其不能为全书关锁，毋宁绝笔不写梦，免有弄巧反拙之弊。善言易者不言易，小说固善梦者也，何梦之可言？

（据民国八年民权出版部印本）

##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

太冷生

作小说莫难于楔子。楔子莫佳于《水浒》，《桃花扇》亦恰到好处。《红楼梦》不欲落人窠臼，故轻轻以“此开卷第一回也”下笔，可见作者抱负不凡。

《红楼梦》作者疑系吴梅村，或出于数遗老手笔，而梅村其一也。

醉心《红楼梦》者，往往寻疤觅疵，挑剔书中情节，亘二百年而未有已。不知原书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曹氏胸罗八斗，心细于发，其纰漏处必有纰漏之所以然者。试问摇笔弄舌诸君，有曹氏之才否，推敲十年否？知乎此，当亦爽然自失矣。吾友老儒邓狂言，曾得曹氏删稿于藏书家，于原书多所发明，知作者于河山破碎之感，祖国沉沦之痛，一字一泪，为



有清所禁，曹氏恐湮沒作者苦心，爰本原书增删，隐而又隐，插入已所闻见，即流传至于今者是也。其纰漏处均是绝大关键，惜后人吠影吠声，不特厚诬作者，抑且唐突古人矣。不才愿邓君公诸世人，俟息众器也。若某君话小说，至疑原本不佳，故经曹氏增删，直梦吃矣。

《随园诗话》中老人白云：“《红楼梦》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此老可谓脸厚。

窃以各种小说，以社会小说为可贵。英国社会改进之功，识者许却尔司·茨更司与有力焉。写一种阶级之社会，如《水浒》之写官吏之腐败焉，剽盗之横行焉，是刺官迫平民铤而走险之强盗社会之一种情状也。如《红楼梦》之写世族之家之齷齪焉，骄奢淫佚焉，是刺官宦家庭鲜克有礼之情状也。如《留东外史》之写学生之沉湎焉，亡命客之放浪焉，是刺留东一部分之学界情状也。如《广陵潮》之写社会之迷信焉，学究之守旧焉，是刺清末国初扬州社会之情状也。以上各书，优劣虽有不同，而描写一时代一种之社会，固淋漓尽致矣。呜呼！世界愈进化，作奸愈益进，安得写生妙手，一一铸鼎象奸，昭示来兹乎？

（据民国八年民权出版部印本）

## 红楼梦索隐自序（节录）

王梦阮 沈瓶庵

如世所传《红楼梦》一书者，其古今之杰作乎？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

奇譚；閨閣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听其湮沒，則忍俊不禁；振笔直書，則立言未敢。于是托以演義，雜以閑情，假寶黛以況其人，因榮寧以書其事。……不佞參正諦，剖集遺聞。由假悟真，信太上以忘情為貴；即隱求事，如酸淚非作者之痴。遂敢洞抉藩籬，大弄筆墨。鉤沉索隱，矜考據于經生；得象忘言，作功臣于說部。

（《紅樓夢索隱》，據民國五年中華書局印本）

## 紅樓夢索隱提要（節錄）

王夢阮 沈瓶庵

《紅樓夢》一書，海內風行，久已脛炙人口。諸家評者，前廢後續，然從無言其為何而發者。蓋嘗求之，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

全書百二十回，處處為寫真事，却處處專說假話。

作《紅樓夢》人必善制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小謎，智者射而出之。

然者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字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傷過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為發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己詔書，實即駕臨五台諸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至于董妃，……人人皆知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

書中所隱之事，所隱之人，有為故老所不傳，載記所不道

者，索隐亦无能为役。然为存一代史事，故为苦心穿插，逐卷证明，其斗筭交关，均已一一吻合，神龙固难见尾，而全豹实露一斑。……彼虽善隐，我却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以赠后人，亦大快事。

（《红楼梦索隐》）

## 红楼梦新评（节录）

季 新

此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国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国家。……此书描绘中国之家庭、穷形尽相、足与《二十四史》方驾。而其吐糟粕，涵精华，微言大义，孤怀阔识，则非寻常史家所及。此本书之特色也。

中国之国家组织，全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亦全是专制的。其所演种种现象，无非专制之流毒。想曹雪芹于此，有无数痛哭流涕，故言之不足，又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又嗟叹之。可惜雪芹虽知此制度流毒，却未知改良之方法，以为天下之家庭，终是如此，遂起了厌世之心，故全书以逃禅为归宿，此亦无怪其然。……

一个黛玉、一个宝钗，皆立心要嫁宝玉的。但是看书的人，无不恨宝钗而怜黛玉。虽说因为黛玉为情而死，死得可怜；宝钗幸而如愿，未免可妒。然果如是，可谓不善读书了。须知黛之于宝玉，纯以爱情相感，不失男女爱情之正。试观两人情意未通以前，黛时时有疑忌心，有刻薄语，这都是放心不下的原故，及至“诉肺腑情迷活宝玉”一回之后，黛知宝心，宝知黛心、黛之情已定，自此心平气和，以后对于宝心，没有一点疑

心，而对于宝钗诸人，亦忠厚和平，无一些从前刻薄尖酸之态。（此层疏析，从前未经人说过。但试将此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诉肺腑以后，实实如此，并非强为附合。至雅谑则不能以尖刻论，盖不如是则不成其为谑也。）其爱情之纯挚，心地之光明，品行之诚慤，胸怀之浩浩，真真不愧情界中人；抱恨而死，所以可伤。至于宝钗却不然，综其生平，未尝以爱情感动宝玉，但知于贾母、王夫人，诸嫂、诸姑以至仆人等，处处使乖，处处献勤，四方八面布置了一个风雨不透，使人人心目中，皆以将来之二奶奶相期，彼其心直以宝玉为一禽，而张罗以捕之，以为捕得之后，以我之美、何难使其心悦诚服？唉！这便是娼妓行为！夫妇爱情，借此缝合，就有限得很了。究之不能长久，只落得孤孀一世。论他的行为心术，真真与黛玉相隔天渊，这情界中断不容彼驩入一步的了。然问宝钗这种手段，何以有效？是盖由于婚姻制度，都由父母硬作主张，不管他的儿女爱情如何，所以上了此当。以至王夫人垂老之年，丧了爱子，堕于至愁极苦之境，真真是何苦如此呢！当老人家的看了此段，尚不肯主张自由结婚，便是安心给他儿女过不去，更安心给他自己过不去了。……

今读《红楼梦》，见其父子叔侄兄弟姐妹之间、姑媳妯娌之间、宗族戚串之间，纷纷然相倾相轧，相攘相窃，加膝堕渊之态，衫臂夺食之技，极残忍，极阴鸷，极诡譎、极愁惨。鬼谷之捭阖，不足喻其险；孙、吴之兵法，不足拟其诈；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足比其乱；使人伤心惨目，掩卷而不欲观。然其外则彬彬然诗礼之家也，周旋揖让，熙熙然光风霁月之象也。呜呼！吾不得不叹专制组织，能逼人为不慈不孝不友不悌之人，如其甚也；吾尤不得不叹礼教之维系，能强人为假孝假慈假

友假佛之人，更如其甚也。……

探春、环儿皆是庶出，而二人之用心，截然不同。探春一生大恨，是不在王夫人肚里爬出来，却在赵姨娘肚里爬出来，但既已如此，却亦无法，只可拿定主意，爬在王夫人身边，而与赵姨娘断绝关系，……至于环儿，自知庶出，亦知人以其庶出而贱之，于是生出两种心事：其一，人既贱我，我亦自贱，……其二，因人之贱己，而羞，而忿，而恨，而妒，处心积虑以求报复，而忘自己已入于下流不堪之地，于是有掠卖巧姐儿之事，是更不足论矣。作者特写出此二人，以为庶子之写照，于以见为孤臣孽子之难也。……

于《红楼梦》得深于情之人二焉：一曰紫鹃，一曰鸳鸯。夫二人生平，皆未有钟情之人，而顾谓其深于情者，以爱情之浅深，不必于其有所钟而后见也，紫鹃一生心神注于黛玉，惟于其中有耿耿者存，故一语一默一动一止，其精专真挚之意，宛然如见。……鸳鸯之死，以为殉贾母者，因第就事以言，……以余之见，则鸳鸯者存爱情而死者也，为自重其爱情而死者也。鸳鸯不云乎：“谁收在屋里？谁去配小子？”此意如见矣。盖鸳鸯者，深自重其爱情，而不欲草草以授诸人，然而为丫头者，舍是二者，无他结局。彼不忍其爱情之如是狼籍也，宁一死以葆之，……

《红楼梦》一书，叙人婚姻事，不祥者为多，盖明专制结婚之必无良果也。……

（《小说海》第一卷第一、二号，1915年出版）

## 石头记索隐（节录）

蔡元培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富尊荣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娇杏即徽幸。……于有意接近而反受种种之侮辱，如钱谦益之流，则以贾瑞代表之。瑞字天祥，言其为假文天祥也（文小字宋瑞）；头上浇粪，手中落镜，言其身败名裂，而至死不悟也。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独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象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湘云说：“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是男为阳主子亦为阳；女为阴，奴才亦为阴，本书明明揭出。

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祊。

（《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期，1916年出版）

## 红楼梦考证（节录）

胡 适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

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

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象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

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致于亏空，以致于破产抄家。《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据1980年上海书店根据  
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复印本）

##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节录）

鲁 迅

### 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红楼梦》其初名《石头记》，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据伟元说：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则现在已少见，惟现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后来政为宝玉娶妇，却迎了宝钗，黛玉知道后，吐血死了。宝玉亦郁郁不乐，悲叹成病。



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累及荣府，于是家庭衰落，宝玉竟发了疯，后又忽而改行，中了举人。但不多时，忽又不知所往了。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见一人光头赤脚，向他下拜，细看就是宝玉；正欲问话，忽来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无有，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霑，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其父頫，亦为江宁织造。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

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

幻梦》、《红楼园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直到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象《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的了。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象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漫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有可以诧异的。

（《中国小说史略》附录，据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

## 四、影 响 编

### (一) 小 说

####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节录)

孙 楷 第

#### 卷四 明清小说部乙

**后红楼梦三十回** (附刻吴下诸子和大观园菊花社原韵诗二卷)

存。坊刊袖珍本。坊刊中型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像赞共六十页。疑是原本。清无名氏托曹雪芹撰。首遣 逸子序“颂白云野史散花居士竟访得原稿”云云。此书《续红楼梦凡例》及梁恭辰《劝戒近录》四均引。在续作中，此当为最早之书。

**续红楼梦三十卷**

存。嘉庆己未(四年)刊本。石印本。排印本。清秦子忱撰。首秀水郑师靖序。嘉庆三年自序。书谓黛玉还魂再生，自林黛玉死后写起。但所依傍者仍是高书。子忱号雪坞，官兖州都司。郑序云陇西人。名里未详。

**续红楼梦四十卷**

未见。或云有嘉庆十年刊本。清无名氏撰。题“海圃主人”。

**续红楼梦四十八回** (原名红楼续梦亦名蜃楼情梦)

存。嘉庆乙丑重刊袖珍本。清王某撰。署“兰皋主人”。首

嘉庆四年西冷菊圃居士序。以第一回有“吾家凤洲先生”之语，知作者为王氏，书接高鹗书百二十回之后。

### 红楼重梦

未见。《劝戒四录》四、丁日昌禁书目均引此种，不知所指者即《绮楼重梦》否？

### 红楼复梦一百回

存。嘉庆四年己未蓉竹山房刊本，未见。平湖宝芸堂刊本。上海申报馆排印本。石印本。清某氏撰。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款月楼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订”。首嘉庆四年己未女弟武陵女史陈诗雯（即校订人）又四年红楼复梦人少海氏自序。书接高书一百二十回之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

右《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四书，嫫嬛山樵《增补红楼梦》一回引，称为《后》、《续》、《重》、《复》四梦。

### 红楼圆梦三十回

存。清嘉庆甲戌红蔷薇阁刊本。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石印本。排印本。清无名氏撰。署“梦梦先生”。

### 红楼梦补四十八回

存。道光癸巳簪花榭袖珍本。申报馆排印本。清无名氏撰。署“归锄子”。首犀脊山樵序，及嘉庆己卯（二十四年）归锄子自序，《叙略》八则。自高书九十七回后作起。

### 补红楼梦四十八回

存。清嘉庆庚辰（二十五年）刊本。石印本。清魏某撰。首嘉庆甲戌（十九年）自序。署“嫫嬛山樵”。

### 增补红楼梦三十二回

存。道光四年刊袖珍本。清魏某撰。署“嫫嬛山樵”。首嘉庆二十四年庚辰槐眉子序，又讷山人序，自序。书继《补红楼梦》而作。第一回云著《参同契》者之裔，则魏姓也。

#### 红楼梦二十四回（一名幻梦奇缘）

存。道光癸卯延景斋刊袖珍本。清无名氏撰。首道光癸卯（二十三年）花月痴人序，自高书九十七回后作起，《劝戒四录》卷四引此书。

#### 红楼梦彩二十四回

存。光绪丁丑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清无名氏撰。题“云槎外史新编”，亦题“西湖散人撰”。首咸丰辛酉（十年）西湖散人序。

#### 红楼梦后梦

未见。《劝戒四录》卷四引。

#### 红楼梦再梦

未见。《劝戒四录》卷四引。

以上自《后红楼梦》以下诸续书，皆据高鹗增订本。

（据1957年作家出版社印本）

## 红楼梦书录（节录）

一 粟

续 书

#### 后红楼梦

逍遥子撰。三十回。乾、嘉间白纸刊本，扉页题：“全像，后红楼梦”。首原序；次逍遥子序；次白云外史、散华居士题词；次凡例五条；次摘录前红楼梦简明事略；次贾氏世系表、

世表；次目录；次绣像六十页及绛珠仙草、炼容金鱼一页，前赞后图。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续红楼梦

秦子忱撰。三十卷。嘉庆四年（1799）抱瓮轩刊本，扉页题：“嘉庆己未新刊，续红楼梦，抱瓮轩”。首秀水郑师靖药园序；次易水谭滌题词；次凡例六条；次弁言及题词；次目录。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绮楼重梦

兰皋居士撰。四十八回。目录题“绮楼重梦”，首回及末回又称“红楼续梦”。嘉庆四年（1799）至十年（1805）间写刻本，缺扉页。首嘉庆四年七月十六日西冷菊园漫七序；题目录，题“西冷兰皋居士戏编”，末回亦有“兰皋居士搁笔”语。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红楼复梦

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款月楼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订”。一百回。嘉庆十年乙丑（1805）金谷园刊本，扉页题“嘉庆乙丑新镌，红楼复梦，金谷园藏板”。首嘉庆四年（1799）陈诗雯序；次同年自序；次绣像十六页；次凡例二十六条；次目录。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二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续红楼梦

题“海圃主人手制”。四十回。嘉庆间刊本，扉页题“续红楼梦新编”。首嘉庆十年乙丑（1805）自序，次目录。正文每面

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红楼圆梦

梦梦先生撰。三十一回。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红蔷薇阁写刻本，扉页题：“嘉庆甲戌孟冬新鏊，红楼圆梦，红蔷薇阁藏板”。首楔子，内有回目。正文每面八行，行十八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红楼梦补

归锄子撰。四十八回。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藤花榭刊本。首自序，次犀脊山樵序，次叙略，次目录。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九十七回。

### 补红楼梦

嫦娥山樵撰。四十八回。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刊本，扉页题：“嘉庆庚辰夏鏊，补红楼梦，本衙藏板”。首嘉庆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自序，次目录，次绣像二十页，前图后赞。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增补红楼梦

嫦娥山樵撰。三十二回。道光四年(1824)刊本，扉页题：“道光四年新鏊，增补红楼梦，本衙藏板”。首嘉庆二十五年(1820)槐眉子序，讷山人序，嫦娥山樵自序；次九畹农夫、桐阴居士、情里魔头题词；次目录。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补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 红楼幻梦



花月痴人撰。二十四回。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疏影斋刊本，扉页题：“道光癸卯新刊，幻梦奇缘，疏景斋珍藏”，目录、正文书名均作“红楼幻梦”。首道光二十三年自序，次目录。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

书接第九十七回。

### 红楼梦影

云槎外史撰。二十四回。光绪三年丁丑（1877）北京聚珍堂活字刊本，扉页题：“云槎外史新编，红楼梦影，光绪丁丑校印，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书坊发兑”。首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西湖散人序，次目录。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续红楼梦

张曜孙撰。二十回。稿本，共九册，第一册末题：“徐韵廷抄”。书前有签云：“此书系张仲远观察所撰，惜未卒业，止此九册，外间无有流传。阅后即送还，勿借他人，致散失为要。阅后即送北直街信诚当铺隔壁余宅，交赵姑奶奶（即万保夫人）。”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五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太虚幻境

惜花主人撰。四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活版部刊本。

### 新石头记

吴沃尧撰。四十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说部丛书》本。图二十页，均回目。

书言贾宝玉游历二十世纪事。

### 新石头记

南武野蛮撰。十回。宣统元年（1909）上海小说进步社排印本。

书言贾宝玉留学，在东京与黛玉相会，清帝钦赐完姻，日皇颁发治婚费。

#### 红楼残梦

颍川秋水撰。载民国五年（1916）《小说新报》（上海国华书局版）第二年第八期。

接第七十八回。

#### 红楼余梦

毗陵绮缘撰。载民国六年（1917）《小说丛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版）第三年第九号。

作者自述其梦入大观园见黛玉等事。

#### 红楼真梦

郭则沅撰。一名“石头补记”。六十四回。民国二十九年（1940）家印本。首涉阳许璐序，次自序，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三行，行三十二字。

书接第一百二十回。

#### 红楼梦别本

陶明澐撰。一名“木石缘”，又名“宝黛因缘”。一百二十回。民国二十五年（1936）沈阳平记印刷所铅印本。

系从头改编原书而成。

#### 新续红楼梦

#### 红楼三梦

陶明澐撰。各一百二十回。稿本。

前者接原书第八十回，后者接第一百二十回。

#### 红楼后梦

红楼再梦

据《劝戒四录》卷四。

红楼续梦(?)

1921年6月24日顾颉刚致俞平伯函(载《考证红楼三家书简》)。

再续红楼梦

三续红楼梦

红楼补梦

《石头记集评》卷下。

红楼梦醒

刘承彦撰。六十四回。

疑红楼梦

疑疑红楼梦

大红楼梦

报癖《新石头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月月小说》第一卷)。

红楼翻梦

毛庆臻《一亭杂记》。

## 小 說

婉姬将军

龙门经天氏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神州日报》附刊。

林黛玉笔记

喻血轮撰。民国七年(1918)上海广文书局铅印本，二卷。

### 红楼梦

陈宝骅编。民国二十三年（1934）五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初版《新生命大众文库》第二辑第十一种，一册。

### 红楼二尤

朱雷撰。载其“晚铸”，民国三十年（1941）光明书局版。

## （二）戏曲

### 红楼梦书录（节录）

— 粟

### 戏曲

### 昆曲

### 葬花

孔昭虔撰。载其《镜虹吟室贻稿》，抄本。共一折。

### 红楼梦传奇

题“吴州红豆村樵填词，同里邗亭居士按拍”。嘉庆四年己未（1799）绿云红雨山房刊本，二卷。

### 醒石缘

万荣恩撰。嘉庆八年（1803）青心书屋刊本，六册。共《潇湘怨》（一名《红楼梦传奇》）四册，《怡红乐》（一名《后红楼梦传奇》）二册。

一题《红楼梦传奇》，有抄本，见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传奇之部，参看其《痴庵集》（1934年生活书店版）下册。

### 红楼梦散套

题“荆石山民填词”，第一卷词后谱前题：“娄东黄兆魁订

谱”。蟾波阁刊本，十六卷。

又有来熏阁影印黄兆魁曲谱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京农商书局铅印本。

### 红楼梦曲

谭光祜撰。见花韵庵主《红楼梦传奇》嘉庆二十四年（1819）吴云序。

### 红楼梦传奇

题“吴门花韵庵主题词”。嘉庆间家刊本，一册。

### 十二钗传奇

朱凤森撰。嘉庆家刊本，二卷。

### 三钗梦北曲

许鸿磐撰。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一卷。

### 红楼梦传奇

陈仲麟填词。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粤东省城西湖街汗青斋刊本，八卷。

又有长沙重刻本。民国三年（1914）群玉山房石印本。

### 红楼梦曲谱

佚名编。北京图书馆藏五色抄本，八册。

### 画蔷

林奕构撰。见《今乐考证》著录四。

### 扫红

### 乞梅

佚名撰。载张芬《六也曲谱》元集（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上海朝记书庄版），共二折。

### 红楼新曲

严保庸撰。见《曲录》卷五。

### 红楼佳话

题“悼红楼主人周宜编纂”。抄本，一册。

### 红楼梦南曲

封吉士撰。见《梵天庐丛录》卷二十六。

### 妮婿封

杨恩寿填词，杨彤寿（六笙）按拍。长沙杨氏坦园刊本（《坦园全集》第十八册、《坦园丛稿》第四册），一册。

又有《香艳丛书》第十一集（卷三）本，上海艺光社本，宣统元年（1909）《晨风阁丛书》甲集本。

### 红楼梦传奇

陶明澐撰。稿本。共四十出。

### 红楼梦真梦传奇

郭则沄（子厂）填曲，王季烈（慎庐）制谱。民国三十一年（1942）石印本，一册。

### 鸳鸯剑传奇

张琦撰。二卷。见任讷《曲海扬波》卷三引吴德旋《初月楼集》。

## 子弟书

### 石头记

四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三 5/16/10）。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红楼梦

韩小窗撰。一名《露泪缘》。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

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三21/11/15、补三9/15/14)。崇文阁刊本，周绍良藏；文盛堂刊本，傅惜华藏；会文山房刊本，阿英藏；清刊本，傅惜华藏；刊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百本张抄本，中国戏曲研究院、程砚秋、傅惜华藏；聚卷堂抄本，杜颖陶藏；耕心堂抄本，贾天慈藏；抄本，李啸仓、贾天慈藏；民国上海槐荫山房石印本，贾天慈藏。

### 会玉捧玉

二回。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3/5/14)。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一入荣府

韩小窗撰。一名《一入荣国府》。四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2/14)。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民初抄本，马彦祥藏。

### 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一回。抄本，傅惜华藏。

### 刘姥姥探亲

十二回。抄本，李啸仓藏。

### 玉香花语

叙庵撰。一名《玉香》。四回。见《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5/9/8)。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

### 葬花

一名《伤春葬花》。五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二13/8)。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

研究所藏，已毁；抄本，马彦祥藏。

### 黛玉埋花

一回。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0)。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埋红

二回。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

### 双玉埋红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百本张抄本，程砚秋藏；别野堂抄本，程砚秋藏。

### 黛玉葬花

一名《林黛玉葬花》。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3、五8/17/5)。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 棒龄画蔷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3/13/12)。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程砚秋、傅惜华藏；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晴雯撕扇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2/12/15)。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二玉论心

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四2/5/15)。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



言研究所藏，已毀。

### 宝钗代绣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9/11/5)。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毀。

### 海棠结社

一回。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0/12/12)。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别野堂子弟书目录》：“《海棠诗社》，二回。”

### 二入荣府

一名《二入荣国府》。十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2/2/14)。抄本，马彦祥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毀；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议宴陈园

符齐撰。二回。见《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20/10/11)。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马彦祥藏。

《游亭入馆》，一回，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略同。

### 两宴大观园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五8/10/3)。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傅惜华、贾天慈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毀。

### 三堂牙牌令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五3/9/4)。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醉臥怡紅院

一名《刘姥姥醉臥怡紅》。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五15/8/8)。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程砚秋、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

#### 梳翠庵

一名《品茶梳翠庵》。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五20/14/12)。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过继巧姐

一名《过继巧姐儿》。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3/20/5)。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凤姐送行

一名《凤姐儿送行》。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4/8/10)。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程砚秋藏；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全悲秋

一名《悲秋》、《黛玉悲秋》。五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

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三6/12/9、四17/5/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傅惜华藏；别野堂抄本，程砚秋藏；清抄本，傅惜华、贾天慈藏；成顺堂刊本，马彦祥藏；金玉书坊刊本，傅惜华藏；文运堂刊本，周绍良藏；清刊本，傅惜华、李啸仓藏；民国槐荫山房石印本，贾天慈藏。《别野堂子弟书目录》：“《黛玉悲秋》，四回。”

### 湘云醉队

一名《湘云醉酒》、《史湘云醉酒》。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2/12/5)。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傅惜华藏。

### 醉队芍药阴

一回。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

### 探病

一名《宝玉探病》。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二11/10)。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百本张抄本，梅兰芳、程砚秋藏；别野堂抄本，杜颖陶、傅惜华藏。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三章以为韩小窗作。

### 逢晴雯

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三14/12/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别野堂抄本，马彦祥藏；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杜颖陶、贾天慈藏。

### 晴雯赏恨

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2/12/15)。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别野堂抄本、曲厂抄本，傅惜华藏。

#### 探雯换袄

云田撰。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1/12/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贾天慈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

#### 芙蓉谏

六回。清刊本，傅惜华藏。

#### 探雯祭雯

二回。抄本，马彦祥藏。

#### 双玉听琴

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8/5/2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程砚秋藏；别野堂抄本，程砚秋、傅惜华藏；清抄本，傅惜华、李啸仓藏；文盛堂刊本，阿英藏；清刊本，傅惜华藏。

#### 焚稿

四回。抄本，马彦祥藏。

#### 思玉戏环

一名《候芳魂》。一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鹤侣《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四9/5/17)。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本张抄本，贾天慈藏；别野堂抄本、曲厂抄本，傅惜华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已毁。

### 紫鸢思玉

一回。百本张抄本，马彦祥藏。

### 产玉

一名《宝玉产玉》。二回。见《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别野堂子弟书目录》、《中国俗曲总目稿》(二11/5)。百本张抄本，程砚秋藏；别野堂抄本，傅惜华藏；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马彦祥藏；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大 鼓

### 露泪缘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二14/16、二/15/9、二19/14、二10/13、二12/15、二14/12、二18/12、二10/5)。中华印刷局铅印本。与子弟书同。

### 黛玉焚稿

载《新戏考》(1936年版)。白云鹏唱(高亭唱片)。

宝文堂铅印本。联幼如、小彩舞唱。

以上均京音大鼓，又有梨花大鼓本。

### 黛玉归天

京音大鼓。载《新戏考》。白云鹏唱(蓓开唱片)。

梅花大鼓。载《新戏考》、《中国唱片戏曲选》(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金万昌唱(胜利、中国唱片)。

李

### 宝玉探晴雯

京音大鼓。载《新戏考》。白云鹏唱(蓓开唱片)。

又有梅花大鼓本。

### 太虚幻境

京音大鼓。载《新戏考》。白云鹏唱(长城唱片)。

#### 祭晴雯

京音大鼓。小彩舞唱。

#### 黛玉葬花

梅花大鼓。载《新戏考》。金万昌唱(高亭唱片)。

又有梨花大鼓本。

#### 宝玉劝黛玉

梅花大鼓。载《新戏考》。金万昌唱(高亭唱片)。花四宝唱(胜利唱片)，略同。

#### 黛玉悲秋

一名《林黛玉悲秋》。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2、五8/17/5)。铅印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梅花大鼓。载《戏考大全》、《新戏考》，金万昌唱(百代唱片)，一名《大观园》；钟香云、华韵芳唱(均百代唱片)。

梨花大鼓。载《唱片剧词汇编》(1930年版)，银姑娘唱(胜利唱片)。

#### 宝玉探病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9/5/11)。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又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宝玉探病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9/5/11)。泰山堂刊本，又刊本，均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聚魁堂刊本，绿野山房刊本，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又抄本，一名《探病》，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二11/10)，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宝玉探病

载《新戏考》。刘问霞唱(百代唱片)。

#### 宝玉探病

梨花大鼓。载《胜利剧词》、《中国唱片戏曲选》。筱艳芳唱(胜利、中国唱片)。

#### 黛玉思亲

梅花大鼓。仲瀚《梅花大鼓概说》(1948年5月7日《华北日报·俗文学》第四十五期)。

#### 晴雯补裘

梅花大鼓。载天津市曲艺团油印参考资料。

#### 宝玉望月

奉调大鼓。载《胜利剧词》、《中国唱片戏曲选》。朱奎珍唱(胜利、中国唱片)。

#### 宝玉哭黛玉

奉调大鼓。载《胜利剧词》、《中国唱片戏曲选》。朱奎珍唱(胜利、中国唱片)。

#### 宝玉娶亲

奉调大鼓。载《北京文艺》1956年十二月号。魏喜奎唱。

#### 红楼梦鼓词

陶明溶撰。稿本，八集。

#### 红楼梦木石缘鼓词

陶明溶撰。稿本，一集。

#### 馒头庵

鼓词。见《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三章。

## 蓮 花 落

#### 黛玉悲秋

### 宝玉探病

仲涵《莲花落概说》（载1948年7月16日《华北日报·俗文学》第五十五期）。

## 八角鼓

### 宝玉哭灵

牌子曲。文西园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9/5/10）。车王府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画蔷

牌子曲。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二12/17）。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牌子曲。载天津市曲艺团油印参考资料。

### 悲秋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二12/9）。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红楼梦

赶板。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三9/15/14）。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太虚幻境

赶板。一名《红楼梦》。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4/12/4、补遗三15/14）。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即《百万句全》卷二第十八种。

### 探晴雯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三11/11/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一名《嗑指换袄》。

### 林黛玉自叹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五8/17/5)。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似即《百万句全》卷二第三十一种《林黛玉悲秋》。

一名《潇湘寻梦》。

### 大观园

《百万句全》卷二第二十种。傅惜华藏。

### 潇湘闲叙

岔曲。别野堂抄本，中国戏曲音乐院藏。

## 馬 头 調

### 红楼梦

《白雪遗音》(道光八年1828刊本)卷一马头调第七十三种。郑振铎、傅惜华、周越然藏。

### 红楼梦哭玉

《时兴杂牌新曲》(道光间刊本)第七种。傅惜华藏。

### 怡红院内

《百万句全》(咸丰六年1856抄本)卷二第三种。傅惜华藏。

### 林黛玉焚稿

《百万句全》卷三第二十七种。傅惜华藏。

### 梦游太虚宫

一名《宝玉游太虚宫》。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五14/13/4、六19/5/13)。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太虚幻境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4/12/4)。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金钗十二名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五8/11/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大观园

一名《黛玉悲秋》。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三3/25/13、四17/5/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黛玉悲秋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又一本。

#### 带病晴雯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0/10/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史湘云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三5/12/1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似即《百万句全》卷三第二十种《醉卧芍药茵》。

#### 双玉听琴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8/5/22)。抄本,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岭儿调

#### 红楼梦

《白雪遗音》卷一岭儿调第三种。

## 銀 紐 絲

补雀裘

《白雪遗音》卷二银纽丝第八种。

## 鼓 子 曲

曲子红楼

共黛玉葬花、黛玉悲秋、双玉听琴、凤姐巧谋、傻姐多言、黛玉探宝玉、黛玉叹月、凤姐探宝玉、黛玉焚诗、宝玉娶钗、黛玉自叹、黛玉仙游、宝玉哭黛、宝玉探紫鹃、宝玉证缘、宝钗闺训、宝玉出家十七出，附录警幻诫宝玉、芦雪亭、黛玉探月、焚稿、宝玉探晴雯五出。

张长弓《鼓子曲言》（1948年正中书局版）第十五章。

红楼梦

高台曲。

张长弓《鼓子曲言》第十八章。

## 墜 子

宝玉探病

载《胜利剧词》、《中国唱片戏曲选》。程玉兰唱（胜利、中国唱片）。

宝钗扑蝶

载《胜利剧词》、《中国唱片戏曲选》。乔清秀唱（胜利、中国唱片）。

见张长弓《河南坠子书》（1951年三联书店版）书段名目百种，小段子。

**黛玉悲秋**

见张长弓《河南坠子书》。

**黛玉焚稿**

见张长弓《河南坠子书》。

**宝玉哭灵**

见张长弓《河南坠子书》。

**借紫鹃**

**黛玉自叹**

**黛玉归天**

以上三出姚俊英唱。

## 秦腔

**黛玉葬花**

载《新戏考》。王天民唱（百代唱片）。

**晴雯补裘**

**潇湘馆**

**潇湘梦**

以上三出均见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油印地方剧目参考资料。

**黛玉悲秋**

曾逸志撰。见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油印地方剧目参考资料。

**鸳鸯剑**

高培支撰。见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油印地方剧目参考资料。

**新金玉缘**

孙仁玉撰。见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油印地方剧目参考资料。

## 推 子

### 红楼梦

皖北四句推子，见许家谷、张更《曲艺的四句推子和戏曲的四句推子》（载《华东地方戏曲介绍》，1952年新文艺出版社版）。

## 揚 州 調

### 贾宝玉哭灵祭奠

宗希伯撰。抄本。亦载《新戏考》，葛锦华唱（百代唱片）。

### 林黛玉自叹

载《新戏考》、《中国唱片戏曲选》。李伯樵唱（胜利、中国唱片）。

又，撒寿安唱（大中华唱片）。

## 彈 詞

### 红楼梦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9/15/14）。刊本，一叶半。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自此以下计十三种，均载《南词小引》初集，题“长洲沧浪钓徒马如飞吉卿甫著，吴县酣春楼主臥读生瘦梧氏校”，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刊。后易名《十二金钗》，见沈陛云编《开篇大王》（1938年曼丽书局版）。《珍珠塔》常用作开篇。

### 红楼梦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9/15/14）。刊本，

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后易名《十二金钗》，见《开篇大王》。

#### 宝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二19/5）。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宝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二19/5）。刊本，一叶半。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薛宝钗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 17/19/11）。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林黛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8/17/5）。刊本，一叶半。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后易名《黛玉自叹》，见《开篇大王》。

#### 林黛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8/17/5）。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林黛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8/17/5）。刊本，一叶半。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后易名《黛玉自恨》，见《开篇大王》。

#### 林黛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8/17/5）。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后易名《黛玉焚稿》，见《开篇大王》。

### 林黛玉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8/17/5）。刊本，一叶半。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后易名《黛玉返魂》，见《开篇大王》。

### 王熙凤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4/13/14）。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一名《熙凤泼醋》，上海第一书局石印本，新开篇，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4/14/16）。

### 元春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二4/9）。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花袭人

马如飞撰。见《中国俗曲总目稿》（补遗三8/22/2）。刊本，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红楼梦

载《开篇钞存》。

### 林黛玉

载《开篇钞存》。

首云：“潇湘妃子不胜忧……。”

### 林黛玉

载《开篇钞存》。

首云：“大观园花木一时新……。”

### 贾宝玉

载《开篇钞存》。

后易名《红楼总梦》，见《开篇大王》。

**元妃省亲**

载《开篇钞存》。

**宝玉祭晴雯**

邹弢撰。载《海上尘天影》第八章。

**红楼梦**

邹弢撰。载《海上尘天影》第二十七章。

**红楼梦**

邹弢撰。载《海上尘天影》第四十章。

**宝钗扑蝶**

燕子撰。载陈子桢撰《弹词开篇集》(1934年国华电台版)第二卷。

**宝玉哭灵**

听雨轩主撰。载《弹词开篇集》第二卷。

**林黛玉**

倪高风撰。载倪高风编《倪高风开篇集》(1934年莲花出版馆版)。

**薛宝钗**

倪高风撰。载《倪高风开篇集》。

**史湘云醉酒**

倪高风撰。载《倪高风开篇集》。

**晴雯补裘**

倪高风撰。载《倪高风开篇集》。

**金陵十二钗**

倪高风撰。共四段。载《倪高风开篇集》。

**红楼梦**

载《开篇大王》。



红楼醒梦

载《开篇大王》。

捣乱红楼梦

载《开篇大王》。

宝玉哭林

载《开篇大王》。

宝玉私吊

载《开篇大王》。

宝玉出亡

载《开篇大王》。

宝玉出家

载《开篇大王》。

宝玉祭晴雯

载《开篇大王》。

宝玉哭晴雯

载《开篇大王》。

宝玉哭灵

载《开篇大王》。

黛玉游春

载《开篇大王》。每句嵌《红楼梦》人名。

黛玉伤春

载《开篇大王》。

黛玉思亲

载《开篇大王》。

黛玉自怨

载《开篇大王》。

**黛玉夜探怡红院**

载《开篇大王》。

**黛玉探怡红院**

载《开篇大王》。

**黛玉绝食潇湘馆**

载《开篇大王》。

**黛玉病困潇湘馆**

载《开篇大王》。

**黛玉葬花**

载《开篇大王》。

**黛玉吊花**

载《开篇大王》。

**黛玉哭花**

载《开篇大王》。

**新黛玉葬花**

载《开篇大王》。

**黛玉焚稿**

载《开篇大王》。

**黛玉悲秋**

载《开篇大王》。

**新黛玉悲秋**

载《开篇大王》。

首云：“风轻云淡正新秋……。”

**新黛玉悲秋**

载《开篇大王》。

首云：“潇湘妃子病秋风……。”

黛玉归天

载《开篇大王》。

劝黛玉

载《开篇大王》。

潇湘妃子

载《开篇大王》。

潇湘问病

载《开篇大王》。

潇湘惊梦

载《开篇大王》。

潇湘断琴

载《开篇大王》。

潇湘因怨

载《开篇大王》。

潇湘馆春困

载《开篇大王》。

潇湘恨

载《开篇大王》。

永别潇湘

载《开篇大王》。

紫鹃浣帕

载《开篇大王》。

紫鹃试玉

载《开篇大王》。

紫鹃谎骗宝二爷

载《开篇大王》。

紫鵝劝病

载<开篇大王>。

尤三姐

载<开篇大王>。

史湘云

载<开篇大王>。

李纨

载<开篇大王>。

李绮

载<开篇大王>。

晴雯

载<开篇大王>。

小红

载<开篇大王>。

探春

载<开篇大王>。

惜春

载<开篇大王>。

迎春

载<开篇大王>。

麝月

载<开篇大王>。

巧姐

载<开篇大王>。

妙玉

载<开篇大王>。

红楼小宴

载《开篇大王》。

晴雯补裘

载《开篇大王》。

香菱学诗

载《开篇大王》。

香菱解裙

载《开篇大王》。

焙茗闹学

载《开篇大王》。

贾兰射鹿

载《开篇大王》。

湘云眠石

载《开篇大王》。

宝琴立雪

载《开篇大王》。

平儿理妆

载《开篇大王》。

宝琴探母

载《开篇大王》。

红楼觉悟

载《开篇大王》。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载《开篇大王》。

晴雯逐出怡红院

载《开篇大王》。

玉照凤月夜惊魂

载《开篇大王》。

刘老老游大观园

载《开篇大王》。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载《开篇大王》。

红楼梦人名

载《开篇大王》。每句嵌《红楼梦》人名。

绛珠叹

载秦祺祥等编《联珠开篇集》(1937年版)。

黛玉投亲

载《上海弹词大观》(1941年同益出版社版)上册。

黛玉离魂

载《上海弹词大观》上册。

宝玉哭情

载《上海弹词大观》上册。

潇湘宴

载《上海弹词大观》上册。

潇湘惊梦

载《上海弹词大观》上册。

黛玉绝粒

载《上海弹词大观》上册。

潇湘红泪

载顾玉笙编《联合弹词开篇全集》(1949年四版)。

悲秋

载周德声编《江南书迷集》(1946年苏报承印部版)。

紫鴉夜叹

载《江南书迷集》。

紫鴉哭灵

载《江南书迷集》。

晴雯补裘

载《江南书迷集》。

宝玉哭灵

载《江南书迷集》。

黛玉葬花

载《江南书迷集》。

宝玉夜探潇湘馆

载《江南书迷集》。

妙玉修行

载《江南书迷集》。

潇湘夜雨

载《江南书迷集》。

王熙凤词

寄恨撰。载1915年《小说新报》第一年第九期。

桃花影弹词

陈蝶仙撰。光绪庚子（1900）杭州大观报馆铅印本，四卷。

一名《潇湘影》，载《女子世界》第二期（1914年1月10日起），又有民国五年（1916）中华图书馆铅印本。

## 雅 贲

红楼梦滩黄

赧生居士撰。抄本，四册。元集八出，亨集十一出，利集十二出，贞集九出，共四十出。

### 红楼梦

江苏省锡剧团编，姚登、沈佩华等演。见徐进《评锡剧〈红楼梦〉》（载1956年5月13日《解放日报·解放文艺》第十六期）。

### 黛玉焚稿

上海滩簧。载马剑华、朱介生编《沪剧曲调》（1952年上海劳动出版社版）。

## 越 剧

### 红楼梦

夏昉撰。载《合众剧刊》1952年秋第二期（亦载1953年上海天下书报社《越剧丛书》）。

又有言渊改编本，天津市越剧团演。共九出。

### 黛玉葬花

载《大戏考》（1946年版）。支兰芳唱（胜利唱片）。

### 宝玉祭奠

载《越剧播音集》（1952年版）。吕仲作词，范瑞娟唱。

### 千金一笑

钟琴《越剧》（1951年三联书店版）第五节。

## 福 建 调

### 红楼梦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三9/15/14）。铅印，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黛玉葬花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3）。铅印，一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晴雯补裘

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2/12/13）。集新堂铅印本，二叶。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已毁。

### 湖 广 调

#### 补雀裘

载《白雪遗音》卷二。

### 湘 剧

#### 贡宝玉哭灵

抄本，五叶。

周贻白《湘剧漫谈》（载《中国戏曲论丛》，1952年中华书局版）。

#### 林黛玉自叹

抄本，一叶。

亦见周贻白《湘剧漫谈》长沙班剧目节。

#### 探晴雯

见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油印地方剧目参考资料。

### 川 剧

#### 黛玉焚稿

邓相荣撰。民国三十四年（1945）重庆木刻本，胡度藏。

#### 哭灵

胡琴。胡度过录重庆胜利川剧团金震雷抄本。

贾宝玉哭灵

成都卧龙桥双荣堂刊本。

撕扇

弹戏。北碚川剧团油印本。

## 四川竹琴

黛玉焚稿

唱词全同川剧邓相荣《黛玉焚稿》。

宝玉哭灵

胡度过录重庆旧钞本。

贾宝玉出家

未见。《宝玉哭灵》尾云：“‘宝玉哭灵’潇湘馆下，第二场‘贾宝玉出家’。”

## 四川扬琴

宝玉哭灵

唱词全同四川竹琴《宝玉哭灵》。

## 四川清音

潇湘夜叹

月调。胡度过录1917年抄本。

黛玉葬花

月调。胡度过录1938年泸州抄本。

悲秋

寄生调。一名《黛玉悲秋》、《黛玉相思》。胡度过录重庆旧抄本。

宝玉哭灵

胡琴。胡度过录1917年钞本，并据泸州邓泽周口述本校。

红楼梦

成都臥龙桥濠记刊本，……胡度藏。

元妃省亲

川中犹有唱者，词未录得。

## 滇 戏

宝玉听琴

李坤撰。抄本，七叶。亦载《滇戏》合订本下册，李少兰唱（百代唱片）。

黛玉葬花

李坤撰。抄本，五叶。亦载《滇戏》合订本上册，筱黛玉唱（胜利、中国唱片）。

潇湘馆

载《新戏考》。汪润泉唱（百代唱片）。

一名《吊潇湘》，亦李坤撰。

## 桂 剧

芙蓉谏

唐景崧撰。

闻桂林老伶工尚有能演此剧者。

## 粤 剧

红楼梦

广州以文堂刊本，四卷，七十四叶。

### 黛玉葬花

广州以文堂铅印本，三十一叶。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3）。

成文堂刊本，十页，略同。

### 晴雯补裘

广州以文堂铅印本，三十二叶。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2/12/13）。

### 宝玉怨婚

广州以文堂铅印本，二叶。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9/5/10）。

### 梦了情缘

广州成文堂刊本，十叶。

### 黛玉还魂

广州以文堂铅印本，十二叶。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7/5/17）。

成文堂刊本，十二叶，略同。

### 宝玉哭灵

广州以文堂刊本，二叶。见《中国俗曲总目稿》（四19/5/10）。

成文堂刊本，二叶，略同。又，《广东戏剧史略》著录，朱次伯演。

### 宝钗问病

载拔剑狂歌客编《真好唱》（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

### 林黛玉葬花

载《真好唱》。

### 王熙凤

红线女演。

### 红楼二尤

陈卓莹、杨子静编。1954年华南人民出版社版铅印本。

### 红楼二尤

载《中国唱片戏曲选》。谭玉真、小木兰、李燕清唱（中国唱片）。

### 千金一笑

载《胜利剧词》。白驹荣、吕文成唱（胜利唱片）。

### 白馆残香

载《广东大戏考》（1947年版）。吴一啸撰曲，张月儿唱（亚尔西爱胜利唱片）。

### 弄花留恨影

载《广东大戏考》。张月儿唱。

### 情试贡宝玉

载《广东大戏考》。黎紫君撰曲，简明、陈徽韩唱。

### 还泪债

载《广东大戏考》。陈徽韩、简明唱。

### 曲水流红

载《广东大戏考》。李雪芳唱。

### 黛玉悲秋

载《广东大戏考》。陈梅荪撰曲，罗罗唱。

### 宝蟾进酒

《广东戏剧史略》著录，薛觉先、陈非侗演。

### 晴雯补裘

《广东戏剧史略》著录，小晴雯演。

### 黛玉焚稿

尤二姐辞世

潇湘琴怨

晴雯别园

潇湘馆听琴

宝黛谈禅

以上六出见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油印地方剧目参考资料。

## 皮簧、京剧

林黛玉自叹

载《风月梦》(道光二十八年, 1848作)第七回。

黛玉葬花

林季鸿撰。

据《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1954年平明出版社版)第三章, 福建林季鸿曾编此剧。

黛玉葬花

欧阳予倩、杨尘因、张冥飞撰。欧阳予倩演。

黛玉葬花

齐如山、李释戡撰。梅兰芳演。载《戏考》(王大错编)第十三册、《戏学汇考》第八册、《新京戏》; 又北京致文堂刊本。唱片有百代、蓓开(梅兰芳、姜妙香唱)、大中华(小杨月楼唱)等。

晴雯补裘

载《戏考》第三十册、《戏学汇考》第八册。唱片有蓓开(潘雪艳唱)等。

晴雯撕扇

一名《千金一笑》。齐如山撰。梅兰芳演。载《戏考》第三十一

册、《戏学汇考》第八册、《新京戏》。

### 芙蓉沫

一名《晴雯归天》。载《戏考》第三十二册。

### 晴雯

陈墨香撰。荀慧生演。载《戏考》、《新京戏》。唱片有太平（荀慧生唱）等。

### 鸳鸯剪发

欧阳予倩演。见《舞台生活四十年》。

### 红楼二尤

陈墨香撰。荀慧生演。载《新京戏》。唱片有百代（荀慧生唱）等。

又京华印书局铅印本，题张笑侠编。

### 宝塘送酒

欧阳予倩演。载《戏考》第三十八册、《戏学汇考》第八册。唱片有百代、大中华（小杨月楼唱）、蓓开（潘雪艳唱）等。

### 傻头庵

一名《智能还俗》。欧阳予倩演。载《戏考》第四十册。唱片有百代、胜利、大中华（小杨月楼唱）、高亭（刘艳琴唱）、得胜（白牡丹唱）等。

### 黛玉焚稿

欧阳予倩演。载《戏考》第三十册。

### 捧玉请罪

### 贾政训子

欧阳予倩演。载《戏考》第三十册。

### 黛玉伤春

碧艳撰。载《戏学汇考》第五册。

### 俊袭人

一名《解语花》。梅兰芳演。载《新京戏》、《戏学汇考》第五册。唱片有高亭、大中华、长城(梅兰芳唱)等。

按即齐如山撰，始载于1928年9月10、17、24日及10月8、15日北京《世界日报》。

### 寿怡红

梅兰芳曾排演。根据《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未公演，见《舞台生活四十年》。

### 林四娘

一名《姽婳将军》。尚小云演。载《新京戏》。唱片有蓓开(尚小云唱)等。

### 香菱

荀慧生演。载《新京戏》。

### 平儿

荀慧生演。见1951年《新戏曲》《京剧故事来源的初步统计》。

### 太虚幻境

清逸居士撰。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附录《中国戏剧本事取材之沿革》引。

### 王熙凤

朱琴心演。

### 宝玉出家

见《上海市剧目》。

### 藕官化纸

见中国京剧院1956年艺人捐献剧本目录。

### 风月宝鉴



归省大观园

桃翠庵

以上三种均见1951年《新戏曲》《京剧故事来源的初步统计》。

## 評 劇

鸳鸯剑

据陈墨香《红楼二尤》改编。喜彩莲演。

## 話 劇

晴雯

冥飞、绛士撰。据郑正秋《新剧考证》(1919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版),春柳社演。

夏金桂自焚记

马二撰。据《新剧考证》,共七幕。

刘老老进大观园

松风撰。据《新剧考证》,春柳社演,共七幕。

鸳鸯剑

绛士撰。据《新剧考证》,春柳社演。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欧阳予倩撰。据《新剧考证》,春柳社演。

风月宝鉴

载《游戏世界》第十三期。

绛洞花主

陈梦韶撰。共十四幕。

红楼二尤

石华父撰。

孔另境《红楼二尤》自序。

### 红楼二尤

孔另境撰。1946年1月上海正言出版社《正言文艺丛刊》第六种，一册。共三幕五场。

### 林黛玉

端木蕻良撰。载1943年《文学创作》一卷六期，收入其《红楼梦》。

### 郁雷

朱彤撰。1946年1月上海名山书局《名山戏剧丛书》本，一册。共四幕六场。

### 红楼梦

吴天撰。1946年1月上海永祥印书馆《文学新刊》第二集，一册。

### 诗魂冷月

### 雪剑鸾鸾

### 流水飞花

### 禅林归鸟

以上四种均赵清阁撰。上海名山书局铅印本。《禅林归鸟》曾连载于1946年8至11月《文潮月刊》（上海文潮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四至六期、第二卷第一期。

## 电 影

### 黛玉葬花

梅兰芳拍过身段，未公映，见《舞台生活四十年》。

### 红楼二尤

陈灵犀撰。国泰影片公司出品，杨小仲导演。

### 红楼梦

周贻白撰。1936年新华影片公司出品，卜万苍导演。

## 京剧剧目初探（节录）

陶君起

### 甲编第十四章 清代故事戏

#### 风月宝鉴初

贾府族人贾瑞于宁国府寿辰遇王熙凤，慕之，王故加捉弄，使两次中计，饱受冻饿、惊恐，因而致病。病中仍不改悔，虽空空道人赠以风月宝鉴，冀其悔悟，但贾瑞反因而致死。

见《红楼梦》第十一——十二回。朱琴心另编有全本《王熙凤》。

#### 归省大观园初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奉旨归家省亲。贾府特建大观园。贾政命宝玉题咏。归省之期，全家迎接，元妃众姊妹赋诗欢宴。

见《红楼梦》第十八回。

#### 太虚幻境初

贾宝玉至宁国府，卧秦可卿房中，梦入太虚幻境，得警幻仙姑指引，得观金钗十二名册。

见《红楼梦》第五回。清逸居士编，刘玉琴演出。

## 馒头庵京

秦可卿死，其弟秦钟与贾宝玉送柩至水月庵（一名馒头庵），遇尼智能，与秦钟幽会。智能后入城访秦钟，为秦父得知，责楚秦钟，驱逐智能，二人终以情死。

一名《智能还俗》，见《红楼梦》第十五——十六回。

欧阳予倩早年编演。

## 俊袭人五

贾宝玉丫环花袭人因宝玉喜与姊妹嬉戏，加以谏正，宝玉反唇，袭人故佯嗔以试其心。

一名《解语花》，见《红楼梦》第二十一回。梅兰芳编演。

## 黛玉葬花五

林黛玉夜访宝玉，丫环误拒之，黛玉疑宝玉薄己，次日荷锄至园中，见落花无主，乃赋诗葬花。宝玉至，表明心迹，言归于好。

另有《钱春泣红》，金友琴演出。见《红楼梦》第二十六——二十七回。梅兰芳编演。川剧、秦腔、粤剧、越剧均有此剧目。

## 摔玉负荆初

贾宝玉与林黛玉口角，怒欲摔通灵玉，家人解围。宝玉失悔，往黛玉处赔礼，又重和好。

见《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朱琴心曾演出。

## 千金一笑

贾宝玉侍婢晴雯，因不慎摔断宝玉折扇，宝玉讥之，晴雯性刚，怒与反目。袭人解劝，晴雯又冷讽之。一日宝玉醉归觅袭人，误拍晴雯，晴仍负气，宝玉笑为宽解，并使撕扇，以供一笑。

一名《晴雯撕扇》。见《红楼梦》第三十一——三十一回。梅兰芳编演。

## 賈政訓子初

贾宝玉识伶人蒋玉函，私赠茜香罗，又因与丫环金钊相戏，其母王夫人愤责金钊，金钊羞愤投井。贾政得知，怒责宝玉。

见《红楼梦》第三十二——三十四回。

## 梅花絡上

贾宝玉被贾政笞责臥病，王夫人命白玉钏及莺儿往透莲叶羹，玉钏因姊金钊之死怨恨宝玉，不予理睬。宝玉故使其尝羹，又恳莺儿代结通灵玉之梅花络，并探问宝钗优点。

见《红楼梦》第三十五回。

## 權翠庵初

妙玉入大观园，住栊翠庵中，贾母率孙女往游，妙玉待茶，又与宝玉往还。

## 平儿初

王熙凤侍婢平儿，素日助王策划家政。熙凤生辰，阖家欢宴，贾璉与佣妇鲍二家的私语，为熙凤闻知，与贾反目，疑及平儿有私。怒责之，平儿受屈觅死；李纨与众姊妹解劝，宝玉又安慰平儿，平儿理妆，熙凤悔与言和。

一名《俏平儿》，见《红楼梦》第四十四回。陈墨香编，荀慧生演出。

## 晴雯补裘京

晴雯染病，贾宝玉衣贾母所赐孔雀裘赴宴，不慎被火星燎损，宝玉惧贾母得知，命成衣补缀，俱辞不能。晴雯带病代之补缀，连夜而成。

见《红楼梦》第五十二回。秦腔有此剧目。

## 藕官化纸京

贾府梨香院女伶藕官与药官相厚，假作夫妻，药官死，藕官与清明日至杏林私焚纸帛祭之。为夏婆所见，加以责骂。宝玉假托藕官系黛玉所使，藕官遂反赖夏婆，夏惧而逃。宝玉询其化纸之故，藕官不答而去。

见《红楼梦》第五十八回。

## 醉眠芍药榻初

宝玉生辰，大观园中诸姊妹釀金为之祝寿，席间行令赋诗，史湘云醉卧于山石，芍药撒满其身，众以为韵事。

见《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喜彩琴演出。

## 紅樓二尤

賈珍妻尤氏之庶母，携女二姐、三姐因助办丧事，住宁国府中。三姐见柳湘莲钟情。賈璉思纳二姐为妾，暗贈九龙佩，私娶二姐之后，又思纳三姐，与賈珍共献殷勤，被三姐痛骂。三姐始告二姐拟嫁柳湘莲，柳恰因救蟠归来，賈璉代媒，湘莲以家藏鸳鸯剑为聘礼，继而误听传言，疑三姐不贞，又来退婚，三姐乃自刎以明心，柳悔恨出家。王熙凤知賈璉私娶二姐，用计将其接入府中，故意折磨之，二姐产子，凤姐先害死其子，又用毒药鸩死二姐。

一名《鸳鸯剑》，见《红楼梦》第六十四——六十九回。荀慧生編演，与原书情节小异。另有《大闹宁国府》。评剧、越剧亦有此剧目，河北梆子有《鸳鸯剑》。

## 芙蓉誄上

王夫人因嫌大姐误拾绣春囊，王善保家的妒恨晴雯，乘势进谗，王夫人抄检大观园，逐出晴雯，晴雯带病负气抵家，病益重。宝玉偷往探望，晴雯与之诀别。宝玉于其死后，闻其封为芙蓉花神，乃写芙蓉誄祭之，以泄郁闷。

一名《晴雯归天》，见《红楼梦》第七十四——七十八回。陈墨香、荀慧生另編有全部《晴雯》。粤剧有《晴雯别园》。

## 香菱初

金陵甄士隐幼女英莲被拐，转卖冯渊，又被薛蟠所见，打死冯，强纳之为妾，改名香菱。薛后娶妻夏金桂，嫉香菱，加

以虐待，香菱皆顺受之。薛蟠又调戏丫环宝蟾，为香菱撞破，金桂与宝蟾合谋诬香菱魔咒，薛蟠不察，怒毆香菱。金桂又下毒拟鸩香菱，宝蟾误换碗盏，金桂食而中毒身死，宝钗辨明，请母命薛蟠将香菱扶正。

见《红楼梦》第四回，又六十二——八十、一百、一百零三回。陈墨香编，荀慧生演出。

### 黛玉伤春京

贾宝玉病愈往看黛玉，黛玉抚琴自遣，伤春，宝玉慰之。

见《红楼梦》第八十六回。

### 宝蟾送酒京

夏金桂见薛蟠族弟薛蝌而羡之，欲往挑逗，先遣丫环宝蟾试探，于夜间送酒果与薛蝌，百般引诱，薛蝌不为所动，宝蟾失望而归。

见《红楼梦》第九十一——九十一回。欧阳予倩早年编演。

### 黛玉焚稿京

宝玉、黛玉心心相印，而贾母拟娶薛宝钗。宝玉患病，王熙凤献计，佯称与黛玉联姻，实则暗娶宝钗。傻大姐以告黛玉，黛玉惊痛，访宝玉于病榻前，相对无言。黛玉回潇湘馆，呕血不已，将宝玉题赠诗帕及生平诗稿，投之火中，含恨而死。

一名《黛玉归天》，金少梅曾演出。见《红楼梦》第九十六——九十八回。川剧、粤剧、越剧都有此剧目。



## 宝玉出家上

黛玉死后，宝玉追思，伤痛不已，虽娶宝钗，心皆不属。后别家赴考，场毕出家为僧。其父贾政还乡，船泊常州，宝玉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立船头拜别。贾政追寻，顿失踪迹。

见《红楼梦》第一二零回。

(据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增订再版本)

编者注：剧目后所注小字，

五：代表见于《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

国：代表见于《前北平国剧学会书目》

京：代表见于中国京剧院一九五六年艺人捐献或提出的剧本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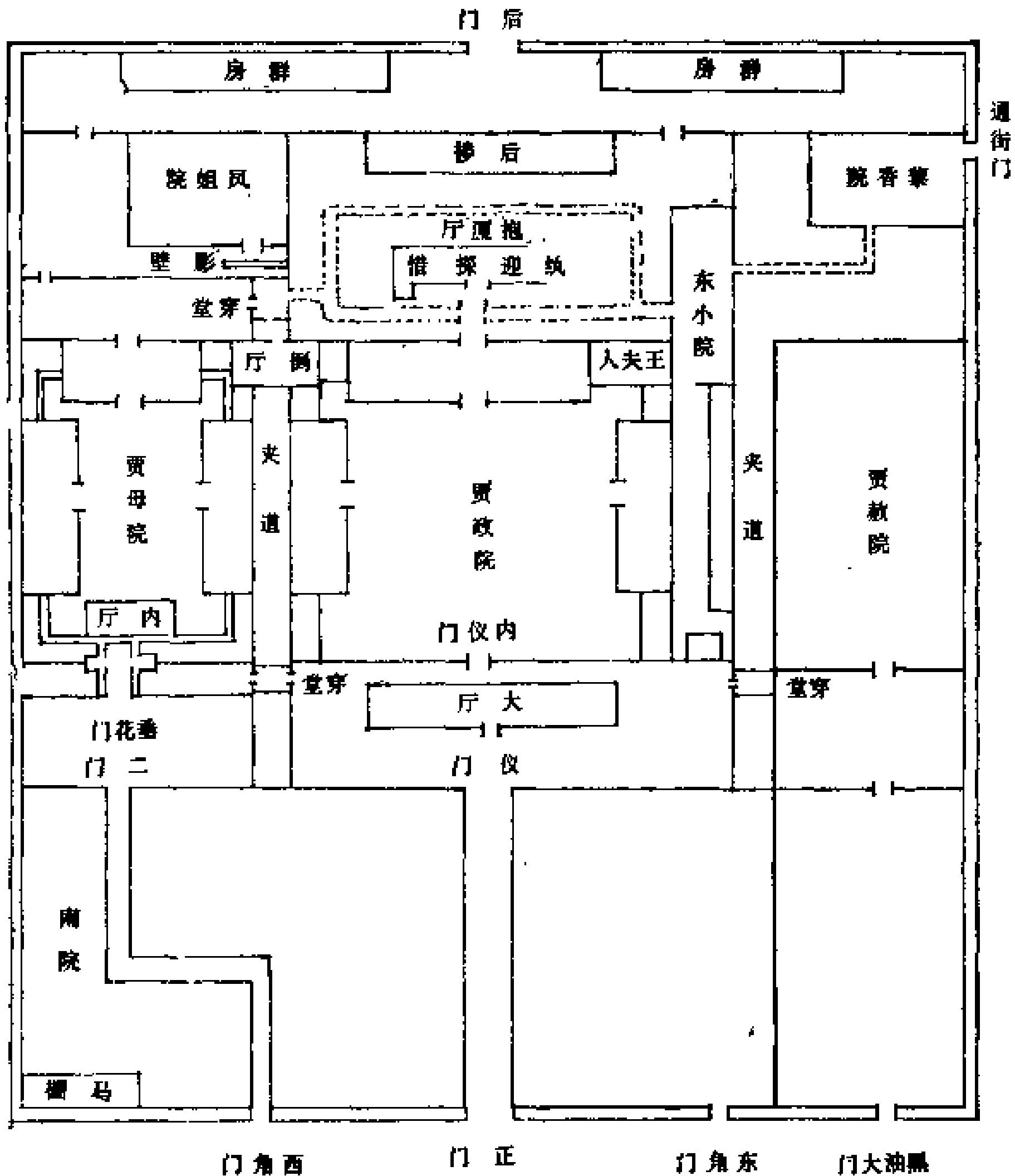
上：代表见于《上海市剧目》

初：代表见于一九五一年《新戏曲》——《京剧故事来源的初步统计》

# 附 录

## 荣国府院宇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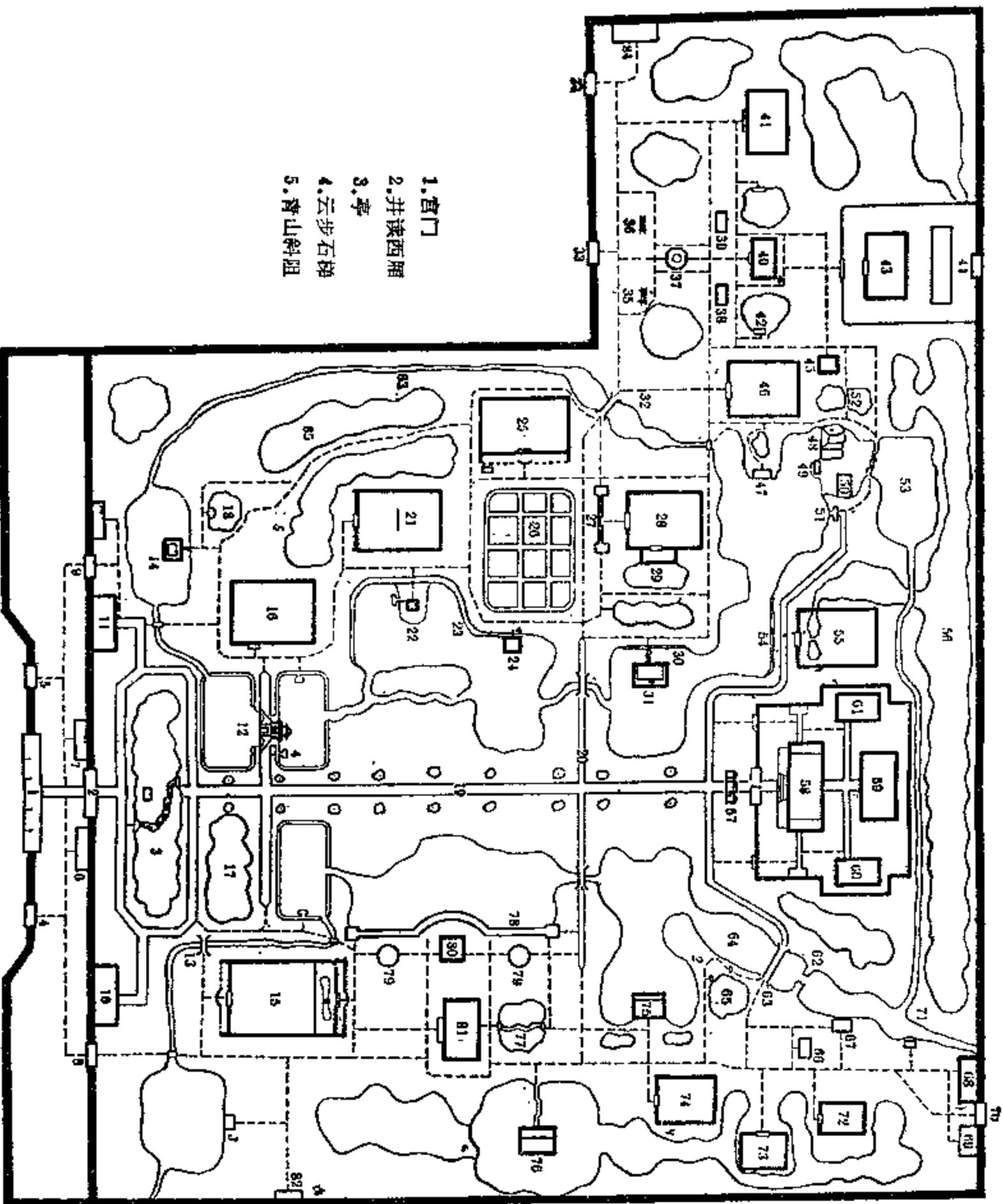
周汝昌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四章第二节《院宇图说》附图，据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本)

# 红楼梦大观园平面示意新图

徐恭时



- 1. 官门
- 2. 井读西厢
- 3. 亭
- 4. 云步石梯
- 5. 青山斜阻

(己未冬绘)

- 1. 正门 2. 仪门 3. 翠嶂 4. 东角门 5. 西角门 (聚锦门)
  - 6. 该班房 7. 管事女人议事厅 8. 东内角门 9. 西内角门 10. 体仁沐德厅 11. 补仁谕德厅 12. 沁芳亭桥 13. 翠烟桥 14. 滴翠亭 15. 怡红院 16. 潇湘馆 17. 小山 18. 小山坡 19. 正甬路 (行车攀道) 20. 横道 21. 秋爽斋、晓翠堂 22. 荇 (柳) 叶渚 23. 柳堤 24. 芦雪庭 25. 稻香村 26. 分畦列亩 27. 夹道、过街门 28. 暖香坞 29. 蓼风轩 30. 竹桥 31. 藕香榭 32. 蜂腰桥 33. 通王夫人房角门 34. 通贾母房角门 35. 荼蘼架 36. 木香棚 37. 牡丹亭 38. 芍药圃 39. 蔷薇院 40. 红香圃 41. 榆荫堂 42. 湘云眠芍 43. 梨香院 44. 通后街角门 45. 芭蕉坞 46. 缀锦楼 47. 紫菱洲 48. 萝港石洞 49. 花淑 50. 船坞 51. 云步石梯 52. 山道 53. 朱栏折带板桥 54. 翠樾埭 55. 蘅芜苑 56. 大主山 57. 省亲别墅玉石牌坊 58. 行宫 59. 大观楼 60. 缀锦图 61. 含芳阁 62. 沁芳闸 63. 沁芳闸桥 64. 葬花冢 65. 小山 66. 茅舍 67. 清堂 68. 厨房 69. 值夜房 70. 后门 71. 从外河引水 72. 玉皇庙 (丹房) 73. 达摩庵 (佛寺) 74. 栊翠庵 75. 凹晶溪馆 76. 凸碧山庄 77. 曲洞 78. 长廊 79. 圆亭 80. 方厦 81. 嘉荫堂 82. 通宁国府角门 83. 引水 84. 老婆子值夜房 85. 青山斜阻
- (徐恭时《芳园应锡大观名——红楼梦大观园新图》附图，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1980年6月出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红楼梦资料汇编

作者 =

页数 = 98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作者编

(康熙)江宁府志(节录)&清·于化龙 纂修  
(康熙)上元县志(节录)&清·唐开陶等 纂修  
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  
江宁织造曹寅奏报自充至宁一路闻见事宜折(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  
江宁织造曹寅奏报熊赐履病故折(原折系在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封折内)  
江宁织造曹寅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二日)  
苏州织造李煦奏请代管盐差一年以盐余偿曹寅亏欠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内务府奏请补放连生为主事掌织造关防折(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江宁织造曹颺奏谢继承父职折(康熙五十二年)  
内务府奏请将曹昱 玘 旭 K 貌 菇 焜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颺后事折(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  
曹钊嘈患倘谓 焜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江宁织造曹畬 赋虑擒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苏州织造李煦奏宣示曹畬屑套陟魮 爸 焜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江宁织造曹昱沧嗟椅窆也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朱批著曹钊饬诺胤酱竿 录 原批于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曹钊气舱畬  
江宁织造曹钊嘈蛔莢式 馥箍夥秩 鬣 嗽 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  
江宁织造曹钊气舱 雍正二年)  
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著交部严审(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上谕著李秉忠绥赫德接管孙文成曹钊 焜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上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罍也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罍康天 凹胰饲樾握 雍正朝)  
刑部为知照曹罍搭毓 辉涤梢稻 P 惺轮履暖窰 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清·曹雪芹  
寄怀曹雪芹(沾)&清·敦诚  
赠曹芹圃(即雪芹)&清·敦诚  
佩刀质酒歌(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漓,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清·敦诚  
挽曹雪芹(甲申)&清·敦诚  
挽曹雪芹&清·敦诚  
鹤鹑庵杂志(节录)&清·敦诚  
苻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清·敦诚  
哭复斋文(节录)&清·敦诚  
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清·敦敏  
题芹圃画石&清·敦敏  
赠芹圃&清·敦敏  
访曹雪芹不值&清·敦敏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清·敦敏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清·敦敏  
瓶湖懋斋记盛(残文)&清·敦敏  
怀曹芹溪&清·张宜泉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清·张宜泉  
题芹溪居士(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清·张宜泉  
伤芹溪居士(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清·张宜泉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清·永忠  
题红楼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清·富察明义  
御书萱瑞堂记(节录)&清·冯景  
祭织造曹荔轩文&清·张伯行  
随园诗话(节录)&清·袁枚  
永宪录续编(节录)&清·萧爽  
桦叶述闻(节录)&清·西清  
枣窗闲笔(节录)&清·裕瑞  
一亭考古杂记(节录)&清·毛庆臻  
金壶浪墨(节录)&清·潘德舆  
樗散轩丛谈(节录)&清·陈鏞  
绛蘅秋传奇序(节录)&清·许兆桂  
北东园笔录四编(节录)&清·梁恭辰  
梦痴说梦(节录)&清·梦痴学人

寄蜗残赘(节录)&清·汪堃  
庸闲斋笔记(节录)&清·陈其元  
谈异(节录)&清·伊园主人  
曲园杂纂(节录)&清·俞樾  
长白艺文志(节录)&英浩  
八旗艺文编目(节录)&恩华  
八旗画录(节录)&李放  
骨董琐记(节录)&邓之诚  
(附)高鹗

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三日)(节录)  
起居注册(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日)(节录)  
起居注册(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节录)  
起居注册(嘉庆元年十一月初五日)(节录)  
京察二等官员册(嘉庆六年)(节录)  
起居注册(嘉庆六年九月初三日)(节录)  
起居注册(嘉庆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节录)  
京察二等官员册(嘉庆九年)(节录)  
京察二等官员册(嘉庆十二年)(节录)  
京察二等官员册(嘉庆十五年)(节录)  
上谕档(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节录)  
吏科题本(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吏科题本(嘉庆十八年正月三十日)(节录)  
吏科题本(嘉庆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节录)  
京察二等官员册(嘉庆十八年)(节录)

红楼梦序&清·程伟元

红楼梦序&清·高鹗

红楼梦引言&清·程伟元 高鹗

哭之意耳)&清·高鹗

满江红(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木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此,亦长歌当

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清·张问陶

赠高兰墅(鹗)同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清·张问陶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节录)

清秘述闻续(节录)&清·王家相

国朝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节录)&清·王家相

燕下乡脞录(节录)&清·陈康祺

兰墅文存题词&清·薛玉堂

国朝御史题名(节录)&清·苏芳阿

国朝闺秀正始集(节录)&清·恽珠

鸿雪因缘图记(节录)&清·麟庆

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节录)&清·铁珊

天咫偶闻(节录)&清·震钧

长白艺文志(节录)&英浩

八旗艺文编目(节录)&恩华

词余丛话(节录)&杨恩寿

八旗文经(节录)&杨钟羲

雪桥诗话(节录)&杨钟羲

雪桥诗话三集(节录)&杨钟羲

旧学?笔记(节录)&李葆恂

清史稿(节录)&赵尔巽等

## 二、版本编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节录)&孙楷第

红楼梦书录(节录)&一粟

## 三、评论编

红楼梦评&清·脂砚斋等

石头记序&清·戚蓼生

红楼梦序&清·梦觉主人

红楼梦序&清·舒元炜

红楼梦记&清·周春

红楼梦评例&清·周春

红楼梦约评&清·周春

红楼梦偶得&清·徐凤仪

红楼梦批序&清·王希廉

红楼梦总评&清·王希廉

红楼梦回评&清·王希廉

红楼梦总评&清·姚燮

红楼梦回评&清·姚燮

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清·张新之  
红楼梦读法&清·张新之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清·五桂山人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清·紫琅山人  
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清·鸳湖月痴子  
妙复轩评石头记叙&清·孙桐生  
吊梦文&清·陈其泰  
红楼梦回目拟改&清·陈其泰  
红楼梦回评&清·陈其泰  
新译红楼梦序&清·哈斯宝  
新译红楼梦读法&清·哈斯宝  
新译红楼梦回批&清·哈斯宝  
新译红楼梦总录&清·哈斯宝  
国朝诗人征略二编(节录)&清·张维屏  
梦华琐簿(节录)&清·杨懋建  
关陇与中偶忆编(节录)&清·张祥河  
星烈日记(节录)&清·方玉润  
章安杂记(节录)&清·赵之谦  
东池草堂尺牘(节录)&清·谢鸿申  
三借庐笔谈(节录)&清·邹 sepe r a t o r  
茶香室三钞(节录)&清·俞樾  
俞楼杂纂(节录)&清·俞樾  
春冰室野乘(节录)&清·李岳瑞  
霞外?屑(节录)&清·平步青  
续阅微草堂笔记(节录)&清·甫塘逸士  
译印政治小说序(节录)&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录)&梁启超  
告小说家(节录)&梁启超  
小说原理(节录)&夏会佑  
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节录)&松岑  
红楼梦评论(节录)&王国维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节录)&王钟麒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节录)&王钟麒  
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节录)&王钟麒  
小说林发刊词(节录)&黄人  
小说小话(节录)&黄人  
老残游记自序(节录)&刘鹗  
女娲石叙(节录)&卧虎浪士  
孝女耐儿传序(节录)&林纾  
块肉余生述前编序(节录)&林纾  
红泪影序(节录)&披发生  
小说丛话(节录)&平子  
小说丛话(节录)&曼殊  
小说丛话(节录)&侠人  
小说丛话(节录)&定一  
小说丛话(节录)&昭琴  
菽园赘谈(节录)&邱炜?  
觚庵漫笔(节录)&觚庵  
小说杂评(节录)&眷秋  
小说丛话(节录)&侗生  
小说丛话(节录)&成之  
小说话(节录)&解 sepe r a t o r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冥飞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海鸣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箸超  
古今小说评林(节录)&太冷生  
红楼梦索隐自序(节录)&王梦阮 沈瓶庵  
红楼梦索隐提要(节录)&王梦阮 沈瓶庵  
红楼梦新评(节录)&季新  
石头记索隐(节录)&蔡元培  
红楼梦考证(节录)&胡适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节录)&鲁迅

#### 四、影响编

##### (一) 小说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节录)&孙楷第  
红楼梦书录(节录)&一粟

(二) 戏曲

红楼梦书录(节录) & 一粟

京剧剧目初探(节录) & 陶君起

附录

荣国府院宇示意图 & 周汝昌

红楼梦大观园平面示意新图 & 徐恭时

附录页